景印摛藻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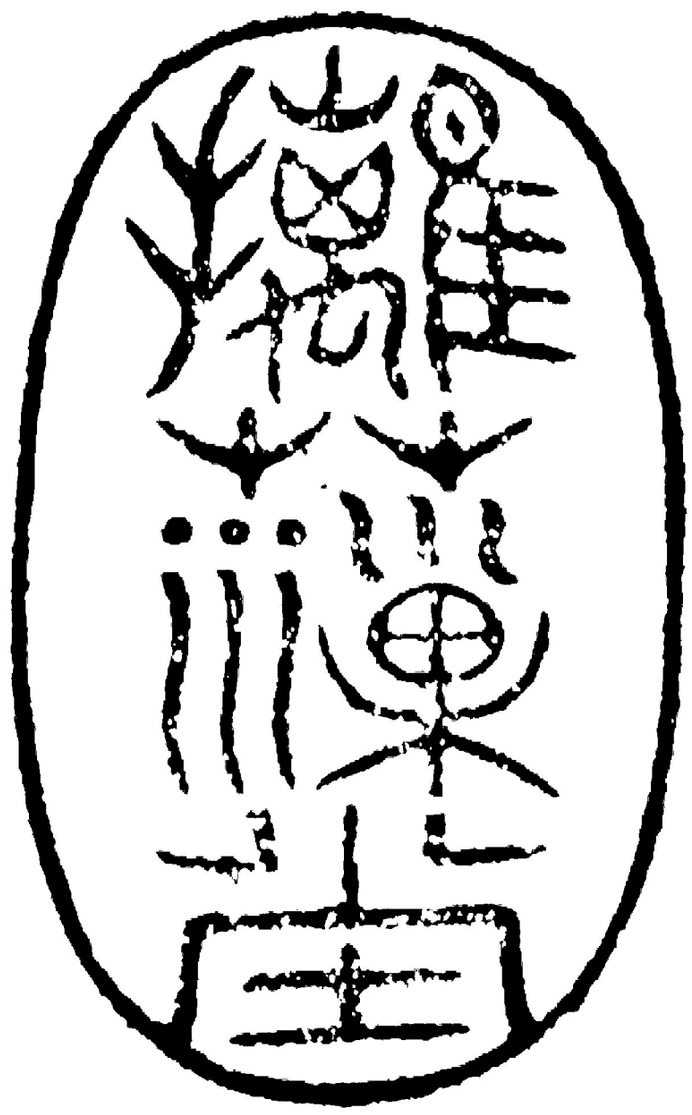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第一一六册

總集類

世界書局印行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皇清文穎一百二十四卷目錄六卷　清聖祖仁皇帝敕編
乾隆六年復命重加增輯

卷次

卷首一至卷首二十四
卷一至卷十七

頁次

四六三—一
四六三—四四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目録 一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皇清文穎序

我大清受

命百有餘年

列祖德教涵濡光被海宇右文之盛炳焉與三代同風朕紹聞遜志以是為學亦以是為治矢其文德一紀於茲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蓋自有天地而人經緯乎其間士君子之一言一行國家之制度文為禮樂刑政布之為教化措之為事功無非文也迺其菁英所萃蔚

為國華詞以殽之聲以永之律以和之諧協六同彰施五色典謨作焉雅頌興焉詩不云乎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文之盛也而賡之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則所謂其風自上也曩我

皇祖命大學士陳廷敬選輯皇清文穎儲之延閣未及刊布

皇考復允廷臣之請開館編輯隨時附益久之未竣朕因命自乾隆甲子以前先為編次凡

御製詩文廿四卷臣工賦頌及諸體詩文一百卷録成序其首簡昔之論文以代為次者於漢則有西漢文類唐則有文苑英華唐文粹宋則有文海文鑑元則有文類明則有文衡皆博綜一代著作之林無體不備今是編惟取經進之作朝廷館閣之篇與諸書小異然以觀斯文風尚當有取焉在易渙之象曰風行水上善立言者以為天地自然之文而序卦受之以節言文之不可過也繼之以中孚言有實也節而不流徵之以信有典有則可久之道其在斯乎朕孜孜典學求所以善持之者因以為摛文者鵠俾共勉云

乾隆丁卯孟冬月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仍管翰林院事三等伯臣張廷玉等奉

敕編輯

皇清文頴告竣恭呈

睿覽臣等謹奉

表恭

進者伏以

皇謨載道瑤編迴學海之瀾

帝治同文錦瞻擷辭林之實

麗三辰之珠璧光被無涯

調六藝之笙簧化成有象集腋之功甫就含章之意斯昭冊府宏開書城永峙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結繩以降代有篇章斷竹而還人多述作演靈書於八會啟妙理於三墳帝曰典而臣曰謨虞史肇彙編之體聖為經而賢為傳孔門垂著録之規撰詞賦於西都上自宣武而下周枚馬校藝文於東觀大如詔令而旁及箴銘沿波討源

晉摯虞始為詮敘類分代次梁蕭統實開選樓從
茲四庫並稱丁藏即隨乎甲乙夫且萬川爭滙海
若悉納夫江河而唐宋而元縹囊益富為粹為
鑑為類緗帙彌增凡茲巾軸之紛綸悉是休明之
鼓吹顧言期貫道非徒藻繪之資而文可經天必
待聖神之世故簡冊雖繁於往古而英華獨盛於
本朝欽惟
皇帝陛下

聰明建極
聖哲敷文
性本生安裕多能於天縱
功崇問學昭盛德以日新
奎雯集三古之大成金聲玉振
睿藻騰九霄之異采鳳翥龍翔燿薄海以光華觀萬國
車書之盛登淳風於渾穆纘
聖祖仁皇帝德合欽明六十一年媲堯天之廣運
世宗憲皇帝道符濬哲一十三載同舜日之重熙元首明
而股肱良敕幾時勤厪載教化行而風俗美籲俊
更切旁求鹽梅舟楫之司詞成霖雨棫樸菁莪之
澤氣蔚雲霞在
祖宗丕顯丕承盛美遞宣為雅頌我
皇上善繼善述大文遠邁乎夏商不有編摩曷稱揚扢
爰發

九重之明詔令輯一代之鴻文館開劉井柯亭編始石
渠金匱禹鼎湯盤之制皆達化而窮神周情孔思
之章總旋規而折矩志九官之職命直繼都俞紀
八伯之拜稽重歌糺縵率土共傳彝訓信巍煥以
難名鈞天高奏英咸豈言思所能擬首登
御製若乾坤之統六爻次列宗親如藩垣之共辰極三
雍雅樂陋淮王叢桂之篇七畧鴻文藐子建浮萍
之咏遂分卷帙下逮臣工擇其爛然可觀亦復裒

累朝謨烈之遺仰惟

然成集嘉謨嘉猷之入告吉人吉士之敷陳或魚藻鹿苹義存諷諭或星雲梧鳳志切賡颺或薤易匡詩每依經以著論或董醇賈茂因對策以建言縷析條分博觀約取倣劉舍人評古先辨體裁倣鍾記室品詩特崇雅正雖合前後羣僚之才思難上配乎

高深而萃山川大地之瓌奇實愈彰夫廣厚譬諸嘉禾擢秀俱含湛露以濃漿又如瑞木敷榮遥映卿雲而璀璨美矣善矣

帝王之制作疇可比倫唐哉皇哉宇宙之文章孰大於是臣等才非夢鳥技止雕蟲粗知數墨尋行敢謂稟經酌雅扣槃測日空求燭末之光執管窺天終局井中之識幸侍

垂裳之座時瞻

聖藻之雷動風行欣隨珥筆之班得睹羣言之鯨鏗春麗伏願

珠囊朗揭

金鏡常懸

學冠環瀛彌求政本於緝熙敬止文高振古益溯心源於精一執中無怠無荒操議禮考文之柄有恒有物取銜華佩實之儒則河自出圖洛自出書再覿苞符於

盛世且天不愛道地不愛寶重瞻景慶於昌時矣臣等無任瞻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恭

進以

聞

乾隆十二年七月　日

皇清文頴凡例

一我

朝文治光昌超越百代

聖祖仁皇帝宸章宏富地負海涵勒為三編傳於冊府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炳蔚令古昭垂奕禩

皇上聖學淵深文思格被風行泉湧

奎藻日新煥乎文章於斯為至敬録首簡以著化成所自但限於卷帙所登纔百分之一二然由容光以

觀義御溯迴瀾以測谷王聞韶觀止無待九成卿雲在霄均賁五色郁郁彬彬美矣大矣

御製自樂善堂全集已刻外按年裒録遵

旨甲子年以後者統俟續入

一栢梁宴啟梁孝先賡花萼樓開申岐競奭我

朝宗英懿屬大雅不羣服

訓飡和富有篇藻令編録各體謹以宗室諸王列羣臣之冠其文學諸臣起逢掖而登蓬瀛列承明而參

槐棘盈廷師濟莫不涵泳

聖涯摛詞染翰綜其大概以備

昭代人文至山林韋布未望

清光擊壤歌衢採風難遍與夫方外屬國偈頌樂歌間或仰達

宸聰究乃無關風雅概無取焉

一

聖朝襲慶延光寰宇沐德休明鼓吹競獻葵忱或繞電流虹效封人之致祝或觀河狩岳聽游童之歡謠或豐功盛烈譜朱鷺於軍中或上瑞嘉祥對白麟於隴首鋪張揚厲篇軸紛陳以及應

制紀

恩考試館課一時多至數十百人一題多至千有餘首茲集或節取於連章或別裁於儕偶甄録綦嚴所存從畧

一館閣之體原以宣揚德意黼藻文明必風雅無

乖方可津梁後學臣等編緝之初面奉
世宗憲皇帝諭旨選録務在謹嚴即
御製亦不必多載仰見
聖衷詳慎昭示來茲之至意今所選若干篇皆取音律和
平詞義正大者其波瀾雖富而音調未諧繪藻雖
華而體裁未合概不濫入
一唐文粹文苑英華宋文鑑元文類諸書自詩賦
以及碑誌各體具備是集原奏惟取進
呈應
制之作先據
大内交出冊頁及名人文集刻本現為
内府所收與康熙年間遵
旨以平日著作進呈繕本進
御者方行甄録其尋常酬應之篇雖著作如林裒然成集
而未經
乙覽概不入選是以諸體未能悉備與文粹諸編體裁

小異

武英殿監理

和碩和親王臣弘晝

皇清文穎館總裁官銜名

經筵講官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仍管翰林院事三等伯加十五級臣張廷玉

經筵講官戶部尚書加一級紀録二次臣梁詩正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教習庶吉士加一級紀録三次臣汪由敦

提調校閱官銜名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紀録三次臣劉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紀録六次臣董邦達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丁憂候補臣趙大鯨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紀録三次臣徐以烜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紀録四次臣于振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長發

署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庶子掌坊事兼翰林院侍講加一級臣林蒲封

翰林院侍讀加一級臣雙慶

翰林院侍讀紀録五次臣周玉章

左春坊左諭德翰林院修撰臣羅源漢

左春坊左贊善臣宋楠

國子監司業紀録四次臣鶴年

翰林院檢討加二級臣阮學浩

翰林院編修紀録四次臣阮學濬

翰林院編修臣朱荃

署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加三級紀録五次臣郭肇鐄

翰林院編修加二級紀録五次臣錢琦

翰林院編修加一級臣經聞

收掌官銜名

翰林院典簿己未科進士候選知縣加一級臣遲逢元

翰林院孔目加一級紀録三次臣熊志契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郎曉

翰林院九品筆帖式臣伍秀

謄録官銜名

舉人候選知縣臣徐文煐

侯選州同臣劉若洙
侯選州同臣胡其治
侯選州同臣程明勳
侯選州同臣徐傅韓
侯選州同臣蔣韶年
侯選州判臣吳廷任
侯選縣丞臣沈惠祖
侯選縣丞臣羅國錦
侯選縣丞臣陳孝泳
侯選主簿臣汪化龍
侯選目臣鍾秉和
侯選目臣陳欽
侯選目臣周桓

武英殿監造

內務府南苑郎中兼佐領加七級紀錄二十二次臣雅爾岱
內務府錢糧衙門郎中兼佐領加六級紀錄十六次臣永保
內務府錢糧衙門員外郎兼佐領加一級紀錄四次臣永忠
內務府廣儲司司庫加一級紀錄五次臣三格
監造加一級臣李保
監造加二級臣姚文彬
庫掌臣虎什泰
庫掌臣高永仁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九千三百七十二 集部

皇清文頴總目録一

卷首一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

論

慎幾微論

學校論

慎刑論

王道近民論

業廣惟勤論

廉静論

説

為學如鍊金説

操舟説

製硯説

解

鄉舉里選解

四維解

卷首二

序

日講四書解義序

日講書經解義序

日講詩經解義序

日講禮記解義序

孝經衍義序

日講通鑑解義序

文獻通考序

幸魯盛典序

南巡詩序

耕織圖序

御選唐詩序

記

泉林記
暢春園記
碑文
至聖先師孔子廟碑
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
東嶽廟碑文
彙宗寺碑文
卷首三
雜著
讀大學
讀周禮書後
七詢
卷首四
連珠
連珠六首
頌
二典頌
禹陵頌
贊
至聖先師孔子贊
石鼓贊
箴
講官箴
臺省箴
督撫箴
守令箴
銘
淵鑑齋銘
佩文齋銘
知稼軒銘
賦
梧桐賦

夜亮木賦
玉泉賦
行殿讀書賦
關里古檜賦
木棉賦
卷首五
聖祖仁皇帝御製詩
四言古詩
長至日祀
天圜丘有述四章
五言古詩
覽貞觀政要
時巡近郊憫農事有作
懋勤殿讀尚書至無逸篇有作
咏觀天儀器
秋日出郊觀稼
端寧殿齋居
詠史四首
二月三十日親統六軍徂征漠北
經明成祖勒銘處指示扈從諸臣
行殿示諸皇子
厄魯特之衆相繼來歸咸詢其父母兄弟妻子為
陣前所獲者覓令完聚
黃河
噶爾丹平後示諸臣
凱旋言懷
口外設屯耕植聚落漸成
七言古詩
收復岳州作
自寧夏出塞濱河行至白塔乘舟順流而下抵湖
灘河朔作
長安行

松花江放船歌
望焦山念已巳曾登其上
海東青
松花江網魚最多頒賜從臣
再遊盤山
卷首六
五言律詩
詠蟬
入喜峰口
夏日迎薰亭
曉發古北口望霧靈山
塞外省覽風俗
過
關里
關里古檜
出居庸關
賜將士食
瀚海
外藩諸部落絡繹來賀宴賚之
十一月三日泛舟黃河流凌始下舟行之頃河水
瑩潔波浪忽平
入沙虎口
保德州渡黃河
晚眺
過密雲作
興京
曉發嘉興
花山
仲子廟
大城文安等處堤修完舟中駐蹕王家口
七言律詩
塞上宴諸藩

瀛臺
滇平
呂翁山是
聖祖太宗文皇帝擒洪承疇處
駐蹕大凌河
回鑾抵古北口
玉河春水
後苑漫興
登岱
泛舟西湖
春寒軫念將士
入關見雨膏潤澤禾苗茂遂喜而有作
入京見百官及耆民童稚歡迎道周
出塞
經泰山之麓
入居庸關

舟行野望
五言排律
臺灣平告祀
孝陵有述
南苑元靈宮是
世祖皇考建
三月初六日告祭
福陵恭述十韻

五言絶句
野望
次楊嶺北
湖心亭
自過江至常州府雜詠第一首
六言絶句
水淀雜詩四首
平原

七言絶句
由廣泉寺至臥佛寺
初寒
尖峰山谷口作
巡歷塞北雜詠第一首
曉發虛谷
飛來峰
惠泉
春晴舟中作
克魯倫河上流雨後草生
班師次拖陵
南口
登雞鳴山
山行
曉寒念將士
經喀爾沁
萊畦
支硎山
江行
春行
未開新荷
卷首七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
論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論
序
大清會典序
書經傳説彙纂序
詩經傳説彙纂序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序
聖諭廣訓序
數理精蘊序

音韻闡微序
子史精華序
古今圖書集成序
雍邸詩集序
九日燕羣臣擬栢梁體詩序
悅心集序
卷首八
記
圓明園記
七曜會聚記
黃河澄清碑記
跋
耕織圖跋
跋淳化閣帖後
碑文
修建
關里聖廟碑文
惠濟廟碑文
朝陽門至通州石道碑文
高家堰碑文
普陀山普濟寺碑文
普陀山法雨寺碑文
祭文
追封
孔子五代祭文
聖廟告成祭文
卷首九
世宗憲皇帝御製詩
五言古詩
墨竹
七言古詩
題墨竹

墨竹
五言律詩
大獵
塞外秋興二首
初夏至玉泉山
功成回
鑾恭頌二首
侍從興京謁
陵二首
水圍
曉度杏山
望醫巫閭山
再度龍泉關
初夏扈
蹕熱河
口外山村

雨後
過蒙陰
松
竹
寓目
春深閒居
池上待月
壺中天
母后升遐一週諱辰
母后二週諱辰
母后三週諱辰
立春
耕耤
去冬無雪今春雨未霑足朕心憂畏莫可言喻幸於前五月十八日甘霖傾注枯焦頓解不覺喜而成咏

卷首十

七言律詩

聖駕南巡自春徂夏瞻依心切恭賦斯篇

謁昭陵恭頌

謁福陵恭頌

望海樓二首

望岱

早起寄都中諸弟

熱河閒詠

月夜泛舟

擬漁樵耕牧四首

甲辰十一月十三日暮春雜詠二首

夏日樓前

山亭

初夏西苑遊矚

深柳讀書堂避暑

新霽苑中秋色頗佳臨流翫賞率成一律

夏日勤政殿觀新月作

秋日寓目成詠

秋日登朗吟閣寓目

雨後郊外泛舟

偶題

朕因去冬未雪憂懷莫釋夙夜竭誠祈禱於驚蟄後二日荷蒙上天鑒佑春雪下降朝野同歡因成一律用誌欣慶

蓬萊洲詠古

朕御極七載宵旰萬幾未遑他出已酉夏因命將皇考巡幸此地遠討謇師於南海子緬懷曩日侍奉

色笑儼在目前而
龍馭杳然邈不可攀俯仰徘徊曷勝今昔之感爰成一
律以述追思
冬至齋宮
乙巳仲冬恭詣
景陵
己酉夏南甸大閱
雨後九洲清宴望西山

五言排律
瞻仰盛京宮闕念
祖宗創業艱難恭賦二十韻
述懷
七言排律
我
皇考深恩慈愛過於高厚一旦背棄再覲無期遥想
音容彌殷哀慕苦塊之次言出痛忱非同寄情於詩文也於戲罔極之德報曷能盡終天之慕詞豈可宣此篇乃中心迫切不能自禁之詞翰林諸臣各依原韻進呈朕覽
立秋前二日遊湖亭
六言詞
田家四時詞
七言絶句
懷邊地將士四首

竹月
宴月
池月
山月
皇清文頴總目錄一

皇清文頴總目錄二

卷首十一

御製文

論

立身以至誠為本論

讀書以明理為先論

信而後諫論

修道之謂教論

上下交而其志同論

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論

嘉言罔攸伏論

春王正月論

作三軍論

動亦定靜亦定論

陸贄論

黃鐘為萬事根本論

說

復性說

卷首十二

序

貞觀政要序

韓文公文集序

杜子美詩序

朱子資治通鑑綱目序

送五弟奉命往祭

闕里文廟序

稽古齋文鈔序

執中成憲序

日知薈說序

樂善堂全集序

太祖高皇帝實録序
太祖高皇帝聖訓序
太宗文皇帝實録序
太宗文皇帝聖訓序
卷首十三
世祖章皇帝實録序
世祖章皇帝聖訓序
聖祖仁皇帝實録序
聖祖仁皇帝聖訓序
世宗憲皇帝實録序
世宗憲皇帝聖訓序
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後序
栢梁體詩序
授時通考序
唐宋文醇序
協紀辨方書序

大清一統志序
卷首十四
記
豐澤園記
田字房記
時應宮記
樂善堂記
圓明園後記
遊盤山記
跋
恭跋
世祖章皇帝御注孝經
恭跋
皇祖聖祖仁皇帝千叟宴詩
恭跋性理精義
跋大學衍義

書李覲袁州學記後
恭跋
世宗憲皇帝御書法帖
雜著
讀鹿鳴至天保六詩
讀無逸
讀董江都賢良三策
擬胡安定置經義治事二齋記

銘
樂善堂銘
硯銘
多福硯銘
座右銘
負扆銘
嘉量銘
箴
七情箴
五事箴

讀宋史徐積傳
摘莊子事為十二圖各題一章擬九歌體
卷首十五
頌
九苻頌
贊
四賢贊
列代賢明妃后垂稱奕世者取繪十二繫以贊
文
告風神文
卷首十六
碑文
泰陵聖德神功碑
文廟碑文

重建泰山神廟碑文
安佑宮碑文
卷首十七
賦
耕耤賦
四時勤政賦
東郊迎春賦
喜雨賦
燈花賦
鳳凰來儀賦
重修
闕里文廟告成賦
萬壽日慶雲見苗疆賦
指佞草賦
六藝賦
日方升賦

水輪賦
文戰賦
景陵瑞芝賦
春蒐賦
卷首十八
書同文賦
聖德合天地賦
麥秋賦
學問至芻蕘賦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恭祝
聖母皇太后萬壽無疆賦
建福宮賦
盛京賦
御製詩
卷首十九
日方升賦

樂府
倣雲漢詩體敬製雩祭樂章以申誠懇八章
乾隆八年秋朕奉
皇太后恭謁
祖陵還至盛京受朝錫宴夫漢高過沛而歌大風情至
斯動直已陳德況予小子覲揚
光烈能無言之不足而長言之哉爰作世德舞辭十章
章八句
雉將雛
夜夜曲
君子有所思行六章
四言古詩
冬至有事於
南郊敬成八章章八句
萬竿烟雨
五言古詩
古風四首
讀西山先生大學衍義
冬夜偶作三首
催耕鳥
相馬吟
灌麥
讀范文正公神道碑用宋陳傅良原詠韻
古風七首
過曲澗花香遊流杯亭日知閣諸勝
海子外行圍
茅檐曉曝
冬夜偶作四首
暮春圓明園即景二首
時巡近郊見西成有象喜而賦此
初晴晚照
十一月初七日得雪時大雪節也喜而有作

華嚴洞勒壁
飼魚
每有吟咏輒以示大學士並南書房翰林等或命
依韻迭和非以詞藻相誇尚幾暇之餘相與優
游翰墨亦可以陶性情驗政事比之徵歌選舞
不猶愈乎因書以示之
觀穫
讀杜子美集有感
心遠閣秋眺示大學士及南書房翰林等
昔聞
寒雀
夜靜觀書
春日載陽土膏滋潤努力東作正宜其時既命各
省督撫勤宣朕意其有籽種不足者量借予之
又成此詩以示重農務本之意
讀朱子全書

書法中最喜黃庭堅筆意因而有作
燈
南天門觀音寺遥望
塞上秋景
卷首二十
古風三首
路旁
鳩
曉起
學字
集晉陶淵明歸去來辭字即效其體
秋日普覺寺
淮揚一帶連歲被水黎民阽危用遣高斌周學健
前往賑恤兼求疏濬之方瀕行詩以賜之
兩廣總督慶復奏報廣西太平府地涌泉水灌溉
田禾喜而有作

石門驛
再題盤谷寺
初冬北遠山村
讀薛文清讀書録
春日泛卧遊書室
移花
玉卮謠
風
陰
晴
初遊香山作
讀書
西海泛舟因至玉泉山
御門日方與大學士等慮及山東河南尚未得雨
而山東報得雨之奏適至喜而有作
射
捕鱧鱸有懷
熱
夏日遊香山二首
懷柔縣行宮對月
臨白河
觀荷
聞近京一帶得雨喜而有作
夜雨
對月思唐太宗遼城望月事即用其韻

冬夜閒吟
再題澄海樓壁
見耕者
御園親耕
皇考時屢行之當春舉趾茲惟其時率循舊章並勸民
農觸景興懷點筆成什
心遠閣作

春懷詩
進宮見路旁麥苗待澤孔亟秋禾尚未布種愁焉有憂賦以自咎
湯泉荷花
詣香山禱雨疊舊作初遊香山詩韻
秋夜泛湖賦唐文皇爽氣澄蘭沼之句得詩五首依韻為次
七月二十八日恭奉皇太后進宮路旁禾黍與入覽欣此西成稍紓望歲賦詩誌喜亦歌其事也
南紅門池上咏
盆菊
順義縣行宮作

卷首二十一
七言古詩
銅鼓歌
讀司馬温公諫院題名記
自鳴鐘
題宋宣和清明上河圖用駱賓王帝京篇韻
德壽寺古鼎歌
望雪行
春蔬
雨前茶
有鳥二十章
觀刈麥
擬杜工部洗兵馬行
夜卧聽雨憶平郡王
豐碑行
見桃樹下裁松感而有作
同五弟月夜舟歸
秋浦泛舟
法海寺題壁

2752515

題秋山行旅圖
題王諤豐年農慶圖
初夏日聞鶯
瀛臺木變石歌倣李長吉體
蓼花紅
關山月
熱
望法海寺
耘田者
神仙引
閭闔篇
題郭河陽雪山行旅圖
秋夕南紅門行宮對月
鑿氷放舟
花朝無花之作
十駿圖歌

神木行
雨中焚香泛卧遊書室
素絲行
觀教漢瀑布水
射虎行
昭陵石馬歌
所過連山塔山皆我
太宗文皇帝用武之地而呂翁山則生擒洪承疇處也
蓋有明末季驟加遼餉至八百餘萬竭天下之
力奉東北一隅未收片甲之用而兵食兩詘人
民離叛我
太祖高皇帝一舉薩爾滸而遼左之業成
太宗文皇帝再舉呂翁山而關西之勢定今因叩謁
祖陵親履其地思經營草昧之艱難爰恭紀其事以示
來許俾念
祖宗得天下之不易益勵守成之志亦以舉其殷鑒明

之鹿亡其必有所以失之之故也
聞黃鸝
霹靂驤歎
松花玉石屏歌
蟠龍引
青松行
卷首二十二
五言律詩
春日雨後海子外行圍二首
東作
恭和
御製詠竹元韻
花信風
鶴跡
春湖涵碧
鏡水荷香

板橋霜跡
萬年松
轆轤聲
瀛臺觀木變石
清簟看棋
夏日園居即事四首
萬壽寺方丈小憩
六月七日率王貝勒等泛舟即景
己未夏六月恭進
皇太后字扇一柄謹成
六月十八日初霽恭侍
皇太后園中遊賞謹成一律
月夜泛舟
雨二首
登賞遇樓疊前韻
秋日御園即景

清河道中
秋日奉
皇太后口外行圍六首
避暑山莊行宮懷舊二首
除夕立春
夏日遊玉泉山羅漢洞疊前韻
螢
望桃花寺
曉月
草色
來青軒二首
過玉泉
恭謁
永陵
恭謁
福陵
恭謁
昭陵
敬觀
太宗所御鹿角椅
除夕
遊潭柘岫雲寺即事雜咏得詩六首
二月二十七日耕耤禮成得詩四首
雨後玉泉山三首
頒朔二首
恭奉
皇太后幸湯泉
韻松軒三首
七言律詩
賦得卧聽村村打麥聲二首
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皇祖實録御訓告成

皇父陞殿恭受禮成羣臣慶賀恭紀三首
海潮應月
玻璃盤
恭讀
皇祖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并閱圖感成長句五首
題隨安室壁
洗硯
聞軍營大捷誌喜二首
遊蕉園
賦得自鋤明月種梅花
題米襄陽畫
雪消
冬夜焚香
甲寅冬至
上躬祀南郊恭紀二首
我
皇考遐棄臣民遽易節序追思
高厚再覲無期予小子夙承
庭訓懋學書齋用是苫塊之次述哀痛之忱中心迫切
不能自已敬成長律以誌終天之慕云
十月三十日
皇考聖誕辰也歲歲稱觴獻壽今忽於雍和宮縞素將
事痛何如之敬成長律用誌哀忱
覽舊作誌悽
咏禁中紅葉賦得霜葉紅於二月花
丙辰十月十六日恭送
皇考梓宮至
泰陵奉安
隆恩殿告祭還京悲慕如疑呼搶欲絶途次敬成長律
以誌深痛

十月二十五日得雪
冬至南郊
卷首二十三
雨夜咏懷
恭題松竹梅畫幅
柳色
詠壯丹擬禁體
甘霖普降特召大學士内廷翰林圓明園泛舟遊
覽即事成詩同諸臣面賦以誌一時勝賞時乾
隆三年六月六日也
新秋泛湖
秋夜南苑行宮懷舊偶作
冬至齋居偶閱舊稿誌懷
新正二日召集羣臣於乾清宮賦柏梁體詩朕既
首倡又成七言一章
九日

登盤山天成寺江山一覽閣作
南苑新衙門行宮即事
四月望後雨澤未足朕憂心如林臣工頗有以春
雨既足尚可無憂者然而無以釋朕懷也越五
月丙寅雨澤既霑命駕進宮見路旁如雲而有
秋者麥田也如油而茂夏者晚稼也乃快然以
喜則知朕前此之憂不徒憂矣既以成詩爰命
臣工和之

夏日奉
皇太后幸靜明園
登靜明園古華巖寺
雨後翦園中新蔬敬獻
皇太后謹成一律
初秋偶閒
皇考實録聖訓告成恭紀長律四首
秋日侍

皇太后幸靜明園奉
聖母命敬成長律得佳字
春池泛舟
細雨
靜明園即事
途次見西成有象喜而有作
要亭行宮晚坐
秋山
重陽日喀喇河屯行宮侍
皇太后登逍遥樓
曉日
題瀛臺隨安室
曉行
夜雨寄興
恭瞻
泰陵聖德神功碑告成感成長句

二月六日
夏日御園閒詠八首
喜晴
曝書
食荔支有感
七夕後一日立秋
青龍橋曉行二首
野景
心遠閣秋眺
今年直隸秋收倍常憑輿有喜因示接駕衆官
曉行
落葉詩六首
登盤山作
冬日瀛臺即事二首
正月初十日立春
建福宮新春二首

御園仲春二首
詣
暢春園問安
春日泛舟過北遠山村二首
春日同誠親王和親王遊宴御園作
聽唐侃彈琴
初夏靜明園
柳絮五首
立夏
讀資治通鑑綱目
御門日雨二首
香山示青崖和尚
棲雲樓二首
題瀛臺舊書舍
六月十九日立秋
七月初八日因往盛京叩謁
祖陵恭奉
皇太后始發圓明園作
關外山田
楓二首
詠楓再疊前韻二首
野村二首
秋蒐雜記詩五首
望葉赫舊墟敬惟我
太祖高皇帝以十三戎甲奮跡於此復讐服衆遂成王
業謹賦其事以示來許
御崇政殿
十月朔日宴宗室羣臣於故宮
夷齊廟
將至京作
咏爆竹
新春恭奉

皇太后駕幸圓明園二首

春曉

二月二十二日清明

午日詣

暢春園問安

甘霖既霑詣

暢春園問安仰慰

聖母望歲之誠并成長句恭誌

盛德

清音齋

荔支至頒賜朝臣因而有感

九日登高

天成寺撫觀乾隆七年遊盤山記因而有作

幸翰林院錫宴賦詩復得七律四首并示諸臣

清秘堂偶題

十月二十七日幸翰林院賜大學士及翰林等宴

因便閱貢院乃知雲路鵷程誠不易易也得詩

四首

雪

卷首二十四

五言排律

御賜書經傳說彙纂恭紀二十二韻

九日講武恭紀

闕里祭器新成

賜觀簠簋鉶登豆爵六色恭紀八韻

石髮

恭奉

皇太后恭謁

孝陵

景陵敬成長律

南苑大閱謁元靈宮宮是

皇曾祖世祖章皇帝建也敬依

皇祖聖祖仁皇帝韻以誌敬仰之忱時冬至月朔日

庚申仲秋丁祭

先師孔子

恭閲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

世宗實録聖訓告成敬紀五言排律二十四韻

辛酉仲春耕耤

三秋時序萬寶告成命駕出口巡狩遵

祖制也經過州縣百姓扶老攜幼歡呼夾路閭閻之間

戶有蓋藏場多稼穡深愜朕志爰下詔蠲免田

租以示嘉惠元元之意

常山峪行宮

再疊前韻

至博羅河屯四十八旗諸蒙古王等來接

散館試庶吉士賦得春蠶作繭得咸字

賦得望雲思雪意

賜江南總督尹繼善之任

雨

賦得折檻旌直臣五言排律八韻得文字試翰詹諸臣題

夏至齋居即事

避暑山莊為

皇祖臨幸最愛之地亦孫臣受

恩特深處也八年秋謁

陵便道駐蹕數日曷勝今昔之感詩以誌勿忘云

靜夜讀書

興京

過廣寧望醫巫閭山恭依

皇祖聖祖仁皇帝原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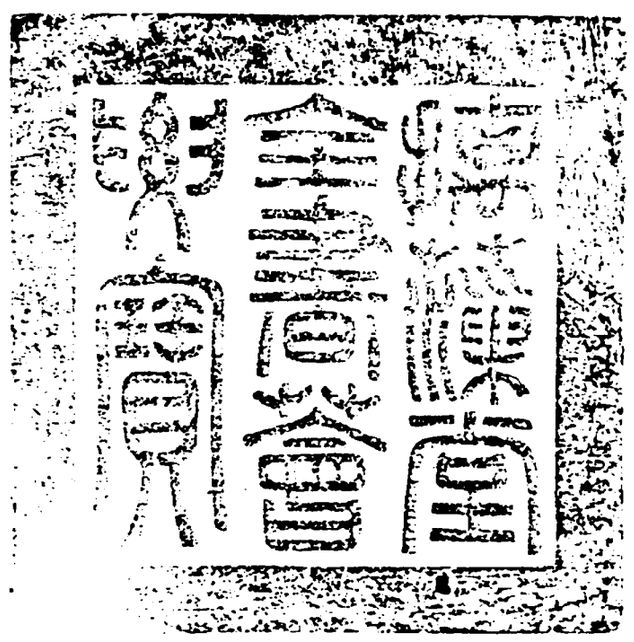
山海關恭依

皇祖聖祖仁皇帝元韻
澄海樓聯句
秋日奉
皇太后遊玉泉山周覽西海近郊蔆事即景賦詩十四韻
乾隆九年十月重葺翰林院落成車駕臨幸錫宴
送大學士掌院事鄂爾泰張廷玉進署以張說
東壁圖書府五律字為韻賦東字音字二首勅
諸臣各分一字賦詩
觀象臺
七言排律
辛亥仲春
上幸豐澤園演耕耤禮
上躬四推
命臣等終畝恭擬應制十韻
賦得山雞舞鏡
謁
陵禮畢車駕入盛京得七言排律十四韻
五言絕句
裁衣寄從軍者四首
平湖雨渡四首
古意四首
問春風
春風答
鳴玉瀨四首
常山峪行宮八景八首
玉泉六首
六言絕句
恭題鳳仙石竹畫冊二首
七言絕句
將獵南苑檢點所携書籍
三月十三日隨

皇父駕幸圓明園五首
柳溪垂釣
從軍行五首
冒雨尋菊二首
村墟夜舂二首
盆魚二首
題元祐黨人碑
過淋河

夏日書懷
秋日奉
皇太后駕幸南苑即事六首
郊外即事三首
山田三首
灤河捕魚二首
出塞雜咏九首
北郊禮畢回圓明園道中作四首
射獵南苑即事六首
春水泛舟
清明後一日漫作二首
郊行三首
塞上行五首
臘月二十一日立春擬春帖子三首
春日郊行雜咏八首
雲罩寺留題三首

皇清文頴總目錄二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　臣張書勳
謄録舉人　臣彭希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頴目録 三 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七十四 集部

皇清文頴總目録三

卷一

表

恭進易經參解表 張英

恩賜宫紗謝表 張英

恩賜羊酒食物謝表 張英

恭進

聖德萬壽詩表 陳廷敬

恭進

聖武雅表 陳廷敬

獻平滇雅表 陳廷敬

卷二

恭進

御書點翰堂法帖表 陳廷敬

進呈

御選古文淵鑑表　徐乾學
恭進
大清會典表　徐乾學
進朱子全書表　徐乾學
恭進
大清銃歌鼓吹樂章表　高士奇
謝授館職表　勵杜訥
恭進明史表　張廷玉

卷三
論
屯田論　果毅親王允禮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論　果毅親王允禮
子産論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論　果毅親王允禮
一實萬分論
孫吳論　徐乾學
春秋論　徐乾學
蘇公式敬由獄論　李光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論
卷四
禁原蠶論　高士奇
司馬不具職掌論　勵杜訥
筆公進規論　張廷玉
婁公盛德論
白孝德攬轡安閒論
敬輿之學真洙泗之徒論
黃鐘理數論　和親王弘晝
卦圖先後天論　和親王弘晝
京房考功課吏論　和親王弘晝
卷五
果毅親王允禮
果毅親王允禮
誠隱郡王允祉
平郡王福彭
平郡王福彭

太極圖論　葉方藹
宋璟論　葉方藹
十三經注疏論　湯斌
二十一史論　湯斌
經世大法在方策論　魏裔介

卷六

太極圖論　熊賜履
韓愈深得春秋之旨論　張英
王者以教化為大務論　張英
中和位育論　張英
格物致知論　張英
太極圖論　張英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論　張英
讀李文饒近倖論　張英
好名論上　陳廷敬
好名論下　陳廷敬

卷七

春秋論　趙盾一　汪琬
春秋論　趙盾二　汪琬
河圖論　李光地
先天圖論　李光地
後天圖論　李光地
聞樂知德論　李光地
太極論　陸隴其
賈董優劣論　陸隴其
論姚崇十事　韓菼
崇讓論上　韓菼
崇讓論下　韓菼

卷八

三禮論　韓菼
儀禮論　韓菼
樂章論　韓菼

諸儒語録論　韓　奕
春秋論　朱彝尊
詩論　朱彝尊
理學真偽論　張廷瓚
理學真偽論　沈　涵
理學真偽論　胡會恩
無極而太極論　張廷璐
黄鐘為萬事根本論　張廷璐
日月五星行道論　張廷璐
卷九
黄鐘為萬事根本論　劉　綸
黄鐘為萬事根本論　于　振
黄鐘為萬事根本論　周長發
黄鐘為萬事根本論　汪士鋐
黄鐘為萬事根本論　齊召南
史論　劉　綸

史論　于　振
史論　張　漢
卷十
史論　杭世駿
史論　周長發
史論　沈廷芳
史論　汪士鋐
史論　齊召南
復見天心論　萬松齡
禮以養人為本論　王會汾
卷十一
説
八音樂器説　誠隱郡王允祉
古今易説　陳廷敬
春秋為史法説　陳廷敬
勤政説　徐乾學

周禮三德六德說　李光地
敬義說　李光地
河圖洛書說　施閏章
改過說　汪琬
忠恕說　汪琬
惜陰說　陳遷鶴
仁義字說　李紱
發明本心說　李紱

卷十二

解

禋于六宗解　葉方藹
春秋謹嚴解　李光地
騶虞解　李紱
經解　劉綸
經解　于振
經解　杭世駿

卷十三

經解　劉藻
經解　周長發
經解　沈廷芳
經解　汪士鋐
經解　齊召南

卷十四

序

工部事宜冊序　果毅親王允禮
孝經易知序　湯斌
順天鄉試錄後序　熊賜履
會試錄後序　熊賜履
恭進易經參解序　張英
恭進書經衷論序　張英
講筵應制集序　張英

內廷應制集序　張英
御製文集擬後序　陳廷敬
卷十五
癸丑武會試錄後序　陳廷敬
癸未會試錄序　陳廷敬
御選古文淵鑑後序　徐乾學
進易論序　李光地
進讀書筆錄及論說序記雜文序　李光地
進大司樂釋義及樂律論辨序　李光地
詩所序　李光地
孝經天子五章衍義序　韓菼
平定三逆方畧序　韓菼
卷十六
焦山古鼎圖詩序　汪琬
瀛臺賜宴序　潘耒
甲子湖廣鄉試錄序　毛奇齡
歷代名儒傳序　朱軾
歷代名臣傳序　朱軾
歷代循吏傳序　朱軾
樂善堂全集序　朱軾
樂善堂全集序　張廷玉
卷十七
明史地理序　張廷玉
甲辰會試錄序　鄂爾泰
樂善堂全集序　鄂爾泰
壬戌會試錄序　張廷玉
學規類編序　蔡世遠
古文雅正序　蔡世遠
皇五子奉命祭告

闕里文廟序 蔡世遠
廣西通志序 李紱
壬戌會試錄後序 汪由敦
明史功臣表序 汪由敦
明史儒林傳序 汪由敦
卷十八
記
宗學記 果毅親王允禮
劉麥記 誠隱郡王允祉
讀書齋記 葉方藹
潼關樓刻詩記 湯斌
重修蘇州府儒學碑記 湯斌
睢州移建廟學碑記 湯斌
嵩陽書院記 湯斌
遊遼陽千山記 張玉書
重修東林書院記 熊賜履
賜金園記 張英
賜遊西苑記 陳廷敬
卷十九
乾清宮讀書記 徐乾學
瀛臺
恩宴記 徐乾學
御賜書記 徐乾學
賜遊西苑記 徐乾學
翰林院題名碑記 徐乾學
翰林院教習堂題名碑記 徐乾學
刑部題名記 徐乾學
刑部題名碑記 徐乾學
禮部題名碑記 徐乾學
詹事府題名碑記 徐乾學
御書太極圖說西銘恭記 李光地
皇帝親耕處恭記 張玉書
李光地

卷二十

御試乾清宮讀書記　韓　菼
寶翰堂記　汪　琬
臺灣載舉實興記　陸　隴其
大同府威遠衛重修學記　朱彝尊
杜尚書疆理閩粤記　朱彝尊
瀛臺
御試記　徐元正
書後跋
起居注冊後跋
御書後跋
書朱子五朝名臣言行錄後
御製葡萄詩跋　果毅親王允禮
御製文集恭跋　誠隱郡王允祉
御製夏日登景山詩跋後　張　英
御書千字文跋　陳廷敬
皇清進士題名碑記　吳　苑
國子監題名碑記　陸肯堂
諸羅縣學記　蔡世遠
勅修夏禹王陵廟碑記　李　紱
駕幸翰林院記　裘曰修
來牛石城記　常　安

卷二十一

跋

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後　張廷玉
日知箴說跋　張廷玉
日知箴說跋　鄂爾泰
樂善堂全集跋　張廷玉
樂善堂全集跋　福　敏

日知薈説跋　楊名時
日知薈説跋　邵基
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恭跋　汪由敦
御製盛京賦恭跋　汪由敦
卷二十二
辨
三老五更辨　平郡王福彭
春王正月辨　湯斌
儒吏廉吏辨　魏象樞
學術辨　陸隴其
班馬異同辨　徐乾學
春王正月辨　李光地
風雅頌辨　陳遷鶴
卷二十三
策問
山西鄉試策問三道　魏裔介
武闈策士第二問　魏裔介
浙江鄉試策問二道　熊伯龍
江南鄉試策問三道　朱彝尊
順天鄉試策問四道　徐乾學
卷二十四
戊辰會試策問五道　徐乾學
己丑會試策問四道　李光地
乙卯順天鄉試策問五道　韓菼
戊午順天武鄉試策問一道　韓菼
卷二十五
策對
殿試策對　馬世俊
殿試策對　繆彤
殿試策對　韓菼
第一問　萬松齡
第二問　萬松齡

第一問　朱荃
第二問　朱荃
卷二十六
議
修史議　施閏章
皇太子視學議　徐乾學
北郊配位議　徐乾學
祀地無配位議　徐乾學
郊祀分合議　徐乾學
卷二十七
歷代樂章配音樂議　毛奇齡
三老五更議　張廷玉
卷二十八
疏
進呈大學衍義疏　熊賜履
歲終彙進講義疏　陳廷敬

進呈刊完日講四書解義疏　陳廷敬
翰詹謝恩疏　韓菼
禮部謝賜訓飭士子文題明頒發疏　韓菼
翰林院落成謝恩疏　張廷玉
劄子
聖論劄子　勵廷儀
回奏樂律劄子　張照
回奏丹陛樂導引樂用鼓起音劄子　張照
卷二十九
碑

睢州節烈祠碑　汪琬
擬勒銘拖諾山恭紀　張玉書
聖武神功之碑
擬勒銘狼居胥山恭紀　張玉書
聖武神功之碑
于公祠堂碑　韓菼
巡撫慕公免役碑　韓菼
鄒縣重修亞聖孟子廟碑　朱彝尊
重修泰安州東嶽廟碑　朱彝尊
蚜蚄廟碑　朱彝尊

卷三十
贊
易贊　李光地
朱子像贊　李光地
御書翰林院扁額贊　韓菼
御書都察院扁額贊　韓菼
御書詹事府扁額贊　韓菼
十駿贊　張照
三希堂圖贊　梁詩正
三希圖贊　梁詩正
明史列傳贊　汪由敦
御繪詩經全圖贊　汪由敦
歷代帝王道統圖贊　梁詩正
箴　錢陳羣
明善箴　熊賜履
主敬箴　熊賜履
銘
雜銘　熊賜履
文房雜銘　陳元龍
寶座銘　徐本
硯銘　汪由敦

硯銘　梁詩正
卷三十一
對
昊天與聖人皆有四府其道如何　陳廷敬
昊天與聖人皆有四府其道如何　徐乾學
書
答李舉人論以史證經書　汪琬
答問東西房書　毛奇齡
詩問
答問笙詩樂師書　毛奇齡
詩問　九夏非周頌　汪琬
詩問　變風變雅之終　汪琬
考
九河考　平郡王福彭
稅畝丘甲田賦考　韓菼
書大傳考　李紱

江源考　李紱
卷三十二
雜文
粵西平露布　湯斌
擬為司賓答問辭　毛奇齡
演連珠十首　彭會淇
原教　朱彝尊
原刑　朱彝尊
原教　李紱

皇清文頴總目錄四

卷三十三

頌

昇平頌　張英

至德弘仁頌　張英

聖武三臨絕塞蕩寇功成頌　張英

平滇頌　孫在豐

平滇頌　徐乾學

平滇頌　尤侗

平滇頌　陳維崧

平朔頌　尤侗

平蜀頌　翁叔元

平蜀頌　彭孫遹

聖德神功頌　毛奇齡

卷三十四

甲子紀功德頌

神功慶成頌

聖清睿略神功定萬世太平頌　翁叔元

聖德神功告成大慶頌　顧祖榮

幸闕里頌　楊大鶴

幸魯頌　韓菼

聖德同天頌　陳元龍

卷三十五

皇帝親平漠北頌　陳廷敬

皇帝釋奠於闕里頌　徐乾學

聖駕幸闕里頌　彭孫遹

勅修闕里　高士奇

孔子廟告成頌　励杜訥

南巡頌　陳元龍

南巡　顧祖榮

聖德頌　楊大鶴

聖德頌　韓菼

聖德頌　翁叔元

聖德頌　顧祖榮

聖德頌　楊大鶴

聖德頌　韓菼

聖德頌　陳廷敬

聖德頌　徐乾學

聖德頌　彭孫遹

聖德頌　高士奇

聖德頌　励杜訥

聖德頌　陳元龍

卷三十六

南巡治河布德施恩頌　王鴻緒

皇帝省方聖政頌　王九齡

聖德十頌　徐潮

南巡頌　李振裕

南巡頌　查昇

豐澤園　

御試紀恩頌　湯右曾

嘉禾頌　宋敏求

臨雍禮成頌　張廷玉

卷三十七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頌　張廷玉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頌　勵廷儀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頌　田從典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頌　福敏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頌　蔡世遠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頌　張廷璐

萬年頌　徐本

河清頌　朱軾

河清頌　張廷玉

卷三十八

河清頌　

河清頌　勵廷儀

河清頌　蔡世遠

河清頌　鄂爾奇

河清頌　任蘭枝

河清頌　李嶽

河清頌　周學健

聖駕東巡　鄂爾泰

盛京恭謁祖陵大禮慶成頌

盛京恭謁　史胎直
祖陵大禮慶成頌　彭維新
聖駕東巡　裘曰修
盛京恭謁　王太岳
祖陵大禮慶成頌　和親王弘晝
卷三十九　和親王弘晝
賦　和親王弘晝
耤田賦　和親王弘晝
上元觀燈賦　和親王弘晝
學問至勿羞賦　和親王弘晝

荔枝賦　和親王弘晝
皇太后萬壽無疆賦　誠隱郡王允祉
萬壽賦　誠隱郡王允祉
解慍阜財賦　平郡王福彭
卷四十　平郡王福彭
璿璣玉衡賦　葉方藹
璿璣玉衡賦　張玉書
璿璣玉衡賦　王鴻緒
璿璣玉衡賦　湯斌
璿璣玉衡賦　梅文鼎
瀛臺賦　葉方藹
懋勤殿秋蘭賦　葉方藹
會同館賦　盛符升
卷四十一　張英
喜雨賦　張英
懋勤殿秋蘭賦　張英

駕幸闕里賦　張英
朝陵賦　孫在豐
湯泉賦　徐乾學
西山賦　徐乾學
聖駕時巡賦　徐乾學
長白山賦　吳兆騫

卷四十二

有事於南郊賦　韓菼
南苑賦　王鴻緒
西山賦　顧祖榮
芍藥賦　顧祖榮
鄧尉梅花賦　彭定求
宸翰天章賦　胡會恩
萬壽無疆賦　彭會淇

浙江潮賦　沈三曾
太液新荷賦　方韓

卷四十三

夏雲賦　張廷璭
喜雨賦　張廷璭
玉河新柳賦　曹鑑倫
春省賦　沈朝初
櫻桃賦　楊大鶴
南郊瑞雪賦　李孚青
荔枝賦　王沛思
賜宴灩臺賦　余志貞
賜宴灩臺賦　倪燦
賜宴灩臺賦　陸棻
賜宴灩臺賦　毛奇齡

卷四十四

喜雨賦　陸棻

大西洋國貢獅子賦　徐嘉炎
大駕南巡賦　徐嘉炎
懋勤殿賦　湯斌
西山賦　丘象隨
南苑大閱賦　施閏章
牡丹賦　施閏章
平蜀賦　潘耒
東巡賦　勵杜訥
瀚海石子賦　勵杜訥

卷四十五
豐澤園賦　胡會恩
豐澤園賦　沈涵
豐澤園賦　陸葇
豐澤園賦　張廷璭
豐澤園賦　彭寧求
豐澤園賦　史夔

豐澤園賦　沈廷文
豐澤園賦　劉灝
嘉穀賦　彭寧求
玉河春柳賦　彭寧求
天行健賦　史夔
允猶翕河賦　周金然
卷四十六
豐澤園修竹賦　陳元龍
經筵賦　宋大業
喜雨賦　徐元正
嘉禾賦　王之樞
宸翰賦　汪灝
華山仙掌賦　劉涵
喜雨賦　魯瑗
瑞禾賦　湯右曾
瀛洲亭補種新稏賦　湯右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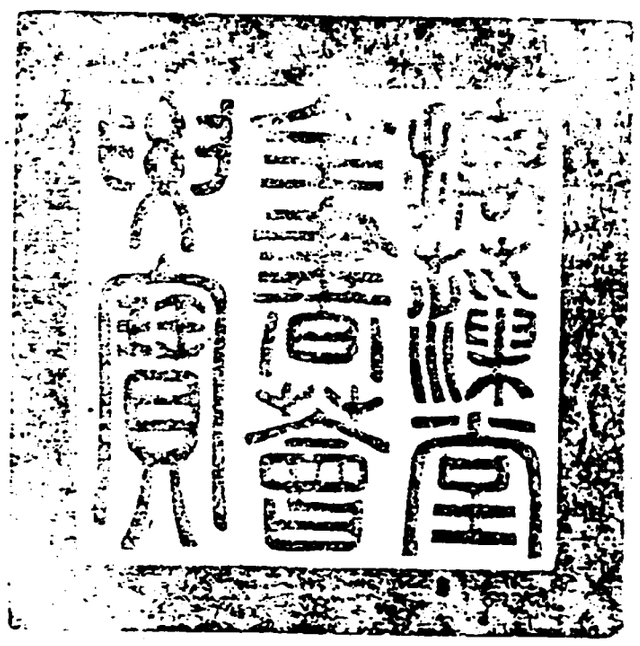
梧桐賦　劉灝
瓊島春雲賦　黃叔琳
刻漏賦　揆叙
塞上觀穫賦　揆叙
賜觀瀚海石賦　錢名世
御賜砥石硯賦　查慎行
聖駕三巡塞北蕩平賦　吳襄

卷四十七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賦　鄂爾泰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賦　徐本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賦　徐杞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賦　許王猷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賦　于振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賦　尹繼善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賦　帥念祖
河清賦　凌如煥

河清賦　留保
河清賦　錢陳羣
河清賦　尹繼善
河清賦　張廷璨
河清賦　趙大鯨
河清賦　李清植
河清賦　吳兆雯
卷四十八
甘霖賦　陶正中
惟天聰明賦　夏之芳
四時勤政賦　吳應枚
謙受益賦　王丕烈
求賢賦　鍾衡
無逸圖賦　宋楠
奉三無私賦　董邦達
律呂相生賦　張映斗

藏珠於淵賦　陳大受
藏珠於淵賦　趙大鯨
藏珠於淵賦　張映辰
卷四十九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劉綸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于振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杭世駿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劉藻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汪士鋐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齊召南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周長發
指佞草賦　萬松齡
指佞草賦　朱荃
卷五十
秋郊大獵賦　梁詩正
聖駕東巡　盛京恭謁
祖陵大禮慶成賦
聖駕東巡　盛京恭謁
祖陵大禮慶成賦　寶光鼎
聖駕東巡　張鵬翀

皇清文頴總目錄四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 臣 張書勳
謄録監生 臣 王應璧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頴目録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七十六 集部

皇清文頴總目録五

卷五十一

詩

樂府

皇雅四篇　葉方藹

鐃歌鼓吹曲十四章　徐嘉炎

卷五十二

平滇鐃歌十章　表佑

東巡雅十二章　徐元文

聖武雅三篇　陳廷敬

卷五十三

平北雅十二章　王士禎

聖武神功蕩平漠北鐃歌鼓吹曲十二章　杜臻

卷五十四

聖武功成鐃歌鼓吹曲十章　陳論

平北雅三篇

聖駕北巡鐃歌四章　宋駿業

聖駕南巡風謡十章　彭會淇

大駕南巡樂府四章　趙執信

卷五十五

田家太平樂詞五章　史夔

聖駕幸闕里樂府十二章　金居敬

大駕親平沙漠還京凱歌七篇　姜宸英

聖武遠揚青海平定鐃歌三章　錢陳羣

卷五十六

聖駕東巡

盛京恭謁

祖陵大禮慶成敬賦樂府十章　沈德潛

聖駕東巡

盛京恭謁

祖陵大禮慶成詩十章　萬承蒼

卷五十七

四言古詩

賜遊湯泉應　徐元文

制十二首

聖德神功詩　汪霦

平蜀詩十三章　朱彝尊

卷五十八

神功聖德詩　高士奇

聖武遠揚青海平定詩八章　楊椿

聖駕南苑大閲恭紀　張照

聖主躬耕耤田詩十章　閻棠

聖駕東巡

盛京恭謁

祖陵大禮慶成詩十五章　汪由敦

聖孝光昭詩　德齡

聖駕東巡
盛京恭謁
祖陵大禮慶成詩十二章　劉綸
卷五十九
五言古詩
入山左境見流移歸復宿麥被隴喜而有作　理密親王允祁
賦得清氣朗山壑　恒温親王允祺
觀魚樂　果毅親王允禮
題茂林仙館圖　果毅親王允禮
題畫　果毅親王允禮
詠史四首　果毅親王允禮
題畫　果毅親王允禮
鳳縣　果毅親王允禮
勵志　果毅親王允禮
曉發通州至燕郊鎮二十里　慎郡王允禧

初夏偶成　慎郡王允禧
灌花　慎郡王允禧
藤花　慎郡王允禧
對雨　慎郡王允禧
湯泉　慎郡王允禧
喜雨　貝子弘普
賦得秋月望銀山　貝子弘普
齋中即事　輔國將軍博爾都
松韻軒初成倣古　輔國將軍博爾都
竹塢　輔國將軍博爾都
中洲　輔國將軍博爾都
賜遊湯泉應　制四首　輔國將軍博爾都
恭紀　張玉書
駕幸闕里詩　扈從　熊賜履

南巡詩八首　張英
瀛臺
恩宴詩四首　徐乾學
出山海關三首　孫在豐
長城　孫在豐
聖武功成詩六首　徐秉義
卷六十
太祖高皇帝實録告竣恭紀　喬萊

平滇鐃歌六首　汪楫
扈從恭紀二首　勵杜訥
賦得崇文聊駐輦　沈涵
秦中謡四首　汪灝
讀書二首　孫勷
聖武平北大功告成詩十二首　彭始摶
玉蝀橋望西山爽氣　黄叔琳
南巡聖德古體詩六首　汪士鋐
題賜蓮圖為同年蔣廷錫　勵廷儀
出古北口二首　蔣廷錫
述懷三百字示諸同事　鄂爾泰
故里　夸岱
九關臺　塞爾赫
和韋左司擬古二首　儲在文
都江道中　呂耀曾
題松吹讀書園　德齡

卷六十一
七言古詩
塞垣對月　理密親王允礽
恭和
御製見龍行　理密親王允礽
雙峯歌　恒温親王允祺
定州　果毅親王允禮
正定　果毅親王允禮

岐山　果毅親王允禮
碑洞　果毅親王允禮
觀鹽池幷謁池神廟　果毅親王允禮
湯山春景　果毅親王允禮
瑞雪謠　慎郡王允禧
題翁照春篷聽雨圖小像　慎郡王允禧
曉起登畫筒樓望西山晴雪　慎郡王允禧
薜荔　慎郡王允禧
頒賜諸王大臣瓷器恭紀　平郡王福彭
雪後　平郡王福彭
瀚海石歌　平郡王福彭
薊門　輔國將軍博爾都
月夜聞箏　輔國將軍博爾都
寶刀行　輔國將軍博爾都
松花石歌　輔國將軍博爾都

卷六十二

南苑德壽寺寶鳥歌　張玉書
御書恭紀　張玉書
扈從登澄海樓觀海　張玉書
一片石　張玉書
松山　張玉書
薩爾滸　張玉書
試馬歌　張玉書
天府寶翰篇　張玉書
温泉歌　張英
崇　張英
賜御筆臨米芾長幅恭紀　張英
大西洋貢獅子歌應　王士禎
制
聖駕南巡詩　汪霧
卷六十三
澄海樓　孫在豐

一片石 王師殄流寇從一片石驅入山海關盡殲之城下 孫在豐
壬午三月二十九日禁中侍觀 宸翰崇
賜御題清芬堂扁額紀恩歌 胡會恩
敬擬七德九功舞歌倣白居易體 翁叔元
敬瞻 御書河南四大扁額恭紀 沈涵
喜雨詩 曹鑑倫
石鼓歌 吳苑
古栢行 吳苑
江西試事畢過廬山白鹿洞謁禮
聖殿敬瞻 御書閣觀 御筆學達性天扁額復登 蔣廷錫
上幸額勒蘇臺大獵 蔣廷錫
恩賜觀圍恭紀 蔣廷錫
康熙四十二年正月初二日荷蒙
皇恩賜觀朝會樂器恭紀七言古體四十韻 陸肯堂

瀚海石歌　查慎行
賜硯恭紀　查慎行
恭頌　宮鴻歷
萬壽無疆詩一百韻
甲辰閏四月十五夜喜雨　吳士玉
御製題王諤豐年農慶圖詩敬和元韻　鄂爾泰
恭讀　鄂爾泰
杏山行　塞爾赫
松山歌　塞爾赫
山海關　塞爾赫
聖主臨雍禮成恭紀　張湄
聖主東巡　張湄
盛京恭謁　張湄
祖陵大禮慶成詩　金甡

卷六十五

九言詩　查慎行
恭頌　宮鴻歷
萬壽九言詩一百韻
聖主躬耕耤田九言詩　沈樹本
卷六十六　吳應枚
五言律詩
上苑觀燈　理密親王允礽
塔山　理密親王允礽
過開山廟　理密親王允礽
黃河　理密親王允礽
賦得潤物細無聲　理密親王允礽
夏日園中　恒溫親王允祺
侍宴觀燈　恒溫親王允祺
晚發湯山途中口占　恒溫親王允祺
二十七日歸　恒溫親王允祺
禁中直宿晚晴見月　淳度親王允祐

奉和
兄雍親王暮春元韻　怡賢親王允祥
恭讀
御製耕織圖詩敬成二律　怡賢親王允祥
春晝　怡賢親王允祥
鑾回恭迎敬賦　怡賢親王允祥
西山　怡賢親王允祥
試馬　怡賢親王允祥
制　莊親王允禄
夏日山莊應　莊親王允禄
制　莊親王允禄
泉源石壁應　莊親王允禄
制　莊親王允禄
恭賦梅侯宫中樹應　莊親王允禄
制　莊親王允禄
春和堂　果毅親王允禮
賦得秋山極天淨　果毅親王允禮

蒲州　果毅親王允禮
熱河三十六景詩　選三　果毅親王允禮
七月八日遊　果毅親王允禮
瀛臺登西南樓成詠　果毅親王允禮
桃　和親王弘晝
積書巖　和親王弘晝
賦得千章夏木清　怡親王弘曉
曉行即事　怡親王弘曉
扈從　怡親王弘曉
暢春園途中作　誠隱郡王允祉
詠竹四首　慎郡王允禧
早秋　慎郡王允禧
秋日漫興　慎郡王允禧
初夏憩清芬庵後禪院　慎郡王允禧
雁　慎郡王允禧
夜坐課詩　慎郡王允禧

夏日閑居用杜甫過何將軍山林韻十首選一　慎郡王允禧
春日新霽　鎮國公德普
秋夜　鎮國公德普
北林秋咏次姚少監縣居韻　鎮國公德普
春日遊西山　鎮國公德普
西山道中　鎮國公德普
村夜　鎮國公德普
曉行　鎮國公德普
盤山　輔國將軍博爾都
探春花　輔國將軍博爾都
戒壇古松　輔國將軍博爾都
楓莊新詠四首　輔國將軍博爾都
次清爽齋韻　輔國將軍博爾都

卷六十七

扈從

聖駕南苑閱武應制　馮溥
秋日　馮溥
瀛臺即事應制二首　馮溥
廷試武進士閱卷即事二首　馮溥
武閣對雨二首　梁清標
賜宴西苑恭紀二首　張英
講筵紀事二首　陳廷敬
早朝即事　陳廷敬
天壇齋宿候駕恭述　王士禎
康熙十年二月二十八日蒙召入弘德殿出西伯求賢圖命題賦五言近體應

制	
侍宴	沈荃
瀛臺泛舟賞荷應	
制四首	
南巡聖德詩六首	
冬日	
駕幸南苑恭紀二首	
上步禱	
天壇甘霖立沛恭紀二首	
五月九日	
賜遊暢春園觀荷花復	
命中官同泛舟遊覽畢	
賜宴兼	
賜千葉荷花一瓶恭紀八首	
聖駕南巡恭紀四首	
賦得淡日非雲影	
春風限韻	葉方藹
春雨次前韻	
賦得雪夜書千卷	
塞外曉行	
扈從	
駕幸五臺恭紀	
西苑入直	
景山	
蕉園	
賜宴西苑恭紀二首	
渡渾河	
登戒壇	
恭和	
聖製賦金蓮花韻	
恩賜禁中騎馬	
壬戌除日	

韓菼	
王鴻緒	
王鴻緒	
徐潮	
徐元夢	
徐元夢	
徐元夢	
徐元夢	
成德	
成德	
成德	
高士奇	
高士奇	
高士奇	
勵杜訥	
朱彝尊	

保和殿侍宴　朱彝尊

癸亥元日　朱彝尊

賜宴太和門　朱彝尊

皇仁綏遠詩四首　朱彝尊

卷六十八

平滇詩八首　嚴繩孫

恭讀　沈涵

御製咏金蓮花詩　沈涵

恭讀

御製懋勤殿讀尚書無逸有作　沈涵

恭讀

御製咏觀天儀器詩　沈涵

端午日應　制二首　沈三曾

望西山　吳晟

農蠶雜詩二首　陳元龍

賦得清如玉壺氷　陳元龍

賦得靜有圖史樂　陳元龍

賦得牕户貯清陰　陳元龍

賦得閉看玉表驗分差　陳元龍

恭頌

萬壽詩四首　徐元正

洗桐　謝陳常

聖德省方詩四首　劉涵

豐澤園　劉涵

御試紀恩詩四首　劉坤

聖駕南巡恭紀四首　查嗣韓

村居雜詩二首　劉灝

皇帝北征大捷凱旋恭紀七首　汪佺

卷六十九

恩賜

御書詩扇和家學士　夸岱
大凌河應
制　夸岱
南苑晚雪應
制　法海
從
幸揚州天寧寺應
制　法海

聖駕南巡閱河省方布德詩四首　陳璋
恭擬初夏新晴較射　汪士鋐
春日侍直
暢春園即事四首　張廷玉
聖主躬耕耤田詩六首　張廷玉
恭和
御製詠竹元韻　鄂爾泰
敬和
御製六月十八日初霽恭侍
皇太后園中遊賞元韻　鄂爾泰
熱河紀事八首　勵廷儀
恩賜砥石山綠硯一方恭紀　勵廷儀
恭頌
萬壽詩六首　蔣廷錫
恭和
聖製初夏新晴較射　蔣廷錫

湯泉　蔣廷錫
恩頒
御苑各色牡丹敬讀
聖製恭賦　蔣廷錫
恭頌
聖壽萬年詩八首　查慎行
五月五日侍直
暢春園蒙

恩賜饌恭紀二首　錢名世
卷七十
甲辰仲春　錢以塏
上祀朝日壇恭紀　呂履恒
恭謁　劉巖
福陵　劉巖
石匣　劉巖
古北口　劉巖
鞍子嶺　劉巖
黃土梁　阿克敦
台拱即事　阿克敦
賦得帳殿鸞旌崔嵬應　呂耀曾
制　觀保
哈密　鶴年
使回伊里　宋楠
東科爾寺　德齡
大通河　德齡
渾水　德齡
渾源州　高斌
讀書　高斌
聖主躬耕耤田恭紀六首　熊暉吉
聖主躬耕耤田恭紀八首　梁詩正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八首　汪由敦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二首　程盛修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宋楠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鶴年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六首　觀保
卷七十一
七言律詩
淵鑑齋觀魚　理密親王允祕
太液新柳　理密親王允祕
慶雨　理密親王允祕

陪　理密親王允礽
駕幸五臺山　理密親王允礽
菩薩頂雪月　理密親王允礽
金蓮花　理密親王允礽
恭侍　理密親王允礽
聖駕閱視河隄　理密親王允礽
湖心亭　理密親王允礽
玉蘭　理密親王允礽
榴花　理密親王允礽
檣燈　理密親王允礽
過天津衛　理密親王允礽
賦得青歸柳色新　理密親王允礽
吳中農家多蓺菜春深黃花遍野偶賦　理密親王允礽

冬至陪祀　恒温親王允祺
南郊　恒温親王允祺
恭頌　恒温親王允祺
皇太后萬壽無疆詩　恒温親王允祺
乾清宮侍宴　恒温親王允祺
奉　恒温親王允祺
詔舉家得遊　恒温親王允祺
御園詩以誌喜　恒温親王允祺
恭和　恒温親王允祺
御製餞大學士李光地暫回閩省詩　恒温親王允祺
玉蘭花應　淳度親王允祐
制　淳度親王允祐
熱河夏日即景　淳度親王允祐
賦得殿閣生微涼　淳度親王允祐
暢春園夏日應　淳度親王允祐

制扈　淳度親王允祐
駕祀方澤　淳度親王允祐
南郊禮成恭紀　淳度親王允祐
望陵　淳度親王允祐
扈　淳度親王允祐
駕謁陵　淳度親王允祐
桃花寺　淳度親王允祐
行宮　淳度親王允祐
早朝　淳度親王允祐
送　淳度親王允祐
駕迎　淳度親王允祐

駕恭祝　淳度親王允祐
兄雍親王壽　怡賢親王允祥
兄雍親王早起寄都中諸弟兄元韻　怡賢親王允祥
奉和　怡賢親王允祥
兄雍親王山居偶成元韻　怡賢親王允祥
奉和　怡賢親王允祥
兄雍親王春園讀書元韻　怡賢親王允祥
題樂志圖　莊親王允祿
子弘普荷　莊親王允祿
聖恩頒賜名茶綵扇等珍物詩以勉之　莊親王允祿
嘉陵江舟行　果毅親王允禮
熱河　果毅親王允禮

行宮應制　果毅親王允禮
嘉穀二首　果毅親王允禮
新燕　果毅親王允禮
帝京十景詩　果毅親王允禮
春草　果毅親王允禮
題唐六如畫漁翁即用六如自題元韻　果毅親王允禮
賦得風來花自舞　誠親王允祕
冬至早朝　誠親王允祕
賦得斜日半江明　誠親王允祕
賦得草色入簾青　誠親王允祕
松風　誠親王允祕
春波泛艇　誠親王允祕
霜柳　誠親王允祕

卷七十二

重陽　和親王弘晝
乾清宮侍宴賦詩恭紀　和親王弘晝
柳絮　和親王弘晝
賦得柴門臨水稻花香　和親王弘晝
十月朔頒時憲書　和親王弘晝
晴雪早朝　和親王弘晝
燕山八景　和親王弘晝
賜柑恭紀　和親王弘晝
賜哈密瓜恭紀　和親王弘晝
賦得青山長對卷簾時　和親王弘晝
雍正七年十一月某日闕里　和親王弘晝
文廟上樑前二日慶雲見　和親王弘晝
上躬詣太學致祭用答鴻庥恭紀二首　和親王弘晝
古柏　和親王弘晝
喜雨二首　和親王弘晝

海潮應月　和親王弘晝
雨中山翠　和親王弘晝
賜讀
御製冬至齋宮詩第二章奉命恭擬敬呈御覽　和親王弘晝
乾清門侍直　和親王弘晝
暮春即事次韻　怡親王弘曉
元日早朝口號　誠隱郡王允祉
秋日　怡親王弘曉
乾清宮應制　誠隱郡王允祉
中秋扈　誠隱郡王允祉
蹕塞外較獵　誠隱郡王允祉
聖駕南巡蒙恩以途間　誠隱郡王允祉
御製詩文
賜示恭紀二首　誠隱郡王允祉
隨鑾駐蹕樺榆溝行宮恭紀時五月朔二日　誠隱郡王允祉
賦得禁城春色曉蒼蒼應制　誠隱郡王允祉
癸巳歲　誠隱郡王允祉
皇上六十萬壽大慶恭祝二首　誠隱郡王允祉
元日早朝　慎郡王允禧
漁人　慎郡王允禧
雪後早朝　慎郡王允禧
丁未四月十二日　慎郡王允禧
恩賜
御園避暑讀書恭紀二首　慎郡王允禧
上元夜　慎郡王允禧

送僧住西山　慎郡王允禧
桐露堂十月望後夜集　慎郡王允禧
元日陪　慎郡王允禧
駕叩覲　慎郡王允禧
慈寧宮　慎郡王允禧
崇慶皇太后禮成恭紀長句　慎郡王允禧
盛京四首　平郡王福彭
途中中秋崇驛　平郡王福彭
賜御果恭紀　平郡王福彭
甲寅元旦　貝子弘普
庚戌元旦　輔國將軍博爾都
九日登香山來青軒步杜工部九日藍田崔氏莊韻　鎮國公德普
輔國將軍博爾都

喜長沙岳州捷音踵至　輔國將軍博爾都
南苑　輔國將軍博爾都
萬柳堂　輔國將軍博爾都
喜晴　輔國將軍博爾都
卷七十三
南苑扈　輔國將軍博爾都
蹕恭紀四首　張玉書
孝陵陪祀恭紀二首　張玉書
南書房　張玉書
賜膳恭紀　張玉書
耕耤禮成恭紀三首　張英
南苑講筵恭紀三首　張英
南苑扈從講武恭紀二首　張英
賜櫻桃恭紀　張英
賜白櫻桃恭紀　張英
賦良馬二首　張英

康熙十二年十月十二日

特賜講官紫貂白金文綺時同賜者學士臣賜履侍讀學士臣正中臣臻臣孫廷敬侍講臣在豐編修臣方謁臣鶴齡臣英八人 張英

扈從

南苑蒙

賜直廬飲饌恭紀二首 張英

除夕

養心殿侍宴 張英

元日

養心殿侍宴

上元侍宴恭紀二首 張英

五臺新貢天花至

特頒手勅分賜恭賦 張英

恩賜高麗人參恭紀 張英

恩賜

御筆臨蘇軾詩一卷草書唐詩二幅恭賦二首 張英

恩賜內府綵絲藥物恭紀

侍從

西苑進講恭紀四首 張英

蒙

恩命供奉 臣周道寫臣小像裝潢成軸

特賜恭紀二首 張英

蒙

恩賜內廐鞍馬恭紀

平滇南詩六首 張英

卷七十四

賜假南歸恭賦紀 張英

恩詩四首

丙寅七月初九日

賜食於

西苑并

賜法瑯爐瓶匙箸香盒各一具同被

恩賚者五人左都御史臣廷敬禮部侍郎臣乾學侍講學士臣士奇編修臣杜訥臣英時為翰林院掌院學士臣

張英

張英

昌瑞山晚眺

乙亥六月二十日奉

召至

暢春園

賜食於

韻松軒

賜宴於

淵鑑齋宴畢敬觀

御書於

佩文齋

賜御筆書扇并紅白千葉蓮各一瓶恭賦四章同

召者户部尚書臣廷敬原任左都御史臣鴻緒學士臣

藻少詹事臣士奇太常少卿臣杜訥督捕理事官臣會恩侍講學士臣夔庶子臣岳頒及長男侍讀學士臣廷瓚

侍宴外藩郡王

賜石榴子恭紀

講筵

賜紫貂文綺白金恭紀二首

奉

命祭告北鎮

世祖章皇帝御書正大光明四字

上御製題跋勒石

賜觀於

内殿恭紀

聖德萬壽詩十二首

召見

乾清門承旨充日講起居注官恭紀 扈 蹕南苑應制 南苑進講恭紀 賜白櫻桃恭紀

卷七十五

康熙辛巳季春 上駐蹕馬蘭峪 召扈從諸臣 賜觀湯泉應制四首 湯泉應制三首 湯泉應

制三首 湯泉應 制二首 湯泉應 制三首 湯泉應 制四首 湯泉應

南郊陪祀 先農壇陪祀 南巡詩八首 扈從 東巡三首 綏遠功德詩四首

五月十日

皇清文穎目錄五

四十

史鶴齡 史鶴齡 史鶴齡 史鶴齡 梁清標 李霨 魏象樞 項景襄 蔣弘道 吳正治 李天馥 王澤弘 王澤弘 孫在豐 王掞

上命侍直
南書房
恩賜
御書臨蘇軾書陶潛詩一幅恭紀二首　徐嘉炎
滇南蕩平恭紀六首
四月十三日　勵杜訥
賜遊碧雲香山諸刹恭紀二首　勵杜訥
恩賜内府綵絲藥物恭紀　勵杜訥
卷七十六　四十二
滇南蕩平恭紀六首　高士奇
車駕出達布喀布齊爾氏喀爾沁廓爾沁諸部落率其
所屬伏迎道左　高士奇
五日
西苑泛舟侍宴恭紀四首　高士奇
恩擢翰林院侍講恭紀二首　高士奇
夏日侍直
西苑恭紀四首　高士奇
南書房侍直詠春雪二首　高士奇
恩賜
御製千字文卷萊衣畫錦扁額恭紀六首　高士奇
恩賜杭州新貢芥茶二器恭紀　高士奇
辛酉二月引　秦松齡
見乾清門　施閏章
命充日講起居注官恭紀　施閏章
夏至陪祀　施閏章
方澤　施閏章
曉入　施閏章
西苑　施閏章
御札賜内直侍臣天花和王侍讀　施閏章
勅賜翰詹諸詞臣鮮藕恭紀　施閏章
平滇凱歌八首　陸葇

瀛臺　陳維崧
賜宴四首
瀛臺　徐釚
賜宴二首
甲子元日　朱彝尊
賜宴南書房歸
上復以肴果二席
賜及家人恭紀
駕幸五臺山恭紀二首
恩賜内紵恭紀
恩賜
御衣帽恭紀
賜鰣魚恭紀
上御瀛臺
賜翰林諸臣鮮藕恭紀四首　汪楫
卷七十七

萬壽省方詩二首
聖駕幸闕里恭紀八首
戊午二月　韓菼
保和殿侍宴恭紀
戊午二月　王鴻緒
保和殿侍宴
賜御案紅棗一金盤恭紀
秋日早朝　王鴻緒
駕幸西苑觀荷
賜近臣宴恭紀四首
乙亥六月二十六日　臣廷敬　臣士奇　偕臣鴻緒恭詣　王鴻緒
暢春園謝
恩臣英　臣杜訥　暨内閣學士　臣藻　兵部督捕理事官　臣會恩翰林院侍講學士　臣廷瓚　臣夔右　春坊右庶子　臣岳頒　並

宣召同至
韻松軒　王鴻緒
賜饌饌畢
命登舟溯山澗至
澗鑑齋觀荷列席
賜名酒時果復
令內侍引至齋後遍觀嘉卉遂
命至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穎目錄五　四十六
佩文齋恭閱　徐元夢
御書數百幅各
賜千葉荷花一瓶恭紀六首　王鴻緒
賦得百籟坐自吟　徐元夢
賦得凝氷結重澗　徐元夢
己未正月二日
召聯柏梁體詩與宴
內廷蒙示
御製瑞雪近體詩恭和元韻
朔漠蕩平恭頌四首　徐元夢
蒙
賜御書恭紀四首　胡會恩
聖德神功詩六首　翁叔元
太學紀事四首　彭會淇
駕幸瀛臺宴賚羣臣詩五首　張榕端
暢春園引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穎目錄五　四十七
見恭紀　張廷瓚
太液池　張廷瓚
召試豐澤園紀　張廷瓚
恩詩四首　張廷瓚
聖駕南巡詩六首　張廷瓚
西苑
御試恭紀　曹鑑倫
聖恩詩二首
召聯柏梁體詩與宴
內廷蒙示

聖武北征大功告成詩六首　曹鑑倫
聖武北征蕩平詩四首　李孚青
聖駕南巡恭紀二首　李孚青
出郭望西山　彭寧求
卷七十八
聖駕北征凱旋詩四首　史夔
賦得雲裏帝城雙鳳闕　史夔
賦得雨中春樹萬人家　史夔
南巡　孫岳頒
賜第恭紀　孫岳頒
聖恩詩二首　孫岳頒
閏五月十二日　孫岳頒
命赴　孫岳頒
暢春園寫扇蒙　孫岳頒
恩特賜筆墨恭紀四首　孫岳頒
神武北平詩八首　陳元龍
南巡扈從詩五首　陳元龍
南巡聖德詩八首　陳元龍
辛丑元日紀事二首　陳元龍
南書房侍直蒙　陳元龍
恩引至　陳元龍
西煖閣俯垂　陳元龍
清問　陳元龍
命題賦詩作字恭紀二首　徐元正
詠苑中古槐　劉坤
皇帝聖德神功　查嗣韓
親征蕩平詩四首　查嗣韓
院中讀書二首　湯右曾
來青軒伏覩　湯右曾
御書恭紀三首　湯右曾
賜　湯右曾
蒙

御書澹遠堂三大字紀恩詩二首　查昇
聖駕南巡詩六首　姚士藟
　卷七十九
聖德神功詩四首　孫致彌
　康熙己卯春二月二十三日濟寧迎鑾蒙
賜召對恭紀　孫致彌
聖恩詩四首　王原
暢春園侍直　王原
　詠硯池冰
　恭紀　王原
聖恩詩四首　沈宗敬
　癸卯正月五日奉
命之秦中祭軒轅氏以下諸陵恭請
聖訓紀事　錢以塏
祀黃帝軒轅氏陵　錢以塏
　北鎮
大駕南巡詩八首　呂履恒
龍池春草　劉灝
漁樵耕牧詩四首　劉灝
早春出西郊　顏光敏
萬壽詩二首　黃叔琳
聖武平北詩六首　高其倬
聖武平北詩四首　汪灝
萬壽詩八首　周起渭
　奉
使朝鮮雜詩五首　揆敘
夏五月恭聞　李仙根
上因旱減膳至八日時雨大沛適下直於西山別墅推
窓望雨喜而有作　李仙根
瀋陽　李仙根

春日　法海
駕幸南苑四首　覺羅滿保
恭和
御賜山莊避暑詩扇二首　覺羅滿保
恭隨
御駕北巡自
暢春園駐　覺羅滿保
蹕湯山恭紀
春分即事應
制　姜宸英
聖駕親視河淮巡行江浙恭頌八首　覺羅滿保
聖駕南巡紀德詩　張元臣
卷八十
奉　張廷玉
命供奉
南書房恭紀
扈從喀喇河屯蒙
恩召入
行宮　張廷玉
賜宴徧覽苑中諸勝恭紀四首
召遊
行宮後苑恭紀
扈從塞外蒙
恩　張廷玉
特賜
御書澄懷二大字恭紀二首
萬年寶祚詩四首　張廷玉
恩賜
御書宮扇一柄恭紀
聖主躬耕耤田詩六首　張廷玉
恩賜紗葛袍服二襲恭紀
恭紀　勵廷儀

南巡聖德詩五首 勵廷儀
楓林效香山體 勵廷儀
熱河直廬與 勵廷儀
賜毫筆志感 勵廷儀
次韻蔣酉君恭詠 勵廷儀
御製木紙扇 勵廷儀
賜蓮房志感 勵廷儀
伏前一日 勵廷儀
賜普洱茶 勵廷儀
御試詠千葉桃 蔣廷錫
賜數珠恭紀 蔣廷錫
分 勵廷儀
賜入直諸臣 勵廷儀
御書詩扇臣廷錫分得 蔣廷錫
聖製西湖夜月詩恭紀 蔣廷錫
初一日 勵廷儀
駕發腰亭站至柳林 勵廷儀
夜光木 勵廷儀
恭誦 蔣廷錫
御製立秋日喜晴詩恭紀 蔣廷錫
恩賜佛手柑恭紀 蔣廷錫
恩賜蜜漬荔枝 蔣廷錫
初夏 蔣廷錫
西苑觀麥應 王式丹
制 王式丹
奉 王式丹
詔增修皇輿表院中即事次韻二首 王式丹
文廟釋褐 查慎行
暢春園謝 查慎行
恩 查慎行
恩賜玻璃眼鏡恭紀二首 查慎行
分 查慎行

賜南書房入直諸臣瓶中牡丹臣慎行得鞓紅一朵恭紀 查慎行
西苑觀麥應制 錢名世
賦得三十六宮都是春 趙熊詔
恭和
御製上元前二日立春 趙熊詔
雪中入直 陳鵬年
曉啟 陳鵬年
聖駕南巡視河恭逢
萬壽聖節敬成長句八首 吳廷楨
南巡閱河恭進
聖德神功詩四首 王圖炳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頴總目錄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陸學稼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頴目録六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卷八十一

皇清文頴總目録六

聖武遠揚青海平定詩六首　徐元夢

聖武遠揚青海平定詩六首　朱軾

聖武遠揚青海平定詩六首　福敏

甲寅元旦立春雪竟日明朝晴霽王大臣稱賀恭

紀　鄂爾泰

賜遊西苑恭紀　鄂爾泰

甘霖普降　鄂爾泰

特名大學士　鄂爾泰

内廷翰林　鄂爾泰

圓明園泛舟賦詩恭紀　鄂爾泰

御製面賦詩敬依元韻　鄂爾泰

恭讀

己未新正二日
乾清宮侍宴賦柏梁體詩荼和　鄂爾泰
御製元韻
荼和　鄂爾泰
御製咏瓶中新荷元韻　鄂爾泰
己未六月六日
上賜玻璃瓶荷荼紀一章敬依元韻　鄂爾泰
荼和
御製登盤山天成寺江山一覽閣元韻　鄂爾泰
敬讀
御製幸盤山寺閣詩回憶舊遊如夢如覺用抒鄙懷仍
依元韻　鄂爾泰
夏日侍諸
皇子瀛臺讀書偶成長句示勸　福敏
己未正月二日
乾清宮侍宴賦柏梁體詩荼和

御製元韻二首
己未冬至前三日病中蒙
恩特賜七言近體詩一章謹用元韻荼紀二首　福敏
清潭應
制　福敏
他爾氣嶺　阿克敦
擬館試為愛寒花晚節香　阿克敦
自武關至留壩道中　德齡
初夏登樓有懷　德齡
供職　德齡
内廷寄呈伯兄　高斌
秋日奉差樂亭偕同人夜行四十里至海邊觀日
出　高斌
雍正十二年春蒙
恩補授倉場侍郎再赴潞署舟中荼紀

恭和　塞爾赫
御製己未元旦韻應　塞爾赫
制
瀋陽　張廷璐
恭賦
聖製東作勤耕勞衆力　張廷璐
恭賦
聖製風枝欲動不聞聲　張廷璐
恭賦
聖製田田荷葉雨聲齊　張廷璐
恭和　徐本
聖製三月三日得雨詩　徐本
躬耕耤田詩四首　徐本
青海平定詩四首　徐本
河清應瑞詩四首　徐本
甘霖普降　徐本
特名大學士　徐本
內廷翰林　徐本
圓明園泛舟賦詩恭紀　徐本

卷八十二

聖主躬耕耤田恭紀八首　史貽直
聖主躬耕耤田恭紀四首　陳憙華
聖主躬耕耤田恭紀六首　梁詩正
聖主躬耕耤田恭紀八首　吳應棻
聖主躬耕耤田恭紀四首　許希孔
聖主躬耕耤田恭紀四首　鄒升恒
聖主躬耕耤田恭紀八首　于振
聖主躬耕耤田恭紀四首　金相
聖主躬耕耤田恭紀四首　嵇璜
聖主躬耕耤田恭紀四首　張若靄

卷八十三

聖主躬耕藉田恭紀二首　徐以烜
聖主躬耕藉田恭紀四首　阮學浩
聖主躬耕藉田恭紀四首　沈慰祖
聖主躬耕藉田恭紀四首　吳華孫
聖主躬耕藉田恭紀四首　宋楠
聖主躬耕藉田恭紀四首　程鍾彥
聖主躬耕藉田恭紀四首　馮元欽
聖主躬耕藉田恭紀四首　曹秀先
聖主躬耕藉田恭紀四首　張映斗
聖主躬耕藉田恭紀四首　陸嘉穎
聖主躬耕藉田恭紀二首　劉綸
聖主躬耕藉田恭紀四首　齊名南
聖主躬耕藉田恭紀四首　朱荃
聖主躬耕藉田恭紀三首　洪世澤
聖主躬耕藉田恭紀四首　王會汾

卷八十四

聖主臨雍禮成恭紀四首　徐以烜
聖主臨雍禮成恭紀六首　阮學浩
聖主臨雍禮成恭紀三首　沈慰祖
聖主臨雍禮成恭紀四首　吳華孫
聖主臨雍禮成恭紀四首　宋楠
聖主臨雍禮成恭紀四首　程鍾彥
聖主臨雍禮成恭紀四首　馮元欽
聖主臨雍禮成恭紀四首　曹秀先
聖主臨雍禮成恭紀四首　張映斗
聖主臨雍禮成恭紀四首　陸嘉穎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劉綸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齊名南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朱荃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洪世澤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王會汾

卷八十五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蔣溥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于振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林令旭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徐以烜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阮學浩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張若靄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齊名南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任端書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六首　徐元夢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福敏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徐本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陳世倌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尹繼善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留保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六首　田懋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二首　塞爾赫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二首　呂耀曾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張廷璐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吳應棻
卷八十六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凌如煥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錢陳羣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張廷瑑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春山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二首　鄒升恒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二首　沈榮仁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徐以升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朱良裘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二首　彭啟豐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六首　林令旭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三首　徐以烜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吳華孫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梁文山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張映斗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張為儀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金德瑛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秦蕙田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胡中藻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齊名南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二首　王會汾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二首　孫宗溥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裘曰修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四首　莊有恭
卷八十七
聖駕東巡
盛京恭謁
祖陵大禮慶成詩十首　陳世倌

聖駕東巡　于振
盛京恭謁
祖陵大禮慶成詩八首　王會汾
聖駕東巡
盛京恭謁
祖陵大禮慶成詩八首　夏廷芝
聖駕東巡
盛京恭謁
祖陵大禮慶成詩六首　胡中藻
卷八十八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鄂爾泰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張廷玉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福敏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陳世倌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史貽直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任蘭枝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恭和
彭維新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恭和
張照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恭和
汪由敦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恭和
劉統勳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恭和
阿克敦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恭和
梁詩正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恭和
錢陳羣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恭和
德齡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恭和
塞爾赫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恭和
秦蕙田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恭和
勵宗萬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張若靄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嵩壽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張鵬翀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劉綸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嵇璜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張映辰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裘曰修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陳邦彥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鄂容安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觀保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恭和

于敏中
董邦達
宋楠
鶴年
吳應枚
德保
秦勇均
桓謙
張映斗
楊述曾
鍾衡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程鍾彥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鄒一桂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孫灝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楊開鼎

恭和

御製駕幸翰林院賜宴分韻聯句後復得詩四首并

示諸臣原韻

周孔從

卷九十

恭和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恭和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恭和

張泰開

鄂爾泰

張廷玉

御製翰林院宴畢　福敏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恭和　陳世倌

御製翰林院宴畢　史貽直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恭和　任蘭枝

御製翰林院宴畢　彭維新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恭和　張照

御製翰林院宴畢　劉統勳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恭和　汪由敦

御製翰林院宴畢　梁詩正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恭和　阿克敦

御製翰林院宴畢　錢陳羣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恭和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恭和　德齡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恭和　塞爾赫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恭和　秦蕙田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恭和　勵宗萬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恭和　張若靄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恭和　高壽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恭和　張鵬翀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恭和　劉綸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恭和　嵇璜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恭和　張映辰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于振
卷九十一
恭和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裘曰修
恭和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陳邦彥
恭和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鄂容安
恭和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觀保
恭和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于敏中
恭和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董邦達
恭和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宋楠
恭和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鶴年
恭和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吳應枚
恭和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德保

恭和　秦勇均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恭和　桓謙
御製翰林院宴畢　張映斗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恭和　徐景熹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恭和　楊述曾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恭和　鍾衡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恭和　程鍾彦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恭和　鄒一桂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恭和　孫灝
御製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恭和　楊開鼎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周孔從
恭和　盛京宮闕念
御製翰林院宴畢　祖宗創業艱難恭賦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賦得萬壑泉消夏千峯翠作秋應
恭和　制
御製翰林院宴畢　鶴　理密親王允祹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驪山温泉　莊親王允祿
扈　果毅親王允禮
駕省農　果毅親王允禮
御製翰林院宴畢　寶光鼐
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　郎齊燾
六言律詩　勵志詩
鏡水雲岑應　和題西湖韻　張泰開
題西湖畫扇　果毅親王允禮
賦得龍池春草　和親王弘晝
奉　慎郡王允禧
命督修　平郡王福彭
福陵水法恭紀　賦得龍池春草　趙熊詔
香山　平郡王福彭
瞻仰　輔國將軍博爾都

福陵陪祀恭紀　張玉書
昭陵陪祀恭紀　張玉書
長至日
上躬祀
南郊恭紀　張英
蒙
賜觀　張英
聖製詩集恭紀　張英
扈從謁
孝陵恭紀　張英
閱農應
制
五月十二日
賜觀　陳廷敬
聖製南巡詩卷恭紀　陳廷敬
禮闈校士得十四韻
正月二十七日聞大軍收復成都保寧
午門宣捷恭紀　徐乾學
官軍收復成都
午門宣捷恭紀　陸葇
御試省耕詩　朱彝尊
大駕重幸直北校獵時冬祭後三日恭紀　施閏章
湯泉應　明珠
制　杜臻
湯泉應　沈荃
制
卷九十三
瀛臺　孫在豐
賜宴恭紀　陳廷敬

乾清宮
御試紀
恩　彭孫遹
乾清宮
御試紀
恩　喬　萊
西域貢獅子紀事　秦松齡
乾清宮

御試紀
恩　彭定求
康熙十七年三月
皇上遣侍臣封祀長白山恭紀　吳兆騫
喜雨　顏光斆
嘉禾
頒示羣臣恭紀　謝陳常
咏葵　湯右曾
栽竹　湯右曾
無暑清涼行宮即事　法　海
恩賜筆墨恭紀　張廷玉
恭頌
萬壽無疆詩四首　勵廷儀
恭賦千林葉正肥　勵廷儀
敕修萬壽寺告成恭紀　蔣廷錫
十二日

上親射金錢豹恭紀　蔣廷錫
賦得時雨引和風應
制　呂謙恒
乾隆二年夏六月十三四等日大雨紀事　鄂爾泰
雍正二年
聖駕詣太學恭紀　徐　本
入直

南書房恭紀　張廷璐
卷九十四
聖主躬耕耤田恭紀　敷文
聖主躬耕耤田恭紀　孫灝
聖主躬耕耤田恭紀　郭肇鑌
聖主臨雍禮成恭紀
聖主臨雍禮成恭紀　劉藻
聖主臨雍禮成恭紀　何其睿
聖主臨雍禮成恭紀　王會汾
聖主南苑大閱恭紀
聖主南苑大閱恭紀　雙慶
聖主南苑大閱恭紀　王安國
聖主南苑大閱恭紀　鄂爾泰
聖主南苑大閱恭紀　張廷玉
聖主南苑大閱恭紀　張鵬翀
聖主南苑大閱恭紀　劉綸
聖主南苑大閱恭紀　何其睿
聖主南苑大閱恭紀　吳嗣富
聖駕東巡　葉酉
盛京恭謁
祖陵大禮慶成詩四十韻　胡寶瑔
聖駕東巡
盛京恭謁
祖陵大禮慶成詩五言一百五十韻
卷九十五
七言排律
奉
命統師北路示諸幕僚
南苑大閱恭紀　平郡王福彭
賜宴　張英
瀛臺迎薰亭紀
恩　陳廷敬

瀛臺
賜宴紀
恩詩
恭頌
萬壽詩
聖武遠揚青海平定詩
賦得山雞舞鏡
賦得山雞舞鏡
賦得山雞舞鏡
賦得山雞舞鏡
賦得山雞舞鏡
賦得山雞舞鏡
賦得山雞舞鏡
賦得山雞舞鏡
賦得薰風自南來
賦得薰風自南來

彭孫遹
宋犖
徐葆光
劉綸
于振
汪士鋐
齊名南
杭世駿
沈廷芳
萬松齡
朱荃
張漢
陳大受
董邦達

卷九十六

聖主躬耕耤田恭紀
聖主躬耕耤田恭紀
聖主躬耕耤田恭紀
聖主躬耕耤田恭紀
聖主躬耕耤田恭紀
聖主臨雍禮成恭紀
聖主臨雍禮成恭紀
聖主南苑大閱恭紀
聖主南苑大閱恭紀
聖主南苑大閱恭紀
聖主南苑大閱恭紀
聖主南苑大閱恭紀
聖主南苑大閱恭紀

趙大鯨
張映辰
陳大受
梁文山
陳兆崙
汪士鋐
王錫璋
汪士鋐
觀保
梁詩正
周學健
鄂容安
于振
曹秀先
董邦達

聖主南苑大閱恭紀　周長發
聖主南苑大閱恭紀　周玉章
聖駕東巡　盛京恭謁　朱佩蓮
祖陵大禮慶成詩
卷九十七
五言絶句
秋月　恒温親王允祺
白雲寺　恒温親王允祺
西照寺　恒温親王允祺
詠桂應教　怡親王弘曉
憩田家　慎郡王允禧
山居　鎮國公德普
喬木　輔國將軍博爾都
清池　輔國將軍博爾都
夜坐　輔國將軍博爾都
題王石谷畫　輔國將軍博爾都
山莊四時應制詩四首　徐元夢
北征大捷鏡歌八首　狄億
七言絶句
白牡丹　理密親王允祹
綠牡丹　理密親王允祹
賜荔枝五株恭紀　理密親王允祹
紅葉　理密親王允祹
夜坐　恒温親王允祺
中和節　恒温親王允祺
西爽閣晚眺　恒温親王允祺
有懷　恒温親王允祺
日觀峯　恒温親王允祺
恭賦　恒温親王允祺
御賜聯句心作良田百世耕　淳度親王允祐

山翁奉和　怡賢親王允祥
兄雍親王　漁翁奉和
兄雍親王　奉懷
兄雍親王隨　駕熱河避暑四首
泛舟呈　兄雍親王二首
月夜　西郊　圓明園讌集呈　兄雍親王四首
題畫六首　詠荷花　薔薇　書牕夜雨　送四兄奉使出塞
凝香齋　賦得秋露如珠　詠萬年青　題畫四首
山莊清曉圖　題王石谷松牕讀書圖小幅
桃花寺　東皐泛舟　南苑應　制　車駕親征朔漠鐃歌六首
武功告成鐃歌十首　知稼軒暑中侍直紀事四首
果毅親王允禮

奉
命泛舟
西苑觀取魚并蒙
頒賜恭紀六首　張英
恩賜新貢龍井天池珍茗二瓶恭紀三首　張英
扈
蹕西山至
南苑紀事十二首　張英
講筵紀事五首　陳廷敬
賜櫻桃恭紀　陳廷敬
賜觀人蔘植本應
制
三月二十六日
賜折枝牡丹恭紀三首　陳廷敬
北征大捷功成振旅凱歌十
首

鐃歌
平滇凱歌四首　陳廷敬
大凌河　田雯
十三山　孫在豐
凱歌六首　孫在豐
時巡歌十首　孫在豐
瀛洲亭補種新槐紀事四首　王鴻緒
聖武功成凱歌六首　王鴻緒
鐃歌六首　顧祖榮
卷九十八
滇南凱旋歌六首　王士禎
瀛臺
賜宴恭紀六首　王士禎
賜貢茶二首　王士禎
賜櫻桃漿恭紀　王士禎
王士禎

上
陵歌三首　王士禎
扈從紀事四首　厲杜訥
懋勤殿芍藥於春前盛開恭賦二首　厲杜訥
御製詠杜鵑花詩　厲杜訥
賜臣士奇恭紀三首　高士奇
扈
蹕登景山恭紀二首　高士奇
夏日扈從
聖駕幸西山
南苑恭紀十首　高士奇
賜金盤時果八種恭紀三首　高士奇
瀛臺
賜宴詩十二首　尤侗
聖駕南巡視河吳越歡迎曲八首　徐倬

恭紀
聖恩詩八首　徐倬
聖駕南巡詩二首　楊瑄
恩賜玻璃眼鏡一副恭紀三首　楊瑄
暢春園書堂春日即事二首　徐元夢
蒙
恩賜新筍數枝名雁來筍恭紀二首　張廷瓚
南巡扈從恭紀四首　張廷瓚
觀河布德詩十二首　王九齡
卷九十九
無暑清涼　湯右曾
萬樹園　湯右曾
趵突泉　湯右曾
石磯觀魚　湯右曾
瀑布　湯右曾
石壁　湯右曾

曲水流觴　湯右曾
雙湖夾鏡　湯右曾
稻田麥隴　湯右曾
西嶺晨霞　湯右曾
芝逕雲隄　湯右曾
金蓮花　湯右曾
恭讀
御製麥秋詩　湯右曾
恭讀
南巡聖德詩五首　汪佽
懋勤殿恭紀三首　法海
恩賜鮮魚恭紀三首　張廷玉
雍正甲辰夏日奉
命隨
皇子讀書避暑於
瀛臺即景紀事得詩十六章同事者協理大學士臣
元夢吏部尚書臣軾學士臣敏侍講臣世遠

駕幸釣臺釣魚
賜饌恭紀六首　張廷玉
二十七日
上命登輿安高處遠眺恭紀四首　蔣廷錫
恭謝
聖恩詩四首　汪灝
南書房敬觀
宸翰紀　查慎行
恩詩六首
賜扇恭紀　鄂爾泰
辛酉暮春薄遊盤山三首　德齡
湟中暮春詞　德齡
夏日海防閱工書所見四首　高斌
義州曲二首　塞爾赫
聖武遠揚平定青海詩八首　鄂爾奇

青海平定凱歌六首　吳襄
卷一百
雍正丙午重九日
乾清宮　徐本
賜宴恭紀四首　徐本
聖主躬耕耤田恭紀十首　徐本
聖主躬耕耤田恭紀十六首　尹繼善
聖主臨雍禮成恭紀十首　徐本
聖主臨雍禮成恭紀八首　尹繼善
聖主南苑大閱恭撰銕吹歌辭三十首　勵宗萬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十首　陳大受
聖駕南苑大閱恭紀八首　蔣溥
聖駕東巡
盛京恭謁　宋楠
祖陵大禮慶成詩十六首

臣等謹案
皇清文穎一百二十四卷
聖祖仁皇帝命大學士陳廷敬編輯
世宗憲皇帝復
詔廷臣隨時增益我
皇上申命輯成自乾隆甲子以前恣為甄萃首二十四卷恭載
列聖宸章

皇上御製其一百卷則凡臣工經進之作散行駢體韻言分門采輯擇其尤雅以備一代禹皇之製非若前人總集雜取小言徒誇博綜者比也乾隆四十一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　臣　張書勳
謄録監生　臣　陸學稼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首一 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七十八 集部

皇清文穎卷首一

聖祖仁皇帝 御製文

論

慎幾微論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夫天下之廣事物之衆其接於中而散見於外者至紛綸而莫可紀極然當其寂焉獨處萬感不交自人窺之罔測端倪而心之隱躍欲動者已灼然其不可遏此所謂幾也幾動而理與欲遂分是以古之聖賢於一念之發必審之於中曰此為理乎為欲乎理則擴充之欲則禁止之不待其滋長顯露而後為補救也以故理日長而欲日消昔大禹嘗以慎乃在位告舜而復推其旨於安止幾康舜之庸作歌也亦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夫不言事而言幾何哉蓋事顯而幾微也微則幽而難辨危而難持苟非察之於早而謹之於終則天命之在人者必漓心之安於止

者必蕩軼而踰檢矣朕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惟恐隱微之地有一端未善故日講求於先儒性命之學以務盡其誠意正心之功而猶恐未得其要也孜孜焉從事於惇頤之所謂思張載之所謂豫朱熹之所謂敬劼毖罔懈庶幾慎獨之方可企而全歟由斯以觀易與書之言幾猶大學之言獨中庸之言微顯也其道總不外於一慎而已矣然朕勉焉而未能自信也蓋人心道心消長靡定勢不中立或縱於一時而貽於久遠或踈於一事而誤及多端則其失非淺鮮也其何以無歉於聖賢性命之學乎哉

學校論

治天下者莫亟於正人心厚風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學校者教化所從出將以納民於軌物者也是以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人生八歲自王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蓋自家至於國莫不有學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學自幼至於長莫不皆學凡學有詩書禮樂以為之本

干戈羽籥以為之文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於是焉觀之六德六行之教於是焉取之所以淑其耳目手足之舉措而養其心以復其性以為修己治人之大者可謂備至矣是以當時之君子履信思順以事其上小人亦皆樂循禮而恥犯法佚撻不事而至治以興後世學校寖廣博士之途寖繁所以立教之方失先王之遺意士之遊其中者直以為利禄之階欲期道德之一詎不難哉且夫今之所謂教者誦讀焉而已爾而又弗實致其力

以防其放僻邪侈之心使氣之充而識之明以漸求復其性其何以為修己治人之道哉故曰教隆於上化成於下教不明於上而欲化成於下猶却行而求前也教化者為治之本學校者教化之原欲敦隆教化而興起學校者其道安在在務其本而不求其末尚其實而不務其華以内行為先不汲汲於聲譽以經術為要不屑於文辭如是則於聖人化民成俗之道庶乎其有當也夫

慎刑論

聖人之治天下有禮有刑禮也者所以勸民之為善也刑也者所以禁民之為非也五倫以為準三物以為坊漸而摩之優游而自化之邪慝不作比户可封聖人之心豈不甚愜而勢有不能於是制為刑罰以驅之於後使天下之人懍然有所畏而不入於非彝是刑之設也聖人之所不得已也其輕者傷肌膚重者戕性命天下之慘痛至刑罰極矣聖人在上不能使天下無刑人而刑之道得也夫生人之性有善而無不善陷溺既久匪僻迺生一旦麗於郵罰雖欲悔之固無及已故聖人之慎刑所以全民衷也雨露雷霆天之所以成歲功也而慎刑所以順天道也在易之噬嗑其象為明罰勅法而即繼之以賁曰無敢折獄豐之象為折獄致刑而即繼之以旅曰明慎用刑噬嗑上離下震豐上震下離於義

為明為斷而責與旅皆有民體於義為止聖人之意以
為用刑之道貴乎明斷相資而必本之於至慎聖人之
心如此其昭然而可覩也然則慎刑者所以止刑也書
曰刑期無刑其謂是歟朕嘗謂欲天下之治必使刑獄
清簡者誠有見於此也蓋惟刑慎則不濫善人無誤罹
文網之懼刑慎則必當不善者無僥倖苟免之心天下
雖大天下之民雖衆使為善必蒙福澤為不善必不可
倖免則是非別白大道昭明會極歸極是訓是行而刑
措不用矣

王道近民論

嘗讀史至魯伯禽報政之事而深歎古聖人致治無他
道也惟在因民之心而已矣周公之言曰政不簡不易
民不有近乎易近民民必歸之旨矣哉非聖人何能語
此夫民雖至愚且弱莫不各懷所欲順之則易與為治
拂之則日趨於非此必至之勢也聖王知其然故因民
之欲遂其生也予之以田里樹畜之資道之以農桑衣
食之術公旬有限而勿奪其時補助頻行而常惜其力

然又念民心莫不好善而惡惡於是因其父子兄弟之
愛發其孝友婣睦之良習之於黨塾申之於庠序俾愚
者安其身於襏襫而婦饁夫耘晝茅宵索終歲勤動而
不以為勞其秀者則釋耒耜而敦詩書被服儒雅日莘
莘於俎豆鐘鼓之間而不覺或有不率者設為法制以
整齊之立為刑辟以董戒之要皆示之以不得不然而
非專恃此以為遷善去惡之具也唐虞之世敬敷五教
而外服就流宅之刑大率有其名而不用者爾故皋陶

之稱帝德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又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夫民至不犯其治蔑以加矣而實感格於好生之主德斯豈非用簡與寬之效哉降自三代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咸遵斯道故一時幾於刑措其他英察者或流為束濕綜核者或入於煩苛法令滋章馴致衰亂此皆未明於易簡近民之道者也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而大學之言絜矩本之以所好所惡孟子之原得民心亦歸之於與聚勿施合聖賢諸說推之總不外因民之心以為準然則易簡者近民之實而近民者王道之旨歟

葉廣惟勤論

葢聞天運於上則四時不忒而歲功成故自開闢以來陽變陰合屈伸往來無一息之或停而後氣化周流亭毒萬物高下散殊俾之各得其所行健故也代天工以理萬物者亦若是而已矣周官之戒卿士曰葉廣惟勤即虞帝之廷賡歌交贊亦曰率作興事屢省乃成書又曰弗謀胡獲弗為胡成聖賢之言固先後同揆也國家稽古建官雖職有繁簡秩有崇卑而設一官則必有一官之事規條待其整理吏胥式其言動百姓視其進率要未有不以黽勉奮迅而成惰窳偷安而敗者也古之官箴曰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葉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豈不在於能勤哉惟勤則能豫豫則臨事有寬裕之體而不困於煩劇惟勤則能審審則事機有坐照之明而不至於闇汶惟勤則志氣日新而可以振闒冗之習惟勤則心思日用而可以生智勇之才以之治事則官無廢事以之臨民則民無失職葉之廣

也斷在乎是此固庶司百職所同然而況卿士為振綱挈領之人尤所當自勵者哉推而廣之凡士農工賈皆各有當勤之業士而不勤則學殖落而日即於荒陋矣農而不勤則耕穫失其時八口不能飽矣工賈而不勤則居肆之業荒懋遷之功弛無以牽車牛而致洗腆矣尚何以望其業之成哉朕嘗覽古人之言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又曰不寶尺璧而寶寸陰實惟勤之一言通貴賤上下而一之者也故因而論列之

廉靜論

嘗讀漢詔有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又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安靜之吏惆悵無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善哉廉靜之言立身行已之大端制事理物之要道凡為學者皆宜然也況人臣之策名委贄任職臨民者乎蓋禮義廉耻管子所謂國之四維夫廉者四維之一而已矣然未有秉禮守義知耻而不廉者也自為吏者有貪私之實而後重廉潔之名故尤以廉為貴何則廉則有所不取有所不取則有所不為凡無禮無義無耻者皆所不為者也吏苟廉矣則奉法以利民不枉法以侵民守官以勤民不敗官以殘民民安而吏稱其職而天下治矣故吏尤以廉為貴也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靜惟廉故靜未有不廉而能靜者也既能廉而靜矣則有所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舉凡利於民者行之必力病於民者除之亦必力事治而民安無非靜也夫豈優游自私保利禄而不恤民事之

謂靜乎故凡博安靜之名不可謂之真能安靜猶之博廉平之名者不可謂之真能廉平者也昔人有言曰古之清勤為國修政今之清勤為身修名夫為國修政者忠於君為身修名者私於已臣之事君與君之待臣貴其忠於君乎貴其私於已乎故願天下為真廉吏斯能為真安靜之吏蓋久矣厪於懷也因讀漢詔故遂論之如此

說

為學如鍊金說

伊尹之告太甲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先儒釋之以為學未有得不可執一定之見德無常師泛觀而博取也學既有得不可無一貫之理協於克一反觀而約求也昔人有云聖人之取善如治人之鍊金或取於沙或取於水初無定在所謂德無常師也迨既鍊焉沙者忘其為沙水者忘其為水但見其為精純之金所謂協於克一也其喻可謂至明切矣而猶惜其旨之未暢也蓋金之在礦也其為沙礫者恒多其為金者恒少此猶繼善成性之後天事漸漓人心危而道心微也及夫金之在治其質判矣然必汰其非金者而存其是金者此猶人之氣禀不能無殊善不善之數常雜揉而互勝而研辨之功則在乎去不善以存其善也至於就治之後則所見無非金者然金猶有上下之品必淬之鑠之以務底於精然後為鏐為鎔者出焉此猶

衆善會歸之後吾以一心統其全於萬事萬物之理一以貫之是純粹之至一之極也昔揚雄之言因鑄金而得鑄人久矣金之說之通於道也然自非深於學者其孰能知之哉

操舟說

器之利用而致遠者陸行莫如車水行莫如舟舟之為用也逸於車而險或過之若享其逸而不入於險則恃乎操舟者之有其道也當夫水石擊撞波濤怒飛迴颿如驚驟合若離此非其巧之為乎至如浮滄溟駕虞淵歷艨艟如衽席泛浩瀚以洄沿此非其習之然乎若或凌萬頃之中流驚颶風之四集檣檝欹傾徒侶失色巧者不及施習者不及試斯時也惴惴然有胥溺之憂自非備之以至豫而持之以至慎殆鮮克濟事焉蓋其所為巧與習者藝也而其所為豫且慎者道也易曰濡有衣袽終日戒詩曰紼纚維之言其豫也言其慎也朕南巡江淮間見操舟者苟備之豫而持之慎矣雖大舟罔弗如其意之所欲為焉苟備之不豫而持之不慎舟雖小亦不能勝任而愉快也夫舟一器操舟一藝耳猶必有道持之以不至於敗況居天下之大器者哉揚子有言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民安矣此物此志也

製硯說

盛京之東砥石山麓有石礪礪質堅而溫色綠而瑩文理燦然握之則潤液欲滴有取作礪具者朕見之以為此良硯材也命工度其小大方圓悉準古式製硯若干方磨諭廢試之遠勝綠端即舊坑諸名產亦弗能出其右爰裝以錦匣臚之裘几俾日親文墨寒山磊石洵厚幸矣顧天地之生材甚夥未必盡見收於世若此石終埋沒於荒烟蔓草而不一遇豈不大可惜哉朕御極以來恒念山林藪澤必有隱伏沉淪之士屢詔徵求多方甄録用期野無遺佚庶慺慺愛育人材之意於製硯成而適有會也故濡筆為之說

解

鄉舉里選解

取士之途古今異制得失之數可考而知也古者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德行居其二而藝居其一五禮六樂之文不先於知仁聖義孝友睦婣也春秋哀世齊桓霸主而國語所載正月之朝親問鄉長猶必以慈孝賢仁為選首此古人鄉舉里選之法惇本而崇實得人所以盛也自科舉之法行上之所以求士與士之所以自見相率而趨於記誦之學文辭之末由是古制大變而得人之效衰矣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天之生材豈以世為厚薄而後世之人材寖不及古者法使之然也然欲盡廢貢舉而復鄉舉之舊又有所不可蓋古之風俗純茂人心質樸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有不善可得而誅選舉一出於至公而無徇名失實之患後世文巧日勝澆競滋多徵責者或由於勢利之交簡斥者或出於愛憎之口此九品中正之

法所以終不可行也雖然貢舉之不可廢者勢也非法之盡善也必也慎簡有司嚴立程品取實學而汰勦說崇雅正而削浮夸矯鑒其前違而課責其後效以無失乎聽言觀行之意則庶乎其可以得人矣

四維解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又申言之曰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耻不從枉柳宗元著四維論以為彼所謂廉者不蔽惡也世之所謂廉者不苟得也彼所謂耻者不從枉也世之所謂耻者羞為非也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至於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則廉與耻義之小節不得與義抗而為維嘗求其說而為之解曰論其統體人苟能以禮義自守未有不能以廉耻自防者則是廉耻即在禮義之中也而論其節目人若視廉耻為小節則已踰禮義之大閑是言禮義不得不並舉廉耻也今有人焉責人曰是無禮義者則其人之賢者不能不以動其心而不肖者亦或不以介其意矣動其心者則將勉而益進於善不以介其意者則將以為固然而安於不肖之為又或責人曰是無廉耻者則其人之強者必拂然怒於其色而弱者

亦必懼然懼於其中矣怒於色與懼於中者皆動其心而勉為善者之機也是何也廉耻之名視禮義之名為尤切無廉耻之名視無禮義之名為尤不可居也故言之心是管子之意也

皇清文頴卷首一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頴卷首二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

序

日講四書解義序

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書詩禮春秋而外而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如日月之先昭於天岳瀆之流峙於地猗歟盛哉蓋有四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有四子之書而後五經之道備四子之書得五經之精意而為言者也孔子以生民未有之聖與列國君大夫及門弟子論政與學天德王道之全修已治人之要具在論語一書學庸皆孔子之傳而曾子子思獨得其宗明新止至善家國天下之所以齊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九經達道之所以行也至於孟子繼往聖而開來學闢

邪說以正人心性善仁義之旨著明於天下此聖賢訓辭詔後皆為萬世生民而作也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矣歷代賢哲之君創業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講明斯道以紹

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問學命儒臣撰為講義務使闡發義理裨益政治同諸經史進講經歷寒暑罔敢間輟茲已告竣思與海內臣民共臻至治特命校刊用垂永久爰製序言弁之簡首每念厚風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學術誠因此編之大義究先聖之微言則以此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風之治庶幾進於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

日講書經解義序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特子以崇高富貴之具而已固將副教養之責使四海九州無一夫不獲其所也是故古之帝王奉若天道建都樹屏以立其綱設官置吏以張其紀經天緯地以盡其才親親尊賢以弘其業黎民阻饑而為之教稼五品不遜而為之明倫為禮樂以導其中和為兵刑以息其爭訟事未然而預為之備患已至而亟為之驅蓋治天下之法見於虞夏商周之書其詳且密如此宜其克享天心而致時雍太和之效也所以然者蓋有心法以為治法之本焉所謂敬也誠也中也敬則神明有主而物欲不能搖誠則孚信在中而偽巧不能間中則公正無偏而邪說不能移凡書中曰欽明曰寅恭曰祗懼曰迪畏皆敬之屬也曰允塞曰至誠曰一德曰惇信皆誠之屬也曰義制事禮制心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皆中之屬也性之者為堯舜禹湯身之者為湯武高宗困而學之者為太

甲成王悖而去之者為太康桀紂嗚呼心法之存亡治道之升降分焉天命之去留繫焉曷其奈何弗鑒朕萬幾餘暇讀四代之書惕若恐懼爰命儒臣取漢宋以來諸家之說薈萃折衷著為講義一十三卷逐日進講茲特加鋟梓頒示臣民俾知朕仰法前代聖王志勤道遠然夙夜兢兢思體諸身心措諸政治以毋負上天立君之意夫豈敢一日忘哉是為序

日講詩經解義序

昔者虞廷命后夔為典樂之官以教胄子首詔之曰詩言志則詩之為教所從來遠矣葢人性情之發不能無所寄託而詩則兼備六藝諷誦吟咏之間足以觀感而興起者莫善於此故曰温柔敦厚詩教也自夫子刪定而後三百篇之旨粲然其採之里巷者則為風陳之朝廷者則為雅薦之郊廟者則為頌觀其美刺而善惡之鑒昭矣觀其正變而隆替之治判矣觀其升歌於廟朱

絃象管之所唱歎而祖功宗德之具在矣千載而下猶得見江漢之遺風豳岐之故俗關雎麟趾之化矇瞍七月之箴天保鹿鳴堂陛賡颺之盛清廟閟宮歌雍舞勺之章皆賴此三百篇之存安可不沉酣優渥於其間哉朕嘗思古人立訓之意既有政教典禮紀綱法度以維持之矣而感通乎上下之間鼓舞於隱微之地使人從善遠惡而不知優游順適而自得則必賴乎詩如天之生萬物也日以晅之雨以潤之露以濡之雷霆以肅之

而又必宣暢八風以疏通而條達之然後萬類咸遂其生養而無促迫矯強之弊故教至於詩而極盛矣朕志慕隆古淳穆之理崇奬詩教爰命儒臣輯成詩經講義日進於坐隅朝夕觀覽凡立說一準於考亭而旁蒐義蘊兼及註疏博綜名物亦參爾雅又思夫子平日雅言之教稱引誦說惟詩最多如大學中庸孝經篇末必引詩以詠歎之亦以見古人之斯須不離乎此也朕亦欲四海臣民謹思貞度以揚風扢雅之學偕進於温厚和平之教故序而頒之此則朕之所深望也夫

日講禮記解義序

朕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誠以禮者範身之具而興行起化之原也天之生人品類紛綸莫可紀極聖人起而整齊之法於天則於地順於人達於時協於鬼神斟酌損益以定其品節限制俾天下化其好逸惡勞之心而予以從善棄惡之道蒸蒸焉日蹈履於中正而不敢越蓋非有以強之也率乎其理之所安而已其綱有三百其目有三千大者在冠昏喪祭朝聘射宴之規小者在揖讓進退飲食起居之節循之則君臣上下賴以序夫婦內外賴以辨父子兄弟婚媾姻婭賴以順而成反是則尊卑易位等級無章家未有能齊而國未有能治者故曰動容中禮而天德備矣治定制禮而王道成矣嘗遐觀三代禹湯文武惇敘彝典以倡導天下而其時之諸侯秉禮以守其國大夫士遵禮以保其家下至工賈庶人畏法循紀以世其業嗚呼何風之

隆哉朕企慕至治深惟天下歸仁原於復禮故法宮之中日陳禮經講習紬繹蓋不敢斯須去也慨自嬴秦焚燒典籍禮乃滅亡漢興崇尚儒學禮經始顯傳之者十三家而戴德戴聖為尤著聖所傳四十九篇即所謂禮記者是已迨程子朱子出表章學庸遂開千古道學之統其餘四十七篇雖雜出於漢儒亦皆傳述聖門格言有切身心要旨朕孰之復之靡間寒暑積有講義裒成全部弁以序言用以無忘斯勤然豈徒效儒生佔畢云爾哉務佩服其訓詞而實體諸躬修措之邦國使百爾懷恭敬遜讓之誠兆庶凜遵節防閑之則德化翔洽上媲隆古庶乃惬朕敦崇禮教之意也夫

孝經衍義序

朕緬維自昔聖王以孝治天下之義而知其推之有本操之有要也夫孝者百行之原萬善之緯人性所同然孝詩言孝思維則明乎為天之經地之義人則樂而振古而不易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教人則樂而易從以之化民成俗則德施溥而不匱帝王奉此以宰世御物躬行為天下先其事始於寢門視膳之節而推之於配帝饗親覲光揚烈識萬民而光四海皆斯義也

孔子教孝之言散見於冊籍而統會於孝經曾子以純孝親承斯訓其辭約其指遠條貫終始綜括羣論言孝之義於斯為備自顏芝藏本出於漢初考註箋釋代有其人如孔安國鄭康成皇侃邢昺輩無慮百餘家大約皆訓詁章句辨論古今文同異而求其推擴義蘊達之於萬事萬物而皆莫出其範圍者則尚未之備也

未及成書朕纘承

先志詔儒臣蒐討編輯倣宋儒眞德秀大學衍義體例
徵引經史諸書以旁通其說竊以仲尼稱至德要道以
順天下又曰教之所由生而後詳列天子諸侯卿大夫
士庶人之五孝此則一經之大旨亦猶大學之言明德
新民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是故衍至德之義則仁義
禮智信之說備矣衍要道之義則父子君臣夫婦昆弟
朋友之倫備矣衍教所由生之義則禮樂刑政之屬備
矣衍五孝而皆以愛敬為本明貴賤之所同也由天子

之敬親推之則郊丘宗廟典禮之義備矣由天子之愛親
推之則仁民育物撫綏愛養之義備矣無非敬也無非愛
也即無非孝也遞而至於諸侯之不驕不溢卿大夫之法
服法言法行士庶人之忠順事上謹身節用何一非愛敬
之義推而極之通於神明貫乎天地夫寧有涯際乎哉書
成凡一百卷鏤板頒行並製叙言冠於簡端庶幾嘉與海
內共遵斯路家修子弟之職人奉親長之訓協氣旁流休
風四達以成一代敦厚鴻龐之治斯則朕繼述

先烈尊經崇本之志也夫

日講通鑑解義序

史之有傳其體有二紀事編辭發凡起例而褒貶之意寓於言外俟觀者深思而自得此左氏之傳也涑水之資治通鑑宗之據事以斷是非原心以定功罪予奪之不可假如折獄然此公穀之傳也崇安之春秋傳宗之二者缺其一則史學不備朱子作通鑑綱目綱倣春秋目倣丘明羅十七代紀載之文治以二百四十年褒貶之法論者謂接統春秋不虛也朕勤求治道涵泳六經

之餘樂觀前代興衰得失之蹟故通鑑一書披覽未嘗去手顧其間論斷者人各置喙間亦有當於作者之意而未能折衷於中而斷於一乃命儒臣倣胡安國之體法春秋之義譔次為文依日進講寒暑無間積歲月而成編朕惟東周以前無史而有史蓋古史之精意已大備於尚書故春秋紀十二公之事猶然二帝三王之心法也威烈以下無春秋而有春秋蓋綱目之作上接夫麟經故雖班范諸史之文實魯史筆削之遺意也而世豈淺鮮也歟

文獻通考序

朕惟治天下之道莫詳於經治天下之事莫備於史人主總攬萬幾考證得失則經以明道史以徵事二者相為表裏而後郅隆可期經史而外編纂之書不啻百家其溯委窮源足資化理而部分類別便於覽觀者莫善於宋儒馬端臨所輯文獻通考一書以古為鑒則取諸文以人為鑒則取諸獻一展卷間而上下千餘年貢賦之贏絀人才之進退規制之沿革禮樂之廢興輿圖之險易災祥之感召是非隆替瞭如指掌可以為考鏡之林稽古之助矣間嘗披覽史冊漢唐以降代有詆辟以彼更絃易轍鮮不各有張弛然而法立弊滋罕臻盡善豈非博綜往事曲協時宜之為難歟語曰有治人無治法又曰師古者師其意不師其跡今歷代之已事具在自唐虞以迄宋季中間因時適變義例梦如詳考事理之源流參以諸儒之論說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率循舊章斟酌損益端於是書有藉焉流傳歲久版籍殘缺特命禮臣重加補訂俾成完書朕聽政之餘時勤乙覽爰製序於卷端以昭示海內凡我庶府諸司尚其共討舊聞與治同道庶稱朕表章之意也夫

幸魯盛典序

朕惟自古帝王聲教翔洽風俗茂美莫不由於崇儒重道典學右文用能發詩書之潤澤宣道德之閫奥推厥淵源皆本洙泗以故追崇之典歷代相仍或躬詣闕里修謁奠之儀潔志肅容盡誠備物其間禮數隨世損益至於希風服教百代式型異世同揆莫之或二猗歟盛矣朕臨御以來垂三十載溯危微之統緒念生安之聖哲恒慮涼薄未克祗承用是夙夜單心孜孜不倦惟我至聖先師孔子配天地叅陰陽模範百王師表萬禩朕每研搜至道涵泳六經覺憲章祖述刪定贊修之功日星揭而江河流私心嚮往竊有願學之志焉乃者東巡踰泰岱涉泗沂遂詣闕里親行釋奠得瞻廟貌仰聖容以為德盛功隆欽崇宜極凡厥典禮有加前代又親製

杏壇相圖之閒山川儼然檜楷如故髣髴金石絃誦之聲聞於千載而上流連往復不能自已也衍聖公孔毓圻上疏陳謝且以禮儀隆重非直一家榮遇請修幸魯盛典一書朕既可其奏久之書成復請叙言以冠其端朕萬幾餘晷敦勉弗遑實欲默契先師尊聞行知於以阜物誠民風同道一庶幾躋世運於唐虞登治術於三古是書也豈徒使天下後世知朕於先師欽慕無已如此且愈以見聖人之道覆幬羣倫苞毓萬象即凡車服禮器之遺皆足令人感發而興起也故賜之序

南巡詩序

朕念切民依咨詢幽隱於二十八年春再舉南巡爰自畿甸東臨齊魯沿泝江淮達於吳越曩者甲子之歲輿衛所經瞻顧閭閻觀省謠俗憫懷澤國軫恤羣黎未嘗一日忘於朕心已嘗形諸篇詠載前集中今茲重歷郡邑見民物漸殷生業就理遠勝曩時中心慰悅又不禁吟咏及之途中停警撤蹕欲以洞悉輿情數千里間百姓歡躍載路星攢雲集瞻依愛戴發於至誠朕自維化理何以克洽民情益用是欿然也迺於巡歷所至沛膏澤飭官方戒民俗修典禮經武備覽河防施諸事矣又發諸言或御帳殿或撫船窓吟咏所及性情在焉古人云詩言志凡朕篇章所寓時以民生風化惓惓為念即閒於眺覽之際抒寫景物指顧河山要其寄託則自有在也因裒而集之為南巡詩一卷云

耕織圖序

朕早夜勤宑研求治理念生民之本以衣食為天嘗讀豳風無逸諸篇其言稼穡蠶桑織悉具備昔人以此被之管絃列於典誥有天下國家者洵不可不留連三復於其際也西漢詔令最為近古其言曰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又曰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欲臻斯理者舍本務其曷以哉朕每巡省風謠樂觀農事於南北土疆之性黍稌播種之宜節候早晚之殊蝗蝻捕治之法素愛諮詢知此甚晰聽政時恒與諸臣工言之於豐澤園之側治田數畦環以溪水阡陌井然在目桔槔之聲盈耳歲收嘉禾數十鍾隴畔樹桑傍列蠶舍浴蠲繅絲恍然如茆簷蓆屋因構知稼軒秋雲亭以臨觀之古人有言衣帛當思織女之寒食粟當念農夫之苦朕惓惓於此至深且切也爰繪耕織圖各二十三幅朕於每幅製詩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而書之於圖自始事迄終事農人胼手胝足之勞蠶女繭絲機杼之

瘁咸備極其情狀復命鏤板流傳用以示子孫臣庶俾知粒食維艱授衣匪易書曰惟土物愛厥心臧庶於斯圖有所感發焉且欲令寰宇之內皆敦崇本業勤以謀之儉以積之衣食豐饒以共躋於安和富壽之域斯則朕嘉惠元元之至意也夫

御選唐詩序

古者六藝之事皆所以涵養性情而為道德之助也而從容諷詠感人最深者莫近於詩故虞廷典樂依永和聲帝親命焉成周時六義領在樂官而為教學之先務自三百篇降及漢魏六朝體製遞增至唐而大備故言詩者以唐為法其時選本如河嶽英靈中興間氣御覽

才調諸集其所收擇各有意指而觀者每有不徧不該之歎朕萬幾餘暇留意篇什廣搜博採已刻全唐詩集而自暴普披覽嘗取其尤者彙為一編古風近體各以類相從計三十二卷益討索貴於詳備而用以吟咏性情則當把其精華而漱其芳潤每當臨朝聽政巡行獵狩之餘展卷留連未嘗不悠然而有得也因命儒臣依次編注朕親加考訂一字一句必溯其源流條分縷析其有徵引訛誤及脫漏者隨諭改定適歲告成因付開雕以示後學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是編所取雖風格不一而皆以溫柔敦厚為宗其憂思感憤倩麗纖巧

之作雖工不録使覽者得宣志達情以範於和平蓋亦用古人以正聲感人之義記有之君子在車則聞鑾和之音行則鳴珮玉是以匪辟之心無自而入也審此而朕之寄意於詩與刊布是編之指俱可得而見矣是為序

記

泉林記

朕被服至道誦法孔子於詩書簡冊之中羹牆載見如聞其言論而接其聲容者匪伊朝夕矣嘗以不得一登闕里之堂觀其車服禮器山川風物慨然至聖之音徽每低佪於中而不能自已迺者在廷之臣咸謂古者天子巡省方岳觀察民俗朕俞其請因念岱宗在望于邁魯郊風昔所懷今茲可慰歲之冬月輿衛北還抵於泗水東境距其縣治五十里陪尾山之陽泉出焉石竇嵁岏清流蕩滌下合沂泗遠波悠然相傳為子在川上處云旁有古寺厥名泉林陂陁幽曠樹木茂密雖古今異時陵谷不改去聖人之居如此其近意者當必杖履所經周覽原泉默契道體喟然發水哉之歎者其即斯地耶於是停驂弭節瞻眺久之恍乎如有所得殆移晷而後去也夫天地無終窮流水之出於天地者亦無終窮聖人之道川流敦化萬古不息與天地流水同其無

終窮焉其何能已於予懷耶孔子之繫易其言天也曰行健言地也曰無疆孟子之言水也曰盈科而後進君子之於聖人之道也溯源窮流學水至海亦若是焉而已矣朕既幸宮牆親覿至止非遥而又喜泉源勝地聖蹟所存而得游歷其處也遂為之記

暢春園記

都城西直門外十二里曰海淀淀有南有北自萬泉莊平地湧泉奔流瀧瀧滙於丹陵沜沜之大以百頃沃野平疇澄波遠岫綺合繡錯葢神皐之勝區也朕臨御以來日夕萬幾罔自暇逸久積辛劬漸以滋疾偶緣暇時於兹游憩酌泉水而甘顧而賞焉清風徐引煩疴乍除爰稽前朝戚畹武清侯李偉因兹形勝構為别墅當時韋曲之壯麗歷歷可考圮廢之餘遺址周環十里雖歲

遠零落故蹟堪尋瞰飛樓之欝律循水檻之逶迤古樹蒼藤往往而在爰詔内司少加規度依高為阜即卑成池相體勢之自然取石甓夫固有計庸畀直不役一夫宮館苑籞足為寧神怡性之所永惟儉德捐泰去雕視昔亭臺丘壑林木泉石之勝絜其廣袤十僅存夫六七惟彌望漣漪水勢加勝耳當夫重巒極浦朝烟夕霏芳蕚發於四序珍禽喧於百族禾稼豐稔滿野鋪芬寓景無方會心斯遠其或穱稌未實暘雨非時臨陌以閔胼

胝開軒而察溝澮占雛畢則殷然望詠雲漢則悄然憂宛若禹甸周原在我戶牖也每以春秋佳日天宇澄鮮之時或盛夏鬱蒸炎景爍金之候機務少暇則祇奉頤養游息於茲足以迓清和而滌煩暑寄遠矚而康慈顏扶輿後先承歡愛日有天倫之樂焉其軒墀爽塏以聽政事曲房邃宇以貯簡編茅屋塗茨略無藻飾於焉架以橋梁濟以舟揖間以籬落周以繚垣如是焉而已矣既成而以暢春為名非必其特宜於春日也夫三統之迭建以子為天之春丑為地之春寅為人之春而易文言稱乾元統天則四德皆元四時皆春也先王體之以對時育物使圓頂方趾之衆各得其所跂行喙息之屬咸若其生先天之下熙熙焉睟睟焉八風罔或弗宣六氣罔或弗達此其所以為暢春者也若乃秦有阿房漢有上林唐有繡嶺宋有艮嶽金缸璧帶之飾包山跨谷之廣朕固不能為亦意所弗取朕匪敢希蹤古人媲美襄軌安土階之陋惜露臺之費亦惟是順時宣滯承頹致養期萬類之又和思大化之周浹一民一物念茲在茲朕之心豈有已哉於是為之記而系以詩詩曰

昔在夏姒克儉卑宮亦越姬文勿壅庶攻若稽古訓是欽是崇箴銘尸牖夙夜朕躬棟宇之興因基前代巖宿丹霞檐棲翠靄營之度之以治蕪廢有沸泉源汪滅斯在駕言西郊聊駐綵旆甘彼挹酌工築斯謀營澈明鏡縈帶芳流川上徘徊以泳以游因山成峻就谷斯卑咨彼將作毋曰改為松軒茅殿實惟予宜亦有樸斲予尚念茲撰辰經始不日落成豈曰游豫燕喜是營展事慈闈那居高明遐矚俯瞰聊用娛情粵有圖史藏之延閣惟此大廡會彼朱襮鬱鬱溝塍依然耕鑿無假人工渺瀰雲壑有鷁其舟有虹其梁可帆可涉於焉徜徉文武之道一弛一張退省庶政其罔弗臧嘗聞君德莫大於仁體元出治於時為春願言物阜還使俗醇暢春之義以告臣隣

碑文

至聖先師孔子廟碑

朕惟道原於天弘之者聖自庖犧氏觀圖畫象闡乾坤之秘堯舜理析危微厥中允執禹親受其傳湯與文武周公遞承其統靡不奉若天道建極綏猷夐乎尚矣孔子生周之季韋布以老非若伏羲堯舜之聖焉而帝禹湯文武之聖焉而王周公之聖焉而相也巋然以師道作則與及門賢喆紹明絶業教思所及陶成萬世伏羲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惟孔子繼續而光大之矣間嘗誦習詩書之所刪述大易之所演繫春秋之所筆削禮樂之所修明本末一貫根柢萬有殆與覆載合其德日月並其明四時寒暑協其序焉故曰仲尼之道一天道也朕敬法至聖景仰宮牆嚮往之誠弗釋寤寐歲甲子十有一月時邁東魯躬詣曲阜展修祀事復謁聖墓循撫松栝儀型在望僾乎至德之親人也朕忝作君啓牖下民深惟夫子師道所建百王治理備焉舍是而圖

郅隆曷所依據哉因勒文於石彰朕尊崇聖教以承天治民之意系以辭曰

遐哉三五維辟之式於皇尼山師道允植天畀木鐸覺彼羣生百行以正六籍以明賢邁唐虞聖則河洛綏和動來文博禮約性天峻極倫教孔彰學昌洙泗統歸素王炎漢崇儒少牢用饗厥後賢君高山是仰予懷至聖莅彼東方音徽云邈道德彌光欝欝塋林峩峩祠殿企慕安窮羹牆如見泰岱匪高東海匪深敬揚懿軌終古

式欽

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

惟

天盡所覆海内外日月所出入之區悉以畀予一人自

踐阼迄今蚤夜殫思休養生息冀臻熙皞以克副維皇

大德好生之意庶幾疆域無事得以偃兵息民迺厄魯

特噶爾丹阻險北陲困此一方人既荼毒塞外復狡焉

肆其兇逆犯我邊鄙虐我旦服人用弗寧夫蕩寇所以

息民攘外所以安内邊寇不除則吾民不安此神人所

共憤天討所必加豈憚一人之勞弗貽天下之逸於是

斷自朕心躬臨朔漠欲使悔而革心故每許以不殺彼

怙終不悛我師三出絶塞朕皆親御以行深入不毛屢

涉寒暑勞苦艱難與偏裨士卒共之迨彼狂授首脅從

歸誠荒外君長來享闕下西北萬里灌燧銷烽中外乂

謐惟朕不得已用兵以安民既告厥成事迺蠲釋青災

潔祀禋望為億兆祈昇平之福而廷臣請紀功太學垂

示來兹朕勞心於邦本嘗欲以文德化成天下顧兹武

略廷臣僉謂所以建威消萌宜昭斯績於有永也朕不

獲辭攷之禮王制有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

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而泮宮之詩亦曰矯矯虎

臣在泮獻馘又禮王師大獻則奏愷樂大司樂掌其事

則是古者文事武事為一折衝之用具在樽俎之間故

受成獻馘一歸於學此文武之盛制也朕嚮意於三代

故斯舉也出則告於神祇歸而遣祀闕里茲允廷臣之

請猶禮先師以告克之遺意而於六經之旨為相符合

也爰取思樂泮水之義為詩以銘之以見取亂侮亡之

師在朕有不得已而用之之實或者不戾於古帝王伐

罪安民之意云爾銘曰

巍巍先聖萬世之師敬信愛人治平所基煌煌聖言文

武道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朕臨域中逾茲三紀嘗見

羹墻寤寐永矢下念民瘼上承帝謨蠲釋青災

尉維彼兇醜潰亂典常既梗聲教遂窺我疆壁言之於農

患在螟螣秉畀不施將害稼穡度彼游魂險遠是怙震

以德威可往而取朕志先定龜筮其依屬車萬乘建以
龍旂祝融驂鸞風伯戒塗宜暘而暘利我樵蘇大野水
涸川瀆効靈泉忽自涌其甘如醴設為犄角一出其西
一出其東中自將之絶域無人獸羣自掩五日窮追彼
狂走險大殲於路波血其孥翦其黨孽俘彼卒徒衆烏
晝號單馬宵遁恐久駐師重為民困慎固戍守還輮於
京自夏徂冬雨雪其零載馳載驅我行至再蠢茲窮寇
昏惑不悔我編我氓以休以助爰寧其居爰復其賦藩
落老稚斯恬斯嬉歲晏來歸春與之期春風飄翩揚我
旆旃我今于邁如涉我郊言秣我馬狼居胥山登高以
眺閃彼彈丸天降兇罰孤雛就羈三駕三捷封狼輿尸
既腊梟獍既獰豺貙大漠西北解甲棄戈振旅凱入澤
霈郊卜明禋肆赦用逭景福昔我往矣在泮飲酒陳師
鞠旅誓屈羣醜今我來思在泮獻功有赫頌聲文軌來
同採芹採藻頌興東魯車攻馬同亦鐫石鼓師在安民
出非得已古人有作昭示斯旨緬維虞廷誕敷文德聖
如先師戰慎必克惟兵宜戢惟德乃綏億萬斯年視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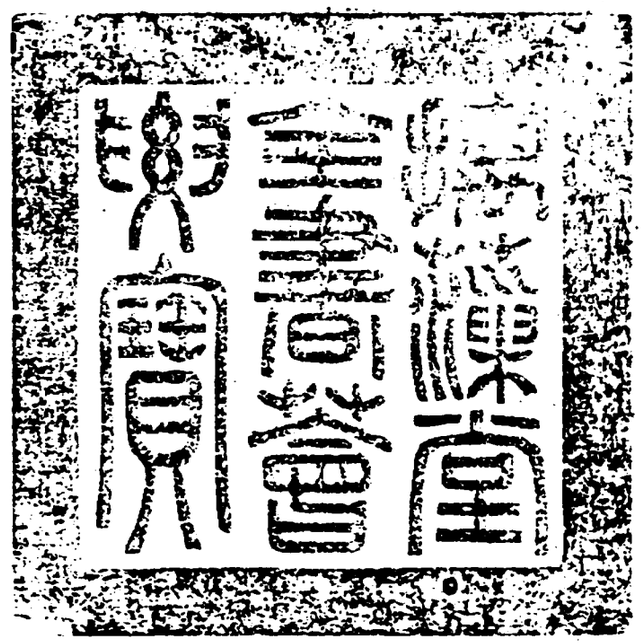
銘詞

東嶽廟碑文

京師朝陽門外向有東嶽廟自元明迄今歷有年所康熙三十七年居民不戒而燬於火其明年朕發廣善庫金鳩工庀材命和碩裕親王董其事不勞一民不興一役經始於三十九年三月訖工於四十一年六月不三歲而落成殿閣廊廡視舊加飭焉夫五嶽為名山之長而泰山尤羣嶽之宗於時為春於德為仁而其神之靈又能膚寸成雲霖雨天下故諸嶽止祀於其方而泰山之祠徧宇內崇德報功所從來久矣朕即位以來殫心治理訪求民隱閱視河工屢經魯地皆命專官致祭凡以為蒼生祈福祉也茲朝陽既都城之巽位而東嶽廟又適在其地則因其方位之宜以隆望秩之典亦禮之可以義起者然則斯廟之成也神既得所憑依而民亦遂其瞻仰自茲以往風雨以節寒暑以時俾海宇得休養生息以共樂於豐穰之世庶於朕四十餘年惠愛黎元之意其稍有慰乎爰書重建之歲月以昭示來茲云

彙宗寺碑文

我國家承天順人統一寰宇薄海内外悉賓悉臣自太祖太宗握樞秉軸駕馭風雲蒙古諸部相繼効順暨於朕躬克受厥成前所未格罔不思服惟喀爾喀分部最多而又强盛朕綏德輯威薰陶漸革二十餘載七家之衆既震且豫咸來受吏乃除其頑梗扶其良弱錫之封爵畀以土疆朕親北巡以鎮撫之於康熙庚午之秋大宴集拜觴起舞稽首踴躍益至是而要荒混同中外一家矣酺賜既畢合詞請曰斯地川原平衍水泉清溢去天閒曰就新整而居民鱗比屋廬望接儼然一大都會也先是寺未有額茲特允寺僧之請賜名曰彙宗蓋四十八家家各一僧佛法無二統之一宗而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諸蒙古恪守侯度奔走來同猶江漢朝宗於海其賚於多倫諾羅四十八家名王君長世官貴族靡不畢里至此亦適相中而今日之筵賞敷錫合萬國以事一人又從古所無也願建寺以彰盛典朕為之立廟一區令各部落居一僧以住持朕或閒歲一巡諸部長於此會同述職焉至於今又二十餘年矣殿宇廊廡鐘鼓臺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　臣　張書勳
謄錄監生　臣　陳　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首三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八十 集部

皇清文穎卷首三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

雜著

讀大學

自古治道盛於唐虞而其所以為治之道即其所以為學之功後世聖人紹明厥緒以詔來者雖渺然千百載其大義微言豈有殊指哉大學首言明德新民誠不異於堯典所言固可因以推論其符合之故而溯其所由致力之端矣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大學之言明德新民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所謂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者歟其言克明俊德者統言之也猶大學言明明德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分言之也而堯典闕然未明其義葢嘗以是而求之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其

所以致力之端不外是矣夫曰惟危曰惟微則辨之不可不早辨所貴致其知矣曰惟精則格物之謂也知之既極其明則守之貴極其誠曰惟一則誠意之謂也以至正心脩身皆主於一而允執厥中之義以全繼此而家齊國治天下平胥於此受裁成焉執謂十六字之心傳不可以括大學之全書歟朕於帝王脩己治人之道雖日加自勵而未之有得念大學所由致力之端而合之堯典以明其義云

讀周禮書後

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疑者曰周衰諸侯滅去其籍自孔子時已不具至孟子時尤殘缺莫考故曰其詳不可得而聞夫孟子當秦未燔書之前已不見周禮漢世焉得而有之且其大者莫如建官封建井田諸事然東西都為地甚狹何得王畿道里四方各距千里宮府內外官制何得比夏商遂益萬倍五等封地何所并徙而能斥大九州溝洫井田鄉遂公邑何以利害同而法制異其為後儒偽造之書而非周公之舊也其信者曰周禮寓兵農則以井田定惟正則以什一教萬民則以鄉遂養士秀則以學校治天下則以封建其要有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式之序其次有祭祀朝覲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條無不詳備周密雖其間細瑣職事或出後人附會然大體要所在非聖人創建不能也朕謂二說皆儒者讀書考究之言未可偏廢若夫帝王法古致治總在師其意而不泥其迹孔子曰殷因於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夫損益者因時制宜之謂程頤曰有闕雖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朱熹曰周禮是聖人姑為一代之法爾到可用處聖人須別有權變之道誠哉斯言夫泥其說而用之王莽王安石遂致流毒天下若師其忠厚之意以措諸紀綱法制之中則何遂不可比隆成周朕故以孔子及程朱之言為讀周禮法

七詢

體元主人膺期運撫寰海紀星次者垂七十年臨雲陛者周六十載常以薰風應律梅雨戒塗駐蹕興州之域棲神無暑之區追疇昔感居諸意怫欝乎其不舒也自沖歲承基弱齡親政敬天明威察民視聽夙夜惟寅慚前聖更歷多艱無忘執競有若三藩叛命尾大必斃氛連海嶠烽起西南選熊虎鉏豺翔驅以雷掃以電神弧彎而天狼落枉矢飛而妖鳥散覩六幕之塵清費八年之廟算黃淮并溢決岸潰葵波漂百室道阻千艘翠華頻省爰攀周遭然後息桃花之怒浪平竹箭之驚濤人歸廬井帆接亭皋安知侯之寒暑而躬之焦勞也西戎跳踉窺我藩籬張皇王師陵厲禁旅再歲三征雲屯颺舉越瀚海度磧鹵忘渴饑均甘苦夫乃馘冒頻服佚狒紫鷟徐入朱鷺凱還雖守成而述事等締造之艱難也至於戶口繁滋裨瀛表裏地震天災習聞前史豈有遐遺洞瘝在已晝膳弗甘宵眠屢起思不踰晷澤必下

行牂羊靡歎鴻鴈輟鳴民咸安其居而後釋然於中情也躬不遑息心不自逸於茲五紀常如一日內則畏天閔人勤身恤物外則沐雨櫛風衝霜犯雪擾靈府損精和榮衛結轖神氣消磨年芳冉冉星髮皤皤勞稍涉而輒倦步方跬而慮蹉思每短於再審事旋忘於既過來日不可期去日已苦多矢乾惕以時行恐菁華之莫繼彼曦輪之既中異東隅之初麗將息意而燕游凜鴻業之攸繫誡一簣之功虧寧始勤而終替疲形竭智永思

長吟歷年久而慮愈遠閱事多而憂彌深冀家給而人足財未阜於虞琴語風移與俗易化未致夫儀禽慕視履之元吉知上佑之難諶其何以寬無窮之煩念發垂老之歡心於是左右侍臣文武有位二氏緇黃九流方伎奔走輦下負曝獻暄願言舒志錫福元元主人乃博采不遺從容顧問俾無忌諱各攄厥蘊

近侍之臣進曰竊聞帝王之為樂也祕苑閒宮遊宴有所班輸是營千門萬戶閣通往來樓迷去住亭名臨月臺稱黏雨黃金作屋玳瑁為梁文榱繡栱漆瓦雕墻間以沉檀飾以璿璫曉日照而後庭流影微風起而數里聞香則有夏宮妹喜殷室有蘇異扇搖其丹鵲嬖人獻於赤烏龍漦褒艷驪戎晉姝脩明辭越夷光貢吳戚姬偏寵邢尹並都協律女弟謳者子夫帳中妝若月之蛤枕前分不夜之珠機絕巧工鍼神善製蟬飛薄髩星熒高髻思香競媚點膏逾麗羊車戀竹葉之扉馬射簇芙蓉之騎舍利穆婢小憐馮家蓮上玉兒桂邊麗華長蛾

賜果憨女司花太真之鮮葩解語窅孃之新月乍斜莫不秀發穠姿橫生逸態顧影有雙當時無對別有班姑倢伃左妹脩儀蘭英獻賦上官評詩采蘋樂府花蕊宮詞咸摛華以待詔或稱美於占辭爾其熊毛席綠象牙簟白時窺綺牕遥映紅壁鈿綴金蟲釧裁琥珀袍飛瓊以流翠裙纖綃而染碧時則蘭苕纔露梧樹未霜紛瑤臺之窈窕度釦砌以徜徉喜方隅之晏清感節序之迴換貴人生之行樂及良時而酣醼爰有龍膏始釀馬乳

初來翠濤百榼紫霞千杯麒朋麕髓猩脣豹胎雲鶬澤鵠淵鱗江鰓錯窮四海珍貢九垓蓐收動桂勾芒調梅於是衆伎俱陳八音齊舉笙鳴鳳翼箏移鴈柱酆琅折柳之笛朋肯催花之鼓篳篥則桃皮含商琵琶則檀槽促羽雜沓繁會激揚清謳新翻水調唱徹涼州韻細而唇朱微粲聲凄而眉黛暗愁隨紅牙之緩緩協赤玉之悠悠彩雲仙隊素霓舞列長衷吸華輕裾廻雪釵潛揺以逐步珮徐鏘而應節翩鸞影以遥瞻希龍顔之豫悦

及乎銀釭既爛銅漏猶遲惜餘歡之晼晚顧彩筆之葳蕤授簡尚宫歌以繫之歌曰拂巾接槃曲既揚妖姬素面華月光上為衾幬衛風霜下為履綦願同行日車永永駐扶桑千秋萬歲樂未央若此乎徵新聲選麗色蕩樂娱心不知所極今主人乃欽欽翼翼勤而不息富有萬國而寸陰是惜泊然無以為歡臞然類於山澤盍釋萬務擷衆芳暫取以為消憂之術怡神之方乎主人曰昔嘗覽乎沫水故墟驪山荒殿姑蘇之臺瓊花之觀金粉埃塵喟焉長歎厲階召旣敗德累名宜鑑傾城之轍毋招伐性之兵年之少也不留聰明今垂七十矣寧復溺志於色聲

文學之臣進曰清明在躬聲色不邇惟聖右文請陳皇始龍馬示象庖犧作圖繫辭賛翼三古同符邵演希夷程刋輔嗣朱集厥成推本占筮事濟民用理洩天秘百篇嬴燼及漢稍傳濟南則屬讀詰屈闕里則科斗聯蜷照乘猶遺連城斯得執簡皆聖人之徒嘉言實王者之

式齊韓暨魯各以詩名毛受子夏鄭繼其聲序由衛宏疏緣劉焯自西晉以孤行至南宋而啓鑰春秋五家鄒夾無聞公穀口說左據舊文洛閩未遑張胡齊轡莫參筆削之功誰炳衮鉞之義郁郁周禮制自元公書成定鼎官補考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河間之逸者已多小戴之存者未半至若史家之體祖於典謨編年紀事左氏遺模遷承談基固纂彪業振古流芳將來取法范刪衆籍陳紀三方漢之仲季何其煒煌晉書天文淳風妙

解沈約詞人宋志博采伯起撰魏子顯著齊自茲厥後
僅而有稽梁陳齊周志皆無述隋書效宋五朝咸悉索
頭島夷交相詆誣延壽後出南北部區唐書新脩歐宋
分庀視劉之舊鼠得統紀五季自鄶蕪而弗理卓哉廬
陵庶追腐史司馬通鑑甲子是編搜積卷於秘閣陳炯
戒於講筵猗綱目之大義揭羲娥以高懸均左右史之
舊職續書春秋之薪傳若乃南薰作歌晨露流詠池上
答白雲之謡沛鄉起大風之興憂民魚而瓠子功成喜

天馬而流沙道夐帝京十首雄氣無儔東堂三傑睿藻
偏優太和之古調清峻大中之曲宴唱酬莫不包含黼
黻敲戛琳璆溯敕幾之命意同卷阿以來游至於穗啟
神農鸞徵少昊禹碑甚奇湯鼎為寶周穆紀日漢章名
草宋文規模於子敬齊高吐納夫僧虔孝建之翰墨馳
譽永明之筆力象賢梁帝觀鍾繇之意陳王品嗣真之
篇逮夫貞觀妙入羲域瞻屏風而歎草書登御床而取
飛白睿宗則五雲紛飄明皇則八分英特是皆鴻騫鶴

舞虎卧龍跳寄閒情於緗素絢殊采於珠韜今主人躬
上聖勤下學體太極超先覺折中四府等量百王乙夜
未嘗停於覽酉山無所秘其藏爰申石渠之論載廣虎
觀之議考代葉之隆汙較簡冊之同異固理熟而神融
非玩物而喪志也聖又多能道兼衆藝體工六文詞高
五際逢風景之清暢矚川岫之澄幽拂宣毫之圓健試
剡藤之剛柔月露吟而意遠烟雲落而勢道韻金聲而
玉振象日字與奎鉤豈不興酣情逸俾彌性而優游乎

主人曰經觀大義毋為華葉史貴徵信匪誇涉獵入聖
之階梯具在臨人之鑑戒斯憑允平生之所好慮垂耄
之弗勝未免披吟亦事楮墨不爭文士之長寧詡書家
之則聊抒寫於一時何余情之可釋
介冑之臣進曰文以飾治武乃申威雕蟲之技壯夫不
為請論我國家軍容之赫赫戰功之巍巍也風后握奇
力牧為將蛇鳥連營貔貅列仗殳執星廬戈環玉帳扛
鼎誇雄翹關示壯甲冑則飾貝齒綴朱綅精皆浴鐵麗

悉縲金百疊之蛇鱗護臂重鐶之鮫鎧當心劍戟則蘭葉凝霜蓮花舞雪龍訝津騰鯢驚水截雍狐之鍔千攢湛盧之鋒萬列弩矢則燕山之角朔漠之蓬削夏箭規唐弓鯨牙耀日鶉尾迎風羽横空而蝟黑鏑捲地而塵紅若乃驥産烏孫駒來赤水坰滿丹髦谷量緑耳六印聯珠三花散綺駕兹白於輈轅豢乘黄如鹿麂貢道通戎政理芻牧攸宜蕃庶莫紀爰分錦埒並鞚金羈珊瑚之鞭霞舉玫瑰之轡星馳左御周輿右陳殷輅樊纓則

五色紛垂闟戟則重牙畢駐於時塞樹初丹沙茅盡白彤雲籠帳殿之高素月吐邊墻之隙八校清塗九斿照陌旆獵獵而穿林馬蕭蕭而度磧萬騎密布兩翼斜張火明迴野角轉遥岡陣合而潮聲乍捲圍圓而虹影何長車邊獒猛絛畔鷹蒼脛隨草偃爪挾風颺毛飄飄其漸下足趯趯而全僵於是武士奏能烝徒雄發或拉豹以推斑或豢貒而磔骨哂狼顧之尾疐喜熊挣而掌滑飲鏃而蒼鹿羣呼投罟而銀麞早蹶至若芳洲日霽春渚冰消狩南畿之廣澱按五花於輕橈舟聯鵝鸛之形浪蹙翼箕之勢弋必待飛繳無及細習水戰之神機授澤虞之節制家秘珠玉之鈐士擁戈矛之鋭既令一而力齊亦恩深而忠勵且我皇朝拓宇紘極來同羅地天之上下包日月之西東絶漠在藩籬之内荒服盡庭廡之中蠢兹孽醜恃其遐逖蛙謂井寛螳張臂力我軍乃經無皁歷不毛水名寒暑山號鏖鏊瘴烟晝密訛火夜燒然而勇思敵愾義奮同袍度危輕於飛鳥攀險捷於

懸猱歡聲動油幕和氣逐星旄刀刺而甘泉湧旂展而毒氛消驚從天而忽下紛穴地以潛逃俯瑶池之浩蕩陟普陀之岧嶤渡金沙而拔幟定三危以鳴鐃是則域絶梯航名遺圖史昔阻殊方今為同軌六師告捷萬方送喜功高涿野化媲虞階扈征不逮殷武莫儕寧不足以鳴億代之愷樂釋一人之憂懷乎主人曰天有雷電功同風雨聖作弧矢道濟干羽安不忘危訓兹貔虎率由周禮歲有蒐苗搏犀兕以作氣冒風雪以習勞羽林

兮親率琱弓兮手操垂老兮不懈匪樂此兮遊遨感唐
宗之殪豕猶技癢而自豪何雄心之欲逞而英武之難
韜八荒在闥七德有征不得已而後用計萬全而謀成
雖屢聞於露布長戚然其靡寧固不恃太平而弛備亦
非矜遠略而佳兵
釋氏之流進曰佛道崇虛不以威力常生歡喜之心必
在清淨之域粤自日升法界雲散梵天古來證聖今刼
當賢善慧夙願羅衛因緣夢占白象胎置金蓮徒衆則

降生百億光明則遍燭大千發念四門凝神十地脫屣
王城披緇林際安步而青雀環飛跏趺而火龍戢勢當
明星之出時應執月而度世其為道也戒行為本禪那
為趨精進何勇恐辱如愚惟一真之自在忘色相之有
無懸靈臺之澄鏡出濁水之明珠誕先登於慧岸乃永
超乎迷途離欲塵而皓潔變苦海為懽愉其為教也大
拯羣生普濟萬有三乘可階六度是牖雷鼓揚聲霜鐘
虛受灑甘露以息心聞妙音而稽首意樹生夫善果情

田蒔其害莠照暗室以芳苡擢汚池之瑞藕裨主化之
淳和躋黎元於老壽爾其騰輝周室皎像漢庭蘇由識
兆傅毅通靈天竺寫範石室緘經法顯於邁遍覺遐征
訪鷄足之故跡啟鹿苑之舊扃竹簡志其周歷松枝感
其專誠則貝文自茲盛出金字於焉流行矣又有伊存
初授迦羅始輯趙地宗澄秦都禮什宣譯大藏淵思秘
笈跋陁棲蹤於少林難提摹影於洛邑此則法雨之東
被而禪風之西入也然乃律論雖著心印未承達摩遠

届爰示真乘珈棃轉付機契斯憑北宗神秀南派慧能
花開五葉燄發千燈是皆默悟妙圓深通聖諦受如來
之法眼嗣大士之苗裔夫其超九刼而授記繼六佛而
仰瞻現白毫之功德顯紫色之莊嚴天上天下其尊無
對世出世間此道為貴是以帝釋皈衣人王崇事元魏
則一萬三千所江左亦四百八十寺莫不塔規雀離宇
肖鷲峰花林靄靄蘭若叢叢須彌巍殿兜率淨宮盤承
團露鐸和高風六牙殊壯九級神功升堂則月容霄表

躡梯則人語天中亦有翦綵刻檀雕銀鏤玉香刹之金翠二丈幡幢之珍寶百斛龍鱗敷席鳳毛隐褥薦瓊膏而乳融焚瑶髓而烟馥現路衢之慶雲耀坊市之華燭洵佛事其煥儼轉法輪於大覺熙萬年之鴻祚頌五位之茀禄今主人無量壽相種大福因脩成億劫弘濟兆民隨喜法喜能仁當仁邁應聲之前迹猗感運而降神願闡真如之教永綏極樂之身主人曰釋氏之道湛然虛淨脫離六根明心見性無惡無善豈達性命似此狂

叅又安能敬順動靜以循環匪偏枯於寂定包理數其紛羅何談空而作聖雖了徹乎三生亦奚裨於國政既塵芥夫山河寧存心於萬姓捨身同泰迎骨鳳翔垂鑒前史曷云其臧敬而遠之聖言孔彰

道家之流進曰釋開覺路老合儒宗直窺元奥大啟仙蹤原夫有物混成冥冥窈窈先天地生字之曰道陰陽互根坎離相抱本氣祖於太虛蘊谷神之至寶絳宮爐烺玉房逶迤木公金母姹女嬰兒龍虎森列昴畢交馳神資澡雪妙合希夷維導引法為養生主樞動不蠹水流曷腐揺天柱擊天鼓熊經鷮息猿攀鳥舞戲五禽而榮昌祛三蟲而輕舉六齋清淨十戒精嚴元關自扃尺宅長緘澄空鏡皎活水波恬戕身之斧罔觸爽口之味奚沾心欲葆真鼻先視白息由意調氣緣思積抱一兮探珠守中兮拱璧存想而橐籥開内照而津梁闢爾乃納新吐故吞景含光絪緼太始呼吸元陽丹田鬱鬱炁海泱泱紫霧騰於上谷黄芽茁於中央迺有華池旁流

璇露寶液瀠洄瓊漿布濩六府潛疏百骸畢注汲醴井而難枯灌靈根而永固若乃九三列鼎六一和沙烟浮金竈乳吐瑶葩刀圭散雪鉛汞蒸霞充糧而煮白石擲米而成丹砂别有冰園之瓜玉文之棗瀹术同調茹芝共擣籛鏗啜桂以緜齡務光哺薤而壽考偓佺食松而飛行南岳采苓而助姣王興換骨於菖蒲鳳綱咀華於卉草餌八石而方瞳服一丸而紫腦所以至人禀二氣運三真按七侯具五因保戊已守庚申朝噏欝儀夕采

結璘内則九還毓性外則寸庀回春煉形為氣化氣成
神烈熖莫灼弱水難淪金玉其色日月為身緑毛不槁
赬頰長新則有赤松雨師崆峒親訪作歌黄竹授書河
上笙吹緱嶺衷挹浮丘竇令乗龍而上下琴高控鯉以
遨遊時而矯舉層霄遥征瀛海眺員嶠之崚嶒憇方壺
之爽嵦九色之鴻蹁躚三素之雲靉靆霓旌荏苒以排
烟螭衣陸離而絢彩芝童導舞桂女擎觴雉羹箸膩麟
脯盤香鶴奏延年之曲鸞吟益壽之章揮三千之琅簡

騁十二之文凰懸圃之景光自愛蕊宫之娱樂偏長今
主人體乾元握太乙凝剛健之精造冲虚之室簡幾務
之焦勞導皇躬以寧謐元始道合澹穆無為養一心之
和暢致八極於雍熙固性命之真樂仁壽之良基不得
謂太上道妙與聖治而兩岐也主人曰道法自然為天
地根老氏之學能養其真流而成獘刑名放蕩長生久
視語益惝怳况神仙之杳渺氣歷劫而難聚縱白日兮
飛昇與世道乎奚補慨秦漢之往事求方藥而何愚用
清淨而獲效寧化美於皇初養身壽人儒者有道保合
太和何取黄老
醫術之臣進曰衆家紛綸各有所宜導和釋結常守惟
醫雖方技之小道誠親切而神奇自古炎農始宣藥品
形色必區性味攸審亦越軒轅繼作内經運氣惟叙部
候聿明岐彭扁俞振揚輔導君臣佐使之相須神聖工
巧之畢到勒諸玉版典在靈蘭遭嬴禁而無恙媲羲易
而永傳爾乃鸑鷟鳴岐姬公制禮職領天官務寧王體

調和食飲滋息本根精神欲其内守政事先乎理身左
氏作傳載秦和之診視馬遷述史序倉公之證治備演
鴻術兼表奇事嗣是長沙賢守垂金匱之要句漏仙令
集玉函之妙華陽别録太白千金遞相授學不輟披尋
猶復從壺中之幽叟搜肘後之秘藏門帶杏林而霏雪
宅留橘井而浮香三世之名著十全之實彰以臣愚管
仰揣聖躬非有陰陽勝負侵其外喜怒嗜慾伐其中特
以懷萬古之永圖鍾四表之遥情憂慮太遠則費神智

計過周則耗精默識成性偶難憶於忽遺通微必睿時不屬於思維得上藥以為助自壯盛而不衰西土浮陽作甘美草式和羣品首資國老瑶光散彩人葠具形恒騰紫氣亦聞呼聲彤絲上布皓苓下生松腴不朽伏蒐通靈苗名小草本為遠志醒心是賴出處非異堯韭天降昌陽引年百陰感氣九節蟠根隰産惟芐地髓凝黄從下會意沉者尤良令應金蕋族辨苦薏齡延妙用露裛佳色藷藇脩脆月盤煮糜生則膩滑乾收乃宜龍眼

繁實粲若驪珠蜜脾無滓益智有餘斯皆可以開心安神填精輔志久服輕身近驗强記他若忘憂樹之丹棘合歡贈以青棠猶以力微效淺未敢貢於尚方也至於筋力小勩血氣異候樂不疲而覺强足容重而嫌後固無事於按蹻更靡假於鍼灸虋冬蔓茂經驗紫微日行三百有過騫飛天精地骨枸杞還壯吠尨隐叢仙人作杖交藤如斗山翁成瑞髮重鬒黑步逾便利伊仙靈毗輔足鼠神柳詩所歌不越盈旬穗象郗蟬性著逐馬丹參曾試蕭炳非假以之湯液去患若風之吹雲醪醴取益若寒之回春凡臣所陳氣擇其平味簡其良品無迂僻用必經常屏金石之多悍捨蟲獸之微毒先嘗奚待乎九折奏御方迓乎百福煩悁渙釋動作輕安加由繹而思彌永循端末而記益全襟舒兮懷暢色澤兮體胖何必高居深念欝悒心顔乎主人曰古帝垂經以原其本良師立方以使之平能回氣化有裨生生止祛疾疢匪駐年齡食惟穀味滋以薑桂若服藥之過多反五藏

之為累況乎出産殊地採造愆期質同效異物是時非試不獲應久愈失宜嘗探求者歷載猶影似而未真欲綜覽以著書恐貽誤於後人思邈有達言養性先自慎寧以憂畏為本勿惟藥用是信

於是有巖阿一老皓髯樸貌擊壤行歌韜華閟耀稽首山莊之門上獻芻蕘之言曰諸臣所論惡足以知主人哉昔者唐虞三代之治也堯德曰欽君道之大虞廷交吁動色儆戒夏后克艱其政乃乂成湯慄慄臨淵是慨

文王烝哉敬止不懈武受丹書户牖銘誠謨誥雅頌歷古相傳於赫天命明徵聖言匪四海之為富將康濟夫黎元匪九重之為貴將仰荅夫蒼昊理庶官而無曠躬萬幾而必勤思艱鉅之負荷雖細微而靡捐不以天下為樂惟知為君之難今主人稽正學披往牒溯百世之緒繫億年之業撫幅員之廣博覩民物之繁稠日方中而恐悚雨未至而綢繆譬朽索之馭馬喻洪波之載舟覽青史以申鑒紆黃屋之深籌何一夫之可勝何一事之不可憂乎乃若内外建官賢才是樹用牧閭閻用治軍賦廢耳目而任心豈英髦之可遇爰詢訪於羣僚曷由消夫黨附或顯名於卑秩逮位高而改度倘審察之未精將輕信而成誤又若蠲租賜食益下之經先時峙備廩庾宜盈本常平之良規參社倉之遺軌非綱紀之得人徒名存而實詭及臨事而設施貴周密於條理苟奉行之不臧竟何裨於井里法惟禁暴德在好生律令不用道化以貞自親民之守令已莫必其得情況受讞於桎梏憑案牘之權衡罰雖薄而求當乃克慎乎祥刑每登中於歲杪占貫索之空澄若此者自非主人離照不遺乾綱獨運則何以肅官方解民慍作元命申清問百工允釐有條而不紊乎主人曰隱者之言美矣然終窃以釋吾懷耶對曰王者之道父乾母坤嚴恭寅畏罔間晨昏維天之怒風烈雷焞側身修行言省其愆維天之喜景星慶雲婉容愉色以承其歡視無形而若見聽無聲而如聞儼精禋於二郊通志氣於兩間命變化其靡定福不可以倖干恒跼蹐而齋慄敢戲豫以自寬代天治物綏御遐邇睠此蒼生實吾赤子彼鞠育之慈恩固宜癢其一體崇責任於元后曾何分乎毛裏縱遥隔於帝閽如號啼之在耳果誠心而求瘼斯致頌於樂只備廩庾宜盈本常平之良規參社倉之遺軌非綱紀之宜乎舉膳踰晨求衣待旦苦身勞形耄期忘倦卜天行之泰否審人情之萃渙善罔小而祥基惡罔大而既蘄履虎尾以操心涉春冰而慮患突與嘫其不假處閒燕而齊莊恐潛移夫威福杜窺伺之在旁治與亂其倚伏

迨明盛而思防炳幾先以遠照用鞏固夫苞桑信盈虛之有數脩人事以為常筮龜貞以无咎豈宴安之可嘗感晚節之易改永垂警言夫怠荒期初終以如一運不已之陽剛雖齒髮之就衰尚黽勉以自強縱精力之漸耗詎惕厲之可忘是則主人之憂勤也天高地下與之偕極日往月來周而無息舉天下之人莫可與分其責而又何術以自歡何時之能釋主人曰隱者之言實獲我心有志未逮我思益深夙披誦夫尚書攬帝王之金鏡君子所其無逸裕大猷以立政又觀玩夫周易綜微言於四聖能恐懼以致福茲得中而履正殷憂勞勤習與性成學於古訓不敢荒寧前途之計後世之寄疇勤疇恰緊余是視兢兢業業不知老之將至

皇清文頴卷首三

皇清文頴卷首四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

連珠

連珠有序

朕嘗觀揚雄博綜藝文敘述短章名曰連珠班固賈逵傅毅諸人相繼有作昔人所謂辭麗言約合於古詩諷興之義良不虛也效其體作數首以示侍臣雖亦假物陳義至於託寄高遠殊讓古人爾

蓋聞動靜互宅所以乘陰陽之機張弛咸宜所以體剛柔之撰是以春温秋肅四時之玉燭常調山結川融八柱之金樞永奠

蓋聞海水納其所出故浩大而無涯車輪復其所過故廣遠而不滯是以善由虛受而萬物歸懷德本健行而上天合契

蓋聞仁義之性不因地而遷移貞白之姿不隨時為豐

嗇是以蘭蕙生於幽谷不以居僻而損其芳松栢產於茂林不以歲寒而凋其色

蓋聞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疇非聖而克開疇非明而弗失是以黃軒肇則道協陰陽姬旦承謨制叅忠質

蓋聞文治深則武功大恩施溥則德威揚是以秦燕詩書再世而致咸京之炬周傳官禮一戎而垂鎬室之裘

蓋聞泰岱為五岳之宗謂其居高而不亢滄海為百川之長謂其兼容而有餘何則過剛則凌物至察則無徒是以道主敬民若馭朽索之馬心存愛物寧漏吞舟之魚

頌

二典頌 有序

粵稽伏羲始畫卦象而未有文詞倉頡造字而篆籀之傳亦多淹失上古文章之見於六經者殆無有先於二典者矣朕服習尚書景慕勳華之德業羹牆見焉竊以為包羅千古之治術無有出其範圍者朝夕涌濡用自勵勗爰作頌曰

煌煌二典窾古所傳乾綱坤維嶽峙星躔如海負地如日麗天六經諸史肇開厥先欽明濬哲恭讓塞淵至德在躬光被八埏寅餞授時法創璣璿後之馮巡嶽考績疇咨簡賢後之命官率循罔愆文質而奧事簡以全高明博厚治象巍然夏商而降踵武鴻編支分派別謨誥丕宣散為萬象流為百川仰瞻帝典若涉泰巔伊予夙夜誦習有年望洋測海弗憚精研遥遥統緒深愧仔肩永言祇頌躬自陶甄

禹陵頌 有序

朕閱視河淮省方浙地會稽在望爰渡錢塘展拜大禹陵廟瞻眺久之敕有司歲加修葺春秋莊祼粢盛牲醴必豐必虔以志崇報之意時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也緬惟大禹接二帝之心傳開三代之治運昏墊既平教稼明倫由是而起其有功於後世不淺豈特當時利賴哉朕自御宇以來軫懷饑溺留意河防講求疏濬漸見底績周行山澤益仰前徽爰作頌曰

下民其咨聖人乃生危微精一允執相承克勤克儉不伐不矜隨山刊木地平天成九州始辨萬世永寧六府三事政教修明會稽鉅鎮五嶽嫓靈茲惟其藏陵谷式經百神守護松栢鬱貞仰止高山時切景行

贊

至聖先師孔子贊 有序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粤稽往緒仰溯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勳業炳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後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為治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孔子之為萬古一人也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闕里景企滋深敬摛筆而為之贊曰

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習察舍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挺生聲金振玉集厥大

成序書刪詩定禮正樂既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秩然大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趣日月無踰羹牆可晤孔子之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彝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勗哉令圖溯源洙泗景躅唐虞載歷庭除式觀禮器濡毫仰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聖為歸百世而下以聖為師非師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為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牆高萬仞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尋其

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石鼓贊 有序

朕釋奠先師於國學觀石鼓於廟門之兩廡緬懷周宣迄今二千餘年而中興之烈岐陽之蒐俯仰如昨魯壁汲冢缺有間矣此文此石獨煥然與日月爭光是三代法物之僅存者也今列在太學實斯文之盛嘗尋繹榻本推詳其遺義有會於心焉乃為贊曰

猗歟周宣纘緒文武一時從臣方叔召虎蒐於岐陽陳列斨弩鐫功告成伐石作鼓以歌以銘載規載矩豈備

考擊致煩朦瞽鼓鼙思將義蓋有取歷二千年鑠日蝕土蝌蚪失傳剝落誰補車攻馬同麀鹿麌麌晨星缺月完句可數天門詄蕩岐山翔舞軒頡是班鍾王敢伍陳在泮宮設於廊廡是切是磋匪擊匪拊橋門觀禮如對簋簠庶幾文治再見三古

箴

講官箴

予企至道覃思簡編朝夕討習禮茂講筵詩人有云顯示德行啓沃惟賢庶幾金鏡爾列詞苑箴茲在廷細旃廣廈論史談經體之行之朕躬是力載獻載替爾職宜飭毋務勦說毋苟雷同毋謬於正毋悖厥中在昔大儒稱先則古皐夔是師言規行矩誼貴翼勵先正其心爾苟勿欺吐詞足欽詎曰名義可以塗飾詎曰聖賢可以參測闚闖濂洛炳矣心傳撰述大旨庠序宗焉用胎儒修用弘教澤爾其勉茲尚無攸斁

臺省箴

臺省之設言責斯專寄以耳目寧取具員通明無滯公正無偏黨援宜化畛域宜捐洞達政體斯曰能賢古昔諍臣風規凜然訏謨讜論垂光簡編朕每覽繹如鑑在懸居是官者表裏方直精白乃心充廣其識國計民生臧否黜陟凡所敷陳敬將悃愊風霜之任以懲奸慝摶擊之威以儆貪墨毋摭細務苟塞言職毋紛成憲妄逞胸臆書思入告當宁對揚沽名匪正營私孔傷或藏嫌怨謬為雌黃受人指囑尤為不臧形諸奏牘有玷皂囊職司獻替亟宜審詳敬爾在公風紀嚴廊箴詞用勗誕告聯常

督撫箴

芒芒方域分理需人岳牧之選實惟重臣寄以封疆千里而遠地則星羅令猶風偃控攝文武統馭官司繩違糾慢宣德布慈廉善是旌貪黷毋宥小眚是矜吞舟毋漏彼昏而墨日削月朘或市徇縱以恣撟虔澤不下殫民隱悃恤政迺不和為時蠹賊曾是源濁而流則清曾是表正而景則傾職汝之由是曰曠墜軫我元元保釐奚賴天命天討我不敢私鼎哉有位敬聽箴詞

守令箴

五等封建古今異宜郡縣之制百王同規壤地磐牙提封綦崎大者一州小則百里有社有稷有民有人守令何職職茲拊循勸農課桑宣條設教偃風以德從星惟好毋營筐篋毋急簿書惸惸之治歲計有餘莫高匪天而卑其聽莫愚匪民而智其性民不可掩天不可欺一之不慎而戚自貽稽古治效嘉禾瑞麥勉能其官紹休前迹

銘

淵鑑齋銘

搆室藝苑匪求堂皇六籍斯列百家斯藏聿求治道攬茲舊章古人遜志歉若望洋取義于淵源深且長浩演淳沮蓄之有常既澄其體復蘊其光清暉朗映無物不彰於焉鑑之洞毫晰芒以茲發政如涉津梁以茲擇人如鑑否臧我懷前哲陟降在旁見道於衡覿聖於墻實惟簡編乃獲周行披覽之餘奥義以詳擷其精英以備遺忘齋名淵鑑胎示無疆目擊道存文治永昌

佩文齋銘

堯紀文思舜稱文明文以經世天地精英河洛啓秘圖書肇興典謨垂則雅頌繼聲楷模百代統歸六經乾坤樞紐民物準繩潤如河海炳若日星簡編具在黽勉服膺如寒待衣繭絲呈能如饑待食菽粟惟馨人倫日用匪此莫勝紉蘭為佩楚辭可徵佩弦佩韋柔剛互成亦有佩玉義取溫瑩予所佩者古訓是程朝斯夕斯孔思周情味道之腴體泰志寧縹緗炳蔚卷軸縱橫研求探

知稼軒銘

史書大有惟國之瑞食為民天邦本所繫西苑有廬茅簷土砌風雨攸除桑柘翁翳農祥乘春南榮晨莊歲云秋矣流火西次於焉占星以戒農事物養於蒙禾保於稺驗其勾萌在晦明際雷雨甲坼剛柔並試灌溉為仁芟薙為義二者不廢穎栗可冀歲之歉穰人力是視儻違其時饑寒或遺閔茲農夫終歲勞瘁在昔有邰嘉種手藝採入幽歙咏及纖細用銘斯軒庶幾此志

賦

梧桐賦

撫萬彙之生成攬植物之暢茂見靈靈之梧桐為良材之僅覩當綺閣而結柯臨玉階而吐秀既託根以得地亦含靈而迎候扇淑景於春陽振英華於清晝揚蕤樹布葉金鑾碧滋密綴翠縹深攢散澄暉於幃幄濯鮮色於琅玕被光華於日月耀羽儀于鳳鸞廼有芝雲上覆瓊泉下浸長浥潤於丹穹永數榮於紫禁雨滴疎聲風吹籟鳴乍響迴於環珮已樂合于竽笙若夫新條始引清露初流如潔清之士邈焉而寡儔挺節無撓陵虛欲上如謇直之臣介然而不黨奉養者其陰可以矢卷阿之頌音離離者其實可以廣湛露之雅什韻虞氏之文琴絗軒皇之素瑟信天地之嘉生非凡材之能匹彼夫桃李之佳蔭松栢之貞心甘棠蔽芾於南國玉樹青蔥於上林雖留詠於在昔詎埒美於斯今至於嶧山孤立之姿龍門百尺之幹或擢本於丘樊或漸色於巖畔

豈若茲樹之曜穎朝陽植枝霄漢負聳壑之遐標增麗城之榮觀也哉

夜亮木賦 并序

塞上古木夜視有光遇雨益明移置室中即之可以燭物嘉其有異故賦

猗嘉木之迥異垂四照之華英蜿輪囷於川壤萃盤錯於柯莖外稟巽德内蘊離精煥然夕皎灼爾宵明晼瑞星之初麗炯璧月之漸生既騰輝於山谷亦揚彩於檐楹若乃靈根濯雨榮枝浥露芳澤加鮮澄暉遠布方隱之而彌耀旋即之而如晤洵昭質之無虧何冥行之是懼爾迺金膏灺蕋鶴燄韜光獨飛熛而振采長煜煜以煌煌吐瓊文於赤水懸瑶景於昆岡非朝華而夕謝殆積闇以能彰於是列之桂宫置以椒室流映金鋪近燭緗帙豈浮艷之為容亮靈奇之足述庶含章之可貞雖在野而靡失

玉泉賦

若夫天產瑰奇地標靈迥融則川流峙惟山靜撫風壤之清淳對玉泉之幽靚信芳甸之名區而神皋之勝境也爾其洞壑厜㕒巖阿叢複源出高岡溜生寒麓瑤竇濺珠瓊沙歕玉控以翔螭引之鳴瀑初噴薄以飄絲旋瀠洄而曳縠既瀺灂於澗谿遂渺瀰於陵陸侔色則素纈無痕儷質則纖塵不屬挹味則如醴如膏揣聲則為琴為筑於是長輸遠逝澶漫演迤曲之為沼渟之為池

拭一泓之明鏡瀉千項之琉璃排玲瓏之鴈齒跨蜿蜒之虹鬐拓澄湖而西滙環仙籞而東馳當其春日載陽惠風潛扇草綠初芽柳黃欲綫捲百尺之湘漪拖十重之楚練蔭遠樹之芊綿泛落英之蔥蒨及夫長嬴屆節新漲平堤林霖夕歛嵐彩晨飛抽碧筒以徐引綴丹的以紛披展含風之翠葆搴裛露之紅衣若乃炎歊既回鮮飈疎豁泠泠桂間嫋嫋蘋末見鳧鴈之沉浮望烟雲之出沒掬皓魄於晴瀾散清暉於深樾至於凄辰中律水樹蕭騷木葉盡脫微霜始飄耿氷雪以流映擁貞萋而後凋攬六宇之曠邈寄予懷於泬寥是其為狀也何時不妍何妍不極境近心遠目營神逸有林坰之美而無待於攀躋有亭榭之安而無勞於雕飾豈所語於入華林者擬濠濮之遊涉太液者象蓬瀛之域也耶

行殿讀書賦　并序

東巡十有餘日矣寒夜初永行幄清肅取大易尚書及前代史籍探索披覽夜分乃休侍臣高士奇每以過勞為請然朕勤政愛民之外惟涵泳乎詩書心契古人寤寐勿倦非此何以自樂耶乃作行殿讀書賦以示之

紹

三后之令緒兮撫襲代之遺蹤爰省方而設教兮言時巡乎究東軫予息予駕於蒿宮發圖書於行笈兮窮墳典於淵通溯帝王之餘烈兮勤效法之深衷昔唐虞之詢岳兮闢四門而明目禹泣罪而下車兮湯解網以致祝文獵渭以求賢兮武邁邦以問俗景列聖之芳模兮希千秋之懿躅庶咸五而登三兮亦覩光而式穀惟時商秋甫謝寒律初尋風日高肅雲物蕭森陳羽衛之清約兮愁幄宮之靜深愛三冬之暇景兮惜萬幾之餘陰於是心曠情怡氣恬神攝玉虬畫嚴銅螽宵歌望山海之崇深兮凜載登而載涉詎博洽之自矜何菁華之足獵鄙虞初之屬車兮陋河東之遺篋冀文教之永敷兮播風聲而四浹

闕里古檜賦 并序

孔子手植檜在杏壇之側金貞祐間無復存矣元至元三十年再茁故處明弘治間又燬於火今所遺者不枯不榮屹立霜露而秀色獨異撫摩久之迺作賦曰

維槎枒之靈質實鈞化之所鍾標扶輿之奇特峙先聖之故宮涵元氣以不朽與至道而俱崇爾其黛幹蒼蒼孤柯濯濯鶴骨初扶霜鱗未作儼茁軋以方舒類鴻荒之忽鑿謝縟彩於春華完淳風於太樸夭矯拂勃星臨露滴枝無取於樛樛葉全稀於摵摵夕飈度兮弗驚朝旭烘兮如滌伊間氣之潛滋惟神爽之咸集徘徊延却宛轉斷連蟠屈兮若佾羽之在列聳削兮若簨簴之待懸則有築以崇封沃以膏壤方以周闌角以文磉足縮心歔目給神賞蘿烟奪翠松籟失響於是楷因之而擢穎蓍感之而抽莖爭葳蕤於絃誦之里齊扶疎於禮樂之庭朝菌慚兮一旦大椿讓兮千齡上泝真宰之功遠

契無為之代均雲行兮雨施等乾始兮坤載疇則出混茫之中而居耳目之外與三才以並植緜歷禩其長在亦有扶桑海表若木山巔東瀛西極揭日摩天迹雖誇於神異植非出於文宣宜膛乎其後矣邈無得而稱焉

木棉賦 并序

木棉之為利於人溥矣衣被禦寒實有賴焉夫既紡以為布復擘以為絮卒歲之謀出之隴畝功不在五穀下嘗稽之載籍島夷卉服註以為吉貝即其種也然止以充遠方之貢而未嘗遍植於中土故周禮婦功惟治蠶枲唐徵庸調但及絲麻至木棉之種後世由外蕃始入於閩陝閩粤今則遠邇貴賤咸資其利而昔人篇什罕有及之者故為之賦曰

考吉貝之佳種披丘索以窮源道伽毘而遠來由秦粤而衍蕃倣崖州之紡織製七襄而無痕倣宋人之洊澼比八綿而同温先麥秋而播種齊壺棗而登原宿黃雲於萬蓝墮白雪於千村落秋實於露晞軋機軸於星昏煖佐耆年之帛陽回寒女之門幸卒歲之可娛乃民力之普存若應鍾之司律正薄寒之中人月照牛衣之夜霜侵葛屨之辰家挾千箱之纊路絕百結之鶉曝茅簷而歌愛日賽田祖而洽比鄰謝屨絲之靡麗免于貉之

皇清文穎卷首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陳　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頴卷首 五 六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頴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八十二 集部

皇清文頴卷首五

聖祖仁皇帝御製詩

四言古詩

長至日祀

天圜丘有述四章

於穆天綏鑒觀惟赫播物無私佑於有德

高皇受命膺符闡繹丕顯

太宗廓圖登績眷我

皇考九圍是式克享

天心立民之極一章

洪惟景運集於渺躬南諧北燮君茲萬邦夙夜敬止恒惕於衷毋曰高高聽卑則聰毋曰盱盱視遠斯通罔敢逸豫昭事必恭二章

是月仲冬維日長至爰啟

泰壇肅將禋祀濟濟奉璋羣工在位牲玉既陳簫舞乃

備對越有虔百神攸暨雲旓揚揚華星晳晳三章
乃辨雲物載觀載書乃占豐年多黍多稌南陸曜采導
我歸輿芸香始生景長以舒初陽來復相協厥居垂象
是則奉若不渝四章

五言古詩

覽貞觀政要

春陽淑以嘉流雲灑几案及此聽政餘縑緗獲披玩寥
寥三古後載籍亦炳煥俯仰千年餘盛治數貞觀修德

偃干戈措刑空狴犴海外奉車書臣民登燕衎事往迹
尚存流風照觚翰洋洋四十篇可以一辭貫仁義有明
效非由事擊斷鄙哉封倫言相去邈河漢

時巡近郊憫農事有作

芳郊景物麗淑氣扇暮春靈雨應良節光風薄嘉辰省
耕已届候夙駕方來巡前驅列式道羽衛羅鈎陳時有
田間子荷耒披車塵譏訶勿頻數疾苦當咨詢千耦幸
終畝二鬴猶懸囷穮蓘爾勤動痌瘝予隱親賙賜出泉
府拊循屬官臣行潦有挹器冽井無枯津所惠良未徧
嗛嗛愧斯人

懋勤殿讀尚書至無逸篇有作

元化斡四運淑景催芳年乾乾總萬幾寸陰惜屢遷綈
几散瑶帙阿閣颺鑪烟澄懷求至理孔壁存遺編公旦
訓無逸則古多所宣言念小民依田功稼穡先天命良
匪易敬德省厥愆法戒備近王炯炯斧扆前寤寐思古
人千禩精意傳端居不遑暇三復期勉旃

詠觀天儀器

乾象極高遠孰者為綱維惟此貞恒理可以揆測知靈
臺有儀器云自古聖貽偃盖金粲粲飾體珠離離横玉
筦其中激水相推移内挈黄赤道外互南北垂紫宸凝
不動列曜如置碁制作侔造化法撰窮神奇昔在有虞
氏以命和與羲七政順其軌庶績咸用熙後來代有述
神明夫前規日官比申命欽哉重人時惟幾恒自勅曰
旦凛在兹五緯協位序燠寒無僭差永言答靈眷長與

休禎期

秋日出郊觀稼

秋氣日寥迥萬象皆蒼蒼朝暾被渥露草木含晶光西成方届候農事將築場於焉省斂穫令典重百王輕軒屏前置夙駕無嚴裝郊原一以眺烟樹紛成行微風散深樾清流抱迴塘土脉秀且沃篝車鬱相望新鐮粲如月刈此溪雲黄捃拾復何幸遺秉滿道旁鳥雀互翔集婦子咸悦康行將吹葦籥報爾千斯箱眷言三時勤艱

難詎可忘茫茫視九壤豈盡歌豐穰二鬴苟不充予饑惄如傷幸茲樂有年時若雨與暘勗哉慎所麗田功庶無荒

端寧殿齋居

肅肅羣籟屏裊裊鑪烟舒諏日躬禋祀濯祓臨齋居輝輝閣西日流影照綺疏坐久微風來泠然吹衣裾霽心觀萬象默見天地初感神在至誠寧俟灌鬯餘

詠史四首

鴻鈞運元氣萬彙無私恩上德貴醇悶容覆如乾坤熙熙康衢老作息循晨昏耕鑿食其力安知帝德尊在宥物自理巧歷難為言下覽商周際頌聲亦已繁

其二

三田歲畢舉用以薦明禋聖王戒暴殄郊藪遊麒麟虞羅張復解原野氣已春六合豈不廣一面何逡巡亳都百里間曠如天地仁寛政逮毛羽況乃蚩蚩民

其三

軒皇訪后牧相道光璿樞精誠契冥漠在古豈有誣巍巍興王佐竟與夢寐符天意靖殷邦豈為榮一夫緬彼耕莘叟後有版築徒試觀説命篇典則追三謨

其四

尚父抱奇畧壯齡運不偶一竿清渭濱經綸在其手志欲網九州吞舟非所取卜兆示先幾龍彲載車後白旄師既陳青社符還剖偉哉八百基肇自一釣叟

二月三十日親統六軍徂征漠北

惟天盡所覆眷命畀我清自予莊鴻祚恒願銷甲兵小醜窺北疆屬國橫相攖夙昔張撻伐兇醜皆顛傾赦之釋不誅開網全其生怙終恣跳梁邊鄙搖羣情皇皇仁義師聲討必有名春雪灑貝胄朔風捲龍旌瞻茲貙虎士金革勞遠征於鑠振我武赫赫揚天聲

經明成祖勒銘處指示扈從諸臣 并序

朕率師行四十五日至我哨界界內外高阜坡陀大抵皆黃白沙五色石北行十一里有石塋然獨出明日朕令過此適在四月十四日山原猶昔時日同符成祖北伐刻銘其上時則永樂八年庚寅四月十六日朕謂明成祖之率師而行也與今日異其時出邊皆敵人也今蒙古悉我効力之人其時皆漢人步卒今我兵悉騎士且熟習邊外之行由此觀之明成祖深入敵中數千里縱橫若行無人之境亦誠難矣我軍若不及彼良可媿也凡聞斯語者當人人自奮焉爰紀其事而繫之以詩

行殿示諸皇子

師行日已遠邊馬風蕭蕭眷言靖疆宇寧憚道路遙彼寇鄰北藩譎謀聲動搖除惡必拔本稂莠隳良苗外攘內斯安務令金甲銷吾民息轉輸丁男無敝彫一勞方永逸所戒怠與驕天心鑒此誠雨暘時以調

厄魯特之衆相繼來歸咸詢其父母兄弟妻子為

陣前所獲者覓令完聚

締宇莅八表一視貴同仁苟有不得所此中常肫肫荒裔乃異類猜驁性頑嚚橫戈臨朔漠窟穴頓淪湮將士

俘擒衆竄遁僅及身逋亡日來投稽首丹悃申念彼骨肉離咸為加撫詢廣諭命尋識使得完天倫歡聲繼感泣寒塞生和春綏柔寓大權萬物歸鴻鈞

黃河 并序

河源發於塞外流經萬里餘始由中土入海曩曾遣使探流窮源河之為利為害莫不洞悉近以巡省邊隅駐蹕湖灘河朔一水瀠洄自西北來流不甚濁而波緩岸隘而土堅白草蕭蕭黃沙彌望其中環抱約地千二百餘里草豐水美便於畜牧明弘治間淪於外裔地逼秦境時相寇擾故諸臣每言不宜棄此衆議紛然人多不察恒惜其言之未用然使當日即用其言加兵塞外撥理度勢豈遂能驅而遠之亦必徙勞士馬耳朕嘗以叔復河套之論謂其心忠於國則自往代茲類難鋤耨念我祖宗基不與古昔侔沿邊諸外藩奉職如列侯一一効驅策非徒貢賮修顧此豺狼種狂逞匿林丘侵欺我屬國潛入我遐陬設竟置罔聞何以示綏柔因之違羣議

增思詩示永久

洪流遠且長迫遥逾塞垣旋繞幾曲折沙雜波濤渾漸下漸開拓建瓴勢迅奔所經雖縣邈遞脈絡自有根東南藉輓輸疏淪頻討論昔歲省隄防淮濟親臨軒今茲歷大荒羽衛成雲屯崚嶒兩岸間天寒落漲痕氷漸斷更續晶晶耀朝暾此中地沃饒水草佳且繁昔人議收復斯舉誠難言觀俗撫幽遐老幼爭攀援殊方亦蒼赤咸施沐浴恩期令歸化意來者如河源晝夜入滄海包括彌乾坤

噶爾丹平後示諸臣

莅寓心無倦寧人慮每周一從沙漠擾時廑深宮憂日旰食始進未明衣先求或云小醜徒廟堂何須籌或云自往代茲類難鋤耨念我祖宗基不與古昔侔沿邊諸外藩奉職如列侯一一効驅策非徒貢賮修顧此豺狼種狂逞匿林丘侵欺我屬國潛入我遐陬設竟置罔聞何以示綏柔因之違羣議

隶鉞麾貔貅扼塞伏偏師無程裹糧餱事無巨與細皆
為先綢繆五月入不毛破賊瀚海頭遁免僅及身資帳
戚躪蹂秋冬再臨邊寒風透重裘方春更遠陟秦晉歷
邑州乞降多詭詞其意本夷猶孽子已成俘族黨紛奔
投未能悔厥心尚思延蜉蝣分道命禁旅夏肅氣如秋
頓爾膺天誅無庸施戈矛幕南與幕北圖輿萬里收華
山可歸馬桃林宜放牛息兵培元氣黎庶永安休於野
樂稼穡於朝獻訏謀交泰賴臣工長與蒙天庥

凱旋言懷

黃輿奠四極海外皆來臣眷言漠北地羶羶皆吾人六
載不遑息三度勤征輪邊柝自此靜亭堠無烟塵兵革
方既偃風教期還淳興廡遵昔軌崇文育羣倫所用惟
才俊非僅榮簪紳爾俸與爾祿胎膏出細民永念固邦
本不媿王國賓

口外設屯耕植聚落漸成

沿邊曠地多棄置良非策年來設屯聚教以分阡陌春
夏耕耨勤秋冬有畜積霜濃早收黍土固有肥磽人力
變荒瘠山下出流泉屋後樹豚柵行之無倦弛定能增
户籍古來王者治恐亦無以易

七言古詩

收復岳州作 并序

逆賊吳三桂既經天誅之後不數月而岳城恢復良由三桂背恩倡亂荼毒生靈經年以來死者相望於道路生者逃竄於四方積尸遍野民不聊生皆朕德之薄不能撫綏之故也今賴

皇天之眷佑

祖宗之威福羣臣盡力將士用命前後恢復閩海兩粵以至湖南岳陽諸處擒斬賊魁殆盡望風歸正不可勝數所餘小醜勢如破竹解吾民之倒懸行有日矣

特賦長歌以舒其懷

聿予涼薄荅洪荒遂使巨慝亂天常東南黎庶苦紛擾
幾年戎馬蹂疆場臨軒重簡親藩出軍威萬里風雷疾

肆伐原因討不庭專征大義昭星日卧榻安容有悖狂
太阿豈好弛紀律再敕元臣佩虎符戈矛剗地生寒粟
鐵騎驍騰擁楚雲霓旌閃爍連江濆七澤三湘據衡要
樓船壁壘屯諸軍一時將士盡忿激人人都願成功勳
懸知叛逆衆所惡直須吹氣清妖氛顧此生靈負何罪
流離轉徙多饑餒處處田疇蕪不耕年年桑柘無人採
聞説荒榛遍野廬還傷老弱填江海每念邊陲一憮然
立身天地慙主宰未恐加兵戕我民深宮宵旰勤五載

五載躊躇蹔常恭默會當滅此乃朝食旗捲闉疆甲士降
陣開百粤堅城尅已見懷光伏冥誅更看元濟成俘馘
鼙鼓旌旄定岳陽琱戈金鏃清區域指顧能收六詔煙
宣恩早布招徠德書奏傳來慰
兩宮又安社稷開鴻濛翼翼小心恒敬慎敢忘繼述在
朕躬期與宰司百職事共相砥礪克厥終

自寧夏出塞濱河行至白塔乘舟順流而下抵湖

灘河朔作

黃河之源難可窮滔滔來自遐荒中既入洮蘭復西出
飛濤浩瀚聲淙淙來從邊山遠跋涉遣師輓餉無採風
迴鑾欲假順流便特乘艇艦浮奔洪潡洄大野勢幾曲
沙岸頹突還龍蹤亂柳排生枝幹密中有巨鹿藏榛叢
遥山轉轉行莫盡忽前俄後迷西東有時塞雲催急雨
晚天霽色橫長虹旌門月上夜皎潔水光直與銀漢通
放櫂百里只瞬息迅於走坂馳駿驄中宵望見旄頭落
幕北已奏煙塵空四月十四日夜奏報噶爾丹窮蹙自盡其下悉平茲行永得
息兵革豈惜曉暮勞予躬長河緜延古鮮歷巡閱乃與
區域同自此寰海樂清晏熙恬萬國咸亨豐

長安行

河山天險古金湯都邑規模溯漢唐陸海膏腴本沃壤
秦風慓悍稱巖疆每因睠念勞中夜恐使時巡後一方
遠幸衝寒訪民隱終南太華遥相望豳岐不乏耕織業
漆沮尚存蒐狩場重農藏富屢詔諭雨暘時若歌豐穰
雄兵趫距賈餘勇野老謳吟多宿糧要令遐陬沾湛露

詎以無事弛邊防大閱三軍訓甲士來朝諸部趨蕃王
蠲租恤下恩未已共躋仁壽樂且康渭水氷消回暖律
南山煙靄動初陽停鑾懷古還披卷宵旰勤求意不忘

松花江放船歌

松花江水清夜來雨過春濤生浪花疊錦繡穀明綵
帆畫鷁隨風輕簫韶小奏中流鳴蒼崖翠壁兩岸橫浮
雲耀日何晶晶乘流直下蛟龍驚連檣接艦屯江城貔
貅健甲皆銳精旌旂映水翻朱纓我來問俗非觀兵松

花江江水清浩浩瀚瀚衝波行雲霞萬里開澄泓

望焦山念已已曾登其上

大江日夜波汪洋金山焦山兩相望金山樓閣蕩丹碧
焦山竹樹多鬱蒼境深流廣人罕至往年曾一登其岡
頃者放舟仍北渡壯哉湜濴雲低昂青巖翠壁幽且蒨
圖經名著傳焦光何時麈鶴在山足遺銘剝蝕存華陽
山下有麈鶴銘為華陽真逸撰止存六十餘字 葭洲白鳥忽飛出江花冥冥江
草芳是日雨餘氣清淑夏首晴晝欣舒長倚檻四顧暢

襟抱好風豁達來天閶

海東青

羽蟲三百有六十神俊最數海東青性秉金靈含火德
異材上映瑤光星軒昂時作左右顧整拂六翮披霜翎
期門射生諳調習雄飛忽擊黃縣鈴勁如千鈞激磬石

迅如九野鞭雷霆原頭草枯眼愈疾耆然一舉凌高冥
萬夫立馬齊注目下逐鳥雀無留形爪牙之任安可廢
有若猛士清郊坰晾鷹築臺存勝蹟佳名豈獨標禽經

松花江網魚最多頒賜從臣

松花江水深千尺捩柁移舟網親擲溜洄水急浪花翻
一手提綱任所適須臾收處激頹波兩岸奔趨人絡繹
小魚沉網大魚躍紫鬣銀鱗萬千百更有巨尾壓船頭
載以牛車輪欲折水寒氷結味益佳遠笑江南誇魴鯽
徧令頒賜扈從臣幕下燃薪遞烹炙天下才俊散四方
網羅咸使登巖廊爾等觸物思比託捕魚勿謂情之常

再遊盤山

劑州城北黃崖前水甘土厚多平阡崇山特起矗雲漢
栝栢夾路陰叅天回巒複嶂倍娟秀幽林邃谷時黃緣
雲藏古寺行未到樹杪先有鐘聲傳數峰突兀勢陡絶
上跨箕尾雙星躔戟戟石狀獸蹲立因風搖曳如空懸
深潭清冷那可測知是百尺神龍淵鉢泉恍惚有海眼
潮井呼噏通百川不然泛濫亦易挹何為萬古清涓涓
神工融結天巧鑿更騁遠目窮高巔漁陽古郡最阻阨
屹為左輔雄幽燕即今交河遠置侯此實堂奥非臨邊
太平粗喜有端緒石根沙磧皆原田偶茲登陟聊駐旆
用寄襟抱題斯篇

皇清文頴卷首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萬九千三百八十三 集部

皇清文頴卷首六

聖祖仁皇帝御製詩

五言律詩

咏蟬

飲露當涼夜吟風向晚晴乍移深樹影又聽別枝聲與
物心無競離塵翼最輕秋懷聊寄咏愛爾獨能清

入喜峰口

一道鳴鑾度三驅振旅還莓苔天半石松栝雨中山險
設關門壯時清堞火閒
孝陵佳氣近縹緲翠微間

夏日迎薰亭

苑啓時初夏亭陰午未闌雨過池藻碧日綻海榴丹水
木含清景禽魚得靜觀薰風能解慍試取玉琴彈

曉發古北口望霧靈山

流吹凌晨發長旌出塞分遠峰猶見月古木半籠雲地

迴踈人跡山迴簇馬羣觀風當夏景澗草自含薰

塞外省覽風俗

莫道巖關險要荒總一家戍樓無鼓角戰壘是桑麻野靜知民樂時清見物華林中歸徑晚旌旆滿煙霞

過

關里

鑾輅來東魯先登夫子堂兩楹陳俎豆數仞見宮牆道統唐虞接儒宗洙泗長入門撫松栢瞻拜肅冠裳

關里古檜

幹聳朱甍外根盤碧殿阿奇文成左紐元氣挺孤柯瑞與龜龍並傳來歲月多徘徊看手澤不共劫灰磨

出居庸關

羣峰倚天半直北峙雄關古寨煙雲合清時壁壘閒軍鋒趨朔漠馬蹟度重山漸向邊城路旌旗疊翠間

賜將士食

萬騎擁雕弓長鳴向北風龍荒彌曠遠虎旅正驍雄戰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頴 卷六 三

鼓黃雲外旌門紫氣中朕躬方蓐食與爾六軍同

瀚海

四月天山路今朝瀚海行積沙流絶塞落日度連營戰伐因聲罪馳驅為息兵敢云黃屋重辛苦事親征

外藩諸部落絡繹來賀宴賚之

諸部名王集扶攜繞御營皆言清朔漠從此樂生成喜溢車書會歡騰鼓角聲朕懷勤撫恤所志在休兵

十一月三日泛舟黃河流凌始下舟行之頃河水瑩潔波浪忽平

黃濤何洶洶寒至始流凌解纜風猶緊移舟浪不興威行宜氣肅恩布覺陽升化理應多洽罰氛頃刻澄

入沙虎口

秋末巡沙塞冬深六轡還野迥千澗水雲掩百重山獵獵寒風勁騶騶班馬閒勤勞因國事計日對慈顏

保德州渡黃河

入塞河聲壯朝宗勢拱環劃疆分晉野隔岸是秦山城
郭巔崖裏旌旄浩渺閒橫流渡舟楫前路指蕭關

晚眺

軍門延夕眺雲氣澹遥天古塞千峰月平沙萬幕烟旌
旗寒色壯刁斗晚風傳衅甲從今始功成靖朔邊

過密雲作

秋氣驅殘暑青林墮葉稀馬嘶涼籟動蟬噪夕陽微河
繞遥通塞山迴盡拱畿黍苗膏雨足歲事念民依

興京

靄靄興王地風雲莫可攀潡洄千曲水盤疊百重山瞻
拜

陵園肅凝思大業艱龍蔥松栢茂瑞鳥滿林間

曉發嘉興

數里城依水千門路向田菜腜無近遠桑岸互縣連土
沃勤為最年豐儉欲先雲開林野秀初日上行旃

花山

警蹕來初地青山鳥道深風生松澗合雲暗石苔侵靜
晝飛閒蝶餘春噪晚禽空留支遁跡物外託宸襟

仲子廟

河口孤祠在千年祀典存當階松半偃繞碣蘚堪捫悚
古題新額遺風想聖門行舟清晝永岸草採芳蓀

大城文安等處堤修完舟中駐蹕王家口

積水頻縈慮長堤幸已成桑麻連井邑花柳近清明漸
愜勤民意還深問俗情蘭橈經過處布穀喚春耕

七言律詩

塞上宴諸藩

龍沙張宴塞雲收帳外連營散酒籌萬里車書皆屬國
一時劒珮列通侯天高大漠圍青嶂日午微風動綵旒
聲教無私疆域遠省方隨處示懷柔

瀛臺

紅闌橋轉白蘋灣疊石參差積翠間畫舸分流簫下水
秋花倒影鏡中山風微瑤島歸雲近日落清霄舞鶴還

乘興欲成蘭沼詠偶從機務得餘閒

滇平

洱海昆池道路難捷書夜半到長安未矜干羽三苗格
乍喜征輸六詔寬天末遠收金馬隘軍中新解鐵衣寒
回思幾載焦勞意此日方同萬國歡

呂翁山是

聖祖太宗文皇帝擒洪承疇處

旌旗直捲陣雲沉濠塹遺蹤尚可尋十萬健兒皆解甲

一時大帥此成禽民情效順當年事王業維艱
聖祖心遂使關西如破竹至今戰氣晝陰森

駐蹕大凌河

歸騎雲屯向晚過昇平笳吹動鐃歌光搖幕火繁星燦
影暗旗風野霧多兵氣已銷沙右所軍聲猶壯大凌河
豐京老將還能說曾記前途自倒戈

回鑾抵古北口

黃谷清河古戍間鑾車此日省方還長林曲抱千溪水
小徑斜通萬仞山地扼襟喉趨朔漠天臨時平不用誇形勝雲物秋澄斥堠閒

玉河春水

春回凍解玉河清激灩晴光繞鳳城翠嶺雪消新漲闊
綠楊風動曉波平派分星海千重遠色映銀潢萬里明
欲挽朝宗無限水徧流膏澤慰蒼生

後苑漫興

佳氣青蔥繞苑牆紅泉紫岫勝雲莊雕闌細草經春滿

綺閣繁花入午香雨露生成隨品類禽魚飛躍自低昂
閒亭久坐渾無事靜對琴書覺意長

登岱

巖巖岱嶽高無極攀陟遥登最上頭路轉天門青靄合
峰迴日觀白雲浮振衣巔寨凌千仞騁目蒼茫辨九州
欲與臣鄰崇實政金泥玉檢不須留

泛舟西湖

一片湖光瀲灩開峰巒三面送青來輕舟櫂去波添影

曲岸移時路郤回春色初搖堤上柳惠風正發寺邊梅
此行不是探名勝欲使陽和徧九垓

春寒軫念將士

大漠春殘雪尚飛從征車馬正騑騑風廻沙路迷金勒
寒送氷花上鐵衣每念折衝憑士氣況從絶徼奉天威
六軍同奮赳桓志佇見晴曛滿翠旂

入關見雨膏潤澤禾苗茂遂喜而有作

甘雨時霖為洗兵恰逢戰勝武功成軍容萬隊初旋凱
婦子千邨正饁耕天意要荒同職貢人歡閭井共昇平
征途每憶民生事喜見桑麻愜此情

入京見百官及耆民童稚歡迎道周

星斿葆羽禁城闉雨霽郊坰不動塵旭日薰風歸凱路
黄童白叟太平人正逢師至經三月敢比苗頑格七旬
從此普天無戰鬬更將休養勗臣鄰

出塞并序

沿邊山行岡嶺崎嶇黄沙彌望因自榆林鎮取道塞

外沙淺途平水草咸便且十二日之程減半得達安
邊堡書以記之

森森萬騎歷駝城榆林鎮一名駝城沙塞風清磧路平氷泮長
河堪飲馬月來大野照移營郵籤紀地旬餘驛羽轡行
邊六日程天下一家無内外烽銷堠罷不論兵

經泰山之麓并序

曩於甲子冬日登泰山之巔覽秦漢以來故蹟俯眺
寰區憑臨滄海今兹南巡復税駕山麓因望岱宗而
展禮焉

聳巘高峰記昔攀春回瀑水響潺潺萬層石級雲霄上
千里烟邨縹緲間暫駐猶然思往事憑陵直欲小人寰
朱旗翠葆踈林外已見巍巍俯衆山

入居庸關

始和羽騎出重關風動南薰整旆還凱奏捷書傳朔塞
歡聲喜氣滿人寰懸厓壁立垣墉固古峽流泉晝夜閒
須識成城惟衆志稱雄不獨峙羣山

舟行野望

惠風萬頃下芳畦遠水拖烟曉狀迷河上草新纔覆地
林間花墮半沾泥翩翾弱燕穿船入宛轉芳鶯隔樹啼
若問撫闌端坐意默思豐裕洽羣黎

五言排律

臺灣平告祀

孝陵有述

纘武平瀛海諏辰謁
寢陵翠微千嶂拱紫氣五雲凝
聖德光垂裕神謨大顯承乾坤資翕闢日月象升恒奕
世謳歌集多方歷數膺遠猶思燕翼盛業想龍興弁服
皆來享鯨波自此澄明禋稽舊典萬禩肅嘗烝

南苑元靈宮是

世祖皇考建
傑閣橫霄峻清都與漢翔規模開壯麗星宿燦輝光碧
瓦浮空翠金鋪映日黃門當啼鳥靜戶有異花香細草
沿堦發新槐拂檻涼紆田疏輦路藻彩繪雕梁警蹕臨
仙境瞻依問谷王敬欽崇太昊繼述憶
先皇歲月碑文古乾坤事業昌莊莊扶大造皞皞體穹
蒼恭已身無倦齋心念不忘時巡非逸豫幾暇豈遊荒
衛騎驂驔列華旄宛轉颸南薰披萬物北斗啓千祥瑞
氣庭前見佳辰晝正長休歌白雲曲吾道在惟康

三月初六日告祭

福陵恭述十韻
瑞靄鍾靈闕晴烟繞閟宮萬山皆拱北百水盡洄東天
矯盤峰秀紆迴磴道通俯看環衆象遥睇極高崇松栢
丸丸直岡巒面面同恢弘思
祖烈建樹本神功戰術無前略謨謀啓後裒揮蛇曽握
劍定鼎有遺弓展禮威儀整申誠俎豆豐車書叨繼統
藐爾媿微躬

五言絶句

野望

嶺外茅茨小林端烟火遲田家耕鑿意一一九重知

次楊嶺北

半嶺黃雲合新涼畫角聞羣羊沙草外落日自為羣

湖心亭

水上起樓臺湖面平如鏡春風吹柳條遠與山光映

自過江至常州府雜咏第一首

風平楊子渡舉棹過長江暮色林低水晴光月照牕

六言絶句

水淀雜詩四首

輕舟十里五里垂柳千絲萬絲忽聽農歌起處滿村紅杏開時

春水船行天上泠風雨過田家深樹幾聲布穀晚晴千縷明霞

銜泥雙燕沙際喚雨單鳩樹頭昨夜桃花新水鯉魚躍入蘭舟

為愛沙明水遠更看柳暲花新草木禽魚咸若河山民物同春

平原

冬晴柳葉未落潦盡寒潭初清龍鑣千騎萬騎雁隊一聲兩聲

七言絶句

由廣泉寺至臥佛寺

巖邊青竹低臨水雲外嵐峰半入天僧舍無人常寂寂山門泗繞是寒泉

初寒

灑雪凝霜正渺漫曉來朔色滿林巒何當吹遍鄒陽律盡却人間黍谷寒

尖峰山谷口作

寒山秀出亦娟娟細路穿林碧磴懸却為晚來飛雨過數峰橫翠入寒烟

巡歷塞北雜咏第一首

疊嶂層崖一綫開草深徑路絶塵埃龍沙雨後瀼河水

日夜朝宗入塞來

曉發虛谷

帷宮雨後納新凉虛谷風來百草香萬里晴雲任舒卷
憑高但見碧天長

飛來峰

巖岫崚嶒洞壑奇懸藤古木半迷離冷泉亭子清溪上
誰識源頭混混時

惠泉

寒雲覆樹昔年經甲子觀惠泉在十月再品山泉到此亭春水一
犂農事足喜看膏雨徧郊坰

春晴舟中作

野水漫漫野岸長幾行嫩柳帶斜陽不知春色來多少
但覺飛花處處香

克魯倫河上流雨後草生

晚從岸曲駐前旌雨歇行營草怒生一望青青河上色
平蕪共聽馬嘶聲

班師次拖陵

戰馬初閒甲士歡揮戈早已破樓蘭彌天星斗銷兵氣
照徹邊山五月寒

南口

鑾輿歷遠度龍城已近郊圻一日程時雨潤來山翠重
更添高下小溪聲

登雞鳴山

鳥道盤空近塞垣羊河如帶繞山根停鑾欲覽沿邊勢
石上藤蘿手自捫

山行

古木荒山落葉稀寒流幾曲漾斜暉馬蹄行遍龍堆路
總是金湯户外扉

曉寒念將士

長河凍結朔風攢帶甲橫戈未即安每見霜華侵曉月
最憐將士不勝寒

經喀爾沁

古木蒼山路不窮霜林颯沓響秋風臨流駐蹕歸營晚
坐看旌門落照紅

菜畦

東南農事已春深菜隴花開滿地金獨愛小民勤力作
馬頭堪慰省方心

支硎山

龍池東北古支硎石室寒泉句可聽支遁詩云石室可
想得雨餘懸瀑布飛流界破數峰青

江行

風帆來往亂江流樓艣縱橫拍浪浮只在艄工持柁穩
曾將為政喻操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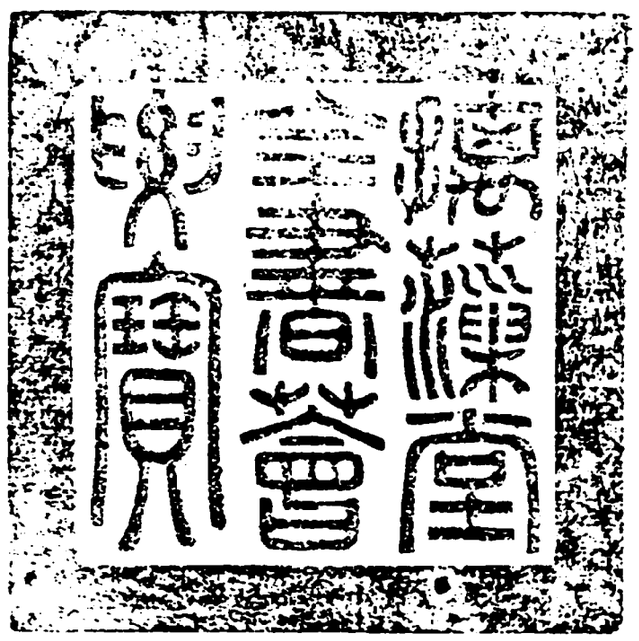
春行

愛此融融養育多平原高下識恩波雖然迅速春難住
四季何嘗離太和

未開新荷

清和將盡未端陽時雨催擎珠點涼不染淤泥看淨植
雖無花氣葉先香

皇清文穎卷首六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　臣　張書勳
謄録監生　臣　王應璧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首七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八十四 集部

皇清文穎卷首七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

論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論

聖人以仁民愛物為心自無歛怨之理以大公至正為道亦無避怨之方歛怨者咈百姓以從已之欲者也避怨者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也夫已之欲必不可從而

百姓之譽亦不可干何也天下之人心不同則含怨之情亦異善者之所不怨者必惡者之所怨惡者之所不怨者必善者之所怨是以為人君者不在乎權怨端之大小以為重輕而在乎辨所怨之是非以為避就惟問我之所行惠與不惠懋與不懋而已吾果惠而順於理果懋而勤於事則在已者信無可怨兆庶之廣即中有怨之之人而無可怨之實則雖怨猶不怨也不能如是則不怨猶怨也實心愛民之君臣常任怨而有所不恤

即如子產古之賢臣也為政之初百姓怨之迨及三年百姓頌之同一子產也同一民情也同一子產之政也而先後之間民情迥異如此然則為政者惟準於理而已何所用其取舍哉

序

大清會典序

自昔書契肇興百官以治是知上古之代雖風氣樸略始製文字必垂典憲以昭誡有位用能允釐百工咸熙庶績觀虞書舜命九官具載訓辭宏綱畢舉則其節目之詳於簡冊者可想而知也爰歷夏殷至周大備孔子言周監於二代又言殷因夏禮周因殷禮所損益可知周禮一書蓋承唐虞夏殷之緒而加以文武制作之隆莫不著之章程布在方策設官分職猶師虞周之成憲

上紹古先下開來葉自是厥後漢唐宋明膺運享祚者馬我

太祖高皇帝受

天景命經綸草昧

太宗文皇帝肇基王迹創制顯庸

世祖章皇帝混一寰瀛禮明樂備至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載定太平功隆業茂是則我朝之興

四聖相承兼唐虞之勲華綜豐鎬之謨烈巍乎成功煥乎文章之並盛者也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勅命閣臣纂修大清會典起於崇德元年迄於康熙二十五年大經大猷咸臚編載

聖祖仁皇帝歷數綿長又閱三紀敬勤愈至法制增修憲古宜今至精至備可謂規型之盡善儀典之大成而散在卷牘未及彙輯以藏全書朕纘承寶位體

皇考之心以為心法

皇考之政以為政其有因時制宜更加裁定者無非繼志述事之意紹聞衣德之思爰允禮臣蔣廷錫所請命閣臣開館纂修自康熙二十六年至雍正五年所定各部院衙門禮儀條例悉行檢閱照衙門分類編輯凡經九載篇帙告竣於是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立綱陳紀之端命官敷政之要首末完具燦然如日星之炳照與虞書周禮並垂不刊夫制度之有損益隨時以處中之道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易曰變通者趨時也中無定體動惟厥時斯

聖祖仁皇帝所以乾健日新為萬世立極也朕兢兢業業永懷紹庭陟降之義爾在廷臣工能恪遵而時繹之上之可以程功次亦不失為寡過然其所以行之者必本於至誠非徒緣飾虛文奉行故事以為盡職也其交相懋勉忠勤不懈以贊勷我國家悠久無疆之泰運追邁二帝三王之盛朕於茲有厚望焉

書經傳說彙纂序

朕思六經皆治世之書而帝王之大經大法昭垂萬古者惟尚書為最備蓋自繼天立極精一執中二帝三王之心法遞相授受而治法亦因之以傳今觀書所載成天平地經國造邦建官立教禮樂兵刑之弘綱大用與夫賡颺都俞之休風嘉謨嘉猷之陳告凡所為永膺天命而致時雍協和之效者雖相去數千年尚可於方策中想見其欽明寅畏之衷敷布經綸之迹後之君臣得奉為模楷以追踪於唐虞三代之隆詎不於書是賴哉

我皇考聖祖仁皇帝聖學淵深治功弘遠存於中者二帝三王之心發於外者二帝三王之治而稽古好學於典謨訓誥之篇沉潛研究融會貫通初

命講官分日進講著有解義一編頒示海內復

指授儒臣薈萃漢唐宋元明諸家之說參考折中

親加正定廣大悉備於地理山川援今據古靡不精核

之忱寅亮天工誠和民志俾薄海內外永底乂安於以

遠宗聖哲而仰承

皇考尊崇經學啓牖萬世之盛心顧不美歟是為序

詩經傳說彙纂序

朕惟詩之為教所以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其用遠矣自說詩者各以其學行世釋解紛紜而經旨漸晦朱子起而正之集傳一書參考衆說探求古始獨得精意而先王之詩教藉之以明國家列在學官著之功令家有其書人人傳習四始六義曉然知所宗尚我皇考聖祖仁皇帝右文稽古表章聖經御纂周易折中既一以本義為正於春秋詩經復命儒臣次第纂輯皆以朱子之說為宗故是書首列集傳而採漢唐以來諸儒講解訓釋之與傳合者存之其義異而理長者別為附錄折中同異間出己見乙夜披覽

親加正定書成凡若干卷名曰詩經傳說彙纂朕惟詩三百篇先王所以明勸懲而行黜陟蓋治世之大經而後世文人學士乃以風雲月露之辭自託風雅學經者又溺於訓詁辭章之陋習烏在其能明先王之道也我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序

欽惟

皇考聖祖仁皇帝性秉生安道參化育臨御悠久宇宙清寧六十載

聖德神功超越萬古凡為史臣所記注黎獻所覩聞者固已備編於

實錄

寶訓珍藏於金匱琅函蕃蕃皇皇盛矣大矣朕曩者偕諸昆弟侍奉

宮庭親承

色笑每當視膳問安之暇

天顏怡悅倍切

恩勤提命諄詳鉅細悉舉其大者如對越

天

祖之精誠侍養

兩宮之純孝主敬存誠之奧義任人敷政之宏猷慎刑

重穀之深仁行師治河之上略圖書經史禮樂文章之淵博天象地輿歷律步算之精深以及治內治外養性養身射御方藥諸家百氏之論說莫不隨時示訓遇事立言字字切於身心語語垂為模範蓋由我

皇考質本生知而加以好學聖由天縱而益以多能舉天地間萬事萬物之理融會貫通以其得之於心者宣為至教視聽言動悉合經常飲食起居咸成矩度而

聖慈篤摯啓迪周詳涵育薰陶循循善誘朕四十年來祇聆默識夙夜凜遵仰荷纘承益圖繼述追思疇曰天倫之樂緬懷叮嚀告戒之言既歷歷以在心尚洋洋其盈耳謹與誠親王允祉等記錄各條萃會成編恭名為

庭訓格言於戲

聖謨弘遠包涵無際以今所紀揆昔所聞僅存什一於千百闕略甚多實深愧悚然而是編也文辭精要意旨深長苟能引伸而擴充之則片語能含衆義隻字可括千言雖卷帙簡約而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罔弗兼

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傳一以貫之矣爰奉秘集壽之琬琰以昭垂於億萬世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肇哉後嗣恪循祖訓念茲罔斁受益靡窮世世子孫尚其永久敬承哉謹序

聖諭廣訓序

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此皆以敦本崇實之道為牖民覺世之模法莫良焉意莫厚焉我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德洋恩普仁育萬物義正萬民六十年來宵衣旰食祇期薄海內外興仁講讓革薄從忠共成親遜之風永享昇平之治故特頒上諭十六條曉諭八旗及直省兵民人等自綱常名教之際以至於耕桑作息之間本末精粗公私鉅細凡民情之所習皆

睿慮之所周視爾編氓誠如赤子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萬世守之莫能易也朕纘承大統臨御兆人以

聖祖之心為心以

聖祖之政為政夙夜黽勉率由舊章惟恐小民遵信奉行久而或怠用申誥誡以示提撕謹將

上諭十六條尋繹其義推行其文共得萬言名曰
聖諭廣訓旁徵遠引往復周詳意取顯明語多直樸無
非奉
先志以啓後人使羣黎百姓家喻而戶曉也願爾兵民
等仰體
聖祖正德厚生之至意勿視為條教號令之虛文共勉
為謹身節用之庶人盡除夫浮薄囂陵之陋習則風俗
醇厚家室和平在朝廷德化樂觀其成爾後嗣子孫並

受其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理豈或爽哉

數理精蘊序

粵稽前古堯有羲和之咨舜有后夔之命周有商高之
訪逮及歷代史書莫不志律歷備數度用以敬天授民
格神和人行於邦國而周於鄉閭典至重也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生知好學天縱多能萬幾之暇留心
律歷算法積數十年博考繁蹟搜抉奥微參伍錯綜一
以貫之爰
指授莊親王等率同詞臣於大內蒙養齋編纂每日進
呈
親加改正彙緝成書總一百卷名為律歷淵源凡為三
部區其編次一曰歷象考成其編有二上編曰揆天察
紀論本體之象以明理也下編曰明時正度密致用之
術列立成之表以著法也一曰律呂正義其編有三上
編曰正律審音所以定尺考度求律本也下編曰和聲
定樂所以因律製器審八音也續編曰協均度曲所以
窮五聲二變相和相應之源也一曰數理精蘊其編有

二上編曰立綱明體所以解周髀探河洛闡幾何明比例下編曰分條致用以線面體括九章極於借衰割圜求體變化於比例規比例數借根方諸法蓋表數備矣洪惟我國家聲靈遠届文軌大同自極西歐羅巴諸國專精世業各獻其技於閶闔之下典籍圖表燦然畢具我

皇考兼綜而裁定之故凡古法之歲久失傳擇焉而不精與西洋之侏㒧詰屈語焉而不詳者咸皆條理分明

本末昭晰其精當詳悉雖專門名家莫能窺萬一所謂惟聖者能之豈不信歟夫理與數合符而不離得其數則理不外焉此圖書所以開易範之先也以線體例絲管之別以弧角求經緯之度若此類者皆數法之精而律歷之要斯在故三書相為表裏齊七政正五音而必通乎九章之義所由試之而不忒用之而有效也書成纂修諸臣請序而傳之恭惟

聖學高深豈易鑽仰顧朕夙承

庭訓於此書之大指微義

提命殷勤歲月斯久尊其所聞敬効一詞之贊蓋是書也豈惟

皇考手澤之存實稽古準今集其大成高出前代垂千萬世不易之法將欲協時正日同律度量衡求之是書則可以建天地而不悖俟聖人而不惑矣

音韻闡微序

聲音之道微矣天地有自然之聲人聲有自然之節古之聖人得其節之自然者而為之依永和聲至於八音諧而神人和胥是道也文字之作無不講求音韻顧南北異其風土古今殊其轉變唇舌齒清濁輕重之分辨在毫釐動多訛舛樊然淆混不可究極自西域梵僧定字母為三十六分五音以總天下之聲而翻切之學興儒者若司馬光鄭樵皆宗之其法有音和類隔互用借聲類例不一後人苦其委曲繁重難以驟曉往往以類隔互用之切改從音和而終莫能得其原也我

聖祖仁皇帝睿聰首出天地萬物之奥律歷象數之秘靡弗心解神會洞徹本原以國書合聲之法出於自然足以盡括漢文翻切之要妙也於是

指授大學士李光地擬定條例節目俾諸生王蘭生纂輯之後復以尚書徐元夢董其成始自康熙五十四年迄今十載奏竣命之曰音韻闡微蓋其為法也緩讀則成二字急讀則成一音在音和中尤極其和總出於人聲之自然而無所勉強洵為簡明易曉從來翻切家所莫及而講求音韻者習之良甚便也雖然此特就切韻言之耳嘗觀皇極經世書律感吕而聲生吕感律而音生律吕倡和相生不窮以聲音統攝萬物之變說者謂其以聲起數以數合卦而萬物之理備焉我

聖祖仁皇帝獨見音韻之本原即用以審音定律作樂崇德其道舉無所不貫蓋睿智淵通更有極乎至微者夫豈羣下所能仰窺萬一哉

子史精華序

恭惟

皇考聖祖仁皇帝天縱聰明秉上聖之姿而垂意典籍勤於稽古

御極六十餘年萬幾之暇披覽卷帙不輟寒暑巡幸所至必以緗素自隨逮於耄齡精研不倦延閣廣內之藏搜討無遺所謂好古敏求多學而一以貫之也欲以編輯成書嘉惠天下後世嗜學之士

特命開書局於武英殿召集詞臣歷歲修纂每成數卷即上呈

御覽

親加指示前後所成充溢冊府而子史精華之纂為最後朕纘緒之初尚未告竣敬承

先志俾就厥功綜觀大凡其部三十其目二百七十有九自天文地理帝德王功禮樂兵刑之大人倫日用之常以及九邊之殊域二氏之異教方術技藝之巧草木鳥獸之蕃門分類別條理具備而采掇子史斐藻摛秀甚有裨於學者蓋士之嚮學通經為先而博及於子史固不能若窮經之專一惟攬其精華而識之勿忘俾考古者於茲尋其緒則無慮於簡牘之繁績文者於茲取其材則有助於翰墨之富用力甚簡而成功已多是

聖祖皇帝垂教無窮之至意也剞劂既畢展閱全編敬為敘引昭示久遠用綴於篇端

古今圖書集成序

欽惟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聰明睿智亶生知之質而又好古敏求孜孜不倦萬幾之暇置圖書於左右披尋玩味雖盛暑隆寒未嘗暫曠積數十載之久研綜古今搜討殆遍屢
命儒臣弘開書局若周易折衷發四聖之微言朱子全書會羣儒之奧義皆稟自
睿裁復
躬加校定若律歷淵源推軒皇之神策叶虞代之元聲皆
親行指授以天縱之能而準於儀器凡註經考史選詩論文以及博聞多識之資所纂輯雕鐫充溢於內府刪述之功嘉惠無窮稱極盛矣而又以為未攬其全乃
命廣羅羣籍分門別類統為一書成冊府之鉅觀極圖書之大備而卷帙浩富任事之臣弗克祇承既多訛謬每有闕遺經歷歲時久而未就朕紹登大寶思繼
先志特命尚書蔣廷錫等董司其事督率在館諸臣重加編校窮朝夕之力閱三載之勤凡釐定三千餘卷增刪數十萬言圖繪精審攷定詳悉書成進呈朕覽其大凡列為六編析為三十二典其部六千有餘其卷一萬始之以歷象觀天文也次之以方輿察地理也次之以明倫立人極也又次之以博物理學經濟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治國平天下之道咸具於是矣惟我
皇考法天行之剛健協坤德之含弘察於人倫明於庶物尊六經而禮先儒釐六官以數大政故是書之成貫三才之道而靡所不該通萬方之略而靡所不究也我
皇考金聲玉振集五帝三王孔子之大成是書亦海涵地負集經史諸子百家之大成前乎此者有所未備後有作者又何以加焉敬藏石室寶垂久遠用敘其本末緝於篇首以彰
皇考好學之聖德右文之盛治并紀朕繼志述事兢兢

業業罔敢不欽若於
丕訓云爾

雍邸詩集序

朕昔在雍邸自幸為天下第一閒人然所謂閒者非若
箕潁遺世竹林肆志之類也朕生當國家鼎盛之時三
逆蕩平四方寧謐仰蒙
皇考鍾愛承歡膝下位列親藩寢門定省之餘無他事
事境之所處閒矣兼之賦性不樂浮華既無庸皇皇於
富貴更不煩戚戚於貧賤祇期消融機巧遂覺隨處樂
天情之所寄又閒矣雖然究其所以優游恬適得四十

餘年為一閒人者莫非我
皇考教育深恩有以成就之也朕素不嫻聲律每於隨
從塞北扈蹕江南偶遇
皇考命題屬賦勉强應制一博
天顏歡笑初不計字句工拙至於讌賞登臨觸物寓感
有會而作因詩紀事借以陶寫性情而已豈曰與文人
墨客較論短長耶歲月積久裒焉成集迨壬寅冬恭承
皇考付託之重臨御寰宇封章重疊機務殷繁旰食宵

衣猶虞葦盛夙興夜寐莫敢求安向之優游恬適今則易而為惕厲憂勤花朝月夕之吟皆成祁寒暑雨之思矣檢閱舊作曷勝惘然緬想曩日之閒境閒情奚啻邈若河漢也哉爰序於雍邸集首以示朕意云

九日燕羣臣擬栢梁體詩序

朕繼大統惟朝乾夕惕兢兢仰法

皇考期賢哲盈廷民康物阜永承郅隆之

聖治嘗思古之明良賡歌喜起君臣一德同心曠代為之欣慕今在廷臣工協衷以資贊理顧瞻濟濟皆我

皇考數十年教育栽培之所詒也是以庶政具舉兆民樂業朕實嘉賴焉康熙二十一年春

聖祖於乾清宮開幵平之讌振賡颺之歌盛稱一時美冠千古今丙午九月節屆重陽覽百穀之斯登忻三農之有稔光風溢目海宇澄清爰集王公卿尹用陳几筵笑言勿禁威儀不拘相悅於一堂弗限夫三爵然禮著享燕之義詩有嘉賓之詠古君臣於飲食燕會間即具獻納拜颺之典也唐虞文武之世休風如昨朕與諸卿宜則效之今用栢梁體朕為倡始諸卿遞成篇什今日也非徒命酒徵歌揚華摘藻蓋欲昭

聖祖養育之深恩朕廷泰交之雅會垂之奕世永傳斯

事云爾

悅心集序

朕生平澹泊為懷恬靜自好樂天知命隨境養和前居藩邸時雖身處繁華而寤寐之中自覺清遠閒曠超然塵俗之外然不好放逸身心披閱經史之餘旁及百家小集其有寄興蕭閒寓懷超脫者佳章好句散見簡編或如皓月當空或如涼風解暑或如時花照眼或如好鳥鳴林或如泉響空山或如鐘清午夜均足以消除結滯浣滌煩囂令人心曠神怡天機暢適因隨意採錄若

干則置諸几案間以備觀覽自總理萬幾以來宵旰不遑求如曩時之怡情悅目不可復得然寧靜之宰不因物動恬澹之致豈為境移此乃可以自信者爰取向所採錄彙為一書名之曰悅心集夫心者人之神明所以為萬化之源萬事之本而勞之則苦擾之則煩蔽之則昏窒之則滯故聖賢有存心洗心之明訓佛祖有明心寂心之微言無非涵養一心之沖虛靈妙使無所累與天地太和元氣渾然流行無入而不自得也如孔門之

春風沂水仙家之吸露餐霞如來之慧雨香花以及先儒之霽月光風天根月窟其理同其旨趣何弗同耶是編所録有莊語有逸語有清語有趣語有淺近語不名一體人有仕有隱有儒有釋有高名有無名亦不專一家總之戒貪祛妄屏慮釋思寄清淨心遊歡喜地言近指遠辭簡味長俯仰之間隨時可會然而喧寂在境而不喧不寂者自在心往往跡寄清廓之鄉而神思縈擾身處塵氛之地而志氣安舒則見道未見道之分也昔

朗禪師以書招永嘉禪師山居師答曰未識道而先居山者但見其山不見其道未居山而先識道者但見其道必忘其山見道忘山者人間亦寂也見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旨哉斯言知此義者始可與讀悦心集

皇清文頴卷首七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頴卷首八十五　集部

皇考世宗憲皇帝御製文

記

圓明園記

圓明園在

暢春園之北朕藩邸所居

賜園也在昔

皇考聖祖仁皇帝聽政餘暇遊憩於丹陵沜之渼飲泉水而甘爰就明戚廢墅節縮其址築

暢春園熙春盛暑時臨幸焉朕以扈蹕拜賜一區林皋清淑陂淀渟泓因高就深傍山依水相度地宜構結亭榭取天然之趣省工役之煩檻花堤樹不灌溉而滋榮巢鳥池魚樂飛潛而自集蓋以其地形爽塏土壤豐嘉百彙易以蕃昌宅居於茲安吉也園既成仰荷慈恩錫以園額曰圓明朕嘗恭迓

鑾輿欣承
色笑慶天倫之樂申愛日之誠花木林泉咸增榮寵及
朕纘承大統夙夜孜孜齋居治事雖炎景鬱蒸不為避
暑迎涼之計時踰三載僉謂大禮告成百務具舉宜寧
神受福少屏煩喧而風土清佳惟園居為勝始命所司
酌量修葺亭臺丘壑悉仍舊觀惟建設軒墀分列朝署
俾侍直諸臣有視事之所構殿於園之南御以聽政晨
曦初麗夏晷方長召對咨詢頻移晝漏與諸臣相接見
之時為多園之中或闢田廬或營蔬圃平原膴膴嘉穎
穰穰偶一眺覽則遐思區夏普祝有秋至若憑欄觀稼
臨陌占雲望好雨之知時冀良苗之應候則農夫勤瘁
稼事艱難其景象又恍然在苑囿間也若乃林光晴霽
池影澄清淨練不波遥峰入鏡朝暉夕月映碧含虛道
妙自生天懷頓朗乘機務之少暇研經史以陶情拈韻
揮毫用資典學凡茲起居之有節悉由
聖範之昭垂隨地恪遵罔敢越軼其承榱桷柱素甓版

扉不斲不枅不施丹雘則法
皇考之節儉也晝接臣僚宵披章奏校文於墀觀射於
圃燕閒齋肅動作有恒則法
皇考之勤勞也春秋佳日景物芳鮮禽奏和聲花凝湛
露偶召諸王大臣從容遊賞濟以舟楫餉以果蔬一體
宣情抒寫暢洽仰觀俯察游泳適宜萬象畢呈心神怡
曠此則法
皇考之親賢禮下對時育物也至若嘉名之
錫以圓明意旨深遠殊未易窺嘗稽古籍之言體認圓
明之德夫圓而入神君子之時中也明而普照達人之
睿智也若舉斯義以銘戶牖以最身心處體
天意永惕
聖誨含煦品彙長養元和不求自安而期萬方之寧謐
不圖自逸而冀百族之恬熙庶幾世躋春臺人遊樂國
廓鴻基於孔固綏福履於方來以上答
皇考垂祐之深恩而朕之心至是或可以少慰也夫爰

宣示予懷而為之記

七曜會聚記

天之垂象與人事相應諸經垂訓惟敬與戒無他說也後世遇嘉祥之徵多紀年加號然或不求實應而徒尚虛文適為厥德之累昔人謂應天以實朕有取焉雍正三年春歷官奏二月二日庚午七曜會聚為難逢之天瑞繪圖以進於是廷臣援高陽漢高宋太祖時事頻請慶賀朕不之允且諭以經緯遇合之故禎祥昭示之由推

皇考至德之感及今日敬應之實再三詳諭然後在廷之臣曉然知朕之意慶議乃寢據侯驗者奏稱亥子之交日月符會合之度五星列聯綴之形榮光爛然漢志所謂如合璧如連珠者昭然在目及晨則天朗以清氣和而穆見者聞者莫不歡忻傳說以為曠世稀覯太平之瑞應顧朕自繼統以來雖圖治不遑而政皆平歟吏皆賢歟民皆康歟俗皆淳歟朕實不敢自信而何以致此自信且不敢又何以當此其惟益凜日躋之敬庶保

天貺於永永也既諭廷臣謹記以示夫後云

黃河澄清碑記

朕聞

上天孚佑生民日監在茲垂示休徵警覺有位凡欲使之懋德勤政無怠無荒而修省加虔用答嘉貺天人感應之理致不爽也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功德隆盛臨御久長厚澤深仁洋溢於薄海內外朕寅紹鴻圖仰承

盛烈蒙被

福蔭民物阜安數年以來嘉祥疊見乃雍正四年十有二月河道總督齊蘇勒及副總河嵇曾筠漕運總督張大有河南巡撫田文鏡山東巡撫塞楞額陝西巡撫法敏先後馳奏黃河自陝西府谷縣歷山西河南山東以至江南之桃源冰開水清湛然澄澈其在陝西山西始見於雍正四年十有二月八日乙丑迄於次年正月十三日庚子凡三十有六日其在河南山東始見於雍正五年正月十日丁酉凡三十

有一日山東之單縣亦清於丙寅至癸酉甲戌清澈見底而是月之二十二日巳卯漸復其舊凡十有四日其在江南則始於十有二月十六日癸酉迄於是月二十三日庚辰凡七日盖其清也自上而下及其復舊則自下而上故時日之先後遠近漸次如是維時中外臣民僉以河清為千年罕見之盛事稽諸史册咸稱上瑞況横亘三千一百餘里縣歷三旬有餘尤亘古所未覩合詞懇請御殿受賀至再至三朕維上天之錫福降災猶人君之用賞行罰感召之機分於敬肆一念甫動休咎頓殊朕祇若

昊天敬慕

皇考翼翼小心夙夜罔有懈怠因得仰邀

皇考昭察默顧

蒼穹錫茲福慶朕惟慮前此之受貺無因且恐將來之承庥不易朝乾夕惕益深謹凜特命虔告

景陵以申忱悃專遣大臣致祭

河神以彰靈應至升殿受賀沿襲頌美之虚文朕所不取是以堅却不允而廣推

皇考錫嘏弘仁施恩中外羣臣有專職者咸晉一階諄諭周詳共加敬勉爰允廷臣所請勒石以紀夫天一生水實為天地之氣所流通而河稱四瀆之宗上應雲漢澄潔安流用昭嘉瑞

天和協應必有自來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言文王與天同德而子孫蒙其福澤也我

皇考配

天之靈於昭在上眷顧啟迪至深且厚朕祇承瑞應恐懼悚惶嘉與羣臣增修實政書曰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又曰先王奉若天道君臣上下之間無忘戒儆朕亦惟是嚴恭寅畏不遑康寧庶幾求無負於

上天

皇考錫予嘉祥之至意濡毫紀實鐫勒貞珉用抒朕祇

跋

耕織圖跋

夫養生所亟莫過於衣食古者四民交能易作終歲所入不過給於衣食而止故下士之禄亦僅比於上農夫而閭師之法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哀所以宥民於農桑以厚其本也後世之民多棄本而趨末蓋以農夫紅女終歲勤動而或盖無斗儲身無完衣不若工商百技立致温飽而不耕而饜膏粱者轉以胼胝為鄙不織而被綺羅者咸苦蠶績之勞不知使世之人咸捨本而趨末豈特飽與煖之不可得更將何從而得食何從而得衣耶伏讀

皇父特製耕織圖序云生民之本以衣食為天又云用以示子孫臣庶俾知粒食維艱授衣匪易蓋欲令寰宇之内一皆崇本而抑末所最誠深遠矣余昔侍豐澤園曾蒙

頒示因萃衆工人之能事繪圖各二十三幅暇時展閱若身在其中不覺目曠而心怡也因思竹屋茆檐之下桑疇稻壠之間男者耕女者織明而動晦而息出無聱組之繫入無寵辱之關歲時伏臘雞黍雜陳父母融融妻子熙熙若不識天之高地之厚也膏粱紈袴之徒烏足以知其境之泰然情之恬然而歲月之悠然也耶余心樂之而身弗能之為是圖也蓋以敬承

皇父重農桑以阜成兆民之至意而常念稼穡之艱難慣耔耘之勞瘁以檢身於禮度也豈徒以是為筆墨之玩歟

跋淳化閣帖後

自古帝王臨政之暇往往留意翰墨其間名臣喆士多工書法漢晉以下代有聞人後世採集勒石俾流傳永久銀鈎鐵畫照耀百世如三代彝鼎信可寶玩盖書學為六藝之一揮毫濡墨縱筆所如而波磔意度之間結構神采勁健古秀斯為上品朱子跋韓琦與歐陽修帖云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相關程明道亦云某寫字時甚敬只此是學柳公權心正筆正之對載諸史策以

臨池之學精而論之足以通心性之淵微見學問之要旨則書法顧可輕言哉宋太宗淳化閣嘗集歷代君臣書蹟命侍書王著摹勒為法帖十卷榻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歐陽修集古録所謂官法帖是也我

聖祖皇帝法書雲輝星燦集古今之大成朕朝夕侍左右瞻仰

天章時蒙

聖訓故留心書法最久所見歷代法帖亦最多此帖乃四十年前為直隸廵撫崔澄購得以畀其壻法海計藏於佟氏者三十八年矣今以藏本進覽紙墨潤潔神氣宛然真初榻之尤佳者如張芝草書内不辨行動潛處耳他本處字作不可二字王導書内酸字酉中一點上挑他本皆下直王獻之書内委曲字畫聯絡他本委字中斷鴨頭丸丸字中無點他本皆添點劉道士鵞羣鵞字一筆書成清真勁細他本鳥字頭微肥而不甚分曉觀此數處足信其為官本初榻無疑而再榻與别刻皆不

能及也朕披閲再三心契神會如接古人於硯席益悟字學之精微見古法之嚴整書此以識企慕云

碑文

修建

闕里聖廟碑文

朕惟

上帝垂佑蒸民篤生

至聖先師孔子以仁義道德啟迪萬世之人心而三綱
以正五倫以明後之繼天御宇兼君師之任者有所則
倣以敷政立教企及乎唐虞三代之隆大矣哉聖人之

道其為福於羣黎也甚溥而為益於帝王也更宏宜乎
尊崇之典與天地同其悠久也曲阜廟廷為孔子里宅
毓聖鍾靈之地神爽式憑廟貌崇閎由周而來久且加
盛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德符元化悟徹性天自羲農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之道集成於

孔子者一一體於身心宣為政治聖統在上應運而承
康熙甲子東巡狩

臨幸闕里謁奠廟林啟禮隆儀漢唐莫及朕恭膺丕緒
志切羹墻即位之初加封

先師五代王爵詣雍釋菜題額歌詩佩德報功之願夙
夜罔釋於懷雍正二年闕里聖廟不戒於火有司奏告
朕悚惕靡寧詣廟致祭旋發帑興修命大臣專董厥役
殿廡規模悉準宮闕製器備物亦令繪圖呈式裁酌協
宜數年來諄諭執事臣寮經營周至纖毫無憾始愜朕
衷七年冬有司具奏大成殿上梁前二日慶雲見於曲

阜合詞稱瑞朕以天人感應理固不爽而誠敬微忱詎
能邀

上帝

先師之垂鑒用是祇將祀事倍增試額俾普天率土被
聖人之德化者同心感慶庶足以廣教澤而答嘉祺而
撫躬警勉恒朝夕凜凜焉朕嘗謂帝王之尊聖尊其道
也尊其道貴行其道居行道之位而能擴充光大達之
政令修廉治平得其要紀綱法度合其宜禮樂文章備

其盛舉凡聖道之未行於當時者悉行於後世雖去聖久遠而心源相接不啻親授於一堂之上默證於千載之前如是欽崇褒顯悉由於中心之誠服而治化日盛聖道斯尊且夫聖人之道一天道也天以牖民之責屬之聖人刪定贊修代天宣教彝倫敦叙禮法彰明後之帝王奉其道以治世師承罔斁資益良多然則尊天尊聖理原合一今茲之崇禮至聖正所以欽若昊天而於修建廟庭之重典有不至誠至敬者哉朕勤求上理宵旰孜孜冀以仰述

皇考之鴻謨丕揚先師之厚澤爰敬推上天篤生聖人與聖人承天立教垂憲奕世之意勒文碑石以昭示臣民於無極而系以辭曰

天心覺世聖治承天治法道法聖聖相傳三五之隆以道致治峻德弘昭豐功遠被聞知續統

至聖挺生中天復旦文教昌明經緯三才陶融萬象體具中和功侔參兩表揚六籍程式五常如會滄海若揭秋陽惟我

皇考聰明睿智苞蘊圖書滙宗洙泗德與聖合禮為道崇升堂容肅過里恩隆緒纘朕躬勤圖紹述至訓煌煌箴銘宥密惟皇建極惟聖時中古今雖邈心理攸同作帝王師與天地配開闢一人神靈如在奕奕新廟輝映尼防金絲在御車服盈堂煥乎天文五雲示慶錫祜者

聖敢云瑞應鑒厥微誠普祈洪貺永福編氓文治光華

惠濟廟碑文

永定河古所稱桑乾河出太原經馬邑合雁雲諸水奔注畿南發源既高滙流甚衆厥性激湍數徙善潰康熙三十七年我皇考聖祖仁皇帝親臨指授疏導之方新河既溜遂慶安瀾爰錫嘉名永昭底定立廟蘆溝橋北題額建碑奎文炳耀河神之封實自此始朕纘紹鴻基加意河務設官發帑深籌疏築之宜比年以來永定河安流順軌無衝蕩之虞民居樂業歲獲有秋豈惟人事之克修實賴神功之贊佑念石景山據河上游捍禦宜亟妥侑爰相擇善地作新廟以妥神朕弟和碩怡賢親王躬往營度得地麗村之西鼎建斯廟長河西遶而南縈峰嶺北紆而左騖控制形勝負山臨流殿宇崇嚴規制宏敞護以佛閣界以繚垣經始於雍正七年冬逾一年役竣復以蘆溝神廟

皇考聖蹟所在載加崇飾丹艧維新並增建傑閣翼如煥如稱朕敬神惠民之意爰賜廟名曰惠濟勒文貞珉以紀其事詩稱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河之有神備載祀典況永定為畿輔之名川靈應夙著田疇廬舍繡錯郊圻其得安耕鑿而樂盈寧者胥仰荷

皇考方略之昭垂而

明神顯靈默相孚佑蒸黎邀福孔多宜加崇敬今茲十里內廟貌相望虔修秩祀尚其妥侑歆饗俾斯民康阜又安以弘我國家無疆之慶豈惟朕承茲惠貺我

皇考平成之駿烈實嘉賴焉

朝陽門至通州石道碑文

自朝陽門至通州四十里為國東門孔道凡正供輸將
匪頒詔賚由通州達京師者悉遵是路潞河為萬國朝
宗之地四海九州歲致百貨千檣萬艘輻輳雲集商賈
行旅梯山航海而至者車轂織絡相望於道蓋倉庾之
都會而水陸之衝達也雖平治之令以時舉行而輪蹄
經涉歲月滋久地勢漸窪又時雨既降積雪初融之後
停注泥淖有一車之蹶需數十人之力以資牽輓者矣
朕心軫念爰命所司相度鳩工起窪為高建脩石路計
長五千五百八十八丈有奇寬二丈兩旁土道各寬一
丈五尺長亦如之其由通州新城舊城至各倉門及東
西沿河兩道亦皆建脩石路共計長一千五十餘丈廣
一丈二尺及一丈五尺不等費帑金三十四萬三千四
百八十四兩有奇經始於雍正七年八月至雍正八年
五月告竣有司請為文以紀其事嘗稽周禮地官司徒
令野脩道遂師巡其道脩鄭鍔疏曰道路以通往來之

途使賓至如歸亦脩文德以來遠人之意禮月令季春
之月命司空巡行國邑周視原野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典籍所垂凡體國經野之政至備具也朕臨御以來詳
求治理早夜孜孜惟恐不逮近而郊圻遠而郡邑即遐
陬僻壤之區其有關於利濟民物者莫不因地制宜以
次脩舉是役也遠師古聖王之良法美意而斟酌久遠
一勞永逸良用欣慰庶使遵是路者瞻周道之蕩平正
直咸慶同軌之盛治焉爰誌其歲月而勒諸石云

高家堰碑文

黃河為運道民生所關而治河以導淮刷沙為要高家堰者所以束全淮之水并力北趨以入河河得清淮則沙不積而流益暢故考河道於東南以高堰為淮黃之關鍵淮自中州挾汝頴渦汴諸水滙注於洪澤一湖蕩激瀠洄浩渺無際而淮揚兩大郡居其下流惟恃堰隄以為障禦所繫詎不重哉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為億兆蒼生籌萬世永賴之計屢勤清蹕指示臣工方略昭垂

神謨卓越全河形勢經畫周詳而高堰隄工尤厪

宸慮迄今數十年來河臣遵守成規列郡得安衽席者

皇考聖績神功之所賜也朕紹承鴻緒注念河防思高家堰堤工綿遠保護維艱惟不惜多費帑金全建石工使高厚堅固久遠可恃斯於運道民生實有裨益朕恭默定詢度僉同爰特發帑金庀材鳩工專命大臣董其事經始於雍正八年二月越雍正十年六月大工告竣仰藉

神庥風濤恬靜新石雲集工作易施增卑而高培薄而厚易圮而新孔固孔完其增廣皆有加於舊凡六千三百四十餘丈延袤四十餘里所費帑金一百一萬餘兩於是高堰之工屹然為淮揚巨障河臣上言大工之成不可無紀用俞所請摛文勒石以示朕宵旰疇咨之至意冀河流濟運永慶安瀾保障無虞民生安業以無忝

皇考底定平成之績云爾

普陀山普濟寺碑文

普陀洛伽山為觀音大士示現之地歷徵靈應自梁貞
明中始立佛寺宋元以來代加修葺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巡幸浙西遣官興建殿宇上為
皇太后祝禧
御題賜額勒文豐碑以紀其事山靈擁護
聖績丕昭朕纘紹鴻基於茲十載念茲山為古聖道場
重以

聖祖仁皇帝宸翰留貽尤宜敬謹崇奉爰特發帑金重
加修飾專官往董其役經始於雍正九年九月雍正十
一年六月告成朕惟天下名山大川皆扶輿清淑之氣
磅礴而融結普陀秀峙海壖迴立於天風紫濤浩漭無
際之中尤靈秀所萃聚宜其為仙真之所棲息況大士
以慈悲濟物為心隨聲赴感無所往而不在其示現在
一時實無時而不示現神通感應不可思議即示現與
不示現舉可不論也夫佛法廣大無邊大海包涵無際
億萬百千里不足以測海之廣而一勺未嘗非海也億
萬百千法不足以盡佛之相而一法無適非佛也今以
大海視普陀一拳石耳而菩薩現象之場善衆皈依之
地泛慈航於彼岸結寶筏於迷津證普度之慈緣顯弘
深之願力珠宮在望香界重新寧不與鷲峰鹿苑均為
淨域之名區也歟用為斯記鐫諸翠珉以志靈山之勝
概

普陀山法雨寺碑文

法雨寺者普陀山大士之別院也
皇考聖祖仁皇帝既修建普濟寺上為
慈聖祝禧復念茲寺為海氛所震蕩發帑重新俾僧徒
得所棲止
賜額立碑增輝瀛嶠歷今已數十載宜加崇飾朕特遣
專官齎內帑庀材鳩工不勞民力香林梵宇丹艧煥然
與普濟寺大工同時告竣督臣請摛文勒石以紀夫大

士以慈緣普濟度盡衆生為願朕嘗繹法雨之義謂濟
物之普徧者莫如雨當夫慈雲布護甘霔滂沱高下遠
近一時霑足凌霄聳壑之喬柯勾萌甲坼之微卉華葩
果蓏無不濡被潤澤發榮滋長暢茂條達各遂其性而
不自知假使物物而雨之朝朝而溉之將不勝其勤而
終不足以徧給惟本大慈悲現大神力周徧一切在在
具足所謂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
乎天下者濟物之功莫大於是神山寶刹緇侶雲集自
當有被時雨之化證心印而傳法乳普利生之實用以
不負大士隨緣接引之慈恩而副朕弘振宗風護持正
覺之至意者朕深有望焉

祭文

追封

孔子五代祭文

道尊往聖宜錫類以推恩牒溯前徽乃緣情而制禮絲綸聿貢俎豆維新仰惟

先師孔子撰合乾坤名高日月纂脩刪定煥六籍之文明祖述憲章樹百王之儀範朕夙承庭訓嚮往實深誕紹丕基欽崇彌切惟德全而業盛知積厚而流光爰命廷臣式稽譜系詒謀式穀洵篤慶於一門毓秀鍾靈宜上追於五代並躋祀典特晉王封體

皇考敬師之心弘

先聖顯親之孝於戲金聲玉振集今古之大成木本水源享烝嘗之美報靈其不昧尚克來歆

聖廟告成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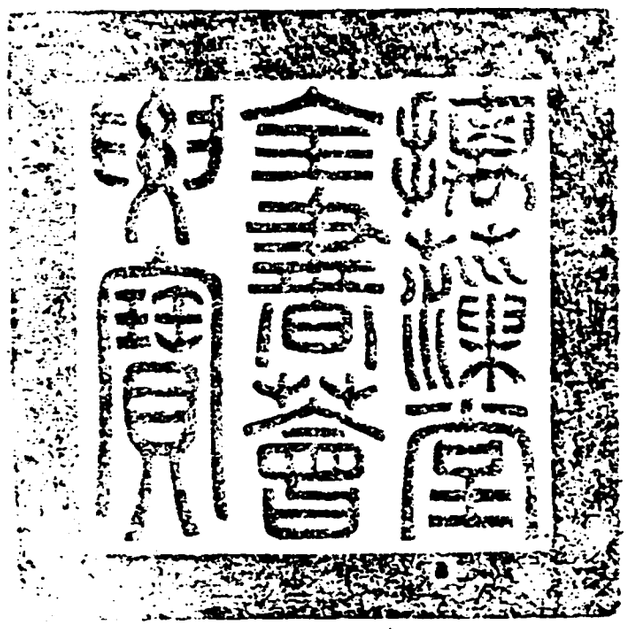
達天盡性樹萬世之師模重道尊經煥千秋之廟貌肅將嘉祀用告成功仰惟

先師孔子得聖之時由天所縱纂修刪定啟宇宙之文明祖述憲章綜百王之統緒升堂入室洪施樂育之恩學禮誦詩永作義方之榘比高懸之日月亘古莫踰喻出類之鳳麟生民未有朕奉遺編而欽企儀典務極其推崇循舊址而鼎新經營必盡其誠敬頒於國帑董以

大臣每繪式以先呈乃按圖而指授楩楠桓梓求大木於名山簠簋樽罍選良工於內府晶瑩黃瓦準制度於宸居璀璨玉圭儼威容於

聖座懸標題之巨牓灑翰親書建屹峙之豐碑摛文恭紀工程累歲時深嚴恪之心棟宇宏規益備觀瞻之美華榱雕柱增輝講道之壇璆磬金鏞重振大成之殿數仞之宮墻逾峻兩楹之俎豆虔陳特遣皇五子弘晝等親詣几筵敬行祭告於戲卿雲糺縵已開丹籙之祥古

皇清文頴卷首八



檜貞堅佇望青蒼之色惟祈鑒格式享苾馨

校總
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丁湘錦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集部
皇清文頴卷首九至十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卷一萬九千三百八十六

皇清文頴卷首九

世宗憲皇帝御製詩

五言古詩

墨竹

我亦愛修竹手植滿萬竿春叢抽新碧夏葉生嫩寒更宜當素秋蕭蕭舞檐端乃至入玄冬蒼然秀可餐帶露裹晨光遲月弄夕爽烟雨快逸情風雪聽幽響能備四時好永結平生賞搆屋豁軒墀面面曳風枝開窓張素琴鑿池懸釣絲為緣情好篤寤寐懷清姿寫眞驚墨妙灑然涵幽芬似我園中籜綠霧凝蒼雲為詩歌此君聊以述所忻

七言古詩

題墨竹

曾聞渭川千畝竹露梢霜節連雲綠又聞湘江竹最佳龍形鳳尾凌空蠢自昔江南好事家白樓謝館分苗族

竿竿碧玉戛吟窓枝枝濕翠侵書屋風晨雨夕韻堪聽
月色烟痕清可掬蕭閒自不染塵氛淨掃浮華媚幽獨
東坡居士曾有言不可無竹寧無肉畫師惟數湖州翁
興來愛寫篔簹谷對此長莖復短莖寒碧精神光奪目
葉不因風長欲動恍然有聲溢紙幅頓覺爽籟發衣襟
舉觴一酌春生腹

墨竹

玉个个翠重重一灣流水北雙扳小橋東竿短竿長皆
入畫枝疎枝密總含風

五言律詩

大獵

五校琱弓勁三秋野獸肥乘時講武事大獮振兵威狡
兔寧藏跡封熊悉入圍獵歸數軍實落日照龍旗

塞外秋興二首

路出關山外秋空日漸高清霜凝曉旆寒色透征袍風
勁飛鷹捷川長獵騎豪
皇威揚四遠邊徼戢弓刀

其二

駐蹕依林麓風多野水鳴旌旗飄暮靄簫鐃吹咽邊聲
塞霜逾白龍沙月更清却看
行殿外諸部盡歡迎

初夏至玉泉山

綠野薰風至夜來春已過撲衣飄落絮貼水出新荷浪
暖魚吹沫泥香燕作窠臨泉聊命酒披拂愛烟蘿

功成回

鑾恭頌二首

指顧靖邊烽懷生盡服從遐荒歸禹甸大漠紀堯封廟
算無遺策神功邁昔縱勒旋旌耀日光景霽
天容

其二

翠華旋萬里即日解征袍共仰神機邃深維
聖體勞鐃歌喧後隊蒼舞迓前旄拓土無中外

皇猷協覆幬

侍從興京謁

陵二首

承先崇報本橋道駐龍旗萬國梯航集敷天雨露隨精誠通寢殿肅穆奉宗彝敬仰松楸古昭森盛烈垂

其二

龍興基景命王氣結遥岑不覩艱難迹安知啟佑心山河

陵寢壯弓劍歲時深盛典叨陪從威儀百爾欽

水圍

春日獵汀洲歡聲拍浪浮雲檣排八陣桂棹競中流鳴鏑摧騰羽飛烟罨綵旒昆明誇水艦豈足擬宸遊

曉度杏山

曙色催樵牧山崖徑欝盤霜凝鴉背白沙印馬蹄乾海氣籠朝旭林飈送早寒鳳城清漏隔遥憶寢門安

望醫巫閭山

翠黛滿雲封遥看北鎮雄壯觀侔五嶽峻秩比三公葱欝興王氣扶搖廣莫風勒銘維祖烈瞻仰萬年同

再度龍泉關

遨遊從淨土安穩度香城鳥亦通禪悅松如響梵聲山嵐朝夕幻關柳去來迎鳳闕

慈雲近惟殷問寢情

初夏扈

蹕熱河

行苑留仙蹕層巒儼赤城烟光濃樹色暑氣散泉聲地僻花偏艷山深夢亦清瞻依忻聖豫風物慰皇情

口外山村

鳥外窺烟樹微茫磧路斜地寒宜種黍坡煖好栽瓜比戶裁駝褐居人置兎罝誰將淳樸意傳寫入中華

雨後

涼雨晴偏好邊秋氣轉清虹從林杪斷月傍隴頭生落葉飄舍潤回沙溜有聲仰看羣雁度寒影帖雲明

過蒙陰

望裏東蒙近微茫草樹遮面城峯礙日繞郭水鳴沙戶

盡繰桑繭人多摘茗芽曾聞魯酒薄村店一旗斜

松

矯矯拂雲姿能教衆木卑蒼鱗疑挾雨翠鬣靜含颸花暖飄香粉膏流結紫芝千齡待黃鶴集此最高枝

竹

綠染竿竿潤青籠个个陰節高寒愈勁氣潔暑難侵密雨驚龍起清風引鳳吟幸邀君子號為爾解虛心

寓目

漠漠雲無際茸茸草漸齊花繁從徑窄溪漲覺橋低捎蝶巢梁燕銜魚沒浪鵜偶來松下坐斜倚看澆畦

春深閒居

長日愜幽棲軒窓面小溪雲開徐自斂鳥歇又重啼愛水頻垂釣看花偶一題坐憐春已暮望裏綠陰齊

池上待月

水含夕籟靜余亦澹懷空星彩低穿樹花香暗度風初看幽徑白漸露小橋紅行到天心處清光更不同

壺中天

峯峻疑無路雲深却有扉鶴閒時獨唳花靜不輕飛洞裏春長駐壺中月更輝一潭空似鏡碧色動簾衣

母后升遐一週諱辰

寫念

慈恩重難禁涕淚懸尊榮心莫釐恍惚歲云遷物候常如此音容獨渺焉寢門空在望一望一淒然

母后二週諱辰

自隔
慈顏杳重臨此日悲音徽徒有慕尊養已無時
恩念劬勞重心驚歲月馳朝來益為愴撫序淚空垂
母后三週諱辰
鞠我
恩深重違顏夢渺茫三年成逝水百感對流光黯黯
慈雲在迢迢仙路長朝來又臨諱含愴仰空蒼
立春
晴光當戶映淑氣逐人來凍草蘇先覺枯條暖自催薦
新紅甲菜應候綠英梅為問迎春吏農疇幾處開
耕耤
無逸農功重豳風穡事先方春勤夙駕乘令為親田夾
隴千官肅扶犁百辟聯禮成終畝後父老慶豐年
去冬無雪今春雨未霑足朕心憂畏莫可言喻幸
於前五月十八日甘霖傾注枯焦頓解不覺喜
而成詠

節過五月半膏雨尚愆期晝夜憂農事精虔籲
帝慈風迴雲氣合澤沛野苗滋田畯須勤課耘耔正及
時

皇清文頴卷十

七言律詩

聖駕南巡自春徂夏瞻依心切恭賦斯篇

春光荏苒薰風至
聖駕勤民尚未還幸有壎篪隨越舸愁無羽翼赴吳關
晨趨北闕螭頭上夜夢南雲豹尾間
清蹕恭迎堪計日幾回翹首潞河灣

謁昭陵恭頌

鍾靈毓秀氣佳哉宇宙從茲景運開
帝統無因文治廣
聖基豈獨武功恢遼韓海永涵深澤松杏山高接上台
虔肅奉觴恭拜畢五雲飛處久徘徊

謁福陵恭頌

一峰天柱象崑崙聖武開基百世尊
廟貌輝煌藏劍舄塵氛溫滌闢乾坤赤龍遐舉雲留影
石馬宵趨汗漬痕赫濯聲靈通優肅春秋霜露感長存

望海樓二首

凌霄雄傑聳層樓碧海蒼茫遠望收混一乾坤雲水濶
濯磨日月浪花浮百川輸委盈襟帶萬類涵濡任泳游
聞道此中含帝澤幾曾汪濊有停流

其二

朱欄畫棟最高樓海色天容萬象收海底魚龍應變化
天中雲雨每蒸浮無波不具全潮勢此日真成廣漢游
仙客釣鰲非我意憑軒惟是羨安流

望岱

芙蓉萬仞插丹梯海上羣峰莫與齊九點青烟看野馬
五更寒日候天雞雲封峭壁松多古蘚積殘碑字未迷
冉冉嶺頭笙鶴下仙壇曾此降金泥

早起寄都中諸弟

曉起輕寒透薄帷風光節物暗推移正當邊塞秋臨早況是關山月落遲一雁孤鳴驚旅夢千峰攢立動詩思鳳城諸弟應相憶好對黃花泛酒巵

熱河閒詠

山深地僻塵囂隔斜映茅堂百尺松石壁有斑憑雨鑿柴門無鑰倩雲封盤岩曲磴留麋跡繞砌平沙印鶴蹤夢覺南窓何所事獨吟獨酌儘從容

月夜泛舟

隄柳陰分舉畫橈數聲嘔軋溢輕舠芙蓉館北香浮沼桑柘村西月滿橋雪鳥衝烟孤鷺起金鱗破浪巨魚跳湖洄一片清光裏心會南華秋水謠

擬漁樵耕牧四首

漁

斛艘漂搖隨處家一篙綠水度年華風雷逐浪蘋溪遠雨網衝烟柳渚斜在在躭閒盟白鷺朝朝買醉餽紅蝦恩德難酬罔極深那得

霜露重驚歲月侵撫時莫解感傷心慕思實切終身永

團圞兒女歡篷底豈羨浮名舉世誇

樵

一生踪跡在烟霞不揀條桑不種麻翠栢斫來青帶葉古籐擔去紫垂花歌長時引猿窺穴歸晚常乘月到家笑指雲山為活計那須卮酒祝籌車

耕

茅屋疎籬翠蔓牽繞籬桑柘翳平田村中斑白閉無事隴上青黃喜有年比戶機梭鳴月下一家兒女聚燈前那能更羨公卿貴蟹美魚肥稻熟天

牧

平原淺草澹烟和指點牛羊下綠坡逐隊飲時泉響細偷閒卧處柳陰多長河曲岸悠揚笛斜日微風斷續歌借問道傍騎馬客何如犢背穩披蓑

甲辰十一月十三日

寢門重問膳每懷
聖訓更霑襟朝來回憶前年事痛抱終天自古今

暮春雜詠

春雲澹蕩滿平湖渺渺烟波接綠蕪芳甸雨過花競笑
畫橋風起柳相扶鶯歌鳥語天然曲水秀山青自在圖
勝景已超塵世界何須駕海訪蓬壺

其二

爐烟裊裊拂簾櫳太液波澄曉鏡融卜歲喜看三月雨
惜春深坐百花風紅塵不到黃金闕香霧時遮白玉宮
對此上林光景好清平願與萬方同

夏日樓前

柳布濃陰覆釣磯樓前翠幢綠成圍驟過白雨長虹見
點破青天一鳥飛閒處方知塵事擾靜中始驗道機微
不煩驅暑搖團扇水面風生透葛衣

山亭

蔦蘿滿樹帶烟垂篩月梳風作慢帷流水似琴還似筑
青山宜畫又宜詩饑飡窮果緣枝捷乳雉呼羣出草遲
獨倚石欄舒遠目亭前幽谷起雲時

初夏西苑遊矚

前廷午退紫宸班迴輦尋幽竹石間一息不停新綠水
四時相對舊青山溪烟滃蕩平臺晚林影參差夕照閒
鳥識禁園棲托穩每看飛去又飛還

深柳讀書堂避暑

三庚節屆祝融臨閒對明窓閱古箴樹杪鶯喉調妙曲
檻邊蝶翅舞芳襟嫩荷香遠風頻遞深柳陰重暑不侵
移榻簾前何所思要賡解阜入虞琴

新霽院中秋色頗佳臨流翫賞率成一律

步輦從容雨後臨湖亭景物可追尋幽花戲蝶紅芳晚
窓藻潛鱗碧漲深寥泬天光空野馬潨湲澗水靜塵心
閒遊不用調絲管自有松篁奏好音

夏日勤政殿觀新月作

勉思解慍鼓虞琴殿壁書懸大寶箴獨鑒萬幾憑濩落暑

難抛一寸是光陰絲綸日注臨軒語禾黍常期擊壤吟
恰好碧天新吐月半輪為啟戒盈心

秋日寓目成詠

玉露金颸肅昊穹澄泓秋水映簾櫳羣峰黛染呈寒碧
遠浦霞明蕩晚紅風度桂林香滿院月穿雁字影書空
予懷喜慰西成候多稼如雲處處同

秋日登朗吟閣寓目

縹緲遥峰帶夕曛晴光歷歷望中分橋移虹影當溪卧
風度蟬聲隔岸聞數片晚霞三徑菊一潭秋水半牀雲
高亭避暑纔吟罷又聽金颸送雁羣

雨後郊外泛舟

霧斂西巖暑氣消微風正好泛輕橈新晴燕雀低臨水
積雨菰蒲密礙橋到處湖山惟竹月數家烟火盡漁樵
瀛洲宛在京畿右不羨仙槎去路遥

偶題

舜禹傳心十六字執中一語貫精微漫從體用觀真妄
不向筌蹄覓是非大地春風揚道妙碧天秋月露清機
箇中密諦何人會魚自深潛鳥自飛

朕因去冬未雪憂懷莫釋夙夜竭誠祈禱于驚蟄後二日荷蒙
上天鑒佑春雪下降朝野同歡因成一律用誌欣慶

霢霂愆期憂歲儉臨軒愁詠憫農歌三冬望雪心如渴
此日飛霙氣始和
蒼昊垂慈施愷澤黔黎占稔沐恩波遥思九土應同慶

積素凝華知幾多

蓬萊洲詠古

唐家空築望仙樓秦漢何人到十洲塵外嘯歌紅樹曉
壺中坐卧碧天秋廟堂待起烟霞侶泉石還看鶴鹿遊
弱水三千休問渡皇家自有濟川舟

朕御極七載宵旰萬幾未遑他出已酉夏因命將
皇考巡幸此地

遠討誓師于南海子緬懷曩日侍奉

色笑儼在目前而
龍馭杳然邈不可攀俯仰徘徊曷勝今昔之感爰成一
律以述追思
花開野甸不知名按轡依然辇路平細草當時隨駐
蹕垂楊此日繞行營河山滿目
音容邈風景關心歲月更禁旅多年蒙
教養畀予戡定作干城

冬至齋宮

晨曦炯炯潔齋宮一縷爐烟散綺櫳暖氣潛回葭管律
早梅先綻玉堦風中孚默契天人理來復明彰造化功
漫道書雲成故事精禋惟藉寸心通

乙巳仲冬恭詣
景陵
恭陳
服御儼憑依拜奠菁茅凜不違四十年餘
恩浹髓一千日裹涕沾衣
寢園翠繞熊羆護陵樹霜寒鳥雀稀翹首五雲猶在望
恐乘清蹕告言歸

巳酉夏南甸大閱

陳師鞠旅卜良朝萬里餱糧備已饒習戰自能嫻紀律
臨戎惟在戒矜驕劒瑩鵷鶵清光閃旗繞龍蛇赤羽飄
聽徹前鋒歌六月雲臺合待姓名標

雨後九洲清宴望西山

薰葭葉上雨聲過乍覺新涼颯颯多山色崔巍千疊翠
湖光瀲灩萬重波遊魚避釣依寒藻翔鳥驚絃就碧蘿
莫詩金風催改序秋暉偏好快晴和

五言徘律

瞻仰盛京宮闕念
祖宗創業艱難恭賦二十韻
奉
命趨遼海猗歟仰舊宮逶迤龍脈遠訖蕩鳳城雄念昔
開洪造乘時建武功師征方自葛考卜重遷鄭一劍風

塵際三陲指顧中神威宣率土
皇極協蒼穹式廓彌增壯維垣遂克崇八門連閶域雙
闕竦高空曳珮千官列輸琛萬國同兵農咸定制禮樂
漸移風爰及純熙介覃敷景歷融寰區欣奠鴈故里抱
遺弓沛邑恩優渥春陵望鬱葱星躔爭拱北王氣本從
東綿祚鍾靈盛凝麻後裔蒙

聖慈殷孝享敕諭遣微躬肅覲興京勝恭承祀典隆丕
基勞櫛沐奕葉荷幷幬松楸靈祇護檐楹肹蠁通

祖宗光烈在明發惕愚衷

述懷

眇躬臨億兆兢業凜淵深先哲羹墻見前徽手澤尋弛
張遵
祖訓賞罰順天心庶績勤宵旰私居慎影衾衛詩防酒
酒夏訓戒從禽每喜親耕稼長懷勸織紝菽葵村落圃
桑柘水邊林民乃邦之本誠為帝所歆三冬盈瑞雪九
有遍甘霖歲稔田家樂河清漁父吟羣英襄治理列士
獻規箴勉詠南薰曲多慚繼舜琴

七言排律

我

皇考深恩慈愛過于高厚一旦背棄再覲無期遥想
音容彌殷哀慕苫塊之次言出痛怆非同寄情于詩文
也於戲罔極之德報曷能盡終天之慕詞豈可
宣此篇乃中心迫切不能自禁之詞翰林諸臣
各依原韻進呈朕覽

慕思

君父淚千行四十餘年顧復長高厚恩深悲罔極瞻依
情切託靡方
天顏咫尺忽成隔庭訓趨承難再望提命諄諄猶在耳
樽奠肅肅總摧腸銜哀但覺
蒼旻遠舉首惟悲白日涼展轉心增恨木恨劬勞恐誦
蓼莪章
仙輧已返層霄上夜夢仍親

御座旁海水可枯石可化終天仰戀詎能忘

立秋前二日遊湖亭

放情幽興付漁蓑蕭灑林亭樂太和每踏芳叢尋古句閒乘小艇泛清波烟凝翠黛山疑霧風颺斜紋水似羅深砌蛩鳴殘暑退高梧蟬噪晚涼多炎雲漸歛秋將近霽景纔看夏欲過靜聽菱歌音韻好何須簫鼓濟汾河

六言詞

田家四時詞

春

陌頭柳葉初放溪上桃花欲燃處處青鳩呼雨家家黃犢耕烟牧童犀嬉挑菜餉婦自解撐船借問浪遊城市何如樂業邨田

夏

帶露葉盈蠶箔翻雲麥熟田家白水千塍秧馬綠陰幾戶繰車日午鳴蟬遠近風薰乳燕飛斜橫斜男女適均勞逸相逢只說桑麻

秋

風露微涼天氣四鄉一派秋光蕎吐東阡雪白禾香南畝雲黃青刈園蔬足雨紅收林實經霜舉室欣逢樂歲商量築圃登場

冬

霣霣炊烟茅舍霏霏臘雪柴門闌靜閉眠羔犢籬牢安穩雞豚夜織梭鳴啞軋朝舂杵韻喧繁賽社村搗祭鼓歌呼新釀盈盆

七言絶句

懷邊地將士

天祿延儒方偃武長楊罷獵豈佳兵無端戍火明西塞月照天山玉帳高風吹霜氣透征袍年來倦聽嘉禾頌一飯寧忘汗馬勞

玉門關外草連天一騎飛馳到日邊報道單于甘就撫羽林齊唱凱歌旋

將軍跨馬擁戈矛壯士驅車各久未休一紙捷書期早至
黃金鑄印待封侯

竹月

蕭蕭踈映月昏黃浥露凝烟暈素光陰轉粉墻鋪翠影
湖州新寫墨箑當

宴月

花月依依入暮春坐花醉月綺筵新始知蟾魄無私照
瓦缶金尊各一輪

池月

半畝池涵天作底一番風過水流金驚看錦鯉如梭攢
織就橫紋綠綺衾

山月

林深鳥宿夕烟暝玉鏡揚輝不受扃夜籟寂然羣動息
一輪飛過萬山青

皇清文頴卷首十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十一

皇清文頴卷首十一

御製文

論

立身以至誠為本論

夫誠者萬物之原萬事之本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故在天則為乾元坤元而萬物資始資生在人則為能盡其性參天地而贊化育然人咸具是理而鮮能全之故曰蔽於私溺於習而天理幾乎失矣聖人者出作君作師修道以立教教人由誠之道以馴致至誠之域故曰立身以至誠為本豈非實理本於生初在人之自勉乎蓋至誠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既能擇善又能固執則可進於誠矣而身立矣夫立身不外於言行而言行不可以外飾言必期於有物則言可為天下法矣行必期於有恒則行可為天下則矣誠故也立身必先於忠孝而忠孝不可以偽為視無形而聽無

聲則養志承歡可云無忝矣公忘私而國忘家則盡忠補過可稱匪懈矣誠故也其要在克己已不克則私欲潛滋何以能誠其功又在慎獨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先儒有言曰學始於不欺暗室良以獨不慎則發念行事終為小人之歸耳然則克已慎獨者求誠之切務也歷觀古來聖有安勉而皆本於誠書曰欽明文思安安堯之至誠無間也又曰玄德升聞舜之至誠上達也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丹書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此湯武之勉而誠也勉而誠與至誠無異堯舜湯武莫不稱之為大聖故曰及其成功一也然則欲誠其身當擇善固執克已慎獨以馴致於至聖之域以之參天地贊化育不難矣

讀書以明理為先論

天地之間萬事萬物莫不有理理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是故日月星辰之朔望躔次陰陽寒暑四時之推遷往來皆天之氣也而有乾健於穆不已之理主宰乎其中山川河嶽百穀草木之麗乎地以生者亦莫不賴坤元載厚之理以為之根柢人性之仁義禮智賦乎天之正理也因之而見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及變化云為萬有不齊之事由是觀之天下事物孰有外於理哉故聖人之教人講學亦曰明理而已矣蓋理者道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而賴學者講習討論之功以明之六經之書言理之至要也學者用力乎明理之功以觀六經則思過半矣所謂明理者明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所當然者父子當親君臣當義夫婦當別長幼當序朋友當信之謂也所以然者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忠夫之所以率婦之所以從長之所以愛幼之所以恭朋

友之所以責善輔仁之謂也知其所當然然後信之篤而不惑於岐趨知其所以然然後喻之深而不能以自已至於一事一物亦莫不明其表裏精粗與夫善惡是非之宜夫如是然後理明而有所持循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為先中庸擇善之目必在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先儒講論亦必以講明為踐履之本先聖後聖豈有二道哉雖然明理要矣而既明之後則又在於行之之功苟或知有餘而行之不足則雖精義入神亦無當實用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故致知與力行相須為用而致知則在所當先何以言之知都會之壯麗而欲往觀之必先悉其所由之路而後行焉悉其所由之路是明理也身往由之是力行也苟不知之悉而往行之則有失徑迷途之譏為學之功亦如是蓋知仁為萬善之本必不逞私欲而為利己害人之事矣知義為萬事之宜必不自昧其羞惡之良而為偷安苟合之事矣此講學之必以明理為先也故書之稱堯曰欽明稱舜曰文明堯舜天下之大聖也而其所以成大聖者則以明為本焉彼不務明理而徒以記誦辭章自耀者是猶舍璞玉而貴碔砆而彼不知而冥行者是猶去燭而夜行均為惑之甚矣

雍正七年

皇父駕臨上書房

親灑宸翰

恩賜御聯題曰立身以至誠為本讀書以明理為先余

兄弟盥手祇領謹懸座右爰以

寶訓著論二首庚戌之秋手錄文鈔即以此弁冕全集

非敢云闡揚

聖教特以紀過

庭慈誨並誌書紳微悃爾

信而後諫論

詩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仲山甫之補衮職也柔嘉唯則天子是若蓋其誠信素達於人君而人君鑒其誠諒其忠故諫無不從言無不聽雖宣王聽言之美亦山甫取信有素也故子夏曰君子信而後諫可謂知進言之道矣蓋君臣一德上下志通然後可繼都俞吁咈之盛而致治於熙皞故人君聽言之道固不可懈而為臣者亦當思所以善進其言之道焉夫人臣諫君非可易嘗也必能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職業修於蒞官之後忠誠達於未定之前然後法語不傷於猛巽語不嫌於諛是故為人臣者必無恕而不諫之理但當素盡其誠使人君信之而已若素無忠誠之心則雖激於一時犯顏强諫而於國事終無濟也雖然信而後諫理也若事至於危急一日不言則民受一日之害一日不言則天下之害甚於一日斯亦可以待其信而不言乎故魏徵之與太宗信而諫者也陸贄之與德宗不必待其信而諫者也而諫者也而後之人均是之者以贄雖不能信於德宗而其忠誠天下後世自信之也

修道之謂教論

道之大原出於天稟乎天之命以為性而因乎性之良能以為道故率性之謂道實天地自然之理也然性無不善感於物而動則有欲欲日以引而道或有所不行上天眷命作之君師使有以節民之情而復性之善以行其道故曰修道之謂教非道之外別有所謂教也蓋人稟五行二氣之靈首萬物而具五性仁義禮智之德忠信孝弟之行皆備於我然聖者能之而賢不肖則有過不及之差焉古昔聖王之治民也漸之以仁摩之以義節之以禮和之以樂熏陶涵養使德日進而道自修自十五入學廸以性之所固有老而靡他焉故仁讓之風周於十室而人民惇厚後世莫及蓋教之以孝友睦婣任卹之行而仁道行矣分貴賤定上下明賞罰辨等威而義之為教行矣鄉飲社會以及冠婚喪祭莫不有禮而禮之為教行矣師友以解其惑學校以導其趨而使民日就月將無詭異之習詐偽之萌而信之為教得矣故君師之責修而道乃不虛三代以下致治之盛如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宋之仁宗皆朝乾夕惕勤勞匪懈然不圖其本而務其末徒有惠愛之政而無教養之實方之漢唐則令主比之三代則庸君此無他教不能行則道無由明於天下也夫天無不賦以性之人則天下無不能率道之人人君果能明德以新民修道以立教則朝行而暮效矣何難之有哉而昏庸之君自謂不能而不行英明之君自謂已能而不屑此三代之治不可以一日復而民之固有之道不可以一日明也夫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因民之善以立教即因我之教以復性而古先王所為牖世而覺民者在是矣其於復三代之治乎何有

上下交而其志同論

夫天下安寧治登上理必賴明良一德咨謀啟沃然後上下一心庶績允凝而萬方順則也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可以覘治世之氣象矣蓋天高而地下君尊而臣卑理勢之當然也君之不可下於臣猶天之不可卑於地然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故陰陽和而萬物順上下交而萬民化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上下一心君臣相得則治反之則亂合若符節信如應響故堯舜之於皐夔稷契成湯之於伊尹成康之於周召皆以聖明之君交聖明之臣而其致治之盛也勃焉三代下如齊桓之於管仲昭烈之於孔明苻堅之於王猛太宗之於房杜王魏雖未及上古君臣之以聖交聖然亦各以賢明之資得賢明之臣為之輔同舟共濟言聽計從故其治亦得小康貞觀之風後世稱盛蓋上下志交則天下又安民受其福理不爽也至於亡國之君莫不由君尊而臣卑志驕而意滿臣之忠言不達於朝廷國之大寶棄之於草野小人日侍左右而專事阿諛以取容雖有上下之分實無君臣之誼豈得謂之交哉故二世之罷趙高桓靈之任趙忠張讓隋煬之用虞世基豈非交所不當交而遠所不當遠之禍乎故易之理無定而惟在於貞與君子交則謂之泰而吉與小人交則謂之否而凶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紂之所與朝夕共處者豈無股肱心膂之寄哉然不交正人而所交皆小人故殷以之亡武王之臣皆周召呂散諸人一德一心故膺天祿而保祚無疆夫人君莫不欲得賢才以自輔然而庶事未康至治不見者蓋所謂賢非賢而才非才也然則果無賢才之可用歟曰彼所謂賢者乃善已者也所謂才者乃能以巧術奉上者也方是時草野之賢才深藏不出而已矣在位之賢才遜荒行邀而已矣閒有碩果之存亦今日用之明日黜之而已矣又何能久於其朝哉誠能舉天下之賢才登之於朝而不疑誠以

接之信以待之上下一心交修罔懈則天下有何不治而隆古有何不復哉雖然此特為為君者言之耳書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古之大臣一日立乎其位一日盡乎其道陳善閉邪補袞職之所關其用與舍惟君之命耳不謂君弗用而有懈惰之心夫如是然後上下相和得交泰之道而都俞吁咈之風日見於朝廷矣

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論

治國必始於齊家而齊家又在於修身修身之道莫若以身率之待之以誠而不使之怨臨之以莊而不使之狎則家道永昌以之治國平天下將無所不可矣易家人上九之爻曰有孚威如終吉可謂得治家久遠之道矣蓋居卦終而有剛德得威嚴之道惟卦終故以象家道之成惟有剛德故能孚威以待下治家之道當慎於其始防之不可不密故初曰閑有家謂及其志未變而閑之也又當善乎其終待之不可不誠御之不可不嚴在上曰孚威信與威相濟則永得治家之道矣不但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必如此而後得吉也凡家之中長幼尊卑皆當率是道以行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夫惟以威御之則近而不至於不孫以誠待之則遠而不至於怨雖然所謂威者豈鞭撻箠楚之加而所謂孚者豈煦煦焉徒事姑息為哉自勝其私語言可愛行止可法而不蹈非禮則人自畏

其威矣自勉以仁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妻子好合兄弟既翕則人自感其誠矣此又反身之要而治家者所宜先也

嘉言罔攸伏論

人君表正萬邦富有四海萬幾庶政日陳於前誠有所不至明有所不周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古先哲王之明目達聰咨岳咨牧者亦期嘉言之罔攸伏而已蓋天下之智有不同而天下之理無一定故恃一人之智以為智不若集千百人之智以為智人君雖明足以照萬邦燭萬事然天下千百人之智又何能盡集萬事之至賾至動參錯不齊者又何能盡明所賴人臣陳善閉邪補衮職之所關使嘉言讜論日聞於前然後明微燭隱政無不通而明無不照然人臣之能盡言者由人君有以啟之耳苟人君孜孜亟勉樂受盡言則人臣亦何惜而不言哉故大禹之祇承於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帝之答禹曰允若茲嘉言罔攸伏君難其位而好聽正言臣難其位而思盡正言此野之所以無遺賢而萬邦咸寧也夫君如舜臣如禹而一時君臣之所共勉者惟在各艱其位而受盡言舜又不敢當以為惟帝時克

則後世之欲圖治者舍是豈有二道哉三代以降推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為令主然文帝仁厚儉約有餘而一時無大儒骨鯁之臣宋仁宗有韓范富歐諸臣而不能盡其用惟唐太宗以英武明智之資得房杜王魏為之臣終日陳言繩愆糾謬太宗屈已從之貞觀之風遠過於文帝仁宗者職此之由由是觀之納諫聽言顧不亟哉桀紂幽厲始皇之亡也其時之嘉言無聞焉豈果無嘉言之臣哉龍逢有嘉言而桀殺之比干有嘉言而紂殺之厲王設監謗之亟始皇有妖言之禁夫舜禹君臣兢兢焉惟恐嘉言之伏而此數君者方遏之絶之又從而罪之欲其不亡豈可得乎尚論者所以遊心於都俞吁咈之世也

春王正月論

春秋為尊王之書始自隱公不曰王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者其意深矣蓋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是故以春生之氣貫四時以王者之命正諸侯以正月之月統一歲王者所行必上本於天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以春居王之首諸侯不尊天王則無正故以王居正月之首政者正也政莫先於正始故以正月為一歲之首所以教後之王者上承天以制法度下建極以制諸侯則政行而教舉矣至於體元調元之說既失之穿鑿胡氏行夏時之說雖以伊訓証之而夫子乃從周者況春秋所書春正月無氷春二月無氷若用夏正則無氷不足為異矣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夏之冬則不應尚有菽矣周之改月改時何待論哉

作三軍論

周自平王東遷政令不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於是朝覲之禮廢尊王之典衰而會盟征伐一歸霸主順者安之逆者伐之王綱陵夷而天下之事不可為矣魯自隱公至於襄公凡九世而襄公之世三家始專政所謂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者也三家之專政始於作三軍三軍者魯先公之受於天子者也魯頌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三軍為魯之舊明矣而云作者蓋魯已廢三軍為二軍至是忽以私家之乘補公室之伍而為三軍聖人謹書其作毀而季氏險戾無君之罪畢著矣蓋季氏專魯已數世至於宿而遂懷竊國之心故乘襄公幼弱託於增兵備敵而作三軍三分魯地而十二分其民季氏得四叔氏得二孟氏得一而歸其五於公以事大國徵師承貢則季氏沛然有餘而公室用多二家力少其勢不得不毀又顯令於國中入季者無征入公室者倍征則二家之民屬公室者如陷坑阱急思自脫故一旦盡奪之公民咸順焉而公莫可如何也方作三軍時公年始十三故叔孫雖知其不可而不敢固爭至於毀之則四分魯國之地與民季子得二二子各一不獨君若贅疣而二子亦不得不屬服於季氏矣其毀中軍亦乘昭公初立叔孫身死家亂而急奪焉故余嘗謂宿之陰鷙狡譎乃萬世亂臣之渠魁而三軍之作毀則田氏篡齊三卿分晉之前轍也故特發其義以補先儒所未備云

動亦定靜亦定論

天地之大德曰生終萬物始萬物而萬物莫不生長收藏之各得其時然其所以大生而廣生者亦曰易簡而已矣聖人體天以治其心以修其道以合體用而貫顯微然其所以聰明而時乂者亦曰定性而已矣定性者豈不思一事不慮一物兀若槁木而已哉動亦定靜亦定乃其所以為定性也善乎易之咸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貞者定也定則吉而悔亡矣憧憧往來者不定也不定則朋從爾思朋從爾思凶可知矣程子亦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無心無情者非無心無情也無私心無溺情也惟無私心故心普萬物無溺情故情順萬事非動亦定靜亦定之謂乎君子之學廓然而大公靜之定也物來而順應動之定也靜定故主一無適虛明洞徹而內邪無自而生動定故順理而行措施咸當而用志不紛於外內外無修本末俱備入聖之功豈外是哉

陸贄論

治有不生於治之日亂有不生於亂之時有國家者宜正其本而辨之於早也吾讀史至唐德宗之時謂朱泚之亂不生於姚令言而生於用盧杞復唐之功不在於用李晟而在於信陸贄天下之治亂社稷之安危在於人君用一人由是觀之用人可不慎哉當奉天之難天下反者十四五藩鎮擁强兵虎視中原而朱泚兵勁將强圍城累月其破圍解難冒矢石觸鋒刃以救帝復國者固李晟渾瑊諸將之功而經營大計調和天下使諸鎮人人思慕唐德者非陸贄之功其誰之功歟余故曰復唐之功不在於用李晟而在於信陸贄也贄為人剛方嚴正而有經世之才其奏疏皆可行可法措之於天下則有治安之效大抵以仁義為本根貨財為末務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至於君子小人之分忠厚苛刻之別推誠任術之判未嘗不反覆為德宗言之故在奉天之時悉聽其言而藩鎮畏威梁州再幸道路相失號痛如失左右手及天下畧平大難畧定乃置於閒散者數年雖命為相不能信用又聽裴延齡之讒而貶於遠州蓋君子小人之分若此其難雖贄反覆言之而身亦不免於廢黜也順宗即位復欲用之詔未至而歿惜哉

黃鐘為萬事根本論

史記律書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蔡沈書傳又曰黃鐘為萬事根本夫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莫善於律然雄鳴有六雌鳴有六三分損益而次第相生者其數並起於黃鐘黃鐘正則十二律正而天下之聲無不正漢志所以有律本之說也昔者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生而空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班固曰黃中天地之心而理數之權輿也黃鐘者於時為子其卦為復在人為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是則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得乎此以盡錯綜之數定變化之宗直一以貫之耳宜其為純粹中之純粹所由與天地同和者歟若數得八百一十分在氣為中聲為中聲豈非太極元氣函三統為一而立天施地化人事之紀者哉且夫萬事之大端有五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而要莫不本於黃鐘黃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而五數備矣黃鐘之律九寸為宮緣此以定商角徵羽起十二律之周徑而五聲和矣黃鐘之長以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積而為尺為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黃鐘之龠容秬黍千有二百十龠為合積而為升為斗為斛而五量嘉矣黃鐘之龠重十二銖兩之為兩積而為斤為鈞為石而五權謹矣虞書所謂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其以此也夫蓋天下數必從其朔理必原其始乾之初九一陽始生天地之心而理數之權輿也黃鐘者於時為子其卦為復在人為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是則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得乎此以盡錯綜之數定變化之宗直一以貫之耳宜其為純粹中之純粹所由與天地同和者歟若夫定黃鐘之管者京房以準荀勗以笛蔡邕則以銅籥和峴則以景表以至或求之於度或求之於尺或求之於黍與鐸甚至執指節以尋黃鐘紛紜龐雜究莫得其指歸惟蔡季通所云多截管而吹之以候律元者其庶幾乎夫憑器考聲者形迹之論也審聲知音者神聖之蘊也善乎馬氏之言曰心之精微口不能授性所解悟

筆不能書惟人心自得其中和聲為律身為度然後究極理數博考典章以合天地之元聲此則宰萬事於一心而探本窮原有存於律象之先者矣

說

復性說

性者體也情者用也制情以從性性其情也拂性以縱情情其性也性則情矣烏在其為本性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有復性之道焉復之道何居曰克已以復天命之本然使和其情以順其性而已在易修身也言性本無失有失而能速復則身修矣在天為復之初爻曰不遠復无祗悔孔子解之曰不遠之復以一陽復見在人心為本性復明豈有悔哉孔子舉此以贊顏子劉屏山舉此以教朱子以其為修身復性之要旨也六二曰休復吉孔子解之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初陽乃天心之見仁也二近初陽有下仁之美言復之之道又在好德親仁涵養薰陶以日復其性而休休然有餘裕也六三曰頻復厲无咎頻復與不遠者殊科故厲然能復則無咎矣六四曰中行獨復卦五陰獨四與初相應處衆小人之中獨能與一君子合志同方不言

吉而吉可知故孔子以從道美之至五之敦復則曰无悔上之迷復則曰凶以此見復性之道當謹幾察微不貳其過修身以克之下仁以休之獨復以持之敦厚以居之而不使之頻復而迷復焉則所謂天命之性五常之在克已以復天命之本然使和其情以順其性而已

皇清文頴卷首十一

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對官修撰 臣 張書勳
謄録監生 臣 丁湘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首十二 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八十九 集部

皇清文穎卷首十二

御製文

序

貞觀政要序

夫三代以上君明臣良天下雍熙世登上理自東遷以降風俗日薄天下無復熙皞之美雖有質美之主望治甚切而所以屈已從諫力行善政者終不能有以震古

而鑠今及唐貞觀太宗以英武之資能用賢良之士時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諸人布列左右相得益彰蓋自三代以下能用賢納諫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史臣吳兢纂輯其書名之曰貞觀政要後之求治者或列之屏風或取以進講元至順間戈直又刊其書以行於世余嘗讀其書想其時未嘗不三復而嘆曰貞觀之治盛矣然其所以致治則又在於用此數賢而數賢之中又推魏徵裨益為多然魏徵不能自必信用於

太宗以見其功業則又知太宗所以獨信魏徵言聽計從而見效若彼者固人君所當服膺書紳而勿失也書中分目目中有條條之末引先儒之言而論斷之其有望於後王也深矣人君當上法堯舜遠接湯武固不當以三代以下自畫然觀爾日君臣之所以持盈保泰行仁義薄法術太宗之虛已受言諸臣之論思啟沃亦庶幾乎都俞吁咈之風矣

韓文公文集序

天下之事有其藝則必有精於其術無論小大精粗能使機應於心技凝於神則外物不能紛而後之習其藝者皆奉以為師法養叔治射離婁治規矩師曠之於音聲倉公之於病匠石之斤公孫之舞皆造其堂而嚌其奉為師法者周有左氏漢有賈誼董仲舒馬遷相如劉歆傳之後世而無窮夫文亦天下之一藝也精其術可向此數子者雖非見道之文要皆卓卓自樹立不合流俗而其文之古樸亦非浮華澆漓者所能及迨自五代剖分文弊質窮天下之言文者務以藻繢為事娓娓如婦人言世道衰微人心由之偽薄至唐并天下蔚興文教殆百餘年而後昌黎以六經之文鳴天下由是言之文之係於世道人心亦大矣蓋昌黎之於文所謂造其堂而嚌其胾因文以見道以靳至於古之立言者也其自用之功在於培養仁義以為立言之本而其所得之趣則氣盛而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至其不蹈襲前

人一語不煩繩削而自合規矩不顧世人之笑譽反刓以樸刻偽以醇粹然一出於正後之習文者皆奉為師法而莫有能加焉噫亦至矣雖然公非徒長於文者其道德謨猷皆有唐一代之特出而不能大顯於憲穆之朝者氣運之遷流非人力所能挽耶抑使之少抑于一時而終揚於萬世耶將全於此則不能全於彼耶孟子距楊墨而道以之傳昌黎排老佛而道亦因文而見起衰反正始若未之信終大顯於時蘇子瞻以之上擬孟子豈過譽哉

杜子美詩序

夫自上古康衢有擊壤之歌虞廷有卿雲之詠帝與皐陶禹益諸臣敕命賡歌拜手颺言於一堂歌詠之興有自來矣爰逮姬周公旦公奭調宮協徵律其節族奏容乎大篇堂皇乎雅辭化自二南達於列國上自公卿下至黎庶至於變風變雅亦莫非忠臣義士攄其忠悃發為歌辭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亂皆可以勸懲當時為教後世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孰謂詩僅緣情綺靡而無關於學識哉然三百篇之詩不拘格律而音響中度所謂大美不和而有至味也漢變四言為五言間亦有七言之體至魏晉而音韻愈盛入唐而格律益精鹽梅之設大羹之害也七竅之鑿渾沌之賊也至有不言性情而華靡是務無勸懲之實有淫慝之聲於詩教之溫柔敦厚不大相剌謬乎是以言詩者必以杜氏子美為準的子美之詩所謂道性情而有勸懲之實者也抒忠悃之心抱剛正之氣雖拘於音韻格律而言之

愈暢擇之益精語之彌詳其於忠君愛國如饑之食渴之飲須臾離而不能故雖短什偶吟莫不眷戀顧唐祚繫心明皇蜀中諸作尤致意焉屈原放逐離騷是作後代尊之為經子美之詩亦因其顛沛流離抱忠秉義不究其用垂於詩以自見故後世宗之參之於三百篇之列若夫較一字之長爭一韻之巧摛華藻於篇章誇博贍以耀衆者藝也非所以求子美也

朱子資治通鑑綱目序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夫春秋亦一編年之書而已爾曰亂臣賊子懼者蓋謂彰善癉惡比事屬詞誅奸諛於已往杜僭亂於將來使亂臣賊子不畏王法者讀此書而知懼豈非有功於世道人心者哉三代而下孔子之道幾乎息矣故臣叛其君者有之而亂臣賊子無所忌憚子朱子生於周程之後修明絶學深痛而甚憫之祖夫子春秋之筆削因溫公通鑑之書更創義例為書曰資治通鑑綱目其自序曰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詢哉善善惡惡是是非非具於一篇之中而無不備矣然後人知忠臣義士必獲天休也雖不用於一時而後世莫不褒歎效法之恐後也亂臣賊子必攖天誅也雖幸免於當世而千載以下公議莫逃也彰善癉惡比事屬詞雖不足以盡春秋之義抑其大畧則可謂同揆矣夫三代以下傳世久遠者莫如漢唐當其盛時政教恩澤入民之深

非不可稱然其易代之際死君事者可數焉自修綱目之後士知顧禮義廉恥以事二姓為辱故南宋之末忠臣義士捐軀而徇王事不肯恐恥偷生以求苟活者屢見於史策之中且元代宋明代元無分析割據如前五代後五代之亂者亦因忠奸賢佞褒嘉貶斥凜若衮鉞人知有所懲勸懼見誅於後世也如是而謂之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其誰曰不然

送五弟奉命往祭闕里文廟序

雍正八年冬十月新修闕里文廟告成殿廡門陛黃瓦丹艧既宏既隆圭瓚俎豆罇罍之器頒自上方

聖天子親書大成殿大成門匾額復命良工重摹

聖祖御製文廟碑文孝思繼述重道崇儒無備於此既

成例宜遣官祭告

皇父特重其禮

命皇五子齋居潔誠治裝減從以行余與吾弟夙夜之與俱飲食之與共講習討論之日親至於今二十年茲往千里之外能無依依繫戀而不恐舍顧思人自孩提以至於老大讀孔子之書未必能志希賢聖窮理探源以至於知孔子之道也幸而知之矣而私累之未捐精

進之不勇則鮮能行之既行矣未有不心慕孔子欲登其堂而入其室者吾弟力學敦修不敢自懈於聖人之道者有年矣今奉命往祭闕里瞻宮牆之數仞則欲得其門而入以見宗廟百官之美富也對聖貌之巍巍則思温厲恭安如在其上而自省其躬修也遊禮樂之區想見金聲玉振之氣象是行也不益以增其嚮往服行之心而為有生一大快乎

皇父猶有後命命吾弟祭闕里畢即往致祭岱宗吾弟往哉昔孔子嘗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述之蓋謂得登聖人之堂與聞聖道之精深廣大則諸子百家羣言皆小也猶之登泰山之高者得觀其嶔岑峻極則岡巒培塿皆不足言也吾弟既登聖人之堂又登泰山之高誠敬之日積仰止之日深視瞻之廣濶胸次之豁然古文人學士所謂遊名山大川以助其文思筆力者又烏足云哉

稽古齋文鈔序

天地間有大本焉孝悌是也有本有文積於中而發於外有德之言是也孝悌以立其本詩書以暢其支而因發為有德之言英華暢達而不可掩能全此三者寡矣至若生帝王之家居富貴之地子道臣道交萃於躬夙夜匪懈篤念天顯尊聞行知究極於高明光大之域非以道自勉者能乎哉吾弟少於吾甫三月

之然後盡吾職焉吾弟在
皇父膝下二十年愛敬懇摯從未有過愆與吾自孩提
以至於今且孺且耄怡怡如也從諸先生敬業一堂既
饜飫於詩書矣而發為文詞觀其言藹如考其意不外
古聖賢名儒之旨所云三者翼翼焉亹亹焉日進而無
疆豈止以文自鳴者哉余既以同氣之親相親相勗於
平日晨夕之與俱筆硯之與共爾我形骸之悉化茲序
其文其夷懌欣暢又當何如乎

執中成憲序

惟我
皇考法天行健一日萬幾宵旰不遑猶以其閒簡命儒
臣採録經史子集所載自古帝王玄德顯功訏謨大訓
以及名臣奏章先儒語類深切治道者次第進呈
皇考親為刪定命曰執中成憲始於雍正六年仲春成
於十三年中夏未及刊布而我
皇考遽遐棄臣民子小子煢煢在疚未之前見也嗣統
既月勉從諸臣請躬涖庶政始發而讀之既卒業然後
知
聖心聖學實與堯舜孔子同揆而汲汲於是編則專以
啟迪我後人示之標準也間嘗殫思大學一書竊見仲
尼祖述堯舜之實義焉其所謂明德者即虞書所謂道
心也所謂明明德者懼其為人心所蔽也所謂格物致
知者嚴辨人心道心之界以盡萬事萬物之理即書所
謂惟精也所謂正心誠意者力祛人心之雜以致道心

之純即書所謂惟一也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止於至善者即書所謂允執厥中也然極乎執中之量則惟堯舜為無歉而中之散見於萬事萬物者則不惟三代聖王即秦漢以後仁厚英哲之君下及中主亦必有一事二事之合焉不獨皐夔益契伊傅周召孔曾思孟即近代羣儒文士亦必有一話一言之合焉故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蓋中之理無事無物而不具亦無人而不知是即明德之根於性而不息者而惟舜能察之惟舜能執之惟舜能用之故善與人同合德於天地我

皇考編定是書自二帝三王之事古聖賢之言下逮羣儒文士之可節取者無收而不遺用是道也

皇考之治天下無一事不審其則無一物能匿其情即書所謂惟精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無一時之不敬無一念之不誠即書所謂惟一大學所謂心正而意誠故凡施於政教者或予或奪或寬或嚴或抑揚遲速之稍有不同而無不立乎大中可為民極即書所謂執中大學所謂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也而所以立綱陳紀更化善治其大者皆斷自

皇考聰明睿智夙具於

聖性而養成於

聖學者已數十年故

皇考之惟精乃不思而得

皇考之惟一乃不勉而中

皇考之執中而化成天下乃從容中道無為而成豈復有資於是書所以

親為刪定者正恐在後之侗懵然無見於執中立極之道爰示之以成憲也豈惟予小子奉以終身惟日兢兢無敢踰越哉世世子孫苟能服膺勿失而溯其淵源則

於堯舜孔子之道一以貫之矣豈惟君人者舍是無以建其有極以消天下之偏陂反側哉凡百有位果能是訓是行則上之可輔理成化以著勲猷而下亦可以謹身而寡過於以謨明弼諧共臻喜起明良之盛無難矣

日知舊說序

日知舊說者取予嚮日日課所為文刪擇編次合而錄之爰定之以名也予稟承庭訓懋學書齋留連往復於六經四子之書求其義蘊精微旁搜諸史通鑑考定得失區明法戒以至儒先緒論詞苑菁華莫不遍覽雖究心探索饜飫其中然考之古聖賢躬行實踐之學蓋恧焉而未逮自十有四歲學屬文至於今又一紀矣其間日課詩論雜文未嘗少輟積

成卷帙瑕瑜各半踐阼以來萬幾待理豈復得如曩時專志篤學日與良師友敬業樂羣於翰墨之場哉紬繹舊聞念茲弗釋因取其精去其疵録其正棄其偏合二百六十則釐為四卷而舉凡道德性命之旨學問政治之要經傳之淵源古今之事跡莫不畧見梗概夫日知之說出自子夏繼以無忘所能必所知者日新不失而廣續以極於高明乃為學問窮要若予嚮日所得尚非空言而無濟實用則今班朝莅政之間豈不足自考其

知行合一與否以發抒聞見遜敏敦修乎

樂善堂全集序

朕少讀尚書見二帝三王以及繼世之哲后君臣咨警惟是身心性命之本原其敷政命官亦惟根柢道德而不規規於事為之末及考詩易四子之言凡論政者皆與書所稱同其指歸互為表裏其後博涉諸史則雖明盛之世所殫心竭慮者大概詳於事功而畧於本原教化之升降治象之崇卑其分岐實判於此用是日有孜孜求所以取道入德之門蒙

皇考示以明理立誠之大訓而畧得其統貫又念修辭必本乎誠故凡見於古文詩辭者咸以是為宗而不敢有貳焉往者歲庚戌曾録數年中所作序論書記雜文詩賦次為十有四卷置諸几案時就所言以自檢其行嗣是所作蓋四倍前繼序以來躬理萬幾兢兢業業惟恐一事失宜負

皇考付屬之重思如曩時從容文墨之娛不可復得然少有餘閒未嘗不考鏡經史以自觀省爰取庚戌文鈔

所載存十之三續作未訂入者存十之七總為一編共
若干卷非欲以文辭自表著蓋是集乃朕夙昔稽古典
學所心得實不忍棄置自今以後雖有所著作或出詞
臣之手真贋各半且朕亦不欲與文人學士爭巧以轉
貽後世之譏則是集之輯有不得已者記曰本諸身徵
諸庶民曩予自檢所行以勉副所言者乃日用酬酢之
常今之所行事無大小莫非政教之平陂生民之苦樂
相倚不可以中立者也因此益自警惕而克艱天位顧
畏民嗇庶幾明理立誠之學參前倚衡永永勿替也夫

太祖高皇帝實錄序

粤稽自古帝王乘時建極膺天命而佑下民豐功駿烈
垂諸史乘炳炳麟麟是以紀言紀事必詳且核焉況於
聖人首出開物成務經緯天地奠麗河山智勇沉深謨
猷訏遠布為法則著為章程將使後世子孫繼繼承承
遵循罔軼詎不重歟洪惟
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
安弘文定業高皇帝以聖神文武之姿受

天眷命誕興東土爰總義旅適求厥寧九國連兵相向
一怒而討平之明人四路來攻亦尅日盡殲於境外師
出有名光明俊偉威愛並立近服遠懷當是時羣部來
歸英豪響附奮跡遼瀋之間而號令行於萬里帝業之
興何其神也由是天人協應建國紀元修明庶政教育
羣倫創國書分旗制申軍令定禮儀經營締造之際旰
食宵衣不遑暇逸顧乃綱舉目張傳之億萬年而不可
易心法治法與二帝三王有同揆也

太宗文皇帝繼天登阼命儒臣敬輯
實録規模畧備
聖祖仁皇帝復加蒐考修纂成書尊藏内府並貯史館
惟是山川疆土以及臣僚名氏前後間有異同清漢之
文或簡或繁未經畫一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懼有舛訛特開史館重加校訂按日
進呈
親為閱定朕纘承丕緒仰體

前徽用復潔誠披覽卷帙如舊繕録一新祇孚覩開
國之鴻模昭垂統之大業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
愆詩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以率攸行而保天佑其
敢忘紹庭上下之思哉謹序

太祖高皇帝聖訓序
朕惟神聖首出濟世覺民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統而有
之蓋仁義中正之極定於厥躬布諸紀綱為巍巍之帝
業頒諸誥令成洋洋之聖謨文教彰明覃被海宇炳乎
如日月之照臨窮天地亘古今而莫不仰焉於戲盛哉
洪惟
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
安弘文定業高皇帝體肖二儀量包六合應期受命肇

不敷陳至理約而該複而不厭信乎有德者必有言也我

聖祖嘗命儒臣編輯

聖訓四卷類聚條分燦然明備朕紹膺統緒追契徽猷口誦心維匪伊朝夕仰見義蘊之淵閎典章之畫一庶政之周詳直與帝典周官同其廣大顧金匱石室之藏廷臣無由得見是用敬加剞劂宣示萬方俾我子孫臣庶率而循之世世罔斁奉之蒞政可以致治保邦準以淑躬可以儆心寡過蓋一時之制作而萬古之世道人心胥賴焉非甚盛德其孰能及此乎謹序

太宗文皇帝實錄序

洪惟

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徇齊敦敏廣大寬仁早從

太祖贊襄大業才德冠世中外歸忱迨乎嗣統之年敦宗睦族戢衆安民御將行師開疆拓土軍威震疊而以不嗜殺為心武功赫濯而以善養人為務存朝鮮故土字蒙古遺氓明政不綱天人共憤且舊與我國有隙於是應天順人率師直抵燕京聲罪致討猶念彼為中國功垂成而弗取天性仁厚大度豁如固已超越百王包涵六合矣至若建官分職推賢舉能愷澤龐洪刑章平允設制科以崇文教開言路以重忠良隆規鉅典巍乎煥乎皆一統之大猷百世之良矩也

世祖章皇帝輯為

實錄六十有五卷

聖祖仁皇帝命儒臣蒐討訂正繕錄成編尊藏惟慎

皇考世宗憲皇帝孝切崇
先敬加披覽以前後字句之未盡畫一也復令臣工校
對而
躬為閱定焉朕仰承遺志莊誦繹思用竣厥事緬惟帝
典商盤前王之懿範也天球琬琰宗廟之重器也昔之
君珍為世寶奉以無墜矧夫典章所紀謨烈所垂造邦
制治之圖啟泰貽安之要煌煌簡冊世昭法守何止帝
典商盤天球琬琰之寶重也耶謹序

太宗文皇帝聖訓序
聖人之情因辭以見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蓋
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本乎至誠施諸命令無
意於辭而理臻其極歷觀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典謨訓
誥璨然具存後人奉之為經列在學宮為載籍首矧夫
運際開天功存繼志制作侔造化教澤被生民天下之
文章孰有大於此者乎欽惟
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
道顯功文皇帝英姿挺出聖武布昭大智如神淵衷若
谷及登寶位疆宇日增厚祿以養賢勤身而率下恩威
所及大畏小懷政教所孚遠來近說皇哉何化理之神
也至若敷陳治道誨諭臣民不尚虛文惟崇大體謂行
善所以事天而遠利始能服衆闡伊尹一德之訓稱曾
參三省之言以勸農講武為立國之大經以考古讀書
為服官之要務自立綱陳紀以逮服飾器物之間或即
事以宣猷或因時而定制洪纖咸備張弛攸宜蓋察理

精故見之也遠更事久故慮之也詳用能承藉丕基佑啟

聖哲是誠億萬年繼往開來之極軌也順治中嘗因記注舊文纂修

聖訓一書未竟厥緒

聖祖仁皇帝特命儒臣詳加編輯事以類分凡二十有八言以條舉凡一百一十有一彙為六卷體要著明朕在宮中蒙

皇考恩勤教育定省之時備聞

祖訓嗣膺大統志切纘承晨夕披陳尋繹仰見心符道要語中機宜旨蘊閎深函蓋天地文辭昭晰彪炳日星垂裕後昆永昭法守用是勒為成書敬授剞劂頒示中外書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又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我子孫臣庶其誦習遵循永敬承於世世哉謹序

皇清文頴卷首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頴卷首十三

御製文

序

世祖章皇帝實録序

我國家受

天眷命統一萬邦日月所照血氣之屬咸切尊親亦惟是小心翼翼之忱有以通

帝載而昭來許故乃朝廷宮府之政罔不參稽古訓溥協人心制定於一時而慮周乎萬世重熙累洽至於今茲海隅蒼生穆然想見盛德信乎開國之規模詒謀遠而流澤長也洪惟

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神靈天亶冲齡踐阼紹我

太宗丕緒懋建大猷勤思上理當是時流賊已入京師

明祚已成板蕩遂因明將吳三桂之請命將士入關定燕京殄厥寇挈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爰主

郊禋式頒正朔自古得天下之正未之有比也政令彰施百度具舉滌前代之煩苛沛興朝之膏澤治化翔洽達乎四表由是制禮作樂敷教明刑虛已以尚賢推誠以納誨斟酌損益秉至中而時措之著為謨訓載在簡編皇哉唐哉子孫世世守之以成久安長治之業於是

乎在康熙十一年

聖祖仁皇帝特開史館纂輯

實錄凡一百四十六卷雍正十二年

皇考世宗憲皇帝恭閱全書復令儒臣重加校訂事未

竣而

龍馭上賓朕哀戚之餘飭令陸續進呈敬加披覽於戲

覩

世祖

聖祖經綸之鉅典則知創業之甚難念

世宗繼述之深衷則知守成之不易方策可傳者紀綱之成軌夙夜罔閒者兢業之一心敢弗繹思而敬承之以迓

上天無疆之休則是書也誠致治之權輿萬年之鴻寶矣謹序

世祖章皇帝聖訓序

古昔帝王應運而興開物成務有君天下之規模凝命勅幾有師天下之典則故言出而成經教思所被率土歸仁歷觀往代紀載肇乎二典彝倫敘於九疇罔不播為成憲炳若日星簡籍具存可考而知也欽惟我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秉岐嶷首出之資建永清大定之業冲齡踐阼統一車書義問達乎梯航仁聲偏於塗巷盛德大業富有日新自唐虞三代以來史冊所傳罕有及者至若洋洋聖謨包涵萬有大之闔倫教綱常之重而閭閻之日用飲食所弗遺精之在身心性命之微而宮府之制度典章所必飭巨細畢該綱維盡善要惟本精一執中之奧蘊以成經世服物之鴻謨誕告多方嚴明愷摯訓敕有位深切周詳意皆出乎至誠理尤協於克一用以光大前緒開萬年有道之長算乎與天地為昭矣

我聖祖仁皇帝躬承先訓命儒臣分類編輯計一百一十有三條彙成聖訓六卷以傳久遠我皇考念切紹衣宮庭宵旰追述先猷朕從溫清之時聞知維謹嗣膺大統志在覲揚朝夕披陳具見開國經綸超越前古詒謀燕翼垂裕無窮是用敬為剞劂昭示臣民俾海隅出日之遠咸覩光華寶之如圖球信之如蓍蔡是訓是行欽承勿替庶幾道德一而風俗同唐之政要宋之寶訓夫豈可同年而語者哉謹序

聖祖仁皇帝實録告成序

皇祖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耿光大烈融爍古今積惠襲恩淪浹寰寓功德之盛具載

實録垂千萬禩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推本

上天孚佑下民

列祖垂裕後嗣篤生

至聖開邃古以來未有之盛業煌煌乎言之廣大精密

至矣蔑以加矣予小子寅承丕緒紹聞衣德兢兢業業

仰思繼述

皇祖

皇考成憲日於治事之先展誦

列祖實録周而復始

皇祖實録卷帙浩繁排日敬覽寒暑靡間至自今凡數閱矣緬維尚書史記所載古帝王治化之隆各極其至而孔子於堯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於舜曰無為而治孟子則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予嘗推繹其旨想見唐虞中天之盛乃今思

皇祖之世之民有以知孔孟之言信乎其能知聖人也

皇祖自親政之始即手鋤三蘖蕩定南疆滇黔閩粤之奥揭日月而掃氛雺海内赤子喁喁向化由是亭之毒之煦以淳風沃以甘澍浸以醲化甄以大鈞數十年之間南奠臺澎北犁沙漠命將肆征而閭左無徵發之警親臨淮河指授方畧歷吳會陟會稽登岱宗謁闕里西

巡關隴抵雲中三覲

祖陵觀於東海歲出塞外獮狩上都

天行之健古無以加而庠序詠仁甿庶樂業市廛殷阜卒伍服習熙熙然相忘於無所事事于焉正晷緯考律度定元聲煥為

宸章灑為

奎翰集古帝王文治之大成而

穆清宥密凝然不見經營之迹簡任公卿百執事器使

而責其成俊壽魁碩布列有位外自節鉞連帥以至守令賢否清濁立判剔侵蠹勵廉平吏治蒸蒸無綜核之煩而德意宣究蠲逋賑郵肆赦緩刑指揮深宮之中風馳萬里匹夫匹婦無不浸潭涵育鼓舞德化而不能自已當其時誠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耶歷今二十餘年遺澤餘烈深入人心固結而不可解迴溯

鼎成之初謳思如一日夫乃悵然曰是所謂至仁如天民無能名者也無為而治恭已南面者也孟子所謂王民皞皞者也於戲四海九州之民無得而名予小子又烏能名之憶自幼冲蒙

皇祖撫愛日侍左右用人行政皆覩記所及簡冊紀載政如杓衡規天躔次測日可見者迹象而已於穆之運重離之明終無能言其所以然者盥誦之次稽首敬為之序以志紹庭繼序之忱於罔斁云

聖祖仁皇帝聖訓序

自古聖人誕受天命為下民君師必亶聰明睿智之資首出乘乾以綏酋而立極凡其經緯萬端敷之奏訓者罔不深切著明炳日星而章雲漢典謨所載雅頌所陳唐虞三代之隆有如一轍欽惟

皇祖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德廣運久道化成文治光昭武功赫濯薄海內外深山窮谷之衆總淪浹於仁心仁政之中教思無窮訓詞深厚歷考熙明之運未有躋此崇隆者也肆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以

聖繼

聖用人行政一一仰法

前徽既纂修

實錄成書復分類恭輯

聖訓六十卷俾

皇祖六十餘年敬
天尊
祖經國保民農田學校禮樂兵刑之盛蹟見之都俞吁
咈間者粲然常新釐然備具永貽我後嗣子孫億萬年
昇平築範蓋
皇祖性本生安道無創守實集千古聖帝明王之大成
是以
聖謨洋洋明徵定保宏綱鉅目有要有倫精一之心傳

蕩平之王路胥不外乎此也予小子昔在齠齡早荷
聖慈賜育宮庭祇聆
訓廸茲膺基緒紹聞衣德之志兢兢業業不懈益虔昕
夕尋繹惟期懋遵
祖訓以無負
皇考善繼善述之貽謀顧金匱石室之藏中外無得見
者爰命儒臣敬謹繕寫授之剞劂庶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建中表正牖民覺世之言昭垂寰宇
羣工士庶咸得漸摩於
聖訓之崇閎而率由無斁也不亦休歟謹序

世宗憲皇帝實錄序

國家受
天眷命集慶垂光承承繼繼肆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荷
三聖之洪庥祇紹
聖祖仁皇帝丕緒宵衣旰食底區宇於和恒以茂行億
萬年無疆之祉厚德隆功溢於簡牒巍乎煥乎治平之
盛軌未有逾茲者也

皇考徇齊敦敏仁孝性成早歲承歡
聖祖友愛同氣迨膺大統一切禮儀隆備
廟號尊崇莫不定自
宸衷符乎典則仰惟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滅澤洽人心醇化流方外
豐亨豫大之福極盛無加
皇考承郅治之餘因時制宜以善繼而善述惟是本之
以誠持之以敬行之以中正要之以寬仁用能杜玩愒

於熙時綿昇平之泰運大經大法粲然為後世子孫法
焉薦馨
郊
廟必躬必親旁秩祀典懷柔百神間遇水旱徵愆祈禱
深宮罔弗潛孚立應
聖學高深探性命之精操治平之要天德王道一以貫
之隆禮
先師孔子增祀先儒右文重道之典超越常制猶復表
章經術廣勵士風籲俊興賢蔚有德造辟雍鐘鼓後先
疏附之風殆無以過念用人為愛民之本自公孤卿尹
下至庶司百職事登明選公咸稱任使而守令之親民
暨風疆大吏之司董率者尤厪
聖心重撫字之方嚴貪墨之罰明四目達四聰賜復蠲
租農桑被野遂躋斯民於衽席之安刑罰者所以助政
教之不逮也
皇考如天好生既已刊布律令俾愚氓重於犯法復詳

定貴賤服色兵民婚喪禮制更闡明
聖祖諭旨十六條細加訓注家喻户曉翕然從風河防
之闕於運道民生也萬里黃流滙以百川之水究徐而
下歲苦沮洳
皇考默運神謀指示經畫加長淮之石堰關三省之引
河漁發帑金厥有成績又吳越海塘南北水利凡可以
惠此蒸黎者悉因時而修舉之先是
聖祖親統六師平定朔漠威靈所加青海札什巴圖兒
等震讋承令因沛殊恩畀以爵秩垂三十年而羅卜藏
丹津與吹拉克諾木齊等誕敢首造逆謀擾犯邊域
皇考聲罪致討密授方畧於閫帥戈鋋所指電埽風驅
振旅獻俘勒成功於太學準噶爾蠢動西陲數肆患於
喀爾喀部落南方苗蠻蔓延行旅居民苦其侵掠

皇考為藩服計久遠為遐陬圖寧謐或命將興師或諭
文武諸臣隨宜搜剿至逆夷悔禍輸誠傾心納土則皆
宥其前愆而曲賜包容馬德威並耀無遠弗届賜安南
之地減朝鮮之貢俄羅斯南掌等國阻睠幽深胥漸被
於聲教他若警怠荒矯浮薄求言納諫敎孝褒忠宗室
天潢之冑多方造就八旗根本之地備予綢繆頒訓諭
於臣工飭官常也錫侯封於明裔示殊典也豐盈徧萬
國而服御有經見
聖躬之儉焉嘉應在庶徵而憂勤蓋懋昭
聖德之謙焉蓋我
皇考誠敬之心中正之道寬仁之恩悉同符乎
聖祖以綏猷而立極十三年中有如一日宜其治功之
盛綱舉目張蕩蕩平平樂樂利利傳之愈遠而可法可
守也歟予小子繼序之初即命監修總裁大學士等董
率儒臣稽歷年之紀載敬謹纂修次第進呈齋肅披閱
迄今五載恭成
世宗憲皇帝實録一百五十九卷在昔唐虞三代制治
保邦之道備載于書惟我
皇考際重熙累洽之盛勵精圖治良法美意歷久彌新

玉簡琅函實與典謨訓誥相輝映用是裝緒尊藏朝夕循誦以志繹思衣德之義垂裕後昆永永無極焉謹序

世宗憲皇帝聖訓序

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規畫周詳而詒謀悠遠則必敷之奏訓以明定保之徵紀之簡編以著經綸之蹟非徒為一時事功計也亦將以示後嗣昭法守焉我皇考世宗憲皇帝睿聰明睿智之資建中立極茂登上理

御極十有三年體

聖祖之心以為心法

聖祖之政以為政祇承

聖祖之政以為政祇承

郊

廟惇睦宗親整飭官方修明法度正人心厚風俗文經武緯禮序樂和凡宏綱鉅目罔不默運於深宮乾健之精神以圖其久安而計其久遠

聖謨洋洋有典有則或因人以立教或隨事以敷言存之淵然而有條理發之煥然而無凝滯其與二帝三王都俞吁咈咨儆誥誡之旨曷以異焉允矣彪炳之

綸音治平之模範也可不謂至盛者歟既命大學士等詳愼纂輯恭成

世宗憲皇帝實錄一百五十九卷復于編年繫日之中分類備錄恭成

聖訓三十六卷仰惟

皇考德合天地明並日月序參四時躬荷

聖祖仁皇帝積厚之貽善繼善述故乃保泰持盈諴民阜物寓惇大於明作劑整肅以寬仁致治規條炳如星日豈弟予小子朝乾夕惕之衷期於謹凜率由嗣守丕緒繼自今億萬斯年子孫臣庶沾被熙洽之澤者庶咸有以遵

聖訓之光昭而頌

鴻猷之允塞也謹序

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後序

皇考世宗憲皇帝天縱聖神精勤庶政四方文武臣僚具摺言事者日或數人人或數事緘封直達

御前手自批發或立見施行或咨詢廷議善者溫綸褒予過者訓誡諄諄隨宜指示悉出

睿裁一字不假手於人御極十有三年常如一日粤雍正十年

特檢歷年批發奏摺命內廷詞臣繕錄校理付諸剞劂彙成數帙輯以

頒賜在廷羣臣工未告竣奄遘

上賓予小子纘紹丕基敬展遺篋見所貯手批奏摺不下數萬奎畫爛然充溢巨篚然以未經

皇考檢定不敢意為增益謹就檢錄已定者彙著為目前後凡二百二十三人分一百一十二帙統為十八函當時隨檢隨發無先後倫次茲亦不復排類蓋摺奏浩

繁不勝編録所刻僅十百中之一二畧見大凡本非全
覽故也既告蔵事謹綴序言于後洪惟我
皇考至仁如天至明如日至誠如神簡抜賢才任之以
心膂股肱之寄開誠布公藹然家人父子無不可盡之
言諸臣之才具大小短長與性質之剛柔強弱克知灼
見如權衡繩尺之不爽片長足録亟登而進之有不及
則激厲而開導之稍肆焉則裁抑之其陷于過始則訓
飭之能改則已不悛則戒儆之使知悔艾終于怙惡則

亦未嘗姑容然哀矜惻怛之意尚流溢于毫楮間也同
一事而此或俞之彼或咈之非有所好惡于其間也蓋
俞之者必有可俞之道而咈之者亦必有可咈之端同
一人而始或予之終或斥之非有所喜怒于其間也蓋
始有可予則予之終有可斥則斥之明燭幾先坐悉情
偽遠隔萬里遲閱數年
睿鑒所周範圍莫越正人心厚風俗兢兢業業儆戒無
虞雖屢豐見告瑞應頻仍而惟是憂勤惕厲之心久而
益篤記有之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春秋冬夏風雨霜
露無非教也我
皇考之為治一天道之運行教澤所被百志惟熙即萬
世而下尚如日月之臨照光景常新春風之煦然被物
不自知其感動奮發而興起也予小子寅承鴻業自惟
寡昧無能企逮萬一仰法
皇考明目達聰孜孜圖治之心祇紹
徽猷夙夜黽勉其服教畏神警省弗怠之志詎敢以歲

月易耶謹序

柏梁體詩序

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
皇考世宗憲皇帝嘗集在廷諸臣於乾清宮肆筵設席
授以筆札
御製首倡羣臣以次遞成效漢代柏梁之體續虞廷賡
歌之義光垂奕世猗歟盛矣朕敬承丕緒惟日孜孜期
與百爾羣工共圖治理言念股肱之佐卿尹之班何一
非我
祖考所貽以與朕寅亮天工者哉宗室屏藩之寄則又
派衍天潢分所宜親也宜有以篤親親之情叙堂廡之
誼迺迺者臘雪盈疇已兆二麥之稔光風應律初迴大地
之春爰集王公卿貳授几賦詩一如舊制朕非欲誇詞
藻以耀羣臣倡為豐亨豫大之說也思
祖考遺朕以昇平之業吾君臣何幸得優游以享之夫
之樂尚思繼
祖考之休
祖考之良法善政布在方策吾君臣其何以立綱陳紀
熙績寧人以覲揚
祖考之光烈乎羣臣其體朕意焉

授時通考序

孟子言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蓋民之大事在農農之所重惟時敬授人時載于堯典周公七月一篇於日星霜露之候昆蟲草木之化詳哉其言之故先王之民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以修其事者懼失時也我

聖祖仁皇帝勤咨民隱首重農桑率育蒸黎涵濡德澤六十餘載戶庶盈寧

皇考世宗憲皇帝歲舉耕耤之儀率先天下興水利廣儲蓄為萬世規凡茲薄海蒼生得荷鋪餟飽優游隴畝之間樂生遂性衣食滋豐者何莫非我

祖宗宵旰勤勞以貽樂利於無疆耶朕纘承基緒鑒前代生深宮之中長阿保之手誠知稼穡艱難日與中外臣工為斯民籌食用至計胼胝機杼之作苦日厪於懷因檢前人農桑通訣農政全書諸編嘉其用意勤而於民事切也命內廷詞臣廣加蒐輯舉物候早晚之宜南北土壤之異耕耘之節即儲偫之方蠶織畜牧之利自經

唐宋文醇序

不朽有三立言其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若是乎言之文者乃能立於後世也文之體不一矣語文者說亦多矣羣言淆亂衷諸聖當必以周孔之語為歸周公曰言有序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無序固不可以達欲達其辭而失其序則其為言奚能雲鄰波折而興天地之文相似也然使義則戛戛而言有枝葉妃青嫕白雕琢曼辭則所謂八代之衰已其弊同歸于無序而不達抑又有進焉文所以足言而言固以足志其志已荒文將奚附是以孔子又曰言有物夫序而達達而有物斯固天下之至文也已昌黎韓愈生周漢之後幾五百年遠紹古人立言之軌則其文可謂有序而能達者然必其言之又能有物如布帛之可以煖人菽粟之可以飽人則李瀚所編七百篇中猶且十未三四況昌黎而下乎甚矣文之至者不易得也明茅坤舉唐宋兩朝中昌黎柳州廬陵三蘇曾王八大家薈萃其文各若干首行世迄今操觚者膾炙之本朝儲欣謂茅坤之選便于舉業而弊即在是乃復增損之附以李習之孫可之為十大家欲俾讀者興起于古毋祗為發策決科之用意良美已顧其識之未衷而見之未當則所去取與茅坤亦未始逕庭朕讀其書嘉其意而亦未嘗不懲其失也夫十家者謂其非八代駢體云爾駢句固屬文體之病然若唐之魏鄭公陸宣公其文亦多駢句而辭達理詣足為世用則駢又奚病日月麗乎天天之文也百穀草木麗乎土地之文也化工之所為有定形乎哉化工形形而不形於形而謂文可有定形乎哉顧其言之所立者何如耳勅幾之暇偶取儲欣所選十家之文錄其言之尤雅者若干首合而編之以便觀覽夫唐宋以來名儒碩士有序有物之嘉言固不第十人已也雖然嘗鼎一臠亦足以知道腴之可味況已斟其雉膏哉

協紀辨方書序

粤昔帝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厥民知析因夷隩之節後聖有作推而彌廣至於外事用剛日内事用柔日此皆載之經典百王不易者也厥後濫觴日以訛謬術士以吉凶禍福之說震驚朕師不可方物如褚少孫補史記所稱彼家云吉此家云凶彼家云小吉此家云大凶茫乎不知其畔岸漢武以來已如聚訟而荀悦王充輩斥為理之所無棄而勿論者也雖然天以日月行四時人奉天而時若鬱明而治鬱晦而息后王君公所以奉若天道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羣黎百姓所以奉若天道也否則不能晨夜不夙則莫詩人譏焉人人所知也然則舉大事動大衆協乎五紀辨乎五方以順天地之性豈無寸分節解以推極其至精至微之理者歟其支離蒙昧拘牽謬悠之說乃術士之過而非可因噎而廢食者也欽天監舊有選擇通書刻於康熙二十二年其書成于星官之手因訛襲繆見之施行往往舉矛刺盾

方書夫協紀辨方者敬天之紀敬地之方也一作止一語默天地實式臨之況其大乎如曰如是則凶如是則福如是則禍如是則福則明者所弗道也雖然敬不敬之間吉凶禍福隨之矣是為序

大清一統志序　甲子

惟

上天眷顧我大清全付所覆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列祖

列宗德豐澤溥威鑠惠滂禹跡所奄蕃息殷阜瀛壖炎

島大漠蠻陬咸隸版圖置郡築邑聲教風馳藩服星拱

稟朔内附六合一家遠至開闢之所未賓梯航重譯歷

歲而始達者慕義獻琛圖於王會幅幀袤廣古未有過

馬

聖祖仁皇帝特命纂輯全書以昭大一統之盛卷帙繁

重久而未成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初重加編纂閱今十有餘載次第

告竣自京畿達于四裔為省十有八統府州縣千六百

有奇外藩屬國五十有七朝貢之國三十有一星野所

占坤輿所載方策所紀憲古證今眉列掌示圖以臚之

表以識之書成凡三百五十餘卷夫肇十有二州見于

虞典禹貢一篇備列九州疆域山川土田貢賦物產實

為方志之權輿周禮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地

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土

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

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與其財用九

穀六畜之數漢郡國地志與計書俱上太史厥後寰宇

志記列于正史者代數十家蓋將以觀民設教體國經

野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匪徒備掌故徵博洽

已也撫疆宇則念肇造之艱稽制置則念經畫之要采

謠俗則念化導之方考循良人物而知治理之効念所

以振興而長育之核戶口田賦而察登耗之故念所以

懷保而蕃殖之書曰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

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我

祖宗克明峻德以有九有之師傳緒在予敢不惟德之

前人成烈其在我内外百職事慎固封守阜成兆民懋

相予修和有夏亦越我後嗣子孫咸敬厥德以昭受丕基萬年惟無斁覽斯編也其善體諸

皇清文頴卷首十三

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對官修撰 臣 張書勳
謄録監生 臣 繆 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首十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九十一 集部

皇清文穎卷首十四

御製文

豐澤園記

西苑宮室皆因元明之舊惟豐澤園為康熙間新建之所自勤政殿西行過小屋數間蓋

皇祖養蠶處也復西行歷稻畦數畝折而北則為豐澤園園內殿宇制度惟朴不尚華麗園後種桑數十株聞之老監云

皇祖萬幾餘暇則於此勸課農桑或

親御耒耜逮我

皇父纘承丕業敬

天法

祖世德作求數年以來屢行

親耕之禮皆預演禮於此乃知

聖聖同規敦本重農用躋天下於熙皞之盛若瀛臺之
建於有明飛閣丹樓輝煌金碧較之此園固為美觀而
極土木之功無益於國計民生識者鄙之行一事而合
於天心建一園而洽於民情身率先而天下丕變吾於
是乎知
皇祖
皇父之為首出之聖也

田字房記

流杯亭之西南有田字房焉丁未四月十八日
皇父萬幾之暇燕接親藩遊豫於此是地也西山遠帶
碧沼前流每當盛夏開窓則四面風至不復知暑其北
則稻田數畝嘉禾生香謳聞於室蓋我
皇父重農之心雖於燕閒遊觀之所亦未嘗頃刻忘也
古昔聖王臨朝視政之暇必有怡情娛覽之地故靈臺
之詩美文王也卷阿之詩頌成王也今田字房所以命
意重農者豈徒怡情娛覽已哉至若黛掃山顛風來蘋
末麥畦浪起柳岸烟開馴鶴從容而起舞文鴛匹偶而
泳遊蝶裁五色之文蜂喧萬花之谷物華景麗則思飲
和食德熙攘於光天化日之下而怡然以樂其或涼颸
四起鴻雁來賓白露如珠綠雲改赤千家之砧杵遙聞
百室之倉箱盡實則思遺穉滯穗誰遺寡婦之利而悄
然以憂時引儒臣坐而論道或率諸王公子弟修家人
之禮講燕好之歡所觸目而會心者我

皇父之同憂同樂甜懇息於斯較之靈臺卷阿意更深長矣謹為之記

時應宮記

夫天一生水坎精發祥凝靈聚液流為江海江海乃天地間物之最鉅者也江海之有神自三代漢唐以來莫不祠祀惟謹有宋大觀四年詔天下五龍神並封王爵龍神之尊自是始厥後春秋饗牲之祀代有常典

皇清受

天命禋事

上帝

后土懷柔百神江淮河濟五岳四瀆之祀載在太常饗幣之數俎豆之罷既豐既隆神歆以格雍正二年

天子以為龍神之位既尊宜特修宮觀以致虔禱乃於西苑內豐澤園北建時應宮所以致誠明神俾雨暘時若稼穡以成者也夏六月霖雨彌旬幾至於潦

皇父步行往禱其日即晴又明年黃河清百餘里此非神人効靈河海清晏之明驗乎夫以

天子精誠通於神明以之事

天饗

帝罔不昭格而況於龍神乎信哉誠之能感物也是為記

樂善堂記

凡人之性未嘗不善仁義禮智全備於我所謂得天地之正氣而為人也然有智愚賢不肖之分者氣拘之私誘之遂日以蔽錮而昏昧有能復其性者鮮矣人能自強不息以復性為功已有善念擴而充之人有善事喜而從之則本性呈露而有馨香之德矣是故明德之馨勝於黍稷芝蘭鮑魚與之俱化未有樂善而不能修德者也余有書屋數間清爽幽靜山水之趣琴鶴之玩時呈於前菜圃數畦桃花滿林堪以寓目頹之曰樂善堂者蓋取大舜樂取於人以為善之意也夫孝弟仁義乃所謂善也人能孝以養親弟以敬長仁以恤下義以事上樂而行之時時無怠則能因物付物以事處事而完所性之本體矣是故大舜聖人也猶存虛受之心聞一善言若決江河漢明帝嘗問東平王在國何事最樂王曰為善最樂余雖不敏然賴

皇父之明訓師友之切磋於大舜之善與人同雖有志

而永逮而東平王之為善最樂則不敢不勉焉是為記

圓明園後記

昔我

皇考因

皇祖之賜園修而葺之畧具朝署之規以乘時行令布政親賢而軒墀亭榭凸山凹池之紛列於後者不尚其華尚其朴不稱其富稱其幽樂蕃植則有灌木叢花恰生笑迎也驗農桑則有田廬蔬圃量雨較晴也松風水月入襟懷而妙道自生也細旃廣廈時接儒臣研經史以淑情也或怡悅於斯或歌詠於斯或惕息於斯我

皇考之先憂後樂一

皇祖之先憂後樂周宇物而圓明也圓明之義蓋君子之時中也

皇祖以是名賜

皇考

皇考敬受之而身心以畢戶牖以銘也不求自安而期萬方之寧謐不圖自逸而冀百族之恬熙則又我

皇考綏履垂裕於無窮也予小子敬奉
先帝宮室苑囿常恐貽羞敢有所增益是以踐阼後所
司以建園請郤之既釋服爰仍
皇考之舊園而居焉夫帝王臨朝視政之暇必有游觀
曠覽之地然得其宜適以養性而陶情失其宜適以玩
物而喪志宮室服御奇技玩好之念切則親賢納諫勤
政愛民之念疎矣其害可勝言哉我
皇考未就

暢春園而居者以有此
圓明園也而不斲不雕一
皇祖淳樸之心然規模之宏敞丘壑之幽深風土草木
之清佳高樓邃室之具備亦可稱觀止實天保地靈之
區帝王豫遊之地無以踰此後世子孫必不舍此而重
費民財以創建苑囿斯則深契朕法

甚可味也若夫建園之始末聖人對時育物修文崇武
昭萬彙保太和期躋斯世於春臺遊斯人於樂國之意
則已具
皇考之前記予小子何能贅一辭焉

遊盤山記

連太行拱神京放碣石距滄溟走薊野枕長城是為盤山蓋冀州之天作俯臨衆壑如星拱北而莫敢與爭者也昔魏田疇隱居於此故名田盤或曰古有田盤先生自齊來棲止焉地僻而山秀樹密而谷深韓昌黎文所稱太行之陽有盤谷者無從考其非是而其為隱者之所盤旋則一也山亦有盤谷寺自唐寶積開堂代有名宿憨山拙菴後先輝映為是山佳話然吾儒木石居而鹿豕遊者田疇之後無聞焉四顧梵宇精藍依山隱谷鏤峯磨石刻畫天真而子厚柳州西山之文杜陵北征之作嗚呼是亦可慨也已乾隆七年秋因謁陵回鑾便往遊之斥警蹕減儀從輕輿朝陟搴蘿扳磴曉嵐豁開泉白山青颯然林空鬱然松翠於是停蓋駐轡怡情縱目者久之既而行漏催吟興盡夕陽在山金吾整駕雖命省騶從而近御執事者汗雨揮而塵烟騰向誚隱者之絕少翻疑隱者之避而遠去耳乃知千乘萬騎不可以遊山偶一過之山靈將毋笑其不韻也耶

跋

恭跋

世祖章皇帝御註孝經

惟

上帝眷顧我

皇清克馨其德

太祖

太宗丕顯丕承逮及

世祖提仁義之師救溺拯敝奄有四海天下已定韜黃鉞捲白旄歸馬投戈討究先王之道播聖人之訓以休中外以育萬民念孝經一書為孔子明倫治世之大法而自漢以來去聖日遠古文今文之互異注疏訓釋之未精廼集古名儒嘉言懿論考訂採輯間出

聖聖相承莫不以孝治天下依人性之本然以成淳美之俗而開宗明義則自我

世祖御註孝經闡發天經地義民行之確然而不可易肫然而不容已者以昭示奕葉垂之無窮爰盥手而謹書於後云

恭跋

皇祖聖祖仁皇帝千叟宴詩

古昔聖王誕膺天命表正萬邦建中立極漸仁摩義普天下之民蹐之仁壽之域者必其身為繼天首出之聖人然後能斂福以錫民而受非常之慶帝堯在位一百一年帝舜三十登庸三十在位履至尊者又五十載時若禹皐陶稷契暨益諸臣同心同德白首黃髮賡歌喜起於一廷之中而擊壤老人含哺鼓腹耕田鑿井於光天化日之中者莫不忘帝力於何有用登世運於郅隆而後世頌其巍巍蕩蕩三代以降淳風寖微惟殷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肆亨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肆亨國五十有九年周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亨國五十年然其時君若臣以至庶司百職及耕夫野叟同登壽域共宴一堂者自古無聞焉洪惟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深仁厚澤六十一年官稱其職民恒其業羣生霑濡德被乎方外所謂繼天首出之聖敏福以錫民而受非常之慶也康熙六十一年春

皇祖於乾清宮開千叟之宴

命年六十以上者乃得預惟時在位之臣自大學士以下至翰林御史凡七十人庶司百職及致仕之員近畿之民又六百六十人雅歌賦詩和樂壽愷

皇祖命宇姓孫枝百餘人執爵獻酬濟蹌在列遠追饋酳之義弗限三爵之儀孫臣時年十二歲得與有事之榮覩茲盛典

皇祖又作為歌詩

命儒臣依韻迭和為圖以壽世傳之無窮雍正七年冬得詩與圖而披讀之竊見我

皇祖如天之德如天之福與春陽秋露同其煦嫗甘雨和風同其潤澤合朝野臣民老耆期艾而錫之以寵光介之以繁祉方之帝廷賡歌之景象華封頌祝之休風規模宏且遠矣敢恭紀於後以誌太平之盛事云

恭跋性理精義

夫欲致天下於熙皞振風俗於隆古煥禮樂於三代興孝弟於十室者必本之於崇王道而王道之崇則又在於尊儒學古昔聖王之治天下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戴記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凡所以重教化之道致天下於文明者也我

聖祖仁皇帝崇儒重道仁民育物興學校舉孝弟勵風俗崇禮讓凡古昔聖王所以治天下之道靡不畢舉而又諄諄勉勉默契夫堯舜之授受孔孟之心傳謂有宋諸儒上繼絕學下開來裔實有功於世道人心乃因性理大全之書刪去冗雜摘取精要

命儒臣斟酌損益而

親為折中之乙夜披覽歷久成書勒序簡端以詔後世偉矣哉自三代以來未嘗有也雖漢明帝之幸辟雍唐太宗之講太學不過取美於一時又何能開示天下後世之共臻於理學之盛者不虛矣

跋大學衍義

有宋氏興五星聚奎實主文治鍾靈毓秀而篤生周子以接歷聖之心傳深探本原闡發微奥二程子見而知之子朱子聞而知之一脉相傳聖道燦然門弟子相與講明而衍繹之其學遂益顯於天下其接五子之傳而超諸儒者則又推西山先生蓋西山之學私淑朱子者也其學雖不能盡用而立朝丰采事業表著於一時其平生所著書悉心力而為之者莫若大學衍義蓋自堯舜禹湯以至漢唐以後之君自臯夔稷契以至漢唐以後之臣表裏精粗本末巨細與夫忠奸賢佞因革得失莫不悉陳而詳辨之所謂集羣書之大成而標入道之程式也近自修身遠及治國引古證今彰善癉惡欲使人君由謹幾慎動以措之於涖官理衆明刑敷教莫不本於敬天命而畏民碞美矣哉非先生學有心得而將之以忠誠懇款其孰能與於斯乎讀是書者由其書以求其事之當否由其事以觀乎道之離合然後本之身而驗之行事則所以修己化民者不難矣

書李覲袁州學記後

郡縣有學所以養士造材同風迪德正其身心性命之原示以言行政教之準育之平居無事之時以備國家之任使其事誠不可以苟安必牧民者殫厥心力期大成而不求小得道之以誠持之以寬要之以久然後材達行修而可濟於實用吾於李覲袁州學記蓋不能不三致意焉觀之言畧於四代設學之規惟以忠孝大節進勉諸生至於慷慨激昂洞見肝膈使人有所動而有所畏其可謂明於學校之本者也禮樂百年而後興當宋仁宗承咸平景德之治用范文正公之言遂詔天下皆立學而守令猶有格不奉行絃誦不聞者獨袁州毅然行之又得覲為之記為道學校之本若是豈非袁民之幸哉雖然自宋至今幾千年矣牧民者誠能體上意盡心學校以為儲才育德之區訓忠教孝以為制行之本如覲之言各勤諸石俾士子觸目而知警以修厥身以激發其至性而為國家大有用之才亦世道之厚幸也

恭跋

世宗憲皇帝御書法帖

敬惟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天縱聰明文思光被

奎章寶翰精詣入神夙承

皇祖聖祖仁皇帝指授神運天隨涉筆惟肖居潛邸時

常以圖史翰墨自娛雅好臨池陶鎔晉宋元以來名

家墨妙歷年所積充牣琅函迨繼登

宸極日理萬幾手自裁答章奏訓迪臣民多至數千言

少或一二字研硃灑翰運腕若神累牘連章未嘗有一

懈筆至於名山祠宇巨牓豐碑耆舊臣僚柱聯堂額

寵頒殊錫照耀寰區而屏素箋頭長戔橫卷題新篇摹

古蹟者復數十百種蓋惟我

皇祖集書聖之大成超神入化莫可名言而我

皇考以聖繼聖事事善繼善述作則垂憲貽萬世規盛

德之至形於心畫是以變化隨宜不名一體雖一波一

磔莫不矩矱天成神妙至於如此即以書法而言亦猶

啟承夏后武紹周文羲獻專門固不足道也予小子日

侍

庭闈仰瞻

天藻恭蒙

慈誨未涉津涘

手澤留遺悲深弓劍爰出內府所藏倣

皇祖淵鑑齋法帖排類編次曰朗吟閣法帖者潛邸所

書凡十有六卷曰四宜堂法帖者

御極以後所書凡八卷通二十四卷龍磌石選工命莊親

王和親王董其事雙鉤入石毫髮逼眞摹勒既成恭識

卷末以昭

聖神立極垂範墨池琬琰圖球永珍世寶云

雜著

讀鹿鳴至天保六詩

嘗讀易之泰象曰天地交泰解之者曰陰在上而陽居下君下交臣之義也又曰天地之體不可交而以氣交君臣之分不可交而以情交古昔聖王所以維持世教平章百姓使萬邦協和黎民於變者亦賴有此情以相維繫耳故禮以節之樂以和之飲食以薦之賓主以親之歌咏以侑之使愜其情而不流焉其在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燕賓客而欲其示以大道則君臣交儆之意亦寓於其中矣使臣奔走于王事故作四牡以勞之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所以逆探其念父母之心而恤之備也皇皇者華敎使臣曰其諮事而爲諏乎諮難而爲謀乎諮禮而爲度乎諮親而爲詢乎欲其備五善而事無違行也常棣之華燕兄弟也疏其所親而親其所疏失其本心者也故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又曰兄弟既具和樂且孺猶恐人之弗

喻也又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既樂兄弟且逮友朋焉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人君以情接其賓客使臣兄弟友生者如此故其臣作天保之詩以答之其詩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蓋既頌且規焉樂而不淫上下和穆醉以酒而飽以德吾于鹿鳴之什見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言其化行于闕雎麟趾而施及于天下禮明樂備豈非文武周公之餘澤哉

讀無逸

尚書自二典三謨以至商周之誥皆古先哲王明臣良輔相與咨儆一堂以為久安長治之圖後之言治者舍是無他求焉然取其近而切明而審天子臣民皆當奉以為規則銘之于座右者則無逸一書又為最要無逸者周公以成王初政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故作是書以警之也始言稼穡艱難重務本也次言前王之所以享國長久與後王之所以罔或克壽戒荒也次言太王王季文王之抑畏卑服者欲其法祖也又言嗣王無淫逸遊田而以萬民惟正之供者欲其無荒寧而省賦斂也又言古之人猶胥訓詁胥保惠胥教誨者欲其納諫也又言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者欲其謹已而無責于人也終言嗣王其監於茲者言雖有盡而情則無極故丁寧反覆欲其永監也自天命之精微至畎畝之艱難無不備具豈獨成王所當奉以為龜鑑乃萬世之龜鑑也或曰蘇子瞻謂周公作無逸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以為成湯武王非聖人此固非經旨矣然所以不及成湯武王者抑亦有說乎曰成王守成之君也無逸為守成之君而作也與守成之事則欲其法守成之君故殷三宗皆繼體之君文王雖維新周室亦繼王季而為諸侯也故不及成湯武王者蓋謂湯武伐夏滅殷固不可與守成之君一例具耳詩咏豳風書陳無逸周公之教戒維慇成王之敬勤無怠八百之基定矣

讀董江都賢良三策

漢承秦敝文教未興高祖撥亂返正文景休養生息至于孝武表章六經興學校之政首舉賢良方正之士策之于廷而董江都以宿學碩儒實對其問首策陳天人相感之理二策言修明教化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三策勸帝法天盡性知仁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蓋內聖外王之道修已治人之方無不備于三策之中而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武帝用之以罷申韓蕪張之學尤為有功于聖教使武帝信任仲舒大究其用則將有光于文景而賢相若蕭曹黌俯出其下又豈有窮兵黷武之禍舟車繙錢之失哉而擯之江都以終其身君子讀其策想見其為人蓋不為江都惜抑為武帝惜也世之論者謂漢儒通曉經術宋儒深于理學夫窮經即所以明理而理學未嘗不衷之于經術漢之董子宋之程朱又豈可以經術理學限哉程子曰董仲舒有儒者氣象可謂的論矣

擬胡安定置經義治事二齋記

學校為養才之地所以淑其性情俾歸于道德明禮義廉恥之習興孝弟慈讓之行以備國家異日之用古者百官得其人萬事得其理未有不由于斯也今天子聖神宰輔賢明建中出治使天下郡各立學學有教授之員以誘廸秀民膺斯職者宜體君相牖民覺世之心彰古聖成德達材之教講明正學陶治羣英方為無忝余承命來是邦為多士師敢不殫盡心力以佐休明謹就學中立經義治事二齋其有學識開通潛心義訓能辨同異不乖正道者入吾經義齋相與講求至是而浮泛剽竊持其偏見者不與焉農田水利會計邊防事之不可不治者也明于此者入吾治事齋相與究切實用而拘牽不通與夫俗士功利之談不與焉蓋明經所以立本治事所以達用本不固則用何由精而用之所以能達端惟本立是賴二者雖不可以分而教者當各就其性之所近多士尚體予意窮經者必因經以明事治事

者必因事以求經體用兼修本末一貫而不為空言則豈惟不負教者諄諄之苦心將見才成德立濟濟彬彬異日立朝廷之上引經執禮守正不阿贊治分猷天工能亮者皆吾黨之士也多士勉乎哉

讀宋史徐積傳

予嘗讀宋史徐積傳載積孝行出於天三歲父死旦旦求之哀母亡廬墓三年哭不絕音又稱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罷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未嘗不三歎史筆之難得而怪托克托輩之無史識也夫叢冗屑華而不實俚而不文如是者皆不可以當史筆無是病矣而一字之褒貶不足誅奸回於既往發潛德之幽光則不能出沒人於千百歲後是史筆非難史識為尤難也故大惡大善雖細行必紀反經由權雖嘉言亦黜積也孝書其生事死葬之盡誠盡禮足矣不應以其不用石罷不踐石豈非以其觸父諱乎諱亦出於禮而吾直以為累孝子之大德者其亦有說蓋禮云二名不偏諱言在不稱徵言不諱必其姓與名合斯則諱而不敢稱然亦孝之小節而已矣若以父名石而子不踐石為孝則公子地之子當舟居而不履

地乎父名石而子不踐石人尚可能父名地而子不履地人所不能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孝達於天下必蘄人人皆如已之孝於父母孝子之心斯愉快焉今乃為人之所不能為以為已之孝過於天下人之孝豈孝子之心哉故大孝莫如舜不聞其見瞽目者輒拜而積乃今以不用石罷與避不踐石稱豈非累積之大者乎然積非有心於為此以求名也觀其讀孝經輒淚落不止雪夜伏墓側悲慟嘔血是乃本於天性之自然

彼遇石則怵然傷心而思親亦其出於至性有不能自已者而為史者例當守千秋法則之正一字褒貶之公凡不合經常之行雖嘉可刪設惜其湮沒而無聞則自有稗官野史在吾故曰史筆非難史識為尤難而怪托克托輩之無史識也

摘莊子事為十二圖各題一章擬九歌體

姑射神人

雲巃嵸兮絙崇岡峯碕礒兮葉丹黃藐姑射兮名誰名若有人兮處其中冰雪肌兮綽約容乘雲氣兮御飛龍遊凌兢兮周八荒羌萬物兮被礴旁羨莫見兮增慨慷

庖丁解牛

徹胹鼈兮炮羔與安胡兮楚苗薦庖丁兮犓牛睇理解兮崇朝既踦膝兮倚肩乃奏刀兮騞然經肯綮兮未嘗

況大觚兮是干繄遊刃兮有餘地曷試思兮其始難

支離鼓筴

嗟若人兮形支離肩高頂兮頤隱齊五管在上兮髀為脅其餬口兮以鼓筴無遠戍兮免常徭以病受粟兮養其身以不勞吾於是知神人之無用兮恒萬古而逍遙

壺子示機

神之子兮曰季咸期夭壽兮若神曷壺子之猶龍誕猶喻夫三淵雲出谷兮水行地彼寧知其誰何兮夫豈大

塊之有意鄭人之冥冥兮第未解夫四示詎吾宗之可
常兮固知之人之未深思

列子食氿

歸來兮列子蹇宅外兮不可以止忘糠缶兮漿觴知食
人兮食氿既復朴兮紛而封馳萬物兮無窮春蘭滋兮
時雨秋梧飄兮涼風吾方與天帝同遊兮寧知日月之
有終

儻忽鑿竅

斡元緯兮造太清曰渾沌兮爰帝名何儻忽之二子獨
憧憧兮屢征彼報德乃戕身兮人皆各二子之不近情
於乎儻忽兮獨非渾沌之所生孰能保此太初兮膏吾
車兮吾將從

象罔得珠

赤水兮崑崙峯硱磳兮波汹淪君於焉兮夷猶駐芝蓋
兮華軒遺玄珠兮屢索異哉象罔兮乃可以得余幼寶
此奇琛兮年既老而不衰怳偶遺之若失兮幸屢索而
得之吁嘻象罔兮得毋余嗤

輪扁斲輪

君讀書兮堂上臣斲輪兮堂下君之書兮古人臣之輪
兮臣者疾則苦兮徐則甘應心得手兮口不能言有數
存焉於其間庸詎知臣言之非糟粕兮君幸恕臣之狂
顛

東施捧心

有美人兮山之阿溪若耶兮村羅羅常病心兮若思矉
雙眉兮修蛾姱曼睩兮層波彼何人斯強效為當閉戶
兮貧去之所以美兮彼不知貌假借者盍鑒茲

濠梁觀魚

撰良辰兮遊濠梁眄遡波兮風颺風流澹湛兮水草芳
儵魚出兮游從容唸蕃蓼兮之而張是魚樂兮爾我同
聊容與兮斯徜徉吾固知之兮於濠之上

疴僂承蜩

爰有人兮形疴僂居楚野兮山之幽仰叢薄兮枝相繚

臂若槁枝兮日承蜩天地之大有所弗知兮唯蟬翼之是求蓋有道兮不與萬物為儔吁嗟斯人兮羌得全於天者流

伯昏論射

觀君射兮信奇鄰至人耶然疑登高山兮巉巖臨百仞兮淵滒背逡巡兮足垂外揖君進兮君辭君於中兮殆矣挾弓矢兮窅為縱余目兮青天寄余神兮九圍永泊然兮自適歷萬劫兮不知

校總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繆謨

皇清文頴卷首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首十五 六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九十二 集部

皇清文穎卷首十五

御製文

頌

九符頌有序

粤若稽古典墳厥初生民低處者巢高處者穴取草木皮革羅鳥獸漉水物以為衣為食君臣父子上下長幼男女夫婦莫有倫紀聖人伏羲氏作始畫卦以

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治百官察萬民政令行民用遵約束時則有龍馬負圖之應迨黄帝軒轅氏宰制羣動垂衣以治作甲子天用錫以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造律吕播其八音而鳳凰巢阿閣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有雲氣止于帝上其後復有聖人曰堯治歷象置州牧四岳明峻德以親九族協和萬邦時則百獸率舞廷生五色瑞芝舜承是道重華協于帝建學養老敕命賡歌卿雲復旦鳳凰來儀上

下草木鳥獸魚鼈咸若暨禹湯文武祇德建中無逸
執競時則有錫洛銜鈎鳴鳥流烏之瑞揆古聖帝王
罔不得天嘉祥為受命之符亦罔不在德其惟時敘
罔不克加抑畏用兢業于有邦以答天之眷命自時
厥後由漢迄明英君誼辟秉天亦默相厥德昭其所履
以為協應其有矯誣詭詐作符瑞以欺中外以惑
蚩蚩氓天弗與民弗信也洪惟我

皇清

聖聖相承宅中圖治以撫四海德威並行汪濊暨訖
天用錫以洪庥敬戒不怠用培我丕丕基雍正三年三
月太史奏日月合璧五星連珠

皇帝曰惟予
丕顯考聖祖克聖克仁克膺
天佑予一人是賴有司其擇吉薦牲以告
景陵羣臣固請陛殿受賀不許嗣是嘉禾瑞麥慶雲芝
草醴泉甘露河清鳳儀之瑞先後疊奏我

皇上祇承
天眷弗敢自居或則歸美
聖祖或則不以宣示且曰朕所喜者豐年為瑞及汝諸
臣宣力四方斯朕志也臣謹按王者必世而後仁天
人叶應嘉祥駢臻必俟仁而後益顯故生民公劉之
詩作于周召清廟明堂之什成于冲予我

太祖
太宗肇基新命我

世祖
聖祖克成
先志永綏兆民功崇德溥累洽重熙勝于成周我

皇上歸功
聖祖蓋本于世而後仁之義然非
皇上以聖承
聖覩光揚烈恩澤覃敷民飲其和
天歆其治應感之符必不若是速也且周之盛時雖宅

豐作洛撫有千八百國而幅員尚小孰若我
皇清東至於海南盡交趾西屆哈密北之七十四部籯
齎槖負致誠貢獻者歲歲不絶自京邑大都以至山
村僻壤耕鑿順則各勤所業武夫戰卒有老不識兵
戈者由斯以談
天之眷我
皇清于周有加焉記曰聖王在上天不愛道地不愛寶
人不愛情考之今時洵合其語

天子猶謙謙自牧敬德弗遑修我人事撫我烝黎方將
上溯堯舜欽明文思温恭允塞之德中考湯武表正
萬邦敬勝義勝之徽以措諸政令以為萬載規敬迓
天庥永永無極敢敬擇其符之顯奕者有九各繫以辭
以効頌祝之忱云爾

合璧連珠

昊天有命眷我
皇清奄有九有暨乎八紘以養以恬灝灝和寧曰維
聖祖文思欽明
皇帝纘之濬哲丕承
天鑒孔昭厥符惟禎自古在昔黄帝握歷璧合珠聯昭
哉藝極旃蒙之歲單閼之月聿見嘉祥其祥長發宿躔
營室位在娵訾雙璧輪囷五珠迆邐星臺告瑞太史書
呈
帝曰休哉惟
皇考寔膺爰陳於詞爰告於

陵有謙其躬有讓其衷惟
皇孝思格乎
蒼穹豈惟民哉屆於昆蟲

黄河清

銀漢煥光河精發祥九曲彌亘浩渺汪洋宿列崑崙流
經積石匪澄伊黄浮天浴日曰既清止休符顯奕徐邳
淮泗千里靜碧馮夷息浪河伯安瀾五老上告紫蓋繽
翻滌而濯矣既清且泚漉其濁矣既迅且駛鏡流瀰瀰

素波漣漣上暎下澈天水相鮮疇克澄其源疇克致其
然貺自
蒼昊景福永緐以光我萬年
孝陵神著
景陵靈芝
煌煌神著奕奕靈芝百莖九光神物應期
帝命東皇分植
兩陵無節而秀不根而榮潤以仙露燦於
寶城於皇
世祖開物成務遠至邇安金甌鞏固
皇帝敬承宴牆見慕齋戒神明建中飭度是用產著以
應嘉祚於皇
聖祖握符壽世育之以仁正之以義
皇帝敬承同歸一致乃文乃武以葆以藝是用產芝以
昭上瑞芝既蒼矣著既長矣貞符彰矣壽而臧矣曁萬
邦矣

嘉禾
有猗者禾在彼中田爾農來思越陌度阡芟之奕奕柞之澤澤五穀既播三時無失載甲載坼載長載褒載穟載實載碩載茂
帝實顧矣穆實助矣風披擭矣雨灌注矣綏我屢豐言
呈其瑞休我
皇風言多其穗遠自滇南近兆
帝稽匪雙伊九匪寸伊尺先民有言食為民天百穀用
成自古有年

瑞蘭
帝念民依惟農與桑孰飢莫食孰寒莫裳雕鏤必黜爰
勤三農纂組是省用紓女工
昊天惟顯聿降瑞蘭瑞蘭惟何萬蠆同簇曾不經緯曾
不杼柚苑寘致力西陵效勤神功默相嘉蘭乃成爾純
爾素匪紅匪紫爾質爾實匪錦匪綺言徵其應言發其
祥祐此烝民成以報章太平之澤五十衣帛夏清冬温

太和充溢

甘露

奕奕吳都沃壤甫甫有苗有禾有絲有紵其農于田侯主侯旅其賈于市侯笑侯語維時之泰飲帝之和含哺以嬉渥澤孔多上天錫瑞降茲甘露零我吳都佑我休祚其凝如脂其甘如飴湛湛瀼瀼如珠之垂曰既零止天下寧止曰既溥止萬邦安止以兆嘉祥降福孔穰

醴泉

坤元載物厚德安貞孕祉毓祚乃効厥靈有醴者泉載甘載旨莫尋其源載清載泚惟泉之功養而不窮我皇之心濬哲宏通惟泉之瀉流膏潤下我皇之澤物無遺者惟泉之源用之日新我皇基命浩浩淵淵惟泉之發挹之不竭我皇虛己聞言若決在易井六勿幕元吉勞民勸相中正作繩

闕里慶雲

巍巍

宣聖上律下襲祖述憲章斯文曷奕我皇膺命心契聖時以養以教作君作師爰新闕里慶雲式燠紀兮縵縵郁兮爛爛迺映杏壇迺覆檜榦金枝翁鬱玉葉璀璨惟

帝之誠致雲之卿以彰我文明以貢我太平

房山鳳凰

四靈之一厥惟鳳凰感我

聖化遊我帝鄉帝鄉之南聿有房山雝雝喈喈來集其巔亦集爰止惟

皇之社謁謁吉人惟君子使六象其體六府孔修九苞其文九夷來柔明明

上天鑒我

帝德朝陽叶應文明萬國

贊

四賢贊 有序

聖門弟子三千其賢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家語各為紀其姓氏考其事迹以垂之後世而能契夫子之心傳得道統之正脉者則惟顏曾思孟四人顏子得克已復禮之説曾子與聞一貫之傳親炙一堂若堯舜禹之相授受夫子思師事曾子發明中庸之道而歸其功於為已謹獨孟子當戰國横流之時私淑子思距楊墨閑聖道而養氣之論為前聖所未發昌黎韓子以為其功不在禹下有以也庚戌秋偶閱有宋諸儒傳因思宋儒所宗者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賴顏曾思孟而傳今聖廟祀典四子升配堂上為百代之楷模因各係以贊用誌景行之私云爾

復聖

賀也者吾不知其所惡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德以潤身孰謂其貧心以傳道孰謂難老簞瓢陋巷至樂不移仰高鑽堅三月無違夫子有言克已成性用致其功允成復聖

宗聖

宣聖轍環在陳興歎孰是中行授茲一貫曾子孜孜惟聖依歸唯而不疑以魯得之會友輔仁任重道遠十傳釋經超商軼偃念彼先子沂水春風淵源益粹篤實焞焞容臨深履薄得正以終三千雖多獨得其宗

述聖

天地儲精川嶽萃靈是生仲尼玉振金聲世德作求孝孫維則師曾傳孟誠身是力眷茲後學示我中庸位天育物致和致中夫子道法堯舜文武紹乃家聲述乃文祖

亞聖

戰國春秋又異其世陷溺人心豈惟功利時君爭雄處士横議為我無愛簧鼓樹幟魯連高風陳仲廉士所謂英賢不過若是於此有人入孝出弟一髮千鈞道脉永

繫能不動心知言養氣治世之略堯舜仁義愛君澤民惓惓餘意欲入孔門非孟何自孟丁其難顏丁其易語嘿故殊道無二致卓哉亞聖功在天地

列代賢明妃后垂稱奕世者取繪十二繫以贊

西陵敎蠶

在昔軒轅正妃嫘祖孕虞毓唐發湯啟武得姓十二如千子乳創制蠶織寵陵為輔衣被天下功垂萬古後世文勝乃崇敝補

太姒誨子

昏姻匹妃王化之始維周勃興嗣徽太姒富而能儉貴而不恃載在風詩葛覃卷耳更勤敎誨有敎詒子昭哉嗣服武周濟美

姜后脫簪

黃裳六五以順為正宁有幾諫妻寧無諍卓哉姜后宮闈之鏡金鍰進退爪爬行慶彤史攸司慎儀宜令雞鳴朝盈脫珥待命

樊姬諫獵

先民有訓聿戒禽荒卓彼樊姬感悟楚莊有肉弗御乃止王欲一語進賢霸功以卜不謂婦人克相其君邈矣

邑姜十亂稱臣

燕姞夢蘭

乙始啓商蘭亦徵穆吉人在宮天使詒穀國香揚揚掌

夢其卜嘗彼小星三心五嘱椒聊遠條爰昌七族鄭多

君子宣尼所録

許后奉案

后母天下首崇儉德坤順乘乾柔嘉維則緊維許后貴

而能抑不忘寒微車服是飭日朝長樂用修婦職懿彼

芳型永為後式

婕妤當熊

圈熊攀檻羽林驚迸得人則止誰歟知命婉孌季女忠

貞維性直前當之熊為戢横六宮咸怍七萃交病萬燕

啣泥天旌懿行

班姬辭輦

王者求賢爰載後車左右前後正士與俱景仰休風三

代之隆何逮漢季嬖倖輦從一言稱善如圜斯轉永鑒

班姬遠彼婉孌

馬后練衣

十歲持尸侯家整肅母儀天下六宮欽服練裙澣衣以

率戚族儉德之共綏將福禄車水馬雲明訓在牘豈伊

輝漢作則椒屋

徐妃直諫

元成有言願為良臣流風丕振乃自宮嬪徐妃上書東

征抗陳惜哉唐宗納而弗斷外事征討内營宮館頻忘

初年如圜斯轉

昭容評詩

玉秤降天乃生女子衡才汝耶孩笑而唯昆明賦詩綵

樓落紙辭華哲匠月旦自彼千載騷壇一時牛耳展如

之人文亦可喜

曹后重農

稼穡惟寶王政所崇發禀未耜必親必躬維宋曹后播

種於宮彷彿親蠶獻繭效功克勤内治聿著芳踪嗟彼

雕鏤何事傷農

銘

樂善堂銘

秉彝惟民氣具理存聖愚曷異善惡是分其善維何仁義忠信知誘物化遂亾其正惟危惟微人欲天理操之則存舍則已矣曷惟其操是曰樂善動靜弗違斯須弗閒我既受中我則蹈之我有秉彝好之聞人之善我則友之非徒友之又克有之雞鳴而起孳孳不已至樂因心其味孔旨樂正好善鄒孟稱優東平樂善厥德允修嗚呼念哉善可樂哉樂而不倦天性其培誠能好之萬福之根反是則殆衆禍之門爰作斯銘服之無斁朝斯夕斯果行育德

硯銘

迺潤迺堅惟淵惟默韜采含精在几之側用掩瑾玲流翰墨端人與處長資畜德

多福硯銘

惟古有訓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幽贊化育承天之序厥惟艱哉視民如傷孰釋予懷毋曰九重之宮而安其躬念蔀屋之竊歎每憂心以忡忡毋曰八珍之膳而供其宴念糲食之尚乏嗟何能以下嗛錫福謂何遑云建極期愆尤之或鮮恒小心而翼翼我心如是我志在茲視此珉石貞堅不移庶天

祖之鑒佑致風雨其咸時斯蒼生之多福即予一人之多福永與薄海而共之

座右銘

維月在天常缺於盈維水在器既滿則傾古之哲人業
業兢兢慎彼盈滿若弗克勝意馳弗止防之若城言玷
不為守之如餅無往不復何陂匪平勿謂豫大而侈豐
亨矧茲九五位莫與京何求弗得何為弗成縱欲安止
凜涉春氷適口斯已那事巑鯖容膝亦安奚必雕楹勞
於求賢逸於制情對天惟敬法祖惟誠憂其可恃懼其
可弛我志若斯我行未能苟行弗能言何足稱嗚呼小
子終始斯銘

負扆銘

大德曰生大寶曰位負扆荅陽天以民寄天視民視天
聽民聽民欲天從影隨響應何以守位曰惟求仁君止
於仁繼天生民告爾小子夙夜敬止仁遠乎哉及之須
臾

嘉量銘

皇予

聖祖建極憲天叶度律均鐘洞契元聲徵顯闡幽何

天衢亨小子纘緒寰區撫臨叶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製茲法器列於大廷匪作伊述大猷敬承尊鐘得度

率度量成量為權輿律諧六英猗

聖合

天

天心

聖明七政是齊為萬世法程如衡無私如權不凝如度

制節如量祇平律得環中紹

天明命叶永寶用享子孫繩繩我日斯邁而月斯征中

元甲子乾隆御銘

箴

七情箴

喜

萬類靜觀意愜斯喜神動天隨油然難已宣心之和導

氣之滯不極不淫歸於有制禮樂以飾百度惟熙樂以

天下奉此無私

怒

相彼天道有温有肅維人肖天喜怒倚伏情炎於中莫

之敢觸所貴中節雷霆亦福嘻嘻毋過悻悻勿遷和厥

心性以師聖賢

哀

宣文有言哀而不傷感物切慮如川有防當其一往啾

愴懊咿罔識止節心悴神疲噍殺匪正毀滅匪宜閑之

以則庶無倚叱

懼

萬幾待理知懼鮮失業業兢兢一日二日馭朽為戒臨

深是怵於昭上帝相在爾室式茲不聞所其無逸惟敬勝怠動獲貞吉

愛

人有秉彝徵於好德善善欲長賢賢易色所以孔子曰生也直疏亦不忘親亦不瞻愛所當愛爵賞罔忒擴我天和容保萬國

惡

性本無偽情生好惡俎徹鮑魚往訓攸著毋設成心因物以付智鏡在躬先覺有素郊遂是移僉壬必錯中正和平萬流景附

欲

養心有要道在寡欲從之則危淡泊宜最緬維曩哲垂訓窒慾非禮必斥奉身如玉一人居高九有咸矚不邇不殖永保天禄

五事箴

貌

懿戒有訓抑抑威儀洪範五事始貌終思動罔或愆敬義夾持作肅惟恭非禮弗為顧諟明命日監在茲輯柔爾顏友君子時屋漏有愧差之毫釐顯印令望夙夜是祗毋尚巖巖咫尺天威毋示詘詘左史有司温恭允塞為德之基樹之軌範視此箴辭

言

恢恢寰宇一人是主維命靡常有德斯祐王言如綸被乎下土無易由言惟敬作所羞訓聿昭四方是矩卓彼前王樹茲諫鼓柔亦不茹剛亦不吐進彼嘉言衮闕堪補聲為之律毋遲喜怒白圭謹言玷不在鉅金人三緘非禮勿語從斯作乂敬茲九五

視

維目司視其德曰明明有由蔽物引欲萌伊古有訓五色目盲勿眩錦繡勤省農耕勿玩珠玉企望賢能知人

則哲體察物情曰視有要視於無形如水如鑑萬象自
呈靜虛動燭其本必清垂旒端冕儲神致精日月環照
無幽弗瑩克艱厥后永正玉衡

聽

宣聖有言非禮勿聽矧維建極承天永命惟精惟一敬
勝義勝何以達聰容納諫諍執兩用中旌賢表正既高
乃聽亦遠彼佞五音耳亂樂必放鄭九歌驗民八風體
政亦越卷阿矢音有咏雖隔九重而知民病雖聆萬言
而執一柄毋俾聽榮尚其居敬

思

基命宥密厥惟思哉翼翼小心為德之荄是惟弗思思
則弗回勿狃宴安而遺遠懷勿侈豫大而弛心齋貌恭
言從睿思曷階視明聽聰維思是裁無黨無偏惺惺靈
臺勿縱其欲縱欲成災克己復禮四德具該朝斯夕斯
天鑒恢恢告我後人皇圖永培

文

告風神文

維

神大元中精輔翊生成以吹以噓百昌勾萌昔我
皇考作足靈宇在紫禁巽方維歷有年所側聞曩時旱
魃為災彭恕漲天繼日以霾我
考竭誠爰命宗枝曰帛曰牲祝史致辭遂蒙
神庥駭颸為收禾黍沐澤乃赤有秋茲者雪旱於冬雨
旱於春自春徂夏震雷無聞山川出雲慶散於風不惟
其景乃惟其終曰予不德小民何辜無麥無禾渺渺愁
予曰維百神各有攸職功在蒼生乃廟而食用是陳詞
祈
神之佑致是咎徵皆予之咎願勑飛廉速收其暴油雲
以作雨師前導曰予不誠
明神之欺降罪於予予其敢辭屏息以待惟
神之思

皇清文頴卷首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頴卷首十六

御製文

碑文

泰陵聖德神功碑

洪惟我

聖祖仁皇帝統承

三聖之謨烈奄奠萬方撫臨天下六十有一年實無開

創與守成之事爰自綏靖南荒剪除三藩而後惟務以

深仁厚澤淪浹中外俾涵泳優游四方從欲而勵精圖

治悠久無疆晚歲之政尤欲申嚴庶務以正官方糾詰

敝民以清禮俗以明作濟惇大以節制保豐亨故我

皇考嗣承丕基凡誠孝中正寬仁之大原無一不與

聖祖同揆至用人行政規模則稍有變通以求繼志述

事之盡善惟

皇考神聖之姿默契

聖祖是以膺付託之重任而宏開夫萬年有道之長惟
皇考誠敬之德簡在
帝心是以致嘉祥之駢臻而即驗於四海於夔之盛雖
十三年之憂勞無一日一時少釋於
宸衷而所以貽我子孫臣庶億萬禩之樂利無窮者誠
如天地之無不幬載也
皇考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
孝至誠憲皇帝

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
德大成仁皇帝第四子也
母孝恭仁皇后在妊時夢月中仙娥授以神子既覺而
誕生
皇考
皇考幼而徇齊天性仁孝
聖祖恩眷踰常八歲時患腹疾
皇祖方巡狩塞外聞之遽馳歸一晝夜而至其篤愛有
如此者奉事
庭闈數十年深愛慤敬無一言一動不允當
皇祖之心每語衆稱為至孝先是舊皇太子贈理親王
之未得罪也
皇考小心承順恪盡臣弟禮而王恐
聖祖眷愛日隆有妨於已遂至以非理相加
皇考每順受之而剛正之氣亦不為少屈律已則篤謹
有加焉及戚戊子王以罪廢居常進諛者多背離相忌

者率傾陷禍且不測
皇考多方保護以悃忱惻怛感慰
聖祖之心而曲為王解始獲於容王乃愧悔自失東宮
舊屬咸灑泣驚頌
聖德方是時
聖祖違和又以允禔允禩等屢作非彝以干
天怒居常鬱鬱病勢增劇
皇考竭心孝養凡百躬親靡晝靡夜逮四閱月

聖躬乃安及理親王再廢
聖祖春秋益高諸王中私懷覬覦者往往矯飾名譽私
樹黨援而
皇考絕不以一事自表異友於兄弟均平如一莫不同
其憂喜軫其疾痛其自取咎殃者亦不避嫌疑力為調
劑自內外族姻左右大臣以及近侍宿衛無一人往來
親密者
聖祖用是灼知
聖德淵懿大義明著無黨無偏足以膺
宗社臣民之付屬也及遭大故水漿不入於口以乾清
宮東廡為倚廬素服齋居養心殿三年如一日每遇朔
奠殷祭及獻食
壽皇殿悲不自勝哀動左右
躬送
梓宮安葬
景陵

仁壽皇太后升遐哀誠一如初禮凡
太廟
郊壇必躬必親致齋致慤觀者罔不肅然起敬每遇水
旱之祲輒愀然曰
上天譴責朕躬命直省旬月奏報雨雪苟應時則喜動
顏色或過期即減常膳元年五月京畿旱虔禱於宮中
自晨至夕不膳霖雨立沛蓋
皇考深念所任受
皇天曠
列祖者惟茲天下之蒸黎故休戚相關如保赤子而民
之所以安者存乎政政之所以舉者存乎人故宵衣旰
食日有孜孜尤以是為先務焉念民所苦病者莫若賦
重而刑濫有司遇災祲而不恤巧法侵漁或惰侈以自
耗致民俗之日偷逐妄利縱淫樂聚徒鬬狠若是者皆
盜賊之源也
皇考即位之元年即大免直省逋賦陝西甘肅二省以

軍興運餉其所供賦稅無歲不蒙豁免七年至九年輸
蠲各省賦稅有差自元季張士誠據蘇松嘉湖陳友諒
據南昌袁瑞與明太祖苦戰於江東西橫斂以給軍終
明之世故籍未改
特命永除數郡浮糧著為令典凡直省報災朝聞發不
待夕夕聞發不待朝每語近臣朕蠲租發賑如救焚拯
溺猶恐災黎之鮮有濟也彼視民之傷與己若無與者
獨何心哉常念水土為農田之本而救荒之政莫要於
興工築以聚貧民遂博求海內水利修川防俾各省河
渠湖澤歲久或淤塞為連州比郡農商害者咸開濬之
京畿則
命怡親王大學士朱軾經理水利營田官開水田數萬
頃聽民自占者不與十餘年中費數百萬貧民皆取食
焉洪澤湖都受淮流廣數百里恃高家堰為關鍵以東
淮而漱黃下河七州縣民命繫焉
發帑銀百萬盡改石工浙江松江海塘經潮水屢漲修

築相繼費數百萬濱海之民始得安祖席無為魚之患
往者封疆大吏好因事以自為功有司承迎以速進取
之路凡有興作及賑災動稱捐助或曰小民樂輸
皇考再三諭禁以蘇民困州縣巧取有禁門關苛索有
禁而民隱之萬難上達者莫不在
皇考洞鑒之中每遇重囚即深厪
膺懷屢飭法司必三覆奏好生之德發於不能自已者
如此念刑罰所以濟政教之窮必修禮正俗乃可清其
源詳注
聖祖仁皇帝諭旨十六條
親製勸農種樹之詔
御書刊示四方
命九卿詳定貴賤服色兵民婚喪禮制實舉孝義貞節
分遣御史巡行直省常恐所任非人則雖有良法美意
德難下究教不虛行故搜揚俊乂立賢無方自唐宋以
後秩祿不足以贍庶官不肖者各以他途取之用此苞

苴盛行不可遏止

皇考於外省督撫以及州縣親民之官各賜養廉較正祿數十百倍其在京師卿貳則賜雙俸司旅並給飯費雖閒曹職官亦準俸銀之數賜之廩穀而寡廉鮮恥巧取以殃民者法亦有所必行焉左右輔弼及封疆重臣忠勤夙著猷績彰聞則推誠倚任坦然不疑俾得展盡底蘊而常戒以面從責以啟沃優容寵賚十百於尋常其有恃功驕蹇植黨營私者則法立誅必而忠直善良即時有失誤屢被譴訶卒保全其終始建賢良祠崇祀累朝碩輔其餘著勛伐效命疆場者皆錄用其後人又念士者民之表儀而庶官所由備也故廣其登進之途而董之以教元年

命郡州縣學官必用正途二年

躬詣太學頒訓飭士子文四年

命直省督學舉英才八年舉通曉性理舉人八人並賜進士各省會俱特建書院取之廣恤之之周如此兵

者民之衛藩而國威之所蓄也故勤其蒐簡之政而曲體其情

命提鎮考核將校必察其訓練拊循之實毋得徇私提鎮之優劣一以整飭將校訓練行伍和輯兵民定之士伍則正糧之外別發帑銀俾軍帥營運以恤其婚喪蓋

皇考涖官馭將勤民養士整軍恤衆使文武並勵中外相維制防曲盡如此重念八旂乃國家根本内外大小臣工士民軍吏所觀式也故所以教之養之取之任之察其情而優恤之者尤詳且備焉元年即

命舉人庠生之服公事者各還家專力於學誦設八旂官學各就其方簡其士之秀異者而官教之

命諸王察舉孝弟守分力學者以聞平日久生蓋愈繁取八旂餘丁四千八百人為教養兵歲給十七萬有奇自五旂諸王不得以旂分人員多供差役擅治其罪下此正副都統及參領佐領不得苛索外吏財物竊嘗審究

皇考治法之源流然後古聖王所為以天下為一家以
中國為一人者其規模氣象始可得而見焉
皇考自宗親戚畹勳舊以及八旂之士衆自京師畿輔
以及九州四海之軍民惟恐其疾苦之蔽壅禮俗之衰
惡一如一身之中毛髮有觸而必動雖外藩蒙古皆如
家人父子其職官並予俸祿兵衆咸給月糧土黙特守
臺站人歲時有賞用此凡有征討外藩効命屢
諭蒙古王貝勒宜愛民惠下其子弟之俊秀者或在內

庭教養之
賜安南以隙地減朝鮮琉球貢物厚朝鮮俄羅斯國人
之賞賚給琉球來學者歸國之道齎不獨澤流方外而
聲教亦漸被於遐荒十有三年之間宵衣旰食無晷刻
之寧不謂天下已治萬民已安而少懈夫朝乾夕惕之
皇衷故以事
天之誠敬昭事百神而神無不格以法
祖之仁孝錫類萬物而物無不孚至於
孔子德配天地尤加崇禮王爵之封上及五世跪獻之
禮首著上丁詳定配享先賢增置五經博士守前古所
未有也教養宗室而寬其拘禁者自登
宸極即封理親王子弘晳為郡王而於理親王未降一
旨未遣一使曰吾不欲受其拜並聞感恩之言也
錫賚頻仍惟
命內監傳送且教以詢所從來勿令告以上賜及王薨
躬臨哭奠追贈理親王命弘晳進襲親王爵分封供具
特厚怡賢親王之喪
躬臨哭奠哀慟久而不已自戊子年後允禩允禟莫
不妄冀非分結黨樹援嘗觸怒
聖祖
聖祖降硃批諭
皇考及諸王云朕與允禩父子之義已絕及
皇考嗣位重念弟兄情且知彼明敏能任事爰命輔政
加恩信用冀以感悟其心密封

皇祖旨於內閣不以宣示外人乃允禩不但不改悔且心懷怨望怙惡不悛允禟在西寧多為不法顯悖臣禮皇考雖申告中外明正其罪絕其屬籍而兩人猶得以天年終罰弗及嗣自
御極以後瑞應駢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黃河之清自陝州至邳宿二旬有五日不變鳳集麟生慶雲甘露靈芝嘉穀之祥不可勝紀
皇考每見奏章必深自警惕洛戒臣工苟德政之不修雖天瑞不足恃也彰明人紀更定刑章凡繼母虐殺前子以所生子抵法無故杖殺僕婢者分別重輕治罪訪
明太祖本支裔孫襲封侯爵以承其宗祀自明初紹興有惰民靖難後諸臣抗命者子女多發山西為樂戶數百年相沿未革一旦去籍為良民
命下之日人皆流涕自進噶爾擾邊
聖祖仁皇帝宿兵西北陲以保舊屬諸藩青海之平也彼又納我叛臣雖屢加訓告襲盜不休故定議濯征為

一勞永逸計及十年大破之於喀爾喀之地邊將爭言宜乘時進勦
皇考念彼遠處外夷武不可黷乃遣使諭告決意罷兵西南洞苗自古為附近州縣之害自平定廣烏蒙古州歸義開地三千里而時戒邊疆大吏為善後之謀敬惟
皇考自始至終所以涖官勤民教士恤軍安內馭外者無不體之以誠本之以孝用之以中持之以正育之以仁撫之以寬與
聖祖仁皇帝若合符節而更化砥俗使天下遵道遵路如優恤宗室而禮度必謹於防維愛禮大臣而法禁必行於貴近搜羅才俊而甄別不漏於庶庸教育士民而捕詰獨嚴於敗類蓋非此不足以移文恬武嬉陰私交結之風革吏蠹民偷險戾奸欺之習未嘗非
聖祖晚年整肅官方矯除薄俗之遺意也是以數年之後蒸然丕變外自郡州縣吏私餽不行於大府監司內而閣部院司臺垣不敢以己事干外吏倉庫侵蝕者所

在充盈庠序鮮囂陵之士門關無苛索之兵蠹吏散朋奸民徙業孔子所稱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我
皇考實克當之
皇考即位之元年八月即
手書建儲事密封宮庭布告羣臣八年六月
聖躬違和
特召臣及莊親王果親王和親王大學士内大臣數人
入見
面諭遺詔大意謂朕夙夜憂勤惟體
聖祖之心以為心法
聖祖之政以為政因見人情澆薄官吏徇私罔知改省
不得不懲治以戒將來故有從前條例本嚴而改易從
寬者乃原議未協朕與廷臣悉心酌定可垂永久有從
前條例本寬而改易從嚴者本欲俟諸弊革除之後酌
復舊章乃知
皇考聖智天縱灼見
聖祖不言之意以就前功而隨時取中用建民極蓋
皇考繼承之初則政寬而奸伏物盛而弊萌非廓清釐
剔大為之防其流將溢漫而不可以長久
兩朝聖治正如天地四時之運相推相代以成歲功先
儒所謂雖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此也
皇考聖意原欲大加整剔使弊絕風清人人皆知理法
而後布恩施德以培國家萬年元氣
昊天不弔未假之年使十有三年憊精勞神之
聖心猶未釋於
龍馭上賓之日而廣大欲沛之澤不及旁流汪濊以遂
皇考之初志而親見黎民徧德之休也嗚呼痛哉雍正
十三年八月已丑
皇考崩
聖壽五十有八乾隆二年三月庚寅葬

泰陵小子　謹拜稽首而獻頌曰

惟

天行健運而不息陰陽甄陶萬殊一則惟

聖時憲建極宜民其用曷先曰義與仁當豐而亨蔀亦

潛滋既大且豫必戒其隨

皇帝繼序履盛持盈日晅雨潤雷動風行

皇天所付惟此嘉師

四聖容保予承予依曰予作君在厚其生其災其害我

躬是膺曰予作師在正其德其薄其頑我躬之忒設監

置牧惟民之安苟非其人慮為民殘心膂股肱信賢不

貳庶司百吏開誠以示片言必録小善必登耳提面命

毋或荒寧官箴之敗交以賄成賢奸可易白黑可更植

黨背公譸張譎誑上下相蒙斯民曷望重增秩禄用絶

苞苴私塗既閉邦經可臚旌廉擢能俾欽俾慕誅恣懲

貪俾愧俾寤九官承式庶事寡愆大府整躬百城晏眠

敬刑明罰亂獄無滋歲會月要出納無欺救荒拯溺家

沾户浹增防浚川役均廩給興禮明教以示之則禁暴

詰奸以除其慝煌煌

帝京政肅風清豪强屏息奸宄潛形博戲鬬囂鶉茵雞

柵奇技淫聲兒童莫識近自畿甸周於海隅山行野宿

刁柝無虞曷占政成官稱其職曷占民安鼓腹作息

皇帝致治身為表儀由中達外誠一無私

郊

廟明禋洞洞屬屬

闕廷涖政雍雍穆穆大孝備矣昭哉嗣服眷舊親賢久

而彌篤近承德意遠樹風聲父勉其子弟祗其兄未明

求衣日昃不食一日萬幾是匡是飭

天現其光珠聯璧合地効其靈河清川翕畝穗叢岐

陵芝結紐鳳翽麟遊近在郊椒

皇帝曰咨毋安毋豫我君我臣惟戒惟懼遇災而懼災

可為祥以祥為常志將日荒重道崇文德心是懋張皇

六師武不敢究天衢如砥萬國朝宗開我明堂四裔來

同盛德之氣生物之元於時為春在人曰仁尊嚴之氣
物以凝閟於時為秋在人曰義巍巍
聖皇是則是效雨露雷霆罔非至教
德厚於地
智崇如天儀我後昆億萬斯年

文廟碑文

天生烝民若有恒性人道立焉亶生聰明神聖作之君
作之師以厚其生以正其德綱常之所以不墜倫類之
所以相維相保於天地間者斯焉是賴古聖皇繼天立
極君師之道兼隆夐乎尚矣繼是以來雖代有君而克
盡其為君之道者蓋寡若夫同天地亘古今繼往聖開
來世特立為師之道於宇宙間者則惟我
先師孔子一人敬維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祖述憲章垂教萬世使後之帝王
建極綏猷得有所遵循以求道法治法之大全由之則
治悖之則亂大哉
孔子功叅乎覆載明並乎日月生民以來未有盛焉者
也我
列祖撫御寰區叙彝倫明禮樂誠民阜俗一惟
孔子所傳之大經大法是矩是式微言奥義悉推闡而
表章之統緒相承心源符契欽敬追崇之盛典超越往

代具在奏章予小子懋學書闈景行志切逮寅承丕緒
祗奉
先猷夙夜兢兢繹思聖道越乾隆三年季春上日躬釋
奠於
先師前期飭官庀材崇飾廟貌特命大成殿大成門覆
以黃瓦崇聖祠覆以綠瓦稱朕慕道崇師至意記曰禮
時為大宜次之稱次之先王之制禮也順於鬼神合於
人心惟其稱而已太學者帝王尊師之地盡禮備物以

明尊也稱其德而不為過宜莫大焉抑非以炫耳目之
觀也欽崇至道敷政教以淑羣黎法
祖隆
師罔敢或斁俾薄海內外無一夫不與被
聖人之澤斯朕志也夫乾隆四年己未用允廷臣之請
勒文紀事以垂示於奕世系以詩曰於昭道統淵源三
五
至聖挺生立極萬古贊修刪定為帝王師天地悠久斯
文在茲惟我
祖宗惇崇典禮爰謁林廟爰封祖禰予膺鴻緒奚憲是
承釋奠視學大昕鼓徵萬仞宮牆圜橋首善笙鏞斯陳
俎豆斯薦眇眇翼翼鳥革翬飛制符宸居金碧流輝丕
煥宏模神明所宅玉振金聲永揚教澤式昭兆庶式育
才賢光宣文治億萬斯年

重建泰山神廟碑文

國家秩祀之典方望實惟最重而泰山為五嶽宗長功用顯彰為德尤盛廟貌之在山巔者歷有年所矣聖祖仁皇帝東巡躬詣展謁特遣專官董建靈宇殿庭廊廡門序觀闕崇閎壯麗鳥斯革翬斯飛眺耽翼翼琉璃丹碧輝映日星黼座璇題像設神御穆然其容范金惟肖山半為香亭寶鼎中峙覆以重簷載陟斯憩興仰止焉鳩役庀材胥出內帑公旬不勞經費不損凡土木之工若干閱期有六旬而竣朕惟岱為方岳昉於虞書列於禹貢紀於周官詳於春秋傳蓋河沛淮海川瀆環滙扶輿積高之氣磅礴蘊結靈淑鍾萃蔚為神皐奠坤維而翊天繹方位屬震盛德在木得造化生生之元故觸石出雲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功至神也澤至溥也我

列祖撫一海寓懷保蒸黎一體天地大生廣生之心為神人主明德馨香

神庥昭格予一人寅承基緒夙夜兢兢事神保民罔不祗肅彼登封告成刻石紀號金泥玉檢往牒所誇矯誣侈大之事繄寡昧所不敢知而又寧方夏阜殖羣生俾庶而富俾壽而臧尚其惠邀嘉貺錫羨介社以篤我國家無疆之慶則所以崇禮展敬揭虔妥靈其何敢後焉

爰勒詞琬琰昭示永永系以銘曰

巖巖泰山峻極於天有虞肆覲釐祀用虔牲幣祝號秩視三公匪僭匪瀆曰以報功伊

神之功霖雨萬國載生載殖食我

神力春也其時仁也其德體乾之元以立坤極奕奕新廟穹峙層霄易陶以金以禦剛颺雲生桂棟雨挾松濤俯瞰槫桑日觀岩嶢雕甍珠網鋪金城玉紫殿靚深黼衮端穆月馭星軿林霏馥郁靈貺孔時錫茲介福降神毓秀賢哲克生時暘時雨百穀以成陋彼陟封七十二代成民致神往訓是佩肹蠁斯通鑑格斯在祇薦明禋於萬千載

安佑宮碑文

序昭穆以祀其先祖有功而宗有德建報本之義為萬古之經者宗廟之制三代以上即有之繼人之志述人之事者所當謹也詒裳衣以朔如其生朔有酌而望有獻盡事親之禮抒不匱之思者原廟之制西漢以來始有之繼人之志述人之事者弗敢廢也後世神御殿亦猶漢原廟之義耶然漢之原廟不過月出衣冠一遊耳至宋之時乃有神御之名蓋奉安列朝御容所也上元結燈樓寒食設秋千其視漢為已備矣而崇建徧郡國奉祀或禪院識者多議其非禮焉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在位六十餘年恩澤旁覃僻邑窮谷圓頂方趾之衆飲其德而不知子孫臣庶躬被教育者宜其謳歌慨慕而無已思也是以雍正元年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謹就大內壽皇殿奉安

御容朔望瞻禮壯新時薦而於

皇祖所幸暢春園亦陳薦如禮非輕為此創舉也我

皇祖有非常之澤及天下是以

皇考合天下之情亦以非常之禮報之有漢宋備物備禮之誠而無宋代徧及郡國祀繁致褻之譏也予小子嬛嬛在疚顧諟

皇考之陟降敕明旦凜紹庭良法美政布在方冊者謹守而弗敢失既就壽皇殿東室虔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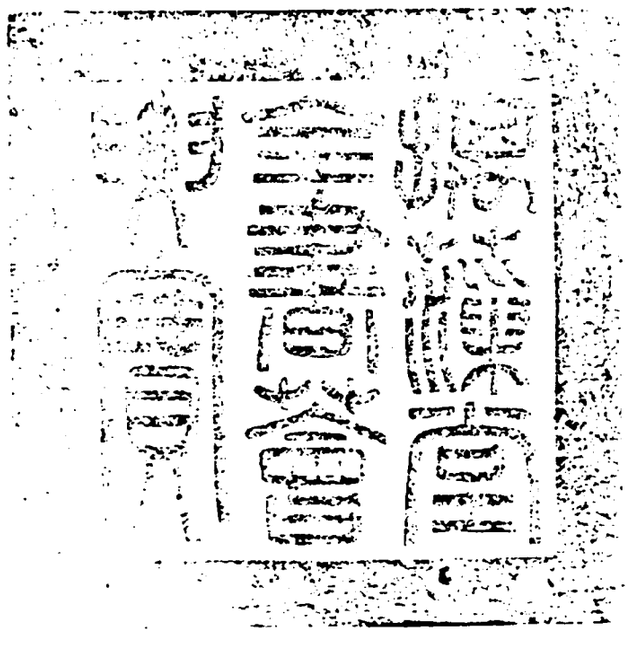
皇考御容以配

皇祖念茲圓明園我

皇祖御容於中奉

皇考配東一室匪惟予小子罔極之思羹牆之慕藉以稍抒亦欲使後世子孫凜覲揚之志勤堂構之基所謂禮以義起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鳩工於乾隆庚申而蔵事於癸亥所司以碑文請乃序其事如左而繫之以詩懿茲苑囿

皇考所作土階茅茨遵堯之約匪誇丹雘有宵谿堅匪
沸管絃有唳雲鶴詎美之求惟
聖所樂我龍受之中心惕若宅是廣居九有是度
祖武斯繩宏規敢略爰相其地載斟載酌爰創其模載
經載落廟貌巖巖堂皇綽綽有閑旅楹有梴松桷周之
以郛其郛嶽嶽環之以池其池瀲瀲其水何有鳶飛魚
躍其宇何有網軒珠箔神御孔安心乎莫莫來覲來齋
曰望曰朔於萬斯年予誠永託



皇清文頴卷首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　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　臣繆　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首十七 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九十四 集部

皇清文穎卷首十七

御製文

賦

耕耤賦并序

皇上御宇之五年青帝司方之二月春風普扇陽德方亨

天子乃耕于千畝之田禮也臣聞聖王務本耕耤以勸

農功明主孝親親推以供祀事我

皇上孝以事

親勤以率民二載甲辰既耕加一茲又

躬行耕耤之禮急粢盛重民食致誠匪懈其典則隆洪

惟我

皇上道洽天人化霑草木誕敷文德廣運聖謨渥澤周

于羣生至治昭乎天壤乃猶頻興重農之典時勤保

介之咨追厥唐虞播種之踪為彼率土民人之勸萬

衆觀儀上農終畝迨厥秋成登于天廩薦之
皇天供于
祖考臣知
皇天
祖考鑒
皇上之精誠歆
皇上之大孝必錫嘏降祉永保無疆明德惟馨聿懷多
福臣不勝踴躍懽忭之至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繄惟重華之命稷兮播穀實繼乎禹功必烝民之粒食
兮始風動而時雍親耕肇于姬籍兮意往聖之皆同我
大君之首出兮屢三推以勸農豈玉食之是享兮惟簠
簋之虔供秉耒耜以率先兮符澤物之元功于是春陽
初布青帝司方嘉萬物之胎蘇值千卉之勾萌農祥既
見土脈方昌協風應律陽氣滋彰
皇帝乃順月令撫嘉辰念民力飭甸人當前期而致敬
用有事于青春于焉載師清畿封人淨路常伯獻儀掌
舍設柸爾乃青壇蔚其聳立華蓽森其崔巍雲移翠幕
柳拂青幃啟千畦之平壤欣四塗之腴肥逮夫元辰既
屆曉色方鮮
天子則御藻冕佩蒼瑛被龍衮鳴和鸞載青旗揚朱旃
接游車之轔轔施梁輈之戔戔爾乃稷宮將近樂具班
陳
天子乃降御輦饗農神祈嘉穀焚燎薪禮成而退有事
耤田衣被襏襫趾履陌阡王侯衛後虎賁導前太僕秉

轡牽牛奉鞭乃歷廣場撫御耦執縻手底不辭瘁乎三
推載耒御間試躬親乎千畝王公卿貳或五或九白叟
黃童歌呼奔走維誠敬之聿昭知樂愷之孔厚于是黛
耜方輟紺轅遂旋雨廉纖以灑潤風縹緲而淨天侍從
偕來睹
天顏之有喜馨香上達卜慶兆于豐年夫元鳳下親耕
之詔永平垂開耤之篇魏主望公田而發趾晉帝帥羣
后以祀先尚傳為古今之盛事並書之史冊而爛然況

乎我
皇至仁大知既事治而府修亦成天而平地修稼穡以
勤民謹神倉而藏事所無逸以知艱重明粢而將祭三
春暖兮播百穀四野寧兮隹雙穗也哉乃為之歌曰田
之興兮稷之功澤萬物兮助鴻濛我
皇展事兮千耦其同和協天人兮一哉
皇衷既耕既耨兮我稼其豐爰播爰植兮麻麥幪幪又
歌曰思樂甸畿千頃其耦
鸞輅載臨
躬耕其畝登于秋廩斯倉薦之
宗廟供之明堂神之格思綏社無疆

一人有慶永奠萬邦

四時勤政賦

惟聖人之建極兮法天運以自強歷四時以勤政兮亦
日就而月將堯兢兢而舜業業兮萃芳軌于我
皇禹惜陰而湯浴德兮緊日進以無疆道既立而化淳
兮美光天之徧育如雲日之為瞻兮統要荒而臣服大
哉
帝德輝光被乎八埏允矣
皇風恩波沃乎四瀆爾其一日萬幾宵衣旰食誦抑戒
陳無逸昧爽丕顯夜以繼日既勞謙而匪懈亦健行而
不息勤問夜于未央雖寸晷而猶惜若乃春居東以首
歲夏居南而執衡秋居西而司藏冬居北而主成春動
也物以之起夏任也物以之生秋收也物以之結冬凍
也物以之貞聖人推本萬物之理而欽象四時之行政
刑準之以有度治教由是而皆平燠寒應候而時若雨
暘順序而咸亨此吾
皇四時之勤政而用致九有之和寧者也又若政要書

屏箴規刻珮日移崇政之餐汗浹延英之背彼古事之
云遠覩今茲之盛代厪夕惕與朝乾用持盈而保泰信
日昃而弗遑豈臣鄰之可貸
聖主圖治以勵精庶政分司而用乂于是喜而歌曰九
陽奠兮泰階平
皇風普兮庶物亨萬邦惟懷兮歌永清
皇心猶戒兮無荒寧朝夕兢惕兮象天行錫極敷言兮
惟至誠拜手稽首兮于王庭
萬壽無疆兮久道成

東郊迎春賦

震宮初動兮青帝司辰勾芒節屆兮木德惟仁條風入
律兮鳥歷紀新展東郊之盛禮兮觀畿甸之迎春既備
禮而備儀兮亦有則而有倫蓋欽承上帝而敬授于下
民者也爾乃迎春東郊既著于月令青珪禮神亦載于
周禮斗柄東指而萬物生地氣上騰而蟄蟲啟出土牛
以示農駕玉輅而虔祀于是服蒼玉載青旗宗伯前導
王公後隨有嚴有翼不疾不遲鼓樂奏而凝寒頓減舞進
而陽和自滋于是歡迎白叟笑舞黃童夾道霏微而灑
雨平林縹緲而搖風喜鴻鈞之氣淑知大有之年豐自
南自北自西自東此皇都迎春之令典而萬國莫敢不
來同者也于是勅庶司決獄訟非終必赦惟祥是用象
暖律之發生乃省刑而寬衆又若降制詔勞三農助萌
陽勸田功法恩光之普扇布仁政以胥融于斯時也戶
裊綵旛簷飛輕燕柳綠綺宮梅榮芳殿和風拂兮簾慈
遊絲暖日長兮鶯啼睨睆金屏麗而帖寫宜春寶扇開

而漏傳玉箭溥禁裏之春光煦閭閻而皆徧乃為之歌曰迎東郊兮肅以將舞雲翹兮歌青陽乘時布令兮德施長億萬斯年兮紀春王

喜雨賦

客有駕輜軒乘雲輅展軫乎南畝縱轡于東郊遨遊容與徘徊逍遙爾乃白雲起乎空谷甘霖降于崇朝震雷爚爚飛電燡燡乃往田舍而息焉有二三老人逡巡而前曰斯雨之降時則時矣膏澤之濡普而施矣抑誰之功乎請吾子明言以告之客奮袂而起曰猗歟休哉盛世之民也飲其德而不知其力坐吾明語子方今龍飛九五聖人在位德配乾坤功參天地精誠通于神明政教化乎萬類故上天眷命俾雨暘時若而萬方以治乃至含哺鼓腹耕田鑿井者實不知帝力之賜也老人曰聖人之德某既知之矣請吾子賦雨之澤及蒼生者可乎客曰若夫金烏收景層陰蔽空雷殷殷以振響電灼灼以搖紅鼓河伯之驚濤涌海若之幽宮瀉天池之巨浸走萬里之長虹遠迷三島近失千峰迴生意于衆卉消渴望于三農此則雨之方作而其勢最雄也乃其雲開雨止霽景澄鮮山宛宛其染翠翁翁其逞妍鳥嚶

嚶其鳴樹草芊芊其含烟柳暗歸鴉簷喧乾鵲槐影濃
兮庭宇清花陰轉兮簾櫳薄纖歌動兮高樓紅袖飄兮
綺閣紬帙開兮芸編博山焚兮繡幕莫不欣膏澤之滂
渤喜雷聲之頻落此又雨之既足而萬方共樂者也至
若烏犍耕白水之涯黔黎藝綠野之畝白叟歡呼黃童
奔走土脈既滋兮禾麥如雲灌溉不勞兮田疇以阜爾
倉爾京爾荷爾負此又二三子所終日服事而知利我
之孔厚也于是老人倚杖而歌曰雨玉不可食兮昌若
嘉苗滿目屯黃雲雨金不可衣兮昌若五風十雨利耕
耘惟天降康兮稽首蒼旻惟皇感天兮永眷日勤千秋
萬歲兮樂吾之君

燈花賦

夫何三冬之夜永兮聽玉漏之丁丁耿宵寒之不寐兮
羌讀史而論經對銀燈之熠燿兮何用夫隨月與囊螢
松風蕭蕭於戶外兮爰閉牖而掩櫺獨兀坐于幽齋兮
賴詩書之是娛引短檠而置前兮瑤篇卷而復舒注膏
油以續餘燼兮光燦爛而晃如何生意之忽發兮開花
枿于斯須曾不根而自華兮焰炯炯而扶疎萼蓓蕾而
金輝兮皎晶熒而錦敷丹艷灼灼兮火莖煌煌離精發
瑞兮內隱外光飛蛾嬉其來往兮恍如蛺蝶探擷乎春
芳乍蔽乍虧兮若續若離匪青匪綠兮參錯葳蕤可遠
觀而不可近玩兮花無葉而有枝歷四時而皆榮兮又
如火蓮冬秀乎雪池爾乃釵綴玉蟲兮枝堆寶粟光炫
縑紬兮影搖帷幕度長夜之迢迢兮喜銀釭之續續靜
對而意蘊欲生閒吟而筆花交錯方作伴于形影兮信
有佐于誦讀若夫庭燎通晨九華達旦雞踏蓮花之巧
龍銜火樹之艷麗乎未央之宮燦乎承明之殿斯金閨

之壯觀豈書齋之清玩又若帝城三五上元佳時鼇峰千仞金蓮萬枝縉紳與繁光共絢銀花與寶炬爭奇固遊觀之雜遝非靜賞之所宜乃為之歌曰幻非幻兮色可親實非實兮報先春朗瑤室兮席上珍照芸編兮日新

惟

聖皇之建極兮膺九五之寶命沛仁恩于四海兮教化洋溢乎萬姓天不愛道而地不愛寶兮百福畢致而延慶乃威鳳之翔集兮符一人之神聖嘉彼休徵應我王化向畿輔而高騫覽德輝而載下惟羽族之三百實超羣而莫亞

聖德惟純祥禽潛感禀鶺火之靈曜資和氣之融暖信鹿後而麟前亦雞喙而燕頷必梧桐之是棲非琳瑯而不啄爾其九苞六象兮五色紛敷戴仁纓義兮踽信惟孚負禮向智兮順德不渝晨鳴賀世兮飛鳴郎都行鳴歸嬉兮止鳴提扶是皆斯禽之神異掩餘瑞于瑶圖者也若夫黄帝阿閣之巢雝雝喈喈帝嚳六英之舞蓁蓁翽翽虞廷來儀而神人格岐山和鳴而聖道泰孰若當郅治之休明集王畿而遠邁曠千古而一覩昭德感于

聖代是以六府治九功成金甌固泰階平上瑞駢臻歡
聲徧乎閭里嘉祥疊奏喜氣達于寰瀛乃為之歌曰鳳
來兮
皇之瑞集天畿兮拱
帝位
帝德光被兮靈祥萃
聖心彌寅兮勤自治敬
天貺兮罔或肆又歌曰吉士謁謁鳴鳥協應曷由臻茲
我
后德盛萬有千載遐荒安定

重修
闕里文廟告成賦
丕鑠惟清
聖祖神宗既承顯之式穀允精一而執中欽明文思克
讓允恭洋溢濊汤萬國来同
皇上御極是法是則煥天下于文明登九有于祉席重
道而
先聖是欽崇儒而
素王惟式
天鑒孔昭佑我
一人謂
闕里之經營既久斯
尼山之廟貌宜新藉締造于昭代貽制作于
聖君
天子乃命司空勅匠作爾經爾營乃量乃度走羣靈而
驅八神鳩工徒而諮衆畧劚無問不注之巉巖伐泰嶠

嵩高之叅錯良材川委大木神輸授模定式審方辨隅
陶埴鍛厲之俱備丹青圬治之咸臚凡工倕與匠石莫
不奏伎而待須爾乃日嘉時良爰動鼛聲鍤徒奮力獿
人充盈既陾陾而薨薨亦登登而馮馮大冶耀兮金烟
霏屑噴兮瓊英斧斤丁丁兮觀捄度之胥法繩墨綿綿
兮看約椓之咸平矯枉兮既直削腐兮用貞曉畚橐橐
晝杵訇訇俄而确輝玉碣杗煥雲楣豐融曼衍揭業陸
離祕殿聳兮盤鳳傑閣矗兮卧螭何巨麗之方建乃卿

裔之呈奇曜藻流光兮鬱蓊而承日麗懸華曳紫兮糺
縵以布天垂斯固天文與人文並燦聖居與聖澤偕丕
者也若乃級層階于東西拱脩廡于左右大成殿大成
門實
御筆之親書聖時門弘道門更
睿思之口授圭瓚俎豆之式新犧牲幣帛之加舊添配
祀之羣賢增執事之奔走色瓦頒自尚方
御碑摹以重鏤丹楹列乎瓌材采桷揭乎纖繡則其為

狀也邈穹窿以宏壯亘砰磷而窅冥殖殖兮其庭噲噲
兮其正宏卓爍以輝赫兮若燭龍蜿蜒而髯鬘紛攢羅
以崴磈兮若巨鼇贔屭而崢嶸斯翼斯棘兮屬閣道之
駮騀如松如竹兮衛鉤陳之縱横倣巖廊而布象準魏
闕以為程硤磑既堅知為高之基下綺疏交映悟立誠
之牖明至夫既落既成乃祭乃饗
命皇子而徂征昭
一人之敬仰牲牷肥腯黍稷豐穰衣冠肅恭進退雍容

籩豆既旅樽罍斯崇以間兮笙鏞於論兮鼓鐘神既妥
兮和冲降多福兮隆隆蓋尊
聖之典無以尚統前後而莫有或同者也于是為之歌
曰堂皇靈宇
天子是新既輪既奐乃瑞乃璘杏壇葱鬱檜幹繽紛
宣聖是安佑我後人歷億萬禩丕煥斯文

萬壽日慶雲見苗疆賦

惟

皇清肇三韓而定業翠盛京以立基既應天而昌運亦

撫民而順時

世祖白旄黃鉞仁義興師于是乎撫有四海宅燕京而

嚮離於

聖祖作則生知正義育仁以馭世制禮作樂以定規六

十一年之湛恩渥澤逮我

皇而克享其雍熙丕鑠

皇德

聖祖是式精神通于神明聲色允其恭默勤政亹乎八

年至仁敷乎萬國擊壤者歌何有之帝力含哺者順無

為之帝則

昊天曰明鑒我

皇情何祥勿應有瑞畢呈乃撝謙而自牧更持虛而若

盈或歸

親而不居或讓美而弗稱斯固

一人之大德巍巍蕩蕩而難名者也歲在上章月惟淵

獻

帝澤均施

皇風普扇坤輿載闢紅苗允致其共球版籍初登六里

亦安其服甸乃宣布化誨之初辰實誕降吾

皇之聖旦鴨保寨之大吏初臨地良坡之苗民同忭池

河營之猺獞咸臻萬榮江之老幼共見異地而

王命頒陳同時而卿雲燦爛歸誠之愚民稽首何異華

封之祝三宣意之將吏傾心允似嵩高之呼萬氤氳捧

日擘碎錦之千重縹緲麗天幻榮光于萬變為樓為閣

拱黃道以旁敷非霧非烟被清風而不散五文絢彩于

璇霄十色流虹於碧漢此重譯之來不聞奏于越裳七

旬之格不聞歌其糺縵者也況于嘉時正午恰當

景命之辰歷未及申允愜綿長之願彼夫升堂于黃帝

之時起河于伊耆之代入房于殷湯之宮浮洛于周成

之載穆天子之王母為謡漢武帝之泰山紀再或一色而無文或旋聚而忽分豈如歷三時之久當聖壽之辰現新附之地昭歸化之民又何足稱函關紫氣帝鄉白雲哉乃為之歌曰於赫聖治兮格于蒼天嘉瑞聿貽兮于彼苗田格愚孚頑兮王化普宣祝我聖壽兮億萬斯年

指佞草賦

銅龍曉啟玉漏初傳氤氳曙色縹緲祥烟朝萬國之球璧列百辟之班聯爰有靈苗曰指佞草非時不見實天地之無私應候而生允皇王之有道則見夫峙丹陛而葱菁秀彤墀而縹緲金莖露灑潤貞幹之稜稜玉殿香凝靄斜枝而裊裊無心而應獬冠之觸何殊有佞則知金鏡之洞已早至若元愷登而僉壬化明良慶而庶績熙雖間生于堯代實藏用于明時對右平兮左堿承日照兮風披千官劍珮三殿威儀則屈軼亦呈其瑞而已矣又安得夫邪佞而指之

六藝賦

居高齋以遠紹娛情志于典墳藉義府之息游望宮墻其聿新伊六藝之為懿雖宿儒而必親予下學其何知敢玩愒而不遵矧夫禮緣情以制物樂平情而返初射必先乎正直御必範乎馳驅書貴六文之不忒數窮大衍而有餘于身為終始之伴于道為行邁之輿請為言其美備俾達者其聽諸原夫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既安上而治民亦緯地而經天其制之也必傳道之聖其行之也必守道之賢郊廟有饗祀之典朝宁有聘會之虔尊尊則衣冠拜舞親親則酬酢蕃駢尊卑賴以等殺進退恃以周旋是蓋禮之大者而其細尤莫能以盡焉粤自軒轅雲門定樂溯原必本于中和相濟必分其清濁以歌則管聲噦噦以舞則鷺羽翿翿五音六律之交宣八風九歌之相續審音今既換羽而移宮吹律今復度商而揣角入耳今躁心以釋傾聽今欲心以平雖宜觀于詒舞必先放乎鄭聲以宣民志以和民情惟樂舞之至正斯風俗其可成若夫敦弓既堅四侯既均可緣此而觀德亦因之而序賓在澤在宮必有一定之制少算多算難紊不易之倫騶虞之節今天子所用貍首之風今諸侯是陳慎其所舉取制于中聖王合射以明教男子蓬矢而桑弓在昔宣尼曰執御矣平心正體今在茲自下奉上今以此四黃既駕今總轡分鑣兩驂不倚今過都越鄙追電今逐風發軑今殪兕鄙組舞于東野羨辭乘之王良愛遽瑗之過關馳造父于康莊孰謂御為賤役非君子之所方哉至若畫始羲皇字肇蒼頡史載觀于蹄迒易稱代乎繩結百官以治今宣猷萬民以察今仰哲迨書契之大明快苞符之盡洩于馬箱斯造乎前驅羲獻繼乎後乘文皇飛白張顛草聖顏柳法嚴蘇黃筆勁雖歷代有作者要悉歸乎心正若乃司天之職推步萬端黃鍾定其分至玉律辨其暑寒既參天而兩地亦稽坤而考乾下至內府外府之歲會郊人廛人之定田無一則何以成十有百則至于累千參伍而其法

備錯綜而其數全豈若商鞅近功始按人而立稅弘羊心計算舟車與緡錢蓋所以裕國計敬昊天惟損上而益下乃自古而云然懿茲六藝用藉尋求若行遠兮駕車若溯川兮泛舟嗟不學兮面墻期佩服兮優游庶不忒兮我心用黽勉兮前修

日方升賦

伊蒼旻之懸象兮煥二曜之重明麗中天以臨照兮終萬古而健行分宵旦之行藏兮仰瑞應于升恒維光華之烜爛兮百昌欣以向榮偉魄淵之繼照兮請仰觀旭日之方升明萬彙其伊始兮符天心之生生方其玉繩罷繫斗杓收指望舒隱曜以西馳啟明藏輝而遠徙覽東方其生白眄海水而煥紫滄溟罷浴駕羲御以遄征火馭載臨邁天衢其自此璇圖不忒兮正羲仲之寅賓

玉律無差兮合容成之步晷銀蚪渴兮燭龍翔陽烏飛兮曜靈揚出渤澥兮經若木歷暘谷兮拂扶桑瀛海燐燐洗寶輪而皎潔咸池炳炳拱神鏡以汪洋玉衡隱約兮低度瑤華烜赫兮含章照彼鮫宮添輕綃之晃朗射茲龍窟增寶藏之輝煌則見金門初啟玉漏停傳天雞喚兮報曙寶鳥列兮生烟陽侯執轡兮炫彤墀之璀璨海霞車陸離兮靄萬國之朝天此出震一人之有慶向

離敷治以無偏者也至若六街香霧九陌紅塵曙色方
升晉謁之驄駒駟晨光乍爛計偕之車軨轔瞻祥光之
錯落覩瑞靄之氤氳此王路馳驅之士鸞翔鵲起而欣
欣者也又若幽人曠逸竿甫逾三學士清嚴甎未倍四
梳翻雲髻兮曉景透乎香閨經開貝葉兮晨鐘鳴乎古
寺舟橫野渡兮驚月落而烏啼獵合平原兮喜黃牽而
蒼臂草木向曙以敷榮飛走和鳴而得意此又臨照無
私恩光遍及于萬類者也斯時也後天一度而輝燭于

大荒出地咫尺而宣耀于無疆夜光無所施其用火齊
無可耀其光杖何為兮誇父戈何為兮稱魯陽鄧何
用兮其豐繩何施兮其長考盈虧兮何與驗中昃兮無
妨若太極兮始判而將分如元會兮方流而未央又何
必紀合璧于伊耆之代舉抱戴于晉帝之堂侈談王字
之瑞徒稱五色之光哉客有興寄泰山之嶠神游日觀
之峰睹初陽之煒煜攬顥氣之沖融開懷抱暢心胸鄙
熊曜瑯琊之迹追青蓮登眺之蹤將游心乎太始觀造

物之元功

水輪賦

削竹爲管揉木爲輪假廣川之利潤代膏雨之洪恩因時制宜奚必資乎匠伯澤民利物乃有待于梓人爾其東作云興西成在望大田多稼或懷旱魃之憂密雲不雨每厪旻天之貺雖抱甕之勤奚爲即挈瓶之利亦讓于是轉岸上之飛輪汲江中之巨浪方來旋去詑機軸之周環已納而吐欣洪波之奔放劃如雷鼓之聲翩若飛鳧之狀揚清激濁兮大澤旁通救患分災兮連畦滋

暢鄙桔槔之小惠殊轆轤以致功匪疾匪徐兮運旋而不竭突如來如兮灌注而莫窮盈科而進兮施有次第轉轂而輸兮用無始終流洋洋兮比潤甘霖苗薿薿兮同舒律暖垂稻穗兮壠畝匀黃築場圃兮篝車載滿是知輪者木之體既巽順而有功水者坎之盈亦剛中而有信相資以濟引重之象何殊因物而施救暵之功以迅敬陳澤物之奇勲用備風人之雅訓

文戰賦

甚矣人之好爭也軒尤鼓怒于凶器羿浞鬬技于霜鋒賁育逞力于舉重般婁恃巧于雕蟲良增驚智于劉項儀秦馳辨于横從是盖所居者高則惡人之我並所操者異則嫉人之我同未有解搆釋紛齊天地于一指和光同塵歸大化之元宗者也吾意文人學士知命樂天謙卑自牧慎重為先其游心于淡也若太羹之味其麗澤相滋也若共濟之船宜其煦煦為儒魚魚為賢不恧

我之或後不憎人之或前而孰知所謂文戰者更有甚于前言當其屬詞鋒排筆陳萬夫之雄莫擬六籍之奥並進徹札之鏃必期乎中堅露穎之囊何妨于游刃鶚視而張弛咸宜虎變而雷霆用震于是緗帙繽紛盡作鼓鼙之響絳帷掩映俄興旌旆之思呼十二之龍賓發攄奇策揮五千之文字奮迅偏師臨局早分其勝負當場疊用其正奇弟子降心而歛手先生談笑而解圍是盖厲兵于學海藏甲于文山請纓同弱冠之子投筆似

定遠之班硯石如砥兮紀功莫盡霜毫飛白兮露布爰頒齊物子見而笑之曰是蓋以文為戰者夫文以載道而又何戰乎請與子解干戈之擾而歸洪荒之都

景陵瑞芝賦

蓋聞王者孝慈則芝茂又曰君有至德則芝生仁恩覃敷于率土草木爰叶夫嘉禎考夫瑞應之圖稽乎符命之經未有治功允協乎郅理而祥應不驗于山靈者也欽惟

聖皇御世敬天法祖煦嫗之澤比陽春汪濊之恩如膏雨亮工則克諧三事歌敘則允治六府凡溥大化于雍熙悉循

聖祖之遺矩上帝是鑒靈瑞斯頻河清海晏之紀麟游鳳集之文與夫嘉禾甘露之迭見蓋不可以指數陳是皆一人格天之元功而厚澤永逮夫生民者也乃若瑤光發辰象之精金色吐陰陽之秀衍鴈湖兮億載休徵翠

福地兮萬年鴻祐繽紛芝采表
聖祖盛德之常新煥爛芝房驗吾
皇孝思之孔厚金枝瓊葉浥瑞露于
寶城十色九光燦祥霞于仙囿鏤珊瑚而作幹範蓋高
擎宵龍鳳以呈形卿雲低覆氤氲並日月以爭華蔚靄
與松楸而並茂豈與夫生于石室產自珠宮王母之臺
虛紀宓妃之館成空秀甘泉之庭而傳誇晉帝產延英
之座而稱美唐宗也哉
聖聖同揆德惟其至既丕顯而丕承信格
天而格
地嘉祉効乎百靈景運凝乎二氣謹拜手而颺言賦太
平之至瑞

春蒐賦

文武之道一弛一張政以則乎四季令如煥乎三光其
禮則備其文則詳雖寓意乎簡卒亦致戒乎禽荒故當
春氣之始和行蒐禮而如常蓋所以開三面儀萬方豈
云魚必殲其鯤鮞獸必索其麛羊者哉于斯時也東作
未興猶是三農之隙蓼尾未接豈妨百獸之生春蠢也
爰宣威以象動蒐求也乃法古以考成進退疾徐固將
明其紀律勾擊搏剌亦莫過乎縱橫籍以整軍豈惟逐
獸六軍之節制可觀三畋之儀文斯究安不忘危兮經
國之典斯存用而有節兮胞與之仁在宥乃足實莚用
供乾豆此以見國家之大體可以比先王之蒐狩不然
者苟非黷武即屬從禽于是乎有風人之剌禹甸之箴
子雲所以賦羽獵相如所以諷上林又豈君人者之以
天地之心為心者哉

皇清文頴卷首十七

皇清文頴卷首十八

御製文

賦

書同文賦

偉哉書契之盛也麗光天而有耀敷海宇而無垠掌之保氏而肇夫小學觀乎人文而成彼大猷代結繩而為治因載道以稱神洋溢之風普扇光華之治聿新書紀遵道遵路記稱同軌同倫固草野咸欽其法式抑巖廊用布其絲綸緊夫庖犧造書倉頡創字蝌蚪成形魚鳥誌瑞原所始作不一其類迨後八體漸分六書遂製或篆隸而殊科或爻戈之異制或偃露湧泉而稱工或離星垂珠以布勢或揭象魏之條或質歲成之計或遊元圃之麟或折蟠宮之桂莫不依乎典則遵我王章錯綜以盡其術採摭以備其詳藻耀乎典冊之府輝煌乎翰墨之場指事象形之中則協聲轉注之允臧潤太平而有色宣文治於重光於是靖萬慮之紛孳布一人之大化金殿春永而閣帖臨餘玉筆龍飛而黃麻草罷欲加點而無有詘一畫之可假昭萬里之同風自一人而逮下明廷敷奏會無馬字之訛在野遵從何有魚書之詐則知聖人有作書文大同自南自北自西自東光如日月之燭遐屆舟車所通布章程於畫一闡治理於鴻濛豈操觚而濡墨者徒工技雕蟲也哉

聖德合天地賦

聖人膺寶籙握靈圖躋含生於富壽致萬類之胎蘇澤允覃乎九有道克奉乎三無欽明文思帝堯無以踰也温恭允塞虞舜昌以加乎紀巍巍與蕩蕩信一揆而同符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蒼蒼者昭丕冒之宏混混者順發生之大寬博厚而難名測包容而無外是亘古此天地也而誰與為對待哉王者中和位育並立為三規模既同乎幬載對越尤致其精嚴故升中於天而鬼神格告成於地而恩澤覃茂以對時而行无妄卑以自牧而體福謙於是歌一德之允若與二儀而胎合布政則温如春融育物則量同海納明如日也麗九華以昭宣散如風也紀八節於閶闔然而高明既被朝夕彌虔昭事則幾康是飭行健則元會永綿小心翼翼是曰法天若夫廣大咸亨品物必遂既柔順而利貞亦履仁而行義安土能敦是曰則地於是乎乾坤合德君師並修海宇仰崇高之象羣靈樂靜謐之休徧尊親於血氣成參贊之謨謀豈非與清寧而永奠合上下而同流者哉

麥秋賦

繄鶉火之司令疑商金之屆期影度朱明始散芳於榴圃律侵白帝獨抽穗於麥畦愛芃芃之連纈亦離離之下垂南畝正勤於此日西成偏紀乎兹時披梅風而含顆潤穀雨而雙岐是葢四時之代序而萬物各遂其繁滋者也乃其隄上鶯啼隴間雉雊芳草未歇而猶菲綠樹成陰而始就何銍艾之奄觀兮當隆曦之永晝覩黄雲之滿野兮驚白藏之應候溽寒露而朝濡兮潛陰呂

而夕秀雜收斂於長養兮參結實於紛茂炎炎當令碩碩成行紫莖兮韞爽青穗兮含凉大有占而豐登肇象兮中和順而隴畝飛香對銀縚而偶穗兮散珠顆而分芒豈非化工之獨運而為盛世之嘉祥也哉

學問至芻蕘賦

原夫泰岱之高不讓土壤而尊五嶽河海之廣不擇細流而納百川載萬物而不盈者曰地覆羣有而不居者唯天是以有大而能謙必豫見善而能遷始賢固至理之如此豈入道而不然葢自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既下問之不恥乃大德之孔昭野無遺才英俊彈冠夫廊廟政皆丕應庶人罷議於市朝固已五風順十雨調集濟濟之多士覩師師於百僚然而謙謙君子延訪不遺夫

草莽穆穆元后諏諮乃逮夫薪樵是以禹下昌言之拜湯勤有莘之招高宗恭默而得左右於巖野周公勤思而傳吐握於崇朝凡其守謙以受益用是居上而不驕爾乃設鐸設鞀而蒿萊亦及爰咨爰度而草澤無餘道至廣也豈必備乎垂衣之主心之虛也乃旁求於戴笠之夫邇言不棄良材必選大度於是乎彰隆業因此而顯戒損用以持盈得師期乎主善此聖王樂取之誠心而非徒規倣乎先民之舊典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以敬授民時聖人所先為韻

緊鴻濛之块圠兮肇兩儀而互應昭法象之崇卑兮紛萬物其繁盛羌孰體夫天心兮伊誰契乎地柄揭造化之元樞兮示羣生以金鏡粤若宓羲畫卦而知一元之廣運亦越周文繫彖而明三才之有正於焉定歲序乎星辰總以握綱維於祇敬爾其渾淪初分經緯斯究奇全偶半地天恰配乎朔南兼兩函三剛柔各居其左右積五位以相乘合六爻而互就置閏則道在歸奇積策則法惟用九載在周禮屬太卜之攸司稽乃虞書實羲和之所授孰云一三二四之當前與夫七九八十之應後此蓋陰陽定位其運乃神至聖觀象用以前民來復而知履端於子交泰而識建統於寅覘氣候於十有二月驗歲差於三百六旬彼夫土圭銅渾之是製保章馮相之所陳或北陸而成歲或東嵎以紀春豈能外大衍之名數總萬有之紛綸若乃行母行子各殊其用大餘小餘不紊其時雖月窟天根眇忽難窮其象罔而乾維坤絡翕闢自著其端倪天五得其中也地六從而合之五挈陽極五五二十五數而不忒六維陰紐六六三十六宮而咸宜於以協大中之運於以定保合之規乃其變化相尋權輿斯定天數六為用而五為體倍其五兮天干盈地數五為君而六為臣重其六兮地支竟氣降為味兮聿觀大化之所由數民受以生兮乃識萬彙之所從孚圖呈龍馬兮妙用協造化之奇象著龜書兮至瑞應憲天之聖辨方辨卦定至定分六甲為日五子維辰十一而道畢六十而數均極其數兮遂定天下之象通其變兮遂成天地之文陽奇陰偶兮合而言之曰易天圓地方兮中而處者惟人茲五六之迭乘兮實形生之橐籥惟中合之妙搆兮顯天地之絪縕於是順布五行修和六府言乎理兮健順統會乎包符言乎器兮權度不差夫叅黍用布令於提陬遂紀元於章部占烏火相之所陳或北陸而成歲或東嵎以紀春豈能外大衍之名數總萬有之紛綸若乃行母行子各殊其用大餘小餘不紊其時雖月窟天根眇忽難窮其象罔而乾維之則物物而為之所哉重曰居寰中以御極兮道在節

宣察璣衡以齊政兮聖人我先愧參賛之靡易兮凛若
氷淵顧民事之綦重兮時罔或愆敷五典與六職兮取
法自然期無逸以勤恤兮欽若昊天

恭祝
聖母皇太后萬壽無疆賦有序
伏聞累洽重熙光啟壽昌之運垂恩儲祉慶延
慈訓之隆惟懿德在躬以至仁為茂育斯降年有永自
諸福之駢臻我
聖母崇慶慈宣皇太后
化協乾樞
恩周坤絡

興嬀佐嚳申錫久而長發其祥
明德宣仁垂裕深而並受其福茲值仲冬之月欣逢
萬壽之期禹甸春回堯封慶洽集衣冠於萬國率拜舞
於千官共稱北斗之觴竊擬南山之頌謹拜手稽首
而獻賦曰
惟坤德之無疆乃自天而凝命既體順以承乾遹鍾祥
而衍慶王母受介福遠垂羲易之文京室紀徽音載詠
周詩之盛禮崇尊養會下國之共球律轉陽和運中天

之璣鏡桃熟三千之候愛日舒長山呼萬歲之聲慈雲
高映占南極之光華奉
東朝之温清擁佳氣於蓬萊共欽瞻於
慈聖
徽號極域中之尊至仁為天下之
母配天而虔奉三無應地則含弘九有永彌性以優游
介繁禧而昌後竊欣
膝下之承歡就養無方於左右黄裳中正開長信而禮

洽宫庭
彤幄輝光出甘泉而瑞盈郊椒挹天酒以潤芳蘐迴鳳
輦而縈宫柳臨華渚以逍遥邁斗維之悠久於時律中
黄鍾日臨婺女驗添線於金針候吹葭於玉吕恭逢誕
聖之辰正協履長之序聲傳絳幘尚衣初進雲裘光映
朱霞列樹猶然彩炬引
璇宫之法駕盛儀衛於鉤陳振丹陛之元音應鏗鏘於
鐘簴雲開扇影瞻

寶座而奏瑶牋香裊爐烟啟芳筵而斟桂醑躬舞蹈以
奉觴循玉除而容與歡騰薄海慶溢敷天曠代之苞符
輻輳殊方之寶賮駢闐九葉金芝吐榮華於天秀萬年
玉冊銘琬琰以神鐫雲綃呈織女之機七襄錦麗寶鬘
綴仙人之珥四寸珠圓饌龍根而待御擘麟脯以烹鮮
紫府之瓊漿若醴華封之碧藕如船盡入充庭之貢並
登介壽之筵若乃車書南北尉候西東競厠身於朝列
隨稽拜於臣工共晉九如之祝羣欽萬福之同聽仙韶

之應節覘瑞靄之浮空鳳舞鸞歌奏鈞天而陳廣樂雲
蒸霞蔚揖金母而拜木公花滿瑶池之上籌添海屋之
中信上元之資福綿景祚於無窮臣祗奉
母儀儼同天覆幸當清晏之期喜值文明之晝遊觀上
苑効扶侍於
鑾輿瞻望
春暉煥斑斕於舞袖天開有道之祥星紀長庚之宿仰
純嘏之緝熙兮荷貽謀之孔厚愧頌颺而莫罄兮願福

祿之永茂自今以始兮八千春長祝
慈幃兮無量壽

建福宮賦

居寰中以御物凜
天命兮難諶懼大業之弗勝恒乾惕兮小心戒峻宇與
雕牆鑒酒池兮肉林愧儉溺其未解遑安逸兮是尋乃
者新宮落初玉陛金鋪額名建福義何居乎蓋是地也
園於宮牆而弗加擴卑於路寢而弗增華畏炎歊之相
偪乃託興於清嘉儉不至陋幽而匪遐況在重華之右
重華宮朕舊居也在新宮之左比之興慶之宮未費司農之帑何勞庶
民之攻經之營之慕千夫而齊力如松如竹閱數月而
成功於是殿方馭娑宮比駘蕩長春長樂披青簡而空
傳太和保和凭朱欄而相望千門萬戶兮想漢制之太
奢茅茨土階兮欽堯儉之堪尚軒虢靜怡兮期成性之
常存齋名敬勝兮恐舉念之或妄亭顏惠風兮欲膏澤
之旁敷閣扁延春兮與羣生而咸暢觸目警心兮守此
志而始終居安思危兮常厪懷而籌畫爾其文石矗立
嘉木叢生羅芝田兮蕙畹來燕賀兮鶯鳴披薰風兮思

解慍對時雨兮樂向榮觀太宇兮調元化育萬物兮驗
農耕又何必焚隋廷之甲煎樹漢苑之金莖歌陳宮之
玉樹聽唐曲之新聲而始稱悅情也哉於時而春覽生
意而欣欣於時而夏遠煩暑而灑灑乃其秋也偉西成
之可慶乃其冬也體貞元之凝命載色載笑奉
慈闈而承歡來游來歌與良臣而交儆於以承先厪肯
構而勿忘於以示後庶斯言之是聽重曰洪範有言斂
時五福敷錫庶民與時茂育予宅是居心乎肅肅受

天之祜匪藉田燭建民之極匪侈華屋繼繩光烈對越
於穆進賢納諫懲惡旌淑志苟懷安是謂不穀尚慎旃
哉永膺
天祿

盛京賦有序

嘗聞以父母之心爲心者天下無不友之兄弟以祖
宗之心爲心者天下無不睦之族人以天地之心爲
心者天下無不愛之民物斯言也人盡宜勉而所繫
於爲人君者尤重然三語之中又惟以祖宗之心爲
心居其要焉蓋以祖宗之心爲心則必思開創之維
艱知守成之不易兢兢業業畏天愛人於是刑兄弟
而御家邦斯以父母之心爲心也民同胞而物吾與

斯以天地之心爲心也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
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宗廟禘嘗之典固先王繼
志述事之大經也然自聖人象大過厪肇封樹以來上
陵之制漢代已然我國家肇興盛京邠岐之地橋山
在焉昔
皇祖六十一年之間三謁
丹陵用展孝敬
皇考在位百度維新日不暇給適西鄙有事徵役已勞

又

藩邸時曾奉

皇祖命往謁

祖陵是以十有三年中未舉是典予小子纘承丕基懼

德弗嗣深惟

祖宗締搆之勤日有孜孜敬奉神器言念盛京為天作

之基

永陵

福陵

昭陵巍然在望不躬親祀事其奚以攄慤忱而示來許

爰以乾隆癸亥秋恭奉

皇太后發軔京師屆我陪都孝思以申

祖武是仰因周覽山川之渾厚民物之樸淳穀土之沃

肥百昌之繁廡洵乎天府之國興王之會也昔豳居

相度召頌公劉岐宅作屏周歌太王莫不於

上帝之監觀下民之君宗三致意焉故物以賦顯事以

頌宣既見於斯豈默於言乎遂作賦曰

歲大淵獻時旦柳中協律無射辨方庚辛歷吉日以建

旗駕應龍之龢鸞紛灕虖蕤蜿蜒旌雄虹橦鳴鳶周乎

神皐之壤届乎箕尾之躔循我留都殺禋

珠丘懷精氣仰

德流既備既申迺御黼座而覲臣寮維締造之彌艱撫

草創之鴻圖曰於休哉是蓋突載亳之子殷躐宅鎬之

姬周憑虛致譏於東約安處薦誚於西踰下此離為十

二之國合為六七之侯鼎立瓜分者益瑣纖旁魄不足

以殫攄而孟堅平子太冲者倫方且豔陳崤函隴坻之

隘鹽池墨井之腴枍詣天梁之麗三條五劇之區極鋪

張以詭辨彼何辭迺稱諸奚侔夫天作之皇宅又何藉

萇弘與魏舒於是諮文獻考圖冊不恧不文爰賦其略

聚精搆思挂一漏百粤我清初肇長白山扶輿所鍾不

顯不靈周八十里潭曰闥門鴨綠混同愛滹三江出焉

帝女天妹朱果是吞爰生

聖子
帝用錫以姓曰覺羅而徽其稱曰愛新是剪是除匪安
匪康乃有葉赫輝發界藩撫順遂築城於遼陽以為東
國之宗
天篤其祜載恢厥功天命十年相險宅中謂瀋陽為王
氣所聚乃建盛京而俯闕西故言其封域則雖始自秦
漢歷隋唐以迄遼金歟而舉其規模則維新
皇運膺霊佑之獨深也仰符十度之尾實臨析木之津
得雲漢之所垂維北極之所鄰亦何異乎召伯相宅卜
惟洛食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哉於是乎左挾朝鮮右據
山海北屏白山南帶遼水滄溟為池澎湃湍悍流湯湯
赴瀰瀰撇瀺洄渾渫浴日沃星莫測其始東盡使犬
之部朔連牧羊之鄙啟我漠惠之原擴我俄朶之址高
燥埤溼原田每每走大野而拱太室者萬有餘里其山
則鐵嶺繡嶺平頂降龍木查石門東水南雙鼇嶋嶂聚
嵸崟嵓兮岁前嵌兮嵷峒嵱嵲崔兮嵣嵷嵽嵽日
月源流湖江既孕奇而盤鬱亦含秀而隆崇故夫四蹄
雙羽之族長林豐草之衆無不博産乎其中蹄類則虎
豹熊羆野馬野騾麋麞麈麅狼豺封駝狐貍貛貉跳兎
婆婆鼩鼱艾虎貂鼠輕嘉其他牛馬羊豕之資以日用
者蓋填閭巷而烝寢訛羽類則野雞沙雞鶖鴨青鶏鸛
鶴禿鶖維鶏在梁縮脖鳩燕啄木鵲鶻鷹鵰鶻紅牙
商倉黃鶴鼠化白鴈霜橫曰海東青出黑龍江林擊則
天鶖褫魄甸搏則窟兔走僵其他鴿雀銅嘴桃蟲鴛鴦
雜沓紛泊騰軼翱翔其草則蒿艾香蒲蘆葦蕭荻章茅
水葱紅藍綬鸙馬蘭知時木槿紀節厥惟人葍三椏五
葉氣禀地靈功符陰騭商陸茵蔯篇蓄葶藶蠶實菟絲
均能已疾其林則五針之松萬年之栢重障隱天幽林
蔽澤挺崇槐之曾青蔭柜柳之濃碧大椿以八千為春
壽櫟以不材為德爛紅杏與緋桃紛白棟與黃蘗山藤
柔韌是資鞭策雞桑落黃可供蠶織陸珍既牧海錯亦
繁鯉魴鱒鰋鰱鯽鯆鰱鯈鯛鮎鱓比目分合

重唇浮湛劍飾鮫翅柳炙細鱗牛魚之長丈計帶魚之白韋編烏鰂之鬚粘石渡父之喙矴船他如蛇馬驢狗豚獺豹貛出没乎洶涌潛躍乎游淵蒼龍揵鬐而雲作赤螭掉尾而波開老蚌含珠九光燭天神奇是韞瓌瑰是生雖山經與地志羌莫得而詳焉懿兹奥區原隰畇畇厥田上中厥壤惟平抱海負蓋跨遼欲宣渾河為帶興京為襟袤複陸而坦坦横拓落而芸芸偉嘉禎之萃薈信橐籥之絪緼

帝眷東顧用畀

皇清而為萬載之沛豐若其測圭臬度廣輪依繩尺疏渠川歌經始詠攸寧又可略聞矣

天命天聰丕顯丕繼因其舊瀋拓我新制規天矩地嚮明授時增八門之詄蕩脅九逵之邐迤翼翼俾倪岧岧堞雉起圜丘於郊南單埢垣之潔祕欽柴颺槱陳玉薦幣鼓雲和升繭栗以邀肸蠁而昭祀事霜露在履春秋聿遷愾乎僾乎肇禋閟宮滌濯毛炰玄酒太羹

文祖

神宗爰歆於斯符帝車之太乙正王宮於未央重三殿之實枚表雙闕於闔閶闕名維何文德武功殿名維何崇政建中高樓望氛厥題鳳凰後宮紫極交泰清寧關雎麟趾化洽家邦維樸而安乃鞏而臧豈其工槐檻之刻鏤豈其飾榱橑之焜煌豈其疏龍首之畏業豈其叛鳳翼之昂藏匪有心於儉約乃潛揆夫陶唐大政當陽十亭雁行爰諏爰度日賛日襄吉君臣之一德而擴我

闥於八荒正號紀元以受天慶於是定兩翼之位列八旗之方黄白紅藍有正有鑲法其象於河鼓則其數於羲經神其變於三五握其奇於九宮

大聖創制動協天象是猶易之書契乃觀蹄迒焉樹以屏翰馭輕居重本支百世昌我宗潢佐命之勲曰費英東額都希福績茂蕭張曰有坐謀曰有折衝既彬彬而濟濟亦赳赳而彭彭其餘附鳳而攀龍者蓋車載與斗量爰制國書聿興文教演義譯音物取其肖允維大海

克稱檢校雖絶域其必通即纖故其亦貌若夫人自為戰王者無敵角嚴則百墉失憑旌揮則三邊定檄義不返顧勇不重壁是以敉四海而莫攖亘千古而鮮匹故班錄於累世用以酬夫勞績及其斗杓北指涉冬背秋爰狩中原我戎是修靡虹采裊蜺斿拖霧纛建雲旂後屬車前導游乘我良產屏彼彫輈右忘歸之箭勁左繁弱之弓柔倩浰而雷動鴻絧而星流又何必王良執轡纖阿御軥也哉於是帶甲之士百萬盡發鷹犬而驟驊

騮卑泰山之為櫓跨渤海以張罘林林裔裔列列裒裒命地而後中應聲而先掊散壄麋之羣友剔穴狸之伏留駭巘麢之儦俟讋郊兎之佻偷既肩惰指倦而麌麌之羣猶緣陵蔽野比夏草之稠焉爰用三驅示無盡劉更命羽林佽飛之士手豹尾踞虎頭博洞熊殲澤貗觀壯夫之鶴躍快猛獸之貙膢乃獻我成禽舍彼踐毛擇其上殺允惟左膘以奉宗廟乾豆亨炮次充賔客乃薦君庖班獲行賞訖乎輿僚是葢因天地之利習軍旅之勞戰則克而祭受福古者蒐苗獮狩之禮所為昭詎其害三時之土穀奪百姓之腴膏蹂桑柘之地廣虞獵之郊如子虛上林之所嘲也哉將將蕃后夔夔列君奉贄來朝齋遫侍宸或稽首而請聘或傾心而納姻於是樂以九奏饗以八珍邁呼韓之朝天踰頡利之舞庭合内外為一家自我

祖而已然坰牧之宜曰大凌河亘肥壤之博衍茁靈草之敷披夏蚊避境春泉漾波是以駉駉之牡蕃孳孔多

爾其驪驈騅駓騂騏駱驒騮馰驔騧馯馰駰騢或眠而馱或行而駗惟致遠之有賴亦揚威之無過畿甸既闢農桑是咨爰飭田畯爰勵甸師物早晚之種辨高下之宜男則耕耘是務女則織紝是謀抑工賈之末業勤衣食之本圖故深耕易耨穀用滋也九夏三耘免汙萊也雨我公田遂及私也庤我錢鎛銍艾時也我簋斯盛實佳粢也我倉如陵庾如坻也服尚布棉奚纖美也器用陶匏戒奢靡也土物是愛神降嘉生黍維秬秠稻維糯

秔粟維糜芑粱維赤黃解蠡胡麻來牟鈴鐺蘇分紫赤
豆有豌豇蔬則蕓薹薤蒜蘿蔔韭蔥蕺高蒲筍紫堇茴
香壺盧蔓菁萵苣葵薑鮮不施葅葅穋穋奉慕慕驛驛
厭厭緜緜穰穰惟脈土之獨純斯穡事之孔良農隙教
戰守禦相望國以殷富兵以盛彊鬱葱佳氣盤礴無垠
民風噩噩侃侃自然休有
烈光格于
皇天
上帝其子之維有歷年是以我
世祖因人心之歸清順天意之厭明掃驅除之閎位統
子弟之精兵無亡矢遺鏃之費而膺圖正位乎燕京蓋
嘗考千古之興替稽百代之運數拒符瑞之難諶信仁
義之堪守斥逐鹿之蠱說審神器之有授乃知
帝命不時眷清孔厚也不有開之何以培之不有作之
何以得之夫其披荆棘冒氛靄歷艱辛躬利害無遑代
之迹而受車書之來者蓋書所謂于湯有光詩所謂民
之攸歸矣皇矣陪都實惟帝鄉乃命秉鉞之帥乃置五
部之卿民安郡縣旗樂屯莊春秋耕斂我倉我箱朝會
朔望躋躋蹌蹌昭萬年之有道卜百世之靈長乃作頌
曰
於鑠盛京維瀋之陽大山廣川作巘萬方虎踞龍蟠紫
縣浩穰爰浚周池爰築長墉法天則地陽耀陰藏貸別
隧分旗亭五重神基崇峻帝系縣昌周曰邠岐漢惟豐
沛白水慶善興王之會長白隆隆滄溟滅滅形勝之選
奕世永賴俯臨區夏襟控中外休養百年既豐而泰溯
其始謀繼序敢懌昔我
聖祖三至斯土棼麗六飛森沉萬旅孔碩九重不遑安
處祇謁
山陵亦臨朝寧置酒故宮用酬父老乃霈恩施逮乎編
戶匪勤於巡艮慕乎古閔予弗德實纘丕基歲時
鳴湖惟瞻惟依荷

天之龍際時之和駕言徂東絡繹羽儀風舉雲搖鱗萃
魚麗我賓我臣我行是隨載至神鄉載覲
圖寢靈鬱崇輝祥凝巨濬原廟衣冠霸陵衾枕松柏雲
縵溪池流淦盪滌洪爐陶甄羣品石馬悲風淚泉沾袵
豈必羹牆一氣是禀聿造故宮故宮赫赫聿升太階太
階奕奕無彩之飾惟厚之積皜曜魏照歛衽烏赤左堿
右平坤闔乾闢土壁葛燈遐哉儉德詒我孫謀萬年之
宅乃開南端設席肆筵爰爵周親及彼鴛鸞南陽故舊
洒如言言惟此嘉師
列祖之臣是噢是咻是貽我躬敬之敬之翼翼惴惴於
億萬歲皇圖永綿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繆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頴卷首十九 二十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皇清文頴卷十九

樂府

倣雲漢詩體敬製雩祭樂章以申誠懇八章

瞻彼朱鳥爰居實沉協紀辨律羽蟲徵音萬物芸生有壬有林有事南郊陟降維欽瞻仰昊天生物為心一章

維國有本匪民伊何維民有天匪食則那螻蟈鳴矣平秩南訛我祀敢後我樂維和鼉鼓淵淵童舞娑娑二章

自古在昔春郊夏雩曰惟龍見田燭朝趨盛禮既陳神留以愉雷師闐闐飛廉衙衙曰時雨暘利我新畬三章

於穆

穹宇在郊之南對越嚴恭

上帝是臨繭栗量幣用將悃忱惴惴我躬肅肅我心六

事自責仰彼桑林四章

權輿粒食實維后稷百王承之永奠邦極惟予小子臨
民無德敢懈祈年潔粢翼翼命彼秩宗古禮是式五章
古禮是式值茲吉辰玉磬金鐘大饗維醇元衣八列舞
羽繽紛既侑
上帝亦右從神尚鑒我東錫我康年六章
惟
天可感曰惟誠格惟農可稔曰惟力作恃
天惕人弗刈弗穫尚勤農哉服田孔樂咨爾保介庤乃
錢鎛七章

我禮既畢我誠已將風馬電車旋駕九閽山川出雲為
霖澤滂雨公及私興鋤利畝億萬斯年農夫之慶八章
乾隆八年秋朕奉
皇太后恭謁
祖陵還至盛京受朝錫宴夫漢高過沛而歌大風情至
斯動直已陳德況予小子覲揚
先烈能無言之不足而長言之哉爰作世德舞辭十章
章八句
粤昔造清匪人伊
天天女降思長白閩門叶是生我
祖我弗敢名叶迺繼迺承逮我玄孫叶
玄孫累葉維

祖之思我西云来我心東依歷茲故土仰溯始謀叶皇
澗過澗締此丕基二章
於赫
太祖肇命興京哈達輝發數渝厥盟如龍田見有虎風
生戌甲十三王業以興三章
爰度爰遷拓此瀋陽方城周池太室明堂不寧不靈匪
居匪康事異放桀何心底商四章
丕承
太宗允揚前烈倬彼松山明戈耀雪以寡敵衆杵漂流
血惜無故老為余詳說五章
余來故邦瞻仰

橋山慰我追思夢寐之間崇政清寧載啟南軒華而不侈翌翌哉孔安六章

維我祖宗欽天敬神執豕酌匏咸秩無文帷幔再張樽俎重陳弗渝弗替遵我先民七章

先民宅茲載色載笑今我來思聖日俯照爵我周親盡臣並召亦有嘉賓歡言同樂叶八章

懿茲東土允惟天府土厚水深周原膴膴南陽父老於是道古有登其歌有升其舞九章

我歌既奏我舞亦陳故家遺俗曷敢弗因渾灝淳休被于無垠勿替引之告我後人十章

雉將雛

行行麥壠邊見一雉將雛雛兒纔長成啞啞學母呼一解

翅軟未解飛嘴嫩未能食飲啄與遊翔皆賴顧復力二解

兒兮依其母母兮愛其兒一朝羽翼全那料南北飛三解

有童持長竿捕雛何遽遽老雉雖善飛繞匝不忍去四解

雛兒頗有智藏伏荊棘間棘密難採取頑童悵空還五解

須臾童去遠老雉還來視母子得全活鼓翼心倍喜六解

爾童一何忍爾雉一何慈孰謂天良心人禽乃倒之七解

觀物可會心撫古常自鏡今朝忽見此大愧中牟令八解

夜夜曲

明月照我室清風拂我牀我思在何所伊人水一方清風拂我牀明月照我室肯尋長夜歡支枕誦無逸無逸支枕誦展轉念民依孰饑兮缺食孰寒兮鮮衣饑寒切中人何事不可有頹風日以滋吁嗟誰之咎

君子有所思行六章

君子有所思所思悠且遐叶休哉渾噩風軒轅一夢餘

嗚呼斯世兮何日成華胥
君子有所思所思閭閻間耕九而餘三有備乃無患嗚
呼斯民兮安得免饑寒
君子有所思所思久以長猗歟至治世殷序周有庠嗚
呼斯道兮何以被黎甿叶
君子有所思所思怒未已宛然水一方蒹葭徒采采叶
嗚呼斯人兮孰共緇衣美
君子有所思所思秋復春望道而未見簡編良具陳嗚
呼斯後兮何以淑其身
君子有所思所思切衷獨義經居玩辭曰死往不復嗚
呼斯義兮保泰責誰屬

四言古詩

冬至有事於
南郊敬成八章章八句

於昭
天鑒眷於有德佑我
太祖東土是式
帝命不顯皇清不靈明德惟馨以畀萬邦其一
赫赫
太祖
天篤其祜穆穆
太宗丕顯丕承駿德光昭爰受鴻名建國紀元肇定大
清其二
暨我
聖祖紹之容民厚下民安於耕物適於野六十一年惟
世祖混一區夏
天降嘏其三
皇考翼翼思為君難立綱陳紀祇承克勤艱授位渺躬受
命自
天敬念紹庭敢忘寅虔其四
日惟長至爰卜
南郊三齋五戒將事吉朝式瞻百辟玉佩金貂式虔爾

心無或逍遥其五
爰升嵩柴嵩柴惟烈爰陳俎豆俎豆維潔惟予小子敬
捧蒼璧明明
帝神尚其來格其六
神之格思降福穰穰敢曰予小子誠通
昊蒼自我
祖宗受嘏惟純
景命緜緜逮我後人其七
伐鼓淵淵建旆翩翩祀事用成福禄來駢匪以祭而專
匪以燕而遷對越
昊天豈敢間兮乾乾其八

萬竿煙雨

有猗者竹在彼渭川乃含宿雨乃帶朝煙其色維何非
媚非妍其音維何非管非絃有客坐對羌民之先其屋
何有四壁蕭然其手何持道德一編逸民也歟吾何得
而致焉

五言古詩

古風四首

泰山不讓土河海不擇流為學亦如此取益在廣求見
惡當自戒見善期自修三人有吾師近取乃日休
孟山何岩嵬有獸曰駒虞賦性本仁慈舉趾惜蘼蕪終
為王者瑞見乃盛世符南山有猛虎食肉如食芻饞嗜飽
腹腸何論有無辜一朝獵者至咄嗟喪其軀仁殘天道顯
視此何所殊

郭公解布穀王孫能促織區區禽與蟲因時亦有識人
生性本靈充然備五德私利一薰蒸靈臺因室塞譬彼
瑶臺月忽被蟾蜍蝕克已萬理明處事乃不惑

春風二三月花嶼爭芬芳出門踏青人車馬沸如狂芳甸
布綺席繡陌遺琳琅幽蘭在空谷詎肯生道旁地僻人莫
賞誰識王者香我來採盈把歸植讀書堂同遊不同趣對
爾聊徜徉

讀西山先生大學衍義

晴窓披典墳望古興遐想眷惟希元翁體道粹涵養著有衍義書妙蘊資尋倣大含亦細入淳泓包萬象孔曾緒不墜千載揭昭朗讀書思其人高山欣景仰

冬夜偶作三首

天寒鴉歸早月上人語靜融融地爐煖紙窓散清影白日雖苦短迢遥愛夜永敲句和殘更惕然發深省

簾幙重重下獸炭旋旋然猶恐寒侵肌向火爭趨前懸知玉關外雪積層冰堅出征衆軍士皸瘃實可憐況當歲云暮家室情更牽所恃雨露厚無賴主帥賢凱旋應指日永不戍窮邊

梅月窓外橫漏滴響未了心閒吟思生境靜俗情掃每從物理中略識清心道撥火且烹茶一杯供軟飽

催耕鳥

條風天宇布百昌欣豁熙村原趣已佳緑水明千畦秉耒耕南畝提壺餉東菑郭公何丁寧催耕田畔啼高樓嫩柳梢低喚桑枝分明為一言東作當及時田老聞之喜胼胝非所辭田婦聞之喜饋饘職所司但願歲豐穰辛苦甘共之幾度聞此聲蚤起竭力為那似香閨中驚眠翻怪伊

相馬吟

知人固非易知已良獨難譬彼駕鹽車太行阻且屼惜弋騏驥良徒共駑駘餐一朝遇伯樂三鳴感多端秣甘飲清水飾之錦繡鞍西極崑崙墟東窮渤海湯追風四蹄輕飄飄如羽翰聊藉酬知音不顧汗血殫伯樂不世出騏驥空自殘誰憐伏櫪者執策一長嘆

灌麥

大麥五寸長小麥三寸半地乾苗欲枯雝披壠畝畔猶幸灌溉便近傍河之岸清晨課僮僕轆轤轉雙腕初看土濕濕漸覺流漫漫須臾苗盡起生意良可玩爾僕聽我言莫怨體流汗不見萬頃田農夫徧澆灌

讀范文正公神道碑用宋陳傅良原詠韻

入夏南風熏花木圍我廬我廬何所有挿架古人書希

文古大臣不與伊葛殊特達圭璋器心跡天日如今讀
神道碑更識為名儒中庸賴公顯程朱繼其餘廟堂而
江湖憂樂與民俱天章十條陳忠悃豈區區仁宗稱賢
主郅理亦可期參政僅九月不及大有為徒令范老子
聲名播荒陋

古風七首

堯舜傳心學危微十六字禹湯繼其傳執中與禮義文
王躬亹亹不已功常粹唐虞三代初大道中天麗比屋
皆可封無煩別義利詩亡春秋作風薄俗亦偽惟時王
道衰人人騁私智天生我仲尼金聲振洙泗刪詩定禮
樂堯舜功不啻一自泰山頹彌天布妖彗楊墨逞邪說
申韓建私議鄒嶧乃揚徽奮然闢險詖戰國逮嬴秦道
蝕斯文墜祖龍輕狂兒輒敢燔典志劉季提三尺儒風
豈云熾武帝始求賢董子明正誼三策醇乎醇天人理
咸備昌黎稱聞道猶未嚌其載自漢迄宋初道昏人如
醉偉哉無極翁粹然秉道氣學不由師傳理已臻極致
二程實見知主敬標赤幟朱子集其成經天復行地緬
維千載心授受本同契絕續遞相衍斯文統緒寄午運
數恰中自協唐虞治作君兼作師吉士踵相繼
巢由避堯舜遯世心自安嚴光繼其蹤隱釣富春灘光
武曲成之高節難躋攀東漢尚名義廉立懦與頑奸雄
且顧忌千古一釣竿
中天秋月皎四野秋風生庭梧一葉落陰蟲相和鳴鴻
鴈橫遠塞音響一何清蟬嘒忽已寂又催刀尺聲物理
皆如此隨時有枯榮
東海有瀛洲仙人居其間安期羨門子九轉成金丹自
謂得長生飛昇如羽翰倫物苟遺棄孤生亦何歡
濂溪惟愛蓮淵明惟愛菊吾於羣卉中特愛渭川竹嚴
冬草木枯依然挺青綠扶疎繞屋栽朔風鳴寒玉直哉
君子節所守貞且篤
秦王失其鹿英雄爭逐之沛公入關中三章法令施偉
哉蕭相國策力咸會時鴻門宴諸侯端坐衆冕垂一增

不能用勇力徒爾為矧廼恣殘暴衆志均乖離用賢兼
愛民斯為王道基
淵明既歸田門前種五柳心與世俗隔讀書快飲酒惟
結山水緣那復戀五斗微意殊可風亮節不掛口
過曲澗花香遊流杯亭日知閣諸勝
西苑曠且奧肇自明代作瓊華萬玉堆太液千夫鑿平
地起蓬瀛城市而林壑松篁幾百年參天秀崖萼秋深
鴻雁鳴春暖桃李灼世廟求神仙林亭更開拓方士朝
扶鸞虛皇夜飛鶴丞相冠蓮花將軍赤符縛雞犬倏已
昇殿宇還如昨
盛朝建邦畿舊制因城郭何獨廢西苑姑亦存其略高
居非昔比偶幸行宮若雍正二年夏承恩開講幕避暑
供游息勝迹頻探索湛湛芳草青潑潑遊魚躍蔥蔥梧
桐枝爛爛蓮花萼或宴水雲榭佳景開芳酌或賦迎熏
亭妙句隨興落師友得從容昆弟善笑謔是秋獵塞北
奇峯峭天削回思此閒山宛似日出爝因緣不復至撫
景懷佳約時過玉蝀橋波光含漠漠烟際辨樓臺松竹
紛竽籥彈指十年間何異風鳴鐸前日重來遊未能窮
其樂遥矚淑清茂凍岸不可泊今朝好風景遲日中天
爚步自瀛臺橋踏冰行蹻蹻乾廬尋曲徑虛殿開金鑰
穿雲洞户深步石川梁迮乃知洞裏天自與尋常各冬
深景寂寞翠剩琅玕籜閒坐流杯亭更登日知閣會心
濠濮間呼朋啗然噱其北乃假山巉巖何磊落攀援徑
絶處深澗戲騰踔時我徑過之我童猶畏却其上掛瀑
布結搆儼廬霍飛沫雜氷流玉牙排斷喘其池乃不凍
疑有馮夷托當年觀魚亭塵土生珠箔歸鞍適然返聊
爾何住着我聞山水緣好者不為惡何必買山錢底須
蠟芒屩前居水中萍茲遊林裏雀異日得清暇還教度
略彷

海子外行圍

朝霧斂秋空遥天白如水獵騎出郭門寒郊行邐迤箭
逐雙鵰飛鷹伺羣雉起相逢倚杖翁農話斜陽裏悠揚

墟里煙淡掛疎林紫歸鞍拂晚風獵罷心猶喜

茅檐曉曝

烏啼霜月落朝旭繞三竿寂寂寒村景參差入遐觀茅檐晴趣佳野老方負暄那知嚴風凄但覺愛日温是時罷三農繞膝圍童孫快哉黃棉襖普被無罣礙熙熙太和世大哉天地恩至樂矜新得擬欲獻金門

冬夜偶作四首

風簾送竹音月窓散梅影稍喜萬幾暇敲句寒更永棲鴉寂不鳴漏滴銀壺靜遥想謀利人夜半喧市井設非為衣食肯冒清霜冷饑溺聖人心撫躬常三省

曩吾詩興豪即景抒清思非云誇別裁籍以道已意茲偶拂吟牋捉筆聊且置豈嫌推敲苦為恐雜心志吾志在何所望道猶慚未曾聞聖賢語躬行實匪易

盆卉吐芳葩氣轉陽和新區區屏風開嶙峋獸炭焚縷縷篆文斜一室謁如春却憶閭閻間北戶窶且貧龍堆雖罷戰尚有長戍人壁彼嬰兒啼父母寧忍聞念此展轉愁而夜憂思頻

茅檐曉曝

烏啼霜月落朝旭繞三竿寂寂寒村景參差入遐觀茅檐晴趣佳野老方負暄那知嚴風凄但覺愛日温是時罷三農繞膝圍童孫快哉黃棉襖普被無罣礙熙熙太和世大哉天地恩至樂矜新得擬欲獻金門

冬夜偶作四首

風簾送竹音月窓散梅影稍喜萬幾暇敲句寒更永棲鴉寂不鳴漏滴銀壺靜遥想謀利人夜半喧市井設非為衣食肯冒清霜冷饑溺聖人心撫躬常三省

曩吾詩興豪即景抒清思非云誇別裁籍以道已意茲偶拂吟牋捉筆聊且置豈嫌推敲苦為恐雜心志吾志在何所望道猶慚未曾聞聖賢語躬行實匪易

盆卉吐芳葩氣轉陽和新區區屏風開嶙峋獸炭焚縷縷篆文斜一室謁如春却憶閭閻間北戶窶且貧龍堆雖罷戰尚有長戍人壁彼嬰兒啼父母寧忍聞念此展轉愁而夜憂思頻

昔愛冬夜長隨意消清福今苦冬日短剪綵批奏牘稍暇凡然坐詩興亦局速豈無玩好資足娛耳與目開編對聖賢祇覺增慙恧

暮春圓明園即景二首

夜來膏雨足曉起倚前楹芳園景已佳百卉爭鮮榮迷離柳絲重間關鳥和鳴遠峯螺髻翠新漲鏡面平依依陌上花向人如有情維我值幾暇裁詩聊品評品評何所樂所樂足春耕

心閒境自幽樹老園更古況復近西山雲氣時吞吐結茅為屋宇欲識農家苦俯仰覺安和何必誇瑶圃

時巡近郊見西成有象喜而賦此

緬懷春之暮彼蒼有旱意憂心悁如焚中夜望天賜賑恤發太倉綢繆無不備賦彼雲漢詩展轉詎能寐好生天之心一雨蘇萬類苗者日以秀秀者日以穗時巡届初冬夙駕催六轡眄茲場圃間頗覺倉箱積千畝幸有

穫二頃猶未遂稍足慰吾心尚未愜吾志吾志伊如何
教養非二事即今比戶間豈盡知孝義披褐者農子前
驅莫訶避疾苦當諮詢痌瘝予增愧汝饑誰之由汝寒
吾所致賙賜出泉府旬宣屬官吏猶恐億兆民未盡沾
實惠除此薄有收聊可酬望歲寄語為政者豐年實為
瑞

初晴晚照

落景掛平林初晴景倍好霞連天際山風動枝頭鳥閒
心遊物外逸興託雲表茲焉足自適何必尋蓬島

十一月初七日得雪時大雪節也喜而有作

小雪雪霏霏小雪節亦有雪大雪霏霏雪今年三白早喜復應
時節朝來眄庭除皚皚堆玉屑上林冬欲半滿樹瓊英
繽曩余饒逸興玩賞吟清絕值此六出飛豈不中心悅
所樂在田疇望歲念彌切裁詩為誌慶那更論工拙

華嚴洞勒壁

別院駐鑾輿瞻禮招提境清曉趣風涼捫蘿登絕頂嵌

石老松蒼滴乳寒湫淨初上若無路漸入多佳景豁然
雲木開古寺橫山嶺石龕月相閒簷鐸風聲靜朱欄俯
帝畿烟火富閭井旋憩華嚴洞颯然衣袂冷深窺潛寶
黑微聽幽泉洞何須一指參自覺萬慮屏

飼魚

臨流坐石磯忘機魚不避投餌試飼之引類紛然至却
知非釣竿在藻心無忌清漣漾鏡光一一堪數計因之
識魚樂長歌發幽思遐想天地間人物理不二有心鷗
乃去去實人所致吁嗟庸衆流勞勞為名利有時喪其
良反不如魚智若令貪鈎餌早作盤中味

每有吟詠輒以示大學士並南書房翰林等或命
依韻迭和非以辭藻相誇尚幾暇之餘相與優
游翰墨亦可以陶性情驗政事佐之徵歌選舞
不猶愈乎因書以示之

宣尼曾有訓羣居不及義況在君臣間尤貴同茲志譬
彼舟楫具大川方堪濟彼民有隱情孰為達其意或政

有偏頗孰為防其弊三百一言蔽曰惟無邪思可知詩教正其葩乃餘事惟予忝民上奉三而出治所愧理未純因之政多戾瞞瞞二三臣咸具經邦智濟濟翰苑英亦有責難誼因言匪不逮所益良匪細若徒獻頌詞恐滋後來議

觀穫

白露湛郊原西成候已至綠野滿黃雲紫莖垂絳穗鉦艾茲其時錢鎛良具庤幾餘臨別院農務觀次第值此歲云稔實感天所賜念予恤民艱常凜祈年意積以三時憂今朝乃大慰

讀杜子美集有感

男子妬名禄女子妬顏色古今坐此病幾喪人家國不惟庸衆流英才每被惑卓哉少陵翁獨能秉謙德當時言詩者非甫則云白觀其寄李詩自謂如不及其實寂粟言何用誇奇特茲人嗟已往誰得其正脈獨嘉不伐心永言以為式

心遠閣秋眺示大學士及南書房翰林等

一指當人前不見泰山高離婁閉目時詎可察秋毫至人用心鏡萬物不能逃王者明四目智燭良獨操茲閣名心遠寓意豈在遥結構山之巔俯仰近雲霄況值三秋深天氣高沆寥葉落萬林疎憑眺心神超伊余有遠思匪戀物華撩或情有壅蔽或民嗟苦勞或賢當登進轉令在下僚或時雖小安遽益志氣驕見理有不周愆尤自此招辨言有未當是非致混淆心遠之謂何豈謂盼荒郊即事因自儆此樂非遊敖

昔聞

昔聞盤山側有谷名虎里白額任縱横居民皆遠徙有一雲水僧結菴山之屺夜坐悟無生曉起擔柴水忽然一虎至是僧瞋目視孽畜胡為來速去斯可矣虎果掉尾去如聽彼指使自此衆鄉民號之為佛子僧亦自謂神其實無他技無何虎復來咤之厲且訾逐逐行近前僧蒽乃拜跪四隣爭赴救虎去僧早死方知浪得名前

番幸偶爾有名無實人可以鑒諸此

寒雀

驅車涿水道野曠風蕭蕭日出嵐霧斂村木森寒條凍雀三五羣依依棲霜朝晚穗收穫盡饑寒苦無聊啾唧如鳴悲春陽愁正遥野鶴翔高空清唳響雲韶霜翎耐嚴冬稻粱不可招或時斂翮下千尺長松梢俯視衆寒雀嗟哉爾徒勞

夜靜觀書

看書如看山其境日日殊隨境不會心多聞不如無況乎辨治亂因以別賢愚豈徒誇英華言行須同符念予志學時所慕君子儒詩亦尊李杜文亦宗韓蘇要歸踐履實聖言非我誣即今持治柄豈不慕唐虞措行始知艱慮為空言徒裁詩銘座右庶幾日警吾

春日載陽土膏滋潤努力東作正宜其時既命各省撫勤宣厥意其有籽種不足者量借予之又成此詩以示重農務本之意

去年冬雪少塵懷殊未置入春稍釋憂霑足叨天賜更喜遠近同優渥遍大地東作此其時可不盡人事因命岳牧臣共勗勤宣意督耕策其惰借種施以惠惟此重農心匪慕驩虞治

讀朱子全書

少時慕才華研精味辭藻微言探月窟逸興橫雲表措思每廢餐兀兀忘昏曉雖云俗慮無郤被詩魔擾至理在目前棄而求深窈曠蕩無所歸悵悵盈懷抱近讀文公書習氣從茲掃因知九仞山一簣功不少作此聊自訟詎足云見道

書法中最喜黃庭堅筆意因而有作

義之稱書聖諸體無不有齊梁作者無李唐推顏柳惜哉世已遠贋者十之九宋元差可尋翰墨出親手幾暇戒宴安時或遊藝數就中名蹟夥惟愛魯直叟倜儻無羈偶信筆一規摹運腕忘妍醜所師在神勁詎論形肖否伊余有深意

筆諫曾謹守好尚苟不端喪德良已厚所愛汲黯戇哉

詩銘座右

燈

騰輝照綺席散彩當珠殿馥馥博山香遲遲玉漏箭影
射桃笙流華暎蝦鬚絢九枝非所貴分陰誠可羨方勵
焚膏志敢卜通宵宴前勞檠閱奏章毋使目光眩

南天門觀音寺遥望

古刹禮大士虚堂息勞身旋起憑欄望舊徑還如新谷
轉見行騎山高截片雲是時秋始孟緑樹猶繁紛兩山
闢仙境一路無纖塵梟梟旌旆影隱見出嶙峋逸興一
以暢轉益憂懷頻念彼隨從者跋涉良苦辛

塞上秋景

盧龍風日寒況復臨素節芸黄帶露稀峯翠經霜潔宇
空雲影淡流泠泉聲咽夙志慕高清對此聊怡悦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頴卷二十

御製詩

五言古詩

古風三首

建極撫五辰執中御八埏望道而未由朝夕增惕乾曩
余佩古訓治理頗能言行之扞格多乃悟實踐難克已
苟未至其失已大焉如木斯有本如水斯有源源本或
有乖設施亦徒然觸目堪警心小子其慎旃

重華協帝治闢門延英俊如茅斯拔茹賢才乃奮迅其
源苟不清所用安可信求者為虚聲應者為干進譬珠
在深淵魚目難容混譬玉在完璞瑕瑜慎所遴履信而
尚賢庶乎天助順

天道有循環培栽而覆傾人道有損益好謙而惡盈君
子審厥幾處夷乃若驚況乎持大寶驕滿毋或生人君
惟一心干者萬計迎紀綱苟稍紊調劑安可憑憂其所

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其道良足稱

路旁

路旁一野老呻吟一何苦鳩面步履艱單衣百衲補試問何方人云籍隸齊魯猶憶少年時逃荒離故土傭佃聊度歲又復病雙股問翁業何有囊無一粒忝問翁室何有妻沒絶男女煢煢只此身知死何處所我聞淒然悲所悲非野父曾記周詩云君子民父母教養違其方黎民失恃怙命醫施鍼砭或可離痛楚白金賜其窘屋居免露處固知煦嫗仁所愧澤未溥

鳩

小軒夏云半嘉蔭誠清絶疎簾隔塵囂翠簟含氷雪何來鳴鳩聲得得出林樾拂雨過春時喚霖當夏月物各有天性人自生分別何喜噪簷鵲何愁杜鵑血何勞布穀催何悲烏夜咽而我聞鳩鳴亦復怡然悅卜雨愜我情稍解中心結

曉起

曉起憑軒楹林泉供靜怡假山凝宿潤新花濯故枝洒然衣袂涼九夏如秋時俯仰足適興何必登崇臺叶是時甘雨足膏澤遍草萊叶念彼壠畝間新秧正含滋撫景靡重農豈以恣遊嬉恭已奉三無澄心待萬幾

學字

長夏清且閒朝回憩池館蕙風拂桃笙鵝溪揮玉管淡淡墨池雲疊疊來禽版羲獻去已遥顔柳真蹟罕追摹消永晝徘徊作清伴學敬語堪味筆正規尤善

集晉陶淵明歸去來辭字即效其體

良辰春將及萬物欣得時吾生亦幾何遑遑欲安之巾車晨出遊去留不自期丘壑聊流憩琴書心獨怡壺觴羨有酒親戚相問遺扶老而携幼東疇命耘耔無心雲出岫知還鳥倦飛寄傲天宇内行樂復奚疑

秋日普覺寺

金颸颯華益露氣逗曉寒西山景色佳駕言茲遊盤羽騎度林樾和鑾駐禪關兩峰闢仙路其背衆嶺環蘭若

百年餘勝景非塵寰是時新秋霽儻色滌遠巒一川禾黍風西成誠可觀金吾莫喧呼恐妨僧坐禪屏營禮大士而無心可虔卧佛伸其足萬刼常安眠菩薩聲擁立垂垂寶髮鬙旋毬方丈幽敲火烹山泉泠泠來牖下流為清鏡瀾雜英紛砌旁鳳仙與雞冠塵心一以洒迴蹕傳林間北丘湯凝睇爭如上方閒

淮揚一帶連歲被水黎民阽危用遣高斌周學健前往賑恤撫無求疏濬之方瀕行詩以賜之

貢扆奉三無垂衣御四陲殷殷何所念所念惟蒼黎祈年廑宵旰惟願晴雨時安得海宇間北戶足食衣百姓敦親睦農桑樂雍熙圓蓋蔭仁恩邇來無征鼙若獲歲屢豐教化或可期乃者淮揚郡澤國古若斯年來多水灾黎民困阻饑旬宣勅大吏補救賴有司瘡痍尚未起賑恤宜早施蠲租並截漕疏流兼護隄凡百區畫方實藉衆力為吾恩汝其布吾民汝之兒何以淪異漲化為秔稻畦何以拯蒼黔免彼溝壑危予憂爾其釋爾勞予

應知勉爾經綸策慰予饑渴思

兩廣總督慶復奏報廣西太平府地湧泉水灌溉粵西火畬地尤厪時雨暘曾聞夏仲月旱魃稍為殃企望佳音報殷憂殊未央乃者荷天賜湧泉山之旁灌溉數千畝源遠流澤長潺潺敷廣野決決活新秧豐稔欣有兆大吏馳封章有年願率土況在魚稻鄉依稀寸楮間而聞餅糜香所樂在田疇非為誇嘉祥

石門驛

午過石門驛秋風吹廣陌廣陌正西成場圃地無隙與與帶穗禾青青盈壠麥最喜秋雨足綠野含渥澤老幼無菜色倉箱頗有積四顧生歡心青騶不須策路旁一農父倚杖愁默默豈伊憂喜殊其言鄙而得前年夏無收所種供蝨賊去歲薄有穫僅供半冬食今秋倍去歲銍刈殊費力租吏下鄉來欵接完賦額吏去業主至逋欠坐求責吾農三時勞曾無一日適我聞淒然悲執政

無良畫井田與均田制頗垂簡册行之時勢異得寸還失尺罔民焉可為恒產究安則翁其善保軀展轉增嘆息

再題盤谷寺

盤谷無定名太行亦有之是處兩山環不知名者誰我來正清秋萬樹丹黄姿間以蒼厓松尤比春林奇石磴溜鳴泉峭㟧雲四垂佳景面面殊圖畫行行披依山闢新徑掃苔看古碑塵心一以洒不覺歸轡遲

初冬北遠山村

亭皐淡寒林坂原餘殘菊山村學溪莊竹籬圍茅屋欲驗農功勤時寓幾餘目值此三冬初樂彼五穀熟雞犬靜塒扉稌穗堆囷簏稍慰心中憂未釋眉間蹙維揚尚阻饑秋來漲淮瀆風冷棚居民幾多向隅哭雖覃賑濟恩豈能遍煢獨小稔何足侈緬懐增怍恧

讀薛文清讀書録

孔孟既云沒邪說浸昌熾祖龍焚阬之吾道益失墜漢唐千載間孰為傳道器宋氏正學明乃能闢邪詖周程與張朱前後緒相繼卓哉薛文清為學知取棄獨宗五子語可謂得大意兹讀讀書録聿見平生志自云心所開取以相劄記如香象度河步步皆實地澹泊味有餘中庸行多愧所欽道聖賢文章乃餘事

春日泛卧遊書室

閒雲縷遠空新水漲中沚幾餘弄桂舟盎然風物美書室何必室汲古探幽旨時或眺西山卧遊足萬里魚知春欲跳平聲鷗為人驚起青青柳罥絲嫣嫣桃孕蕋篷牕踈密櫺倏忽移電晷古人惜分陰固知良有以

移花

脈土滋春膏嘉種無不宜偶因省耕暇移花課花師園卉日以夥位置殊參差或芳隱岩下或醜露阿垂或以蘭蕙質荆棘乃蔽之隱者出諸藪蔽者植之逵叢生醜露條斤斧稍剪治遵彼除莠訓詎為傷仁慈須臾各得所而吾心乃怡霏霏甘雨沾澹澹和風披不枉大造恩

對之有所思所思知花易人兮豈易知

玉卮謠

如脂白玉卮既琢復磨之成器擅工巧恢恢圓中規豈以盛醇醪眠花醉月飛擬以薦明水玩褻非所宜更笑博古家空爾什襲為永惟無當戒三復實我師

風

園林當首夏暖風日日吹拂雲似席卷飄絮如雪飛繁蔭將辭條摧殘胡疾為對之愁焉愁不為惜芳菲年來麥豐慰我三農飢亢旱雖未形待澤正此時先憂理則然後樂非所期

陰

春雨艱多賦雲漢詩去冬三白佳膏潤被郊畿滿擬二麥豐慰我三農飢亢旱雖未形待澤正此時先憂理則然後樂非所期

釀澤雲布空收威風返窒氛氳暗林巒黯淡靜簫箔豐隆馳素馭金烏稍斂燸佇待靈雨零普蘇甫田涸憶昨三白積滿擬有秋樂春杪缺甘霖入夏驕陽熇縱遲五日期蘇東坡喜雨亭記云五日不雨則無麥望潤心如灼覽古企休徵泰階調六幕連年憂旱潦信矣余德薄彷徨立階除翹首天衣脚

晴

閒雲歸遠峰高空淨如洗亭皋清且淑紗牖玲瓏啟憂心此稍釋暫覽風物美青青帶潤針馥馥含香蕊平林泛輕籟別渚漲新水湖山弄霽光靈靈吟望裏念予經旬愁茲喜良有以猶慮澤未普天恩詎宜恃吾民衣食謀巨任將誰委以此數年來樂日堪屈指披圖欽古哲兢兢惜寸晷況昧康乂術遑敢懈敬止永言勵此心陟降監厥士

初遊香山作

西山衛帝都勝蹟由來久蘭若何紛敷永安斯為首香山寺名也我來攬景概正值新晴後朏明發御園蚤食至巖口為境清且幽苔磴篆蝌蚪遠睇見窣堵近却蔽林藪尋徑乃得入疑有山靈守豁然壺天開佳趣無不有掛一恐漏百為縮裁詩手林扃引清籟巉岏抱復陡到山

息俗念窮探絶塵垢皈依禮法王如聞獅子吼旋啟來
青軒天藻瞻顏柳 來青軒有 御筆普照乾坤四字 皇祖 俯望暢心神碧
浪翻千畝稍慰棲雲樓嵐煙罨幕紗牖但聞琴筑聲泠泠
滴階右桃源與北山視此應覺醜徘徊不忍去眺靜亦
物誘駕言返勤政治理商臧否從無香山詩非是相辜
負騁遊吾未遑茲來亦其偶

讀書

時雨既霑足園林清且幽麥畦含潤佳藥欄生香稠三
農均豫悅而我稍解愁解愁夫何為惜此寸陰遒檐楹
垂珠箔枕簟涼如秋插架富圖書義蘊供探搜汲古仰
前哲孜孜不肯休矧予乃下學安敢弛厥修文武道在
人德行速置郵斯民三代民胡日趨佻偷欲期教化行
先裕衣食謀展轉成寢新歲月不我留把卷發深省懼
貽空言羞

西海泛舟因至玉泉山

輕雲鱗碧空蕩暄朝爽湊湖山靜且嘉草木含芳秀小
舸泛西海西峰如在圌招提隱岩阿金彩樹間透沿流
試尋探玉泉究相就是時新雨後活活湧銀溜拖為綺
穀紋激作珠玉漱猶疑天上雲飛自石邊竇山鳥何間
關林陰亦濃茂郊圻一騁望緑疇如錯繡憂旱心稍釋
此焉遣清晝

御門日方與大學士等慮及山東河南尚未得雨
而山東報得雨之奏適至喜而有作

忝繼百王後俯臨三代民民天實予責詎以遠近分所
期赤寓内比戶利耕耘耕九而餘三庶免溝壑淪幅員
既以廣大造安能均澤國正思暘山田猶望雲誠我天
地大不能無憾人緬想畿輔間待澍當秒春旱暵雖未
形憂心已如熏旋得尺澤甘解予愁緒紛麥秋轉可望
良苗爭懷新爽氣來軒除几席清無塵豈其慰目前忘
彼齊與陳東郊需一犁午夜縈懷頻惟茲共時亮二三
休休臣負扆咨綢繆肯惜司農緡忽接方伯章降康知
自旻泰山雨崇朝汶泗波粼粼乃知得禾書誌喜良有

因誰無望蜀念展轉生戚欣尚慮鷁火墟此日膏有屯

射

燕角勁而柔楚棘直且長值此萬幾暇學彼六藝良風日散清淑佳蔭含微凉虎賁三千人掄材盡鷹揚庶正依法設繁弱亦已張觀德誠在此為仁良可方伊余有會心圖治思興唐文皇譬脉理慄慄懷幾康三復凛載舟數載徒望洋

捕鱧鰋有懷

鱧鰋之名見於小雅魚麗鱧即俗所謂黑魚鰋即鮎魚蓋鱗屬中最賤且惡之種而捕之則甚難觸目興懷亦有所託云

濬沼植菱芡園以陂與塘澄流深且濶鱗屬恣潛藏在淵日以久美惡類繁昌一朝事搜捕欲去其莠稂惟此鱧鰋種如彼獸中狼君子所不食見韓詩外傳太液安可容叶況食其比倫鯉鯽脊被戕獨恨頑惡流偏足趨避方網罟既難獲竿絲亦弗上叶有人謂余言魚居水中央

遥學蒙莊

夏日遊香山二首

逭暑思清凉暫憩招提境茂陰連窮岡迴風來複嶺松篁何瀟灑石泉弄澄冷妙高堂名真妙高几席幽且靜窓前老虬枝童童盤碧影塵念既云歇禪心亦以屏適然何依著付與閒雲領

重基占佳勝一覽富萬概雨後朝爽湊谿研新染黛高
樓俯碧川煙雲呈變態檐樹緑婆娑砌花紅瑣碎遊心
竹素園匪慕須彌芥支公價誠論白傅山今賣

懷柔縣行宮對月

當秋玉輪皎況將臨望夕高空無纖雲銀河寫修白而
我因上陵王路此于役行宮隣古縣晚景歸吟擾轅門
息葆吹蘭錡倚畫戟愛此清宵佳對彼涼蟾碧蒼松韻
金籟徘徊泛瑶席秋英何盈盈啼螿紛唧唧次寥良足
欣襟懷增暢適誰復尋前題俯仰論今昔

臨白河

密雲古雄郡山川何壯哉白河襟其右圓流多洑洄野
花夾岸紅中泓鏡影開是時秋漲過波聲猶喧颐豈能
駕虹橋臨渡且徘徊因知投鞭言侈志禍之媒駢舟作
輿梁橫陳榆柳材力作爾毋亟非為遊觀來

觀荷

我從御園來荷花半彫殘此地乃關外荷花正新鮮離

宮甚征轡鏡浦迴遊船鵁鶄時出沒遠峰入清瀾香籟
拂我旁霞錦輝我前俯朶如欲訴傾珠學涕汍仰花似
開靨對客呈笑顏朔塞多嚴風花事應早闌是荷婀娜
姿詎能全其天或云惜芳菲留與詩人觀或云開較遲
夏仲方田田晚榮亦晚枯至理然乎然

聞近京一帶得雨喜而有作

行旅慮久霖跋涉沾塗泥南畝種麥人方望秋雨滋自
我始于役二旬已有奇未遭滂沱苦率遇晴霽宜豈不
利輻重中心有所思思彼壠畝間來牟正其時亢暘土
脈乾耰鋤將安施忽覽封章奏膏澤自天垂四郊一犁
雨雨公還及私良農既不悞塞路仍如茲雨暘各適可
孰非大造貽懸懸差已慰芃芃猶可期迴鑾歷緑疇應
有喜農詩

夜雨

塞山能作雲峰頭幾縷布有涔始萋萋如絲肖霏霧數
日苦塵壒喜此甘膏澍濕潤忽被野延綿乃入暮牧馬

聲漸息啼蛩乍如訴欹枕聽淅瀝曠懷良可賦丙夜漏點闌微見星河露明朝發征鞍清切秋煙路

對月思唐太宗遼城望月事即用其韻

隴得復望蜀徵去尚存碣誰能效舜階繽紛干羽綴今月猶古月千秋何盈缺壯志想當年萋萋烟草結情因寥宇寄光向疎林滅

冬夜閒吟

良夜漸添長斗杓亦旋北旌門笳吹奏大野人聲息歸巒辭瀋陽乘輿指京國韜廬坐閒窻可愛新月色差無塵念縈微覺輕寒逼關山巡閱多歷歷皆堪憶揚鸞和鈴中玉律忽已易悠悠今古人趁此駒過隙百年詎云久寸陰實可惜際茲清宵佳況對寒蟾碧金鴨已結篆銀藥半折墜却似去冬夜梅香遞宣席所志嗟無成所學曾何得惟餘此初心時時自兢惕

再題澄海樓壁

我有一勺水瀉為東滄溟無今亦無古不減亦不盈臘雪難為白秋旻差共青百川歸茹納習坎惟心亨却笑祖龍癡鞭石求蓬瀛誰能望天倪與汝共濯清

見耕者

揚鸞鳴和鈴芳郊經迤邐是時春將仲盎然風物美胍土既已滋于焉農舉趾烏犍耕曉煙桔槔轉新水播嘉種曰糜芑秬秠徂畛倏主伯課業惟孫子有來思媚婦餉之用二簋停輿一問之所言良有以賦性質且苞難為韋帶士況彼勞青燈豈易拾金紫欲為工賈流近利吾所恥所以四民中惟農良莫比土物誠可愛世世恒守此當春南畝蘇修我耒與耜惟祈雨暘若倉箱還可擬

御園親耕

皇考時屢行之當春舉趾茲惟其時率循舊章並勸良農觸景興懷點筆成什

姬周肇豳岐所勤維穡事愛土物心臧八百基由是言考三代旋開國非一致豈無仁民君務農姑且置我

朝得天下馬上搴旗幟創武守以文耕稼尤留意
皇祖繪為圖種藒編次第
皇考耕耤田歲歲禾雙穗謂是御園中朝暮便親視叶
況匪司農掌毋庸甸人治近驗雨暘時遥為倉廩備小
子承
遺教深懼德弗嗣民天念在茲敢懈肯播志時云暮春
初修我耒與耜叶穀種備青箱服犁曰黄犂既耕亦既
種時雨仰

天賜詎止勸良農子弟示勿替

心遠閣作

春穀未播種秋麥纔抽頴食乃民命關吾宜為祈請明
神靡不宗況茲妥靈境何須玉帛陳一衷萬營屏未瞻
庸寸合轉覺吹萬猛信矣誠未孚愁如憂益炳稍慰心
遠閣遥望東南頃題句憶舊年緑雲正井井

春懷詩

漾漾南入江豈復西為漢朱輪墜桑榆詎返東而旦四

時均易逝三春更難絆九十忽云過青韶亦已晏落英
紅貼波輕棉白堆案關關南來鶯遥遥北去雁萋萋草
茸砌陰陰樹隱岸怦然意靡寧遑樂清閒宴緊我非傷
春所慮壠畝畔枯壤久待澤終風日益扇播種惟茲時
過候饑將誰何辜兮吾民涼德增靦面那無補苴策濟
少而漏半披衣立宵宇明星方爛爛繁慮賡長吟聊用
攄三嘆

進宮見路旁麥苗待澤孔亟秋禾尚未布種恕焉
聞人亦有言甲子鮮豐歲彼婷婀者流復舉史所記云
堯湯水旱匪為聖德累此論信然乎試思君所司周官
設三公尚有燮理寄矧予實元首休咎徵所致寰宇雖
恢擴遐邇均在意耕九未餘三安得稱有備我自去冬
半顆望三白瑞亦知時尚遥念念頻縈繫侵尋春徂夏
益覺秋難置憑輿歷枯壤終風動氛翳麥苗將萎黄穀

陳六事短什用自咎訟語無倫次

湯泉荷花

暖溜饒地靈勝似遠公社芙蕖綻清和不待朱明夏女夷有私鑄相爭木奴冶裛風散芳馨照日含嬌姹却讓別浦荷盈盈秋露瀉早盛亦速零寄語附炎者

詣香山禱雨疊舊作初遊香山詩韻

客歲歷招提相隔倏已久赤帝司南方清和斯夏首來牟秋已歉布穀時恐後惟民命繫茲恃以餬其口蜥蜴

竟難致空復驗蝌蚪我聞神所妥率在深林藪是地有靈潭毋乃蒼龍守但祈溥膏澤屈禮吾何有播之未棲田耘之安容手步禱攀煙蘿遑計磴道陡霑衣汗已淋舉袂風颺垢飛廉下玄冥轟砉雷應吼大士慈悲心甘露灑楊柳須臾遍九垓枯槁蘇東畝旋憩來青軒為啟來青牖昨夏喜農時草書懸壁右對之自忸怩不待他人醜見理既未確觸物皆成誘返已試品評臧少而多否率此致咎徵詎是明神負敢期雨必零尚會雲相偶

秋夜泛湖賦唐文皇爽氣澄蘭沼之句得詩五首

依韻為次

徂雲淨碧天金颸蕩輕爽入夕幾務閒玩此虛明象棠舟穩如屋鑑浦平於掌賦詩思其人高山予所仰琴書樂有餘天水涵無既咽露蛩語饒橫霜鴈聲未四時皆有月獨以秋為貴歷歷翠錦堤遞遞芬陀氣鏡裏坐空澄渺然思與凝朅來青雀舫愛此玉壺氷衣袂皆無滓胸懷亦絕勝蓬瀛原不遠咫尺有人登

遥疑霞有脚却過蓼花灘蟬韻將辭柳荷香尚賽蘭晚山歸靜寄秋月本澄觀稍適清閒宴匪尋長夜歡讓月雲歸岫報秋波澈沼將圓未滿規歷漢常移秒此夕夫如何萬里明未了姮娥憶貞觀不改天心皎

七月二十八日恭奉

皇太后進宮路旁禾黍與與入覽欣此西成稍紓望歲

賦詩誌喜亦歌其事也

食人食於人事殊心則同較課雨與晴均此望歲功憶

我春夏交雲漢歌縕隆殷憂厪
慈寧步禱誠乃通東阡霑霢南畝紓蟲蟲起枯而蘇
槁額手感彼
穹朝穟飽玉露午顆搖金風高原與下隰一例皆芃芃
有秋竟可企非余忖度中奉侍
大安輿欣覽穉穜叢

一笑慈顏豫信可慰予乘賦詩誌農要匪為誇年豐

南紅門池上咏

昔來池上遊春日方載陽今來池上遊蒹葭已蒼蒼逝
者誠如斯因悟往未嘗吹波鯉魚風垂垂蓼影長漁歌
起煙外鷗波瀲河梁清濁誰致然有慷彼滄浪

盆菊

塗龜寧曳尾不慕藏廊廟山木寧棲崖青黃非所好黃
華隱逸材倜儻寡同調幷譜偶傳名藝苑誰能貌花師
鮮法眼視比春葩耀杯水引滋溉圓盆作幽隩枝幹受
束縛猶詡人工妙杞柳為桮棬戕賊豈伊樂繩墨厥天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蔣大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首二十一 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九十八 集部

皇清文穎卷首二十一

御製詩

七言古詩

銅鼓歌

雍正庚戌秋九月廣西撫臣金鉷進銅鼓一云民間墾田所得名諸葛鼓相傳諸葛亮以鼓鎮蠻云因歌以紀之

赤帝失御火不燔冠以苴履翻坤乾靖王後裔英且賢慨然奮義振中原南陽之藪卧龍蟠下車三顧意何虔龍飛雲路見在田君臣相得魚水歡東使吳會騁辨言八十萬衆成灰烟西入益州奠本根鼎足峙立固且完永安宮裏龍髯攀調和宮府整而閑命師南指定獞頑七擒七縱服諸蠻鑄銅成鼓永鎮旃風雨侵蝕年復年數易時代陵谷遷下巢蚯蚓鄰黄泉照臨無復資魄淵濡潤還沾雨露偏崇鼎貫鼎增斕斑獨於厚地全其天

由來奇物終播宣一朝光氣騰荒阡施厥畚鍤瓦礫翻
有聲鞺鞳非絲絃宛然銅鼓形不刓洗剔苔蘚光澤鮮
驚看老幼何喧闐大吏表進
九重前為陳檀案撤包氊聚觀羣下充庭軒試加擊伐
聲哼哼大鵬摶風長鯨噴上有四蛤猙獰蹲旁有雙耳
綬色緼龜紋虬篆隱隱存覆之黃縑加束純方今
舜目闢四門兩間並獻貞符繁不誇寶鼎出河汾詎數
劒氣沖斗躔我聞置鼓召諫臣訪察民隱牧元元此應

其兆無乃然坐見讜議日聯翩鏞鐘大叩張宮懸

讀司馬温公諫院題名記

豐碑聳立高尋尺銀鉤鐵畫生光澤纍纍若若同時榮
莫混賢姦一片石天風凜烈護剛堅表列生平勝竹帛
他年元祐鈎黨臣義形石工傳安民豈知後世翻寶愛
幾與諫院題名鄰君不見山可礪兮河可帶桑田滄海
還相代此名一留不復敗

自鳴鐘

扶桑日出海門紅大秦西洋颺景風懸橦度索底貢同
於皇聲教敷天通梯航山海來朝宗厥獻奇物自鳴鐘
銅輪鐵絃凡幾重機軸循環運其中應時滴響聲舂容
挈壺無所施其功精巧絕倫疑鬼工倕班流汗難追踪
異哉茲物無始終週歷晝夜春與冬懸置几上勝金鏞
晚報日昳曉嵎東我聞寶賢寶物雖不同咸賓亦足效
球共考時定律佐三農此鐘之利貽無窮

題宋宣和清明上河圖用駱賓王帝京篇韻

大禹敷水土導河過龍門漭泱萬里間卓為羣瀆尊流
經積石走函谷東過洛汭繞甸服土中自古稱洛都襟
帶山河雄地軸維昔宣和全盛時寒食初過一百六淡
烟輕雨清明天踏青歲歲侈華屋華屋朱樓金闕隈千
門萬戶天邊開飛花香滿宜春苑稱觴獻壽栢梁臺佩
響千官入山呼萬乘來簪裾艷文藻雲漢儼昭回梯航
萬里至輻輳日中市綺縠揚衯裶連袂如雲起柳陰暗
沙堤花光明御水寶蓋蔡京車高牙童貫里中樞甲第

起崇墉相國高堂列鼓鐘道君禮樂三千盛孱國山川百二重春入上林迎旭日雲開水殿躍飛龍龍樓鳳閣相輝映山城鼓吹春遊盛春遊處處多貴臣青驄駟駟車鄰鄰明月樓中邀上客紫薇花下宴嘉賓滿堂珠履珍羞錯從容款曲金蘭親斜陽返照天欲暮汴水橋邊車馬度橋邊街市何喧闐萬貨千商夾道路路旁桃李紛芳菲遊人雜遝白馬肥朝催玉勒花間去暮拂金鞭柳岸歸頗厭錦繡服新裁白紵衣劇孟風未峻郭解力猶微平生但言憑義氣捨身許友未覺非郊畿靄靄帶晴雲稻田桑圃望中分村墟景象多幽趣點綴蚩蚩忘帝勳婦子嬉無節長幼略無文常樂昇平烽火息霸陵閒却故將軍柳堤遊客艤船待一擢輕移山勢改嫣紅粉白夾岸嬌蘭橈畫舫中流在中流競渡各紛馳渡口魚磯疊石為更有一川風景別身在蓬萊自不知蓬萊宮殿何繁華瑤島瓊臺入坐賒仙人爐煉長生藥羽客丹成九轉砂靈素作安期遺我棗如瓜驅山走海丹青變筆底煙雲紙上見神思妙藝出清新偶然展軸驚萬人巧贍奪天工結構含精氣遠過顧虎頭不數陸仙尉仇子此卷何為哉燕雀嬉嬉畫裏來驅鄰自名強鄰侮繁華侈泰禍之媒牛車俛首受縛去氷天雪窖嗟徘徊即今歌舞地花發為誰開空留遺跡在憑弔費詩才

德壽寺古鼎歌

龍宮巍巍紫氣軒輝耀榱甍煥崇垣寺名德壽菴羅園刹竿高掛珊瑚旛停鞭卸轡山門前一滴欲尋曹溪源東瞻紫霧明朝暾清涼頓覺隔塵喧香浮寶殿謁世尊兀然古鼎吐雲烟何人鎔冶工雕鐫金翠斑斕歷歲年上文雷回下雲紜猙獰狀類獅子蹲籀書斯篆跡難分世次那辨矣與辛蝌蚪盤屈蛟龍奔周彝虞敦恍猶存葆精凝潤疑瓊璠寒光欲流不可捫日月照射輪朝昏濯洗全資雨露恩在昔盛事傳橫汾此鼎神異邁等倫我欲負之千蹄犍移向帝闕鎮厚坤充以大武佐魚豚萬斤木火為之燔有實大享養聖賢

望雪行

今年三冬未見雪同雲苦被風吹撤夜觀望舒如鏡明曉看翔陽似氷潔秋麥全資冬雪培遥識農家望歲切我聞三白兆豐年望雪先集心如結上帝穹窿坐玉京青女縢六分行列如何不一駕雲車試剪飛瓊噴玉屑飄飄灑灑頃刻間利我三農都喜悦

春蔬

春融地氣如膏滑一畦煙甲隨雷發檐前小鳥喚春眠裹露携籃勤采掇早韭初菘紛列盤清芬細嚼氷齒寒淡泊有味取次領旦晚為爾還加餐君不見一食千金丞相府猶説區區難下箸

雨前茶

穀雨前春雷後色染鵝黄新上柳携籠男婦谿山走爭試采茶三昧手曰烘山腰暖碧雲槍旗半吐搖酣春賣與商人博衣食徒勞曾未沾其唇伊予品泉逸興賒啜罷還憶貧民家新絲新穀都已賣即今又賣新芽茶

有鳥二十章

孔子教小子曰詩可以興又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鳥獸草木中觸我性情有興機焉若徒追琢字句强裁聲韻烏可與言詩哉唐元微之作有鳥二十章備載鴟鴞老烏諸惡鳥之可憎雖疾世之憤辭然不失三百詩人之旨予讀而慕之倣其體亦成二十章所詠者皆鳳凰鵷鷺諸名禽微之以刺而示戒予以美而示勸其有助於性情一也至於風格之高鍛鍊之雅予固未能及古人觀者取其意而略其辭焉

有鳥有鳥百鳥王雄為鳳兮雌為凰朝棲崑圃飲玉露夕宿蓬島餐琳瑯九苞六德耀文明恢恢天宇恣翱翔厥惟聖人修至德來巢阿閣呈嘉祥鵠鵠吉士馳王路千秋萬載邦家光

有鳥有鳥名朱鷺波靜昆明常顧步漢鼓曾標樂府聲周舞亦載詩人賦振振有序羽翮聯和鳴未許雜孤鶩玉筍班中識爾名由來博得人人慕

有鳥有鳥雙鴛鴦接翼交頭遊方塘共宿蘭沼何容與
同飛鏡浦相迴翔若有人兮翠袖裳思夫君兮天一方
春朝步兮春池旁覩佳禽兮增慨慷
有鳥有鳥在水滸飛鳴行搖如相語如相語相急難相
急難兮食不安遠羅網兮泛清瀾啄蘆頭兮心共閒君
不見悌有鵜鴒孝有烏人稟秀靈如不如
有鳥有鳥聲緡蠻遷喬求友出谷間楚楚金衣緑陰裏
諧鳴玉管叫春闌高齋日午簫幙悄側耳徐聽音未了
生平不少素心人關山迫遞予懷渺

有鳥有鳥白靈鵲羽族本天似先覺但不告憂惟告樂
惠廸則吉宜忖度憑茲作喜易舛錯鳥智人愚非見謔
有鳥有鳥名布穀高喚枝頭村柳緑村老聞聲急荷鋤
趁時耕作還相最東隣西舍催耕遍唉吻苦乾飲水曲
不似籠中雙畫眉巧言但博主人肉

賣匹帛安可期我願拖綾曳錦者常念苐簷忍凍時
有鳥有鳥如輕舟毛衣皓潔名沙鷗穩宿洞庭秋夜月
閒泛瀟湘煙水流將雛命侶頗自得對爾還似逍遥遊
有鳥有鳥名鴻鵬秋去春來期不變成羣飲宿向沙洲
蘆葦蕭騷波瀲灩古人重爾信義敦嘉禮親迎用致奠
如何世人轉不如糟糠富貴分欣厭
有鳥有鳥雉將雛雛兜聲澁學母呼壠上風搖麥浪緑
引雛拾蟲却相逐大堤年少挾金丸見雉此意不肯彈
彈雉雛兜誰為哺彈雛却憐雉心寒收弓擲丸不復看
有鳥有鳥慈烏鴉飛集庭樹聲啞啞聲啞啞引其雛羽
毛翩翩尾畢逋尾畢逋雛亦長烏老更借其雛養母為
慈兮子為孝禽鳥亦識人之道
有鳥有鳥清秋隼獨韻金風利爪吻勁氣猙獰似駿驄
眼疾身輕雙翅敏晴皐一下萬山青狐兎燕雀藏伏盡
有鳥有鳥名黄鵠軒軒霞舉超凡俗矯翮翩躚來玉京
却向太液池邊浴隨仙去後空餘棲入琴彈罷猶思曲

冥冥灝氣恣翱翔引我欲窮千里目
有鳥有鳥雲錦文巴山靈禽鳳所聞的的彩色映日麗
煌煌繪羽翻風新奇姿藻燿欺凡鳥雕籠飲啄為君老
却勝塒頭村鷄鳴瘦立風霜報天曉
有鳥有鳥呈符瑞援毫作歌紀其事伊昔明皇即位初
貝州飛蝗害苗穗乃有白鳥凡數千一一啄啄蝗盡斃
當時姚宋作相公調和燮理稱郅治開元天寶易治亂
玉妃擅寵昭陽殿祿山食人如食禾嗟此蝗兮可若何
安得白鳥大如蓋食此蝗兮安內外
有鳥有鳥志不移啣石填海無已時海却何時滿石亦
何時斷但見羽毛禿爪喙疲咄哉汝鳥尚有志人而
無志鳥所嗤
有鳥有鳥雙白鵰清秋玉立蒹蒲灘踏波緩舞藻文動
澄流照影翩珊珊性情高潔如其色自首至尾無點黑
俗眼欲看看不得
有鳥有鳥金翠斑厥名孔雀產巴山產巴山來帝里屏

張藻耀文明起羽儀為國獻嘉祥不甘戢翼巖阿裏
有鳥有鳥雲間鶴萬年枝上欣所託勁羽梳風意態孤
清聲韻月響深壑常伴仙家丹鼎煙不慮虞人施矰繳
有時灑翮一高飛迫迫天路翔寥廓
觀刈麥
麥苗入夏結穗黃東壠西壠碩且長老農此日走田忙
腰鐮遍割樂歲穰笑看黃雲各成片密莖隨手行行亂
肩挑背負曬簷頭饘粥有餘他不羨呼兒莫逐飛來雀
令渠亦識收成樂
擬杜工部洗兵馬行
長雲不隱關山月沙漠龍堆多戍卒壯士橫戈古戰場
將軍飲馬長城窟長城水寒馬不嘶刀環入夢多歸思
少婦樓頭咽橫笛一聲秋韻臨秋吹吹笛聲高復聲下
驚起庄牀高卧者側身吟望興咨嗟向天長歌洗兵馬
謂天蓋高聽自卑電光倏忽雷車馳雲師雨伯揚青旗
陰昆水族功並施盆傾瓶注遐邇滋洗盡塵氛永息師

男歸其家婦育兒九州安堵樂雍熙壯士勇力亦奚為
欲挽天河安用之

夜卧聽雨憶平郡王

朱明屆候天方永如烘暑氣焦塵境座間揮扇手欲疲
林下乘風吹不冷今朝一雨洗煩囂入夜濛濛萬緣靜
楊柳陰中罷暮蟬梧桐枝上收清影時有匡牀高卧人
一杯芳潤澆苦茗夜涼霜簟好安眠芭蕉響滴殘夢醒
醒後悠悠動遠思思在龍堆連雪嶺如心居士在軍營
年來王事勞馳騁即此清涼夜雨秋行帳殘燈懸耿耿
天心仁愛當優師坐看絶塞狼烟靖百萬健兒歸故鄉
淨洗兵戈只俄頃猶憶去年烟雨中緑簑共泛滄波艇
清宵蝶夢亦偶然人生何必歎浮梗借有好風吹送詩
知君應在三秋領

豐碑行

夕陽返照輝道周驅車古路西風秋路旁豐碑何其稠
森森插笏盤龍虬誰能細考姓氏留但聞土民説所由

明代貂璫威福擅司禮還兼御馬圈秉筆曾標封事題
内操更教昆明戰没後養子不掃墳塵埋此地多無算
當時威燄劇熏人只今草掩流螢亂我聞此語識興亡
秦漢唐宋皆殷監私暱何曾念履霜竊權頓令愁飛霰
勒石猶誇爵里高千年青史誰能逃辛勤汗馬創業勞
大半拋擲由若曹

見桃樹下栽松感而有作

園中種樹羣芳滋幾年榮長紛葳蕤或列山側或傍池
同蒙雨露爭參差阿誰位置失其宜山桃下植青松枝
蜿蜒未放拏空奇甘為翁蔽嗟何辭春日抽條緑葉披
勢高獨占陽和私蔥蘢待到歲寒遲吁哉已過煦嫗時
我欲借問場圃師種植顛倒意何為青松磊落龍鳳儀
山桃弱質人所嗤胡居松上茂蔭垂因循坐令虬枝萎
自古掄才還若茲坐對感慨抒幽思安得豪駝妙手移
或棄山桃付芟夷良材俾沐三春曦他年梁棟誠堪期

同五弟月夜舟歸

湖波瀲灩當秋澄一輪寒浸秋月明上下清光星斗燦
輕舠打槳中流行萬籟閒寂天在水蘆葦點點飛流螢
長空汶寥堪妙會鴈行拈韻欣同賡詩成泊岸松牕卧
還聽沿階蟋蟀鳴

秋浦泛舟

西風拂水煙波緑櫂過寒溪三四曲采采蒹葭颭白花
臨流驚起雙鷗浴雙鷗忽入芰荷叢可憐寂寞餘殘紅
錦帆畫舫披薰風猶憶競渡誇天中轉眼秋湖明似鏡
雲山倒影澄波靜岸柳寥蕭咽晚蟬艤舟月掛孤蓬正

法海寺題壁

百年蘭若雲封戸山僧靜坐絶往還我來杖策尋幽勝
啾啾秋山鳥鳴空山欲落未落楓葉赤乍斷乍續秋雲閒
煙蘿石徑歸路杳孤月已上臨禪關

題秋山行旅圖

疎林葉落羊腸繞淒涼旅況燕山道馬蹄踏月人影斜
炊烟未散霜花曉世人名利紛勞勞空教驚起棲枝鳥

題王諤豐年農慶圖

金颸蕭蕭楓葉落高空爽氣橫寥廓如雲多稼漸登塲
歡騰西墅連東郭白鷺下水烏犍閒池田波靜流潺湲
秋原稂穗雜黄紫乍似春回萬井間刻豚烹魚為翁壽
新梁炊飯香噴口三時拮据豈徒勞共喜西成獲大有
弱婦房中自理機砌蛩唧唧催寒閨可知衣食民生切
辛苦終年無已時

初夏日聞鶯

雨餘新緑林初鎖風傳睨睆聲聲可臨流度陌弄晴暉
柳絲花片紛婀娜何處傷春不忍聽誰人求友最關情
雙柑斗酒兩無賴繁絲孤竹空復鳴參差流韻紗牕緑
金貌半灺蘭烟馥想見芬檐力穡人當作村頭呼布穀

瀛臺木變石歌倣李長吉體

大山穹谷崇且盤山頭鶴駐曾棲仙岑巒嶇嵁扶孱顏
金堂玉室相鉤連雲輿霞蔚吐紫烟含囊靈瑞如陶甄
靈林冥冥冠其巔其幽叢雜多桂蘭是為天宇宅天男

乃有異木鎮厚坤蚖菴杜松非其倫蔽虧天日無朝昏為舟十數皆其孫匠石却顧持斧奔水龍噴泉沃厥根啼蛄弔月星漏痕干雲負霜枝曲卷靈鷁振翅毛羽鮮老桂漫誇吳質眠白榆空足沈郎錢櫛櫛銀雲車蓋翩掛以雙丸繞鼈淵壽比散木已有年女夷不敢司厥權付之圓盖全其天枝離幻作秦女馬會觀木石茲同壇為髮為身一體全亭亭傑豎無比肩暖春生玉疑藍田磷磷爛爛出五源女媧煉石茲尚存傍林插巖絶攀援奇磈詎妨山溜穿五丁不可奪其堅端州石工安足論移來曾受海神鞭五車能上束馬牽都下傾城咸厭觀方壺蓬島資盤桓辭山不戀山木繁瓊臺璿室何丸丸梁邑風叫露掌寒漢唐池館今依然為薪非火悟火傳

蓼花紅

蓼花紅蘆花白緋桃雪梨無顏色草木芳榮各有時韶華一去不復追君不見大禹惜陰爭一寸吁嗟老大將何為

闕山月

闕山月秋倍朗塞楓磧草涼颸生皎皎懸空漠海白沙瑩霜鴈寒聲并闕山月今異昔烽煙久靖田疇闢不似當年戍卒憶家鄉亦或戰場覆沒孤魂魄闕山月昔異今即今秋蒐乘興惟閒吟前車堪作後車鑒持盈保泰惕予心

熱

朱明遞度丹霄上萬籟無聲靜梵響暑氣生侵玳瑁牀涼颸不到文羅幌砌裂苔紋破篆痕戶饒梅潤濕柱磉生憎蟬嘈聒耳煩況復鳩鳴懸念想豈無沈李與浮瓜林園坐啟層軒敞念彼公田待澤久耕犁未舉將生莽笠底老農畏赫曦氷壺那忍獨延爽吁嗟又復夏云半宵瞻雲漢徒首仰側聞上蒼心好生解澤詎久遲長養扶桑湧現火輪紅夜以繼日勞悵怏錦樣三春忽忽過炎炎永晝薰風盪何能習靜學禪師丈室安心息紛攘

望法海寺

雨後西山翠如洗嵐光浮座秀尺咫似聞鐘磬林外鳴
常有雲煙峯半起就中法海古精藍曾遊記得禪關美
風戛松筠紛竽筆霜酣槲柏垂紅紫旋開寶殿鎖琅璫
法王獅座虔瞻禮偶然遊戲探曹溪山僧為我參一指
今朝望裏試重尋昔猶非昔今豈是眺遠閣中一覽時
舊遊法海寺有却供眺遠閣一覽餘清省之句由來不隔彼與此

耘田者

老農炙背耘田苗汗濕田土如流膏廣庭揮扇猶嫌暑
彼何為兮獨不苦獨不苦兮無奈何未見應比見者多
農兮農兮良苦辛慙媿身為玉食人

神仙引

騎龍曉赴三清朝翱翔紫府偕佺喬東遊海上喚太真
重舞霓裳按六么黃鶴赤鸞棲瑤圃神之君兮翩來下
叶一聲長嘯萬竅風幾迴灑涕三秋雨俯視齊州十三
點滄桑屢變增吁感壺中日月不堂堂洞口春光亦冉
冉瑤為堦兮金為室中有至人不可識若把貪嗔癡念

求秦皇漢武求應得

閭闔篇

訣蕩天門黃道開層城十二光回回祥風吹扇旭影來
兩兩列宿排三台五雲耀彩春徘徊迎薰豁達徹九垓
予心如是思深哉無所隱蔽宇量恢出入登進惟賢才

題郭河陽雪山行旅圖

天娥快剪剪薄紈瓊華一夜繽萬巒臨風玉樹枝簇攢
大地變作銀界觀凍峽千尺白龍蟠濺壁大小皆珠丸
嵓岈巉巖那可攀剩有羊腸路屈盤誰與馬背淩兢寒
羸僕戰瘁尤堪憐溪橋滑刺手足攣冷風吹揭墊角冠
名利子也何足歎谷迴路轉茅屋連茅屋有客疑泰安
披卷笑傲忘朝餐嚴威栗烈不可干河陽此法摹范寬

去歲龍沙試秋獵關山月色閒吟遣今宵桂魄還分明
離宮照我無限情誰知幾缺復幾圓暗換今年與去年
前勞逸憑君看

秋夕南紅門行宮對月

去年月即今年月何必視昔空悵然白露瀼瀼衣袂冷
倚楹相對忘懷永

鑿氷放舟

春入湖心氷力弱東風料峭何曾著諺云春風著人不著水鏡掩
鸞光黯欲迷壁剖羊腩分來薄碌碌氷牀聲已收中流
遲放飛鳧舟零澌碎凍不可亂亭臺寂寞榜人愁齊趁
午晴呼什侶曲鈎利戟長柄杵截方裁角片片瑩撑來
仍向氷中貯忽疑銀浦泛瓊珂錦帆飛過太液波不止
凌人載周禮還如漢使窮天河鑿氷已過二之日匪納
謬門典何出朝寒仍復結琉璃侵晨工作衝嚴慄吁嗟
黃頭効勤良可歎瘃手皸足不忍看自今欲戒游觀興
瑤編獨對心神瑩

花朝無花之作

昨歲花朝花燦爛今年花朝花信慢曉來佳節正春中
忽見花旛綴別院瑤華琪樹相鮮新嫣紅姹紫枝頭絢
坐令女夷增光輝何須剪綵陳家媛韶華透漏已如茲

高閣丁丁報銀箭莫嗟晚圃少芳菲會看紛紛亂如霰

十駿圖歌

羣空冀北星輝房天閑十二有驪黃赤汗流赭太一況
叶就中最數萬吉驌龍顥鳳聳誠昂藏驊騮闚虎威武
揚四蹄椀踣騰康莊玉獅子貢自法王超跋躡景馳晻
上叶花間敲句移銀牀俊逸尤讓霹靂驤權奇俶儻孰
能方龍沙一馳殪千狼是為渥洼產中良雪點鵰臂三
冬涼狐兔奔避雉雀惶有驕有驕有驕自在名叶朝驁蜀越
夕齊梁徒傳魯牧駒有皇奔霄荏鐵駛異常不須鞭策
追星芒赤花鷹來大宛鄉磊落獨步驥子英叶翩翩鸞
鳳雲中翔簫雲之駃馴且剛百里底用宿舂糧嗟予無
德御萬邦肯學八駿窮八荒憑乎朽駑刻敢忘來賓用
誌祖澤長金絡玉仗開闔閭田車弗駕坐明堂驅馳樂
圃遊禮塲六龍時乘受天慶

神木行黃木厥有巨木長六十尺其圍卧地蔽騎者弗相見也土人稱曰神木相傳明初建北京時自南方舉致之以其不中繩墨故弗用其皮膚因年久剝蝕視昔為猶減云

孱顏穹谷羌天宇冥靈大椿生是所天地精英神鬼輔化為鄧林疑夸父燕京剏建明成祖搜索室奉為楹柱摭之不中雷霆妬叶虎狼怒齧蛟噩雨千夫舁走日里許夷山堙壑壞屋廡難依繩尺梓弗取横岡偃卧安厥處閱歷歲月殊今古徑類修蛇圍若堵騎人去來蔽弗覩之篆剝蝕蟲與鼠謂云神木神其下叶我聞樗不夭斤斧胡遭大斲辭嶇峿視之柍桭差猶愈材不材間應見汝

雨中焚香泛卧遊書室

霏霏細雨千絲懸滄波萬頃含輕煙沚蒲岸柳濯新緑棠舟偶泛空濛川浮波野鷗梳濕羽亞隄山卉垂幽娟卧遊奚必披圖畫翛然清絶消萬緣宣銅乳爐烏卿熾深深隔火安古錢不須都梁五木品水沉細炷清芬便細參鼻觀滌塵想却憶書室曾忘筌油雲忽來天宇暝灑迥如聞飛瀑泉無色聲香原即此笑伊兀坐求逃禪

素絲行

陌桑甚落成枯杈蓬屋咿軋鳴繰車繰絲縷縷長且白為織吳綾與越紗吳綾越紗薄似霧美人中裙裁紵布殷勤熨貼臨溪浣惟恐纖塵或沾污素絲素絲如君子太初之色通表裏云胡黄黑任人為墨子悲之良有以

觀敖漢瀑布水

我聞奥區天所秘疑信向半今信然浩浩萬里沙漠塞乃有瀑水崇岡懸車塵方苦紛堨壒豁開壺裏别有天侵尋峰岫羅嘉樹漸潤澗谷無埃烟是時仲秋曝晶日忽聞雷聲殷前川坐令林巒失輕籟朗吟清眺萬慮蠲大者明珠小者璣如傾栲栳投深淵虎狼駭走不敢飲下疑千載蒼龍眠巨石横斷無土壤粤生美箭奇而堅山葉紅緑如錯繡無名野卉相新鮮鸛鵠徘徊不忍去鼪鼯時向虬枝穿禹鑿龍門未至此胡乃三級限鱅鰱蒙古相傳瀑水以下鱗類甚夥而以上絶無亦甚奇云吁嘻泉石誠觀止賞咏自我羌誰先匡廬香爐無足喻山靈占此永不遷設置飛觴搦管地混沌竅鑿應難全

射虎行

鬱葱萬木森虧蔽豁開大澤天無際朝嵐忽捲嵽峰烟樹色山光鬪蒼翠初來沛里拜橋山便途較獵遵先制鴈行兩翼圍密合貔旅八旗各標幟太平久經息兵草進退號令習軍事日未移時肩已倦他他饒獲麋麑類乍見白額出林叢鼻頭出火人思刺期門佽飛驟驊騮驅之草淺平川地四圍重排雪鋒鎗負嵎空憶難迴避唐弓夏箭出秦韝命中已決眇眇眥詎與漢將思爭勇歷艱祖訓期無愧耳食書生未目覩橫議涉險鮮防備我笑羽林備過多壹發於菟却先斃昭陵石馬歌

在昔穆王八駿追雲霞耄荒忘返天之涯太乙況漢天馬來樂府曾聞產渥洼勤勞血汗事何有雌黃徒惹詩人口不如漢文却受千里駒吉行五十符陽九周家岐渭始勤農我朝三韓奮跡實彎弓由來受命雖有異艱難創業多齊蹤

太宗馬上得天下房駟星輝天錫騢叶大白小白協安吉故老云昭陵前石馬一名大白一名小白益文皇帝所御也文皇帝體豐而鎧重乘小白日行百里乘大白祇能行五十里云至今立仗昭陵貽石馬遐思我祖如唐宗陵園廟號先後同汗趨嘗傳杜甫句闡揚光烈千秋隆六御今年來故里貞觀遺跡餘荒壘唐壘在廣寧縣城東南相傳唐太宗征高麗駐兵之所

文皇曾亦討寒盟謹按二年以朝鮮毀盟討之拔其都載飛舸於車淩江華島李倧自縛請為臣釋之還并歸其俘獲乘此雙龍渡浿水文綏武服為藩屏萬年正朔奉永清不似李唐東征悔失計仆碑重建思魏徵

所過連山塔山皆我

太宗文皇帝用武之地而吕翁山則生擒洪承疇處也

葢有明末季驟加遼餉至八百餘萬竭天下之

力奉東北一隅未收片甲之用而兵食兩詘人
民離畔我
太祖高皇帝一舉薩爾滸而遼左之業成
太宗文皇帝再舉吕翁山而關西之勢定今因叩謁
祖陵親履其地思經營草昧之艱難爰恭紀其事以示
來許俾念
祖宗得天下之不易益勵守成之志亦以舉其殷鑒明
之鹿亡其必有所以失之之故也

聞黃鸝

川祇今戰氣猶森颯陸血漂杵海屍浮乘潮鴈鶩隨波
鷗一時破竹十三萬傷我十人厮卒儔清流關側擒皇
甫煌煌大業開疆土河山帶礪酬勳庸於鑠雲龍與風
虎乃知
皇天惟德親
桓桓謨烈告後人從來守成事不易殷鑒應思鹿失秦
交則為秦塞則否九重宴安豈宜恃不見吕翁山畔上
將降猶設椒漿奠忠鬼
連山相接塔山峰溝壕壁壘凡幾重以守則固以戰勝
將以勇氣吞遼東增募戍卒號百萬重臣經略操鐵券
朝拜恩命暮縲紲舉棋不定曾無算監軍意氣壯且豪
凌駕朝士如兜曹綿山亘海排鐵騎謂當唾手成勳勞
太宗從容處以暇精兵已伏杏山下金支五色雲上蟠
明卒望見魂驚怕奔走禦侮多英賢投石超距衆閒閒
葉底關關殊未已
霹靂驤歎
霹靂驤者超勇親王額駙策凌所進十駿中之傑出
者也服御多年今病垂斃感物傷懷而作是詩
君臣一德功乃建人心既單必格
天彼志離兮我志合如枯易摧朽易拉不數唐帝美良

天閑十二龍為侶驥不多得聞自古不稱其力稱其德德力雙兼更難覩汝為驥子亶其然久冠驪黄在吾圉北窮鴈塞範馳驅東廵遼海周每膴資汝之力惜汝軀肯教下與駑駘伍騰驤猶具昔年心芻秣頓減瘏其跙耳竹離披目星落向我長鳴不能語嗚呼自今秋郊之獸免佗佗惟有弊帷留待汝

松花玉石屏歌

鬼工磨刀劚山骨女媧乏材補天窟琉璃罘罳失顔色光奪青銅凛毛髮不圓而方崒且光都尉戇直絳侯訥勤思負扆其可忽

蟠龍引 山名前建行宫偶來駐蹕而作是詩

我聞金陵自昔稱龍蟠千秋形勝想像間奕奕瑶光照薊野蟠龍亦得名兹山江南江北不異地天龍遊戲同歸禪獅峯鷲嶺詎獅鷲何如九二見在田南陽卧客吾心企敢誇乘六以御天

青松行

髣髴山行宫内搆書室數楹青松七株森翠當戶留連撫吟興在徂徠之麓矣

冬來萬木辭芳華暗撫時序驚逝波有翁矯矯異凡他不與桃李爭嫮姱迺今本色露些些幾楹書室架嵯峨適看虬影當窻紗怒濤謖起青雲霞岩楓坂榆禁不譁或側而立或坐跏竹林賢者一來過比秦大夫猶為多我來徘徊撫且摩汝誠逸民為我羅會心有在理則那皎皎白駒詩人歌

皇清文頴卷首二十一

皇清文頴卷首二十二

御製詩

五言律詩

春日雨後海子外行圍二首

雨後觀新柳垂絲帶玉珠村村生意足處處早春殊馬
健方堪騁鷹雛未解呼萬家烟火裏簑笠快何如

繡陌連芳嶼韶光十里繁綠深楊柳岸紅暗杏花村時

雨占年稔新晴愛日暄遊觀回勒晚殘照落柴門

東作

東作三春始滋生萬物稠公田平似掌新水綠如油蟲
捲桑桑葉針抽嫩頴頭乘時功力備多稼定今秋

恭和

御製詠竹原韻

藻砌紛青籜芳園滿緑陰最宜時雨洗不礙歲寒侵
宸暇方遊豫

皇情暢詠吟年年常近日清節與虛心

花信風

欲識春來處先看花信風未搖枝上緑已綻蕊頭紅長
養元功普吹噓大造同何須催羯鼓列繡杏園東

鶴跡

曲徑苔迷路幽棲鶴作隣舞階猶惜影步月不生塵印
出留深跡翻將疊軟茵松門未曾掩幸得接嘉賓

春湖涵碧

碧水漾平湖空明一鏡鋪鬚眉應可鑑塵壒杳然無點
點浮青荇雙雙下白鳧春風浴沂水視此意何殊

鏡水荷香

半夜芙蓉雨三間水月樓清香隨處度風景一時收榦
捲桑桑葉針抽嫩頴頭乘時功力備多稼定今秋

板橋霜跡

隔溪亭子逈為鴛板橋通秋老碧天白寒流楓葉紅拂
簾吟夜月著屐步霜風愛此雙雙跡扶笻過水東

萬年松

勁榦挺森森寒前滴翠深依然臨水石即此是山林香氣濛春霧華枝覆午陰瓶梅與盆竹聊結歲寒心

轆轤聲

綠水漲平湖春田轉轆轤耳根鳴斷續眼界樂霑濡漫厭繁音急從觀生意蘇機心緣力稼不與漢陰殊

瀛臺觀木變石

異質傳何代天然挺一峰誰知三徑石本是六朝松苔點猶疑葉雲生欲化龍當年吟賞處借爾撫遐蹤

清簟看棋

松枰消夏日竹簟納涼颸任爾機心密皆吾靜賞時鳴鳴濤泛峽香灺篆縈絲黑白分明看疎簾月漸移

夏日園居即事四首

園有山為郭齋因樹作墻開軒惟欲敞引徑不嫌長淡月梧桐影輕風蘿薜香無心瀟灑客勝地足徜徉

宿雨潤新苞紅蒸一片霞看雲閒藉草愛客緩烹茶坐弄流泉潔眠當皓月斜子西得意句分付與山家

綠竹令人遠青松迥出羣山明眉作畫溪暗帶如分古帖閒來搨名香手自焚晚涼急雨過星漢淡微雲

為有披襟者林風拂面來芙蓉碧沼麗楊柳夏亭開愛鶴閒移榻呼僮淨洗杯往來依石徑半為愛蒼苔

萬壽寺方丈小憩

庭有參天柏階饒匝地花鳥棲喧皓月鶴立對晴霞寥寂鐘魚靜蕭閒山水嘉閣黎公案熟讓客趙州茶

六月七日率王貝勒等泛舟即景

勝地尋幽賞天倫樂事并舟迴芳甸轉雲淡遠山橫新霽田疇潤微風景物清水禽飛上下總是樂生生

己未夏六月恭進

皇太后字扇一柄謹成

玉漏林間度遲遲日正長問安承色笑撫景願清涼氷簟堪祛暑薰風恐拂裳寸忱託輕箑長此效黃香

六月十八日初霽恭侍
皇太后園中遊賞謹成一律
膏雨公田足歡遊禁苑多欣陪
文母御不數漢王歌山向雲中隱舟從畫裏過
慈顏添豫色至樂復如何

月夜泛舟

泛月開輕舫微風送棹歌一輪懸玉鏡千疊湧金波魚
躍蘋花動螢流燭影過猶聞簫鼓急別殿按雲和

雨二首

細雨落還止油雲斷復行當秋著物冷灑迥織絲明溪
口添新漲簷牙續舊鳴來朝直北望天淨五雲城

麥壠緑菲菲秋苗潤更肥因風鳴漸瀝入夜聽霏微此
際方增冷何人未授衣先民憂樂切詎隔九重扉

登賞遇樓疊前韻

為有松為蓋因依石作齋雲烟生砌潤山翠入窻佳緑
野咸供望丹梯即此階拈毫舒逸興至樂傲無懷

秋日御園即景

臺館含秋爽衣衫切曉涼亂荷紅帶紫踈柳緑兼黄砌
草藏蛩語池波印雁行憑欄無限喜千頃稻風香

清河道中

始發清河道將為塞上行看山青覺近問路景如迎風
爽催征轡雲光獵綵旌所思明舊制豈為騁遊情

秋日奉

皇太后口外行園六首

列塞騰千騎三秋駕六飛校蒐遵
祖制問寢奉
慈闈纔纔田車好初初原獸肥金風如有意爽氣襲征
衣

代是熙和候秋當獮狩時風雲森羽衛物象擁旌旗皎
日曈曨照涼颸左右吹近光多父老前道寿莫驅馳

秋原零白露羣鹿應時鳴駭野車徒勝彌川草木平祇
期軍律整無取大庖盈誰獻長楊賦臨風憶客卿

暮色滿平川行宮景物妍砌蛩喧此夕梧月照當年
皇祖曾停蹕孫臣獲侍筵幾多承雨露追想倍悽然
行漏催寒夜銀檠虎帳懸霜笳鳴塞上星斗掛天邊牧
馬聞呼聚飛鴻列陣旋禽荒曾有戒無逸誦終篇
當秋鷹羽疾度塞馬蹄輕目極山川秀詩含草木清天
高雲帶影風勁壑傳聲更值西成好沿途喜氣迎

避暑山莊行宮懷舊二首

離宮對碧岑峭石聳成林壁有曾題字庭餘獨樹陰簾

帷秋日靜彝鼎篆烟沉況是承
恩地能無憶舊心
幻塵同夢鹿佳境似遊仙帆影留雲在江聲共月懸雲帆月舫月色江聲皆宮中別院名也綠窻蛛織網粉壁鳥銜鈿迴首驚心
處流陰忽廿年

除夕立春

餞年兼餞臘迎歲却迎春勝綵裝屏麗盤椒獻座新餘
寒退殘夜韶景入元辰應律敷陽德還思與物均

夏日遊玉泉山羅漢洞疊前韻

宿具遊山興因來避暑頻月光瞻古佛笙韻聽新筠空
色原無二林泉自有真寄言塵俗客到此悟迷津

螢

雨後飛螢出因風散碎光梧堦流熠燿蘆岸照蒼茫裁
句吟清夜攤書卧晚涼那堪當夏半秋意到南塘

望桃花寺

疏山通鳥道間樹出精藍殿閣凝秋靄川原靜曉嵐鐘

聲天半叩塔影鏡中涵尚憶十年事孤吟古柏南

曉月

茅店雞鳴曉烟溪客渡津無須珠照乘博得影隨身旅
況饒千樣長空祇一輪纖阿曾有約萬古助行人

草色

軟茵纔疊砌細毯漸周阿旭照初含燠春迴久孕和帶
烟青罥絮無水綠生波彳亍彳亍出潘岳射雉賦彳丑石反亍恥錄反胎仙
過雙雙印隸科

來青軒二首

松棟久徘徊遐心一暢哉禽言留客住山色送青來宿雨滴岩樹輕嵐拂砌苔緑疇千頃浪是我放愁纔屏風背遠山畫障面平野丘壑靜入吟松篁翠堪把閒雲認岫歸薄霧出楹寫倚檻眺蒼茫遼天孤鶴下

過玉泉

輕籟蕩平林晨烏隱曉陰山葩看野色樹鳥聽幽吟初地因相訪陳題此重尋潭泓俯靈沚藉以滌塵心

恭謁

永陵

追王傳前籍

遺麻逮後昆高山瞻彼作德水溯茲源疆理興家室星辰衛

廟垣幾多瓜瓞感揮淚灑寒原

恭謁

福陵

草昧起

英雄

維皇乃眷東風雲龍虎會日月海天中

帝業千年鞏

山陵萬古崇永維

無競烈繼序矢深衷

恭謁

昭陵

早是

天歆漢何曾鹿逐秦百年經五世一舉豈三旬太室蒸

元宮松柏新紹庭懷積愊展拜此時申

嘗永

敬觀

太宗所御鹿角椅

天然鹿角椅合拱不傾歌製朴

身常泰形端道可思奢懲珊枕伴儉似葛燈遺却憶艱

難際曾無偃息時

除夕

送故與迎新東皇轉化均良宵堪惜惜淑氣始礥礥歲裏餘三皷春歸已一旬流年何以餞思居倍增寅

遊潭柘岫雲寺即事雜詠得詩六首

攀雲尋淨地間樹出祇園息我幻塵念遊茲法海門靈潭徵自古老柘鬱生孫欲擬留詩去詩中無可言

春山綠如洗四面作佳隣默對如如相慙為汲汲人天

香凝篆細空樂韻松頻古衲餅盂淨將無隱者倫

乳竇淙淙注天窻小小懸千松排嶂外一水到齋前遠印雲中岫平臨谷口烟瞿曇無說說鉢裏茁青蓮

憶在天成寺禪房有句留山川原竝美歲月幾遷流龍卧深潭底鳥吟高樹頭閒雲知我意到處分相投

小軒臨絕澗朝暮寫烟霞近席挹清籟虛窓碎白紗

聖蹤餘想像題字走龍蛇松竹清泉皇祖御筆題行宮名也誰演楞伽法能聽倩綠芭

簇簇玉芙蓉嶟嶟當戶濃豈因供攬結聊可盪心胸柏子窓間落石泉堦下淙徘徊遲去騎徑轉尚聞鐘

二月二十七日耕耤禮成得詩四首

昭蘇春氣濃千畝正南縱勸穡倡羣辟

明禋考秩宗輕雲籠旭日殷禮享

先農佇望甘膏沛微衷益致恭

皇考勤農本年年盛典修春郊方淡蕩穡事敢遲留野老披簑笠青壇覲冕旒頒恩勞終畝旨酒美思柔

綵棚周沃壤葱犗服青犁京兆種方布皇州草未萋九三分位次黍稷按東西釀雨雲容好應霑覛起泥

祥風扇盎融金翼影方中閶闔千門啟逶迤一路通心因繩

武恪禮以重農隆蠶館初諏吉勤民此意同是年初命皇后舉親蠶禮

雨後玉泉山三首

宿潤罨林顛澄心對玉泉山花皆喜色薜徑絕塵緣藻

底窺潛鯉枝頭聽午蟬憑欄無限意緑壠正迴鮮
行漏隔花稀山亭坐翠微湖光梳石髮峰色潤苔衣薄
爽林間度濃陰礪外肥對時思解阜不藉五絃揮
西山濯碧螺積翠一窻羅於此賞心遇所欣即事多汀
葩紅爛漫壁蘚緑婆娑詩思今何許剛如雨後波

頒朔二首

閟宮蒸祀罷象魏授時頒舊歲行將盡新年去復還時
和詎可恃日久倍知艱所願周寰宇官清民自閒
試問司天史羲娥移不移璿璣誰可度珠斗若為推六
合車書會千秋道法垂去年重入想崇政涖朝時

恭奉

皇太后幸湯泉

翠輦駐雲莊春暉載小陽靈波暄不凍勝地景偏長數
八稱功德齡千益
壽康不須分別見是水一如湯

韻松軒三首

是松山林中物而書室適建此暮把朝吟且以名軒
誠得遇矣夫不有瑰奇卓犖之材君門萬里不能自
進者乎觸目警心非有愛於是松也
拏空露遠岑蒼翠復陰森靜是有聲畫動為無操琴何
須泉咽石自有鶴棲林悟對寥天一悠然獲我心
讓竹稱君子無松不大夫豈隨春作態直與古為徒勁
幹天邊倚真聲靜裏輸不因人作止信矣德充符
書齋結構新黛色窗窻頻每顧消塵念興言得好隣伊
誰知樹性為我種龍鱗寄語如松者林中漫隱淪

七言律詩

賦得卧聽村村打麥聲二首

夏雨初過已有秋黄雲片片擁來牟暖畦錢刈青莖亂
晴圃勘翻紫穗稠舍隔西東聲拍拍户饒餅餌樂油油
高齋亦識豐年景夢蝶牕頭酒一甌
雉母呼雛隔野塘北牕初啟學羲皇田間錦疊千重綉
壠上濤翻四月涼場圃地喧勘板響隣家風送午炊香

從容鼓腹堯天裡為娓農人鎮日忙

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皇祖實録御訓告成

皇父陞殿恭受禮成羣臣慶賀恭紀三首

寶袱金輿瑞靄盈恭迎

帝輦出乾清

起居本是當年注紀載欣看此日成

佑啟萬年隆國祚繼承四海仰

玻璃盤

棐几無塵罽毯平玻璃盤子伴高清一般皎潔羞雲母

四射光芒突水精巧質非緣周王府周禮天官玉府合諸侯則供珠盤玉敦

嘉名詎數漢金莖幾回拂拭澄如鏡靜對氷心一片明

恭讀

皇祖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并閱圖感成長句五

首

天開勝境比卷阿浩蕩春熙萬物和祇為養

親温清備非闕奉已豫遊過迎涼臺榭依山迤延爽軒

宸極久祇今瞻仰史書新光天黎獻歌思永況復躬承

渥澤人

海潮應月

海疊初見一痕生突兀俄看雪嶺横勢壯百千雷鼓震

信符三五月輪明濤頭逐馬漫天湧浪尾歸舟向海行

偶現色形還寂靜方諸看取水盈盈

恩波

猶憶壬寅三月春隨
鑾方始奉恩綸
天顏近接承歡久
日角時臨賜喜頻在耳
德音猶似昨開函
御筆鎮如新袛緣深眷吾
皇意愛育餘波及小臣
金泉避暑闢離宮行樂還期兆庶同書史研求遵古訓
桑麻藝植愛幽風追陪六膳分銀鱠趨侍三驅躍玉驄
指點圖中當日事
鴛湖何處可攀龍

重瞳

鼓響春音夢裏遷披圖不覺淚潛然詩侔風雅傳千載
畫聚烟霞扃一編爽籟秋風噓大塊雲章星彩麗高天
冷窻課罷頻唫諷回首光陰已八年

題隨安室壁

淨心無礙所居安丈室爭強拓地寬數軸牙籤懸座側
一窻風月入毫端壺中有水閒來點琴上無絃靜裏彈
入夜跏趺還結坐宣爐火活炷沉檀

洗硯

搨罷蘭亭日影移好將龍尾浴清池波漂雲片隨流急
手洗煙痕欲去遲湖上翻沙驚燕子汀邊吞墨飽魚兒
精心拂拭消餘暇還憶齋頭把筆時

聞軍營大捷誌喜二首

旭日揚輝氛沴消光天雨露九瀛朝行問效命嫖姚霍
斗畔推車相國蕭沙漠忽聞收戰馬泮林佇見集飛鴞
勒功一片留何處更過燕山萬里遙
宸章恭洛誦幾回青睞憶
賸有

轅門鼓角萬軍鳴執訊連連繫大營日照三山光四壘
風迴千隊動雙旌已聞魚海全銷燧更看天河淨洗兵
最是王師征不戰金甌永固萬方清

遊蕉園

氷牀聲裏過長湖遠岸人行似畫圖雪覆蕉園松突兀
雲生古殿路虛無南臨太液風鈴語北望瓊華塔影孤
屐齒幾番遊歷處寒林已聽噪歸烏

賦得自鋤明月種梅花

溪畔梅花欲放遲數株分種傍堦墀翻夜月和香動
手握寒根帶影移花信漫愁催落蕊畫楹初有照來枝
何須秉燭尋幽趣舉首氷蟾未墮時

題米襄陽畫

雲氣濛濛暗遠天人家微辨水村邊渡頭風靜帆無力
溪尾春歸浪有烟塔影平臨千畝外城樓高踞兩峰前
瀟湘雨意憑誰識座上猶疑對老顛

雪消

皓素漫空映綺寮春回大地凍全消光凝玉樹寒深淺
水潤蘭階影動搖梅已過時添舊蕊柳將應節放新條
朝來最喜霑濡足指日芳畦透麥苗

冬夜焚香

空林寒噪暮鴉還靄靄沉烟裊博山一縷自來參鼻觀
三千原不出塵寰味餘火冷灰殘處興在藤床月牖間
莫漫丁東催漏箭高齋消得暫時閒

甲寅冬至

南郊恭紀二首

上躬祀

馳道曈曨散曙光祥凝玉輅煥龍章精誠
聖德通
乾貺肅穆

皇儀紀奉常黍谷灰飛方應律雲門樂奏正迎陽微風
不動柴烟直遥望天門闢九閶
一綫陽和何處生重重瑞靄映層城曉光彩映霜花動

韶律春迴朔氣清百福均隨長日至九瀛並奉泰階平
上林已先東皇令殿柳宮梅欲向榮
我
皇考遐棄臣民遽易節序追思
高厚再覲無期子小子夙承
庭訓懋學書齋用是苫塊之次述哀痛之忱中心迫切
不能自已敬成長律以誌終天之慕云
勤勞宵旰
一人心痛念
前徽淚滿襟
顧復深恩難可報纘承丕業敢忘欽堪嗟時序秋冬異
竟抱悲哀歲月深望斷白雲
仙馭遠還思
仙馭式來臨
夢裏雞鳴驚問寢曉瞻帷幔頓生悲
劬勞漫說終身慕

德澤誠留萬古思聆
訓庭前猶憶昔承歡膝下更何時蓼莪讀罷增沉痛繼
序艱難只自知
十月三十日
皇考聖誕辰也歲歲稱觴獻壽今忽於雍和宮縞素將
事痛何如之敬成長律用誌哀忱
率土呼嵩慶六旬歡聲頓歇哭聲頻誰知拜舞稱觴日
忽作悲哀致奠辰
化普寰區咸遏密心傾黎庶共尊親
皇靈陟降瞻霄漢尚懇餘波惠子臣
覽舊作誌懷
芸帷書史昔留連今日拈毫屬偶然剩有憂懷披奏牘
邪餘逸興賦詩篇漏聲滴盡銀壺箭香縷飄殘寶篆烟
輸與昨年瀟灑甚綠窻愛月正遲眠
詠禁中紅葉賦得霜葉紅於二月花
寥天爽氣到楓宸恰有霜枝點綴新色借花欄紅乍染

影依玉砌冷初勻鬱森未許遊蜂集絢爛還教宿鳥馴
更喜西成逢稔歲萬家雨露沐陽春

丙辰十月十六日恭送
皇考梓宮至
泰陵奉安

隆恩殿告祭還京悲慕如疑呼搶欲絶途次敬成長律
四首以誌深痛

過隙光陰歲已週
龍輿朝駕痛難留纘承任重何由報
顧復恩深未少酬
雍邸回看宮闕寂
橋山空對几筵愁
尊親寰宇傾心久夾道蒸黎總淚流
兩行衰柳幕寒烟一路悲風拂綵旃易水如添愁脈脈
燕山不斷恨綿綿未過虞帝巡方載猶少成王享國年
夢裏瞻依仍似昨問安常在

寢門邊
楓葉初丹槲葉黃當前觸目助悲傷
鼎湖冉冉寒空靜
蘆殿凄凄夜月涼憶斷白雲還杳渺望窮碧落轉蒼茫
悲懷長此增沉痛忍別
山陵路阻長
雖是
元宮未閉時可堪無處覩牀帷鬱蔥佳氣千靈護颯沓
松楸萬籟吹
仙馭漸離心未遠歸鞍將去意多遲言旋正值稱觴日
慈容獻壽巵

十月三十日是
考聖誕辰也

皇

十月二十五日得雪

空向
同雲四野望漫漫瑞雪霏微失遠巒出冢壠乍欣占稔歲
節擔還慮怨祁寒飄颻柳岸飛輕絮點綴梅村剪薄紈
最是上林饒景色小春時節玉花攢

冬至南郊

黃鍾應律兆千祥喜見天心復一陽子夜灰飛旋淑氣
泰壇日麗散晴光明禋盛禮稽三代御世鴻猷愧百王
祇祝精誠通
帝載眷予寰海樂倉箱

校 總
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對官修撰 臣 張書勳
謄録監生 臣 蔣大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首二十三 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四百 集部

皇清文穎卷首二十三

御製詩

七言律詩

雨夜詠懷

欹枕城烏喚曙時雨聲漸急漏聲遲廉纖細潤應含麥料峭輕涼欲透帷治理每慙先哲訓憂懷未許侍臣知更闌點滴難成寐萬户饑寒靜裏思

恭題松竹梅畫幅 并跋

埭畔凌冬傲雪株濡毫渲染發清娛松枝翠拂蒼鸞尾竹實紅垂火齊珠香散檀心欺蠟淡花懸磬口帶寒敷作朋三壽微忱切生意長含看此圖

潛邸時讀書之暇間亦旁涉繪事嘗恭製此圖進呈

聖母清玩者松竹取其經冬而不凋梅萼取其凌寒而益茂舒華耀實愛日暄妍蓋用以獻祝也今荷蒙

聖母宣付裝潢仍
命題句於右爰敬述前意並綴韻言藉昔人三友之名
為子臣九如之頌聊效稽拜之忱悃云爾

柳色

嫩綠柔黃取次添勾留韶色細看尖池塘日暖初臨水
庭院烟濃半映簾綺句只愁歌謝韞銷魂誰解賦江淹
禁烟已近頒新火好向村傍拂酒帘

詠牡丹擬禁體不用富貴爛漫並姚黃魏紫等字

葉概花姿天與眞松為好友石為鄰可知氣韻饒羣卉
肯以容華媚主人蝶醉未醒風似麝僧叅初定月如銀
憑軒不雜笙歌賞恐使清標漸染塵

甘霖普降特召大學士内廷翰林圓明園泛舟遊覽即事成詩同諸臣面賦以誌一時勝賞時乾隆三年六月六日也

偶因幾暇事遊觀特許儒臣禮數寬霽現山容凝翠黛
風披水面縐氷紈泛舟共勗濟川訓即境還思力穡難

前日甘霖敷澤遍新詩分賦誌同歡

新秋泛湖

一夜西風催溽暑滿天爽氣送新涼輸將團扇三分冷
贏得平湖十里光野艷沿堤秋卉簇殘紅亞水晚荷芳
輕舟棹入烟波裏愛聽漁歌引興長

秋夜南苑行宮懷舊偶作

再經南苑動秋情別殿宵深景物清最愛寒光窓外映
那無逸興靜中生閒階亂草低螢火古寺踈鐘叩月明
奏牘手批更漏永轉教重憶舊經橫

冬至齋居偶閱舊稿誌懷

靜聽迢迢宮漏長齋居暫屏萬幾忙那無詩句娛清景
恰有梅梢送冷香案積陳編閒檢點志期舊學重商量
灰飛子夜調元律又喜天心復一陽

新正二日召集羣臣於乾清宮賦柏梁體詩朕既首倡又成七言一章

泰交堂陛列鴛聯日暖彤墀淑景鮮祇以賡歌鳴喜起

非誇宴樂沸絲絃觴浮栢葉添吟興筆灑瓊華映綺筵
更慶元正飄六出又增新瑞紀瑤編

九日

菊蕊舒黃楓葉紅重陽還與去年同却驚時序馳駒隙
漫惜芳菲逝水東落帽輸他誇俊逸宵衣惟我積憂忡
朝來縱不登高望萬戶饑寒在眼中

登盤山天成寺江山一覽閣作

兩峰天闢仙壺路到眼江山萬派分樹嵌丹崖空外合
泉鳴碧澗靜中聞緣堦篴走秋聲細裊鼎香飄瑞靄紛
今日身行圖畫裏六塵幻有等浮雲

南苑新衙門行宮即事

南苑重來羽騎馳離宮未御已經時新詩消遣閒中興
舊學商量靜裏知花笑迎人誇得意鳥吟為我話相思
留連不是耽風景却惜年華暗轉移

四月望後雨澤未足朕憂心如焚臣工頗有以春
雨既足尚可無憂者然而無以釋朕懷也越五月
丙寅雨澤既霑命駕進宮見路旁如雲而有秋者
麥田也如油而茂夏者晚稼也乃快然以喜則知
朕前此之憂不徒憂矣既以成詩爰命臣工和之

望漢瞻雲子夜中恩膏忽沛仰鴻濛恰欣渥澤能蘇槁
肯信浮詞為省躬輦度麥圻黃幕幕盼迴黍壠綠茫茫
薰風稍解吾民慍後樂先憂此意同

夏日奉

皇太后幸靜明園

雨後園林景物閒六龍時幸奉
慈顏花迎步輦饒生意峰入窓櫺濯宿鬟隔院疎鐘偏
得得會心好鳥亦關關親承
色笑忘煩暑多少歡欣柳外還

登靜明園古華嚴寺

雨餘曉岫矗新青幾暇時臨翠輦停為謁空王瞻月相
却教飛蓋傍雲扃風鈴常轉蓮花藏貝葉閒披金字經
試問奏章陳積否隔林行漏已泠泠

雨後剪園中新蔬敬獻
皇太后謹成一律
夏畦雨足綠菲菲蓴茁如酥韭葉肥為驗農桑臨別苑
藉方菽水奉
慈闈盤盛烟甲先秋冷手剪香芽滴露稀生意靜觀欣
自得還思發育遍郊畿

初秋偶閒
幾餘贏得片時閒鏡徹波光岱黛染山風挾秋來偏拂袖
花因暑退亦開顏龍蟠户牖松千尺琴響階除水一灣
肯逐物華臨別苑徘徊獨立憶民艱
皇考實録聖訓告成恭紀長律四首
儒臣索筆久摩研
赫濯聲靈信史傳法則昭垂千萬禩
勤勞想見十三年誠孚度索懸橦地象應聯珠合璧天
實録拜觀欽
陟降衷忱可勝凛水淵

實録端惟實政書敢將繪藻飾空虚推車有賴賢全網
折檻無煩芳早除敬凛盤銘
湯刻器試揮薰雅
舜垂裾紹
庭難繼勳華盛幾度沉吟味訪予
詎止刑清政亦清德威惟畏德明明列卿朝退宵書思
野老春深晝課耕共仰
精勤周庶物可知
恩澤沛寰瀛趨
庭早識綏猷本一字書紳道在誠
音容五載隔雲天乍捧琅函淚湧泉
提命無能窺蕩蕩纘承有志矢乾乾萬年孫子欽堂構
四海謳歌被管絃法
祖敬
天心不已千秋徵懿映瑶編

秋日侍

皇太后幸靜明園奉
聖母命敬成長律得佳字
翠羽金輿拂曉排離宮別館到秋佳野花隨
輦如春半行漏依人報午牌霜色風光凝早暮山容水
態罨軒齋
慈顏悅豫陽和暖薄海同傾愛日懷

春池泛舟

一篙新漲漾波明蘸影金絲弄午晴不舍如斯觀妙道
載舟可譬察輿情湖山入畫迎人翠鳥雁當春得意鳴
不是嬉遊廢宵旰每從物理驗生生

細雨

細雨廉纖勢正長清和膏澤被羣芳油雲出谷藏山色
亂點飛空接水光萬頃黃添麥穗潤千畦綠重稻苗香
宵衣對此增乾惕敢恃豐年樂阜康

靜明園即事

樹自青蔥花自妍青山當戶足雲烟遊因避暑常携卷
坐愛烹茶每就泉風度鐘聲來嶺外鳥啼果實落堦前
乘閒更上西崖閣樂在桑郊稻壟邊

途次見西成有象喜而有作

暑雨祁寒苦怨咨金風玉露屆秋時最欣比櫛村村象
恰向征途歷歷知場圃却聽勑亂響原田還看稼多遺
歲豐更切乾乾意肯為從禽志少移

要亭行宮晚坐

一川景物鬬斜陽極目拈題興渺茫平野風寒吹稻黍
遠山日暮下牛羊笳聲幾處梅花落月色誰家秋思長
更箭銀籤披奏牘憂勤那得暫時忘

秋山

秋山雨霽別穠纖觸目詩題逐便拈落葉風前自瀟灑
野蔬霜後更清甜積程遼濶行行遠樹色丹黃日日添
射獵歸來迴望處紅霞猶遶數峰尖

重陽日喀喇河屯行宮侍

皇太后登逍遥樓

禕鞠雲凝瑞靄光離宮侍
輦值重陽檻臨平楚嵐烟淡窓入遥峰樹色蒼遠墅幾
家荒柴閉小橋獨木野流長最欣度節邉關外也有黄
花獻
壽觴

曉日

曉日光寒白露淒馬蹄藉草不沾泥炊烟細裊村帘外
殘月猶懸嶺樹西塞上山川皆畫意途中風景盡詩題
楓林沙阪經行處不數蘇公十里堤

題瀛臺隨安室

隨安者取其隨所遇而安之義故凡勝地虚庭明窓
淨几無不以是顔其軒蓋藉以觸目會心云耳

書室依林俯碧瀾文窓紗綠稱遐觀庭虚松栢泛清籟
坐久衣裳生峭寒觸目有懷皆遠俗忘言何處不隨安
爐烟晝永禽魚適長嘯一聲天地寬

曉行

濃淡雲容石笋尖馬蹄踏處緑纖纖曉來遠塢依微辨
雪後輕寒料峭添未至賣餳思社鼓却饒沽酒認村帘
行吟不為耽風景夾路桑麻取次覘

夜雨寄興

刻漏初催乙夜籌風聲漸息雨聲稠夢回行帳牽吟興
想到公田喜澤流不必綠蕉聽淅淅却因黄幄思悠悠
金吾漫苦征衫濕多少三農卜有秋

恭瞻

泰陵

聖德神功碑告成感成長句

貞珉萬古護雲烟拜覩
羹墻倍愴然
謨烈昭垂千百世
憂勤想見十三年慮周暑雨祁寒際澤溥山陬海澨邊
肯構無能繩
聖武捧盈長此矢乾乾

二月六日

二月六日淶水濱馬蹄踏雪無風塵瓦神社鼓儘隨俗
柳葉杏花俱待春山色一鞭如送客鳥聲數哢解迎人
蕨芽菜甲滿畦綠景物却羨山家新

夏日御園閱詠八首

幾暇登樓暢遠襟喜因南畝足甘霖松篁籟靜青含潤
谿壑雲生翠欲沈魚唼花紅浮水面蝸盤蘚綠匝堦心
篆凝金字澄懷永物理民情獨自斟

霽後園林夏似秋瀼瀼仙掌露華流溪聲滑笏添新漲
山色疏眉入小樓疑有片雲生晚岫誰撐扁舫破烟洲
晝長贏得清吟興不覺雞人報午籌

風槐烟柳綠成帷影度紗櫺午日遲暫向幾餘閒學草
偶因吟罷亦敲碁曲池新漲分魚子碧宇高空放鶴兒
最愛子西傳好句依稀山靜小年時

池塘鼓吹奏官蛙天光雲影供詩料鳥語花香長道芽
溪田愛看新秧茁綠水平疇正好耕
相風金鳳尾當南綠滿文窓生意含晝永花香醺似醉
雨收天色碧於藍行看魚鳥閒來適坐擁詩書靜裏耽
日暮池邊還徙倚一鉤新月鏡中涵

詎樂蕭閒弛乾惕憂心時切萬民家
清暉閣畔幾株松著雨虬枝綠更濃每愛濤聲吹謖謖
綠潤紅澆景倍新尋常行處草鋪茵因鳥鵲花片驚眠蝶
常看蓋影蔭重重軒窓靜對含朝爽鳥鵲歸飛帶夕春
魚傍蒲根避釣人漫擬閒情吟九夏那堪憂思度三春
陸葉山華紛鬬豔堅貞只擬待三冬

公田雨足心差慰生物從知天地仁

喜晴

挈壺蓮漏百花中殿角微傳朱雀風陶朱公書朱雀風主晴千畝
正含膏澤潤羣芳猶喜曉陽烘梳翎鶴立懸崖翠啄浪

魚隨落瓣紅身在九重心苑屋較晴量雨一般同

曝書

裴几水幮晝曝書古香靡馥透文疏難逢爽籟吹長夏
肯使青緗飽白魚謾擬閱情賦鉛塹憑將結習驗居諸
阮家竿布非吾事試展陳編若起予

食荔支有感

炎州佳種號離支巴峽瀘戎未足奇色寫天霞連顆綴
影留閩月帶根移閩中歲進荔支多連樹本鮮摘色味絶佳酪漿雪質無能
比玉管雲箋有所思夢裏不知身是夢還如
賜食寢門時

七夕後一日立秋

碧桐珠露共徘徊無那丁丁玉漏催白帝今朝傳令至
黃姑昨夜帶秋來蟬聲似讓蛩聲急月影依然鏡影開
底事人間兒女子蛛絲棕盒正相猜

青龍橋曉行二首

屏山積翠水澄潭颯沓衣襟爽氣含夾岸垂楊看緑褪
映波晚蓼正紅酣風來谷口溪鳴瑟雨過河源天蔚藍
十里稻畦秋早熟分明畫裏小江南
獵獵金颸溫緑芾迎涼輦上露華流橫橋雁齒廻朱舫
遠浦蘭苕起白鷗禾黍香中千頃翠梧桐風裏十分秋
凭輿喜動豐年咏却憶三春午夜憂

野景

林野蕭疎曉氣寒金風過處草聲乾天高雲影留微縷
水落紗紋作淺瀾雁字寫殘青漢迥馬聲嘶斷緑皐寬
分明去歲邊關景只少楓黃與槲丹

心遠閣秋眺

松栢青青槐柳黃登高把菊作重陽時九月初六日卧楹寫霧
軒窓迥飛觀圖雲翰墨香簷鐸風聲傳梵唄稻畦秋景
貌江鄉吟餘試看前春句樹影依然上粉墻

今年直隸秋收倍常憑輿有喜因示接駕衆官

撫字心勞我爾同西成欣閱異車攻應籌教化緣加富
莫弛憂勤恃屢豐路不拾遺非郅治路不拾遺美政也而有偽為者故云

野多滯穗始淳風清時詎貴催科巧休養還期盡乃東

曉行

秋日懸清麗太虛鳴鞭颯爽拂衣裾野花綴露溶溶潤
村樹經風漸漸疎人指青帘尋酒貰鳥銜翠羽帶烟梳
詩成不用奚囊記付與橫空雁字書

落葉詩六首

落葉因風不自由故枝好在恨難留傍崖已分填黃土
臨水何妨付碧流笛裏江城梅五月琴中沙浦雁三秋
人間別有傷心處逐客離妻一樣愁

綠褪紅稀綠更紅當前幻色總成空生憎雜沓來飛鳥
真惜飄零類轉蓬桂父謾誇歌絳雪桃娘直欲嫁西風
輸他松栢丰標在獨立青蔥晚籟中

逐霜含吹本無心古寺空庭趣轉深月下半床還訝雪
風前一樹不成陰獨憐辭幹驚烏寐詎類迷叢有蝶尋
陸賦陶詩批點過千秋誰是最知音

吹萬寥刁越樣殊千林隕籜只斯須即空即色叅生滅
是耶非耶若有無用漢武帝落葉哀蟬事夢入華亭同怨鶴歌傳
夏口類栖烏憑誰倩得荆關筆寫向疏峰四五株

金飈玉律近如何拂柳飄梧力轉多光逗一林湘渚月
影搖千里洞庭波芳心已盡思前蘗生意無能續舊柯
蠟炬春蠶差比似黃姑誰道隔銀河

無情殘卉却知秋最動騷人感賦愁詎擬推輪生大輅
果然落葉起龍舟見宋史樂志帧頭自是誇倪范洞口何能
致阮劉莫認釋迦拈不起由來天地一浮漚

登盤山作

金根遥指碧雲隈磴路林扉迤邐開石裏流泉聞不見
烟中飛鳥去還來南臨薊野耕桑富北枕盧龍關塞恢
詎比登封誇豫大每思山木毓良材

冬日瀛臺即事二首

禁城雞樹曉烟凝谿壑天然偶眺登積素墜枝全作雨
懸流落澗半成氷丹樓翥鳳三洲外玉殿疏龍五色層
淮浦災餘籌卒歲肯因清晏釋心憑

馭娑青驄踏玉華鏡中軒閣列仙家步來梅圃疑新畫
坐久氷床當小艖屈戍祥風浮篆細翬毯晴靄入簾斜
天心來復誰知覺有腳陽春已動葭

正月初十日立春

青帝重閶當曉開銀蜍朱鳥共徘徊簪来勝綵三朝復
數盡階莫十葉纔豐澤摘辛堆玉篕
慈寧獻壽捧金杯漫言閏月遲時令試看韶華衮衮来

建福宮新春二首

禁城景物報和韶初轉寅方玉斗杓漏洩春光梅破蕾
招搖風信柳拖條池心鏡面氷將解墻角銀根雪欲消
振撥詩腸量多少新年覺比舊年饒
照壁熊光燦九華祥烟濃作赤城霞土牛新看牽春至
綵燕初飛掠曉斜臘雪猶然戀鴛瓦東風全不發綾花
願將建福宮中福錫與寰區萬姓家

御園仲春二首

柳塘靄靄曳烟梢竹埭森森笑筍勹新水蔚藍魚涉凍
遠林縻綠鵲營巢無邊生意歸芳甸有象清明繪野郊
小閣攤書玩周易體乾時復九三爻
春寫園林燦綺窓流澌已解漱琤瑽縱養花天氣遲蓮漏
擘柳風光裊羽幢別院漫催排宴賞甫田旋念肇耕耨
幾餘只有詩消日篆灺蛟爐燄吐釭

詣

暢春園問安

鏡面湖光淡漪春雲容山態已宜人鳥眄魚頡清明候
鸞影猊烟長樂晨遲日有心徐入座軟風無力不生塵

王母一棹蘭舟達玉津

春日泛舟過北遠山村二首

山容染黛水澄泓面面江村畫意迎遲日暖烟臨上已
輕陰微雨釀清明沿堤草色無中有拍岸波光坐裏行
最愛鱗塍方脈起扶犁叱犢一聲聲
揄火村酥野塢邊物含春意也嬋娟疎峰罨幕桃蒸綺

遠浦迷離雨作烟手卷畫中開別業水車聲裏過前川
敲詩饒有廛農意不是尋花問柳船

春日同誠親王和親王遊宴御園作

雨歇芳林萬綺紛緣溪紅映碧波文欣浮桂舫同追景
何異芸齋共樂羣百和濃香熏艷卉數峰輕縷帶歸雲
今年膏澤叨靈貺敢懈祈年夙夜勤

聽唐侃彈琴

仙籟琴名平張梧几橫澄心試聽指絃聲古風猶見巢兮

燧哇律都刪琶與箏蟠蓋幾株吟韻謖垂虹百尺掛川
晴愧予未解南熏慍領取春溫和且平

初夏靜明園

法海寺名東頭西海西湖山佳處似蘇堤雲中古寺紅遮
樹雨後新苔綠滿蹊愛看黍疇牛撥壠儘教松棟燕銜
泥倦遊得句鳴歸櫂一帶橫塘烟水迷

柳絮五首

綠雲紅雨日逡巡又見楊花點玉津未譜豳風歌七月
却看北地殿三春紛如道韞詩中雪汚比元規扇上塵
每對清和賦雲漢長空宛轉越愁人

沿塘田首憶生稊倏忽輕棉黷欲迷試看逐風真蕩爾
可知辭幹泝愁兮烟中絲裊宋家殿浪裏鶯流蘇氏堤
誰似參寥游物外禪心灰盡喻沾泥

簇砌鋪阿色似霜從知駒影迅堂堂披裘無鄀王恭老
泣路應憐阮籍狂灑宇飄颻迷蝶舞入池喁唼惹魚忙
花天月地粘還滯白白紅紅兩不妨

簾櫳亂撲恁零霏王謝應勞麈尾揮瓦雀崔牛鷁書案膩
河豚欲上玉刀肥團風湘浦疑柑點映月秦樓訝雪飛
獨有村民思麥雨好將迷谷擬天衣

春田南國恨何窮別緒離情滿碧空未必猖狂如浪子
每看搖落讓雄風下幃雅稱觀周易縛帚應須命越童
不似武陵源畔樹糝波餘得一溪紅

立夏

習習薰風拂面來南訛平秩驗恢台輕棉脫盡人眠柳

規葉圓成鼠耳槐花裏遊蜂衝雨去溪邊狎鷺度雲廻
忝疇麥隴皆需澤誰管韶華暗已催

讀資治通鑑綱目

低押湘簾緑影斑時披青簡度幾閲千秋不盡興亡故
一念惟爭敬肆間功繼麟經誰復並文如遷史尚須刪
獨予鑑古心恒惕俗慮塵緣未許攀

御門日雨二首

夜聽滲瀝滴井桐連朝膏雨沐新叢
宿雲時復潤階簾粥魚齋鼓尋常聽樹色山容取次拈
皇穹二年蘇澤差如願萬國關心敢息躬望去長空霏
霂霂脉歡來大地解蟲蟲常人漫苦巾車漬後樂先憂爾
我同
明旦乾乾凜亦臨憂從春杪到而今已欣若藥瘳時疾
剩有殘題憶昔年樹色溪光成靜賞花香鳥語絶塵緣
信是為霖沃朕心柳外亂珠隨浪濺簷間細溜帶烟斟
旋臨勤政咨時務郅理遑登媿古賢
侍臣莫擬張韓賦齊鄭猶然待澤深

香山示青崖和尚

對茲衣紫者山人却欣觸目皆無滓不必談玄始遠塵
坐久蘭烟消篆字禽聲樹色總天眞
峰含宿潤黛螺新一脉曹溪試問津憩彼來青之梵室

樓雲樓二首

爲愛巉巖架木居風潭清泚朗吟餘泉聲入聽涼苔砌
山色迎眸卷綺疏性癖烟霞聊復爾從心依谿磬偶相於
晚來松棟歸雲宵不遣微鱗皴太虛
峰圍堂背竹捎簷雨後新竿幾個添佳景自然來座席
宿雲時復潤階簾粥魚齋鼓尋常聽樹色山容取次拈
更喜麥疇青意好千家餅餌望中忺

題瀛臺舊書舍

精舍遥看渚嶼連依然書帶緑窓前那無逸興如今日
剩有殘題憶昔年樹色溪光成靜賞花香鳥語絶塵緣
旋臨勤政咨時務郅理遑登媿古賢

六月十九日立秋

是日熱
只道光陰過閏留却緣過閏迅如流炎官後陣猶騰熾
白帝頭銜已報秋蛩語漸從朝露絮蟬聲多向晚

風收司天謾進豐年驗 每逢節候欽天監占風以奏 未至西成詎解憂

七月初八日因往盛京叩祖陵恭奉皇太后始發圓明園作

虞采綏旌次第排金風湊爽滿天佳王途于邁高秋浮帳殿承歡

愛日諧望裏關東多王氣行經塞北暢清懷綿綿寶穡秋成近觸撥吾悰詎有涯

關外山田

關外山田盡作梯漠南風景似江西水流野澗全無汚谷轉荒村別有蹊樂事食瓜兼剝棗生涯炊黍更蒸藜百年赤子經休養物土耕桑六合齊

楓二首

乍見新紅三五枝停鞭還為立移時吟丹自我償詩債近作有楓林檛阪遲詩約塞上重吟一片丹之句 突緑看伊入畫姿松栢有心原共秀李桃無色敢爭奇千秋知已應誰是只有司勳杜牧之

匪同烏鵲嘆無枝一例寒林却耐時絶勝衰楊翻葉態還如老菊傲霜姿嫣紅不數江花好赬紫唯應塞樹奇自是山靈儀衛肅樵蘇誰得斧斯之

詠楓再疊前韻二首

朔地依然越鳥枝恍如霜落洞庭時滑稽重憶吳江句衰謝誰知漢苑姿百歲為人應是幻千年成虎已標奇丹青天巧能渲染不藉名工顧愷之

最喜重吟絳雪枝酣紅猶讓昔年時詎因改緑訾無節却為施朱發妙姿平抹如看霞外影常酡似飲米中奇千林秋色知多少欲向山靈一問之

野村二首

野村臨水復依山鹿柴蝸居鎮日閉婦女溪頭浣衣出兒童牛背唱歌還年年黍壠常遺穗夜夜柴扉不掩關更喜秋來羊酪美篘成新釀共酡顏

河橋迤邐接旗亭八月霜遲草色青黍圃荳場今樂土
黄沙白骨古嚴坰看餘畫幢何曾捲興至吟鞭輙為停
試問從來小隱客幾人不負草堂靈

秋蒐雜記詩五首

歲長九月有青蕪共道常年似此無盛京早寒今歲過閏猶暖誠異事也
霧斂馬頭山逼面霜凝谷口樹粘鬚射熊何慮先升木
待兔焉勞更守株赳赳羽林羣命中詼談却笑紀昌弧
長白遥看數點青雞翹五色韻旗鈴騰驤八駿來天廐

環拱羣峰據地靈黄艷鵝兒新剪褶綠輝孔雀側拖翎
朝家武備千秋獨太僕空傳效展軨
峰標木葉鬱崔嵬水漲松花淨沲洄萬騎雲屯隨豹尾
三秋風景異龍堆周詩底用誇麋友晉賦無勞藉雉媒
更剪銀檠吟七字屬車賡和有鄒枚
連雲峰影自婆娑雨後新看矗黛螺黄幄背風依樹障
朱旄面日出巖阿合圍麋鹿愁飛羽出隊狐狸駭獵猧
薄暮旌門鐃吹奏海青雲裏捉天鵝曲名旌門鼓吹常奏此

虎韔騂弓越勁秋平岡草淺騁驊騮雁行狗監牽絲鞚
馬上鷹師臂繡鞲風漾鈴聲金替戾雪開峰面玉雕鎪
批麻丙夜斟民事詎為從禽蹔解憂

望葉赫舊墟敬惟我

太祖高皇帝以十三戎甲奮迹於此復讐服衆遂成王
業謹賦其事以示來許
寒盟由彼義何甘甲士當時祗十三自是
天心歆

日角幾曾虎旅藉犀函折衝底用稱韓信決策無須聽
耿弇
創業艱辛千古獨垂衣敢恃面臨南

御崇政殿

碧海曈曨曉日昇金猊風靜瑞烟騰元孫黼扆兹重御
列祖威靈實式憑
六世繼繩惟敬畏百年含煦被黎蒸守成開創何難易
只有憂勤與日增

十月朔日宴宗室羣臣於故宮

曈曨海旭麗銀鋪宴擬橫汾湛露濡舞馬不須誇紫燕
煎沉常自裛金鼎有椒共慶如茲盛無酒何妨謂我酤
更喜皇州頒歲朔小陽春律正昭蘇

夷齊廟

廬龍孤竹城夷齊廟在焉史稱夷齊耻食周粟餓死
首陽詩云采苓采苓首陽之顛疏謂在河南蒲坂而
莊子則曰首陽山在岐山西北曹大家云在隴西元
和郡國志謂首陽山在河南偃師說文又謂在遼西
則是首陽凡五各有證據而其為夷齊餓死之處則
一也將孰之從惟遼史所載營州隣海軍下刺史本
商孤竹國今之盧龍即遼營州地也爾雅所舉孤竹
北戶注謂孤竹在北周時幅員不廣其以此處為極
北固宜然則說文所謂首陽山在遼西者此為近之
殆以詩在唐風而叩馬而諫當武王伐紂之時由是
岐隴蒲偃皆附會其說耳夫夷齊清風在天下何處

非首陽豈爭疆域乎冕旒而墨胎以祀者尤非其志

因係以詩而考其說如此

軒冕泥塗是本腸肯容儒雅汚冠裳薇芩依舊西山岵
頑懦羞登夫子堂只為心慙蹤異武敢將口實罪歸湯
豈爭隴右還蒲左天下清風盡首陽

將至京作

曈曨晴旭麗華旗展謁回鑾奉
聖慈樂奏上回多喜意禮將長至肅親祠田逢秋有酬
農苦人覺途遥嫌馬遲三月徂東異三載孔嘉新舊乃
如之

詠爆竹

軋軋平原凍草萌郡教非夏以雷鳴春從和朗聲中報
人在吉祥烟裏行仙木駢羅增氣色飛霙借助散瑶瓊
東皇鼓吹連宵發百福昌昌入鳳城

新春恭奉

皇太后駕幸圓明園二首

柳眼花心各待春傳言青帝駕青輪香霏寒圃飄金粉
色轉晴絲惹麴塵最愛風光迎午夜却離宮闕未由旬
庾信詩注支僧載外國事由旬者晉言四十里也 王溥凍解琉璃滑恰與陽和
布澤勻
誰道仙家別有京依依
愛日永蓬瀛鳴春鳥擇昌條語畫水魚穿嫩藻行炬為
迎蟾蓮萬朶梅因餞臘玉千莖芳年合有新詩咏物物
春臺總向榮

春曉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頴 卷二十三 三十一

輕寒覺透薄羅帷寂寂琴齋春曉時半榻清閒聊復爾
一天韶麗付伊誰禽聲不辨閒關語花色纔添四五枝
我是宵衣籌治者那能高枕鎮吟詩

二月二十二日清明

花昌鳥眄日逡巡誰寫韶光一例勻二月已過三月節
三分却判二分春綠雲罨柳斜臨岸紅雨霏桃暗洗塵
嫩酪新烟都負也只餘憂緒入懷頻

午日詣

暢春園問安

蒲岸荷洲泛玉津
銅龍雙闕問安晨祗因憫雨遵
慈訓未敢稱觴答令辰 自春徂夏尚未得霑足雨澤
朕恐懼惴慄莫知所措夫以朕之不德上累
母憂勞遑敢以節序酒食之餼盡承歡之小節乎 聖
帽龍舟閱浦溆綠枝虎艾綴楣板分明舊歲端陽景饒
有新愁薄念頻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頴 卷二十三 三十二

甘霖既霑詣

暢春園問安仰慰
聖母望歲之誠并成長句恭誌
盛德
自古祈年廑陛廷幾曾
步禱見慈寧承歡滋愧心無那破悶真知雨有靈
膝下先陳多黍潤階前更喜散萱馨稱觴始得申衷悃
遥指南山入座青

清音齋

曠宇徘徊獨暢情耳謀目觀兩無營山如淨體無餘淨泉是清音中最清竹裏數篇依籟讀溪邊孤艇破烟撐近來稍得愁眉解露色風光卜順成

荔支至頒賜朝臣因而有感

閩中佳實秋前到相對年年有所思酬節祇供原廟薦承恩非復寢門時飛來嶺外炎風送斜倚欄邊揭露垂料得擎歸舊鴛侶幾多歡喜幾多悲

九日登高

性與秋光自覺諳登高此日暢幽探荷衣已破無從補楓頰纔紅尚未酣恰好得詩教鴈寫不須摘菊倩人簪晚來靜坐寒窓下即景頻頻惕九三　是日為乾隆九年九月九日云

天成寺撫觀乾隆七年遊盤山記因而有作

虛窓曰啓曉霞流人在層巖最上頭詩句偶拈今日暇風光宛似昔年秋泉淙澗底琴音寫峰倚天邊畫景收

獨撫穹碑參結習轉教心悆重來遊

幸翰林院錫宴賦詩復得七律四首并示諸臣

歡騰芸署小陽春此日崇文引席珍顧我慚為房杜主豈伊獨數馬鄒臣石渠典故應增舊壁宿光華更覩新影麗花磚爭到八儘教霑醉酒三巡

瑞旭曈曨靄扇鸞筵開翰墨會衣冠五車四庫從來紀劉井柯亭取次看玉版揮毫盈鳳沼花資賜茗擘龍團濟川自古資州楫便欲因尋學海瀾

昌辰天禄集鵷聯欣詠斯干小雅篇鳥革翬飛齊君子誦詩講易共高賢光凝黼座垂華藻篆繞猊爐散瑞烟咫尺玉堂清切地底誇瀛島説登仙

百年禮樂慶昭融保泰常持惕若衷漫以新詩鳴豫大誰將忠告贊欽崇傅巖夢賚應無藉唐室賡歌訝許同心喜百僚知我意不將高議詡升中　按唐書張説倡封禪議帝召説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云云故其時諸臣詩中及升中及將陪玉檢泥之句夫以崇儒之雅舉隱遂滿盈之私志非朕所取惟有兢兢業業與日俱長頌不如規我君臣其共勉之

清秘堂偶題

崇文稽古豈虛名翰苑維新此落成羣彦數過十八會
小春暖湊一天晴冬池淡泊猶澄鑑夏屋徘徊獨暢情
盆菊無言應有意自慙疎散也登瀛

十月二十七日幸翰林院賜大學士及翰林等宴
因便閱貢院乃知雲路鵬程誠不易易也得詩
四首

翰苑瓊筵酌令辰棘闈來閱鳳城闉百年士氣經培養
寸晷簷風實苦辛自古曾聞觀國彦從今不薄讀書人
白駒翩翮羽傳周雅佐我休明四海春
盡道文章接上台菁莪樂育濟時才千秋得失非虛也

咫尺雲泥亦幻哉若有淚眶啼桂落那無笑口對花開
鳳池多少簪毫者都向龍門燒尾來
萬里扶搖正翮摶飛龍利見豈為干志賢聖志應須立
言孔孟言大是難見說經綸推國士從來桃李屬春官
但令姓氏朱衣點那惜三條淚燭殘

皇清文頴卷首二十四

御製詩

五言排律

御賜書經傳說彙纂恭紀二十二韻

帝治布寰瀛天心佑永清奉三宏建極得一允居貞禮樂觀明備詩書悦性情石渠掄碩彦天禄聚羣英謂是典謨語由來齊治程先朝曾纂輯今日重修明諸子收精粹羣言費品評孔門傳伏氏漢代著康成自合抽絲細非如聚訟爭紫陽經校定仲默幾研精多士承明命儒臣殫悃誠午窓几上列乙夜案頭橫幾歲青藜照逾時全璧呈奎文光有蔚聖語奥難名非僅箋蹄得將俾天地平惠民符保赤卜相法調羹佑起明良盛栽培宅俊宏千秋傳治典萬國仰躬行喜荷縹緗賜恩叨雨露榮臚陳明國是往復繹歌賡識淺難窺秘心虔等捧盈從知文治化海宇慶同聲

九日講武恭紀

四海徧雍熙三秋閱虎羆代當全盛際節應大蒐時日月中天麗旌旗曠野麾軍容森甲冑坰牧物黃驪爽氣浮仙仗卿雲映御帷虎賁爭蹻蹻戎御盡師師拂劍霜華動彎弓月影披馬嘶黃菊野鷹過白雲陲組練生光焰衝鑣中式儀九宮羅畫戟六甲載雲旗舞鍔遊絲裊穿正閃電馳古來歌七德今日炳重離聖治輝千載天威震四夷鑾輿歸紫極扈從詠周詩

闕里祭器新成

賜觀簠簋鉶登豆爵六色恭紀八韻

代啓文明炳崇儒聖道光

皇心欽日月禮器備宮墻舊譜稽成式新圖發尚方斑
斕紛有耀簠簋列成行
頒示來三殿傳觀遍兩庠涵光呈玉質絢彩燦金相萬
國同文軌千秋肅典常從茲先後聖一揆頌吾
皇

石髮

帶縷浮春碧漪漪貼石初隨波翻髻亂依藻漾流舒綠
水供朝沐輕風當晚梳影窺慚浴鷺絲蔓礙游魚鏡裏
青春永仙家甘露虛何須嘆霜髮即此萬年餘

恭奉

皇太后恭謁
孝陵
景陵敬成長律

扈蹕馳千騎鳴鸞駕六飛紹先思
祖德色養奉
慈闈爽氣催征轡霜花散曉暉有秋歡里巷鼓腹遍郊
圻松栢森元路雲霞護玉衣鬯圭承凜凜
冠劍仰依依言念開千古憂勤萃萬幾維清欽陟降瞻
拜重歆欷

南苑大閱謁元靈宮宮是
皇曾祖世祖章皇帝建也敬依
皇祖聖祖仁皇帝韻以誌敬仰之忱時冬至月朔日
閱狩金輿駕鳴騶赤羽翔千官分鷺序萬姓仰龍光雪積
平原白泥鋪御道黃翠華來別苑初地散天香杳杳靄雲
殿虔心禮素王若臨欽在上作極愧惟皇祇以紹
生路蕭森松泛涼星辰圍斗宿丁甲護虹梁屏念瞻瑤
穹蒼文德猶慙未武功不敢忘蒐苗遵古制逸豫戒禽
荒簇簇雲屯盛悠悠霧旆颺一陽初應律三白已呈祥
漸覺條風扇新添麗日長覲揚吾未逮布治願平康

庚申仲秋丁祭
先師孔子

法

祖恢文德崇儒禮

素王晨光開輦路露氣浥旗常寅祀心恒凜丁辰日正

陽皇皇陳禮樂肅肅對宮牆言念百王後身登

夫子堂君師誠有愧仰止志方長

恭閱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

世宗實錄聖訓告成敬紀五言排律二十四韻

豐沛貽謀遠

天人應德同明網方掃地

帝顧實維東用淨欃槍氣徐開閶闔風麻凝

皇有極德厚

祚無窮開創駕千古驅除僅一戎三韓恢舊業萬國仰

重瞳爰布明堂令方吹嶰谷筒順時敷異命馭物凜

乾衷往者滇南亂曾煩八陣攻運籌盡伊呂奮力總羆熊

奏捷憑邊將

頒恩自法宮平成歌

聖德熙皞戴

神功道洽陰陽序時清禮樂崇詩書延俊秀

恩澤被昆蟲茹拔交成泰芒銷象應豐戎行甲沽酒村

婦乳孳童六十一年久

皇王帝治隆春秋旋氣運張弛協

蒼穹日昃猶

勤政民安更省

躬懽呼遍白叟聲教屆烏蒙緬想承

光烈端維予幼沖紹

庭勵初志推斗賴羣工成憲猶堪鑒孚誠或可通永言

欽

陟降勝似拜崆峒

辛酉仲春耕耤

布政宜敦本當春乃勸農良辰耕帝耤膏雨遍畿封葦
路華旌映城闉瑞靄濃
明禋先致享
神格益滋恭耒耜青箱列公卿法服從三推親竟畝百
室願如墉
皇考貽謨烈齋宮著肅雍無須陳夏諺即此仰堯蹤

三秋時序萬寶告成命駕出口巡狩遵
祖制也經過州縣百姓扶老携幼歡呼夾路閭閻之間
戶有蓋藏場多稼穡深愜朕志爰下詔蠲免田
租以示嘉惠元元之意
武備由來重時巡意更深當秋排法駕豫日足甘霖旭
耀旌旗影風傳鼓角音停鑾問農事獻曝見民心戶有
倉箱積人多樂豫吟輿情猶似昔
祖德到于今解澤心無吝紹
庭志倍欽茲行當黽勉詎止為從禽

常山峪行宮

憶昔髫齡際趨陪
聖祖前於今巡幸至駐蹕故宮邊湛露曾叨澤含飴想
侍
筵秋風悲此日軒屋尚當年鳥語如懷舊花香故逞妍
恩勤終古慕承顯一身肩

再疊前韻

經國猷垂後承家志繼前三秋修武備萬乘閱嚴邊勝
地停鑾御離宮啓玉筵欣逢無事日喜覩有秋年插笏
峰爭秀披圖景鬬妍永懷
無競烈景仰懼難肩

至博羅河屯四十八旗諸蒙古王等來接

天恩歌有歲
祖澤賴無窮巡狩三秋日趨承萬里風歡聲毳帳合佳
氣幔城通來享同遐邇咸賓混外中誠輸陳厥篚燕賜
詠敦弓永念覃敷慶懷柔倍惕衷

散館試庶吉士賦得春蟄蟲作蔪得咸字

蟄事當春月辛勤婦女咸候時鳩上下入戶燕呢喃松火燃村舍傍桑採谷巖浴川身乍潔食葉口方饞起箔新蛾長承筐素手掺三眠類慵懶入蔪似封緘漫比抽思巧堪知為政凡新絲還待賣慙愧著袍衫

賦得望雲思雪意

同雲方出谷釀雪欲漫空未辨瓊英白先藏羲御紅流恩歸橐籥協氣漸沖融潤逼梧堦側香田梅塢中停驂祝屏翳節王侯豐隆望裏寒原肅祈年願不窮

賜江南總督尹繼善之任

淮沛今何似災餘不忍言邇來闕二輔誰與辨三殽敢封章少遙聞晝漏稀敢期誠意假因驗道心微

避暑山莊為

皇祖臨幸最愛之地亦孫臣受

恩特深處也八年秋謁

陵便道駐蹕數日曷勝今昔之感詩以誌弗忘云

軒墀敞

和氣當春洽甘膏傍晚零初飄千點白乍失萬峰青妙洗桃心膩平添杏蕊馨新疇渾可望疎竹却宜聽生意資沾溉烟容接宵冥漲痕侵碧沼綻蕚照紅櫺樂豈緣花圃情應寄麥町欣承

明賜溥惕若對圓靈

賦得折檻旌直臣　五言排律八韻得交字　試翰詹諸臣題

玉繩低鶴禁朱鳥煥螭坳鸞扇非烟散鴛班委珮敲佞臣方唯唯直士獨嘐嘐自具松筠操難容涇渭淆攖龍鱗豈怯折鹿角曾摻奚用檻重輯還同罟不拋納忠餘宿將介節嘆征茅企想都俞世盈廷喜泰交

夏至齋居即事

蒲扆遷常座明堂闔左扉撫辰懷嬗代勅命凜時幾北陸將依晷南薰漫叶徽蕩暄風習習燭鬱旭暉暉齋處遐觀在心憂夢想存勉伊經畫策為我活黎元

雨

御園草樹靜高原遊豫思
仁祖庥和逮孝孫
橋山將酹爵玉館此停輶卷畫山容在修蛇電影奔禽
言欣客至蛩語訴秋繁堦篆苔紋暗碑詩釵脚存
聖踪猶可想衷曲向誰論倍切乾乾志虞孤
覆載恩

靜夜讀書

虎帳無多暇書林趣轉嘉研精當夜靜息慮忘塵諱別
是中秋景依然舊月華陳編同汲綆精義喻披砂燄結
銀檠燭香生玉椀茶何須吟出塞四海久為家

興京

姬室于豳日炎劉起沛時
一人方締造四海遂為基皇澗猶然在皐門尚可思屏
藩堪示固宮室不言卑往者爭雄際同歸
出衆姿秋風經故國膏雨遍新陂父老迎鑾馭材官衛
羽旗初來猶切切欲去更遲遲言念
皇圖纘端維
厚德垂凜乎同御朽告我後人知

過廣寧望醫巫閭山恭依

皇祖聖祖仁皇帝元韻
海旭凝螺黛罡風削玉蓉靈奇經覽乍
聖蹟躡尋重過客羣停轡仙人迥矗峰是山有仙人巖
北鎮廟諸奇勝徒思山側徑未撫寺前松萬古為幽鎮千秋溯
舜封崇功標地紀秩祀偶天宗載辟疑騫鳳巘峘突逴

龍盈眸欣積素步馬遲要朐

山海關恭依

皇祖聖祖仁皇帝元韻
取豫嚴扃鑰思蒙拓海邊耕桑三輔接形勝兩京連羽
衛初冬度期門曉漏傳
橋山瞻此日
龍步想當年列巘餘晴雪遥林散曙烟迎眸渾似畫撫
序正為權事異九封谷心期舟濟川拳思在德大訓

更昭然在德誠非易臨風更慨然皇祖詩句也

澄海樓聯句

乾隆八年十月十六日自盛京蕆事還京道入渝關登澄海樓望海雪霽千峰波明萬頃天容海色洵屬奇觀時張照梁詩正侍從因與聯句凡字畫涉水部者概不用仿歐陽修咏雪禁體也

御製康回昔憑怒使地東南傾太始本無始常盈是不盈雙丸出其裏元氣鼓為營島嶼藐拳石臣張照

御製軒樓敞繡甍巃嵸疑貝闕彷彿見瑶京鞭石橋終斷噓烟市乍更星槎何處轉鼇柱若為擎邈矣端倪豁臣梁詩正

御製雄哉氣象崢禹功思四載秦業剩孤城萬壑朝宗此纖珠茹納并由來無寸土亘古只空明直上到天險臣張照

御製横陳據地振目迷光晶皓耳駭聲砰轟精衛填難盡長虹駕可成三壺遠縈帶重嶴銷飛鯨賦羨木華博臣梁詩正

御製吟推玉局英平鋪歷刼雪喜遇初冬晴望歎曾聞若來遊誰逐蜻内光含煜煜陰火凉熒熒絶域隨風達臣張照

御製方諸應月呈坎重不失信天一乃居貞比樂韶觀止如山聖景行空傳香象踏謬執窄蠡評有以謙能受臣梁詩正

御製虛將白自生苞乾恢度量吐日煥晶瑩永奠寰區宴仙鄉底問程

秋日奉

皇太后遊玉泉山周覽西海近郊穫事即景賦詩十四韻

降豐欣此日行令及兹辰

香輦周田陌嘉禾滿鹿囷千官承罕畢二鬴切咨詢

堯舜應誇宋宋宣仁太后人稱女中堯舜風詩或比豳緊予德菲薄

懿教勉遵循忝在士民上能忘飢溺親逢年
慈願洽愛日永懷申別館晴霞際仙槎野水濆鶴容千
歲古菊酒一樽醇錦障排丹樹紗疏面碧峋無央鸞鳳
隊極樂
靜常身雲寫波中影山留畫裏真忘言祛俗遠即景得
題新處處陪
歡豫秋光總是春

乾隆九年十月重葺翰林院落成車駕臨幸錫宴
送大學士掌院事鄂爾泰張廷玉進署以張說
東壁圖書府五律字為韻賦東字音字二首勅
諸臣各分一字賦詩
撫序權居北占星壁在東斯干歌翰苑於樂邕儒風改
殿當年異登瀛此日同三台司道筦二老亮天功樂具
卿雲奏筵開湛露融底希光舊史長此贊微躬
得珍字辭喜獻官箴返轡重城暮猶聞歌誦音
觀象臺
奉若欽
維顯研幾凜曰明瑤樞調律紀珠貫驗
天行翠輦臨黃道星臺據月城渾儀觀建象神器惕持
盈命義仲和叔在璿璣玉衡授時熙庶績敢恃泰階平
七言排律
辛亥仲春

上幸豐澤園演耕耤禮
上躬四推
命臣等終畝恭擬應制十韻
大地陽和淑景韶潛蘇土脉應風條鴻鈞普扇百昌序
大造均舒萬物調
翠輦臨耕旗閃爍
金輿載駕玉鏤雕行行西苑停鑾輅泛泛天池盪畫橈
木天臨翠輦駕侶集華簪廣學心常切因文道可尋橫
汾陰豈昔來洋水猶今禮樂於焉盛觥罍取次斟詩懽

皇躬一墢甫田遥先期已見寅恭懋終畝還思教澤饒
種布期生連理穗壠開願長九岐苗追思
聖祖觀耕地却值吾
皇演禮朝豐稔歲功九有遍太和景象萬方昭放勲久
頌
堯功茂協帝重瞻
舜德超

賦得山雞舞鏡 七言排律十二韻得山字

名禽聞説來荆國舞向菱花意轉嫻寶匣乍開看皎潔
雕櫳初對訝斕斒婆娑應節疑張錦嬝娜含姿半嚲鬟
小折腰時文綬亂大垂手處絳綃殷光懸桂窟虛堂畔
綵絢霓裳夕照間顧步多應憐藻耀呼朋好試語間關
詎同鷗鳥羣驚客却比佳人自惜顔雲翼罷梳還獨立
星眸回盼許雙攀一奩水月平分影幾隊鵷鸞共接班
只爲空明矜矯翅便教飲啄忘棲山風翻翠帶簷枝亞
春暖重茵砌蘚斑欲擬當前誇綽約可知箇裏本舒閒

謁
陵禮畢車駕入盛京得七言排律十四韻
羣山萬壑總朝東王氣為龍鎮鬱葱白水壽丘名不減
作豐遷鎬事應同
當時提劍安黔首此日垂衣逮藐躬延佇關山千里外
每懷瞻拜八年中商颸送爽清馳道疊嶂排青列遠空
上將隨車金麗毅名王執轡玉璁瓏行宮視膳邀
慈豫故國旋輿仰

祖功只為上
陵思馬鬣豈緣校獵賦車攻六飛因幸興王里百辟咸
朝慶善宮訝許稱觴來故老不教警蹕駭新豐葛燈綃
帳猶餘儉執豕酌匏許獻衷華曜景中鸞扇動若非烟
裏鴨香融孕虞育夏
天心眷篤祜依京
帝謂通萬禩
皇清綿寶祚扶桑初日海門紅

五言絕句

裁衣寄從軍者四首

玉關天氣涼六月已飛霜驚理篋中素寄與遠行郎
長短尚如初寬窄想非舊那堪孤燈下縫紉聽寒漏
中庭度金風絨刀著手冷歎息厚裝綿行將寄雪嶺
裁衣何所願願郎早樹勳郎為萬戶侯妾作郡夫人

平湖雨渡四首

一隄楊柳樹數里白蓮花細雨霏霏處輕舟泛若耶
烟雲暗遠天獨坐孤篷裏颯然風滿湖衣履皆寒水
細雨滿湖秋扁舟泛碧流平分詩景去恰有一羣鷗
掛帆風力健不須溫雙櫓遙望翠微峰濛濛亂烟雨

古意四首

春老金條脫塵生玉鏡臺分明陌頭望不自陌頭來
明月入高樓上有綽約人只見樓中秋誰知樓外春
熏爐炷水沉拜月衣裳冷拜起步階陰桂香弄寒影
青青楊柳枝淡淡和風吹忽見一枝折無情復阿誰

問春風

藉爾催春蓝無勞妬艷枝入園應檢點莫使一般吹

春風答

吹萬本無心更番豈有意一需一疾間為風誠不易

鳴玉瀨四首

無風松謏謏有月金縱縱玉女洗頭盆瀉作芙蓉江
林麓旬瀟灑烟嵐多變態飛流下十尋耆然玉珠碎
長虹飲素練圓潭澄見底時來聽清泠塵念一以洗

常山峪行宮八景八首

綠樾徑

灌木盤山腰濃陰日荀翳豁開壺中天迥異人間世

虛白軒

虛室能生白一氣常函三閒情空外寄妙道箇中參

青雲梯

青雲信有梯丹崖暫延佇鹿豕出翠微逢迎務光侶

楓香阪

清吟步修阪衣袂泛秋涼金風颯然過微聞山楓香

蔚藻堂

花木暢生意大地蔚菁藻忘言入靜觀忻然愜懷抱

如是室

如是室坐對清秋山遊山室中人不費往與還

翠風埭

野木不知名雨後增新翠誰云塞北山却有江南致

凌霞亭

危亭搆峰頂面面青嵓岑踏石片雲飛去作天邊霞

玉泉六首

玉泉此為源泉源豈即此試問所從來只此一勺水

玉名玉豈眞泉名玉尤幻而我對玉泉如是幻眞玩

石髓澄堪漱烟蘿綠可捫雨後溪流急山根帶漲痕

暴漲退亦急垂柳絲餘濕惟茲有本泉終古長潨潨

潺溪愜靜聆清泚供幽眺心與境俱適何必蘇門嘯

趵突聲猶壯匡廬匪當對垂虹舊傳名吁嗟耳食輩

蓋趵突也非如香爐瀑布可以垂虹比擬舊為八景之一蓋昔人未至此地想像名之者然靈源獨涌瀑澗攸資則信帝京佳勝也

六言絕句

恭題鳳仙石竹畫冊二首

冷露暗滋秋草著花紅紫成堆小鳳貪餐竹實合教一處同開

絡緯送秋聲至蜻蜓弄影風涼幽卉一叢舒艷都來石畔尋香

七言絕句

將獵南苑檢點所携書籍

天高秋氣肅郊坰南苑將除信宿停檢點行縢整書籍不因校獵廢談經

三月十三日隨

皇父駕幸圓明園五首

春園初見百花開日午欣隨

御輦來纈錦蒸霞呈麗景東皇雨露好栽培
最是蓬萊浩蕩春東風如剪物華新裙腰草合平於毯
滑笏溪流色似銀
邇來甘雨潤苗新走馬天街絶點塵試策金鞭回望處
翠條如染拂行人
黃纖當中映午暾
太平天子幸春園靈臺靈沼同民樂夾道齊呼萬歲尊
御爐香暖惠風晴日映墀頭喚上卿不是物華供玩少
殿顏勤政意分明

柳溪垂釣
傍岸青青一帶遙玻璃鏡淨拂烟條持竿不為貪鱸鱠
天水空明萬慮消

從軍行五首
三邊烽火照軍營十萬丁男夜練兵但使腰間懸寶劍
將軍聞是霍嫖姚
夜戰洮河馬不嘶無邊殺氣與雲齊偷閒一枕金戈臥
半是人膏半是泥
二十三番月缺盈君王恩重致身輕轅門試射誰穿的
十萬軍中最有名
戍兒約計看刀環對鏡新驚髮半斑不是親擒生詬利
何顏復進玉門關

冒雨尋菊二首

秋雨霏霏碧蘚滋閒情今日步東籬不知冷夜寒朝裏
開到西風第幾枝
我愛秋來菊蕊開天工偏為洗塵埃倚欄閒咏衣衫濕
應是纔從籬畔回

村墟夜舂二首
霜落園林時居冬稻粱全穫罷三農田家作苦無休息
更聽村墟半夜舂
萬籟全收夜已分寒舂聲急隔窓聞高齋識得豐年景
辭家萬里路迢遥龍虎軍中夜擊刁底事成功如約早
丈夫何處不成名

篆裊爐香獨自焚

盆魚二首

圓池蓄水不須寬依藻文魚自覺安待到夜深微雨滴
跳波還似躍層瀾

綠荇青萍可避陰一泓滿貯足浮沉箇中也有相忘樂
不羨滄浪萬丈深

題元祐黨人碑

元祐清流號濁流黨人鐫石遺羞祇今欲補名臣傳
猶喜殘碑姓氏留

過淋河

憑催詩思客途過得得輕蹄踏嫩莎拂面春風三十里
一灣新碧小淋河

夏日書懷

宮柳陰濃殿閣深氷幮不受暑來侵南風未解吾民慍
慙愧蒼生愛戴心

秋日奉

皇太后駕幸南苑即事六首

虞人建幟甸人隨南苑秋清好獵時閱武此來兼省斂
香風餅餌拂旌旗

萬物熙和大造中郊原輝映苑門紅承歡仰識慈顏豫祇為天恩錫屢豐

羽衛森翹出帝城順時清蹕此巡行金吾底事頻傳警便欲周知閭巷情

扈從長承愛日暉五雲高捧鳳輿翬問安戶外親調膳手射郊原鹿正肥
離宮月影透書窗法曲時聞畫鼓撞題柱吟餘思往事不知絳蠟灺銀釭

從來稽古戒禽荒宵旰勤勞敢忘懽樂正饒還止輦
屬車侍從有東方

郊外即事三首

三秋野景寥天迥一抹斜陽晚照明最是豐年饒氣象
村村社鼓慶西成

霜落平原好合圍無心從獸玉鞭揮愛觀富有千村景
兩字探原食與衣

郊圻犬吠雜雞號策馬霜華點素袍收穫纔完仍播麥
田家四季總勤勞

山田三首

禾黍芃芃遍嶺巔停鞭欣看有秋年版圖可識同遐邇
塞外荒山盡闢田

高原宜黍稻宜低物土耕桑塞外齊茶幔酒旗山抱塢
軟沙濕草水鳴溪

舊代長愁烽火驚於今此地有人耕混同中外皆天澤
倍切乾乾保泰情

灤河捕魚二首

野灘片片起鴛鵝盪槳中流樂意多髣髴江鄉三月景

西風紅葉小灤河

灤河水自上都流順水行如風送舟最是關仝得意筆
蒼山野渡正初秋

出塞雜咏九首

雕輿繡羽颯金風曉發都城旭影紅十部簫韶翻似海
三千車騎氣如虹

邊關峰色翠芙蓉萬古隄防笑祖龍守德由來勝守險
金湯禮義是提封

靜夜離宮月在窗獨裁章奏灺金釭鴈鳴遠浦傳霜信
人過孤村引吠尨

極北山高近紫微片雲常作雪霏霏黃羊白鹿鋪平野
好試今秋第一圍

龍沙八月似冬初獻賦長楊滿屬車最愛楓林新似染
折來題句手親書

鐵騎番兒鴈字排霜鋒掌樣淨磨揩新豐空有如澠酒
辜負當年白鼻騧

平明雨洗屬車塵蹀躞驊騮稱意馴濯濯烟鬟看黛重
萋萋麥壟愛青新
青兕黃牛滿澤原欣看天餉助歸輸戍兒夜半吹羌笛
此日春風度玉門
時巡詎止閱邊關喜見年豐一解顏搖颺翠華佳氣滿
都中爭道六龍還

北郊禮畢回圓明園道中作四首

薰風應律調元化膏雨知時利夏耕不獨公田霑渥澤
一花一木總敷榮
繒燎光中葆吹聞迴瞻黃幄瑞氤氳櫻街步出仙韶引
槐柳陰濃綠似雲
黃纖朱斿鳳甸隈屬車劍佩有鄒枚天公賜與迎梅景
繡陌青蔥絶點埃
垂楊十里窣青絲警蹕聲中駕六飛最愛霑衣朝氣潤
輕雲猶作雨霏霏

射獵南苑即事六首

榆槐黃染野花殷策渡時過水一灣千朶青蓮萬章錦
却教人憶塞中山
省耕省斂古曾聞望處西成意亦欣漫把豐年容易看
幾多憂慮厪宵分

春水泛舟

綠浸樓臺水底明春湖初試一舸輕誰云鷗鳥無心者
也伺汀洲續舊盟

清明後一日漫作二首

湖山佳致暖烟饒稚綠嫣紅態鬬嬌看罷紙鳶嘗過酪
閒吟准備送春朝
東風吹綻含胎蕋喜攬芳華入吟裏溪畔刺舟還悵然
已有落花貼流水

郊行三首

蕎尚青青黍欲黃金風時送粥饘香翠華搖曳纖塵淨
歡切郊行十里强
野老扶兒望六飛停鞭問處話依依金吾莫謾頻呼蹕

一向籌伊凍與飢
滑笏溪流曲抱村遊絲白日靜秋原村翁不識鑾輿過
跣足科頭倚蓽門

塞上行五首

昔年今日此龍沙中外情聯久一家幾處荒荆餘敗壘
千秋興廢繫懷賒
露浥烟蕪欲作霜午衣猶熱曉衣涼皇州此際殘蟬咽
已見南飛鴈一行
馬足駞駗踏馬鞍廻看天外矗槍竿山靈有問如何答
前歲詩盟未敢寒
丹楓翠柏妙山容野墅溪村也間逢最是牧羊估馬客
于今都識重良農
葆吹聲聲傍晚摐氊廬倚咏剪銀釭春風已度榆關外
漫唱涼州水調腔

臘月二十一日立春擬春帖子三首

臘鼓摐摐奏雅寅不須人日始成人盧仝人日立春詩今朝方始覺成人

金屏玉帖迎青令甲子中元第一春
銅渾欽驗八風調喜綻宮梅白玉條更進詞臣春帖子
筆花飛處總含韶
圓蓋推遷信有靈璇杓德晷已移星今年詩卷增顏色
兩度紅牋咏始青

春日郊行雜咏八首

易水東頭淶水西寒蕪遠樹總凄迷馬知人意歸蹄懶
一片白雲山與齊

山村水郭灑然清不必前途借問程古寺閉門無客叩
春田經雨有人耕
遠峰層疊巃新螺點點牛羊恣寢訛扶杖老翁中社酒
東阡歸路醉顏酡
柳色遙黃近尚無拂春著意幾株株溪橋一帶房山路
最似詩中西子湖
花朝前後景可憐花心柳眼爭新鮮兒童底把春光趲
未至清明放紙鳶

我聞潭柘祇園美初到原如久住人却笑閣黎無好句
頻翻貝葉說根塵
韶麗風光二月時新晴最可雨尤宜看耕不覺遲歸轡
西日銅鉦拂綵旗
掩映耕雲種雨家金吾行處不教譁幽風圖畫誰傳得
海子門西十里斜

雲罩寺留題三首

訝底層雲不溫胸山靈為我闢雲封開窓四面延奇趣
萬疊屏風削玉蓉
高入天風颭萬尋登臨信可散幽襟常時畫裏遥觀處
獨據匡牀自在吟
林霧谿嵐眼底浮風鈴語我少淹留非關勝處誇新句
祇恐荒唐負此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蔣大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一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四百二 集部

皇清文穎卷一

表

恭進易經叅解表　張英

至道開於河洛發義文周孔之微言

奥旨貫乎陰陽備彖象卦爻之精義叅稽訓詁託藜火

而重編側近

光華食野芹而思獻俯慙譾劣彌切冰兢兹盖伏遇

皇帝陛下

道法天行不息

學同日進無疆尚書已講於

經幃大易繼陳於

黼座神凝簡冊

聖心探一畫之先博極圖疇

睿照啓千齡之秘臣叨恩於禁籞祇奉

欽明竊有志於韋編欲窺象數自田何京房而後漢初
各有師傳逮瀛洛康節以來宋儒始為定論考亭本義
之學洵可奉為宗風伊川易傳之文尤有資於治理竊
惟廣且大者易之體豈容驟測其精微奇而法者易之
辭未許遽窺其典要必在發明章句譬如探源者先索
其流務期剖晰文詞難言得意者遂忘其象爰考先賢
諸說輯為參解一書時逾兩期卷分六帙如涉滄海而
尋畔岸祇堪自砭其愚頑竊仰泰岱而竭塵埃詎謂有
裨於
高厚但念閱寒歷暑分細旃廣廈之餘閒浥露研朱居
秘閣芸香之勝地雖極知其蕪陋敢不冒為數陳聊佐
乙夜之覽觀庶備
九重之清燕伏願
德符岐聖
治軼羲皇
履帝位而豐豫時登

養萬民而訟師不作觀損益之義化自洽於中孚察消
長之幾世自升於大有對時育物端居見天地之心知
崇禮卑撫卷盡乾坤之蘊矣為此具本謹稱
進以
聞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穎 卷一

恩賜宮紗謝表　張英

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十四日蒙

恩賜紗二端命編修臣杜訥賫付臣廷瓚送回江南臣

恭設香案領訖望

闕九叩首謹奉表稱謝者伏以故里初歸驚沐

殊恩於天上

聖慈垂顧遠分渥澤於田間展霧縠之輕華涼生華戶

披香羅之璀璨風滿衡門叨異數而增慙撫愚衷而倍

惕恭惟

皇帝陛下

德配神堯

勤婉大禹

文教彰而六經啓蘊

武功偃而九服來同簡儒臣於禁中置講僚於座右臣

猥以百生之奇遇際千載之昌期握筠管而侍彤闈抱

芸編而趨紫闥備沾優渥曲賜矜容迺以銜土私情冒

干

宸聽復荷如天

聖度俯鑒微悰頒文綺於尚方錫精鏐於內府龍顏宣

室捧忠孝之

綸音馬首東郊拜平安之

天語感深欲涕寵至彌驚自謝直廬遂遵河渚雲深日

近瞻冀北而懷思水涸沙淤望江南而莫達朝沿柳岸

心依黼席之前夜泊漁磯夢繞金鋪之側逾四閱月始

抵鄉園適蓬蒿初返之時正綺縠遥頒之日榮生里巷

爭識

聖朝禮下之隆喜溢親知共指微臣稽古之賜冰蠶麗

質當暑彌清雪繭輕綃臨風欲舉爰選金鍼玉尺花鳥

新裁還同紫綺珍裘龍香什襲伏念自膺服叨於禁近

如臣之被寵者獨深迨頒賚及於家居似臣之蒙恩者

益少欽承匪懈悚惕靡寧臣又伏思

恩命由於內廷未敢繕疏稱謝遂使瞻依片念徒然自

結於衡茅感激微衷無由上徹於
君父輾轉宵旦難以即安敬藉同官肅陳謝悃望層霄
而虔拜猶如身侍紅雲處下里而蛩吟敢冀詞聞
丹陛伏願
聖躬純嘏
帝治龐鴻俗厚年豐民安物阜臣雖暫棲澤光華近
戴堯天遠在江湖熙嘽常依舜日臣愚不勝悚惶戰慄
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
聞

恩賜羊酒食物謝表

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蒙
恩賜臣英羊二牽酒二罇鹿一雉八鮮魚鹿尾各六給
付臣男翰林院編修臣廷瓚臣望
闕九叩首謹奉表稱謝者伏以
恩從天上蓬茅沾玉露而增榮春到江南枯蠹沐瓊膏
而起色憶昔囊書
深殿每分暉於伏臘之時詎意臥疾空山復拜賜於嘉
平之節澤愈徹其優渥感自倍於恒常恭惟
皇帝陛下
文治光華
武功赫濯
運睿慮於穆清之上措邦家於磐石之安仁浹生民薄
征徭而誦聲在野義孚藩服韜戈甲而譯使來庭近者

張英

聖略於球圖昭回千禩煥
紀

天章於雲漢炳耀六經宏猷允駕乎昔王芳軌迥超夫
前代臣英葑菲薄植荷
簡拔於昌時樗櫟微材隨步趨於
經幄恩深十載寵溢多生仰瞻
聖學高深獲覩
宸衷勤毖玉階待曙早看三殿燈輝金鑰傳聲夜聽九
門漏徹層霄清切異數駢蕃翠釜銀罌常飽調蘭之饌
珍裘紫綺還裁疊雪之衣錦雉分自

御圍良驥頒從
內廐春風簾幙宮櫻堆赤玉之盤秋水蒹葭河鯉出珊
瑚之網每當除歲宮使早叩衡門羅列尚方珍味懽騰
穉子庖登仙獸瓮發天香歷數殊榮皆成盛事臣英未
有涓埃愚悃報
聖澤之帡幪猥以草土私情違
天顏於咫尺枌榆暫返寒暑再更聽紫陌之雞聲近移
茅舍盼觚稜之日影遠到田間雖負土之情少酧顧復
而采薪之疾益覺纏緜蓋桐以心虛未霜而落柳因質
弱望秋而衰身雖襍於漁樵念舊
恩而倍悚夢常依於
君父欲奮飛而未能乃上廑
睿懷垂注無殊曩昔近當令序流膏特畀幽遐爰開白
獸之樽用勵羔羊之素嘉魚貢於遼海瑞鹿致自關山
昔忝詞曹故有文禽之錫近棲山澤并分野雉之珍計
頒賚於

內廷正當雪候迨郵傳於寒谷恰值春溫
宸眷彌殷臣衷益愧乍聞而心惕永念而涕零思臣舊
侍
彤闈惟切曠瘝之懼自離
紫闥久無夙夜之勞臣父得奉
龍章典禮貺嘉於泉壤臣英屢承
天語德音遥下於江湖臣雖糜頂踵之微茫而無能醻
生成之萬一者也伏願

景祐日升

聖功時懋俗登三古治冠百王臣雖結伴山農同為擊壤

堯衢之侶倘得捐除宿疾再侍賡歌

舜日之班臣不勝惶悚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

聞

恭進

聖德萬壽詩表

伏以

德並乾行純嘏允符函蓋

光齊日照遐齡永配曦輪欣逢景運之昌慶洽承平之

盛陽春發育喜萬彙之蒙麻化育和恒詠九如而獻祝

臣陳廷敬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洪惟我

皇上貞符誕握寶籙弘膺居正體元備聖人之全德履

仁蹈義躋天下於咸寧有生民未有之奇道隆三古無

前代未無之業功蓋百王文命敷而風教式於九圍武

烈昭而聲靈振乎八極既高蕩蕩巍巍之績復溥宧宧

厚厚之恩偕閻澤於神人徧謳歌於中外蓋以肇天極

而修人紀用是闡

皇綱而恢

帝紘昔當初臨

寶祚之時正是孝事

慈寧之日
重闈問以為君何欲我
皇答曰圖治愛民曾傳
聖語於當年言為經而辭為緯果見太平於今日治已
定而功已成猶思由後以視今每念謹終其如始廓明
德新民之量廣錫類不匱之原存心養性以達天主敬
立誠而體道
容儀清穆肅雍殫昭事之虔齋祓潔嚴享祀盡明禋之
禮
東朝之鼎養允矣孝慈操北斗之璣衡皇哉作述龍樓
鳳閣光華朗暎

實启微精一接統緒於勳華濂洛關閩會淵源於鄒魯
籤分甲乙探冊府之藏卷歷丹黃發圖疇之秘西清東
壁古今絶企夫
天章二典三謨前後允推夫
御製並虞廷之什義兼風雅之長超唐人之篇理取宋
儒之正冠六文而首出邁八體以遐標玩程頤即此是
學之言契神化於形聲之內愛公權心正筆正之語運
經綸於文字之中宮漏未移已布千言於紙上封章纔
罷早迴萬象於毫端貫乎百家而我學不厭遊於六藝
而維
聖多能玉尺儀天溥博如天之大土圭俟日昭明如日
之新春蒐夏苗適修軍國之禮投戈講藝不忘弧矢之
威凡此躬行心得之精微具見
帝德宸修之廣大奉
東朝之鼎養允矣孝慈操北斗之璣衡皇哉作述龍樓
鳳閣光華朗暎
前星玉葉瑤枝芳馥長凝叢桂克勤克儉建昭代之儀
型是訓是行彰
皇家之法守體節用之指約省百倍於前朝弘益下之
規德澤頻施於萬姓惜金錢於太府無非寬閭左征徭
減玉食於尚方正以裕民間積貯時頒渙汗蠲逋歲至
再三屢沛絲綸
宸衷祥風轉草色於圜扉協氣應星光於貫索夫自端
賜免動逾千萬當爰書之覆奏必惻怛於

居燕寢無時不以黎庶為心至於問俗觀民隨在必以
補助為事
鑾車駕而需雲布慶翠旗指而解澤旁敷河淮為國計
攸關疏淪悉
聖謨所示山川永奠春回禹貢之區漕輓咸宜人樂我
朝之制良由無遠弗矚視萬里如目前以故靡舉不神
運天下於掌上在昔逆藩蠢動致勞
天討遐施一怒而安四海之民一舉而靖三方之亂彼
有元之餘裔曾負固於窮邊奮我武之維揚七旬弗俟
殄累朝之不逞彌月而平海不揚波郡縣盡臺灣之地
野無斥堠享王來域外之人迨喀爾喀歸依幬冒之中
迺噶爾丹自棄生成之外
神謀獨斷
廟算無遺朔漠三臨銘勒天山之表羽林大捷塵清瀚
海而遥慕義嚮風日出悉冠裳之會同文合軌月支皆
職貢之邦惟

聖主過化而存神故
王師有征而無戰所以行焉斯效動罔不臧總明目達
聰之休弘集思廣益之美自執河魁之柄
睿照遐周高披天鏡之光物情畢鑒規模弘遠令甲宣
昭轉輸通遠海之舟航水利興西北之農畝積倉平糴
以逮窮簷發粟截漕以蘇澤國郵傳用恤而
恩渥興徒鼜稅是輕而
惠流商賈艱宮壁水奉箴勸以欣榮魚服豹韜感投醪
而鼓勵仕循資格而立賢無方才許薦揚而用人惟己
時施仁於後世每致憫其嗣人念臣子末路之艱見覆
載無容之大凡沾雨露思竭涓埃共荷帡幪罔酬高厚
今者懽呼遍於率土忭舞極夫含生雲燦星輝轉洪鈞
於一氣麟遊鳳集開
壽域於遐荒八千歲為春秋籌增太乙億萬年齊甲子
世躋華胥昔天保頌岡陵推誠受祿及豳風陳忠愛歸
嚮稱觥臣廷敬忝列侍從之班幸際雍熙之代伏覩

聖德廣運同歡

萬壽無疆謹獻詩十二首管窺蠡測而莫罄歌衢擊壤以難名臣不任瞻天仰

聖踴躍懽忭之至謹隨表恭進以聞

恭進

聖武雅表

臣伏見我

皇上撫御萬方盡有四海內外

恩德鴻龐聲教遐暨比年以來天下晏安而推溯武功所由戡定則誅三逆以平滇黔粵閩楚蜀外闢察哈爾臺灣倭羅斯喀爾喀之地幅幀之廣超越前古治化之隆巍煥莫並今

聖武布昭伐罪救民

躬行天討大慈授首餘黨歸誠厄魯特全國蕩平捷書至日雷動萬呼中外臣工閭巷小民罔不歡欣忭慶蓋是時

車駕親征馳驅戎壘凡三出朔塞矣當

天衷決策初御六師中朝悚慄憭僚庶攀留臣以年力就衰蒙

恩矜念弗允扈從之請自是以來祇遵
成命不敢再瀆
天慈而違離
聖顏日夕虔惕伏念
皇上為天下掃除殘賊為邊疆永致廓清跋歷窮荒經
涉寒暑勤勞軍務旰食宵興而臣子安居略無寸効今
已無事言念
國恩無所報稱猶欲俯竭愚誠撰擬文句敬颺
聖烈之無窮而臣婷鄙無學尋繹累日莫知所擇竊惟
自古帝王有功於天下其名聲彰著於後世者方策之
所記載金石之所刊錄聲詩之所流傳後之人覽其事
而遐想其盛焉是以昭昭然若昨日事也然而稱極盛
者亦不數數覯矣阪泉涿鹿以還古今號善用兵者漢
之高帝唐之太宗皆自興事之始乘時講會底於成功
若我
皇上聖德而踐天位
躬居大寶志切生民仁育覃倫義正不諰尊臨九重制
勝萬里
天威所至攻戰多方撲滅兇殘蕩掃巢窟宿寇遺孽一
朝頓除伏廿載之逋誅樹九邊之壯觀殲其渠魁降其
支黨爟烽永息亭堠不施曠古難平之部落盡為臣僕
普天所有之土宇咸入版圖自此寰海清平兆民樂業
集萬年之鴻慶成千古之大功臣仰窺
聖烈俯稽往古漢祖唐宗起於側陋角一時之雄乘末

流之敝雖精於兵事而我
皇上聖德神功文謨武烈實遠邁前徽矣若夫書冊所
載既有天下優游宮禁之中不過遣將興師身居其逸
坐收其效即間有親征如宋藝祖之北伐明成祖之行
邊宋則失利明則鮮功是以方策金石聲詩之文彷彿
擬比可導揚盛美之萬一者蓋徬徨震掉而莫知所擇
焉求之於詩惟周宣王身為天子南征北伐有定天下
之功雖淮夷諸小敵未為甚難平之寇而玁狁之伐止

於太原皆命臣士以行事蹟殊不類然其臣咏歌之詞
孔子有取焉唐臣柳宗元本其義作唐雅臣於嚮者滇
逆之平不度固陋竊取其義進平滇雅曾上塵
聖覽今臣伏思後世鐃歌鼓吹之曲未足以盡聖武之
形容仍依古體謹譔
大駕三臨沙漠
親平僭逆
聖武雅三篇繕録以進臣之愚意固以敷宣人事之盛
美而其義則歸本於天我
皇上即天也覆載照臨雷霆風雨天之所以為道栽培
傾覆治亂侮亡
皇上之所以為功彼噶爾丹自外於覆載照臨之内干
雷霆之誅絶風雨之澤蓋所謂逆天者亡也我
皇上天威所臨賊始則沙場靡敗陣戮其孥衆叛親離
孤雛就縛其卒也我
皇上親揮將士迫抵賊巢賊知逆天必誅仰藥自殞遡
始訖終我
皇上馳驅萬里勞苦艱難若非
親征大舉必不克迅致膚功此人事也即天也至若晴
暘以時靈泉表異水草應候百靈效祥旋師之先甘雨
灑郊飲至之日雲陰開霽臣僚擁道恭迎都人父老孺
子辦香欣躍凱樂慶成臣推本於天之義由茲益自信
焉臣不任榮幸歡忭之至

獻平滇雅表

陳廷敬

臣廷敬嘗誦詩見大小雅六月采芑江漢常武諸篇什皆言周宣王南征北伐興治撥亂以定四方平天下之功臣嘗竊嘆以為如詩所載可謂盛哉後讀柳宗元平淮雅表言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直以雅之故也臣按宗元意以謂宣王定四方平天下尚非其臣尹吉甫召穆公輩作為雅詩傳之於今今雖欲望宣王之形容及其輔佐之盛其道無從而宣王

定四方平天下之功亦不能赫赫必傳於後世嗚虖宣王之功世既罕匹而有及焉與過之又無有尹吉甫召穆公其人者揣為聲詩彰大其道如宗元所言鏗鍧炳耀溢人耳目者其何以昭宣治蹟丕揚武功傳之無極然則雅之作厥義綦重矣歟臣伏見

皇上文武神聖天錫智勇光宅天下奠安八荒仁威所加率土內外罔不讋服乃有孽臣潛伏伺釁煽搆逆亂震搖我疆圉俶擾我人民

皇上赫然一怒命將授鉞頃年以來定秦隴降閩海平兩粵收巴蜀天兵所嚮次第告捷而滇逆竊據南楚實為亂首

皇上神機中斷指授規模掃清湖湘進克黔南破堅摧險直薄滇城之下師久不解於是

睿旨督進金鼓一動震蕩妖氛皆由

廟堂動罔遺策是以疆場舉必有功海外怖駭臣黎懽踴太平之會適當今日臣嘗計滇逆之作亂干誅也耗

靡賦帑私籍甲兵招納亡命擅行威福尾大不掉反勢已成正如漢削七國唐縱藩鎮早發則易圖優容則難拔故三藩之事

聖慮先覺不辭大創之勞永奠萬年之治即推較宣王之盛績殆謂過之矧漢唐之遺事哉而大雅不作臣竊恧焉顧念朝臣至多豈無尹吉甫召穆公其人者譔為雅詩薦之會朝燕饗施之於後用以颺

大清之盛美於無窮臣獨何人敢專斯事臣又念寵光

下逮最為優異而其官職尤在文章不得以能薄材譾
不足以自效為解謹選平滇雅三篇再拜以獻臣廷敬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皇清文頴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頴卷二

表

恭進

御書點翰堂法帖表

臣廷敬伏蒙

聖恩

賜臣

賜臣點翰堂名弁曰

御書恭摹上石因

賜臣點翰堂法帖臣廷敬謹奉

表上

進者伏以

玉殿披書麗

乾文而絢采

瑤池染翰炳

陳廷敬

睿藻以騰輝
寶墨長新開萬世光天之治
御題載錫愜九霄捧日之心襲以縹緗珍逾璠璵之貴
壽諸金石光同雲漢為昭惟銜感其彌殷實賡颺而莫
罄臣廷敬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自古書契之
興肇始聖神之代羲皇宣龍書之妙蘊軒轅窺鳥跡以
成文岣嶁之穹碑蟲魚僅辨岐陽之獵鼓科斗猶存秦
漢則篆籀居多魏晉而隸楷斯著貞觀致治臨池聆御

府之章景祐承平飛白懸玉堂之署顧或藝池傳播未
云斧藻熒煌惟
聖主之建臨乃大文之巍煥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
德懋乾行
勲高皇古
璇宮侍養特隆溫清之儀
玉輅巡行數下蠲除之詔銘

豐功於瀚海備誌夫龍韜豹略虎旅鷹揚灑
麗藻於杏壇遠軼乎李碣韓碑皮文楊記圖成耕織民
隱悉於毫縑學究典墳微言闡於濂洛巍巍
帝德文軌通荒朔之區洋洋
聖謨黼黻備典謨之載更於
萬幾之暇時勤八體之工
手握璣衡運星辰於楮上
體符造化霏雨露於毫端字字正心不假誠懸之對行

行主敬直逾明道之書固已瓊檢牙籤藏諸
秘府抑復霞綃綺軸賚及班行何幸微臣得膺異數
講筵宣賜勒琰琬以成編
禁籞趨蹌荷琳琅之屢錫鮫人練素驚看龍爪之飛魚
子牋紅蹙就鱗文之色或剡藤滿幅標赤城十丈之霞
或側理橫書琢崐岡盈寸之玉或布芝英於扇上仁風
與甘露偕來或蔚雲氣於卷中墨彩共爐煙相繞或堂
額三字晴暉映玉璽之紅或門牓雙題晝暖耀龍紋之

碧或情怡往牒唐詩宋簡紛綸璚管之餘或製自
宸衷水色山光掩映采旂之外風格閒臨乎米董神姿
高掩乎鍾王
后德出聖而入神故
心畫經天而緯地誠新月高峯之盡致而一波三折之
無工也臣廷敬袖裏驪珠奚止蘇軾千金之賜戢邊戈
法無待世南半字之成顧玉簡琅函
恩霑於

帝座而赤文綠字光耀於人間敢拭烏几以臨摹祇泐
青珉而流播啓芸笈則奎明斗燦陋彼寶晉齋中拂蠔
版而璧潤珠圓不數太清樓下謹弁嘉名於卷首永傳
鴻寶於寰中邁澗桑樞窺嶽峙淵渟之筆深山環海睹
卿雲糺縵之輝臣廷敬柿葉空臨蕉庵未學右文典重
荷囊嘗直蠔坳稽古榮深
黜翰叨頒象管堂楹瞻竦常浮菡萏紅雲貝石飛騰時
見霑濡墨雨恭綴蕪詞於後恪呈

御書黜翰堂法帖裝潢成帙隨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
表上
進以
聞

進呈

徐乾學

御選古文淵鑒表

管理修書總裁事務原任刑部尚書今給假回籍臣徐
乾學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運啓文明式煥圖書之色道隆述作載垂琬
琰之華維論著實繁於衆流而折衷悉由乎
睿斷固足經緯天地協和邦家輝映山川光華日月者
也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粤稽書契之興肇自鴻濛之
始羲文頡迹乃見權輿夏誥殷盤遂多制作紛綸六藝
實為載道之書流衍百家彌廣立言之旨指歸既別體
製斯殊托始周秦之時以及元明之代累朝所積四庫
稱多秘府所藏千秋特盛然而中區純駁辨介毫芒酌
水別其澠淄聞音察乎宮角要無乖於義理庶各暢其
條流歎夫蘭陵首編雕蟲遺議逮至華林繼輯買璞蒙
譏辭句亦有純疵風氣不無升降若乃陶鈞萬彙開造
化之洪鑪翦截羣言提文章之玉尺自非經

聖神之閎覽何由成簡策之偉觀伏遇
皇帝陛下堯文炳煥禹律鏗鏘披綠帙之
録搜紫臺之秘典乙夜忘疲允矣敦敏之性成共仰聰
明之天縱珠毫乍染同九經之不刊瑶札旋題傳百世
以為寶固已昭回雲漢輝麗星辰上耀三霄下飾庶物
以故家知墳索被榮光之煒煌戶習猗那沐慶雲之葩
郁乃猶於
萬幾暇晷覃思藝文百氏遺編咸歸品藻務嚴決擇用
法來茲盡收蘭臺石室之藏兼採蠹簡竹書之記摭遺
得失勾校錙銖手自丹黃親加甲乙金壺霏潤縈煙霧
以裁繅瑶管春容繞龍鸞而拂素盡刪瑕纇悉採菁英
體或別於員方義同歸於典則網羅大備可廢九流七
略之篇囊括無遺允為冊府詞林之秘復命臣等補加
箋註再行校讐正故牘之乖訛先求依據增遺文之脫
漏必務該詳然後各冠

御評

賜名淵鑒璧涵衆川之廣若照庶品之形懸日月以為
昭樹津梁而永濟徵言共揭奥旨常新臣學殖庸虛性
識椎魯鈎沈決滯慚經學之空疎起例發凡愧史才之
融貫篇題東壁叨沐
恩榮筆札西清親承
商搉伏蒙
詔旨敢不竭其編摩仰稟
高深得稍窺夫條彙排理既竣次第進
呈伏願瑞應疇圖祥開象緯風馳化偃八方雲稽古之
榮日鏡天臨九服享同文之治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校過
御選古文淵鑒正集八十卷別集二十六卷外集八卷
隨
表上
進以
聞

恭進
大清會典表
臣某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經綸懋建八方開大治之風
謨烈為昭萬世垂不刊之典維
神聖之規模悉備斯臣民之法守聿新庖炳前休煒煌
來範粤自
太祖高皇帝開乾闢坤首定大業
太宗文皇帝立綱陳紀嗣建鴻圖
世祖章皇帝混合車書順九垓而同軌整齊品式釐百
度以惟貞潤色眞太平之基文經武緯黼黻際休隆之
會禮備樂明治夫因革損益之宜一切制度云為之迹
擬虞廷之亮采布在九官若周禮之分曹詳於六職允
矣有倫而有脊棨然是訓而是行但法久則弊生科條
期於畫一或時移則俗易規制適於變通是惟酌古以
宜今庶幾遠遵而近守垂諸簡策播在章程當文明極

盛之時正制作開先之日殷循湯典寶弘璧於琅函夏
纘禹功奉和鈞於王府斲方員者仰規矩視曲直者資
準繩國是攸關朝章斯屬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得一凝圖登三建緒調元丹扆備至德於先
天後天敷政瑤階勤萬幾於一日二日量衡律度考五
服而攸同食貨寶師稽八政而咸敘
聖人作而萬物覩
皇極建而庶民從顧以道一風同上本
列朝之積累自此披圖訪典下貽奕禩之儀刑

特敕纂修用開館局編年繫事既本立而末該起例發
凡亦部分而門別至於析異從同精莫分乎銖黍去非
即是辨或介於毫釐每仰稟於
睿裁輒受成於
宸斷躬逢堯舜知二典之非空言親見羲軒有三墳以
明大道載經歲月始竣編摩允為
盛世之全書用裕後昆之令軌臣等學無根柢才愧庸

虛麤窺太史之遺文詎識
中朝之故事懷鉛握槧分昭回雲漢之光質義摛詞仰
藻麗龍鸞之采謹完卷帙莫贊
高深伏願益懋升猷弘開泰運世緜璿歷監成憲以無
愆代啓寶符學古訓而有獲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修會典若干卷隨
表上
進以
聞

進朱子全書表

李光地

茲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編校

御纂朱子全書總六十六卷刊刻已竣謹裝潢成帙進呈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道光載籍統承四子之傳

德備文明象應五星之聚非為一時而出樂有後聖之知果不虛行殆同親炙蓋繼天出治職無總乎君師而稽古右文功乃隆夫作述五百歲之遥源斯在二千年之丕緒聿新臣等竊惟危微心法肇自伊耆終始大成集維元聖中間言天言性者則有禹皐成湯言德言學者乃由阿衡傅說丹書垂乎敬義周禮著夫中和逮洙泗而發揮無餘歷漢唐而明昧相半直至濂溪默契道體親授二程爰得考亭剖析精言兼綜諸子斯文賴以不墜後學由此弗迷然其道湮鬱於江浙惟其書流行於海内前代雖頒行學校知德者稀全編則剝蝕經坊

研精實寡從未有紹其道傳其心典極累朝尊異之隆文經乙夜校讐之久如

今日者欽惟

皇帝陛下

心畫羲爻

身符夏度

功巍文煥猶兢兢業業以勅幾

仁熟義精方矻矻孜孜而論道

謂朱子為諸儒之醇粹不難以聖而下學於賢故其書為六籍之津梁將俾沿河而東至於海崇其禮秩方自

廡以升堂薈其遺編乃命官而授簡發凡起例無非稟

聖心之裁成提要刊繁逐一經

御筆之刪定雖至微文碎義周覽甚詳轉注諧聲摩求必當沍寒蒸暑未嘗輟誦於萬幾之餘夜漏晨壺不聞倦披於寸晷之暫是用規模畫一條理分明自小學大學以開端漸及四書六藝合道德性命而一貫極於聖

統王功文約而彌該義備而不複權衡取舍必得其肯綮之精次第後先一準於施為之序歷選六百年來編朱子書者其得詳略輕重之中誠未有如我皇上者也非夫心心相繼不隔絲毫聖聖相承如合符節孰能與此哉加以親製序文冠諸書首大義微言之秘啓發靡遺修身覺世之方會歸一致於是頒諸宇内使儒林有入聖之階梯布在學宫凡來者得窮經之指要教思若風行而雨化徯志自谷應而鐘鳴臣等童句習深經籍道邈生逢堯舜尚慙比戶之民少學魯鄒誰是及門之士纂言不如韓愈惟荷訓誨以成編校書遠邇更生幸藉指撝而識字身遊道化之盛奮而忘愚名掛典冊之端榮以為愧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恭進　　高士奇

大清鐃歌鼓吹樂章表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臣士奇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臣聞一人大聖武之昭無思不服萬物被時雍之化有感必宣故蟲豸徵吟亦助天心之豫順而匏革獻聿徵王道之蕩平懷堯德而難名惟覩赤文成象靚虞廷之振旅敢忘朱鷺升歌恭遇皇帝陛下下武膺圖上蒼眷命跨九州而無外乘六龍而建中文武聖神巍巍者廣運之德狗齊敦敏亹亹者敬躋之修孝奉

兩宮不異廚生蒲萸仁覃八表無慙苑有騶虞離照大於中天豫順同於萬國固已橫今絶古煌煌玉燭之調緯地經天奕奕金甌之翬夫何封狼悖逆猘犬猖狂阻彼河山犯我顏行遂使鱷憑鯨勢風生珠海之濤蜮受鬼驅氣暗劍津之浦楚江南去徹夜烽烟蜀道西來終年羽檄肆

以來王四海傾心而慕化擴再造之堯封益覩時和道泰陟無疆之禹跡載看海晏河清洵今古之隆規為皇王之極軌臣蓬藁賤士樗櫟庸材謬濫齊竽愧乏鷹鸇之逐徒含趙頴未知鵝鸛之形然飽德而遊康衢難忘帝力傾誠而向化日莫螘愚衷冀鳴休豫於熙朝用布謳吟於巴里敬效前代樂府撰為大清鐃歌鼓吹辭九章進呈

御覽夫宣之鉦鐲豈有芑薇江漢之工而被之管絃耶

隨篇雅歌豳之末於以敷揚駿烈紀述鴻猷雖瑣瑣蠡
鳴無當元音之奏而鏘鏘獸舞彌懷因事之陳伏願安
益知危治不忘亂聞鼓鼙而思將帥時深楊柳雨雪之
情當昌盛而儆無虞聿進梧桐鳳凰之咏則華平獻瑞
羞稱寶鼎芝房而青鸞來鳴不數栢梁天馬矣臣無任
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間

謝授館職表

臣訥叨蒙

聖恩授翰林院編修謹奉表稱

謝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以

鰲禁風清宜慎端良之選

龍山地迥應推博雅之林

恩膏特渥於凡材拔擢遂超乎常格寵維踰分慙乃倍

增臣性本頑愚資尤譾薄雞壇藝圃未探丘索之遺蠡

測管窺莫抶典墳之奥是以童縫久曳興歌鳴鹿以懷

慙及乎芸閣宏開

詔試雕蟲而色喜衡茅下士儼載筆於石渠金匱之間

鉛槧微勞得附名於璚冊瑶函之末已屬三生厚幸復

叨一命榮施行將鞅掌以終身願矢葵誠而自效若夫

甘泉供奉真如仰企雲霄至於玉署優除豈敢形諸夢

寐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勵杜訥

智協重華
仁符廣運
功崇典學歷寒暑以不渝
志切右文遇菲葑而弗棄弓旌賁於山澤可謂野無留
良車服盛於
朝堂共羨王多吉士如臣者自維陋質僅同樗櫟之材
幸際昌辰敢墜蓬麻之志欽承
隆眷留侍

內廷
奎畫宸章時仰瞻於
黼座金莖玉饌長拜賜於
經帷
天語承宣袖拂紅雲親
鳳扆仙臺侍宴身依紫極近
龍顏洵為不世之榮夫豈尋常之遇星霜數易未効尺
寸之長

雨露頻垂正切氷淵之慮忽
頒新命實媿汗以難承更署清班益驚皇而莫措思燃
藜於秘府既非視草之才擬委珮於麟臺更忝編摩之
任懷鵜梁而滋懼顧蚤負以何堪縱效涓埃難酬
高厚伏願
旁求俊乂
廣納真儒
器使因才曠觀於牝牡驪黃之外

官方論辨務嚴乎燕石魚目之分庶翼為明聽之休風
比隆於往古萋菶雝喈之盛事再見於今茲矣臣無任
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恭進明史表

張廷玉

伏以

瑤圖應運丹綸繙竹素之遺

雒鼎凝庥玉局理汗青之業集百年之定論衷一代之

舊聞歷纂輯於

興朝畢校讐於茲日垂光冊府煥采書林竊惟論道首

在尊經紀事必歸攬史興衰有自七十二君之蹟何稱

法戒攸關二十一史之編具在繼咸五登三之治心源

不隔於遂初開萬方一統之模典制必參諸近世況乎

歲時縣歷載籍叢殘執簡相先合衆長而始定含毫能

斷昭公道以無私考獻徵文用備西山之秘屬辭比事

上塵

乙夜之觀欽惟

皇帝陛下

乘六御天

奉三出治

紹庭建極綏蕩平正直之猷

典學傳心綜忠敬質文之統

觀人文以化天下鑑物惟公

考禮樂以等百王折衷必當惟茲明史職在儒臣紀統

二百餘年傳世十有六帝創業守成之略卓乎可觀典

章文物之規燦然大備迨乎繼世法弗飭於廟堂降及

末流權或移於閹寺無治人以行治法既外鬻而內訌

因災氛以啓寇氛亦文衰而武弊朝綱不振

天眷既有所歸賊燄方張明祚遂終其運我

國家丕承景命肇建隆基天戈指而掃欃槍王會圖而

陳玉帛滌中原寇盜之孽奠我民生慰前朝諸帝之心

雪其國恥迄今通侯備恪俎豆相承依然守戶衛陵松

楸勿翦是則擴

隆恩於覆載既極優崇因之徵故籍於春秋絶無忌諱

第以長編汗漫抑且雜記舛訛靖難從亡傳聞互異追

尊議禮聚訟紛拏降及國本之危疑釀為要典之決裂

兵符四出功罪難明黨論相尋貞邪易貿稗官野録大
都荒誕無稽家傳碑銘亦復浮夸失實欲以信今而傳
後允資博考而旁參仰惟
聖祖仁皇帝搜圖書於金石羅耆俊於山林創事編摩
寬其歲月我
世宗憲皇帝重申公慎之旨載詳討論之功臣等於時
奉
勅充總裁官率同纂修諸臣開館排緝聚官私之紀載
核新舊之見聞籤帙雖多抵牾互見惟舊臣王鴻緒史

稿經名人三十載之用心進在
彤闈頒來秘閣首尾略具事實頗詳在昔漢書取裁於
馬遷唐書起本於劉昫苟是非之不謬詎因襲之為嫌
爰即成編用為初稿發凡起例首尚謹嚴據事直書要
歸忠厚曰紀曰志曰表曰傳悉仍前史之體裁或詳或
略或合或分務覈當時之心跡文期共喻掃艱深鄙穢
之言事必可稽黜荒誕竒衰之說十有五年之內幾經
表隨
裝成一十二函謹奉

進以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陳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三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四百四 集部

皇清文穎卷三

論

屯田論　　果毅親王允禮

寓兵於農者井田是也寓農於兵者屯田是也井田為萬世不易之法屯田為一時權宜之計遂可相提並論乎曰兵莫難於糧食師出於井則人自致其糧故三代以上見諸經傳者止有用兵之法而無籌餉之策非無

策也其規畫已定於畫井分疆之始車甲馬牛一切皆取之裕如師行而糧自從之井田廢而兵與農分召募之衆居則仰食於縣官出則懸命於飛輓師可一呼而集糧難一宿而至此千里餽糧孫武子之所以為難又況用之萬里窮邊無人之境不毛之地哉嗚呼雖有壯士不能自齎十日之糧三代以上幸而無玉門龍沙之役假使有之即井田猶存不貲之費難刻之期兵亦不能自辦而自運也自有屯田化兵為農之法而後師可

無饑糧可無餓國無匱乏之憂民無騷擾之患實與井田相為表裏而且可以濟井田之窮屯田之法試於鄭吉之渠犁成於趙充國之湟中而實始於桑弘羊屯輪臺以威西國之一言弘羊雖心計小人其法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自漢以来屯田之說未之或廢有募民以屯者有弛刑徒以屯者而莫妙於即兵以為屯免罪人而屯之罪人不必皆農民其盡力與否又不可得而知募民以屯亦非游惰無籍之人不肯應募逃亡侵蝕為弊不一而又設官以統之設卒以護之竊恐所入不償所出而或謂縣爵以鼓舞富民可不招自来而又恐富民轉近邊之粟以冒官爵主之者因緣為市而不實督其耕小有水旱近邊之地米穀騰貴無益於兵而先有損於民也惟即兵以為屯則將校即統官比伍即護卒也一饑一飽生死係之欲不盡力於農不可得也而且勞其筋骨賢於投石超距也朝耕暮鋤外不假於私鬬內不暇於思家念遠也趙充國所謂留屯十二便者豈

欺我哉若夫人出田馬就草馬軍可以為游兵亦可以為斥堠此皆可以推充國之意而行之無弊者也抑井田之所以不可復者謂民之占業已久不可奪民田而更張之且丘墓室廬難於遷改耳塞外空閒之地彌望數千里畫井分疆可為我所欲為而畎澮溝洫既備畜洩又限戎馬尤一舉兩得者也宋臣柴成務嘗言之矣其言以地方四里置一屯一屯之田開十六井方四十里置屯一百區南北四十里之間東西展二百里可以置屯五百列井八千其言可採而用也嗚呼善屯田者其又可合井田而為一哉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論

果毅親王允禮

周官司寇斷獄弊訟以辭聽以色聽以氣聽以耳聽以目聽其有疑獄則又詢之羣臣詢之羣吏詢之萬民蓋大懼情之難得也惟懼其難得故得之者或有喜心焉是君子之所宜內恕而自反也蓋所由麗於法者情也而所以至於此者則更有其情焉先王之以善養民也使農夫寬然於井牧之中省耕薄斂春秋補助無仰事俯育之憂士聚於學商賈懷其資而又有士田賈田以殖其本工食於官而與民易事其迫於不得已而為奸為盜者鮮矣教士以學農工商賈教之於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所掌社禁酺蜡飲射讀法政役喪紀之中而又有鄉八刑之法以清其源有簡不帥教者聚教罷民之法以遏其流使稍有惡萌即無所容其身管子所稱閉其塗使無由接於淫非之地者此也尚安有不知而誤陷者乎夫三代盛時所以養人於善而閉其邪者若此其備其麗於法則亦怙終不悛之深惡民耳而獄辭之成猶命三公六卿公聽之其致刑王猶不舉蓋體天地好生之心而無所不用其哀矜者至於此極也而況曾子之時政衰而民散久矣生不聞禮教而重困於飢寒大率多蔽於不知迫於不得已耳其情不重可憫哉而尚忍以得情自為功哉雖然此特為孟氏之士師言之耳設君大夫而有問焉則必以先王之道所以養民於善而閉其邪以馴致於無刑者告矣

子產論

果毅親王允禮

春秋之世成周之政教猶未盡泯二百四十年之人材皆周公所陶鑄也故當是時賢人君子處心制事執禮陳辭皆有官禮之遺意焉管仲與子產又其傑出者矣管仲治兵用周官之詳密而加以辨察其道皆主於嚴明然子產之所為極難而規模尤近正其於管仲益有過之無不及焉管仲用齊廣土衆民晉楚雖漸盛而各守偏隅魯衛宋鄭陳蔡曹滕皆非齊匹也故節制之師方行天下而莫之能遏鄭則傾側於晉楚之間凡數世矣以自保其民社且惴惴焉若不能終日敢有四方之志哉齊桓公志大而識明委國於仲一聽其所為舊如鮑叔重如高國皆俯首而聽命焉而鄭簡公非桓匹也子皮而外駟良帶楚皆有爭心其民辛苦墊隘而習於惱謠誣上行私不可曲止使他人處此迴翔無主搶攘衡決而國非其國矣自子產出事大國則守信而折之以禮制強家則

審幾而斷之以果靖國人則執法而濟之以威視管仲之嚴明則又過焉然丘賦之作非此不足以禦晉楚也刑書之鑄非此不足以輯雀荷之盜也故其自稱曰僑不材無以及子孫吾以救世而已觀其入陳有禮不極逞其夙怨則滅譚戍遂降鄆遷陽之事或不忍為也以晉之強而不能屈則召陵之役必將伸大義以折屈完必不甘陰受其侮而隱忍以就盟也故曰子產所為極難而規模則較正焉若與管仲計功而論效則蔽於迹而未得其情矣抑於此見聖賢之論人也必探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而獨見於衆人之表子產之用心雖叔向不知而孔子以為惠人蓋火烈難犯即周公刑亂國用重典之義也諸葛亮治蜀其規模於子產為近而氣象則深遠焉然終其身矻矻於兵師刑政之間而先儒以為禮樂可興其諸有得於孔子之論子產歟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論

果毅親王允禮

漢太史贊老氏著書辭稱微妙難識今讀其書因應變化莫得其端倪而蘊義廣深覽者可各自得焉其曰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蓋其知雄守雌之學見於兵法者然也雖然亦視其用之者何如耳淺之乎言不武則韓信之屈於屠中少年是也若項羽氣蓋萬夫威懾天下而高祖避其鋒分其勢搏其虛乘其怠卒斃之如孤豚武莫大焉然能以衆小不勝為大勝者惟善藏其用於不武也淺之乎言不怒則曹操臨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是也以視魏相之所謂忿兵者固有間矣然等而上之如光武之開誠於隴蜀文帝之禮先於尉佗則其規模又巍乎其閎遠矣然若是者不武不怒耳未見其所謂善戰也而以為善戰何哉蓋兵凶器戰危事雖以義舉亦不能不戕賊無罪以干天地之和若能不戰而屈人之師和衆安民以制其敝雖遲之數年遲之數十年以有成功其誰曰非善戰者哉抑觀孫吳論兵隱情以俟時匿形以觀變與老氏之指為近然其處心積慮則加險戾焉故雖取效一時終不足以定人國而其身且不免於刑禍以是言之則老氏之術較諸家為深遠然以聖人之道觀之則皆小智自私一曲之說也成湯之武如火烈烈而莫敢遏文王之怒是伐是肆是絶是忽而天下歸仁焉是皆與時偕行以協天地之性而與民同患又惡用是區區者哉

一實萬分論

果毅親王允禮

孔子曰天下之達道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以一為誠子思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朱子亦以為誠所以謂一為誠者一則以天道人道皆以誠言而知之也一則以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知之也周子曰一實萬分乃以證明太極圖說所謂一實者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所謂萬分者萬物各具一太極也其說正與孔子子思相發明益號物之數有萬皆天地之所

生也其所由以生者皆一理之實所分具也其所以生者皆一氣之實所分行也自萬物中之一類而言其數亦累萬以放於無窮所由以生者皆此理也所以生者皆此氣也就一物而言其附麗萌生者亦累萬以放於無窮如動物之毛髮植物之華葉是也毛髮之附麗皆滋液所津潤其萌生蕃衍血脈所周流華葉之附麗皆滋液所津潤其萌生蕃衍也不待言矣然必一實而後萬可分苟不得夫天理之實則無由會於一其發於心者必或出或入於彼於此而不可常施於事者必或順或悖或偏或過而無所準人之於言也亦然古之聖賢異人異世而更相表裏互為發明如出一人之說以一本乎天理之實耳異學之支離百家之紛放則通乎此而窒於彼明於一而蔽於十一人之書自相牴牾一時之語猶如矛盾此亦如血氣不充而毛髮為之變滋液不注而華葉為之枯也是故孔子子思之言道皆主於誠誠者太極之無妄主於

一而行於萬者也學者真知天理之實則自能一以貫之事雖萬變而不失其常言雖萬端而不違其則矣

孫吳論

果毅親王允禮

雖聖人不能廢兵而口不言兵者誠有所不忍也自周室東遷王化不行諸侯力爭而善戰之士始各著為書以亂天下故凡兵家者流皆天下之忍人也春秋以來談兵者凡數百家而孫武子十三篇吳起兵法為最然其言愈精而其心愈忍矣孫子小試勒兵斬闔廬之二姬吳起母死不歸殺妻求將嗚呼是可忍孰不可忍哉以天下至忍之人言天下至忍之事宜其書必不可以傳世行遠而經秦火而不燬後世且尊之以為經此何說也蓋君子不以人廢言兵猶刑也言兵之書猶律也君子而不用刑則已君子而用刑舍蕭何之律奚從乎故就兵言兵則孫吳其善者也而孫子尤善之善者也然君子雖有時而用律而終不滿於蕭何蓋與伯夷降典臯陶刑期於無刑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孔子曰我祭則受福戰則克孔子豈嘗用孫吳之法哉而可以操必勝之權其必有道矣孟子謂孝弟忠信之民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則孫吳之書雖毀棄之可也故吾於吳子之書唯取其對武侯在德不在險之一言孫子十三篇唯節取其卒章非聖知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二語

春秋論

果毅親王允禮

五經之最難治者莫如春秋易道深微然程朱二子已闢其門徑學者可循塗而入焉詩書或朱子所手訂或口受其傳指載記辭意顯然惟春秋則二子嘗深探力索自謂難通而廢然返是以後之學者雖知舊說之未安而終惘惘然無所入也自周以後明於春秋者莫如漢之董子唐之韓子時有微言直探原本微二子則筆削之義不可通者殆半焉惜乎其未有成書故明者或能由是而開通焉而昧者終茫然不知其所謂也自趙氏啖氏陸氏孫氏劉氏二胡氏之書出條分縷析辨三傳之糾拏依義理為標準南宋及元學者皆師承而紬繹焉其於王綱廢絕之始終五伯心迹之同異亂賊公行之積漸是非褒貶顯然可見者大體亦庶幾不失矣而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則鮮能開其突奥犁然有當於人心所以然者春秋之教比事屬詞諸儒之說各就一事而觀之非不可通而以同類之事參觀則其義皆又牙而相抵故自明以來學者多宗韓子及歐陽氏之說以謂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晦者十五六欲盡置三傳獨抱遺經以叩其義意而升堂入奥者亦終無聞焉余少好左氏傳及長常怪程朱二子何以有志於是經而業不終乃徧陳傳說窮思畢精數易寒暑而心困於所欲知力屈於所未達然後嘆二子之望道切而自知明焉用是復取二子之說而究切之始恍然若有所入也程子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異義但一字異則義必異焉朱子曰此經簡奥立說雖易而貫通則難嗟乎是乃記所稱屬辭比事之本指也乃取經所書之事各為一類而按其詞之同異循是以求三傳及諸儒之說而牴牾者悉見矣循是以求董子之說然後知不書成宋亂則稷之會疑於欲討宋亂而不能不書宋災故則澶淵之會疑於欲討蔡亂而不能乃所謂視人所惑為說以大明之而他可推也然後知齊桓之城三國魯夫人之至魯女之歸其文各異乃所謂無通詞隨

變而移而他可推也循是以求韓子之說然後知國君出奔而不言其奔之故大夫見逐而不言其逐之人乃所謂存王法不誅其人身而他可推也循是以觀衆說之抵牾然後知病其義之室則必有其可通者在焉苟其說之紛則必有其可一者在焉而韓子歐陽氏所以欲盡棄諸傳者乃於諸傳之事義無不研詳然後可一折以經義也所以辨衆說之紛綸者視此矣余多病少暇懼此生未得以與於斯也姑就所見開通其端緒庶幾後之君子將有旁推交通而一以貫之者焉是則余之所望於能者夫

蘇公式敬由獄論

和親王弘晝

人君治天下之大權有二賞罰而已賞所以勸善罰所以懲惡善勸惡懲而天下治矣若夫賞罰不中則善惡倒置因喜而賞不過開徼倖之端所失者猶小若因怒而罰則死者不可復生而政亂民殘所失者大矣每讀立政篇見命太史之詞曰蘇公式敬由獄未嘗不美其知為政之本也夫人君統御萬方必期於刑措此為上者之用心然獄正不可以不設也雖堯舜之治尚以皐陶為典刑之官況後世乎但常懍敬獄之心必使之得中而不濫自然朝無冤獄民有畏心刑措之端不必刑外求之也蘇公其有見於斯乎蘇公當武王革命之秋繼商紂濫刑之後正立法伊始所尤當敬慎者使少不敬畏而或至過當與商紂何異哉蘇公有鑒於斯是以敬為主而用罰得中長我王國垂休百世不亦宜乎立政以典獄為重也周公恐用罰不中故呼太史而告以蘇公之事欲其倣蘇公之式敬也後世典刑之官苟

以立政斯言為戒常舉周公之告太史者如呼已名而告之則蘇公不獨美於當代而周公之訓亦不獨一時為太史告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論

和親王弘晝

天之生人也有君子焉又有小人焉非賦性不同而有所偏薄於其間也亦私欲蔽之習俗害之使然也乃世之小人多以害君子為心而君子又以去小人為念至於互相殘滅視若寇讐并君子不能以獨存豈知無君子固無以治小人而無小人亦無以成君子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當熟玩而詳思焉夫玉者天下之至美也溫潤清朗為世所貴猶君子之操存涵養為衆所尊也石者天下之至惡也粗厲昏暗為世所卑如小人之奸險蒙昧為衆所賤也然君子與君子如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必有石焉以磨之而後器以成故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而君子修省焉畏避焉動心忍性焉如此而義理愈生道德日就彼小人者將欲害君子而反為君子之攻錯不為美疢而為藥石則是小人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君子器宇素高風度自

別然非有小人於其間使其志不得舒心不得放安必其心之果動性之果忍哉則是君子固日進於善而驅君子使入於善者小人不為無助也君子又何必捨已之所當務而日以去小人為事反激怒小人使逞其毒而並已之志亦有所不得遂哉故大易於泰之九二曰包荒益大人之事不獨在屏小人也

論

禁原蠶論

和親王弘晝

且夫天下之物有異類殊形之不齊則其盈虛消長之數亦互異有異類殊形而同乎一氣者則其相為盈虛消長必有不能兩大之勢其互異者固彼此無害而生息日繁其不能兩大者要在調劑得宜使無過盈過耗之憾而物理乃以得其平矣如周禮馬質掌禁原蠶非所謂調劑得宜者乎請申論之今夫天有二十八宿而各有所屬房為天駟稱馬祖馬宣王吉日之詩曰既伯既禱是也至蠶與馬同屬氣於午又馬為龍之類蠶為龍之精故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所謂異類而同氣者也夫異其類固不妨於並育而同乎氣亦不可以偏傷使蠶盛則馬衰而地用無資戎車不給將何恃以禦侮然使馬盛則蠶又衰而絲枲不供衣服不備又

將何恃以禦寒二者均不可也是以馬質之禁特為原
蠶而設則初蠶可以供衣服而馬亦無虧初蠶足民衣
則家有挾纊之温而老者不缺於衣帛以禁原蠶養馬
氣則軍有騰驤之用而士卒不患於徒行互以相濟而
無偏勝之虞各不相妨而得遂生之樂自非通乎性命
之正者烏能及此哉自周以後歷世久遠馬質之官已
廢雖原蠶之禁近無明文然南方多蠶而少馬北方多
馬而少蠶亦可見天地盈虛消長之理固有不期然而
然者而聖王因之亦順其自然之一道也

司馬不具職掌論

和親王弘晝

或有問於余曰周禮序官以下皆各言其所司獨於軍
司馬輿司馬行司馬不言其事於是說者各一其見一
以為先王耀德不觀兵故司馬不備載其事一以為成
周六服承德刑且措而不用何況於兵一以為兵凶戰
危軍法秘密是不可露是數說者竊有疑焉吾以為讀
書在辨是非明曲直易於師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黃
帝以來誰能去兵則曰耀德不觀兵泥矣先王正已治
人先使德教溢乎四海而天下歸仁然周公曰克詰戎
兵召公曰張皇六師未聞武備廢弛至於失傳也則曰
刑且措而不用況於兵者迂矣且周家聖君賢相繼繼
承承民皆化於仁風而無作姦犯科刑幾措而不用然
而秋官之中又何言刑如彼其詳耶則以知兵即不用
未嘗不可言也若夫以兵為凶器戰為危事軍法秘密
不可輕露比之他說則略近之何也四征弗庭先王不
得已而用之其他職掌司戈盾司弓矢以備器委人積

人以備糧馬質諸官以備馬匆秣之事營柵之事皆有一定之制既歷歷具之以待用若軍行而有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等則要在臨時制宜審機觀變而發非可定爲格式以繩之者自有所不得而詳也奕之法曰古今無同局博奕尚然況軍法乎吾故曰比之他說則畧近之

筆公進規論

和親王弘晝

人君一日萬幾庶政于是乎待理馬即宵衣旰食猶恐不及況強敵在外烽火不寧可以自娛哉魏太武納古弼之規而不以游田荒戒備不以徵發輕農功良有以也當時蠕蠕方強南寇未滅其畋河西也詔以肥馬給獵騎古弼留守悉以弱馬給之太武大怒欲斬之官屬惶怖古弼自若嗚呼不從君命以弱馬給獵騎而君欲斬之若夫不備不虞之軍國之用又當何罪哉古弼為國遠慮不畏譴怒誠得古大臣風而太武輒從諫如流雖違已欲卒能自反亦賢矣哉後復畋于山北獲麋鹿數千頭欲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既而曰筆公必不與我未幾弼表果至吁知臣莫如君太武之謂也畜君以愛君古弼之謂也太武與古弼能相與有成如此魏雖偏安一隅居然為萬世宗宜哉或曰初畋于河西知肥馬之備不虞而下詔欲給之復畋于山北知古弼之不發而又欲詔令運之將以試古弼之為人耶抑幸其或

與而快已欲耶曰二者皆非也其所行之者不勝其私也後之不果者悔已之過也若夫存嘗試之心則太武為矯情飾詐之人而苟懷冀其幸或與之念則必有怙過遂非之事矣讀史者平心觀之而不為之惑可也若夫刻薄居心自立主見以妄定古人之是非則無全人矣

婁公盛德論

和親王弘晝

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蓋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是以泰否之拔茅連茹不同也如狄仁傑之見用以扶唐室由婁師德所薦觀仁傑之所樹立可以定師德之為人矣當武氏廢唐篡立之秋宗族誅戮殆盡正士君子隱而難仕之時也而仁傑獨能毅然自任若預知李氏之必興武氏之必敗而優游歲月卒以成功嗚呼此殆非常人之所能為也仁傑可謂忠矣而當時薦仁傑者實師德也師德在河隴四十餘年恭勤不怠而秉性沉厚寬恕民夷安之論者以為師德之功于是乎在吾以為治隴之功小薦賢之功大民夷相安之功細而薦仁傑以復興唐室之功鉅也師德拔仁傑于衆人之中未嘗少露其意于仁傑仁傑與之同僚而不以知人目之至太后言之而仁傑乃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吁自古薦人者多矣其薦之而望其感德引為羽翼者此下馬者也其

薦之而宣揚于衆自誇推讓者此中焉者也若夫忠而忘身國而忘已知其賢而薦之不求彼之感發于中而言之不冀人之知此上焉者也如婁公者豈後世之所能及者哉或曰武氏篡唐之際年雖衰老而仁傑亦非強壯之時也設令不幸身死而事有不成則萬世將以仁傑為何如也曰師德薦仁傑于朝而武氏信重之厥後張柬之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者皆由仁傑所引拔是師德薦仁傑之功闕氣數之消長盈虛係唐室之存亡興廢忠誠之人自有天助以成厥功二公之事真非偶然也

白孝德攬轡安閒論

和親王弘晝

唐肅宗乾元二年史思明分軍四道會于汴州又使驍將劉龍僊挑戰嫚罵光弼裨將白孝德請取之光弼壯其志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而進攬轡安閒吾讀書至此美孝德之處大事而不亂服僕固懷恩之能知人而料事也于是抽毫而論之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者魏公之雅量也得捷書圍棋談笑自若者謝安之勝概也二公皆出入將相學識過人故其處大事也不動其心

白孝德偏裨之將領將命而深入賊營在識量之淺小者戰兢罔措畏縮已見于執鞚策馬間矣而孝德乃漠不動心安閒自若豈勉強矯飾中無所主而能若是哉其克敵制勝將必有成算定于前者而懷恩已真知灼見卜孝德所以必立功之故可謂能識人矣大凡自古有不勝任之人無不可成功之事遂巡退縮者適以僨事而失幾從容坐鎮者乃以定謀而決策孰優孰劣當有辨之者聞孝德之風凡庸懦之夫拮据于臨事者可

以知所愧矣

敬輿之學真洙泗之徒論　和親王弘晝

唐德宗貞元八年秋八月四十餘州大水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曰晉秦讐言也秦穆公猶救晉饑況懷柔萬邦者乎寧人負我我無負人也嗚呼吾讀史至此未嘗不歎陸贄之忠誠也胡氏稱敬輿之學真洙泗之徒詎不信哉今夫負人者人恒負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失忠恕之道也在常人且不可況堂堂天子凡在區宇者皆赤子也為人父母坐視赤子之饑而不恤何以為父母乎夫九重深遠小民之困苦難聞而代君牧民者又阿諛取悅于上揣君所悅則張大其辭度君所惡則諱匿其事君即明照四海而防察之至隱匿隨之皆此恐生姦欺一念誤之也則過于明察尚恐有欺隱之弊況夫德宗信諂諛之言以為所損殊少不慮民之饑而欲靳其澤以是而防人之負我不亦愚乎陸贄以無我負人一言格君心之非真萬世人君之龜鑑而為君盡忠讜之言如贄者亦

萬世人臣之龜鑑也且非特九重而已雖常人亦庶可免負人之恨哉

黃鐘理數論　誠隱郡王允祉

司馬遷律書曰神生于無形成于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神者天地之元氣發于元聲者也無形者理也有形者數也此言非理則數無由生也又曰核其華道者明矣華者數也道者理也言必核其數之真理始可得而見也夫有黃鐘之聲必有黃鐘之數有黃鐘之數必有黃鐘之理若無以明其理即無以精其數無以精其數即無以得其聲益理者數之體數者理之用惟理與數相生故人聲與樂器相協而大樂以成焉按律呂新書黃鐘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注曰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其一三五七九為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鐘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為管吹之而聲和倭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為律本度量權衡于

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朱子以謂本原第一
章圍徑之數是最大節目益上古聖人心通造化默會
中聲製為黃鐘蹇符天地自然之數漢晉而後凡究心
于律吕者因未詳考黃鐘之真度是以中聲無由而得
今欲定黃鐘之管必先定黃鐘之度既得黃鐘之度乃
考其周徑面冪積十之相生而較以容黍之多寡然後
製以器審以音一一脗合則理之出于自然者無不歸
于大同矣

卦圖先後天論

平郡王福彭

天下之理有體必有用伏羲所畫之易乃發揮天地之
所以然體之所由立也文王所演之易乃範圍天地之
所當然用之所由行也體之所由立故謂之先天之學
用之所由行故謂之後天之學然河圖洛書相為經緯
先天後天亦相為表裏體用本不相離烏可岐而二之
哉蓋嘗就先天圖而論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
六艮七坤八此八卦相生之次第也乾坤定上下之位

坎離列左右之門震東北而兌東南巽西南而艮西北
此八卦所占之方位也由太極而兩儀由兩儀而四象
由四象而八卦所謂八卦者謂于四象之上各加一奇
一偶而為三畫者八故曰易逆數也若所占之方位則
自震之初為冬至離兌之中為春分以至乾之末為夏
至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也故曰數往者順自巽之初
為夏至坎艮之中為秋分以至坤之末為冬至皆進而
得其未生之卦也故曰知來者逆觀橫圖於以見畫卦

之立觀圓圖于以見卦氣之行推之六十四卦其次第方位亦莫非自然之理邵子所為喫緊為人處也聖人豈有毫髮之私意參其間哉至後天八卦乃入用之位邵子謂王者之法盡于是者葢乾坤由南北而交再變則乾退西北而坤退西南坎離由東西而交再變則離居正南而坎居正北巽與艮不交而當用中之偏震與兌始交而當朝夕之地此所為天地之用也觀于坤蹇解卦之象辭皆以東北為陽方西南為陰方可知此圖

之出于文王無疑矣葢自未有畫之時漸而生之以至于六畫皆備者伏羲之易也卦成之後推演其義以為坤求于乾而得三男之卦乾求于坤而得三女之卦者文王之易也究之後天之次雖與先天不同而其理未嘗不一且非特先後天體用之不相離而已先天之圖固以河圖為本矣而後天之圖亦自與河圖合如離得乾位適當天二地七之火坎得坤位適當天一地六之水震木也而居于東兌金也而居于西木之成為巽故次震而位乎東南金之成為乾故次兌而位乎西北艮當天五之土而居震與坎之間坤當地十之土而居兌與離之際所為寄旺于四季也其彼此符合殆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學者誠反覆于此而有得焉其于三才萬物之理思過半矣

京房考功課吏論

平郡王福彭

黜陟之典載在於虞書者甚詳周禮冢宰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京房言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宜令百官各試其功此其意未嘗不善乃卒病于煩碎而為衆所排者何哉蓋天下事貴持其大綱得其人以行之而衆目自不勞而治當房之時考課之法行之已久房顧獨矜為一家之學上其弟子任良姚平顧以為刺史試行其法而房復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蔽此其所陳必有異乎人者矣史文簡略無由稽其得失然大都煩碎之病房實有之宜有以來讒慝之口也昔晉泰始初務崇理本杜預以為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法令滋彰官方愈僞莫若去煩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此蘇洵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于此者也使房能因任自然勸天子綜覈名實揚清激濁雖文景武宣之治不難以漸而復乃除為郡守遠離左右遂懷憂懼汲汲以乘傳奏事為請擾涌水為驗且自知論議為大臣所非復欲易置丞相中書令庶幾考功事得施行卒為石顯所陷嗚呼房可謂自貽伊戚者矣且陰陽讖緯之學儒者所弗道史稱房治易其說長于灾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其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由此觀之其所作課事必且假經托類溺于小數而黷于大體故必其弟子而後能行其法夫必其弟子而後能行其法此其法之所以不可行歟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監生臣牛繼祖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九千四百六 集部

皇清文頴卷五

論

太極圖論

葉方藹

發明聖蘊紫陽朱氏復為之解於是斯理大顯臣謹論曰天地之闔闢人物之變蕃上古下今之轉運不窮際無極有之推行不礙總一陰陽為之然陽不能自生陰發言太極至宋濂溪周氏作為圖說始以無極太極

不能自成有主宰是氣妙合而凝之者當其無聲無臭無形無色朕兆未剖之中萬象森然靡一不具變化生息悉從此出而不知其所以然之妙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臣則謂未有天地以前太極在氣化既有天地以後太極在聖人在氣化者不可見請就在聖人者明之太極非他即吾生生之心仁而已仁之未發寂然不動機緘包固一渾淪之體仁之既發隨感隨應隨應隨足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齊家治國平天

下出之無有窮措之無不當是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夫至於贊天地之化育而生生之仁始無遺憾太極之妙全乎一心矣堯舜之如天好生性而有此仁者也湯武之朕躬有罪毋以爾萬方萬方有罪在台一人反而有此仁者也其他以後之君莫不好生而得之不好生而失之於仁或離或合具其一端而乘其全體終不能仁覆天下而追唐虞三代之治蓋生生之理在我則天下共情以為生生之理不在我則我先不能自生而何以能生天下世之論太極者圖於形器之中但知晝夜遞更寒暑迭運四時行百物生以為氣化使然與已不甚關屬而不知反求諸身卷之不盈一握放之彌乎六合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如是親切而有味故臣之論太極舉一生生之仁而豁然也或問臣曰仁於易為元配亨利貞於圖說為木配水火金土太極者含四德包五行而顧欲以一仁蔽之乎臣曰否易與圖說之於仁偏言之也臣之於仁專言之也易之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其循環不已者何物乎圖說之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其孳息不停者又何物乎故曰生生之謂易圖說亦言二氣交感化生萬物生生不窮夫生生之理其在聖人非仁孰足以當之分而名之則仁義禮智信合而名之則一仁仁則仁之愛義則仁之宜禮則仁之敬智則仁之別信則仁之誠實孔子曰天下歸仁焉天下歸仁而尚有不義不禮不智不信者乎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政而可以不義不禮不智不信行之乎故聖人有時以喜為仁亦有時以怒為仁有時以生為仁亦有時以殺為仁無非此生生之機發於不容已時而出之使無滅息已矣程氏以為仁如穀種其喻最切夫穀之為物能養人則似仁之愛種類各別則似義之宜交生不雜亂則似禮之敬五行而顧欲以一仁蔽之乎臣曰否易與圖說之別春生秋穫不爽其時則似信之誠實然是五者若

不得種則無以為託程氏獨以種喻仁其即臣所謂生生之仁乎其即易圖說所言含四德苞五行之太極有二乎無二乎或又問臣曰仁為太極是則然矣然朱氏圖解謂物物各具一太極則太極盡人而具今獨歸諸聖人豈聖人有仁而衆庶無仁乎臣曰吁何說之陋也周氏言之矣圖說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主靜而立人極焉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太極有極人亦有極聖人人倫之至仁本盡人同具而立極則非聖人不能不能頃刻徧諸天下故又在乘時行道之聖人然而立極之事難言矣雖有聖人不敢廢求仁之功請陳其槩

臣又以為聖人在下位則其仁可以立極而盛德大業厥次惟五一曰凜幽獨人主端居法宮念慮未起外不與臣工接內不與婦豎接此圖所謂無極太極○之時乃生生之根柢而已與物所共託命者也理欲之名未立則渾乎仁而無不仁可喜者此時可懼者亦此時存養之功無如一敬書之安汝止惟幾惟康詩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如是則清明常自湛然而非幾不貳吾仁之本庶乎立矣二曰察幾微人心至靈豈能常寂而無感方寸之頃忽然而觸人雖不知而已則獨知此圖所謂陽動根陰◎之時也生生之仁實於是乎萌蘖為理為欲出此入彼間不容髮過此不察遂有不及察者司馬光有言水之微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維欲亦然故聖帝明王制未亂保未危慮必極其早而辨必極其精夫如是庶幾弗迷所往而吾仁其不可淆矣三曰審言動人心既動乎中即不能不形乎外威儀詞命實傳吾之精微以告人此圖所謂陰靜根陽◎之時也生生之仁實於是乎發露吾雖能審其理欲矣而一時躰於便安習於苟且恐其猝發而不及制持守之功可不立乎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聖門教人用力之方也然在人主聲色玩好誘之於前左右嬖倖伺之於後莫不欲乘其一言一動之釁而入焉閑邪存

誠之難又有百倍於恒人者持之以勇而決之以剛夫如是庶幾弗撓所守而吾仁其不可奪矣四曰考實德人主凜獨以來根心生色暢於四支則其理在我自有躬行心得之妙此圖所謂陽變陰合五行順布(水金 土 火木)之時也生生之仁實於是乎堅實吾仁中固有是仁義禮智信之五德矣然不知是五者之德果能全備於我乎試一思之必無不愛而後仁必無不宜而後義必無不敬而後禮必無不別而後智必無不誠不實而後信五者何以缺一而不可何以相成而不悖何以衆人皆全而卒不能全何以聖人克盡而我不克盡反而求之使自得之務令根原融洽條理脈絡周流貫通夫如是吾仁之體無不具而用亦無不足矣五曰驗功化人主備仁之五德則有聖人之功此圖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化生○○之時也生生之仁於是乎推行盡利吾既歛仁義禮智信之德於身即用是次第敷錫之而親親仁民愛物皆在是矣雖然豈易言哉四海甚大萬類甚繁由戚以及疎由近以及遠由有知以及無知莫不待治於我人養其欲物物給其求則必誠無不長僞無不消公無不伸私無不詘善無不舉惡無不懲利無不興害無不革凡所施為一一合天下同然之心理夫而後以饗天祖則天祖歆以惇九族則九族叙以釐百官則百官欽若以綏萬民則萬民從又以長養百昌庶彙則鳥獸魚鼈草木喬熙熙時若同在太和元氣之內吾仁之全體大用無詄畢具生生之化在天地而生生之妙在一心矣凜之幽獨以端其原察之幾微以防其萌審之言動以謹其著考之實德以立其體驗之功化以究其用五者之功周而復始始而復周日新又新千變萬化不出一本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而求仁之功盡此矣人人可能而不能聖人能之而無其位則功化亦不能然則立極之事非乘權行道之聖人孰可當之哉太極之極先天之極也不求仁而仁也聖人之極後天之極也求仁而得仁也

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有心者求仁之功無為者立極之妙臣故謂仁即太極而繼之求仁立極之功以為惟我

皇上其盡之

臣謹按周氏太極圖與今易之橫圖及方圖二圖所為先天之學實相表裏無極而太極云者即先天圖之太極也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云者即先天圖之兩儀也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云者即先天圖之四象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云者即先天圖之八卦乾與坤交而生震坎艮坤與乾交而生巽離兌也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而變化無窮云者即先天圖之由八卦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也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云者即先天圖之皆從中起而萬事萬化皆生於心也蓋自宓犧畫卦文王周公彖之象之孔子傳之翼之越數千年而周氏復為此圖闡明斯義其云

無極正見無形有理有理而實無形所以發揮太極之妙而豈有加於四聖之旨哉朱氏不憚重複條分縷析而周氏之書始昭然於天下後之學者無所用其疑議矣然朱氏以為周氏以此圖授二程氏而二程氏未嘗示門人恐其馳心空妙而不能喫識於意言之表又以為此圖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為之目有不可驟而語者臣繹思之先天以往天命之性人不能與其事者也後天以來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人所當盡其功者也故在今日論先天不如論後天較為親切伏見論語曰仁大學曰明德中庸曰誠孟子曰性善而反求諸身生生之妙天地萬物聯為一體不越一仁疑此即太極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根本妄擬後天仁體一圖以配太極列其功夫節次曰凜幽獨曰審幾微曰審言動曰考實德曰驗功化由戒懼慎獨以臻位天地育萬物自然之極致使知吾身之一動一靜即太極之一陰一陽其理未嘗有一息之停其功不可有一息之間竊謂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弘道之責斷在
皇上體後天之功以合先天之撰敢因
清問所及一竭顓愚所恨臣學問弇鄙識見卑陋聖賢
儒先之書未能熟讀深思徒以影響浮泛之詞挂一漏
萬於義理毫無發明此則泚筆之下既恧且懼者也臣
方藹謹記

宋璟論　　葉方藹

易否之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
亂羣也夫以小人能包容承順乎君子而君子斷斷然
拒之不受豈好為已甚哉權利害是非之介慮之精而
見之甚確有不如是而不可者也昔唐至中葉女主擅
國張易之昌宗之徒專權亂政天下從風而靡獨宋璟
挺然羣衆之中特立不撓然其時武后雖悍而於公則
改容晉接有加禮矣易之昌宗肆無顧忌而於公則推

位讓坐事之惟恐不至矣小人之承順如此而公絶之
愈嚴天下之人皆為之懼不知其於是非利害之介慮
精而見確合於大人之亨也夫小人之於君子如方員
之不侔而枘鑿之難入一旦卑躬戢體以相傾奉豈真
有尊慕道德之心哉彼以君子者當世所重欲借之以
飾其詐而濟其私陽博折節之名陰圖自便之實為君
子者一不知而入其圜中彼直以私人畜我而頤指氣
使惟其所欲於此之際而思稍示同異不至於戮辱不

止史冊所載非一事矣李固之於梁氏荀彧之於曹公是也彧不足道固之剛明純正豈依梁氏以求名者哉不能絶之於始而輕身就之馴至殺身而不悟良可悲也公固早鑒之矣且夫小人者雖其自處貪冒無恥其於邪正之數亦未嘗不明也淮南王歷數漢臣丞相弘輩皆如發蒙振落而獨悼一汲黯李師道聶金帛至長安而不敢登杜黃裳之門何則其嚴毅之氣足以陰折其謀雖逆知必不為已用而終不替敬畏之心也易之

昌宗之憚公者豈異是乎假令見其一日之恭敬驟與交歡彼將玩弄我於股掌之間而以楊再思宗楚客之流待之又安肯卑躬戢體以相傾奉也哉故夫君子不幸而近小人苟不至固或之蒙禍未有不如再思楚客之詆辱而已者也或曰易之書成於孔子佛肹之召孔子且欲往焉何哉曰必孔子而後可非孔子斷不可也孔子不云乎世之善學柳下惠者無如魯男子孟子為齊使王驩朝暮見未嘗與言行事孟子學孔子者也蓋

十三經注疏論

湯斌

自伏羲畫八卦而象數著焉唐虞典謨而道統開矣姬公作禮樂而制度備孔子贊易刪詩書作春秋而天人性命之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昭於萬世矣秦火之後六籍殘缺漢儒收拾補綴參互考訂歷晉唐而十三經之注疏始定及宋元學道者益衆經旨益明其間得失詳畧可得而論焉言易始於田何傳於梁丘賀又有京房費直之學陳元鄭衆傳之其以象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費氏與而田何遂息梁陳以來鄭康成王弼二注並列學宮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天象難尋人事易習故鄭學浸微而王注獨盛其析義精深漢魏而降罕出其右而微雜老莊為兩晉虛無之祖後儒譏焉然欲一槩廢置則過也韓康伯邢璹之徒因而疏之唐孔穎達與顏師古撰正義亦以弼為本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朱子曰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於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惟伊川氏之書而已然伊川專於言理而本義則又兼言象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合程朱之書庶乎備矣其他若李鼎祚之纂集訓解熊過來知德之殫力象數其亦輔程朱之不及者乎尚書則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傳授同郡張生其後分為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歐陽最盛是謂今文魯恭王得壁中藏書孔安國校之得二十五篇是謂古文自漢迄西晉言書者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雖當時大儒揚雄杜預之徒皆未及見故左傳所引者預輒注為逸書獨其訓解頗多疎淺往往與經旨不合朱子疑是晉宋間人偽撰有以也孔穎達正義旨趣多乖惟宋儒蔡沈集注頗得其要金

五篇遭秦獨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魯有申公齊有轅固燕有韓嬰又趙人毛萇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是為毛詩鄭康成為之作箋齊魯詩亡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其宣闡正風不可貶也疏之者惟劉焯兄弟為善朱子博考諸家斷以己見取裁廣而立義卓信超出百家矣獨詆斥大小序最嚴門人多有疑者竊以為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即詩而論之雅頌之序猶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必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籍令深得經意序不作可也雅頌之文辭易知而意易明也獨風之為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乃一言以蔽之曰為某事也且其說往往與左傳合子夏左氏皆親見聖人而聞其筆削之意豈盡無據乎朱子以二南雅頌祭戒其說誠正矣然左傳記季札來聘請觀古樂而邶鄘鄭衛皆在所歌使其為里巷狹邪之作則魯之樂工安能歌異國淫泆之辭而季札又從而聽之乎故大小序毛注鄭箋與朱子集注並行可也夫子春秋本文世所不見所編古經則皆自三傳中擇出耳然三傳經文多有異同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也左氏以為蔑而公穀則以為昧如築郿也左氏以為郿而公穀則以為微會於厥愁也左氏以為厥愁而公穀則以為屈銀至於君氏尹氏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將以何為是乎此三傳經文之不能盡同也漢初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至何休作解說暈思十七年可謂專矣而多引讖緯何可訓也穀梁自孫卿申公五傳至宣帝特好之范甯父子世守其業創名例百餘條以規諸儒同異之說可謂善矣而論者猶以其學不經師毋乃刻與況乎徐彥楊士勛之疏為邪曲所是正者又何足道也永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賈逵服虔

並為訓解而杜預注盛行於時預之言曰左氏受經於仲尼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將令學者原始要終久乃得之其論至精且星歷地理必考其詳方言譌辭皆窮其義後人不能易其說焉間有棄經信傳者凡於傳例不合不曰傳之謬而曰經文闕漏則其蔽也其後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據杜說孔穎達正義則又依劉學而損益之此三傳注疏之大略也至胡安國始以其意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其書固所以明綱常正人心定國是垂法戒非經生之作也若其書字書名稱人削爵之例多有自相牴牾者謂盡得聖人筆削之旨不敢信也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尚書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今取士專主胡傳士子庸耳剽目剌取左氏之字句以充帖括蓋有傳業為大師射策為大官而目不睹三傳之全文者矣其陋不已甚乎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漢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魯淹中然皆止

事居四民時地利考工何足盡之其得立學宮也自劉歆始杜子春因以授鄭衆賈逵厥後馬融作傳授康成其有注也自康成始而其有釋有疏也又自陸德明賈公彥始聖人致太平之迹獨賴此編之存漢武以為黷亂不經何休以為六國陰謀既不足知之而劉歆用之以輔莽王安石用之以變法後人遂以為周禮不足治亦已過矣河間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一百三十篇上於朝劉向撿所得合為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

繁重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增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康成又為之注康成於三禮功最深考究名物象數曲盡其詳朱子深許之晉宋以來皇侃熊安生禮業最著孔穎達據以作正義宋儒篤信遺經淳熙有俞廷椿復古之編嘉熙有王次點補遺之錄陳澔採衆家以為集說吳澂合三禮以為考注其羽翼之功固皆有可言者朱子欲考定三禮請於朝不果行止修復王朝等禮喪祭二禮付門人黃榦紹成其書曰通解汪克寬又因其成法為補遺今之學者倘以朱子之意折衷全禮彙為一經俾海內獲誦習古禮之全則諸儒衛翼之功得收實用矣論語則何晏集孔安國七家注成之皇侃本衛瓘十三家說疏之孟子則趙岐注之張鎰丁公著釋之孫奭據以作正義當時並稱精確由今觀之於孔孟一貫忠恕性善盡心之旨視程朱猶實壤也孝經為河間顏芝所藏獻王得而上諸朝凡十八章所謂今文也與尚書同出孔壁者凡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孔安國尚古文劉炫宗之劉向典校經籍以十八章為定鄭衆馬融鄭康成皆為之注唐明皇取王肅六家之說參倣孔鄭舊義為注邢昺作正義疏之司馬溫公范蜀公皆尊信古文指解朱子為刊誤亦復多從古文明呂維祺作大全本義集諸家之大成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當立之學官與論孟並爾雅始於周公而成於子夏誠九流之奧自也自終軍豹鼠之辨其書始行郭璞究心十八載草木魚蟲名物訓詁昭然備晰蓋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但古人之義理難明也實古今之事物不同名號各異為難明也明爾雅則可以識箋注之旨歸也可以尋古人之精義也外此論體製則有說文諸書辨音韻則有四聲譜諸書皆所以輔爾雅而備同文之治者也可以其為小學而忽之哉總而論之漢儒去古未遠師友轉相傳授淵源有自後儒多因之若文質三統馬融之說也九六老變孔穎達之說也河洛表裏之

符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也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鄭康成之說也是知漢儒之學長於數得聖人之博宋自周程張邵建於朱蔡天地陰陽之奥道德性命之微深究其妙不泥前人之說其學也得聖人之約合二者而一之然後得聖人之全經若偏主一家是漢儒宋儒之經而非聖人之經也豈深於經者哉

二十一史論

湯斌

蘇洵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是不明尚書之義春秋之旨也夫經史之法同條共貫尚書備帝王之業經也而通史春秋定萬世之憲史也而為經修史者蓋未有不祖此者也故道法明而事辭備此史之上也事辭章而道義猶不悖焉次也二者皆失斯為下矣嘗讀古今之史約略論之司馬遷史記創為義例上下三千餘年為五十餘萬言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文愈簡隱而彰直而寬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為之班固西漢書自武帝以前守其說而不敢變其所自為贍而不穢詳而有體經緯錯綜瞭如指掌亦古今之良史司馬之流亞也然自謂漢運紹堯以古今人物強立差等居攝不附於漢平孺子下列於新莽安能遁劉知幾之所短哉王通曰遷固而下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

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嗚呼難言之矣范蔚宗東漢書成自謂體大而思精由今觀之論實武誅中官為違天理論班勇使西域為遺佛書抑節義之董宣於酷吏升忍恥之蔡琰於列女志王喬之鳥履記左慈之羊鳴詭譎不經文辭繁縟春秋之義於斯盡矣然論序詳明不可誣也陳壽述事簡嚴張華尤善之乃以父髡之故謂武侯不逮管蕭以索米之故而丁儀遂不得立傳且帝曹魏而寇劉漢所謂正大義以黜僭竊之義謂何使非習鑿齒劉賁以文苑而直節泯然例吳淑以外戚而卓行

彥威辨之綱目正之大統不幾終紊乎貞觀時以何法蔑著則大節捨於細謹高德敝於閥閱此曾公亮之所以致譏而歐宋之所以釐正也新唐書雖事增於前文省於舊而削去詔令王言無徵多用奇字讀者易厭姓氏多訛年月屢異君子歎之矣蓋歐宋平分學術稍殊固不若五代史之獨出一人也其文簡遠澹宕當雲擾瓜分之日而君臣上下之交治亂興亡之故一唱三歎迴環不已蓋與司馬相表裏矣史之有本紀立而全史具宋史舉駁雜細碎志傳不卒父志祖父揚名言多不典然而倉皇變亂之際鑒戒江淹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思廉梁陳二書實晉失於限斷沈約創志符瑞不經甚矣子顯齊書實因

勝書之事羅而入之本紀發凡起例舉無要領載事立傳不辨主客互紀則複累而無章迭舉則錯迕而寡要且卷帙最繁而缺略不少如韓琦傳不載儀鸞司撤簾之事狄青傳不記與曾公亮論方略之詳又如史彌遠傳但序官閥無載奏章褒刺失據袞鉞無憑何其踈也金史簡潔遠勝宋遼蓋元好問之原本佳耳元史雖才集衆長而削藁迫促夫龍門扶風父子相繼梁書陳書十載告成而今限以條例要以時日欲成一代良史胡可得也史才實難自古歎之揭傒斯曰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然則必才備三長而克已無我幽明不愧乃能誅姦諛而發潛德安得司馬君實朱元晦其人而與之議史事哉

魏裔介

經世大法在方策論

古之帝王承天子民未嘗任其智術詐力以馭天下也唐虞授受之際言精言一然後命岳命官平章協和禹湯文武之王皆以一中心法口授耳傳或以疇範或以懋昭或以緝熙敬勝故能犁舉百度陶範萬物以成忠質文三統之化然則先王經世之大法其即先王經世之心法乎先王慮後世怠棄天常流禍生民故殫精研思多為之所以布之於方策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乃數傳之後浸以陵夷昔孔子歎周道衰於幽厲而漢儒董仲舒亦曰周道之衰非道亡幽厲不由也繇是觀之不行先王之道雖金縢秘籙寶冊鴻文亦且滅沒於曠日玩時之下苟行先王之道雖片語隻字斷簡殘編亦可會通於精神往來之間而況聖君明相所手授而心訂者未嘗不燦然昭垂如二曜之麗天四瀆之行地乎三代既降秦孝公用商鞅之法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皇承之聽李斯之姦謀烹滅諸侯破壞井田焚燒六經

自以為功超三王德過五帝然沙丘告終咸陽遂火七廟丘墟為天下姍笑何者仁義禮樂先王本天以治人乃斯須不可去者秦盡棄之而權使其士詐使其民是以搢紳之士積怨而發憤謫戍之卒奮臂而雲合也漢之武帝表章六經一時學宮喁然向風可謂宣聖之功臣然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汲黯已窺其隱磨之太宗勵精圖治貞觀之政幾致刑措然喋血禁廷終懷慚德皆有志於先王經世之法而未窺先王經世之本者也夫先王之法後世人主所由適於治之路九達四衢五都之市有目者所共覩舍而之乎灌莽坑塹之區則窮矣之燕者不南其轅之越者不北其舟況治天下而可瞀以從事乎說者往往以一事之失以一人之謬乃遂訾議先王之法以為宜於古者不可施於今是何其不講於變通之術也蓋為治有本末養民有先後封建雖不可行若夫強幹弱枝犬牙相錯間以郡縣藩衛王室則今猶古也井田雖難卒復若夫比閭族黨寓兵於農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則今猶古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庶善計吏以贊天子烏有不法先王之閫門籲俊而可為治者乎執爵而酳執醬而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烏有不法先王之尊年尚齒而可為治者乎推之明刑弼教期於無刑五典克惇九功惟敘凡先王之法垂憲萬世者固不可更僕數矣即有黃老之虛無申韓之刻薄楊墨之邪慝浮屠之空幻紛紜迭起以亂吾先王之法而先王之法自昭昭者於金匱石室之間與天地同其壽

嗚呼美矣人主誠能招延英俊朝夕講求大小無舉巨細靡遺揩天下於久安長治之盛易易耳雖然法在方策而通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皇清文頴卷五

皇清文穎卷六

論

太極圖論

熊賜履

上下古今一理而已一氣而已離理無從見氣離氣無從見理此主其合者言之也有理方有是氣有氣斯有是理此主其分者言之也理外無氣氣外無理不可謂理此而氣彼而特不可不謂理先而氣後亦不可不謂

理精而氣粗此又主其分而合合而分者言之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陰陽器也即氣也所以陰陽道也即理也斯固二而一一而二不可以分合言而亦不可不以分合言者也天高地下萬物殊散何莫非此氣之充周此氣之運行而此之所為充周而不遺運行而不息者蓋莫不有是理焉為之主宰往復於其間而縱橫上下過續往來無不如是而初無一隙之或缺一息之或停也然則求

道者亦務明夫理而已矣自伏羲一畫洩兩間之機孔子十翼闡千古之秘斯道昭揭如日中天無何聖徂神伏異端蠭起徵言大義委之草莽以董江都韓昌黎後先相望於千百餘歲之間而曾未能力窮其奧而明正其統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寧虛語哉濂溪周子神契妙解不由師授為之建圖立說俾造物極至之理庶幾昭示於來兹其曰無極而太極也言本無是形而實有是理即易有太極之謂也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也

言是理之動靜成形陰陽成象猶太極之生兩儀而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一陰一陽互藏其宅也曰五氣布四時行也言是理之由一而二而五猶兩儀之生四象而二老二少自成其變四方四隅各得其位也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五流行化生萬物也言是理之行生發育無際無量氣化形化形生氣生無往而非乾坤之摩盪六子之結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瀰漫而亭毒也合而言之萬物一太極也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大德敦化為物不貳是也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小德川流生物不測是也究之萬物一五行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可以形跡求不可以方所拘無乎然無乎不然無乎然而無乎然者也則試仰觀俯察原始要終凡有形有象皆氣也二五萬物是也凡所以形所以象皆理也太極是也所以形者無形所以象者無象無形者形形無象者象象形形者無形而無不形象象者無象而無不象則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說也理無欠缺氣安有欠缺理無歇息氣安有歇息至微至顯即顯即微至顯至微即微即顯無精無粗亦即粗即精無鉅無細亦即細即鉅其奧其妙不可以言詮不可以意解而實則凝目舉趾觸處皆是而正非有幽遠杳渺之難為測識者也而或者疑無極之說近於二氏以為出於陳希夷穆伯長李挺之輩之所傳嘻抑誣矣蓋太極乃至無而至有亦至有而至無者也至無而至有非佛氏之所謂無至有而至無非老氏之所謂有也佛氏之所謂無非吾之所謂無老氏之所謂有非吾之所謂有也先天圖由一而二而五而萬洪範圖由一而二而三而九而八十一數有多寡而理無同異又何疑於周子繪圖朱子立解之指乎總而論之太極非他不過天地間極至之理而已天得之為天地得之為地人物得之為人物無有二也而就其最切於人心者言之蓋是太極之理存之為五常之性發之為四端之情得之於心為德行之於身為道推而廣之舉而措之天下之為事業放之六合用中有體卷之寸靈體中有用時時在在焉往而非是理之包涵條貫於其中哉邵子曰道為太極心為太極朱子曰心之動靜是陰陽所以動靜是太極此體道之君子存養省察明體達用其功不可須臾之或離而周子特為諄諄致謹於君子小人修吉悖凶之戒而端有賴於聖人之主靜立極定之以中

正仁義也況人主膺圖御宇孟三在宥卷舒協四氣之和動靜彙百昌之祉惟是得一以貞乘六而御清宮齋穆之中明堂敷布之際體乾行健作則建中務使宥密單心無為至正綏猷獻錫福協應庶徵則體全用備登三咸五求之心極而無餘事矣書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亦此意也夫

韓愈深得春秋之旨論

張英

夫春秋何為而作也聖人以順天道明王事而立萬世不易之則者也聖人憫夫王道之不明禮樂政刑之失所統而天下後世將不得與聞於先王之教故明天道以治之以王者賞罰予奪進退之權一寄之於春秋而聖人憂天下後世之心益迫矣憂天下後世之心迫遂不得不力為之防深為之慮一言之褒一字之貶兢兢焉無敢失者非得已也韓子有曰春秋謹嚴程子以為深得春秋之旨蓋以其能識聖人不得已之心矣夫春秋繼詩而作也詩之旨主於溫厚和平美刺之間優柔不迫類多託物以流連之咏歌而長言之即其間不無憫時病俗之非亦且怨而不怒初未嘗指陳是非激切而褒刺之也而春秋之主於謹嚴也其於溫柔敦厚之意何居不知詩之作也王者之政教明於上仁義涵濡里巷之間皆有以咏歌乎聖人之澤即邶鄘而下稱變風矣而先王之教未衰善惡猶未泯於人心故其思深

其思深故其言長若春秋之作也王者之政教不作於上紀綱廢墜雖桓文復作號稱尊王而先王之澤已湮善惡之機將泯故其情迫故其義不得不著此春秋之謹嚴所由繼於温厚和平之後春秋之教一詩教也今觀其宏綱大義之所在或抑或揚或隱或顯或屈或伸或予或奪無不準之於天道本之於王事御之以帝王之大經大法嗚呼何其慎也蓋春秋一書以防天下之肆則立說不得不嚴以止天下之僭則持義不得不嚴以一言立百世之經以一事立萬事之則將以挽天命民彝於既泯使復與聞乎古先哲王之教也則是於聖人之詞益切而聖人之心益苦矣夫先王之治天下莫嚴於禮太史公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蘇子曰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春秋之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聖人之作春秋一以禮為斷先儒之論春秋一以禮為歸蓋將為持世之大防而不得不出於此也非即韓子謹嚴之說哉韓子識春秋之義故其於佛老竭力而排之其詞直其義正使異端不得進而與吾道爭也亦可謂能謹且嚴矣蓋未有聖賢生而不為世道憂者也未有為世道憂而不凜然於人心之防者也凜然於人心之防而出於謹且嚴也豈得已哉知此則可與讀春秋而亦可與讀韓子原道之文矣

王者以教化為大務論　張英

董子之言曰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善乎董子之言上自商周秦漢下迄三國五代唐宋以來國家所以延促之故卒未有能易其言者也人心之日流於偽如水之就下而不可止聖人以教化為隄防堯舜禹之相禪以治繼治人心淳樸未漓董子所謂繼治世者其道同也湯承夏之敝伊尹稱之曰肇修人紀夫五典之敝久矣至湯而言肇修者救夏之衰也周承殷之敝文武成康數聖人相繼漸摩涵濡以革殷故俗書曰商俗靡靡餘風未殄又曰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化之若斯其難也秦人承戰國之敝無一日之教澤而加剝削焉是以再世而不振西漢之澤綿於文景東漢之治洽於明章唐之緒永於貞觀宋之祚延於真仁此數君者類皆能興起教化以丕變一世之人心風俗使子孫有所遵藉以為固嘗譬之天下大器也昔之人用之數百年日剝月削久而窳敝矣後之人取其器小而補

苴之大而陶鑄之稱其力之厚薄以為所用歷年之多寡未有仍其窳敝謂可以無慮者或曰人心之日趨於輓近勢則然也雖聖人不能返之使淳是蓋未知天道矣夫秋氣之蕭瑟隆冬之沍寒斗杓一移萬物照照譬如人立乎文景貞觀之間迴思嬴秦五代之世不猶樂陽春之和而幾不知栗烈之苦耶是知天道無剝而不復之理人心無往而不返之機聖人執大權於上以天地為鴻鈞以萬物為銅冶以喜怒賞罰為屈伸呼吸使天下之人訛訛焉而動蒸蒸焉而化斲華而還樸去偽而即誠風俗淳矣人心敦固恥於犯法悚於為非禮義之化浹肌淪髓如治器者堅好完固而後可以貽之子孫而為百世不拔之業也且治天下之需人材人主盡知之矣天下卓立特行之士不為世俗所移百而不得一者也古人有言曰天下之人中材為多故治世之本教化為尚教化行引中人而升之於君子之域教化廢推中材而納之於小人之途故教化者推之輓之之具

也廉恥之道重而後有恬澹之士義利之辨明而後有氣節之行躁競之習除而後有難進易退之節侈靡風華而後有守約潔己之操風行六宇蒸變萬類鼓之舞之咸去故習所由風俗美而人材出以惟上所用故曰有教化而後有人才有人才而後國有與立善乎董子之言為不可易也

中和位育論

張英

讀中庸者勿徒謂是聖賢言理之書也夫天地至廣萬物至繁日星河嶽之奠麗飛潛動植之蕃變神奇而莫可測紀紜而莫可紀極天下之聰明才智而莫能知其所以然中庸謂以一心之中和而位之育之朱子釋之以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要皆渾言其理而未嘗實指其事於是高明者將遊其心於空虛杳渺之域頴悟者習聞其說又視為迂遠而不可信以為聖賢特如是言之耳間嘗觀洪範之所謂五事以貌言視聽思而約之以肅乂哲謀聖配之以雨暘寒燠風推之於休徵咎徵極之於庶草蕃廡而後知聖賢之言有其理則必有其數理精而數亦非猶有其理則必有其事理實而事亦非虛其所以訓天下後世者該乎至大而非誇通乎至微而非不可據也夫貌言視聽思於一身備之肅乂哲謀聖於一心備之至於雨暘寒燠風皆不失其序則天地位可知矣庶草蕃廡則

萬物育可知矣聖人在上以一心運乎穆清之上辨上下以定乾坤大施生以配覆載陰陽之愆伏寒暑之失次水旱之不時皆得以裁成補救洩其太過而助其不及故日月不蝕星辰不孛山陵不崩川澤不竭清者常寧此天地位之實事也建立法度紀綱教養生民使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長遂樽節愛養草木鳥獸取之有時用之有道使各遂其性各蕃其生此萬物育之實事也故稱堯舜之功者曰地平天成稱成湯之德特舉而言之耳嘗謂中庸之所謂至誠至聖必至帝王而後能極其量中庸之所謂參天地贊化育必至有天下而能顯其功蓋君心即天心也萬物之託於天者有形之天萬物之託於君心者無形之天人主一念之動而萬類以為慘舒一言之發而四海以為休戚知此則知中和位育之理至近而非遠至切而非虛也如夫子居春秋之時躬備聖德而位育之功不得加於上下疑參贊非儒者之事雖然聖人繼往訓開來學使天下後世曉然於天經地義之大仁民愛物之理雖不能位育一時之天地而其施益遠而其教無窮蓋六經者聖人參贊之事也故曰堯舜之聖功在當時仲尼之聖功在萬世

格物致知論

張英

大學一書統明新以垂訓貫本末而立言而其說始於格物則格物之說亦誠重矣蓋盈天下皆物也內而身心意外而家國天下顯而彝倫物則之際大而天地萬物之原隱而君子小人之情狀以及於一事一物莫不有其當然之理與其所以然之故如此而不能真知灼見則善惡之數未明是非之幾未決邪正之理未判危微之機未審以之明德則幾微疑似不能洞達而無遺以之新民則設施措置不能每舉而悉當又何以本末無貫明新一致而號為大人之學哉大學之所以托始於格物者其學甚大而非無所統會也其學甚博而不入於馳騖也其學甚精而非流於虛漸也內而身心意若何而誠而正而修外而家國天下若何而齊而治而平人倫物則若何而為恩義分合之端天地萬物若何而為位育生成之故君子小人若何而為誠偽邪正之別以及一事一物若何而為至當不易之則於此格之使之表裏內外洞達不疑格一物而一物之知以致格衆物而全體之知以致蓋知者理之具於吾心者也而散見於物在吾心則為知在物則為理於物物而格之而後吾之知不入於昧不蔽於偏不流於虛而有覺之體全矣雖然格之者何格之以吾心之知也非吾心有知而何所恃以為格致之者何致之以在物之理也非在物能格而何所藉以為知故知與物非有二體格與致非有二事司馬溫公以為格去外物是以物視物而不知即吾心之知所寓也王文成主於知行合一是以一格而遂無餘事亦與大學之旨有歧格物致知正吾學與曲學之所以分途而辨之不容不早且慎也彼離物索知而自矜頓悟者虛無異端之學也既不求於物則外視物矣又安能不舉身心意與家國天下而俱外之也哉大學之道所以統明新貫本末於一原者格物致知之說也

太極圖論

張　英

太極之說始於易易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極居兩儀之先則其為生天地萬物之本無疑也至周子濂溪始建圖立說於太極之上復益之以無極而太極由此而動靜互為其根以至生五行布四時成男女化生萬物而太極之義備矣先儒往往謂無極之說易所未發而周子發之或疑其說近於空虛朱子以無形而有理之言釋之蓋謂其有也而初不滯於形迹謂其無也而更非涉於虛渺後世紛紛之議折衷於朱子之圖解而亦可無疑矣嘗論天地之所以生陰陽之所以立五行之所以變化人物之所以蕃育何以往復而不窮何以流行而不滯何以亘終古而不敝此必有為之極者是即於穆不已之原繼善成性之本乎故極中未嘗無健順之理而言仁義禮智信則分配乎五行獨此一理渾然精純而萬變生焉萬化出焉故謂之太極合而言之天地萬物共一太極一氣周流之內天地且不能外而況於人物乎此所謂合萬殊為一本者也分而言之一事一物各有一太極即纖細之物俄頃之間而此理何弗周徧而不遺此所謂散一本為萬殊者也易之所謂兩儀即圖之所謂動靜陰陽也易之所謂四象八卦即圖之所謂五行人物也易言其理圖發其蘊無極一言又所以善言乎太極而使人不敢以氣化之相嬗者遂謂之太極然則周子與易有歧旨乎而周子所以建圖之意何居人與萬物同溟此太極而人得其秀而最靈觀於天地位則天地陰陽之極自人立之萬物育則萬物之極自人立之故一言以斷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立人極焉吾人性中五常之一動一靜即配乎圖之陰陽也吾人性中五常之德即配乎圖之五行也吾身之酬酢萬事應萬變即配乎圖之萬物也然則動靜之未分五常之所不能名萬事萬變之未接而凝然中處者非即配乎圖之太極乎君子欲使吾身之太極足以配乎天地之太極而動靜生

生不窮者蓋有道焉不外乎周子通書之所謂誠與圖說之所謂靜而已矣太極雖無動靜而非靜無以立其體太極雖渾萬善而非誠無以會其原靜則常正而太極之體立矣誠則不息而太極之用周矣體立用周則天地之極與萬物之極自人立之是則周子建圖之意也豈徒言夫理而不切於人事者哉洪範五為中數而言皇建其有極五行五事莫不從之矣惟中能建極殆亦先圖而啓其義者歟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論

張英

夫子罕言命孟子亦曰君子不謂命聖賢之意蓋不欲以氣數之有定阻人進修之意啟人趨避之心孔子又嘗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其義何居夫人之處世榮辱得喪毀譽進退之數類皆有天焉不知其為天而汲汲以求之營心於患得患失之途此小人之僥倖無足論者也知其為天而委心於因任置身於閒曠舉凡進德修業奉職循分之事皆置焉不講一切聽之於杳渺不可知之數以自謂知命而可謂之君子哉非也夫子之意蓋謂知此而後君子可為也天下之欲為君子而不能為者榮辱亂其中得失易其慮毀譽眩其視聽安危吉凶搖惑其素履由是沉靜者轉而為競躁矣方直者化而為突梯矣亢激卓立者變為緘默謹愿矣以福利為必可趨以災異為必可避苟且妄營而君子於是乎不可為矣聖人告之以知命所以靜其心澹其慮一其聰明奪其智巧而後其為之也純誠敦一可以歷萬變

而不渝其正入萬物而不易其識其進德也堅其修業也勤其奉職也專其循分也恪獨居而坦坦處羣而穆穆遇事而侃侃利害乘之而磊磊落落艱大投之而孜孜勉勉中無所疑外無所懾先後左右無所瞻顧郤慮凡君子所當為之事皆得而為之則由其知命者素也進以禮退以義孔子之所以為孔子非徒曰得之不得曰有命云爾也士大夫之持身涉世其亦味乎斯言而已足哉

讀李文饒近俾論

張英

文饒論近俾之害舉桓靈元成為至鑒以為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漢文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卜式倪寬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俾臣不得干政事也

後代能如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雖有俾臣亦何害於理哉文饒之意以謂人君誠能少欲英明則雖有近俾苟得骨鯁賢相輔理於外而亦可無傷於治理予竊以為不然人君既不能絕去聲色狗馬遊晏沉湎之樂則此輩連茹並進託處於肺腑隱深之地必不能安分循理勢且招權納賄藉僭威福以行其私此等之事又斷不能為骨鯁大臣所容使此輩小人明媚於人君之前短長大臣而非毀朝政則人君雖至暗必不以近

倖小臣微豎之言遽加罪於大臣則此輩之術亦淺矣惟投間抵隙窺貌伺顏或為無意之遊談或為儕偶之傳說或因一事之短而類及其餘或因一時之疏而搆成其釁人君方以為自己明察所及中外無遁情而不知已入小人之彀中而不覺矣文饒論文帝之鄧通趙談武帝之韓嫣李延年開元之姜皎崔滌無害於治理不能有加於當時之賢士大夫余以為此特舉其小人之愿者耳如申屠嘉廷辱鄧通而文帝不之問萬一此

數輩者皆狡詐奸佞之尤申屠嘉雖賢能終辱之乎江充初見被服輕靡及乎搆禍既深卒成犬臺之禍天寶末年社稷傾危卒壞於近倖之手恭顯處內蕭望之以賢傅而不免於見殺人君之明果能如漢文漢武未可必也近倖小人之稍愿果能如鄧通韓嫣輩亦未可必也以稍闇之主而近尤佞之徒幾何其不顛倒邪正變易是非竊權干紀盡驅天下正人緣引奸邪不止也而謂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果通論哉文饒又謂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是謂游晏非僻無傷於理予竊以為不然人君之一心天下之權衡四海九州之明鑑也衡一差則輕重失矣鑑一翳則妍媸亂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以臨御之猶懼有所偏有所弊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非謂此數者一事遂足以亡其國謂此端一開則緣此而進者不可禁禦不可測度不可諫救以至於敗亡必然也蓋游晏非僻者小人之門也小人

者君子之敵也小人進君子退小人親君子疎小人衆君子寡亂亡之本也乃謂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是古帝王之兢兢業業毋冒貢於非幾者皆不知樂其身而過為檢束以自苦也豈通論哉善乎蘇子之論始皇彼自謂聰明人傑視斯高輩刀鋸之餘智何足以惑我亂我而不知其禍若斯之烈也人君而知此則視此輩如鴆酒毒脯而不敢近之矣

好名論

嘗進講殿中蒙問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其時奏對大指如此退而廣為論云

陳廷敬

臣嘗言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衰世之論非盛世所宜有者非謂名非盛世所宜有謂好名之流弊足以為盛世之累也三代以上之帝王其名最著於世者無過堯舜禹湯文武使君人者好堯舜禹湯文武之名求堯舜禹湯文武之實而因以成其名安見名之遂不可好哉即三代以下之賢君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三君

者人主誠好其名而求其實雖或不能如三代之盛時亦可謂間世之英君誼辟也然而謂好名之流弊足以為盛世之累者何也人君之好惡不可有所偏使天下漠然不見其好惡之迹而天下之真好真惡出焉故慶賞刑威予奪黜陟一出以虛平公正之心而百官萬民胥受裁成焉是以人君如天渾渾耳穆穆耳不言而四時成化無為而品物咸亨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知識且泯而況於名乎又安見其名之可用於民者乎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若人君之所好一有所偏則其流弊不可勝言上好忠直之名則下多上書告密之事上好長厚之名則下多模稜脂韋之習上好廉介之名則下多布被脫粟之偽上好恬退之名則下多處士捷徑之巧上好真率之名則下多囚首垢面之詐上好敏給之名則下多利口便捷之姦人

主苟一不察而貪榮嗜利之徒習為小人穿窬之行探其情而逢其欲則名實之真亂矣故曰足為盛世之累者此也且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傳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言好名之難信也又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自昔聖賢未有以好名為訓者故治天下亦務好其實而已矣或曰孟子不以

齊宣王好貨好色為非因遂欲引之於道名之不可好
孰與貨色乎昔衛靈公問陳孔子曰丘未嘗學軍旅之
事孟子參乎權孔子純乎經者也參乎權而不失乎經
者後之人臣能者尠矣故以孔子之對為事君之法

好名論下

陳廷敬

人君不可有獨好其名之心不可使天下無好名之心
好其實故不得獨好其名因名以責實故不得不使天
下好名今夫天下善惡二端而已矣治天下使天下遷
善遠惡而已矣有善無惡者人之性名為善而喜名為
惡而惡者人之情今使天下渾渾焉不知名之可好則
善不足以為喜惡不足以為惡喜與惡不加於其情則
其為惡也與為善無以別而亦漸失其性故夫名者先
王動天下之徽權也先王因民之所好而采章服物以
榮之爵祿慶賞以勸之表宅錫閒以奬異之若曰使人
遷善而惡自遠是以不純任刑罰而任禮教名與禮相
近而遠於刑故名者所以助禮之行而操於刑之先者
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天下之民日循
循焉歸於吾禮教之中則刑罰可以措而不用而天下
固已大治故曰名者先王動天下之徽權也然其始特
不可有自好其名之心自好其名則直以為名焉已耳

自好其名而或靳天下之名此其意已近於刑而遠於禮欲天下之治不可得也故王道以無欲為本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頴卷七　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四百八　集部

皇清文頴卷七

論

春秋論　趙盾一　汪琬

春秋魯宣公二年秋九月晉趙盾弒其君夷皐於是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子以為弒君者趙穿也經之與傳其說宜何從汪子曰三子者之說非有大悖於孔子也當是之時使穿不得盾必不敢行其事使盾不得穿必不能遂其謀何以言之子嘗略考史書所載篡國之臣若趙高之弒二世也使閻樂司馬昭之弒高貴鄉公也使成濟成倅劉裕之弒晉安帝也使王韶之弒帝也使褚淡之兄弟朱全忠之弒昭宗也使朱友恭氏叔琮夫是數人者欲為篡逆必先授意於其黨其黨亦樂為之用此與趙盾之事何異辟之於盜羣盜行劫其一雖不行而實陰主其謀是則劫之魁也反不謂之盜乎故三子者之說非有大悖於孔子也孔子誅其心三

乎者舉其事也然則三傳果無失乎曰有之左穀皆取董狐之言以反不討賊為盾舉吾謂盾雖討賊亦不免於書弒何也乎更考魏絳之事司馬昭既弒高貴鄉公遂收濟倉兄弟殺之朱全忠既弒昭宗已而朝於京師亦殺友恭叔琮夫二人之心甚譎謀甚狡其殺濟倉友恭叔琮者豈非欲自解於篡逆哉然天下後世卒不以此溥兩人之舉故使人臣無弒君之心雖力不能討賊亦必不以惡名加之苟有其心雖狡譎如司馬昭與朱全忠者亟除其黨以自解猶無益也吾故有感於歐陽子之論而為之廣其說如此

春秋論　趙盾二

汪琬

按左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楚鬬椒救之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汪子曰此弒其君夸皐之歲也觀於侵鄭而盾不臣之謀見矣何也鷹隼之將擊也必伏其翼虎豹之將搏也必匿其形此無足怪也惟其不輕發於此是以大逞其毒於彼而莫之制也以盾率晉國之衆而合宋衛陳三諸侯之人成師以出惟敵是求何有於鬬椒之偏師哉然且不戰而去之者非形弱勢詘也當此之時內難將作既不睽相持於外而又以為戰而勝則橫挑強楚之怒戰而不勝則無以懾服國人之心如是而欲行大事其誰與同惡者盾於其中固有深謀在焉故寧稍斂其鋒強抑其陰鷙之氣而不欲輕用之於楚也不然豈文公襄公之烈猶存而盾遽畏楚乎哉齊崔杼伐魯北鄙魯公患之孟公綽曰君何患焉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既而果不為寇齊師徒歸夫崔

杼所用盖即盾之餘智也特杼親射其主而盾則假手乎人耳三傳不察遂欲以不討賊者原盾辠抑知盾之造謀也久矣與崔杼同辠而異其罰豈足為春秋之法邪吾嘗論之自古悖亂之臣未有不合一轍者也劉裕既入關中可以速得志於西北矣而自謂根本未固遽引兵東歸是時逆迹猶未形也然崔浩則先知之以告魏主浩之善料事亦何減於公綽之料崔氏哉今夫功利之在目前也是下愚之所昧而中智之所爭也有人

於此不貪近功不邀厚利其人苟非大美則必為大惡若趙盾侵鄭而不戰崔杼伐魯而不寇劉裕至關中而不復西略此皆大惡無疑也盖其所欲者益深所圖者益狡則凡目前之功利舉不足以入其心而動揺其志惜乎侵鄭之時列國卿士大夫無一人如魯之孟公綽魏之崔浩能逆闚盾之本謀者可歎也然而邲之役荀林父不欲戰則先縠不從鄢陵之役士燮不欲戰則欒武子不從顧盾將去楚而其衆莫敢與之抗此又盾之積威足以劫之也夫

河圖論

李光地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明於陰陽之運察乎日月之紀窮乎鬼神禍福之徵究乎人事吉凶之兆故立象以盡意衍蓍以極變使夫知其道者則知神之所為而玩其占者亦足以獲天之祐而動无不利然則聖人之於易雖微河圖其可無作乎蓋圖者天之所以啟聖人之心易者聖人所以承天之意天人之際未有不相符而可以有作者也自孔子大傳所列十數五位若指諸掌又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究其蘊則曰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嗚呼可謂盡矣變化日行於天地之間凡夫動靜明晦開闔出入枯榮存化之雜然於吾前者皆是也而其所以然之機則謂之鬼神夫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以有鬼神變化也而河圖具焉然則作易之精意亦舍圖奚取哉仲尼既歿易道湮廢自卦爻之辭昭然具存固已盡失其義又況乎天人授受之秘有在於語言文字之表者無惑乎其不傳也漢之儒者雖不能

推之逆順而播之然後始得不疑於圖書之理與夫聖人所以則之之由蓋河圖之半奇半耦者兩儀之分也四方者四象之判也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五為內外者八卦之爻也中宮五十者太極元氣之所居也此其大致也以其分限言之則陽始於北而盛於東消於南而終於西故在圖之奇數則北東居內而南西居外也陰始於南而盛於西消於北而終於東故在圖之耦數則南西居內而北東居外也內者主之位也外者賓之位

也得位為主而用事則日進而盈失位為賓而不用事則日退而虛夫自寒暑二氣之所以死生大而元會之所以循環細而呼吸之所以出入無一非盈虛之變也無一非內外之交也君子小人之進退天理人欲之消長學術之所以邪正世道之所以汙隆無一非盈虛之變也無一非內外之交也甘苦之相生憂樂之相因禍福之倚伏吉凶之反覆無一非盈虛之變也無一非內外之交也以易而言之則乾龍之潛藏而天地之心見矣姤承之躑躅而冰霜之勢成矣內陽而外陰則為泰交之戚矣大往而小來則為歙德之時矣是故內外之位賓主之分進退之勢盈虛之理圖者圖此者也卦者畫此者也以邵堯夫八卦之位觀之則自震之一陽歷離兌之二陽以至於乾是左方之卦皆陽內而陰外無異夫河圖之左方也自巽之一陰歷坎艮之二陰以至於坤是右方之卦皆陰內而陽外無異夫河圖之右方也然則所謂則圖而作易誠如

合符而比節非天地不能開其先非聖人不能承其繼也若夫五行之義四象之文生克之變老少之交得乎此者其於衆說統之矣欲歸夫易卦之本旨其無先以衆說亂之而可哉

先天圖論

李光地

自秦而後易圖象之學不傳其在傳文可攷者則出震一章頗列八卦之位而終不究其說是故學者鮮用心焉而但緣文生義以穿鑿於文字之間蓋易之迷所從來也尚矣其偏為象數之學者又皆有單傳別授非易之正如京焦卦氣之法有侯辟公卿之位推易配氣始於中孚此則楊子草元之所因歷家之所用其在漢世以象數言易者莫此為盛然終莫知其所自來也獨後漢方士魏伯陽作參同契之書言養生之要其首章納甲之法以震為朔旦兌為上弦乾為正望巽為既望艮為下弦坤為晦日其陰陽進退之候似頗與邵氏先天之旨相契蓋朱子所謂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為丹灶之術者其指此與然以愚攷之納甲之說蓋以十干始終之位推而得之（如乾為甲壬坤為乙癸蓋甲乙壬癸者十干之始終乾坤者八卦之始終也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庚辛為震巽戊己為坎離丙丁為艮兌）伯陽又因月之朔晦弦望之方以配合其說（如生明之月在庚上弦之月在甲皆以初晷言之震兌乾之位也既望之月在辛下弦之晦日之月在乙皆以平明言之巽坤艮之位也）其與先天所以得圖之法迥然不類然則自秦之圖其不傳於世也審矣朱子又謂授受出自希夷其必有攷然而邵氏再造之功則實與伏羲始作相配自邵氏殁後此圖稍出聞者皆創獲而莫之信楊龜山曰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艮居北卦氣首中孚而先天以復為冬至凡若此類皆莫能曉也陸象山曰先天圖非聖人本意有据之以說易者陋矣夫以龜山象山之賢而其疑若此況其下者林栗袁樞攻先天尤急蓋當是時尊信而表章之者朱子一人而已自朱子而來至於今翕然無復異議矣然往往新學小生以為自孔子後真有是圖而不知邵氏之功如此其大朱子之傳如彼其艱也可勝歎哉或曰先天之圖果伏羲之本也與曰何為其不然也大傳稱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夫如是則一每生二者自然之理也陰陽交錯者變

化之妙也其方位布列則雖古未之見然說卦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者則其對待之體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則其流行之用也其位與序昭然亦不可謂於古無初也以其數而論之則左右二方者寒暑之運也陰陽太少者四時之交也八卦者八節之分也二十四畫者二十四氣之判也三百八十四爻陽爻為晝陰爻為夜二分之晝夜平故積爻之算至於臨遯之間陽四十八陰四十八猶春秋分之晝夜各四十八刻也二至之晝夜偏故自乾以前積爻之算陽五十六分陰四十分猶夏至之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刻也自坤以前積爻之算陽四十分陰五十六分猶冬至之晝四十刻夜五十六刻也此其自然之象自然之數不待牽合而自無不應以視後世規天紀日之繁增除裁補之贅其相去不亦遠乎況乎其道之彌綸天地者不可以象數求也故君子之於先天殁身焉已矣

後天圖論

李光地

易有八卦因有八象其實則天地水火而已何則天地定位則行乎其間皆水火也水火之精則為日月水火之氣則為寒暑水火之象則為晦明水火之變則為風雷霆雨露霜雪凡夫騰降上下往來聚散皆是物也以易論之則天地水火之外為象者四風雷山澤也然風則天氣之行下交於地者山則地形之隆上交於天者雷則火為陰所壓奮而起者澤則水為陽所驅散而下者此四象者蓋亦天地水火之交而已矣以卦畫推之乾之下爻變陰則巽也坤之上爻變陽則艮也離之上爻變陰則震也坎之下爻變陽則兌也此造化之妙八卦之精也是故易首乾坤中坎離而終以既未濟或曰邵氏所謂先天之圖者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固也而其有始震終艮之圖何也曰先天體也後天用也體則以天地為尊用則以水火為主所謂雷者火之方升者而已所謂澤者水之始降者而已陰陽之用用之主也

聞樂知德論

李光地

禮樂二者皆聖人所以治天下之具然禮先而樂後禮以制治而樂以象成故曰於樂觀其深矣言其本於性情流乎德化其效至於淪肌浹髓而不自知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知政知德之說也且夫政與德固相為表裏之謂非政則德無所施非德則政無所本德者人君所躬行而心得而禮樂則皆政之屬也今以政歸禮以德歸樂何哉蓋本德以敷政則禮於是行而民以節矣以其先也故言政者歸之禮也政成而德洽則樂於是興而民以和矣以其後也故言德者歸之樂也雖然樂之所自作者非一有陳祖宗之功德者則如商之元王相土成湯武丁周之后稷公劉古公王季后嗣述而歌之者是也有象已之功德者則如韶樂作於舜大武作於武九成以象伐堯六成以象滅商聽其歌觀其舞則知其當日之事與志者是也若乃朝會燕饗征行凱還則叙其交懽之心致其勸勉之誠道其閔勞盡下之意於以被之絃歌用之朝廷學校至於民間鄉黨閭巷之樂則多采之謠俗之所得如周有二南邶廓以下十五國之什漢有趙代秦楚之謳而擇其辭之美志之善可以語可以道古於以用之黎庶而以感民心以淑民身此則樂之大致然也然此四者源流之所自不同而皆謂可以觀德則又何哉蓋祖宗之德德也已之德亦德也上下交而志同德之行也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德之至也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也漢氏以還四者之迹僅存而其意微矣故郊廟宮庭閭巷之所用猶是也然班固謂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則所謂陳祖宗之功德者無矣武帝天馬之歌汲黯之所不悅秦王破陣之樂魏徵之所不觀則所以象已之功德者悖矣君臣賡答之詩固多有之然頌美相悅之辭多而忠愛交勉之誠寡且又未嘗叶管絃示臣庶也則朝廷學校之聲衰民閒沉湎鄭衛之俗千年不變而鄉黨閭巷之音歌所以然者其立國根本既

無積德累仁之事而又禮法之不制教化之不修三綱之不正九疇之不叙太和之俗不成故雅頌之聲不興使其樂猶在也吾知不必季札子貢而知其德之涼矣然則樂之道其終不可復乎曰亦視其德而已矣孟氏有言今之樂猶古之樂也祖宗功德不可强矣誠能制禮法修教化正三綱叙九疇其本正矣然後取郊廟朝廷之樂潤色其聲音略論其律呂務使學士大夫皆能習其文而知其意抑其節而通其道至民間之樂雖未可以驟變然所謂默成於風俗而潛移於人心者其理不可誣也風俗既成人心既移則即今俗樂而頗采姚江王氏之論取其有孝弟忠貞節烈之行而歌舞之以興善志以助淳風以為復古樂之漸禮樂之道夫豈遠乎哉此之不務而列代修文之主好古之儒方且役智弊神於黍尺鍾律之間似乎伶倫之箭不得而樂卒不可興者此劉向皐陶之刑之論可為三復而歎息也

太極論

陸隴其

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而在乎明人身之太極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先儒之論太極所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理之原故遡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學者徒見先儒之言陰陽言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精微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則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理之總名也在天則為命在人則為性在天則為元亨利貞在人則為仁義禮智以其有條而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為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謂之中以其真實無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於日用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踰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其寂然不動是即太極

之陰靜也感而遂通是即太極之陽動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是即太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已具感通之際而寂然之體常在是即太極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分而為五常發而為五事布而為五倫是即太極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下則天下平是即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吾身之一念一事而無之非理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越乎日用常行之中而卓然超絶乎流俗是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若是者豈必遠而求之天地萬物而太極之全體已備於吾身矣由是以觀天地則太極之在天地亦若是而已由是以觀萬物則太極之在萬物亦若是而已天地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非是理之發見也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循環而不窮也高明博厚不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是理散於萬物而萃於吾身原於天地而賦於吾身是故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實而可循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而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之曰君子修之吉修之為言擇善固執之謂也而朱子解之又推本於敬以為能敬然後能靜虛動直而太極在我嗚呼至矣先儒之言雖窮其極深而推其旨不過欲人修其身以治天下國家焉耳學者慎無鶩太極之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

賈董優劣論

陸隴其

天下之士惟才學兼至者為上不幸而有所偏勝與其才勝於學也毋寧學勝於才何則才勝之人明於事而熟於勢人君用之則國體立焉國勢安焉然其失也純駁兼施義利雜用有可見之功而未必無可憂之慮學勝之人守於理而秉於義人君用之或迂而罕效焉或拘而難達焉然其得也道足以格主而操足以範俗無一時可著之效而有積久可恃之功明乎此者可以辨賈董之優劣矣賈生者漢之名臣也董生者亦漢之名臣也當文帝之時諸侯強於內中行說之徒謀於外而朝廷所以厲風俗厚德澤固根本正體統者又皆未有其具上下恬然不知憂戚乃賈生獨為痛哭流涕於其間考其所陳皆鑿鑿可行此固終灌之所不能言而鼂錯袁盎之所不能知也則賈生者豈非一時之傑哉武帝之時主驕而臣諛所事者征伐所尚者聚斂所用者嚴刑峻法見其利不見其詐計其功不計其道而董生獨持正議於其間觀其廷對之言於禮樂教化之際未嘗不反覆而陳之也於公私義利之辨未嘗不正色而道之也於傷肌膚斷支體之習未嘗不咨嗟而戒之也此固公孫弘石奮之所不敢陳而張湯孔僅之所不欲聞也則董生者豈非一時之傑哉使賈生之策用於前則漢有久安長治之業董生之策行於後則漢有更化善治之休是二子者固未容優劣也然嘗試以其言考之賈之言多及於利害而董則主於義理也賈之言多至於激烈而董則穆然和平也激烈者其中猶有浮躁不平之意而和平者其源本於莊敬誠慤之餘涉於利害者與世運爭勝負而一害去未必無一害興主於義理者與性情為流通而義中自無害賈之言最精者在審取舍定經制而已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有之乎所謂正心以正朝廷者有之乎董之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獨陰陽災異之說耳使并此而去之雖與闕閎瀛洛

比肩可也董豈賈之所及乎蓋賈生者以才勝而董生者以學勝才學之分優劣之辨也毫錯之才近於賈生然其才益露而其敗立見其學賈生而不得者乎賈禹匡衡之學近於董生然其學益拘而其業益卑其學董生而不得者乎學董生而不得猶不失為迂潤之儒學賈生而不得則功利詭詐而已末流之弊又優劣之辨也要之賈生亦何可及也以聖門言之董生猶者也賈生狂者也夫子思狂者而不得然後欲得猶者而見之蓋狂而不學則不如猶狂而學焉則固出猶之上也嗚呼使賈生之才而加之以學又豈董生所可及也哉

論姚崇十事

陸隴其

大臣之事君也必先有以堅君意而後天下之治可成也君意未堅而欲與之圖治則吾以寬仁進而君且流於殘薄矣吾以弭兵進而君且溺於好大矣吾以防微杜漸輕賦節用之說進而君且不勝其牽引矣吾以尊賢敬士開誠布公之說進而君且目為迂闊矣是故始乎堅而終乎怠者有之矣始之不堅而能成其終者未之有也三代以來如伊尹傳說之於商管仲之於齊商鞅之於秦雖其王伯異趨純駁異致莫不於其始進之日有以得之其君是故功成而不勞彼唐之姚崇所急者而言之彼知之矣考崇所陳十事不過因當時所急者而言之彼見夫垂拱以來用法刻深羅鉗吉網紛紛於時也而曰政先仁恕見夫邊隅未靖突厥吐蕃未可力臣也而曰不倖邊功見夫武韋之禍幾危宗社而俳優宦寺乘寵恣肆也而曰監祿莽閹梁之禍曰戚屬不任臺省曰閽人不得與政曰佞倖犯法無寬見夫神龍之世賦斂無

度奢侈淫泆公主嫉妒多營佛寺也而曰絕田賦外貢獻曰絕佛道營造見夫五王被戮蕭岑繼誅而王魏直諫之風日遠也而曰接臣下以禮曰使諫官無忌諱凡此皆因當時所急言之治天下之事固不止此而人臣之効於君亦不盡於此獨其能以十者要說於上使人主之意既堅而後徐起而圖之嗚呼此其所以成開元之治也歟君志既定於寬仁則張湯趙禹之徒不得以嚴刑惑矣君志既在於弭兵則大宛月支之使不得以開邊誘矣君有防微杜漸之志則外庭之事必不決於宮闈尚書之柄必不屬於外戚弘恭石顯不得主樞密張放李明不得侍遊宴君有輕賦節用之志則雉頭之裘不以入內府湘宮之役不以煩將作君有尊賢敬士開誠布公之志則黜斥之罪不上於大夫放逐之禍不及於臺諫極天下之治皆始於吾君一念之堅而實始於大臣之有以堅之也是道也固伊尹傅說之所以成其王而管仲商鞅之所以成其伯也是故開元之時宋璟韓休張九齡皆稱賢相而吾必以崇為首何也堅帝意者崇也使崇無以堅之則明皇之荒晏不待天寶而九齡之徒又何所施其力歟雖然崇能必之於開元而不能必之於天寶何也曰崇知有以堅之而未知所以養之也君志固不可不堅而又不可不養堅之者存乎一日而養之者在乎平居古之為大臣者日以道德仁義進其君而又多選天下端人正士為其左右使其君日就月將而不貢於非幾凡此所以養之也夫是以堅者愈堅雖有姦邪不能惑之故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明皇之惑於李林甫楊貴妃也是其養之者未至也不然豈其二十年憂勤之主而一女子一小人能使之顛倒回惑而不可收拾也耶君子是以不滿於姚崇

崇讓論上

韓愈

行一物而衆善皆得者其惟讓乎讓德之基也禮之端也亦即禮之實也孟子以無辭讓之心為非人然而赤子之時間有而汨於利欲誘於習俗此心至於迷溺澌滅而不自知豈特不能充而已古有能讓千乘之國而不能不見色於簞食豆羹者忽其所輕也輓近世直視簞食豆羹皆千乘耳豈待千乘哉且夫千乘固吾所應有所以云讓若夫本非吾所必當有去之不顧乃其當

然惟妄據以為已有遂不甘於讓而乃敝敝焉與人爭嗟夫爭之途一開而五倫蓋多故矣而仕路為尤甚故見於朋友間為多詩曰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不讓求得也昌云亡也窮求之心逞忮之毒巧中敵我者以不及防因以得吾志而不知他人亦將挾吾之術以伺其後也蟬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方欲捕之異鵲又從而利之類相召也寧有既乎終亦必亡而已矣即間有固寵以自存而位愈高則望愈減任愈重則補愈難君子不以沒身為幸而以後世為憂奈何湛濁水而迷清淵也斯其故在祇知有己不知有人尤在祇知有官不知有己夫不知有己莫如反己士莫重乎有己也己而受官當實盡乎其在官者古人所以貴致身也如其不能或量力或知幾三揖一辭吾去官而已故在矣蓋委吏乘田亦有不容輕處者而又何競焉徒知有己莫如平情人者己之推也我必欲勝人人亦將勝我如人猶此情也兩情必當相平萬一人無此

情則俯視我為何等且夫君子歐然常若不足即薄技微長亦事事有不如人之恐而敢必加乎其上哉反已忠之屬也平情恕之屬也故欲正士大夫之心自能讓始欲興士大夫之讓自忠恕始

崇讓論下

韓菼

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言教之本風之自也夫上之所倡下之趨也上以官為高則官重上以讓官為高則官輕人情莫不趨於所極重者久之則官愈輕人皆思所以自重而讓道成矣自然之勢也嘗檢晉庾峻敦禮讓表及劉寔崇讓論皆推本於為國者以倡何有之化其言咸有補於當世峻之言曰聖王御世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山林之士

清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先王嘉之臣愚以為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莫若聽時時從志寔之言曰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夫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征缺四征預選之矣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八尚書共選一尚書也余嘗韙斯二說夫古者七十致仕固也然四十方仕計用其力三十年爾今有二十而已通籍者矣其亦可以六十為斷乎至如王陽貢禹之流於今為不世出之士又不可以六十為限也父母八十聽終養吁嗟晚矣父母不必皆八十也其有疾病又不論年也今令甲不以年限誠善竊聞諸道路或八十猶不以終養請此

為無人道之尤者豈止不能讓而已哉謝章得薦賢自代唐宋猶然今其法已蕩然無存即間有徒費簡紙者不過外任之大僚而京朝三品以上官皆聞命而即受事如召一吏何以勸讓如寔言誠可勵世雖然蒙有懼焉懼夫除官而許之薦官薦者之意尚未決而求者已盈門矣不得則怨是爭之府也且使薦者而不公耶有識者固將唾之其公耶必從而效之如寔言所讓最多者其必然也而彼欲爭之者第中以朋黨之一言即一

網盡矣故此法尚未可遽行嗚呼孰使夫古賢臣之嘉言讜議而有所不可行其非人心之憂也與

皇清文穎卷七

皇清文穎卷八

論

三禮論

韓　菼

禮之亡亡於周衰諸侯踰法度惡害已皆滅去其籍至秦益大壞漢興六經之文皆未出最先議禮則叔孫通取合當世參酌秦法沿襲施行遂為故事終西京之世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以發憤太息而不能已也章和時曹褒被詔條正禮樂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始終制度百五十篇仍雜以五經讖記之文尊顯慶禮蕭嵩等復折衷之為開元禮宋初開寶通禮亦本開元禮增損之信齋楊氏所謂士大夫好古者止知有開元以後之禮者也夫自叔孫通壞棄古禮而高堂生十七篇者雖尋出第列於學宮而不足以助宏國家之制作歐陽氏云三代以後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

豈惟治出於二哉禮與禮亦為二而朝廷所施博士所
藏訖不能相明也惟周禮一書劉歆發明之王莽行之
而遂以大亂重以王安石之紛更制度託於周官而世
儒遂疑此非周公之書出歆莽之偽為抑又過也夫古
禮十七篇高堂生所傳與淹中所出不殊其為古書無
疑朱子謂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
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燕射禮皆然其說
為至明確朱子晚年所以亟欲論定而又以屬黃幹終
之也周禮雖若繁碎而廣大精密非周公不能作獨戴
記之傳試去大學中庸二書則其粹然者無幾而今列
於學宮者顧獨小戴所刪學者以非功令所習周禮儀
禮浸度高閣是古禮之僅存者幸經宋諸大儒之發明
而又將復久蝕於後誠可痛也往者有請以儀禮周禮
並列學宮試弟子員者議格不行愚竊謂誠宜如朱子
之意令習禮家一以儀禮為宗而輔以周禮禮記使學
者勿忽於其所難讀而深求古禮之意以佐國家制作
乎可以漸革矣

儀禮論

韓　菼

先王之治天下以至易簡者立其體以至周詳者達其用夫天秩天叙人綱人紀其間曲為之防事為之制而三千三百教大備矣秦火之後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冠昏喪祭鄉相見與夫聘覲燕射之儀文固不甚害於當時之諸侯而春秋以来猶有行之者學士大夫習其傳者至漢初而猶在其書又蚤出則諸儒之附益蓋寡於諸侯所去之籍及秦煨燼之餘或千百之什一也昔者朱子有劄子乞修三禮斷以儀禮為本經而以禮記為其義説更欲雜取諸經史諸儒之説附本經之下而惜乎其未果也論者曰昔子太叔議晉趙簡子見儀而謂之禮杜預以為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而歎曰周禮在魯是禮之舊經已亡今之周官非古書也其儀文之曲折有隨世損益者聖人復起將必就今禮而去其太甚而十七篇者雖在蓋無所用之嗚呼斯誠不足與言禮者矣唐之開元宋之開寶非不盛行於一時者其治亂得失視古為何如蓋嘗讀曾鞏禮閣新儀序而愛其言曰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善乎得先王制禮之精意者矣又嘗愛張載之言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可謂深於學禮者矣夫此儀禮之十七篇者以五禮言之嘉禮七賓禮三凶禮四吉禮三而無軍禮以目錄次第攷之士冠禮士二十而冠之禮也士昏禮士娶妻之禮也士相見禮士以職位相親始承贄相見之禮也鄉飲酒禮諸侯之鄉大夫賓賢之禮也大射諸侯將祭與羣臣大射之禮也聘禮諸侯使卿相問之禮也公食大夫主國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覲禮諸侯秋見天子之禮也喪服子夏傳自天子以下喪服年月親疎隆殺之禮也士喪禮自始至既殯之禮也既夕士喪禮之下篇也特牲饋食士虞禮也特牲饋食諸侯之士祭祖禰之禮也少牢饋食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也有司徹上大夫既祭儐尸於堂之禮也統而論之人道始於昏冠父子

著代莫先乎此矣始以職相見有君臣朋友之義矣鄉
射鄉飲正齒位賓賢能貴貴長長賢賢之義矣燕射聘
覲諸侯上尊天子旁屬與國下逮羣臣之義矣喪服士
喪禮士虞禮人道之終大夫士之祭禮三所以報本反
始者加詳矣嗚呼先王所以教民親愛恭敬辭讓而無
淫佚慢惰之心焉此物此志也誠使行之今日不過其
服物器用如玄酒醴酒鸞刀貫本親用之不同耳
豈無所用之哉且即子太叔告簡子之言思之其所謂

天經地義乃夫子孝經之文則必以則天因地者為制
禮之本明矣三百以為綱三千以為目綱舉目張皆在
一書之中也而顧以是為儀也非禮也哉夫禮之行也
小大由之而或未知夫形而上者之在其中也故其後
知禮意者少而習其儀者亦不敢侈然自外於規矩繩
墨之外所得為已多也惜乎其存者止十七篇也故明
沅州劉有年洪武時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
篇若果淹中之舊也則儀禮之亡者全矣夫孝經古文

乃在新羅日本謝承後漢書明末猶有見之者豈得謂
古書之必盡亡故漢唐求逸書嘗之以官購之以金而
有年之書出非其時遂復失之嗚呼此十七篇者世久
以為迂闊無所用之矣雖存亦逸也而況乎其逸者也

樂章論

韓　菼

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此初命后夔之言也其後大韶既作薦於祖考既已致鳳凰來儀之應而夔言此音樂之和由於庶尹之允諧帝於是為之作歌而臯陶為之賡歌此其詩近於正大雅者也夏詩有五子之歌怨歌也孝子悌弟之言也其義近於變小雅而其音節則近於大雅者也虞夏之詩惟此二篇見於書而已其歌以為大韶大夏之節者不傳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至孔子之時又亡其七矣成康沒而頌聲寢變風變雅作及宣王再興則有宣王之大小雅而無宣王之頌豈非其德薄而有所不敢為哉詩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雖其自以為頌而其體製聲調則不離乎雅也史克之頌閟宮夸誕而無實者也稱姜嫄成風也稱三壽媚三卿也稱令妻壽母媚成風無媚聲姜也其曰莊公之子承莊公不承閔公他日夏父弗忌所以躋僖於閔之上以先父食者也周頌之所稱揚者皆其祖父之功德已然之事若祭祀之主人與顯相則稱其孝而已不聞以未然之事極其揚厲也故魯頌作而樂歌之體壞為後世矯誣之濫觴矣其後則雅頌失其所矣其後則雅鄭無別矣孔子告顏淵以放鄭聲反魯正樂然後雅頌各得其所知雅之不可混於頌而鄭之不可使亂雅樂也其詩然其聲然矣自古樂失傳而亡國靡靡之音不絕於世則雖後之作者未嘗不寫倣雅頌之語以為郊廟之樂章而譜以世俗之作其詞安不忘危又未經李協律等協以新律斯為近古者矣迨武帝立樂府而滿梢天馬之歌薦之宗廟此則以鄭衛之音歌鄭衛之詩而欲祖考來格也故汲黯曰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蓋深譏之自餘歌詞出於司馬相如等文雖爾雅未有祖宗之事而八音均調又不協鍾律後之作者雖如王粲傳玄成公綏張華褚淵沈約之徒亦不過如此所以然者其祖功宗德固未

之前聞而其致王之由揖讓征伐之事亦未有如虞周者太平刑措之風又不足以幾成康之盛此非可以虛文飾說為也則夫樂章之欲擬於古難矣若乃習其數者不能明其義為其詞者不能度其曲此又後世之通患也杜夔所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曲施之郊廟罔知所應抑又名實乖異音節已非鄭樵稱梁武自曉音律又詔百司各陳所聞帝自糾摘前違裁制十二雅樂自此始定雖制作非古而聲有倫準十二律以法天成之數故世世因之而不能易也以愚論之梁武帝製佛法十曲名為正樂如襄陽踏銅蹄之類又更造新聲則其所製定者其果如漢兒寬所云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綜條貫金聲而玉振之者耶蓋亦以當代所沿樵故不得而議之也唐宋以後其辭既平而近俚復參而不實其清濁高下疾徐之節奏未必果足以感移於穆然大古之音而致神祇鬼物也豈知夫古人之作其篇章字句多少長短非有一定及詩之既成而後被之於樂異於後世之填詞度曲多少長短必出於一者也君子言思可道而況長言之咏嘆之播之琴瑟管絃以對越於先王之靈者乎夫周頌之作亦有在康王而後者殷武之稱撻伐荊楚乃在高宗之廟則後之樂章數傳而無所增益者非古也夫本原事實以獻於祖考形容愛敬以惕其子孫此作頌之旨緝文之事審音之官皆宜留意者也

諸儒語錄論

韓　菼

嘗讀論語一書不特可以識聖人之言又可以見門弟子之記聖言者簡重而有體也先儒以為出於曾子有子子夏之徒所記蓋皆得於聖人之深者其序次聖言謹嚴爾雅絕有體要今其書煌煌乎與六經相為表裏發明矣孟氏之書亦非其自著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其所言耳今七篇者是也愚竊異夫後之學者之僅知記其師之說而不知所以傳世而行遠也夫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固言語自然之節而已者亦謂其辭則然而非必不可以已也所謂辭達而已者亦謂其辭達而不文而嘗竊莊老之書方言俚語亦可以為辭也自夫子沒千有餘年得程子朱子而道益大顯其言無不可以羽翼聖經發皇幽渺而獨其弟子無有能整齊比屬使有文章倫理便於誦讀而尋繹者也此固尊信其師之深親承其謦欬不敢有一毫增損恐不得其真而獨不知其不可以傳世而行遠也夫程子朱子之書其所自著雖其小小題叙亦皆有法度不獨書疏劄子而已傳世行遠亦足與六經表裏發明而獨其平日之言記自弟子者方言俚語隨得輒錄此誠未成之書而不無有待於後者也昔有問尹和靖者曰伊川答人問鳶飛魚躍曾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不知曾有此語否和靖曰是學者不善紀錄伊川教人多以俗語引之人便記此兩句蓋活潑潑當時有此俗語僧家屢用之伊川豈用禪語者故和靖直咎記者之失也抑尤有不可者宋時僧徒語夫子論語有齊魯兩家亦有家語語錄之稱雖於義無害然而釋氏之書始亦諱其不文而嘗竊莊老之書以文之矣鳩摩羅什譯梵書乃用說文爾雅可謂有志其後枝分派別其說益繁而不能文焉又其問答所參即事指喝本屬不經故直錄其語不加剪截獨怪儒者服聖教言聖言而其書一如釋氏之書無為也自朱子而後諸儒之語錄盛行與佛書交雜其言之無文同其

書之義例同要為以儒而入於釋之漸不可不慎也若揚雄作太玄擬経作法言擬論語學者非之今程朱之說非雄比也學者誠不能及曾子有子子夏而豈必出萬章公孫丑下哉整齊比屬以次於六経語孟之後而凡諸儒之言之足以羽翼發明者率倣此義例以成書而姑置其語録之名若此者所以傳世而行遠也愚是以備論之

春秋論

朱夔尊

春秋之義莫大乎正名何以正之正之以天子之命而已列爵有五公侯伯子男天子所命也其進也惟天子得進之其黜也惟天子得黜之孔子特據之以大書於策以明天子之命故邾附庸也而進為子滕薛来朝侯也其後滕降為子薛降為伯州虞郭小國也而稱公杞本公也而或降為侯或降為伯或降為子或復為伯他若于葵丘宋以公而稱子于溫于召陵陳以侯而稱子

傳者見稱名之有異因之據例發義於宋於陳則云在喪未葬也于州于虞于郭則云非爵也于杞則云用夷禮也夫曰未葬稱子則桓公十有三年衛之宣公未葬而書衛侯成公三年宋之文公衛之穆公皆未葬而書宋公衛侯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既葬矣而盟于洮書衛子是稱子不係乎葬不葬也夫謂舍國滅國被執雖生齊之于死故稱公則紀侯大去其國不當復書侯譚子弦子溫子夔子沈子胡子不當復書子小邾子執于

宋徐子執于楚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執于晉皆不得復書爵也其曰杞成公之卒賤之終其身也文公之來盟既已賤之矣其卒復書伯其義何也成公文公之書子也以其用夷禮雖大曰子也其先公降而侯侯降而伯其義何也之衆說者皆由尊聖人之過謂聖人可以意予奪之進以示褒黜以示貶測之愈深而離之益遠矣方周未衰諸侯不享覲者一貶其爵再削其地至於不朝者三則六師移之迨後戰於繻葛敗績於貿戎而成周之禾溫之麥可芟而踐六師既不能移土地又不能削惟爵號之存猶可操其柄則因其罪貶之當日之諸侯未肯降心以從天子之命其盟會慶弔來告於宗國必仍其舊而莫之改孔子則因其時而考其事書其爵以正其名凡王之未嘗黜者雖州虞之細猶得稱公其既黜者杞雖二王之後迭降為子俾知王命之不可犯僭稱之不足恃以取信後世而當時之亂臣強國以在喪未葬歟曰諸侯即位必命之天子既葬而稱子未受命於王也受命矣則雖未葬可以書爵宋公衛侯是也子言之矣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夫以君之所司而在下之權得以進退乎奪之則孔子先自處於無王何以使亂臣強國知懼而示信於後世乎顧犖儒之說猶紛紛附會之不一此乃孔子所云罪我者也

詩論　朱彝尊

孔子刪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刪又謂孔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刪誠千古卓見也竊以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且如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樂師所教之樂儀也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今大小戴記載有貍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於騶虞采蘋采蘩則存之於貍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宮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肆夏掌於鐘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鄉射之禮賓興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即席奏陔賓醉奏陔公入驁此又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刪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刪之又何也且詩至於三千篇則輶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掌叡安能徧為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

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為弟子雅言之也詩云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啟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於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

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於義而作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日誦者偶遺忘也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為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於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掌叚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於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闕獨多也且夫六詩之序自周官鄭氏之次周商之次魯不自孔子始也而後之論者若似乎私其宗國存其先祖而然尤刺繆之甚矣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令以太師之所陳大司樂之所教瞽矇之所諷誦輯取篇章句字而刪去之是變禮易樂也若移秦於魏唐之後檜後於陳豳後於檜其亦何所取義而孔子必更之噫衰周之際禮不期於壞而壞樂不期於崩而崩孔子方憂其放失考求之不暇而豈其刪之以自取不從之罪哉

理學真偽論

張廷瓚

且夫道之所以大明於天下萬世者賴有聖賢真儒以維繫之也三代以前道之統肇於帝王明於師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法其及天下也弘孔子孟子之立教其及天下也遠是以危微精一之旨緝熙敬止之學道德仁義之理體諸躬修措諸事業播於一時則有禮樂政刑之化垂於後世則成纂修刪定之書煌煌乎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綿地靡不仰焉靡不歸焉豈非斯道斯民之大幸歟然當其時已有楊墨之言告子辨性之說潛伏於道統昌明之日而理學真偽此其肇端也自漢以後董子韓子闡發微文屏斥異端註疏繁興亦道統修明之一助嗣是而濂洛關閩諸儒出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道著於倫紀明於六經昭然於天下後世迄今觀周張之學歸本於靜誠二程之學切求乎仁敬邵子先天之學啟聖人未言之旨朱子傳註之學發聖人已言之蘊類皆躬踐實行內外一致而不徒

託諸語言議論之間其時寧有真偽之殊哉夫理學之所以分真偽者皆由浮誇之士徒有慕乎道德之名而欲襲取其貌以欺天下後世其發議於廊廟之上何嘗不侃侃言忠至問其靖共匪懈之忱則不知其安在也周旋於家庭之內何嘗不切切言孝至問其服勞養志之事則不知其何屬也以及處己接物之間危疑艱難之際或慷慨自言其介節或勉強責人以難行非不足以竦一時之聽觀一旦身歷其境而其畏葸趨避之狀更有勝於常人數倍者蓋由其人務名而不務實以欺而不以誠此真偽之所由分亦如孔孟時之有楊墨異端也夫朱子為有宋一代大儒今觀其遺集所存味道之言發見於詩歌者不少而翰墨之留傳人間者亦往往有之後世學者或有謂詩歌翰墨非理學所當務是蓋無無長游藝藉藉潤色之才故為此語以文其固陋適足為天下後世笑而已

理學真偽論

沈涵

世道所以常存人心所以不敝者何恃乎恃有理學之真而已矣三代以前君師之統出於一堯舜之精一危微禹湯之祇台建中文武之緝熙執競數聖相傳實為萬世理學之祖下至羣黎百姓家無異訓人無異習無論理講學之名而理學自昭於天壤當其時并無所謂真也亦安有所謂偽者雜出於其間哉迨後世人心不古風俗日漓天生孔子以木鐸斯民而易詩書春秋禮樂炳若日星子思孟軻從而光大之言心言性言仁言義其理益詳其學益顯豈聖賢之得已哉蓋深懼天下之偽為理學而實非理學者貽害於世道人心至大故以憂世覺民之心著為扶衰救敝之論故曰六經之作皆聖人憂患之思也彼夫楊墨之徒以無愛言仁以為我言義荀卿以性為惡偽學之弊至河決魚爛而不可復止若非孔孟預知其弊而昭示之力拒之天下後世安知理學中自有真者在耶漢唐以來儒者固多而真偽亦異如河汾昌黎於進退出處之間君子猶有遺議況揚雄之劇秦美新王何之高談莊老又不足言已逮及有宋真儒輩出濂溪之立誠也二程之主敬也橫渠之致虛守靜也紫陽之格物致知也孔孟之傳得諸儒之致虛守靜也紫陽之格物致知也孔孟之傳得諸儒而愈顯厥功懋矣然使當時徒襲夫講學論道之名而究無立身行已之實天下後世亦孰從而信之惟其言行相符名實相副是以理學至今而彌彰即如九淵之尊德性守仁之致良知說者謂其近於禪然鵝湖鹿洞當時原未嘗抵牾而文成功業炳耀廟廊豈偽學之徒所可並稱雖皆謂之真儒可也總之理學出於真則不言而躬行事君者不必以忠名事親者不必以孝名持躬接物者不必以仁義名隱微天性間固自有至真者在也否則衷衣博帶重席擁鼻高談忠孝而實悖於君父矜言仁義而實近於矯誣真聖道之蟊賊耳何足以言理學哉昔人云秦人焚經而經存漢儒窮經而經絕經學且然況理學乎所願世之儒者日從事於其真而

毋即於僞則幾矣

理學真僞論

胡會恩

自古帝王崇儒道為聖賢繼絕業為萬世開太平未嘗不以表章理學為亟亟也然必嚴其辨而後矯飾者不得託正其趨而後似是者不得參所分在心術之微而所關及於天下國家之大誠恐名實一淆而流品莫定則風俗人才有受其弊而不知者此理學真僞之間所當取而論定之也嘗試思之執中之傳肇於唐虞垂教之統開於洙泗厥後諸儒授受代有師承初未嘗立理學之名也迨有宋之濂洛關閩出闡先聖之微言振千秋之墜緒著書立說以昌明世教啟迪羣蒙皆諸儒躬行心得之所及而學者翕然宗之則理學之名由斯立焉然尚其真真則不惟無愧於諸儒而直可上希乎先聖涉於僞則不惟有悖於先聖而早已獲罪於諸儒今夫真儒之為學也本之日用彝倫措之經綸事業忠孝非以立名廉節非以沽譽以至一言一動之間不緣飾以驚愚不矯情以鎮物無往而非真則無往而非理學也

如其不然而襲端人之貌以為聲援之階修長者之容以便營私之術雖高談性命矢口詩書而隱微衾影之間不可問者實多則亦適成其為自欺之學而聖人所斥為色取行違之徒而已矣是以學者之立心也必先於立誠而謹於為己以和平中正之操而為光明磊落之槩不參以作偽之念不雜於為人之私可以質幽獨即可以質聖賢可以對屋漏即可以對君父則有理學之名可也無理學之名亦可也蓋崇其實則可謝其名而尚其真則必絶其偽斷斷如也雖然物情之不能有真而無偽久矣惟亶聰立極之聖人懸鑑衡以辨羣品考古鏡令旁燭無疆必不使偽者得以亂真而真者或反絀於偽也斯其為理學昌明之會乎

無極而太極論

張廷璐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形而上則不可以形求也不可以形求而實為衆形之所由生而即為衆形之所莫能外夫天地之大萬物之賾必拘拘焉執一形以求道不可以盡道也亦並不可以明道也道無形也道無形而必執形以求之則其視道也淺矣然則道終不可以形求乎道無形而天下之有形者皆道之所以形其形至虚也而涵天下之實至約也而貫之名可也無理學之名亦可也蓋崇其實則可謝其名而尚其真則必絶其偽斷斷如也雖然物情之不能有真而無偽久矣惟亶聰立極之聖人懸鑑衡以辨羣品考古鏡令旁燭無疆必不使偽者得以亂真而真者或反絀於偽也斯其為理學昌明之會乎

天下之紛至無也而妙天下之有此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闡前聖未發之旨而實為千古不易之定論也今夫天地吾不知其所由始也而道生之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吾不知其所紀極也而道生之渾然一理運行於冲虚冥漠之中無聲臭之可尋無方體之可執然而乾坤之所以覆載日月之所以照臨風雨霜露之所以動散而凝結山川之所以流峙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所以耦處而類聚以至於飛潛動植跂行喙息

之屬所以若其性而遂其生莫不各有自然之道以主宰乎其間則其所謂無聲臭之可等無方體之可執者又豈非造化之樞紐而品彙之根柢哉故析而觀之物物各具一太極也統而言之萬物同此一太極也萬殊之所以分一本之所以合無體而無乎不體無在而無乎不在故曰無極而太極也或疑周子於太極之外復增無極與易有太極之言有未合也不知原太極於無極所以明其無形而有理而太極即在無極之中即無極而指其為太極所以明至理不可以形求而無極原不在太極之外故朱子以為默識於意言之表張子以為淵源粹精秦漢以來所未有則周子斯言正與大易形而上之旨相發明而何疑其有未合也哉

黃鐘為萬事根本論

張廷璐

天下之事不得其中則施之而有所不通得其中則推之而無乎不準蓋中也者得乎天地最初之理而調劑於陰陽動靜之平是以天下之大事物之紛賾雖千變萬化皆莫不由乎此而無有踰於其外者此黃鐘為萬事根本之說誠古今不易之定論也昔者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之鳴雌雄各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為八十一分凡五音十二律六十調八十四聲皆由黃鐘而損益之此黃鐘之所以為律本也由是以之審度而度長短積黃鐘之十分以為寸各自其十以至於尺丈引本起於黃鐘之長而五度審矣以之嘉量而量多寡黃鐘之管容黍千二百為龠合龠為各各自其十以至於升斗斛本起於黃鐘之龠而五量嘉矣以之謹權衡而平輕重龠所容之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

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本起於黃鐘之重而五權謹矣推之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而規矩方圓繩直之屬莫不由之以定矣夫天下之事未有外於長短多寡輕重者而長短多寡輕重即未有能外於黃鐘者則黃鐘之為萬事根本不信然哉蓋天地之間所以彌綸而無間者理也數也黃鐘以自然之數察自然之理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惟其中而已矣故其聲則中聲也其氣則中氣也

法制由之以立禮樂由之以興風俗由之以同道德由之以一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知此蓋可以曉然於黃鐘為萬事根本之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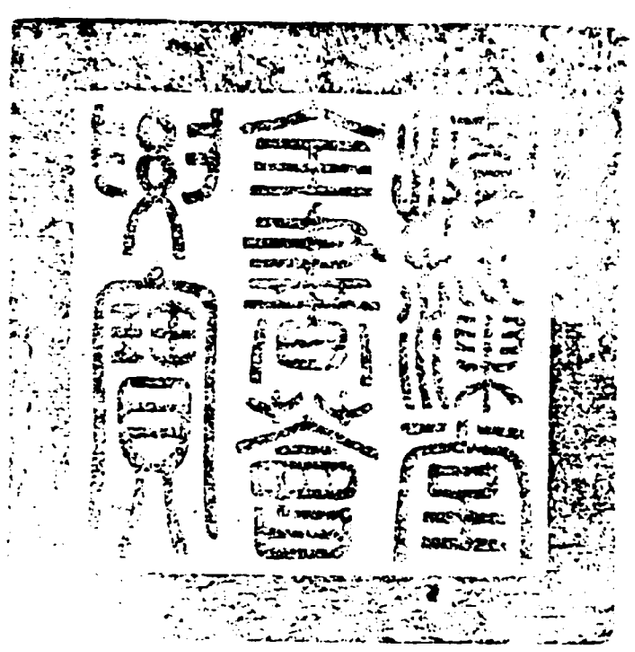
日月五星行道論

張廷璐

自古聖人為治皆取法於天堯典始命羲和欽若昊天首舉日月星辰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張衡靈憲云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蓋經星之附於天者終古不易其運行之參差而立儀製器以窺測之者惟在日月五星耳七政齊而經星不必言矣顧七政之運行有遲速之分而其所行之道亦不一漢書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天之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北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強赤道當天之中央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黃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斗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奎去極中日行至於斗在赤道南二十四度則為冬至至於東井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則為夏至東至角西至奎行黃赤二道之交中則為春秋分此日行黃道之大畧也月春從青道夏從赤道秋從白道冬從黑道道各有二皆斜出

於黃道之內外其出入黃道不過六度故合黃道而謂之九此月行道之大略也五星皆隨日由黃道行而盈縮遲速各異木為歲星故歲歷一辰火為熒惑行列宿司天道出入無常金水附日而動金為太白水為辰星常遶日旋轉或前或却土為填星歲行一宿蓋五星之位有高下則度有廣狹位近地者其度狹而易周位遠地者其度廣而難周五星大小不同各依其行順時應節但日月則運行而前五星則有留退留順之異候天官家所謂見伏留行者是也此五星行道之大畧也諸說具載於歷代史書宋儒亦備論之詩書傳注皆可考然歷年既久而不能無差即以冬至言之堯時日躔虛三代則躔女春秋時在牛自漢以後在斗今且在箕矣蓋由歲差之故舉一冬至而其餘不可類推乎要而論之朱子云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故日月五星運行於天之下雖所行之道不一而同以二十八宿為次舍劉向所謂宿者日月五星所宿舍也古今之言天者詳矣周髀宣夜之說已不可攷惟渾天獨存漢晉以來代有儀器唐李淳風更為圓儀三重有六合三辰四遊之名皆所以測日月五星之行度大約皆渾天之法即璿璣玉衡之遺制也蓋蒼蒼者天雖遠而無所紀極而儀器可以推測而知惟儀器遒密則推測逾精而日月之運行五緯之躔次皆昭然可觀不失累黍於以佐聖人奉若祇承之道為敬授人時之本何可言天道遠而無裨人事也哉

皇清文穎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九十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四百十 集部

皇清文穎卷九

論

黃鐘爲萬事根本論　劉綸

古聖人擅顯庸創制之才彰物曲人官之用其所以經緯萬端者雖事極乎至纖且悉莫不與以宰攝之大原豈事事而爲之所哉亦以理必彙其元數必宗其朔即天壤之大古今之遥皆將範圍不過而曲成不遺也請得詳黃鐘萬事根本之論今夫黃鐘者在氣爲中氣在聲爲中聲其得乎理者全也均其長得九寸徑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其賅乎數者備也故史記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禀於六律而六律之中物不得過事民不得過臣自有黃鐘以爲之君而按序遞生即十二曲六十調不過錯綜以寫其蘊太和所以鼓盪於兩間也氣化所以節宣於萬類也天時人事所以綱維樞紐於終古也由是以之通歷而緹灰有消長

焉以之嘉量而衆黍參有虧盈焉以之準度而圭撮有贏縮焉以之平衡而銖兩有空積焉鬼神至遼渺也一吹息以格之矣鳥獸至蠢愚也一聽觸以召之矣豈非其旁皇周浹厥用四達而不悖者歟然竊意前之聖人聲律身度正黃鐘以推萬事則一本散爲萬殊後之君子憑器考聲執萬事以求黃鐘則大用乖乎全體彼嶰谷之竹亦天籟自發耳鳳凰之鳴亦物性自通耳而元音即有以紀之何者其神融故其迹洽也至於漢京房之用準晉荀勗之用笛梁武帝之用通北齊信都芳之用輪扇皆不惜殫思沉慮庶幾脗合夫黃鐘而沿襲既差施用殊絕不亦舛乎善夫元定律呂新書之言曰欲求聲氣之中莫若就黃鐘而多設之管每分遞減更迭以吹律元可得茲固根本之論也若夫聖作明述宿悟神解潛運在希聲之始而理無不精數無不貫休明鼓吹樂緯而禮經之俾天下皆受治焉所謂萬事萬化寧乎心其又當求諸根本之先也已

黃鐘爲萬事根本論

于振

天地之化必待於物爲之區事爲之制則不勝其勞而化育之理將有時而窮聖人之制必待於事爲之處物爲之給則不勝其賾而制作之妙將有時而絀然而天下之事固非聖人不能區畫盡善也則聖人之處萬事必有其本矣今夫律吾知其高者高而下者下也清者清而濁者濁也今夫度吾知其尺有所長寸有所短也今夫量吾知其斗之大於龠也庾之異於釜鍾也今夫衡吾知其千鈞之重不以銖兩而移也是數者萬事之所待理而百姓之所日用而不知者也然使聖人必斤斤焉今日治律明日治度又明日而爲之量與衡在聖人前民利用固有所不辭然而聖人有所不必者何也聖人固知本者也昔者黃帝使伶倫截嶰谷之竹斷兩節而吹之制十二筒以象鳳凰之鳴雄聲六雌聲六律呂之生蓋始於此顧六律六呂播爲五音而益一以上生焉損一以下生焉四時和八風平功德以是而昭符

即由是而集熙乎盛哉何由而致此益有本焉則黃鐘者是黃鐘者子月之律也候律之法為室三重閉戶塗纍密布緹幔以河內之葭灰抑律兩端冬至日一陽初復其灰自然飛動而黃鐘應焉此固天地之氣剝而必復聖人制器以迎之造物無心也聖人亦無心也由是而律呂正焉宮商協焉而百獸舞鳳凰儀無怪矣由是而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各自其十以登於引則度之長短視此矣由是取黃鐘之管容子穀秬黍中者

一千二百為一龠焉又十其龠而為合焉而斗斛以上類然矣由是而一龠之重則十有二銖焉又倍其銖而為兩焉而鈞石以往莫能外矣推而至於謀衣食興學校禮以節性樂以防淫凡所謂用天之時因地之利以導民之和者胥不外是故曰本也夫巨木之初生萌蘖焉已耳土膏之所滋息雨露之所浸潤以達其枝以茂其葉高或百尺廣蔭千畝者無他其根之所蟠者大而因之者有其本也黃鐘之為萬事根本也亦若是則已矣益嘗論之後世之人物物而為之所事事而為之制宜其施之無不當矣而上下之間弊弊焉察察焉日不暇給者古之聖人執其簡以御其繁握其中而圖其要萬事無能遁焉此黃帝堯舜所以垂衣裳而治成周之世所由致宇宙太和之盛也歟

黃鐘爲萬事根本論

周長發

天下之事萬有不齊而莫不根本於黃鐘以爲起數之原大數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行於萬此其事幾疑爲繁賾之數而不可紀極以窮其蘊者矣不知肇始黃鐘紀於一而三之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此其說有可得而申者焉昔者黃帝命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嶰谷之竹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鳴而雌雄各六是謂律本自黃鐘以至蕤賓六律爲陽自林鐘以至應鐘六呂爲陰參分損益隔八相生皆還相爲宮以起數此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夫律以起歷此又三統三正所由兆焉黃鐘當半子初開之候一陽來復之時施種黃泉孳萌萬物天統天正定於此也由是林鐘在丑則爲地統地正太蔟在寅則爲人統人正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推之而小周大周小成大成月會歲會閏法元法備基於黃鐘之黍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書曰同律度量衡

益以齊遠近立民信也因律而考之度本起於黃鐘之長一黍之廣度爲九十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廷尉掌之量本起於黃鐘之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衡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是謂五則職在大行鴻臚掌之若此者其以黃鐘爲根本焉明甚然黃鐘起數又不特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重輕者不失銖黍而已也在人心亦自具黃鐘焉秉陽剛之氣驗來復之機喜怒協乎溫肅哀樂符乎慘舒而由否而泰由屯而亨由剝而復天人理欲判於幾微其亦天開於子之精義乎所以按之五行而土屬中央驗之五事而思以作睿體之五常而信以統終察之五音而

君以作始卽以萬事之本爲萬理之根無不合也是可

探河洛之數而起悟矣

黃鐘爲萬事根本論

汪士鋐

天下之事不可勝舉而必有其原天下之理不可勝窮而必有其要推其所從生而遞以相嬗於無盡此繼天立極之聖人創爲法制垂諸後世而事以理起舉無有能外焉者也昔者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鳴雌雄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劉歆著其說曰一備數二和聲三審度四嘉量五權衡稽之於古今效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數始於一至於十百千萬所以算數事物本起於黃鐘也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以備聲者宮商角徵羽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合樂用焉歌奏用焉而五聲以和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

長一爲一分積十爲寸自寸至引遞以十升而五度以審量者龠合升斗斛也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自合而至於斛皆以十遞加焉而五量以嘉衡權者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旋見矩也權有銖兩斤鈞石之差焉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以制權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均權是之謂五則也故書曰同律度量衡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陶唐命官授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益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以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鐘起於子而終於亥終而復始天地之大紀該焉歷代以來講求愈密而溯其始皆起於律史記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而黃鐘者又六律之根本也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行而不著習焉不察斯莫識所由來耳如其因端竟委窮流溯源則起化有自時措咸宜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則聖人之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其故可思也若夫縱黍橫黍之辨漢斛魏尺之殊羣論紛紜莫所折衷非苟阮之神解季通之心契詎易測其淵微也哉

黃鐘爲萬事根本論

齊召南

言道者必溯太極言數者必溯黃鐘此非有精粗神迹之判也太極者黃鐘之至理黃鐘者太極之元氣始生萬物位居中央於聲爲宮於行爲土於辰爲子於卦爲復於紀爲天於時爲日南至氣之毋而聲之君也是以舉天下千變萬化之器與數莫不由之以生即謂萬事之太極也可旨哉黃鐘爲萬事根本之說也試論之黃帝制律以象鳳鳴首曰黃鐘其長九寸其數九九從而遞相損益以極於應鐘而十二律備黃鐘正則十二律皆正而天下之聲無不正大樂所以同和天地感格幽明類致百物移易天下之風俗而鼓舞至神者黃鐘之爲也然則謂十二律爲樂之根本而黃鐘爲十一律之根本此亦善於言黃鐘者矣雖然烏足以盡黃鐘哉今夫天下事之大端有五備數審度嘉量權衡與和聲並重者也而是四者則無一不本於黃鐘數之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行於萬也本起於黃鐘積黍之長量之躍於侖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本起於黃鐘積黍之侖權之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也本起於黃鐘積黍之重書曰同律度量衡冠律於度量衡之上凡以是也至於布著而掛扐卦爻應焉尚象而規矩準繩應焉演爲歷算而春夏秋冬之節氣章部紀元之積分應焉推而族姓始於吹律軍聲辨於執籥星土準於旋宮天下無有一事不本於黃鐘也者又奚啻括羲和廷尉鴻臚司農之所掌已哉以其爲施種之初也故曰鐘以其爲五色之尊也故曰黃陰陽合德氣鍾於子以化生萬物故由孳萌而紐牙而引達而昌茁而振美而已盛者生氣之通自乾初九以至上九也其由罕布而昧蔓而申堅而留孰而畢入而該閡者生氣之復自坤初六以至上六也變化不窮以黃鐘爲樞紐如木之始於根而布於葉以暢於枝如水之始於本而流爲川以放於海班固所謂究極

中和爲萬物元又謂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洵善於言黃鐘者歟抑又有說有天地之黃鐘有人心之黃鐘天地之黃鐘月令是也故孔子贊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於復則曰見天地之心人心之黃鐘喜怒哀樂之未發是也故中庸以中爲天下之大本也處兩大之中者爲人宰四海之中者爲君君之所以理萬幾而康萬國者豈有他哉心而已君所以宅心者豈有他哉中而已致中以致和而天地協應兆民阜成百昌茂遂將所謂黃鐘者不在區區之器數而在道法矣書曰皇建其有極此卽萬事根本之說也歟

史論

劉綸

讀諸史而不以正史爲考信則見必岐讀正史而不以諸史爲參稽則識必固司馬遷續父談爲史記褚少孫補以景武紀等書裴駰解之而蘇子由作古史以糾之班固續父彪爲前漢章帝又命曹大家補八表天文等書顏師古註之而劉知幾作史通以糾之蔚宗沿晉人輕俊之風似遜孟堅一格而思精體大與班並驅或曰前漢失之同後漢失之誕則荀袁二紀可並採已陳壽三國志帝魏而退蜀雖文中子司馬公諸人俱韙之而大統實紊習鑿齒所以有漢晉春秋之作而蕭常亦正以續後漢書也夫古人史出一手至晉書乃共參著述其始創於何法盛等十八家其後修於房玄齡等十三人房喬者卽玄齡也文多駢麗無亦兼採世說諸書之過歟李延壽之爲南北史也綜八代於二書以成父志而沈約魏收子顯思廉百藥德棻之史瞠乎後焉然其複也可芟其遺也可檢彙而修之是固有待且南北史

不作本志則如魏徵隋書所編顔孔諸人之志尤屬賅貫可佳而論史者專及五代何哉舊唐書權輿於韋述斟酌於劉昫仁宗時加删改新唐書則梅堯臣爲方鎮百官表劉羲叟爲律歷五行志宋子京爲列傳而歐公綜紀志之成進表有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當矣乃劉元城正以此爲新書之病又豈無説耶至於歐公新五代史益重修薛氏舊本者自朝廷取付史監而居正之史不行良由煩猥失實耳宋金遼之史不及前代如揭傒斯歐陽元所脩尤屬不知正閏其庶幾者陳桱之通鑑續編他若李燾長編陳仲微二王本紀亦不足多矣元史作於胡粹中洪武間命宋濂纂修尤多舛謬欲其追媲前史之流風餘韻益亦難之豈古今人本不相及歟抑雖有史才而未盡協其用歟夫以司馬班范陳壽諸人其才與學與識固超出於諸史萬萬也以子由知幾鑿齒蕭常諸人其才與學與識未必不大遜於正史也然而正史之缺失亦有時不能不藉諸史

之何者正史釐爲國憲有其醇必有其疵諸史列於各家有偏見亦有特見今誠以正史爲一成之案而以諸史爲互證之佐亦讀史者之又一見也矧二十一史皆法尚書爲紀傳體至編年之例諸家不同而莫善於司馬涑水之通鑑胡文定作舉要補遺所以正其失也劉恕復作通鑑外紀所以備其闕也紫陽綱目規仿春秋至嚴且明不在永叔五代史下金履祥通鑑前編得其意焉珥筆者宜於何取法已方今

聖天子盛德休烈光於青簡遴記言記動之司分繫日繫年之典而又纂修

實録以揚扢我

祖宗累世之丕緒一時冊府芸香鑾坡鳳掖蓋皆有左蒲右蔽蔚爲

國華用能垂萬年之憲勒千古之書者矣臣其敢不拜手稽首以爲

當宁獻

史論

于振

昔我
聖祖仁皇帝以朱子綱目一書有裨於治道有益於人心特於
敕幾清暇丹黃甲乙著爲成書刊刻頒賜俾天下溯流窮源以知春秋筆削之精義又以明史未竟
特命開館
簡選儒臣蒐羅舊聞以彰美備
世宗憲皇帝監於
先典復加考定伏遇我
皇上乾德龍飛生知天縱懋學日新羣臣之擬述一秉於
聖明之裁定於是乎有明之史炳乎足以奄有二十一代之簡編矣顧臣竊惟史之難有三非具淵通之學則無本也非有著作之才則非體也非嫻於掌故則古今不具悉前後不相蒙古人云文章如面史才最難職此故也廿一史之名亦以其代言之耳正史之外如漢之袁宏荀悅晉之孫盛習鑿齒及王隱臧榮緒逮後劉知幾輩皆有述作蔚然可觀亦曷可少焉雖然千古之史才司馬子長其首也其文宕逸善敘事有牢籠萬有之槩始於談成於遷補於褚少孫尚矣而班固乃追然笑之謂其崇黃老進奸雄耳夷考固之爲書自高至武盡窮遷之舊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其卒也曹大家爲之竟其業則固之所自爲益無幾耳然其文筆醇古樸茂又非後之所及蔚宗倜儻小才人無足取獨其書體大思精所以與班馬並稱三史也三國之統自當以蜀爲正陳壽無足責而涼水亦復仍之至紫陽作綱目而正統始定其爲功於名教大矣晉書始於何法盛等十八家貞觀中以法盛等所撰未允詔房喬與褚遂良許敬宗等再加撰次房喬者玄齡也喬以宣武諸傳論上所自爲故曰制旨而稱御撰焉古者修書多出一家之言其成於衆手而歸之御撰益始於此前此則有沈約之宋書蕭子顯之齊書姚思廉之梁陳書魏收之魏書

李百藥之齊書令狐德棻之周書之數子者非不各竭其心思才力欲與班馬爭席顧有紀傳而無志書識者憾焉非有隋書爲之補其缺略何以信今而傳後耶隋書者亦修於貞觀與晉書並稱良史者也益由太宗因才器使以顏師古孔穎達博通古今故授以紀傳于志寧李淳風明於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故授以志書總覈詳明自沈約以來所未有也其時李延壽預修晉隋二書究悉舊事因效焉馬遷體總序八代爲南北史學者稱之而沈約魏收諸家益微矣唐書始於吳競劉昫因之繁略不均是非失實宋祁歐陽修被命爲新書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云舊前文省於舊劉元城以爲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云舊例修書止著官高一人歐以宋爲前輩並著姓名宋感其退遜或謂子京用字奇澀歐公殆不滿之故爲此以表異耳今觀五代史之作條例嚴而體裁正史遷之後此爲嗣響視新唐書如出兩手固非子京所及也何況辭居正盧多遜李昉李穆等之繁猥無稽者乎宋有三朝兩朝四朝等國史元初立國史院命史臣通脩遼金宋三史爲都總裁者脫脫也爲總裁者鐵木兒塔識及揭傒斯諸人也明洪武中命宋濂等修元史未期而成自遼以下史筆蕪穢無足觀者古今人才力之不相及信不誣也要之作史之體雖有編年紀事之分後代以來亦有起居時政之錄然編年者當以春秋爲法紀傳者當以司馬爲宗至涑水創通鑑於前不過春秋紀事之成法朱子成綱目於後乃得聖人筆削之微權而遂昌尹氏永新劉氏或爲之發明或表其書法皆所以尊史於經煌煌焉甚鉅典也臣豪筆無能簪毫有愧惟有勵劉向燃黎之志懷子雲給札之思引領彤庭庶幾藉文章以報國云爾

史論

張漢

大凡人臣之進說於君也衷之以經術而已六籍之微言無論則三代而下碩儒名臣之嘉猷讜論無有逾於程朱以程朱躬承聖人之統者其先則漢董仲舒漢唐諸儒無有過是亦守先待後之人程朱之所許也請因明咨而酌之考管子以德當位功當祿能當官爲三本以節用賢佐法度誅賞天時地宜爲六務荀卿以仁義威爲三具其四齊則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之說也漢孝文時鼂錯對賢良三策一以明國家大體一以通人事終始以能直言極諫孝武帝時仲舒三策則多援春秋經義天人治道之要明析言之益正誼明道不謀利以計功其聞道者以是推之致君亦以是當是時賈董並稱而治安之策不免於矯激之論與公孫氏同舉而曲學阿世吏治緣飾以儒術其本原大有醇疵區區智囊之鼂錯審機度務正不免計功謀利之習也夫豈可同日語即至言世務書嚴安以禮度防風俗之奢儉徐樂言安危之要賢主獨觀萬化之原各有所見不能大爲優絀仲長統稱崔實政論與荀悅申鑒五篇其詳政體篇有五大氏興農桑審好惡宣文教立武備明賞罰其言可採施於時政不無有裨而亦未盡簡核嗣是而十思之疏且詳酌十漸者當以魏徵爲準太宗致治雖不即幾成康而納諫如流有主聖臣直之美徵不盡繩以古人之禮法而抗言切諍則有古大臣骨鯁之風可以上比於汲黯若夫司馬光五規所謂保業惜時遠謀謹微務實其說皆守邦之要道唐姚崇元稹宋呂公著范仲淹程顥皆有十事之奏可法可傳不能妄議其得失直與張九齡之金鑑録韓愈之奏表陸贄之奏議蘇軾上神宗書及以通鑑大學衍義進講酌無逸圖以托諷者竝傳千古唐宋以來其可嘉與者尤不能一一詳舉也至程朱爲御史裒行及崇政殿說書煥章閣待制皆以古大臣自期故言先務以立志責任求賢爲急言大本則君心爲要是以程頤方長不折說者以

爲特小失孟子引君當道之意而不知預養仁心則杜漸防微亦其見端朱子入告或以爲正心誠意上所厭聞而必曰生平所學惟此四字以故在朝疏凡七十餘上不慮其數且辱者得其本也執是可以入諫矣管荀諸人霸功也雜學也因時取濟可耳豈王道之所貴而與純儒比論耶臣愚以爲諫君之道格其心而已積誠以動之明理以啟之心平氣和從容而詳悉之仿都俞吁咈之風必期於信焉而後諫諫斯無迕然而古之諫

臣亦有不必盡拘者信而諫有如魏徵不必信而諫有如陸贄而同歸於諫行而言聽則又視乎其人以致之六籍所載微言孔多得其道而用之已盡於此天下安於磐石而歷萬年有道之長以是故也臣不揣愚陋用敷區區之忱乞

聖天子垂鑒而采納焉

皇清文穎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四百十一 集部

皇清文穎卷十

論

史論　　杭世駿

史之有正史也自正閏之統標之也班氏承劉歆七畧以世本戰國策漢事楚漢春秋等篇列於春秋之後而不列史名自齊王儉撰七志梁阮孝緒七録部分其類而隋書經籍志仍之有霸史有僞史有通史有實録有

起居注有日歷有時政記自唐迄宋莫之能改必以班馬諸人為宗何也談遷彪固世領著作一則文直而事覈一則文贍而事詳補之者褚少孫宣布之者楊惲相次撰續者劉向劉歆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校叙之者固女弟曹大家從大家授讀者馬融等作八表及天文志者馬續解之者徐廣裴駰司馬貞張守節之外又有司馬彪鄒誕生徐邈之音而史無疑義矣服虔劉德伏儼應劭

鄭灼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劉寶臣瓚之外又有包愷蕭該之音晉灼之集注蔡道讌之集解大顧小顧之決疑集注而漢無隱滯矣漢自中興以後為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晉室遷徙三惟一存范蔚宗刪七家之漢書及東觀記自以為筆勢雄放體大思精然表志闕如皇后稱紀方術濫及神仙列女表章蔡琰識者有遺議焉獻帝以固書文繁難省詔荀悦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立典有五志焉曰達道義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勲表賢能范史以為文約事詳論辨多美唐貞觀中嘗以是賜交州都督李大亮下書曰此書叙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而科舉試士亦以悦紀與史漢為一科晉末衰宏以東京史籍不倫惟張璠漢南紀差詳因參撫記傳以損益之比諸家號為精密劉氏史通云世言漢中興習鑿齒始正其誤著論云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靖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叙況暫制數州之衆哉見世說注梁武帝集諸臣編通史吳蜀二主皆入世家劉知幾獨謂曹逆劉順而以帝王之少康光武侯伯之秦繆楚莊比方昭烈歐陽修論正統而不黜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朝統論非之司馬光修通鑑而不帝蜀朱子作綱目正之張栻撰經世紀年獻帝之後即係昭烈年號書曰蜀漢建後主亡國而始繫魏是即漢晉春秋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為晉之旨也南豐呂南公吳興鄭知幾永康陳亮嘗有更定書而皆不就廬陵蕭常元陵川郝經明晉陵謝陛相次編削進蜀以帝制退魏於載記三國之正統乃定大抵三史有得有失三志有短有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遷之失也蘇子由譏之見識有限體致局弱此范之失也葉水心譏之鄭夾漈論固謂全無學術專事剽竊不無過激然古今人表斷自虙羲神農貨殖列傳及於白圭子貢是其厥後孫盛為魏春秋於武帝亦稱本紀唐書藝文志有魏武本紀四卷

史例已紊矣陳壽敘事實直較遷固或不如比蔚宗則有過況董衷劉呂諸傳為范史開先乎晉氏修史從賈謐之議以泰始為限斷厥後公私互有著述迄於齊代數其可徵者陸機撰三祖紀干寶撰宣記愍七帝紀束皙撰帝紀十志鄧粲撰元明紀曹嘉之劉謙之徐廣鄭季產皆撰晉紀王紹之撰安帝陽秋記義熙九年之事習鑿齒孫盛檀道鸞皆撰陽秋杜延業撰春秋略司馬彪王隱謝沈虞預朱鳳謝靈運臧榮緒蕭子雲沈約鄭忠皆撰晉書庾銑撰東晉新書荀綽撰後書張緬為史抄蕭子顯為史草何劭為荀粲王弼傳荀伯子為桓玄等傳陸機肇始而未備王劭續末而不終見文心雕龍干寶著論近乎王化根源語本唐李華蕭穎士集序謂文選中晉紀總論其書簡畧直而能婉語本晉書本傳猶時載浮誕為圖盡機要語本史通虞預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多竊寫王隱之書謝沈才學在虞預之右習鑿齒裁正桓玄之覬覦非望以晉繼漢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其詞甚正皆晉書本傳

孫盛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其書詞直而理正而劉知幾以為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鄧粲湘州曲學有心典謨文心雕龍蕭子雲弱冠便留心傳著梁書本傳臧榮緒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南齊書本傳褚淵啟太祖云法盛中興荒拙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劉祥撰宋書序錄歷說諸晉史云云沈約故造奇說謝靈運虛張高論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大凡為晉學者王檀尤劣皆本史通唐貞觀中以前後史十有八家未能盡善詔房喬以中書侍郎褚遂良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喬奏取太子左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著作佐郎敬播等四人考正義例太史令李淳風深明星歷所修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最可觀採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為故曰制旨總題御撰自是言晉史者皆棄舊本競從新撰者焉舊唐書云房

喬字玄齡新唐書云房玄齡字喬宰相世系表又訛作房喬松此史文之不同也然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採短部小書詭謬碎事如曹干二氏紀孫檀二陽秋皆不之取其中美事遺畧甚多又所評論遠棄史班近宗徐庾競為綺艷不求篤實史通所謂飾彼輕薄之句編為史傳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矣自南北分疆而史官各矜所習島夷索虜互相詆刺是非不衷於一李延壽預修六代之史館中墜稿仍存於宋見

徐爰裴子野本於齊見沈約吳均本於梁見何之元劉璠本於陳見顧野王傅縡陸瓊本於魏見魏澹本於後齊見王劭李德林本於周見柳虬牛弘本於隋見王劭本故其所采多於本書矧八書自梁陳周隋而外多闕畧不全宋到彥之齊桂陽王鑠傳魏孝靜紀皇后及神元平文昭成諸帝子孫明元六王太武五王景穆十二王諸傳後齊文襄紀茹茹公主彭樂等傳若非兩史於何得其行事然好述妖異謠讖詼嘲小事不無繁猥又

叙事過簡刊落本書語反割裂至若天文五行之變異州郡之建置禮樂之損益職官輿服之因革經籍之存亡散在宋齊魏隋諸志者宜總為一而乃僅成紀傳不求典故實跡是所短也故喜之者或歎為佳史溫公而非之者竟詆為小說朱子實當並存不可偏廢如以十史重複別思有以更定之夾漈通志荊川左編可謂簡而該矣究不得判然別為一史溫公修通鑑六朝之事一以委之劉道原叙致既簡徵引尤博事多十史所未備如陳

文帝鴨羹餉軍彭樂芒山之戰之類惜其限於編年不可析為紀傳興化李清嘗以八書分注兩史之下江左盛稱其書而學士家終不得見苟能取是數者之長以益李氏之所短別為糾繆數卷則庶無遺憾矣隋書之志不以隋為限斷何也貞觀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後齊史至十年尚書左僕射房玄齡侍中魏徵上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紀傳并目録凡二百五十二卷詔藏秘閣惟有十

志斷為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惟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南補梁陳北補齊周最為該備至高宗永徽九年太尉長孫無忌進奏俗呼為五代史志其編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故也以舊唐書為短者林駉晁公武也以新唐書為短者劉器之唐庚也舊書不出一手或一事而兩見淮安王神通論功房玄齡與神通傳兩見賈明觀事魏少游路嗣恭傳兩見山棚事李師道呂元膺傳兩見或一文而兩

載宇文歆諫獵表巢王元吉李綱傳兩載劉子元太子從臣乘馬著衣冠議楊炯冕服議本傳及輿服志兩載張茂宗尚義章公主與蔣乂傳奏疏兩載或一人而兩傳楊朝晟或一言而前後錯出朱敬則傳與三從兄同居財產無異句一傳復見李光弼傳前云臨陣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授周摯又云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送於闕下李正己傳希逸母即懷玉姑也又云節度使侯希逸即其外兄也或兩人而彼此回護裴洎李吉甫牛僧儒李德裕等傳以陽城之直諫而入隱逸以張易之昌宗之佞幸而附張行成以薛懷義之淫亂而入外戚以孔穎達司馬才章王恭馬嘉運之說經而不入儒林劉敦儒宜入孝友而在忠義傳庾敬休請於歸州置巡院勾當收管諸色錢物送省竟得列於忠義大凡順宗以前其事較詳宣宗以後其事多畧宋嘉祐重修歐陽修為紀志宋祁為列傳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羲叟皆著作之才同預編纂廢舊傳六十有一增三百三十有一志三表四文省事增然歐公學春秋每務褒貶子京尚小學刻意文章用事僻澁文彩太過譙孝寧評其失韓子中辨其惑吳縝糾其繆有以哉亭林顧氏嘗謂當兼二書刻之為二十

二史如宋魏諸國既各有書而復有南史北史是其例也宋開寶中宰相薛居正監修梁唐晉漢周五代之史多至一百五十卷歐陽修以其繁猥失實重加修定有因舊史所改者梁嘗更戊曰武舊史悉復為戊張文禮為王鎔養子號王德明舊史書張文禮有仍舊史所闕者梁主友貞改名瑱劉鄩討張守進唐莊宗立高祖以下四廟及奉冊母曹氏為皇太后愍帝之奏謚上冊皆失其月日有補舊史所無者唐李嗣源克潞州晉歲時遣使契丹周世宗下三關瓦橋益津以建州及見淤口關工置寨舊史皆不書褒貶義例仰師春秋國史稱其以繼班固劉向而人不以為過乃其著

論是非往往不公梁為唐之篡臣王彥章實濟其惡而列於忠義元行欽不屈於唐明宗烏震不降於張文禮而獨冐不韙之名至其書皇伯敬儒以正晉出帝即位之非是猶沿濮議之誤也惜乎新史行而舊史久廢官私所藏無從収拾在官者散見於永樂大典一書在私者海内更無副本惟姚江黄氏有之而已蕩為煨燼矣宋史過繁約之則其事不完崑山歸有光祥符王惟儉揭陽王洙莆田柯維騏臨川湯顯祖新建徐世溥皆事編削迄無善本遼史過畧徵之則其文不足契丹國志松漠紀聞數書而外文獻不足金源世凡三變天會皇統之間一變大定明昌之間一變南遷而後又一變前多憑於實録後乃質之野史論世者欲定其優劣難矣元史其史之最下者乎閭巷之所述編之乎史冊而不更董摶霄傳自稱董老爺案牘之所陳措之於文章而不易日知録云河渠志言耿參政阿里尚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參政皆案牘中之稱謂也重見錯出繁蕪特甚雖有解縉之正誤許浩之弼違胡粹中之續編莫能救也豈非迫於速就之故哉編年之法肇始竹書左氏其粹也荀

袁紀東西漢之始終吳曾類南北朝之征伐而司馬氏之通鑑功最為大集衆手而成歷十九年之久觀大目録知年經國緯之昭晰觀修書帖知抉擿校計之精詳觀考異知舊史小説之同異公自謂平生精力萃於此書殆非誣也朱子因温公舉要胡文定公舉要歷補遺兩書別為綱目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著以備言凡例既定付門人訥齋趙氏接續成之訥齋屬筆尚欠詳謹間有脱誤失其本意朱子蓋欲更定而未暇也其後遂昌尹起莘作發明祁門汪克寛作考異望江王幼學作集説上虞徐昭文作考證武進陳濟作集説正誤建安馮智舒作質實永新劉友益作書法皆不免於迂陋洵乎紀載之難也補温公之闕者金履祥王宗沐薛應旂也拾朱子之遺者陳桱商輅南軒也以云通知其意則可若以論著作之大則瞠乎後矣統而論之隋志正史六十七部唐志正史雜史七十五家宋志亦不下八十餘人或紀一朝或兼前代工拙

既分是非互異梁武通史事備而例疎王通元經義嚴而詞短蘇轍古史掘腐遷之舊科李燾長編煩史館之編審事如積薪理同懸鑑非能明於得失孰能平愛憎以評其優劣乎我

皇上兢業承天稽古出治延攬著作之才以備承明之選臣胸無一得才乏三長承

制下問敬以夙所研習者為我

皇上覼縷一陳焉

史論　周長發

作史者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非才無以籠罩百代非學無以穿獵千古非識無以辨賢奸邪正是非得失之所在善乎劉知幾之言為萬世不可易之準也

聖朝闢天禄邇英之閣啟金匱石室之藏

列聖實録敬謹撰修

國史起居備加注録纂修明史詳加裁檢彬彬乎多良史才焉我

皇上登極初元慎選侍從以備著作之選小臣躬際

昌期敢因

明詔所及而敬攄管窺焉史記作於司馬談其子遷嗣為太史令起而成之上自黄帝迄於炎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揚子雲稱其書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誠實録矣然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叙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誠有如孟堅所議者

又無惑乎司馬貞索隱王若虛雜惑所由起而摘其瑕也漢書始於扶風班彪後其子固續成父業為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未竟表志和帝詔固妹大家就東觀踵成之今觀其書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蔚宗稱之非過也又制作之工英蘊咸韶音節超詣洪邁許之非誣也然傳玄譏其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臣忠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詞章而畧事實又何以說焉賴顧師古尋波討源始稱善本而蔡謨總二十四家以集其解游秦雜一十二卷以決其疑皆有功於是書而應劭蘇林之注又無論矣後漢書作於范曄凡十帝紀八十列傳意欲矯袁張之偏駁正薛謝之陋疎自謂體大思精實天下之奇作宜唐高宗時令章懷太子賢與劉訥言等同為注釋也然採王喬鳧履左慈羊鳴事已屬不經而於竇武何進之誅宦官目為違天理張騫班勇之使西域以為遺佛書抑董宣於酷吏升蔡琰於列女殆任私意為進退乎夫前稱馬班後稱班范義已微婉婉娩美素臣乃王充甲班而乙馬張輔劣固而優遷張衡摘史班之外濫陳壽撰三國志雖王充稱其高簡有法范顒表其有益風化裴松之注言銓叙可觀然負求米之論致修怨之言奉當塗之正朔既異於鑿齒春秋編昭烈為世家不如梁武通史是當參閱山陽載記司馬虔九州春秋魚豢典畧張勃孫吳之録而後知張樞利修之當謝陞改作之由也晉自陸機作三帝紀而後有干寶何承天何法盛王隱臧榮緒等一十八家而檀王為劣貞觀之際君臣有事纂修於是言晉書者皆廢舊本競從新撰然而遠棄史班近宗徐庾亦以合房玄齡褚遂良敬播衆人之手再加撰次而終無解於冗叢之誚馬南北諸史沈約宋書因何孫山蘇之舊補綴所遺製成雜史然兼載魏晉失於斷限其劉苻瑞不經王劭謂其嘉造異說以誣前代蕭子顯南齊書天文但記災祥州郡不列

戶口祥瑞多載讖緯南豐謂其才本率下雖刻雕藻繪不能掩其吏攻破析之跡焉姚思廉撰梁陳書歷三世幾可比志經籍者列之為通史敘正統者則之傳父子更數十年而後成而梁用何之元劉璠陳用顧野王傳繹推其自作蓋亦無多也後魏書始於鄧彥海而終於魏收收感楊遵彥之助許作佳傳受爾朱文暢之金滅其父惡騰譏穢史衆口同聲北齊書作於李德林而成於其子百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河清事跡擢居襄代邢邵辟雍一表竄取李文孝昭寢疾手書有乖顏訓條其踳落非僅數端後周一書大統有柳虬之執簡開皇用牛弘以立言令狐德棻斐然繼作然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褒貶失中迄無定論夫自典午過江而後叔寶未喪師以前王業偏安羣雄割據丘悅著典畧分陳齊周為三國長孫無忌監隋史兼梁陳周齊為五代正朔之稱千古未定李延壽乃起而調停之南憑四史北用三書刪蕪穢之詞化偏黨之見宜涑水之歎為嘉史也蓋三五畢紀肇自周南一姓代興例當專史子長叙十代之興亡延壽列八朝之治亂援古證今庶幾可比志經籍者列之為通史叙正統者則之傳父子更數十年而後成而梁用何之元劉璠陳用顧野王傳繹推其自作蓋亦無多也後魏書始於鄧彥海而終於魏收收感楊遵彥之助許作佳傳受爾朱文暢之金滅其父惡騰譏穢史衆口同聲北齊書作於李德林而成於其子百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河清事跡擢居襄代邢邵辟雍一表竄取李文孝昭寢疾手書有乖顏訓條其踳落非僅數端後周一書大統有柳虬之執簡開皇用牛弘以立言令狐德棻斐然繼作然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褒貶失中迄無定論夫自典午過江而後叔寶未喪師以前王業偏安羣雄割據丘悅著典畧分陳齊周為三國長孫無忌監隋史兼梁陳周齊為五代正朔之稱千古未定李延壽乃起而調停之南憑四史北用三書刪蕪穢之詞化偏黨之見宜涑水之歎為嘉史也蓋三五畢紀肇自周南一姓代興例當專史

子長叙十代之興亡延壽列八朝之治亂援古證今庶幾可比志經籍者列之為通史叙正統者則之傳父子更數十年而後成而梁用何之元劉璠陳用顧野王傳繹推其自作蓋亦無多也後魏書始於鄧彥海而終於魏收收感楊遵彥之助許作佳傳受爾朱文暢之金滅其父惡騰譏穢史衆口同聲北齊書作於李德林而成於其子百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河清事跡擢居襄代邢邵辟雍一表竄取李文孝昭寢疾手書有乖顏訓條其踳落非僅數端後周一書大統有柳虬之執簡開皇用牛弘以立言令狐德棻斐然繼作然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褒貶失中迄無定論夫自典午過江而後叔寶未喪師以前王業偏安羣雄割據丘悅著典畧分陳齊周為三國長孫無忌監隋史兼梁陳周齊為五代正朔之稱千古未定李延壽乃起而調停之南憑四史北用三書刪蕪穢之詞化偏黨之見宜涑水之歎為嘉史也蓋三五畢紀肇自周南一姓代興例當專史論世至此非史家一大統會也哉繼南北而號為良史者則有隋書魏徵總其事而師古穎達授之紀傳淳風志寧授之書志南續蕭沈北繼魏收本末兼明釐然具舉同時雖有責備之言學者當為折中之論也有唐史官遠軼前代貞觀以後則有柳芳吳兢韋述開元以後則有于休烈令狐峘大歷元和以後則有崔龜從韋澳修國史總輯成編所謂舊唐書也宋慶歷中吏詔儒臣刊修於時宋景文歐陽永叔皆稱大手筆書成奏御以為事增於前文減於舊所謂新唐書也舊書帝紀自憲宗以上詳畧得宜自文宗以下多所缺漏非紀注之失職即實録之不存新書整齊詳贍而於四表不復因仍舊冊固自卓然成家顧遺德宗興元之詔列韓愈淮西之碑詆諱辣為紕繆録貞符之希恩此王氏辣其惑吳

縝糾其繆劉元城病其僻澀別有成書不暇備述也至歐陽修因倪蒙薛居正之舊史合五代而秉筆改恩倖為伶官宦者變外戚為家人義兒褒貶義例仰師春秋頗多此朱右補遺陳濟節要解繹正外正不能為二人諱也二十一史之異同如此夫史體有二曰紀傳本於尚書編年本於春秋紀傳自龍門史記始而編年則自司馬光通鑑始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年經國緯以備檢閱別為目錄參考異同光自謂精力盡於此神宗御製序以冠其首且以為賢於荀悦云微顯前人規切當世居然春秋義例然帝曹魏而寇蜀漢帝朱梁而寇河東紀武后之年黜中宗之號皆不能為温公解免也朱子之作綱目也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綱倣春秋兼採衆史之長目倣左氏稽合諸儒之說褒貶予奪嚴於衮鉞千萬世所奉為素王之功臣者朱子一人而已要之作史者上任夫講義裂帛無期殺青難竟乃一再期而即告成合五百卷而仍脫漏參是非而去取則猶是空言也權豐約以損益則尚多過舉也在明中葉祥符王惟儉臨川湯顯祖諸陽柯惟騏迭有修明祇知列落甚至元史為宋濂王禕所裁甫六月而告竣為時既迫重複頗多此朱右補遺陳濟節要解繹正外正不能為二人諱也二十一史之異同如此夫史體有二曰紀傳本於尚書編年本於春秋紀傳自龍門史記始年紀傳本於尚書編年本於春秋紀傳自龍門史記始而編年則自司馬光通鑑始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年經國緯以備檢閱別為目錄參考異同光自謂精力盡於此神宗御製序以冠其首且以為賢於荀悦云微顯前人規切當世居然春秋義例然帝曹魏而寇蜀漢帝朱梁而寇河東紀武后之年黜中宗之號皆不能為温公解免也朱子之作綱目也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綱倣春秋兼採衆史之長目倣左氏稽合諸儒之說褒貶予奪嚴於衮鉞千萬世所奉為素王之功臣者朱子一人而已要之作史者上任夫人貴行乎四事則重委任假歲月專職業訪遺書也下之任職貴稽乎五志則達道義彰法戒通古今著功勲

表賢能也此荀悅之論也而且叅之以三科則序沿革明罪惡辨邪正也此劉知幾之論也果其才足以證今學足以考古識足以持衡百代於以黼黻昇平潤色鴻業一本通鑑綱目以為準作史其庶幾乎

史論

沈廷芳

臣聞史之為書體宏義密事核辭該采之務其博而擇之務其精蓋史者人君之動作威儀朝常之是非得失悉著於篇以為昭鑒不特備歷代之典故而已世所謂正史者廿一史也昔司馬遷世為太史令本其父談之書以成史記起黃帝迄獲麟之歲上下三千年事瞭如指掌洵為紀傳之首其中景武紀禮樂律書等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補之河渠等書司馬貞補之作音義者徐

廣作集解者裴駰也後漢蘭臺令班固亦承父彪家學倣遷史為漢書其女弟昭就東觀給札輯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其書發凡起例華縟整贍卓乎一代之史裁注之者二十四家顏師古為最范史雖與班馬號三史然文繁於質視二史非其倫矣竊嘗以班之譏遷范之譏固而歎作史之難蓋蔚宗之所采又皆瑣碎之書且賛辭佻巧於史體為何如哉陳壽三國志嫌其太畧裴松之為注事頗明悉壽之帝魏退蜀正統已紊

其識見可知矣晉書為臧榮緒本貞觀中以何法盛十八家晉史不善詔房喬等再加撰次當時同撰次者褚遂良李淳風李延壽敬播諸人而凡例多出於播天文律歷淳風專之喬以宣武紀等傳論太宗自為故總題御撰惜史論雜以駢儷多沿六朝餘習究非正體也南北史成於李延壽刪繁補闕過八書本史遠甚隋書魏徵等撰徵自為序論天文五行歷律三志淳風獨作又詔于志寧等修五代史志編入隋書先儒稱其極有倫理文頗繁賾而遺意猶存他如荀悅之漢紀袁宏之後漢紀諸書雖得失詳畧不同皆可備正史之所未及至於書頗畧不均若新唐書則歐陽修撰紀志惟務褒貶宋祁作列傳刻意才章是以一書而體製各異其登諸十七史者即其表中自稱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故也五代史本薛居正書歐陽修編成新史文法史記考核獨詳較諸史為優歐本出而薛本遂廢史之卷帙富者莫如遼金史得元好問稿本差勝宋遼二史然總不及前代元史八閱月而成後以順帝無實録可徵復遣使采凡涉史事者令郡國上之重開局半年乃訖功雖以宋濂總其事而外謬特甚後人每欲刪定而當時國史傳者蓋寡無從正其是非也若夫史有二體曰編年曰紀傳編年本春秋之法司馬光用其例以修通鑑而朱子綱目一書則綱倣春秋目倣左氏洵可謂金鑑前編陳桱所輯續編商輅所輯皆效朱子體例為之文頗繁賾而遺意猶存他如荀悅之漢紀袁宏之後漢紀諸書雖得失詳畧不同皆可備正史之所未及至於本末兼明梁陳齊周之事備矣劉昫因韋述之書成唐史之傳信後世實非易易觀劉知幾三長之論袁松五難之說則一代之書必成於巨手而後作者之精神炯炯長在簡冊乃為良史小臣草茅末學見聞檮昧仰承明詔謹據管見以對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史論

汪士鋐

古者天子置史官以紀言行言則左史書之行則右史書之周禮所稱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凡有五馬諸侯各有國史分掌其職若晉太史齊太史見於春秋傳者是也春秋孔子所修雖史也而尊為經矣武帝置太史令司馬談父子世居其官探采前代斷自軒皇逮於孝武成史記一百三十篇雖史官之舊而體制獨創後世作史者咸宗之補之者少孫集注者裴駰也班固漢書繼父彪而作八表及天文志未竟和帝詔其女弟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顏師古注解世稱班史忠臣范史自言體大思精斠詳太過然類次整齊格律精深所以繼班馬而並稱也若荀悅之漢紀辭約事該袁宏之後漢紀損益精嚴皆號佳史陳壽三國志初成人稱其善叙事帝魏者以承晉之所承耳未可以厚非也晉書一百三十卷唐房喬等撰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詔房玄齡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又命李淳風李義府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其書成於衆手有叢冗之譏焉若沈約之宋書蕭子顯之南齊書姚思廉之梁書陳書魏收之後魏書李百藥之北齊書令狐德棻之周書備數以紀一朝而已自李延壽南北史出刪繁補闕論者謂其過本史遠甚故八書雖不廢而延壽之作巍然傑出矣隋書惟志最善本末無明極有倫理由善用志寧淳風等之才也舊唐書多所闕畧故宋仁宗詔修之歐陽紀志宋祁列傳書成稱事增文省宜勝於舊而非出一手未為全善列傳字多奇澁識者譬之舊書不得列於十七史以崇新而不敢收蓋故也梁唐晉漢周書開寶中詔修之薛居正監其事後歐陽修以其書繁猥失實重加修定歿後始聞於朝取以刊行人稱能繼焉史故薛氏之書寖微矣宋遼金史比於自鄶以下元史義例多缺實以成於倉猝後人欲為刪定非大正史莫著

於二十一史者以皆紀傳之體也若編年之體則沿起於左氏繼之者為漢紀至宋而通鑑成於涑水綱目正於紫陽編年者無能出其範圍矣金仁山之前編商輅等之續編式遵前軌亦自可觀世謂作史三長其論發於知幾誠無以易史通一書試訶古人鮮能免者而劉所自運未有以表厥長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不其然歟讀史者誠留意於因革損益之宜兵農食貨之制舉千百年之典故瞭如指掌洞悉胸中將不徒擅長於蘭臺石室而所以潤色皇猷以襄朝廷之隆理者固有在矣

史論

齊召南

自尚書春秋準左右史之法各為一體而漢以後之史體亦分為二司馬遷效尚書創為紀傳班固因之以成漢書後世為史者勿能易今所稱二十一史是也夫以一代之史作者多至數十家其後乃推一史為正累代皆然然求史才如遷固不可得也求遷固不可得況求駕遷固而上之乎彼遷史不始遷也父談開其先而又褚少孫補也固史不始固也父彪開其先而又女弟昭踵成也遷史有裴徐鄒許劉之音解而唐司馬貞之索隱為最固史有服應孟晉崔孔諸曹夏侯包蕭諸家之音注而唐顏師古為最二史尚矣蔚宗後書自稱體大思精毋亦班固劉珍之紀傳崔實邊韶延篤朱穆盧植馬日磾蔡邕楊彪之述作本自詳贍謝承華嶠謝沈袁山松之後書各有可觀萃衆長者易為力乎然以較二史則有間矣荀悦漢紀三十篇詞約事詳袁宏後漢紀三十卷號為精密特以世方目紀傳為正史故以編年

為旁書也陳壽負良史才致張華稱善夏侯湛筆范頠贊其詞多勸戒固亦不誣而紀魏傳蜀終乖大統後儒譏之然足與三史頡頏此書而已晉史自陸機王隱干寶何法盛臧榮緒而下作者十八家唐太宗謂其才非良史書虧實錄乃詔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翼李淳風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元功辛元馭劉允之楊仁卿令狐德棻李延壽張文恭李安儀李懷嚴等二十一人或分掌著述或考正義類而凡例出敬播者為多然廣採世說搜神賛論俱尚駢麗非史體也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北周書皆為一代專史而南北分土彼此相訾詞皆失實李延壽繼成父志乃括宋至陳為南史括後魏至隋為北史唐書稱其遠過本書然好記稗官小說而於志闕如又不若宋齊後魏三書於典章制度為該備也魏徵等撰隋書其志三十卷用于志寧李淳風諸人之所長歷久始就故晉隋之善在乎志而隋志尤足上繼班書唐自令狐德棻吳兢韋述柳芳于休烈等屢續撰述事迹稍備石晉宰相劉昫為

暇審定天以宋濂王禕與汪克寬胡翰陶凱陳基趙汸高啟徐一夔等三十人俱著儒宿學觀其凡例紀準兩漢志準宋史表準遼金傳參酌於累代亦云善矣而其書則并宋與金之不若何哉限期太迫以十三月而成一代之書雖遷固不能工也史之善莫如世其家次則莫如專其人又次則寬其歲月遷固世其家者也李德林百藥姚察思廉李大師延壽亦世其家者也陳壽范蔚宗沈約蕭子顯魏收及歐陽修於五代則專其人者也至開局分任衆臣自唐修晉隋二書始而唐書宋遼金元之史如之然修元史之歲月促矣是二十一書有史官之史有文人之史有小人之史遷固其史官之史乎陳壽簡質猶為近之李延壽瑣碎則史而流於裨矣蔚宗小人也其書文人之史也歐陽修君子也其書亦文人之史也北齊北周梁陳皆然而陳周為優南齊最下此固曾鞏之論所謂才不可強者耶晉隋唐宋以至元史皆雜出於文人而晉隋之志則史官之史矣宋魏

二書以小人而為小人之史何足道哉若夫編年之書漢紀之後代多作者亦與正史埒宋司馬光奉詔撰通鑑得劉攽劉恕范祖禹以分其任修之十九年而書成起周威烈王至後周顯德治道得失如指諸掌朱子因而綱倣春秋目倣左傳天道明而人事脩筆削謹嚴能正通鑑之失而爻其繁麟經而後未有若此書者也總之史才最難非劉知幾所云兼三長者未足當之而其人非有聖賢之道公正之心雖具三長猶未盡善史豈易言乎史如遷固至矣遷失而固譏之固失而蔚宗譏之王通且謂史之失自遷固始編年如通鑑至矣而帝魏寇蜀不能引習鑿齒蕭常之書武后中宗不能援沈既濟猥樵之議其餘差謬得綱目而大義始明又況外此之紛紛撰記者哉正史之外旁史野史雜史每書藝文經籍志其篇目浩如烟海其可依正史而備缺畧如古之漢紀後漢紀元經唐鑑南唐書東都事畧隆平集名臣事畧諸畧參考互訂豈無待於博雅之士歟臣淺

陋不足以應明詔之問臣謹對

復見天心論

萬松齡

嘗思易之為書廣大悉備而八卦始於乾坤乾之彖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坤之彖傳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元者何仁也仁者何天心也乾坤不外於一元即不外於一仁乾能統天坤之資生又不外於乾之資始是易之所包者至周而易之所斂者至密夫亦以天心統之而八卦之義備即六十四卦之義亦無不備然則復見天心之一言誠善於言易者也試論之夫復者陽之始生也有象之先陰含陽故河圖之數常用偶剥之盡而為坤陽氣已生於下積之一月而一陽之體始成故稱復焉有象之後陽先陰故洛書之數常用奇坤變而為震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自是而為臨為泰則天地交而上下通矣復之為象外坤而內震震非乾也而象曰復見天地之心此其義何居乎蓋陰極而陽生剛德方長而有日進之勢故震之初爻即乾之初爻也一陽生五陰之下而聖人貴之以為此天地之心之所在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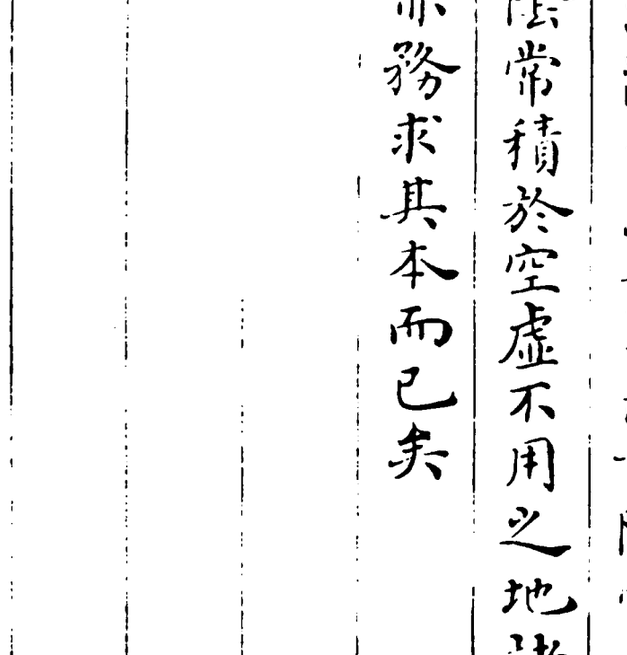
以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仁統四德而常存春貫四時而常在故亨者元之暢遂利者元之斂藏貞者元之堅固四時不能離春以成四德不能離元以立也亦明矣夫陽有方長之機陰即有日退之勢萬物莫不胚胎於此焉故曰所從始也邵子有曰乾遇巽時為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間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地逢雷即復之象也一陽乘令而衆陰退而聽命焉故不獨陽卦為陽即陰卦亦無非陽也舉三十六宮而八卦盡於此矣則復之初爻為八卦之所從生亦較然可

觀矣故以象而言之則謂之根合理與氣而言之則謂之心天根即天心也且復之為卦於律也為黃鐘於月也為冬至邵子又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言天而地該乎其中矣雷方出地乾乃統天萬物未生機則已著然則復之初爻即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始可也體仁之君子惟能明乎資生資始之義知八卦不外乎乾知乾不外於初爻由是而盡仁由是而盡義與禮智則天德全而王道備矣

禮以養人為本論　王會汾

盛王之治必以禮為先者非徒樂其威儀之美度數之繁也必將有不容已於天下者而後制之以為法於天下此當世所以羣焉樂趨至於傳百世而不泯者也蓋自古敦龐淳厚之治非一切法制禁令所能成惟探乎風俗人心之本而一有以維持而固結之然後斯民可與為治而不可與為亂漢儒劉向言禮以養人為本請論之夫民生一日不安則天下不治將欲安之務先養之而養之之具將安出哉民具血氣心知之性而即有聲色臭味飲食男女之欲隨時而動逐物而遷凡可以養其身者無弗致也逞嗜慾而侈忿爭力勝則相搏智勝則相殘其所以異於禽獸者蓋無幾耳聖人以為聽民自養而不使之善所養則四肢口體皆足以傷生而害性欲使去危即安是孰有善於禮乎禮也者內主於敬而外極其文敬則有所不敢而惰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焉文則有所不可已而一切周旋進反等級隆殺之間必為之立中制節焉凡其委曲煩重皆世俗之所謂拘苦而難行迂濶而不情者而先王必曲盡夫精微用以桑其傲氣防其憤心閑其逸志流示於耳聞目見之地而漸漬於肌膚性命之中誠懼隄防一虧而斯民將有一旦卒然不可救之患也夫是以智者循理愚者守法兵革不用天札不興其始甚難故其終有所甚易其始也鄭重遲回而不敢以驟合故其後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先王所以蟠結人心綱維世俗馴至於大順大化者恃此而已矣荀卿曰禮者養也人徒知稻粱五味所以養口椒蘭芬芭所以養鼻黼黻文章所以養目而不知恭儉莊敬乃所以養安也萬物安民生遂型仁講讓舍禮無由是故王者貴焉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奸非顧不用也然禁之於已然之後不若制之於未然之先故曰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罰所以助治也廢所恃而立所肋豈得謂知本者哉夫鍼砭但施於一時而芻豢實供於朝夕未聞藥石之可代膏粱也賈

生謂導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畝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治亂分焉董子亦言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功陰常積於空虛不用之地諸儒之說足相發明養人者亦務求其本而已矣



校總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垠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九千四百十二 集部
皇清文穎卷十一

說

八音樂器說 誠隱郡王允祉

八音之樂各從其類而制器尤宜探其體要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益生於人聲成於樂器而宮調運於其中所以節人聲而裁樂器也古聖人初制律呂以和五聲然後被之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止一聲亦皆有所由起要之莫不以律呂五音之倍半準其損益絲與金石為一類假人力以生聲者也竹與匏土為一類假人氣以生聲者也革與木為一類所以為樂之節奏者也然八音之中備律呂陰陽之體叶宮調聲字之全惟絲竹為最要何也金石之器以律呂實積容受分量較其厚薄重輕古有特鐘特磬編鐘編磬

又有鏞鐘鎛鐘金錞金鐲金鐃後世變為方響雲鑼之類其為體也雖各不同而為用則一器獨限一聲而已匏之器曰笙曰簧大者為巢小者為和又曰竽益古者皆以匏攢衆管而近世不用匏以木代之月令曰調竽笙篪簧則與竹音並列久矣土之器惟壎有頌壎雅壎之異樂記所謂德音之音也其聲生於空竅其分定於容積與竹音同革木之器雖不以律吕之法為準則而其度分亦皆依黄鐘而得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弗得不和其大者為雷鼓靈鼓路鼓鼖鼓鼛鼓晉鼓小者為鼖鼓應鞉相鼓棘鼓又變為要鼓杖鼓羯鼓銅鼓國語曰木以節之上古惟祝敔後世增為春牘又變為拍板要之革與木皆所以應和樂之始終節奏耳夫六經所載八音備具然堂上之樂貴人聲而以絲音為主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樂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是也堂下之樂貴人氣而以竹音為主商頌所謂嘒嘒管聲戴記所謂下管象舞夏籥序興是也凡升歌笙入間歌合樂未有不以絲竹為要領者竹之聲在虛虛之多者聲濁少者聲清而多少之數定於中空之圍徑短長絲之聲在實實之多者聲濁少者聲清而多少之數定於絲綸之巨細分度所以然者竹音之樂十二律吕為之本相與比例推求而取其聲由於比例推求而得其數其圍徑長短加分減分總不越乎十二律吕之範圍大者用其大體本形之度分小者用其小體本形之度分而後竹音諸樂之聲字各歸於律吕之位而各應於律吕之宮調焉其器之最古者惟排簫具十二律吕之正加以二倍律二倍吕共為一十有六管各一聲備聲字清濁之二均合於鐘磬而為諸樂之主宰其餘為簫為笛為篪為管之屬而匏之器同施於竹其制為笙要之其體皆自黄鐘之倍半而生其設孔也則又自律吕相和而成故備聲字清濁於器而得適於用焉益竹音諸樂依人之氣而生聲故本之中空容積之多寡而無與乎形體厚薄之度分也絲

音之樂五聲二變為之本相與比例折取而察其聲由於比例折取而得其分其絲綸巨細徽柱遠近總不越乎五聲二變之範圍大者用其大體本絃之度分小者用其小體本絃之度分而後絲音諸樂之聲字各得五聲二變之位而各應於律呂之宮調焉其器之最古者惟琴與瑟後變而為箏為筑為琵琶為月琴之屬而琴瑟最正記有大琴大瑟中琴小瑟三禮圖又有雅琴雅瑟頌琴頌瑟之類所言體制雖殊而大絃則皆起於下

徵之分取音必合於三分損益之法其聲位始正蓋絲音諸樂依人之力而生聲故本之絲綸之巨細長短而無與乎形質之大小也今列諸樂器所得之度分所應之聲字而辨其體用必使絲竹之器一皆協於十二律呂五聲二變之正而衆音之器所應宮調聲字又皆協於絲竹之音然後諸樂之大本可得而論焉古之樂器不得其實即今之樂器而索之律呂宮調其聲字無不符合者正由三分損益之理為之體而陽八相生之義為之用故也至於諸樂之器數形體孔徑度分古今稍有更變者蓋緣古者一律一呂各為一聲而後世備衆聲於一器當其一律為一聲則合七律為一均而不見有餘及乎備衆聲於一器則一器名為一均且或一均而該衆調而不見不足今古雖殊其器一也器即不同其理一也是以聲音之微妙全在虛實之分虛者氣之所發而實者體之所存氣與體相鼓動之間而天地之和應焉在氣數或閎因革而有變更聲氣之元則亘古今而無新故寓諸八音而氣以行焉體以成焉推之六合之內四海之外此音同此理同也推之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此理同此音同也是故不知古樂而溺於今非特不知古并不知今也必復古樂而不屑於今非特不知今終亦無從復古也爰考古今諸樂之異同詳其制於各篇之內因取八音之大綱約於一篇而總序之云爾

古今易說

陳廷敬

易於六經最古遭秦燒書以卜筮獨得存最為完書最古而完而今所傳者特為淆亂祝他經為甚焉樂既散亡二禮經晚出雖闕然幸不為後人所亂書得之孔子屋壁詩賴諷誦以存雖不無殘脫然考詩書之序或皆繫於篇末或自合為一篇其始皆不亂於正經書自孔安國詩自毛公始別序入經冠之篇首朱子除其序各合為一編以置經外而復詩書之舊焉春秋一經三傳初皆別行漢以来儒者欲省學者兩讀至以公穀配經左氏分傳附經之年朱子雖未及詳定而亦別出左氏經文蓋將以復春秋之舊也經之存者五惟易最古而最先亂已而幸正之卒又亂焉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顏師古謂上下經及十翼益古經也漢費直以彖象釋經附於卦後今乾卦起大哉乾元至用九天德不可為首是其例也雖其初加一傳字以別於經然十二篇之經直已亂之矣漢鄭康成注易合彖象於經而所謂彖

彖不連經文者猶在也至魏王弼注易用康成本又增入乾坤文言雖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於經然直之所既亂者弼又從而亂之若說卦等篇仍其舊總曰繫辭自是世儒知有弼易而不知有古經矣程子作易傳因弼本未暇更正嵩山晁說之考訂古今釐為八卷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而呂氏大防周易古經上經一下經二上彖三下彖四上象五下象六繫辭上七繫辭下八文言九說卦十序卦十一雜卦十二王氏原叔家古易本卦辭一彖辭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繫辭上六繫辭下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東萊呂祖謙則定為經二卷傳十卷上經一下經二彖上傳一象下傳二象上傳三象下傳四繫辭上傳五繫辭下傳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朱子本義從之故朱子曰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

呂氏又更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按朱子之言幸古經之復正也明永樂時修五經大全易則從程傳元本而本義則以類從夫以程子未及更正之經取朱子從古經說易之辭割裂參錯於其間使古經已正而復亂而最繆戾者簡編首仍載朱子幸古經復正之說而又不言其不從古經之故是則所謂復孔氏之舊者果安在乎至使前賢之意垂剌不明至今三百年餘未有能正之者也成化間奉化學教諭成矩謂世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遂獨刻本義行於世今家傳戶誦者成矩之書也夫朱子因古經作本義明初諸人以本義參附於傳而一之已失朱子之意矣然猶曰此集諸儒之說非專朱子之書也今矩所訂之書儼然朱子之書世之學者遵信之而不復知其舛謬之若此也蓋易之最古而完者及今猶可考見故與世諗焉

春秋為史法說

陳廷敬

春秋聖人之史也非經也後世謂之經也有史官之史未經筆削之春秋是也有聖人之史既經筆削之春秋是也聖人之史古無此體乃夫子斷自聖心創為義例為萬世不刊之史法也杜預曰遵周公之遺制又曰明周公之志以為明周公之志則可以為遵周公之制則不可柳宗元言杜預謂例為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周公之盛時不應預立其法柳子可謂知言矣故春秋者由周公以來未有此體也聖人為史法以詔萬世曰其文則史而後之人名之曰經名之經者其意主於尊聖人而後世遂專以經尊春秋而不知為聖人之史於是聖人之史法遂亡春秋有達例有特筆達例者史官之史也特筆者聖人之史也聖人之特筆如化工之生物不必駢枝儷葉節節而生之而全體已具史官之達例欲圖日月而繪天地不已難乎曰聖人為史法以詔萬世後之為史者以春秋為法可乎曰奚為而不

可有聖人之才則可無聖人之才則妄也曰然則如之何曰姑為史官之史焉爲知後世不有聖人者出與

勤政說

徐乾學

臣伏讀月令明堂十二室天子以時適居所以法天之行順時之紀勤民事而出治道非獨侈隆其制已也蓋古者皇居取象辰極義取自強不息之意焉今皇帝景昊天之成命法祖宗之恭儉凡宮室制度自非國本所關政事所出無替於前無侈於後茲勤政殿在西苑以歲之夏日聽政於其中每旦接對羣臣批覽章奏少暇則紬繹經典繙閱圖史臣某起家侍從待罪公卿之後常因奏事殿中得奉清燕流覽寓目殿不甚閎敞視正殿絶差前為長廊中闢層軒體製朴略羣臣仰頌聖德以為唐堯土堦大禹卑宮殆無以過臣深惟天行無息之義以為人主惟能勤而後能儉勤則清明之氣勝物莫拔其所好故不與儉期而儉至不勤則晏逸之志勝物得進為之主故不與奢期而奢至由此觀之相

因之理必至之幾也臣竊覩

皇上深宮問夜未明求衣至於日晏不遑上自宮府下逮黎庶外及山陬海澨日入月出之所惟恐一事之未理一物之未安即位二十五年兢業常如一日問者鮮矣蕩定兵革偃息海宇又安民生樂業羣工體宵旰之勤詞人進太平之頌頗怡神暇景閒日視朝

皇帝赫然震動竦然吁咈益厲憂勞無敢怠惰功業已盛而常懼其荒民庶已安而獨居其瘁是以侈心遏絶儉德益光漢臣有言古之王者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竊觀詩書所載雅異於此周公進陳無逸文王日昃終身未聞其以逸樂繼也然則庋始之道方自今日載筆之臣豈能紀其萬一昔華林有清暑之賦驪山著九成之碑並鋪張巨麗有乖典則臣躬述

聖德上窺大易自強之義遠覽尚書無逸之訓推陳堯禹不與之衷發明文王小心之德雖未能編之詩書亦庶幾垂示來者謹拜手而為之說

周禮三德六德說

李光地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至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則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則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保氏則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又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曰中和祇庸孝友夫其名之若是其不同何也曰此正成周之盛育材造士之方小大有品而先後有倫不可不察也夫鄉三物之教者鄉學也所謂小學也師氏保氏之教國子者國學也所謂大學也若夫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合國之子弟則正典樂教胄之司皆所謂大學也小學之教則先行而後文孔子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也大學之教則先知而後行孔子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也然皆以身心性情為之本故又有養之於文行之先者所謂德也此則不以小大之

以治人之悖亂矣故曰以知逆惡然則三德即三物之事也以其皆欲得之於心故皆貫之以德以其欲修德明道而不徒為匹夫之行也故先道於行也凡經言道者即謂六藝故每以德行道藝並稱而保氏教之藝者即其養之道之實也至於大司樂之六德則正與師氏相表裏益知仁聖義必以中和為極故中和即至德也六藝之業在敬而有常故祇庸即敏德也六行三行皆以孝友為先故孝友即孝德也由此言之名雖有異豈

不同條而共貫哉孔門之教文行忠信文即六藝也行即六行也忠信即中和之所謂至德者是也異日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又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是皆以德為道本而以學為行地周公孔子之道其揆一而已矣或曰聖之道大矣列為六德以教鄉民何也曰六德而充其至皆聖人之事也不獨聖之一字然也然愚嘗疑聖字乃禮字之誤蓋不應

四德俱全而獨闕一焉且循貞元之序求之亦當作禮字四德俱備而貫之以中和中庸之蘊也

敬義說

李光地

自古聖賢相傳心法之要大率不外乎兩端虞書欽明欽其體也明其用也安汝止體之靜而正惟幾惟康用之動而宜也禹作洪範九疇其要在敬用五事蓋自一身貌言視聽之則以至萬物萬事之理無非事者然必以敬為體而後五事之用可以各盡其職湯武因之是以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之誥有敬勝怠義勝欲之書太甲成王反乎此而自訟故曰欲敗度無義也縱敗禮

無敬也維予小子不聰敬止亦此意也以及中宗之嚴恭寅畏天命自度高宗之恭默思道皆是堯舜禹相傳心法夫子特著其旨於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不孤云者體用兼流其德不偏也曾子之學獨得其宗其述大學主於誠意以明明德於天下為善去惡謹獨之說雖若專以義言者然非敬則不能謹非有本體之誠則亦不能隨事而致其誠矣蓋自養之小學已教以恭謹之道既入大學復進以窮究之功庶

幾心存理明則遂使之謹獨以誠其身益包乎敬與知而竝進非截然而有彼此先後之殊也子思之作中庸自戒謹恐懼以致其中自誠明而尊德性以至大德敦化而同乎至誠之歸皆由敬而造之事也自謹獨以致其和自明誠而道問學以至小德川流而極乎聖人之盛皆由義而充之功也孟子七篇多示人體驗擴充之要然非其心惕然而存則不能察仁義之端而充廣之必矣故其所謂操存得養求放心立大體存心養

性云者以為專以持敬言固不是以為有義無敬有察識擴充而無操持涵養亦非也就其對舉言之者則存其心以操持其心言也養其性以充長其仁義言也亦敬義之說也周子通書首言存誠敬之事也下言謹幾慎動義之事也故後又合而言之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則天理明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佛氏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無

也既無義則其直內豈有是處其論孟子之養氣也以為必先有事於敬然非集義則亦無事皆此意也朱子之言尤極剖晰益曰致知不以敬則昏昧紛擾而無以察理義之歸力行不以敬則頹墮放肆而無以踐理義之實則敬與知行渾然合一相須竝進亦可見矣今人以為敬自敬知行自知行而不知其相為表裏而未始相離也其以中庸戒懼慎獨兩節俱言持敬而未及知行者此固拘牽文義不通之說其或知省察之兼乎克

治矣亦未敢訟言謹獨之即為行又復不知其中即有窮理之功也且以首節屬之靜次節屬之動靜則用敬動則用謹自古聖賢相傳夾持心法皆支離割裂而不可尋矣原夫道不可須臾離之意則敬益為義而存不然則是異學之操其心不足尚也故不特忿慮之起事物之交義於是乎在而必敬以察之由之當乎萬感不至百慮未萌而此心昭然坐立必端舉止必謹固即敬與知行夾持之效而為應用之根歷考朱子平日用功

之要及其章句或問之言微指精義可以推見惟其講貫詳密而聽問之下鮮能好學深思以意逆志者故語類所記時多出入使覽者莫知一是之歸而各以意為說章句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兩語驟觀之似畧分晰然其意則以為既常存其心矣而凡善惡之幾尤必省之治之以致其謹正如周子所謂不息於誠又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者得其意而讀之其說固無弊也或問之言讀之亦如章句之指無不可通惟大

學謹獨章句以意為心之所發學者不能無偏於動之疑殊不知誠身工夫日用之間一動一靜無有欠闕非專就發處言也益方其寂然未感之先而惺然之念自在當此之時動容整貌而不使有惰慢邪僻之干亦即所謂謹其獨而誠其意者若必待其念之有所著於事而後謹之則工夫有所脫漏而誠之本反失矣益意者心之用而主於心貫乎動靜而常存非必其應事酬物義利關進之時而後有也觀章句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則直以知為善去惡之念當意字矣固不專就發處言也其以心之所發為訓者益即所謂心之用而主於心者耳以是而推中庸兩節知其皆已動靜以立言益自覩聞以至於不覩聞無不敬自隱微以至於顯見無不謹也或曰子以敬義分屬中和且以後章誠明尊德性道問學言之矣今言一動一靜敬義合一而不可分則中和者未發已發子思子固分之矣曰敬以直內而主心敬非中敬而無失所以中也義以方外而主事義非和精義流行所以和也且靜之中非無義而主於心言則以敬為體故可屬乎致中也動之時非無敬而主於事言則以義為用故可屬乎致和也誠明與尊德性道問學之說亦如是而已矣益凡聖賢之言兩端者如誠明敬義知行之屬若陰陽在天地間雖一息未嘗相無而亦各有迭王之候默而識之無以執一而廢百焉則其若相反者正其所以相為發明而又何悖乎

河圖洛書說

施閏章

道渾渾而無形也而或見諸象蹟而不可紀也而或該之以數象數既形而道存乎其中故道之大原出乎天而天不能秘道散見乎物又或假物之尤異者以呈象數而聖人者仰觀俯察遠取近思於是河圖洛書之說著焉其事至神奇其理則至平也何也天地之道盡乎陰陽有陰陽則有奇隅有奇偶則有相生相代錯綜變化循環於不已皆天地自然之數也自河出圖而兩儀四象八卦之象皆出其中故庖犧因之作易自洛出書而範之初一以至次九之數悉出其中故神禹因之叙疇其理皆以數見數有多寡之不同理未嘗不一也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似異矣而自一六以至五十其相配則無不同圖之生成同方書之奇偶異位似異矣而同方者分內外異位者同北肩則無不同圖得數之全書得數之九似異矣然圖之九二八之對皆含十亦未嘗無十也天地之數皆五而圖書皆以五居中其文之所謂七前六後戴九履一者環繞於其外則陰陽奇偶配合以生成南北東西運行以參互者位次若有定而變化無終窮其數皆始於五之居中也虛五之中即太極也圖主生數其中五即具五生數之象書主奇數其中五即具五奇數之象則所謂五十有五與四十有五者皆具乎五數之中雖書之為數似縮其十然河圖而虛其十即為書之四十有五洛書而積五與十即為圖之五十有五圖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即範之五行範之九疇之目又即河圖之總數也數之盈之或殊虛其中之十五與五則陰陽又各得二十而均也劉歆所謂河洛圖書相經緯八卦九章相表裏者是也宋儒辨之尤詳至九峰蔡氏謂圖經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於是覃思極變作範數八十一章而其義理殫盡雖更僕不能數也安侯一一而剿說之哉歐陽氏又起而疑之則吾所不敢知也

要之陰陽一理乾坤一畫義不待洛書而畫易禹不祖河圖而衍疇程子以謂即無圖書八卦亦須作蓋言天地陰陽之理已具於聖人之心也若夫易範既成則其通變化而行鬼神者昭然若日星即不言圖書亦所謂善易者不言易也

改過說 并序

魏環極先生教予以讀書改過予故為是說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有奇有偶其用則為剛為柔剛柔互居其位而後吉亨利元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教人趨避之道至矣而又於三陲卦之後系之以三大過其在陲曰山下有雷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聖人以為言語飲食特細故耳及其不慎不節則必為過之大者故以大過繼之孔子為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知而不行此即改過之道也吾謂善改過者始乎悔而成乎勇晝之所為夜而思焉少盛之所為壯老而思焉舉凡言語之不慎飲食之不節以失其身取怨尤於人者不可謂不多矣自非剛愎之士思之其有不悔者哉然悔之未幾而因循掩護之念復作不曰姑竢諸異日必曰此不足以累我及其甚也至於敗名裂檢而不顧豈有佗哉患在於不勇耳吾嘗辟之此其勢若江河然當其將潰也不過

一簣之土數尺之隄足以維持而控禦之釋此不為則將氾濫四出而無所底止天下之人當忽之於未潰之時而欲救之於無可如何之後孰知勢之所至固有一敗而不可復返者也過之不改何以異是吾故曰必乘其悔而以勇承之其斯為善改過者矣

忠恕說

汪琬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蘇子曰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而門人方欲問其所謂此繫風捕影之流何足實告哉汪子曰此非子瞻之言也洵如此言則是疑曾子為妄語也而可乎子思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釋之以為一則誠而已矣蓋古之聖賢微而斂諸身心性命廣而放諸天下國家無不根柢於誠者惟誠故能通惟通故能久曾子之學傳於子思子思之後則孟子所得為尤深其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即一以貫之之說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即忠恕而已矣之說也故聖人之所謂一者惟誠學者之所謂一者惟忠恕由忠恕以為誠也是猶取穀而舂之而簸之而炊之以為食取絲而繅之而織之而紉之以為衣日積月累未有不至者蓋始乎勉然而終乎自然是亦聖人之學也已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

之者人之道也忠恕違道不遠

惜陰說

陳遷鶴

讀史得晉陶侃之言未嘗不肅然興起也大禹之惜寸陰也緝熙光明於道德陶侃之惜分陰也踴躍奮迅於功名要其不自暇逸之心聖人豪傑之所同而已矣夫天與日月循環運行閱晦朔歷歲時統而為元會莫可紀極自其微而察之欲求須臾瞬息之間而不得則皆寸陰分陰之積也古君子之為學也七年而為小成九年而為大成其功非可以旦夕至然而致知力行強立不返摩厲其心志調習其氣血觀天察地考證萬物以自通於性命之原者未嘗一日不恪恭震動而或出於玩時愒日之為故其學日以勤而其德日以進自其微而察之豈惟日進而已哉朝而考業晝之所得則有異焉晝而講貫夕之所得則又異焉益至一語一默一視聽一出入之間新故不相襲而變化生於心矣自其為士而至於為聖賢日新月盛不自知其所以成則皆寸陰分陰之積也其出而為國家之用也事無大小務竭

其力而盡其材前無所諉後無所待不敢有頃刻之偷惰是以所行則必至所向則有功古之人所以不可及者豈徒才德過人哉亦恃夫惟日不足之精神迫於中而奮於外也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曰後生可畏皆善言惜陰者也夫禹大聖人也然其與舉陶相警戒也禹曰思日孜孜舉陶曰思日贊贊則寸陰之惜未嘗一息忘也以陶侃之才而皇然淬厲有事則木屑竹頭經其擘畫無事則運甓以自勞分陰之惜可謂得聖

人之意矣然則為學而不知惜陰必不能困知勉行而成人一已百之功服官而不知惜陰必不能負重致遠而成趨事赴功之效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言乎時難得而易失也苟或稍自寬假而謂一晷刻之懈初何所損遂至因循漸積日就於荒落而不自知迨其後也即一旦覺悟而茫茫歲月已不可追矣可勝悔哉因為惜陰之說銘之座以自警焉

仁義字說

李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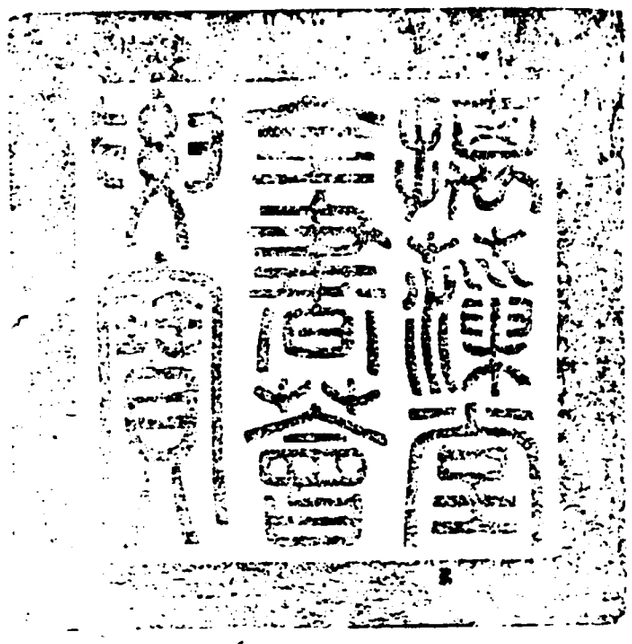
仁字從人義字從我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惻隱之心嘗厚於己而薄於人故必克乎己而後可以及乎人仁者知有人者也羞惡之心嘗責人明而恕己昏故必不屈乎人而後可以伸乎我義者知有我者也知有人而後為仁知有我而後為義故曰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仁之字從二從人能兼乎人而後為仁也義之字從養省從我能養乎我而後為義也故說文義字從我部至正字通始改歸羊部不知字意者也雖然仁之為人中庸言之孟子又言之天下共知之而共信之矣董子謂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以此推之義之言我也又曰愛在人謂之仁宜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春秋繁露之言未必天下共知之而共信之也且不獨義之解從我義之音亦從我也書云無偏無頗遵王之義表記云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益仁之於人義之於我六書之制會意與諧聲兼而用之也或謂仁義字並諧聲則中庸謂仁者人也義者宜也豈宜亦諧聲乎曰宜亦有我音也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是也

發明本心說

李紱

朱子因陸子教人有發明本心之說遂以頓悟目之而其實非也陸子全集二十八卷余家所藏宋本與明朝荆門州儒學藏本撫州家祠本並相同無片言增減嘗皆繙閱數十過絶無頓悟二字其生平教人好舉木升川之書未嘗經目而道聽塗說隨聲附和咸曰陸氏為頓悟之禪學不知陸子全書具在絶無此說而循序之教至專以循序為主積小以高大盈科而後進即鵝湖之詩必曰涓流積至滄溟海卷石崇成泰華峯此天下所共見共聞者其不為頓悟之説也明矣至於發明本心則無時不然無人不然正與尚頓悟者相反學者試取陸子全書讀之則知娶寡女者不可誣以撾婦翁矣或謂陸子既非頓悟之教其弟子慈湖楊氏何以專言覺悟曰覺非聖學之所諱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孟子不嘗言之乎惟覺悟之後功夫正多既察識必存養必擴充以四端保四海以親長達天下終身之憂傥然日有孳孳而敬仲一覺之後純任自然故有過高之論梨州黄氏云象山以覺為入門而慈湖以覺為究竟此是非者知其為非即敬仲是非之本心此即發明之一證也其所以必欲發明人之本心者益專以效法先覺言學則中材以下必且以資性諉為不能惟知仁義禮智皆本心固有非由外鑠然後夫婦之愚不肖者皆可以與知可以能行而人皆可以為堯舜無庸自諉亦無可自棄此發明本心之教所為不可以已也自聖賢之學變而為科舉之業剽竊口耳不復以身心體認陸子之書未嘗經目而道聽塗說隨聲附和咸曰陸氏為頓悟之禪學不知陸子全書具在絶無此說而循序之教則無時不然無人不然正與尚頓悟者相反學者試取陸子全書讀之則知娶寡女者不可誣以撾婦翁矣或謂陸子既非頓悟之教其弟子慈湖楊氏何以專言覺悟曰覺非聖學之所諱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孟子不嘗言之乎惟覺悟之後功夫正多既察識必存養必擴充以四端保四海以親長達天下終身之憂傥然日有孳孳而敬仲一覺之後純任自然故有過高之論梨州黄氏云象山以覺為入門而慈湖以覺為究竟此是矣天下之人試即吾說求之其於陸子頓悟之誣庶

幾釋然已夫



皇清文頴卷十一

校總

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牛繼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十二 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四百十三 集部

皇清文穎卷十二

解

禋于六宗解　葉方藹

六宗之說何其紛然未有定也歐陽及大小夏侯言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者其說茫昧而無據孔光劉歆以為乾坤之六子水火雷風山澤然山水澤即山川之屬其說又拘硋而難通賈逵以為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既望於山川矣何為復有地宗之祭乎馬融以為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為六宗既類於上帝矣何為復有祀天之舉乎鄭康成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則不應所祭惟星辰張廸以為六代帝王則不知已該於羣神之徧張髦以為三昭三穆則不當獨指為宗廟之祭杜佑作通典以為昊天上帝合五帝而為六

要於上帝之類終為重複似皆非篤論也惟蔡沈本孔安國引祭法之說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以是為六宗則庶得之矣竊猶有疑焉何則坎壇雩宗非所當祭也坎壇以祈禳為事言寒暑之有過不及則禳却而祈求之而已雩宗以嗟禱為義言水旱之為民患則吁嗟而請禱之而已是寒暑宜祭於

愆期之時水旱宜祭於為災之日舜之攝位而禮百神也何用乎無故而禳祈嗟禱哉曰如是則六宗者何舜之咨四岳曰有能典朕三禮謂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莫先於宗廟今言望於山川則地祇之屬無不祭矣既告文祖之廟而其餘諸廟而不云后土徧於羣神而未及宗廟夫后土其母而山川其子宗廟其主而羣神其賓舍母而祭子舍主而祭賓有是理乎六宗者曰時曰日曰月曰星辰曰社稷曰宗廟爾既類上帝而祭時日月星辰則天神之屬無不祀矣有社則有稷當時徐州貢土五色以供大社之用是社稷者帝世之所重也既禋以祭后土而又望於山川則地祇之屬無不祭矣既告文祖之廟而其餘諸廟相次祭告以至徧於羣神則人鬼之屬無不享矣意者三禮皆備而無遺乎學者以禋望皆為合祭則時日月星辰社稷宗廟一時並舉似非所宜不知禋望各於其所泰昭祭時不可兼祭乎日王宮祭日不可兼祭乎時東望而祭泰山無庸兼望乎西西望而祭華嶽無庸兼望乎東而何獨怪於社稷宗廟也哉或謂祭法出於禮記乃姬公之定典今反以臆說明其不然可乎曰古者一代有一代之禮準乎情酌乎義則同而其制度則不必盡同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夏殷周且不同而何唐虞之有必舍有虞氏之三禮而別取祭法以為斷此誠不能無惑也

春秋謹嚴解

李光地

韓子云春秋謹嚴深與孟子懼亂賊莊周辨名分之旨合然他日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無乃謂聖人猶有所含隱如答張籍書所謂深其文辭以避咎者而與謹嚴之意異與曰答籍之書有為言之也若夫書王法而不誅其人身則正所以為謹嚴之至也且如弑君之賊州吁華督以下莫不大書而斥言之宗國有諱禮然而不地不葬之類義例亦已明矣羽父共仲之絕罪人亦既得矣不斥言之者稱國弑稱人弑說者因謂罪累上而聖人之有恕辭嗚呼是可恕也孰不可恕也蓋春秋之為信史也從乎告訃而仲大義焉彼亂臣賊子之戕其君父肯顯然聞於諸侯哉弑不可掩也必將有所詭其辭諱其罪者矣幸而國有南史董狐之直則已非然未有不以微賤愚豎當之者也孔子於此將求其實與非從訃之體也將從其訃與其為失賊大矣今州縣之中有殺人者而適為貴族桀大其力足自解脫因而委罪於微賤愚豎官吏甘為之掩覆者多矣將得其大慈則無徵直以微賤愚豎充之則廢法於是立疑案曰某州某縣有殺人者庶幾大慈有時得而王法未嘗廢稱國弑稱人弑春秋之疑案也疎而不漏之義也故書王法而不誅其人身乃所以為謹嚴之至

騶虞解

李紱

以獸訓騶虞者註疏之誤也毛傳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後世因以騶虞為西方白虎以配蒼龍朱鳥元武然毛傳又謂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鄭氏箋云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仁心之至既以騶虞為義獸矣又以比君心之仁仁與義究安屬乎孔疏稱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豝言多賢也射義注及答志皆言得賢多引詩斷章也一發而得五豝猶一求而得五賢賢多則官備按騶虞之詩別未有引用者惟見於節射戴記謂武王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又曰天子以騶虞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此自是騶虞本義若以騶虞為義獸仁獸於官備之意何涉乎以其不相涉遂目為斷章蓋孔疏傅會毛鄭未可以為定解也歐陽公作詩本義引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陳氏據射義樂官備之說以証之朱子詩叙辯亦並存其說夫以虞為司獸於官字之義合矣然未見其為備也且文王之囿曰靈囿以騶為囿名他書無所攷竊意騶虞皆官名耳周禮夏官有趣馬掌王之馬政詩所謂蹶惟趣馬者也趣亦作騶戴記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注云七騶謂趨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併六騶為七故為七騶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即位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是騶為官名審矣其官至漢猶存後漢書梁冀傳桓帝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廐騶虎責羽林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注云騶騎士也淮南子云喜武非俠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蓋自三代至漢以騶為主馬之官未之或改田獵之事虞人則翼獸而七騶則差馬文王之政對時育物故葭莩蓬茁而豝豵五騶與虞皆得其人詩

人因賦其事以美君不言文王而言騶虞者不敢稱君而指其侍從之臣如後世稱執事左右之義小雅軍士怨王而呼祈父亦此意也若虞之為官名則尤不一而足自益列九官已見唐虞之世周禮太宰九曰藪以富得民注云藪上有虞掌其政令地官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禮記天子之六府一曰司木注曰司木山虞也月令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孟夏之月命虞人入山林毋有斬伐魯語云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罶舟虞與司馬蓋山林川澤園囿之官無不以虞名者故曰騶與虞皆官名也齊詩章句則直以騶虞為天子掌鳥獸之官然未若分為二為得官備之意若以騶虞為獸自漢以後始有其說最前者為山海經稱林氏之國有珍獸名騶虞司馬相如封禪文云囿騶虞之珍羣亦似本於山海經所記皆神仙鬼怪荒忽之事始見於東方朔對異鳥及劉向對貳負之臣至新莽時劉歆始上其書於朝方朔事武帝好言神仙鬼怪之事安知非朔輩所偽撰如神異經十洲記諸書乎古來箋釋之書備五經之解釋鳥獸之名無若爾雅而釋獸一篇若貘白豹罷白虎俱已備著不應騶虞為西方白虎而獨遺之也吾故一言以斷之曰以獸訓騶虞者註疏之誤也

經解　劉綸

臣聞述經於漢以上者以宣聖之表章為斷窮經於漢以下者以考亭之訂正為歸按經之名經不見於經大約秦燔之餘為諸儒叙列各家所系或云莊周天運篇已有治經之目要未可為確佐也昔者孔子刪定贊修六經始著其稱五經者以周末樂亡故至分二禮於戴記為七經則漢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者是增孝經論語為九經則後唐鏤九經本於國子監者是他如五經五緯為十經六經六緯為十二經而十一經有孝孫之問對其分十三經者蓋亦自唐始此歷代相傳之大略也藏經之家則有孔氏顏氏諸人上經之家則有共王獻王諸人註經之家則有安國康成諸人疏經之家則有顥達公彥諸人此又諸經顯晦之大凡也易以卜筮不廢於秦矣而神農連山以首艮得名夏用之黃帝歸藏以首坤得名殷用之若周人之易雖主宓犧小成而太卜所掌二易蓋並列焉漢世施孟梁丘京之學始焉或分或合繼焉或盛或微要以論易於四家之前則文王卦辭周公爻辭至孔子而大備論易於四家之後則周子太極邵子皇極至朱子而兼賅也伏生授尚書三十三篇晁錯寫以漢隸是為今文歐陽大小夏侯傳之安國得孔壁古文多伏氏二十五篇皆科斗字傳之者梁柳臧曹而梅賾上之今天寶定本則衛衡所合定而朱子命蔡沈為傳者也轅固齊詩亡於魏矣申培魯詩亡於晉矣韓嬰韓詩僅存外傳矣就三家而論雖魯詩較優合毛傳而言惟鄭箋為當朱子駁序後世亦有疑之者然其考衆固不可易也春秋三傳漢儒好尚不一惟范甯去其所滯擇善而從之說至為無弊他若鄒氏則無師夾氏則未有書鐸氏虞氏則離合互異其得麟經遺意者非朱子綱目弗善也后倉說禮於曲臺殿凡一百八十篇大戴刪為八十五小戴刪為四十六先儒謂大戴旨趣短淺不及小戴此說良然至漢末馬融則補以明堂月令樂記而為四十九篇矣考工一記陳氏

以為不足補冬官之缺而俞廷椿王次點則又剟取地官數職以補之豈不悖哉若夫古禮經五十六篇獻王得之魯淹中矣而二戴黜之遂至亡逸今獨存高堂生士禮十七篇亦復未稱完善朱子所以有請修通解之奏也傳齊論者曰王陽傳魯論者曰張禹自孔氏為傳鄭氏為注而齊論亡自何晏集之邢昺疏之而魯論顯然非朱子則無與集其成也大學古本通體本自銜貫自朱子章分節解之而今本一變孝經上於顧貞凡十

八章名曰今本隋王劭於京市得古文則又多閨門一章而庶人分為二曾子敢問分為三共二十二章至元宗採輯舊註仍以十八章為定從司馬正議也張揖以爾雅為周公作矣今按本文有瑟僩美衛武猗嗟刺魯莊之句先後失倫似非周公之制揚子雲曰孔門子夏之徒所記以訓詁六藝者不為無見也馮休刪孟溫公疑孟固近不經而陸筠翼之虞允文尊之其說亦未甚備也至學庸二篇禮記中獨為精粹其列諸四子則又

自程朱詮釋經傳始也我

國家

列聖相承崇經學以廣教化服古之士蒸蒸喁喁蓋百年於斯矣而

皇上復申命開館纂輯羣書折衷萬世所以闡尼山之奥窔揚徽國之清芬者曷以加茲臣恭讀

聖訓孜孜下詢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謹據管窺之見以對

經解　于振

自書契肇興而文明日啟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楚之良史猶能傳之說者曰墳大也三皇之書也典常也五帝之書也八索求其義也九丘九州之志也此載籍之最古者然聖人刪書斷自唐虞豈非以其荒遠而不可稽歟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不相襲也乃古三墳一書所云山墳氣墳形墳亦有八卦之說蓋出於僞作而夾漈信之陋矣當秦之燔籍也易以卜筮獨全詩亡其六篇或以為笙詩未嘗亡也春秋間有闕文然三家傳錄已多齟齬非秦之咎惟書百篇殆失其半至禮記成於曲臺多後儒所為秦焰之所未及也然則聖人之經如日月麗天江河行地雖經焚爇而其光輝炳耀千古不磨至醫藥卜筮諸書雖秦所特留而傳於後者曾有幾耶經也者常也聖人之典也五經分而樂經亡或加以周禮儀禮或益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或析一經而為三或合兩經而為一自漢至唐代有增損要期於

昌明經學非有所軒輊也漢興懸金以購圖籍而河間獻王所得獨多善本以獻諸朝魯共王壞孔子宅聞金石絲竹之音得古文焉兩京四百年間醇儒輩出如董仲舒劉向劉歆賈逵鄭興鄭衆馬融鄭玄之屬及唐之賈公彥孔穎達等皆有傳道解惑之任訓註箋疏之功至於宣帝令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增置梁丘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一時以為榮然梁丘乃讖緯之學以符應得幸圖形麒麟閣則漢之失也易始於商瞿子木傳橋庇子庸再傳馯臂子弓三傳周醜子家四傳孫虞子乘以至田何子裝是謂田何之易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以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學又焦贛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值日用事而京房習之非聖人之指費直之易取文言大小象分入諸卦中王肅王弼等註之由是大行費氏行而諸家遂熄然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輔嗣等崇尚清言矜名理而遺象數則偏而不全非程朱後出何以正其失乎書之

今文傳自伏生古文得自孔壁然伏生口授女子而其書反多艱澁孔安國隸古定本之蝌蚪而其文反多平易殆不可曉歐陽大小夏侯傳今文梅賾姚方興等傳古文朱子屬之九峰蔡氏而古今合轍矣齊詩始於轅固而翼奉匡衡等傳之魯詩始於申培而韋賢暨子元成習之韓嬰之詩則王食長孫承其流毛萇之詩則馬融鄭玄大其緒然毛詩出而三家並微非以其傳自子夏故源遠而流長歟夫公穀春秋亦傳之子夏者也左氏最晚出而有三長然不得立賈逵言非左氏無足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乃卒立焉立左氏是也所以立者非其道矣公有嚴顏穀有范甯而杜預為左氏功臣康成之發墨守針膏盲起廢疾猶未免書生之習鄒夾瑣瑣又何足云周禮亦晚出五家之儒皆不得見至劉歆而始顯冬官殘缺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之雖不類然唐太宗知其為聖人之作程子以為有闕睢麟趾之意朱子謂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雖其間不無可疑

論本非逕庭而傳之者張禹為優大學即戴記之篇時有錯簡朱子正之孝經古文出於孔壁今文傳自顏芝爾雅創於周公成於子夏昔人以為九流之奧旨孟子之聖亞於顏淵又豈馮休之所能刪而又何待於虞允文之尊之也哉漢唐以來雖尚經學而其取士時有醇疵我

朝以四子書試士而又昌明經籍洪惟聖祖仁皇帝御纂四經以為千秋鴻寶至

世宗憲皇帝繼志述事時賜近臣我
皇上道叶羲圖心通奎壁紹聞衣德稽古右文分頒各
直省學宮俾得敬謹摹刻以便編摩又纂三禮以納天
下斯民於軌物從此四海九州家絃户誦以澡其身以
浴其德以一道而同風莫不由此是我
國家經學之盛千古未有也臣等依
日月而覲
龍光敢不勉陳固陋以副對颺之
盛典乎

經解

杭世駿

自漢以前有六學六藝之目而不立經名唐陸龜蒙謂
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聖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
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
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
非聖人旨不知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孔子嘗自稱經矣
六經陳迹之語見於莊子天運篇澤於四經之語見於
管子戒篇房玄齡注四經謂詩書禮樂始乎誦經終乎讀禮之語見
於荀子勸學篇楊倞注經謂詩書是纂修刪定以後已立經之
名矣六經始於經解易詩書禮樂春秋是也漢興制氏
善為樂世世掌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
其義故立博士祇於五經至蜀文翁使相如東受七經
見蜀志秦宓傳華陽國志云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蓋斯時孔壁之孝
經論語已出故也唐初號谷那律為九經庫似九經之
名至唐始定而沈約志宋書之百官則云周易尚書毛
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各為一經論

語孝經為一經合為十經洎唐劉孝孫作為問對而十一經之名定矣陸德明撰經典序錄祇稱九經而亦為孝經論語孟子爾雅撰音是十三經已萌芽於此但其末附以老莊二子則經之名反隱故開成刻石長興鏤板亦祇有九經斯時孝經以石臺別行爾雅為書學專習故不兼及耳孟蜀廣政毋昭裔等漸次刊布逮宋淳化始得畢功然孟子尚闕宣和間席旦刻於成都學宮而後備李至判國子監五經之外請修七經之疏以備刊刻仍未及於孟子也明嘉靖萬歷間南北兩雍前後并刻而十三經之名遂徧海宇矣此諸經分合之大畧也秦政焚書易以卜筮獨存書禮晚出最為殘缺孔惠藏古文尚書於屋壁至孫臨淮太守安國為之傳遭巫蠱事未獻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得而上之齊建武四年有姚方興者又得舜典二十八字合之河內李氏所獻泰誓書之古今文備矣禮出淹中劉向父子所校有明堂陰陽王史氏惟士禮以后倉周官以河間獻王傳平帝時又有獻逸禮毛詩左氏春秋者而諸經畢出矣經之有章句者詩則齊之杜撫趙之毛萇禮記則馬融盧植春秋則服虔論語則包氏周氏孟子則趙岐是也其以注稱者鄭玄王弼韓康伯之於易鄭玄之於三禮鄭興鄭衆之於周官健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郭璞之於爾雅唐明皇之於孝經是也其以疏稱者孔頴達之於五經楊士勛之於穀梁徐彥之於公羊賈公彥之於周禮黃孟拯之於儀禮元行冲之於孝經皇侃之於論語孫奭之於孟子邢昺之於爾雅是也其以傳稱者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是也其以解稱者杜預之於左氏范甯之於穀梁何晏之於論語是也惟鄭康成解詩稱箋魯申培趙毛公說詩稱詁張華云聖人制作謂之經賢者著述謂之傳劉勰云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又云傳者轉師注者主解宅情曰章位言曰句劉知幾云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孔頴達云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呂

忱字林曰箋者表也識也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箋六經奥論云箋之言魏晉間所以致辭於皇太子諸王者也鄭嘗以君師之禮待毛公而不擅改聖人之經明矣邢昺云章句者訓解科段之名惟疏定於唐初其名無所詮解或以為後儒解釋之書名曰正義今通謂之疏也說本亭林顧氏論其列於學官者漢初書惟有歐陽禮惟有后倉易楊何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元帝時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旋罷不用東漢建元時增至十四博士而罷穀梁立李封為左氏博士魏黃初中設五經課試之法又為穀梁立博士典午受命增十九人至江左復減為九因荀崧之議增至十二曰周易鄭氏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儀禮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以穀梁淺俗不足置會王敦之難不行宋又增至十六人不

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齊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鄭注孝經沿及魏梁皆置五經博士唐開元間歸崇敬請以禮記左傳為大經周禮毛詩為中經尚書周易為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其公羊穀梁文疏少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開成元年判國子祭酒宰臣鄭覃奏太學新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宋有九經五經三禮三傳諸科元祐時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周易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紹聖元年復立春秋博士崇寧又罷之元皇慶中始制經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設問並用朱子章句集注詩以朱子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朱為主兼用古注疏春秋用三傳及胡氏禮記用古注疏明仍其制而注疏少衰矣三易掌於周官太卜連山宓戲歸藏黃帝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吳姚信曰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歸藏氏得河圖商

人因之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三者之說皆合第信以夏易為出於神農周易為出於伏羲與山海經不同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與信說同鄭康成注周禮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賈公彥疏云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為首艮為山上山下是名連山孔頴達作易正義引鄭云夏曰連山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鄭鍔解周禮則云連山言如山之相連或以為雲或以為山說者未嘗衷一而歸藏則無異同易正義解周易云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賈公彥云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周易以純乾為首乾為天天能周布於四方故名易為周也鄭鍔則兼疏二義言如天覆無不周而變易無窮是周之義與孔賈合而以變易言易脫康成易簡不易之義正義又按世譜等書神農一曰連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並是代號周易以文王所衍故謂之周易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沙隨程氏晦庵朱氏本其說遂有周為代名之解三易稱名不同如此易自商瞿五傳而至田何何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王同授淄川楊何齊即墨成廣川孟但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丁寬復從周王孫授周氏古義傳授同郡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張禹彭宣之學本於施而施氏之學多言陰陽災變之說梁丘之學又本於京房迨後費直又合文言十翼於是遂有費氏之學今文尚書者出於伏生口授以隸書寫之故也古文尚書者出於孔壁以竹簡寫蝌蚪文朱子疑其較今文易讀又晚出而獨無譌損故吳棫羅璧陳振孫王柏吳澄歸有光羅喻義等紛然皆著辨焉詩分四家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趙間言詩者本之韓嬰頗與齊魯問殊要之一也魯國毛亨趙國毛萇皆為詩作訓詁傳之者鄭樵以為亡於五代也春秋漢初有四家之學鄒

氏無師夾氏有録無書鐸椒虞卿之微見於劉歆七略
蓋為左氏而作漢興不立博士故不果傳禮有五傳高
堂生授蕭奮奮授孟卿卿授后倉倉説禮數萬言號后
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梁戴德戴聖沛慶普曲臺記
凡二百一十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戴聖刪之為
四十六篇明堂位樂記月令三篇則馬融所益也禮記
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
考工記補之馬融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
屋壁漢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宋王安石黄
度皆不之信闕而不解俞廷椿王與之丘葵陳友仁舒
芬等五家皆謂周禮得於秦火之後官宜少不宜羨今
天官及春夏二官之羨者九地官之羨者十有六秋官
之羨者五從其羨而求之冬官皆不亡於是割五官以
補之而周官復裂而不完矣儀禮孔壁古文多三十九
篇存者十七篇外有天子巡狩禮朝貢禮王居明堂禮
烝嘗禮朝事儀見三禮注學禮見賈誼新書古大明堂

子張篇次不與齊魯同博士孔安國為傳後漢南郡太
守馬融注之安昌侯張禹授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
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張侯論最後行為世所貴大
學在小戴禮第四十二篇原無經傳之分二程子始以
己意更之而朱子為之章句董槐葉夢鼎王柏則謂致
知格物章未嘗亡欲還知止物有本末於聽訟之上王
守仁尊信其説為旁釋一卷以發明之其實注疏之本
字句脱簡石經之本又出譌撰不若朱子所分節次為

易曉而可習也今文孝經出於顏貞古文孝經藏於孔惠而古文有二有長孫氏所傳有鄭氏所注顏本十八章長孫氏多閨門一章又衍出三章凡二十二章鄭氏得於王劭定於劉炫分庶人章為二曾子敢問章為三亦多閨門一章而先儒所記傳聞互異孔安國為之傳者長孫氏之本也以為亡於梁亂矣隋書經籍志至唐劉知幾曷為有行孔廢鄭之說宋司馬光曷為有指解之書元行沖為之疏者劉炫所校之本也曷為歷五代及宋

待日本僧進獻而始著自晦庵刊誤出而古今文之不同者定矣茂陵郭威以爾雅為周公所制然猗嗟刺魯莊淇澳美衛武皆在周公之後揚雄以為孔子門徒游夏之傳所記以解釋六藝者劉向以為張仲孝友之文後人所足張揖以釋詁為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邢昺疏云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馮休刪孟司馬光疑孟繼荀卿之非王充之刺而加甚者也陸筠翼孟虞允文尊孟仍劉軻之舊闕李覯鄭原蘇軾之論而辨之者也中庸自漢儒已有為之說者藝文志所列二卷是也梁武帝制旨作中庸講義故其理較大學獨著宋天聖八年始以大學賜新進士王拱辰元豐中紬出列於四書朱子為之章句或問輔廣饒魯為之發明章旨以暨元明諸儒析文約理何啻百家我皇上接道統於唐虞闡微言於洙泗由脩齊以致治平西山真德秀瓊臺丘濬兩家之正論其必有所取也夫

皇清文穎卷十二

皇清文頴卷十三

解

經解

劉藻

經者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聖人以覺世牖民之心闡日用彝倫之理皆不得已而有言故六經並聖人之所作而當聖人之世不名經戴記經解及行在孝經之言乃後人之附會則經之名實承學者見其理之不易也而崇奉之詞考其時蓋在孔子之後緯書之前也易詩書禮樂春秋為六經周秦之際已有此稱後樂經失傳而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宣帝講五經同異遂有五經之目五經之內分周禮儀禮為七經漢初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史民其時尚無周禮儀禮之名也七經之外益以孝經論語為九經唐所校以刻於太學者是也九經之內去春秋入三傳中成三經合之為十一經又益以爾雅孟子為十三經蓋始於唐衍於宋而終於

明之世云易在秦以卜筮得存詩以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亦不廢孟子之猶留者以在諸子中也春秋以口說尚存學士往往能道之至尚書禮經論語孝經皆得之孔壁實孔鮒所藏其孝經之出自顏貞者則顏芝所藏也禮古經出淹中周禮上自河間獻王左氏出張蒼家蓋自武帝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而經籍前後繼出終漢之世簡編盡復其舊矣易之傳自孔門商瞿始五傳至田何漢施讎孟喜梁丘賀之徒皆宗何此古易也

焦贛易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京房傳之其術尤精費直易以象象文言分入諸卦鄭康成傳其學王弼為之註而田氏焦氏易遂廢大卜掌三易連山首艮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也歸藏首坤即坤以藏之謂也周易首乾所謂易者取交易變易之義而鄭氏又有易簡不易之說是三易歷夏殷周而異其名乃古三墳天皇有連山易人皇有歸藏易地皇有乾坤易雖出偽造然亦可徵連山不始於夏歸藏不始於殷周易不始於周矣書

有歐陽氏學乃歐陽生得之伏生以授兒寬者又有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為大夏侯氏學夏侯建師事勝又事歐陽高間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為小夏侯氏學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永嘉之後諸學並亡而孔傳始興置博士鄭氏亦立博士一人今文先出伏生口授鼂錯之二十九篇是也武帝末得諸孔壁者為古文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為隸古寫之增多二十五篇凡五十九篇文者字也漢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詩傳於子夏衛宏宗之本以作序馬融鄭衆各有發明鄭康成為之箋其學大行漢初說詩者四家齊詩始於轅固而盛於匡氏魯詩始於申公而盛於韋賢韓嬰之詩曰韓詩王吉傳之毛公之詩曰毛詩則馬鄭所祖述者也魏晉之代齊魯並亡至隋而韓詩內傳亦亡毛遂專行至今矣漢初立春秋公羊博士宣帝乃立穀梁學賈誼作左氏訓故傳至尹更始而左氏始盛劉歆校秘書得而大好之欲立學官不果行和帝元興中鄭興鄭衆奏上始立左氏學賈逵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杜預為之註而左氏益明公羊之傳自其元孫壽授胡毋生生與董仲舒並以公羊顯何休作解詁覃思十七年而引讖為多穀梁之傳自荀卿歷申公江公以至瞿方進其學漸微晉范甯為作集解徐邈因之為註多可觀采者然三家之學紛

然聚訟治公羊者謂高親受之子夏治穀梁者謂赤魯學高齊學宜與魯學光武時公羊之徒詆左氏益力此鄒氏夾氏所以與鐸椒虞卿各不相下也周禮在孝成時劉歆始表章之冬官失傳歆補以考工記王莽時置周官博士董仲舒謂冬官未嘗闕陰居大冬積於空虛不用之地故曰司空俞氏亦謂冬官錯列五官之內無待於補其言似皆未允通周禮者有河南杜子春鄭衆賈逵往受業焉鄭康成作周禮註多引杜子春鄭大夫

司農之義後賈公彥又撰周禮疏五十卷更為詳備禮傳自高堂生文武周公之典則粗具於是此禮之本經也至后倉而其學益顯戴德戴聖慶普等轉相傳述所謂士禮即今儀禮也儀禮古經五十六篇與今十七篇文相似及明堂王史氏記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倉傳十七篇失去三十九篇夫所稱士禮者特畧舉篇首以明之若燕射朝聘則非士之所得行也禮記則七十子各撰所聞二戴得后倉之傳並以博士論石渠大戴取先賢禮書二百四篇刪為八十五篇曰大戴禮今存者始三十九終八十一僅四十三篇耳聖又刪德之書存四十六篇曰小戴禮士禮戴禮孝宣世已立學官馬氏又取小戴禮補以月令樂記明堂位為四十九篇列於學官而大戴不行儀禮周禮並鄭註賈公彥疏朱子嘗謂鄭康成註三禮考究典章大為有功然則有志於考古者不可不究心也漢初有齊魯論之說以齊人魯人所肄篇章不同而異其名張禹本治魯論晚諳齊論遂合而考之刪齊論問王知道二篇以二十篇為定號張侯論包氏何氏為之章句馬融為之訓詁鄭康成註之陳羣王肅皆為義說何晏又為集解陳梁之間鄭何並立國學至隋因之而鄭氏大盛於人間孝經為孔門弟子所錄在漢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張禹皆名其學孔安國為之傳馬融鄭康成輩各有註解唐明皇采緝六家自為之註頒於天下元行沖因而疏之古文凡二十二章今文十八章則劉向所校定及唐人所標題者也爾雅或以為出於周公然就其中如切如磋道學之類觀之則非周公作無疑或子夏之門人為之耳漢叔孫通訂之文帝為立博士自終軍豹鼠之辨其學始行為之註者有劉樊孫李數家猶未詳盡郭璞註解學者宗為善本逮邢昺疏之而草木蟲魚山川名物益昭然矣孟子自後漢趙岐始發明之因而為註析作十四篇唐陸善經合為七篇為之疏者孫奭為之釋者張鎡也然而後之學者議論煩興馮休刪之司馬氏疑之獨劉

軻翼於前陸筠翼於後而虞允文又作尊孟五卷信乎讀書者貴有知人窮理之識也學庸二篇皆載於戴記大學古本通為一篇又與今文先後之次不合一經十傳乃今本也宋以前戴顒有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亦作中庸講疏一卷宋之世司馬光亦有中庸大學廣義之書又張無垢有中庸說六卷大學說二卷但力為表章以與論語孟子列為四書則自程朱始以上十三經授受源流註疏同異之大畧雖見解岐出醇疵參半要不可不參互考訂以究其所以然之故至宋儒出而諸經之學粹然一出於正矣我

皇上聖學天縱其於經傳之旨趣固無不蕪綜條貫而範圍進退之　臣鄉曲末學何敢仰測高深於萬一但敬承清問用循次敷陳以備芻蕘之一得焉

經解

周長發

聖賢覺世牖民之道備載於經燦乎如日月之麗天沛乎如江河之行地千百世奉為典訓其源流同異蓋可考而知也我

皇上天亶聰明遜志時敏紹千聖之心傳遵百王之法守此真經學昌明之會也　臣仰承清問用敢敬獻其說焉經之名於何昉乎自家語有孝經之目曲臺列經解之篇而後儒遂尊為著蔡漢武帝初設五經博士自是厥後益以周禮則名六經樂經散佚益以儀禮禮記則名七經益以孝經論語則名九經分春秋為三傳則名十一經加以孟子爾雅則名十三經古有三易謂之三墳鄭夾漈曰伏羲本山墳曰連山神農本氣墳曰歸藏黃帝本形墳曰坤乾其書漢魏不傳至宋元豐中始出于唐州北陽民家或以為張商英偽撰也夏有連山其卦首艮商有歸藏其卦首坤周易首乾文王為彖辭周公為爻辭孔子為十翼漢初言易

者一則始於田何以授丁寬再傳而得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瑯琊梁丘賀二則始於焦延壽而東郡京房受之三則始於費直而鄭玄王弼等皆傳之至唐孔穎達作正義獨取王弼之學李鼎祚之集解則取鄭而舍王陸德明之釋文則宗京而尚數及程朱出而後理與象兩明焉尚書遭秦火後百篇亡缺幸得濟南伏生口授二十九篇謂之今文而傳之者歐陽大小夏侯也其後孔安國得孔壁所傳蝌蚪文字定為五十八篇謂之古文

而奏立學官者梅賾姚方興也當時為之傳註者在漢則有兒寬劉向之輩在隋則有費甝劉焯之徒至朱子所取宋註約有四家然王安石傷於鑿蘇軾傷於略呂祖謙傷於巧林之奇傷於煩乃以屬九峯蔡氏而書傳得所歸矣詩之傳也分為四家魯詩始於申培而盛於韋賢齊詩始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韓詩始於韓嬰而盛於王吉毛詩始於毛公而顯於鄭玄嗣後疏之者何胤全緩輩而惟劉焯兄弟為殊絕宋歐陽氏蘇氏諸家皆有訓釋至朱傳出而其說始定焉春秋三傳而外有鄒夾鐸虞諸氏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成書鐸虞兩家亦未傳於世三傳之作黨同伐異初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後授嬴公再傳而有孟卿睦孟嚴彭祖顏安樂諸家厥後何休又作解說傳穀梁者自孫卿申公至於江翁凡五傳漢宣好之遂盛行於世自漢魏以來註解有尹更始唐固孔寅江熙等十數家至晉范甯集解出而諸說寖衰左氏出於張蒼家本無傳者梁太傅賈誼為

訓詁授趙人貫公貫逵服虔並為訓解晉杜預又為經傳集解後人目為左氏忠臣而預亦自謂有傳癖也自後論之左艷而富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宜何休有墨守膏肓痼疾之作也而鄭元則以鍼與起發三書以排之至後啖助趙匡之解疑每援經以擊傳希聲長微之通例每合異以為同迨程氏之傳作而聖人作經之旨於斯可見矣禮之為經有三周禮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文度數則儀

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也周官經六篇亡其冬官以考工記足之鄭玄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故其學遂行於世玄之傳出於扶風馬融而參取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說此文中子唐太宗皆歎為聖人所作也彼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林孝存以為瀆亂不經之說歐陽氏疑其設官太多陳氏疑其與周官不合蘇潁濱有三不可信之評胡五峯有無一官完善之論則皆未窺聖人之精意也儀禮出於孔壁其先僅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孟卿卿授后倉倉授戴德戴聖是謂今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經五十六篇藏在秘府是謂古文為之注者鄭玄為之疏者賈逵也韓子苦其難讀朱子喜其緒甚善後儒徒以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為殘缺不可攷之書過矣禮記為七十子共撰古經得於淹中河間獻王收集餘燼始獲全書高堂生后倉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而梁人戴氏沛人慶普於是大戴小戴氏三家並立其河間所獻者一百三十一篇至劉向考校經籍檢而叙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大戴刪其繁重為八十五篇小戴又刪為四十六篇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今所用者陳澔之集說也朱子為通解集說勉齋成喪祭二禮則其義備矣然三禮之學其所以訛異者約有四端有出於前人所行而後人更之者墨始於晉鑿於魯廟有二主始於齊桓朝服以縞始於季康以至古麻冕而今用純古縮縫而今衡縫之類是也有出於聖門而傳之各異者曾子襲裘而弔子游曰東方異父之褐裘而弔小斂而奠曾子曰西方子游曰東方異父之服子游曰為之大功曾子曰為之齊衰之類是也有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自為一朝之典者吕不韋為月令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為漢制封爵不純於古之類是也有專門之學各自名家而以臆見為先代之制者如以霍山為南岳以太尉為兵官以商之諸侯為千

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為千里者四十九之類是也此不可不辨也大學孝經出於孔壁者為古文孝經今文倡於河間顏芝注之者凡百家孔安國尚古文而劉炫宗之鄭玄主今文而陸澄譏之朱子刊誤一出而始有所準矣論語有齊魯之分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張禹兼通魯論而包氏周氏章句出焉鄭玄益以齊古而王肅何晏之徒宗焉至朱子集註行而諸家盡廢孟子之註趙岐分為四十四篇陸善經合為七篇其音釋張氏丁公著兩家而已若馮休刪孟荀卿非孟王充刺孟司馬光疑孟蘇軾辨孟均未窺其指歸而虞允文尊孟則得所宗而不惑矣爾雅一書或以為周公所作或以為子夏所傳自得終軍豹鼠之辯其說始行郭璞究心十八載而草木蟲魚訓詁名物昭然具析考古之學其彬彬

馬十三經之源流同異班班可攷也

四經

世宗憲皇帝特命頒發學校砥礪羣儒

皇工丕顯丕承善繼善述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探河洛以啟苞符考文章以頒制度

特命儒臣纂修三禮彙為一書頒示天下經學休明實千載一時之盛也學者志在窮經惟盡採漢儒之註疏以辨其典章精研宋儒之訓解以析其義理而且判其醇駁定其從違則內外胥融體用一致而聖人覺世牖民之意庶幾歷萬世而常昭也哉

經解

沈廷芳

臣聞古之載籍極博六經崇焉如日月之經於天江河之行於地炳炳烺烺光昭宇宙夐乎尚哉蓋經也者徑也典常也如徑道無所不通可常用也故劉勰曰三極奠訓其書曰經此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上古雖有墳典丘索無經之名戴記始有經解之篇孔子常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為文是可證也經之名數各殊五經始漢武帝七經始漢文翁九經始唐鄭覃十一經始唐劉孝孫十三經始蜀毋昭裔孫逢吉諸人至宋淳化而始定自秦燔後漢興始除挾書之禁文帝武帝表章於前宣帝肅宗講論於後其為功甚鉅唐命孔穎達等纂義疏至宋而有濂洛關閩之學其於經義多所發明可謂集傳注之大成矣若其頒立學宮或先或後各有源流今請臚其大畧焉自宓犧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而易道大備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鄭玄易贊及易論曰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釋云周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今按世譜等書曰神農一曰連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並是代號則周易之稱乃文王當殷時作易名周以別殷也秦時易以卜筮得存漢有田何傳易施讐孟喜梁丘賀實傳之又有京房受易於焦贛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並立號為最盛費直之易獨為一家名古文易馬融鄭玄為之傳注又荀爽別作傳魏王弼注之古易分上下經暨十翼為兩本王弼始以彖象文言歸各爻之下實非古也上世帝王之書凡三千餘篇孔子刪為百篇孔騰當秦時藏於屋壁漢文求能治書者濟南伏生勝曾為秦博士後以二十九篇教授齊東帝使鼂錯往受文是為今文尚書厥後魯恭王得孔子舊宅蝌蚪書是為古文尚書孔安國作傳欲上之秘府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東晉梅賾始奏於朝而舜典稽古帝舜二十八字則齊姚方興得於大航頭者隋劉炫列諸篇第而書始全然考高堂隆所稱

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政朝則魏時已傳有其文矣司馬遷稱古詩三千餘首孔子刪存三百十一篇漢有齊魯韓毛四家齊詩起於轅固魯詩起於申培韓詩毛詩則燕人韓嬰趙人毛萇為傳四家竝故訓之學毛詩因河間獻王而盛行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唯存外傳然其義頗與詩旨殊如關雎美后妃之德而韓以為刺他可知矣春秋傳凡七家在丘明造

膝親受撰所聞為傳故事實該洽公羊高穀梁赤皆受經於子夏者也公穀行最早左氏晚出而傳注獨盛三傳之外鐸氏微虞氏春秋則左氏之支流也漢初鄒夾與公穀並行迨西漢末二氏失傳惟三傳列為三經禮始於高堂生后倉明其業作曲臺記百八十篇戴德刪之及德從子聖存四十六篇為小戴記馬融又足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鄭玄傳其學河間獻王得周禮闕冬官一篇購之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先儒謂冬官有百工而本無官職有謂記雖非六典之舊然亦秦以前文

字有謂冬官雜在五官之中俞廷椿作考古編丘葵因之作周禮定本以五官中之類於冬官者薈成一篇六典適各得六十屬究無定論儀禮存十七篇士禮居多朱子嘗以周禮儀禮為經戴記為傳作通解集說惜其書尚未完備論語至漢而有齊魯之分傳齊論者王陽名家傳魯論者張禹最顯禹又刪齊論問王知道二篇以訂魯論名張侯論更有古論語與魯論同第分子張為二篇爾學庸俱出戴記朱子謂大學曾子所傳為補

正其闕畧中庸最為純粹諸儒皆無異說孝經為顏芝所藏其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多閨門一章劉向定為十八章司馬光重古本為指解朱子作刊誤以今文六章古文七章前為經後為傳遂成定本爾雅漢志不著撰人名氏陸氏以釋詁為周公作今所傳二篇云自孔子所增或云子夏所益其書雖箋釋虫魚而博綜浩汗必聖賢所制或疑叔孫通作則妄矣孟子七篇漢志入儒家類諸家之論不同疑之者司馬光删之者馮休

翼之者則有陸筠尊之者又有虞允文自元豐中程子
尊為四書後朱子著集注而始無遺議焉總之羣經林
列箋注紛羅昔人云經猶四瀆四書猶四海也由瀆而
入於海始得其指歸惟聖賢之是尊乃折中於至當我
國家治化休明太和翔洽
聖天子紹聞衣德稽古典學八紘六合悉成漸仁摩義
之區出日無雷盡為誦讀絃歌之國彬彬乎與唐虞三
代同風奚翅超漢唐而軼兩宋之盛哉

經解

汪士鋐

臣聞經者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古聖人繼天立極
作君作師事編於簡言書於冊詔示來世永為法則歷
代承之罔敢失墜尊之為經羣儒修明講習久遠傳守
而不廢周時詩書禮樂稱曰四術東遷以後王道不著
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遭秦燔書惟存易
卜漢惠始除挾書之律文帝時始有尚書武帝時鄒魯
梁趙間頗有詩禮春秋於是五經畧具宣帝時石渠閣
講五經同異章帝時考詳於白虎觀熹平間正定五經
刊於石碑樹之學門七畧稱六藝者六經也兼樂記而
言也七經之名則尚書毛詩三禮春秋左氏論語也九
經則兼周易孝經十一經則增公穀十三經則益以爾
雅孟子也昔者伏羲始畫八卦重之為六十四及乎三
代夏曰連山以首艮而言殷曰歸藏以首坤而言周曰
周易以別夏殷而言杜子春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康
成釋連山曰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釋歸藏曰萬物莫

不歸藏其中釋周易曰周普無所不備然其說實無明據也周易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秦火後失說卦三篇河內女子得之自魯商瞿子木五傳而授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京房費直高相三家至後漢高氏已微晉永嘉時梁丘之易亡孟京費氏人無傳者惟鄭康成王弼二註行世暨宋而邵程繼起朱子集成理數無該其義遠矣尚書自漢文帝時伏生傳二十九篇其後為大小夏侯之學古文者武帝時出於孔壁凡五十九篇孔安國作傳王肅嘗為註解至晉元帝時孔傳始出而亡辭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得其書奏上辭典始全註疏而後推蔡傳為最詩自子夏傳後漢興分而為四魯申公曰魯詩齊轅固生曰齊詩燕韓嬰曰韓詩皆列博士毛詩者出於河間人大毛公為之故訓以授小毛公為獻王博士鄭康成作箋三家之詩遂廢春秋公羊興於景帝時穀梁盛於宣帝時又有鄒氏夾氏為四家而左氏終西漢不顯迄於東漢鄒氏無師夾氏無書而鐸氏微虞卿微二書皆失傳至章帝時左氏大興公穀寖微然俱立於國學焉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古禮經五十六篇出於淹中后倉傳十七篇曰曲臺記所餘三十九篇名為逸禮倉授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小戴慶氏三家戴德始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四篇戴聖又刪為四十六篇馬融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為四十九篇鄭康成受業於融為之註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之至新莽時始置博士以行於世自劉歆及安石行之一再階亂後儒疑之然治法俱存朱子歎其廣大精密誠篤論也論語三家魯論者魯人所傳凡二十篇齊論者齊人所傳凡二十二篇古論語者出自孔壁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張禹初授魯論晚講齊論合而考之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為定孝經古文二十二章出屋壁

中河間人頗芟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間王令所傳十八章是也唐明皇取王肅等六家之說參仿孔鄭舊義行於太學至宋司馬君實宗古文為指解朱子又為刊誤傳於世大學中庸本載戴記程子特表之以配論孟朱子取之故古本大學改為今本特補格致一傳孟子七篇又有外書四篇後漢趙岐註而刪之惟存七篇宋馮休著書十七篇論孟子書中有門人附益者宜刪去之司馬光著疑孟一卷蓋論性不盡以孟子之言為然也陸筠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周平園稱其篤志虞允文以司馬疑孟及李覯等非孟故辨之為五卷又二卷則攻刺孟者及議論與孟子異者可謂孟氏之功臣也爾雅陸氏釋文謂釋詁為周公作今世所傳或言孔子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要之經以垂訓於後漢儒收拾於灰燼之餘功為最鉅至唐而詁解益密歷宋而更參夫性命之微窮經者可無遺憾焉夫以經籍大備之餘遭逢盛治正學昌明惟博觀以廣其識研究以擇其要闡發以明其蘊則窮經之道得而經世亦豈外乎是哉

經解

齊召南

臣聞兩間不易之常道曰經在天為日月星辰在地為江河海岳在人為仁義禮智信之德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而其在典籍則為聖人之言所以載兩間常道更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稱易詩書禮樂春秋為經自經解始而稱五經自漢武立五經博士始然秦宓言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是武帝以前稱經不止於五而宋李至之言七經則五經外請校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為九經開成中刊定唐陸德明釋文序錄合孝經論語為九經開成中刊定九經於太學始及爾雅宋設國子助教十人掌十一經其易書詩三禮三傳皆分而孝經與論語合稱為十經又與孟子爾雅稱十三經此其大畧也遭秦滅學周易孟子不在焚中而尚書古禮論語孝經賴孔氏後人藏於屋壁其老師宿儒田何伏勝浮丘伯申培高堂生顏芝輩漢初猶在若楚王之受詩張蒼之傳左氏高帝時經學漸已萌芽文帝詔鼂錯受尚書立孝經孟子於博士賈誼之傳訓故徐生之善為容韓生之寖廣洎孝武聽仲舒對策表章六經建藏書之策置禹書之官孔壁淹中科斗竹簡或工秘府或進河間自開獻書之路凡數十年而後篇什稍備工有雄才之英主下有好學之賢王故宜儒術蔚然復興也經文譬正始於河平刻石始於熹平鏤板始於長興至開寶端拱相繼校刊頒布遍山陬海澨矣漢儒授受確有源流博士之試以家法弟子之學以經師專門者氏而不名著錄者編而為牒是以前後儒林之傳授受同異一展卷而瞭然即其解經章句如易有施孟梁丘書有歐陽大小夏侯韓詩有薛漢春秋有公穀論語有張禹包咸注如書大傳周官儀禮禮記有康成孟子有趙岐傳如易有周氏書有孔安國詩有后孫申韓毛公周官有馬融解如書有大小夏侯詩有伏湛景鸞左傳有服虔箋如毛詩有康成詁如周官有賈逵三禮有盧植左傳有陳元

諸家不同之大致亦皆班班可考自唐作正義每經專用一家之說孔穎達於易用王弼韓康伯注於書用孔安國傳於詩用毛傳鄭箋於禮記用鄭注於春秋左傳用杜預集解賈公彥於儀禮周官用鄭注而徐彥疏公羊用何休學楊士勛疏穀梁用范甯集解宋邢昺疏孝經用唐明皇注疏論語用何晏集解疏爾雅用郭璞注孫奭疏孟子用趙岐注而百家之學廢矣漢取人必曰經中博士蓋各守其師承唐則以正義為明經之式為途已隘然以注疏字數多寡分別為大小中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未嘗廢一自宋熙寧變法而春秋且廢矣自元延祐用人比取士有明因之於是詩書五經之外禮與春秋俱存一而廢二矣然則崇重經學固莫如漢世乎哉三易掌於太卜周禮明有可徵夏建寅而連山首艮殷建丑而歸藏首坤說者謂神農黃帝已先名之而周之名易則程朱之言當矣漢傳易者施讎孟喜梁丘賀並出田何京房本於焦贛四家皆立學官費直與高氏易弟行民間後漢費易盛行四家漸廢尚書今文伏生所傳漢博士三家是也古文出於孔壁未列學官至東晉梅賾始奏行之詩則齊始轅固魯申公韓始韓嬰皆立博士毛氏後出而後世獨行春秋則公羊先著穀梁次之左氏至東京始立博士漢初有鄒夾二家並三傳為五然鄒氏無師夾氏無書至建武中皆絕若鐸椒之鐸氏微虞卿之虞氏春秋其皆左傳之羽翼歟禮自高堂生傳蕭奮孟卿后倉以至二戴所傳者儀禮也后倉之曲臺記儀禮之注解也二戴所刪亦儀禮之注解也若夫以禮記為小戴之書其誤始於隋志然漢志本自判然蓋即所謂記百三十篇七十子後學所記者劉向嘗校定之至東漢盛行馬融又補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今禮記四十九篇是也李氏獻周官於獻王冬官獨缺獻王遍購不得因以考工記補之後人謂補自劉歆亦非也士禮十七篇高堂生所傳者耳淹中古經五十六卷及陰陽明堂王史氏記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

制是儀禮之逸者多矣今所傳如覲聘大射燕禮不為士設則十七篇疑亦非高堂之舊不然漢志何以有古經及記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乎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齊論名家則有王陽魯論名家最推張禹今所傳魯論也大學古本據禮記考經古文出孔壁朱子則分為經傳馬爾雅十九篇疏謂釋詁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謂孔子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訖無定論孟子於孝文時即立博士東京趙邠卿注解見唐志有六家昌黎論孟子功不在禹下至論也馮休刪孟原無足道以司馬光之賢而作疑孟識見顧出陸筠虞允文下何哉大學中庸原在禮記而中庸別行自漢世即有中庸說矣至程朱以配論孟四書之名始立五經者羣籍之淵海四書者又五經之輪轅也兩間不易之常道於斯焉載是猶象緯之昭回山川之奠定矣哉

皇上治法唐虞道遡洙泗緯地經天觀人文以化成天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頴 卷十三

皇清文頴卷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楊　金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粵稽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九千四百十五 集部

皇清文穎卷十四

序

工部事宜冊序　果毅親王允禮

成周六官之職惟司空之篇逸論者以謂事典乃五官之根柢也以之體國則郊廟壇壝宮庭環衛朝市官府學校城郭衢巷倉廩廐庫之列乃政教所由施行人心所由維繫也以之經野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井牧疆潦之辨溝塗闕津橋梁防堰之設乃百物所由蕃滋萬貨所由通阜也以制數度則宮室車旗服器高下廣輪多少文質之別乃民志所由定禮讓所由興也以考度程則六府之盈虛出入八材之質僞苦良製作之得失精粗工性之勤惰巧拙乃物用所由利堅泉布所由撙節也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司空之籍尤汰侈貪冒者所不便故去之尤力而後世無傳焉我

皇上嗣登宸極振飭邦經釐清百度內自
郊廟神壇宮庭學校官府次舍倉廩廐庫城郭門闕橋
梁溝衢柵柝或稽古以創建或脩舊而更新外則相天
地之宜以通山澤之氣近自畿輔遠而吳越秦隴凡在
四海九州之內所宜疏川峻防以除民害瀦水營田以
為民利者不惜帑金鉅萬應時興作又以其間整軍經
武脩儲戎器凡車甲旌旗五兵火具無不功致
軫念邊戍衣裘鞍鞿皆歲頒於內府慕古之士咸謂成
周典法復見於今而司空之職尤備於斯時也臣乃以
非材荷茲重任受
命之日忻悚合并寢食不遑數月而後具識其大綱期
年而後徧詳其細目凡城堤河隍之深廣堂室之崇修
可以丈尺賦物材量功程計夫役定為經常而永永不
變者皆奏請
廷議
勅下所司其興築之各以其時物價之各因其地訖工

之久近奏銷之淹速有司胥吏不得巧法以侵漁者亦
如之至於歲事之常亦必與二三僚屬董其懈惰察其
飾詐核其質良簡其差忒酌定規條俾有式可守事無
細大要期便民而吏不能欺循法而財無可冒恭承
聖訓朝夕孜孜數年中幸無大缺失又恐令久則易弛
吏更則難諳乃奏請刊刻以示諸司庶幾賢者得盡心
彙定是編之意也雖然立法以禁私乃所以馭吏胥與
不才之小吏耳官之師旅朝有著位當常懷體國恤民
之心竭誠殫慮議事以制得法外之意然後能盡在物
之理而不過焉
聖天子登賢進良十數年以來起諸司旬歲而服大僚
者踵相接也生逢盛世不能祇承
德意以致忠勤顯勲績而乃詭法以行其私此心尚可
自問乎願諸司爭自濯磨而毋墮乃力也

孝經易知序

湯斌

孝經註釋箋註凡數百家近惟新安呂忠節公所著本義大全最稱詳備吾友登封耿逸菴先生家居講學復著易知一卷其言簡而盡明顯而精切與忠節所著互相發明誠後學入德之津梁也余鎮撫吳中見其士風文藻盛而實行衰思有以挽之乃聘耆儒於明倫堂聚生徒講孝經小學適張君牖如舊為登封令與逸菴講學嵩陽攜有易知抄本乃鋟板屬余頒示諸生俾朝夕肄業焉余乃為之言曰古昔盛時人重倫常家敦仁讓故風俗樸茂治道還淳太和之氣洋溢宇宙輓近之世教化不明本實不敦殫精竭思皆枝葉浮華雖名譽動人而本心已失象山有言親師取友為學力行皆從好事中來故虛而不實此言切中學者病根而吳中為甚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朱子少年讀孝經題其上曰不如此便不成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吾人奉父母之遺體當思父母生我之身無一體之不具生我之心無一理之不全何以保守成其為人不至放失淪於禽獸此不可不深長思也自學路久迷陷溺日深重以侈靡之習淫佚之說功利之謀所知所行皆人欲而非天理夜氣之良偶一醒悟真堪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者矣睽雕繪浮藻馳求聲譽乎天下萬善同出一源人能孝則事君必忠事長必順交友必信居官必廉臨民必寬故事君不忠非孝也事長不順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居官不廉非孝也臨民不寬非孝也進而言之暗室屋漏一念自欺非孝也應事接物一念怠忽一念刻薄非孝也事親能養矣而未能養志知從令之非孝矣而未能諭親於道養生送死盡禮矣而未能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其孝猶為未盡也故事親事天一道也盡倫盡性一理也孝之道大矣哉誠能盡孝之道則精義入神參贊化育不外是矣一人盡孝則一家化之一家盡孝則一國化之推之天下皆孝子四海皆仁人則民氣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尚何憂治道不唐虞風俗不三代歟余因牖如之請為書簡端讀者畧加省察以無負逸菴註解之意與牖如鏤板之心其於立身為人之道未必無小補云

順天鄉試録後序　熊賜履

歲在庚子京畿復例應賓興禮臣遵新令通列諸臣名以

上維時羣工濟濟咸鵠立於朝門肅心靜聽罔知所屬前此未有也朔八日辛卯

上命臣賜履貳同官臣朝生往典厥事伏念臣三楚鄙儒學識淺黯丁酉薦於鄉戊戌舉於春官器窾才劣文質無所底謬蒙

皇上親簡俾讀書中秘已亥孟冬南原

御試計未二期而臣又荷

特簡授令官早夜圖維方懼報稱無地茲復膺

命掄才蚊負維艱臣心益惕且京師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觀瞻又天下士之集

輦轂下者皆鄉之雋也豈臣謭陋所能勝任而愉快乎臣心用是益惕顧臣猶貳也謂可因人以塞責然臣自惟去疏屬甫三載耳倏承乏相天下士即殫思盡瘁尚

慮亡以仰答

高厚敢曰貳也而任讓居半以自諉乎拜命之日先試期僅半晌遂戒道入闈嚴鎖重扃焚香矢誓闔經公閱一如

新定典則靡弗恪恭肅慎以共襄

闕門大典既錄成臣例得颺言末簡臣竊惟從古帝王慎簡賢良廊清雅化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我

皇上勵精圖治加意作人丁酉之歲赫然大創頓祛夙弊以澄清文治登進真才科指法制廓然一新在朝在野靡敢不浣衷滌志兢業祗承且今秋初減額之半減則其數簡而其法益嚴嚴其法所以慎其選約其制所以謹其防限其額益所以重其考覈之權而端其始進之路

皇上之釐定新規慎重簡拔者意何如其至而諸臣之洗滌乃心以與諸士之洗滌乃心以應盛典者尚有不砥礪濯磨以副我

皇上側席旁求之至意者哉故臣之不克勝者任也而臣之克自矢者心也臣自矢其心以冀諸臣之共矢其心即以共矢其心者相諸士之文而因以相諸士之心文醇正者厥心貞文典茂者厥心厚文嚴峻者厥心廉文顯白者厥心和易文閎肆者厥心洞達而光明觀其文而其人可知其人之心亦可知矣當夫同堂較閱壹志虛公辨色濡毫竭精覃力時凜凜於

寵靈之在前而簡書之在後筆光燭影之餘恍若與多士相遇於精誠往復之際是臣與諸臣之相士者以文而臣與諸臣之所以相士者以心諸士之與臣與諸臣遇者於其文遇之而諸士之所以與臣與諸臣遇者亦即此治文之心而遇之也雖然臣既以文相諸士心矣寧遂以文信諸士心乎在易之漸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今日者可謂進以正矣然惕於法寧若惕於慎厥初曷若慎厥卒諸士曷亦念今茲之先資拜獻與

終身守之弗變險易不以易其操崇卑不以踰其守持躬廉毅砥志敬公將篤棐之忱飭悃愊之行澡衷浴德永矢弗諼以不負吾心者不負吾

君是文與心符諸士治文之心與臣與諸臣相士之心皆可大著於天下矣苟或璠璵其表碔砆其裏鞶組其外敗絮其中質窳貌澤背公營私俶載循軌中道改轍以至顯晦易節措注乖方是心與文違而治行之心又與治文之心違矣諸士何以對臣臣與諸臣何以對我

皇上哉臣故不能不深祝諸士以今日治文之心為異日治行之心慎厥初終以上報

一人籲俊之至意也若臣與諸臣惟是殫竭愚忱以對

颺我

后耳他何計焉臣三載以前視諸士無以異幸側

侍從之班立交戟之下遽承

簡命夙夜氷兢深恐隕越以貽

盛典羞敢不以區區至願敬告爾多士哉

會試錄後序

熊賜履

歲癸丑復當大比天下士

上命臣賜履偕侍郎臣文然貳閣臣立德禮臣鼎孳典厥事伏念臣荆楚豎儒媕謭無似年來濫竽

禁近罔效涓埃茲復膺

命掄才蚊負維艱益滋汗仄既拜

命弗獲辭遂從諸臣後勉矢公慎用竣厥役錄成臣例得颺言末簡臣更復何言惟進多士申醮之而已竊惟

國家登造賢良與士子策名委贄舍科目無由以進顧不重且鉅哉第上之人汲汲焉欲得斯人而用之下之人挾所懷來以期見用於斯世此其為務豈漫易焉者而顧皆取決於風簷尺幅之一旦以為執券之罔弗驗也則豈其然故試士以言洵末也而勢固不得不以言言者心之聲也六經四子何莫非是也苟其淑於仁義澤於典墳精粹積於中聲光溢於外揮毫申楮皆有以發揮聖賢微奧之所在而無或謬於上下古今不易之

矩斯其言為有德之符載道之器也而奚得以區區詞章帖括之技目之獨是世教衰凌士習頹靡大道不著實學鮮聞父生師教初未嘗懸一的以就其歸舉先王之澤聖人之旨不啻蔓草視之而曾不知一為之注意平居椎牖伏案殫力敝精以求工於八股之空言以僥倖一第之獲雋而後已而其所謂八股之空言則又其榛蕪舛鑿絶不切於理道之説及其一登仕籍不復進求或投之以任試之以務而課其實則茫焉舉莫知其所以而平日之所殫力敝精以求工者蓋無一之可適於用而亦遂畧不計念於上之舉而庸之者之何為唯取夙昔所為僥倖希售之一念而擴充之以迄於惱淫邪僻之無不至而亦未嘗不儼然自命為科名甲第之人此人材之所以日衰風俗之所以寖替而治效之卒莫古若也乃議者遂致咎於制義之寡用扁闇三校之未為善而思以變之也亦豈得為通論哉宋元迄明真儒輩出巍科顯蹟麟炳汗青謂科目不足以得士乎誣矣今多士之言固居然有德之符而載道之器也誠能因其言以踐其行上之明體達用務幾於中和位育之域次亦執德衛道不失為飭躬寡過之倫舉而措之皆不至悖戾於令茲拜獻之言庶幾克副朝廷汲汲焉欲得斯人而用之之意與多士挾所懷來以期見用於斯世之心則多士之幸而臣亦得少附於以人事君之義矣不然者如前之所云將制科幾成贅疣經事等之瓦礫曾不如中正九品諸法之猶可得十一於千百也則多士何以自解即臣何以解免於多士耶然則臣與多士惟交勉焉期無負科名以無負國家而已矣更復何言

恭進易經叅解序

張英

臣竊聞易之為書賁徹二儀囊括萬類微以窮陰陽之變化顯以繫人事之吉凶幽以明鬼神之情狀探賾索隱彰往察來讀者得其中微言大義之一二可以服之終身而無盡況取四聖人之所發揮而朝夕涵泳其閒者乎又嘗竊觀先儒論易其大者極於扶陽而抑陰夫天地之有陰陽猶四時之有寒暑日月之有晝夜也以氣化言之萬物不能有長而無消人事不能有得而無失運會不能有治而無亂舉世不能盡君子而無小人是以卦之爻三百八十有四陽爻居其半陰爻即居其半雖聖人安能損益於其閒哉然聖人兢兢業業於陽剛也則扶之進之於陰柔也則抑之退之此固六十四卦中無在不存斯義而於否泰剝復夬姤諸卦之辭尤其深切著明者也聖人不能使四時有春夏而無秋冬而製為室廬衣裘以禦之不能使日月有晝而無夜而製為燈燭以繼之不能使萬物有長而無消而製為度數以節宣之不能使人事有得而無失而示以修省戒懼以補救之不能使運會有治而無亂而立為紀綱法度以維持之不能使舉世盡君子而無小人而立為教化刑罰以勸懲之易之中數者備矣此則聖人扶陽抑陰之至意隱見於六十四卦之中所謂參贊化育裁成天地者豈有他哉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必讀易而後知聖人之尊且大也臣草澤微材至愚極陋遭逢聖天子崇儒興學之時叨隨

講幄入侍

禁中恭覩我

皇上孜孜圖治未明求衣躬理庶政退朝即御便殿講誦經史至漏下數刻不輟祁寒盛暑率以為常臣自顧學植淺薄惟切惶悚侍從之暇伏讀周易望洋測海茫無津涯欲纂輯訓詁一書期先通曉章句然後徐求其精義爰奉朱子本義為標準而詮解訓釋則惟取於大全直解諸書芟其繁冗務存簡切至於釋卦名義則程

傳最精故節取以載於本卦之首大全諸儒之說發明經義有裨講席者並采錄之閱兩期而成名之曰易經叅解條分縷析一以先正之言為矩矱絶不敢叅臆說於其間因臣質性愚魯著此一編藉以自備遺忘荒陋粗疎深知不免又念在

禁中脩輯之書不敢不上塵我

皇上睿覽亦以見文明化成在上小臣亦有不敢自棄之私非云於經旨有所闡明羽翼足以獻之

當宁也謹序

恭進書經衷論序

張英

臣竊惟人君之以道治天下至堯舜禹湯文武之盛而極矣人臣之以道事其君至皐夔伊傅旦奭之盛而極矣迄今相去數千載當日之言論謀畫綱紀設施與夫忠愛誠愛之心詣猶綢繆之計雖散見於六經旁流於諸史而弘綱鉅節之所統會則莫備於尚書使後之人猶得於方策之中想像唐虞三代之君臣如見其形容若聆其謦欬不覺有時代曠遠之隔者則由其文至古其意至厚其旨趣至弘遠流連往復而可以不窮也臣自供奉

內廷之初正值

皇上討論二典三謨窮究精研無微不徹由是而下逮商周誓誥之篇靡不再四尋繹凡昔人之所謂苦其奧博而難通者

皇上必深求義理之歸而亦不辭夫章句誦讀之勞二帝三王之言與夫古聖賢之所以告其君者朝夕淪浹

於
聖心至深且渥也故以言乎典學則高宗遜志之勤以言乎服遠則虞廷干羽之格以言乎官人亮采則九德之日嚴
皇上以聖學之淵涵發為治功之醇茂豈僅稽古不倦而已哉臣質愚學陋寡識渺聞竊從
講筵餘暇退入直廬伏讀尚書偶有一知半見錄以紀之積久遂至成帙非敢自持臆說皆取衷於昔人之言
詔獻南苑賦嗣後每巡行必侍從或獨往或與侍讀臣

孫在豐偕是時扈蹕多在南苑新宮緑槐高柳掩映丹
甍千幕周羅六師環列衛霍金張以及期門羽林之士
翼豹尾而處者雲蒸雷殷深嚴弘麗不可殫述臣以書
生抱簡牘其間晨則委蛇丹陛夕則退處直廬承顏邀
睞恩遇無比時從幸晾鷹臺觀試馬紫騮赤駱躡雲追
電
天子第其駑駿以賞勸諸王公大臣則獻試馬歌一日
漏下十餘刻

講筵應
制集序　張英
臣英謬以疎賤謝簿際昌時遘景會以康熙六年丁未成繆彤榜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是年冬以先大夫憂去九年庚戌服闋補原官十一年壬子秋授編修次年春充禮闈同考官三月
上幸南苑命臣英偕同官臣史鶴齡扈從於行宮進講

上御行殿秉絳蠟作大書使人問二臣知在直廬觀書
命作良馬詩以獻或風日和美
上率左右扈賁講武平郊歷上蘭踐甫草出則朱旗舒
徐入則銕吹震發凌晨侵夜必召二臣講論經史殫究
義理日有程課罔以寒暑間臣自顧雖陋劣無似然每
得以聖賢載籍陳說於君父之前視古人奉屬車清塵
詔獻甘泉上林賦者竊以為榮此則

聖天子典學之勤俾臣子有稽古之益也是年秋授日
講起居注官其後學士臣熊賜履入典閣事內殿進講
專命臣及在豐從事雞未鳴時從長安門步至左翼門
祇候少頃東方漸白棲鴿羣起星稀殿角露浥階墀偕
奏事諸臣方曳組而入至乾清門候諸臣奏事畢內侍
傳入弘德殿殿中左右列圖書南向設
御坐北向設講官席皆用黃純幕中設鑪焚香講官既
入則侍從咸退講官再拜北向立敷陳經義時有所諮
詢既退命賜茶於乾清宮門如是者三年由左春坊諭

德優擢侍講學士先後同在講筵者則澤州學士臣陳
廷敬崑山學士臣徐元文臣葉方藹接
天顏於內殿蒙顧問於黼席圖書翰墨貂綺之賜歲數
至焉是時也海內寇賊未平
天子方宵旰殷憂四方將帥咸稟承
廟略措兵籌餉無虛晷且日御講筵與臣等討論古昔
於此窺

內廷應

制集序　　張英

康熙十二年癸丑春

天子御講筵從容與學士言朕欲得文學之臣朝夕置左右惟經史講誦是職給內廬以居之不令與外事其慎擇醇謹通達者以聞時舉臣名入對

上心識之自是再四諮詢對者無異詞迄十六年丁巳冬有

內廷供奉之命賜邸舍於瀛臺之西辰而入終戌而退乾清宮之西南隅曰南書房

上舊所御讀書處也命處其中飲饍給於大官執事使中涓筆墨側理器具之屬皆取於御府珍果饍饈之撤自

御饌者日數至焉

御乾清門聽政後則召至懋勤殿辰巳前講經書午後讀史諮詢對揚辨論之語詳於南書房記注自丁巳冬迄壬戌春未嘗一日少閒伏念自古人臣間從殿陛一見天子數語達於宸聽終身以為榮幸如臣者侍從燕閒趨承經席陪奉密勿前後近十載細旃廣厦之間陳典謨談易象博綜前史上自洪荒下暨輓近握丹鉛於香案聽鐘漏於華清霽顏溫語恒如家人父子謂非遭逢之極則恩遇之殊軌哉時或著為詩篇以紀述盛事甫脫稿即陳於

御座之側吮毫授簡成於俄頃者多有之唐鄭亞序李

文饒制集有曰牙管既輕芝泥將熟嘗於席前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臣固不敢追踪贊皇而殿陛之間一時情事則亦古今之所同也二十一年壬戌春請假歸葬先大夫屢降

溫綸渥被

恩賜俾得暫休沐於鄉里因輯四年以來詩為內廷應制集二卷其中詞句粗疎淺劣當時多不暇點竄今皆悉仍舊稿存其實也昔歐陽公既老歸淮潁之間輯內

外制而序之因念平生仕宦出處且謂瞻玉堂如在天上臣今得奉
恩築室於龍眠山中與田夫野老稱說
聖天子盛德儒臣寵遇撫今思昔感激詠歎更復何能自已哉

御製文集擬後序　陳廷敬

蓋聞天行垂象則雲漢昭回地德含章則山川經紀此河洛呈其精蘊苞符闡其秘奥也聖人參兩儀而則二曜該物序而察民彝演為圖疇以教萬世則人文化成之道懋焉是知覺世牖民開物成務必賴亶聰首出躬文德以表建於上而昭宣於修辭立訓英華發於和順篤實著為輝光然後三物以惇四術以備户佩詩書之澤人游儒雅之林而一時之生其際者即山陬海澨靡不涵濡盛化以近天子之光則豈非上聖之宏規太平之駿烈也哉欽惟

皇上遜志典學勵精勤政德業之隆治功之盛赫赫巍巍不可殫悉自莅祚迄今齋莊祗肅對越天
祖孝敬
兩宮勤勞天下興起教化脩明制度文經武緯禮序樂和寬沖以體羣下之情惠懷以普黎庶之德銷金革而

四海永清垂衣裳而八荒在宥至若天時之盈虛地利之險易邦用之豐約兵師之因革民風之情僞吏治之貪廉莫不悉歸
睿照潛納
皇衷故凡施為建立見於詔號命令之中出話吐辭之際所謂二帝三皇之言語行事而典謨訓誥之文也若
聖藻天葩形諸篇翰時而咨儆有位元首股肱之歌也時而諷諭民俗蕩平正直之訓也時而切指物類户牖杖履之銘也時而流覽景光阜財解慍之奏也蓋惟
皇上徇齊性成緝熙時敏質本生知而猶好學聖由天縱而又多能以故蓄諸中而彰諸外者抒寫化工渾涵元氣鎔裁古今陶鑄萬彙炳煌焜燿至於此極臣叨塵法從久侍經帷每聆
玉音推解經傳奥旨發前聖未發之微言傳古人不傳之深意下及諸史百家罔不旁通曲暢而
深宮清燕未嘗一時輟書冊不觀臣固知聖謨洋洋並

皇清文頴卷十五

序

癸丑武會試錄後序 陳廷敬

歲癸丑九月天下貢材武士於京中樞臣請舉會試奉命拔騎步射及格者七千有奇上曰爾廷敬其副卿馮溥往衡其文前此未有以詞臣副執政大臣典會試者蓋異數也臣謝劣聞命戰栗黽勉祗役既取數如額錄當獻臣得綴言末簡

臣惟國家取士文武殊科然革前代武學師太公之陋兼騎射武顧兼策論何也學統於儒師統於孔子文不兼武其人任卒伍而不文其人任大將者也兵家者言毋此非難武士也誠重之也夫武而不文其人任卒伍而不足任偏裨任偏裨而不足任大將者也兵家者言毋逾孫吳呂李司馬尉繚諸書令武士合而治之闈中發策則漢唐宋諸名將已然之迹與夫天下塞障耕屯保伍諸事旁及莫遺又明示以七書之外之書無不當肆力矣士苟雅能明習得其要領發為文辭具有倫貫異日干城貔虎之選取諸此不已裕哉且夫麤獷桀驁者武士之習也一變其習使人不得以赴桓目之而庶幾於古之雅歌投壺羽扇綸巾者非沐浴書冊漸摩師儒不為功若此者非皆論策宜重之明驗乎蓋自古承平既久勢漸輕武不惟文士輕武武亦自厭其武馴至盡墮武備而不可振令重武兼重文正所以常重武而不至於輕也草莽鄙生妄謂先之騎射武士所事也重之

也至於論策則已略允若茲當其鏖控縱送無不及格盡收之奚不可而乃決去留於操觚不亦可以已乎臣於棘闈中從臣溥後慎簡諸士所作登其可者冀或可仰佐得人以無孤任使至意復著其說喻天下繼起諸士使皆知國家文武無暇重決捨之瞪即咿唔而不敢有略文之心昔周之盛也左之而文無不宜右之而武無不有方其奉璋峩峩髦士攸宜皆卿大夫之材及其滭彼涇舟烝徒檝之皆將帥之選臣知自令以始人材

蔚起克文克武雖成周之盛無多讓矣

癸未會試錄序

陳廷敬

欽惟我

皇上統天建極治定功成於今四十有二年歲在癸未春二月當大比天下士禮臣請典試事者臣自陳昏瞽既列狀上奏

上弗允命臣廷敬偕臣賜履臣涵臣汝霖典厥事臣廷敬聞

命仿偟震悚移日伏念臣備官銓曹侍直內殿恐滋隕越常懷冰兢茲當校士之重寄敢弛夙夜之初心且多士來自草澤山陬海涯皆知

聖人在上道濟羣生文明之化光昭下土夫既人思淬礪俗嚮陶甄臣又何敢不益自鞭策以上思答

聖恩下不愧於多士乎今鎖闈畢事錄文以獻例得颺言篇端臣不敢為枝言蕪辭謹識其大者仰冀

省覽焉蓋臣今奉

命而論者文也夫文以載道道命於天傳於人知天之

所以命知人之所以傳夫然後道尊而學正學正而文興則今日道統之傳文運繫焉此其大者也臣謹識焉

惟天陰隲下民篤生聖神作之君作之師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皆以聖人之德居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道統之傳常在上而不在下也若有其德而無其位則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之實故自孔子以來道統之傳常在於下揆之天降生民之意豈適如此哉且夫天道貞觀無往不復故知今日者道統之傳果在上而不在下矣在下者傳之師儒僅寄於語言文字而在上者則見諸行事之實我

皇上以聖德而居天位天下大治生民又安故知道統之傳果在上而不在下也昔孟子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歷叙其傳亦大率以五百年為斷以今考之在上者莫不皆然而在下者則或不盡然也然而其始之自上以及下其後之由下以歸上者亦莫不皆然也孟子謂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所謂在上者莫不皆然也又謂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此所謂始之自上以及下者莫不皆然也又謂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自是以降或千有餘歲或百餘歲或不必百

餘歲若周子若二程子若朱子此所謂在下者或不盡然也若是者何也天之鄭重夫在上者之傳故以五百年為斷其不必五百年者蓋僅寄之語言文字以衍斯道於絶續之交特在下者之事耳惟是儒師之統轉而屬之帝王則五百年之期斷然其不爽者將復合焉此所謂後之由下以歸於上者莫不皆然也蓋自周子二程子朱子而來至於今五百年矣我

皇上論世知人崇朱子之學頌其詩讀其書存諸德行見於文章舉而措諸天下之民使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常在上而不在下故道統之傳由下以歸於上者此正
其時也此乃天之所以降生下民之意也臣嘗伏而思
之天下之士涵濡於雅化鼓舞於
皇風者亦已久矣而聖人之道傳之在我
皇上者天下之人將皆知之而其所以朝斯夕斯實用
其力者天下之人或未能窺其詳也臣日侍
內廷因得臚舉焉
皇上總攬八紘日有萬幾舉凡立綱陳紀制治綏猷諸
大政事發於
聖衷行於天下者既莫不與古先聖王之道異世而同
符矣而勤思至道博極羣書蒭闇之頃旒情六籍慈誨
青宮訓督
皇子詩書講誦
殿陛之地儼若鄒魯之鄉作為文章巍巍乎與典誥同
風至於帖括之文百家之藝盡在
聖明之鑒豈非道統所歸實有本末兼該源流共貫者

與今日者親得
聖人而為君師雖不敢與於大道之傳而亦幸在見知
之列將見由文王以來濟濟之多士諤諤之吉人復生
於王國以上佐
壽考作人之雅化而時雍風動萬邦黎獻共惟帝臣馴
至於矢謨賡歌亮采惠迪之風以幾乎唐虞郅治之盛
則道之在上而下被其政教者將永永焉傳之千萬歲
而無窮又豈五百年之可以數計者哉謹以告多士者
為
黼扆獻焉

御選古文淵鑒後序　徐乾學

皇上萬幾餘暇稽古右文選定古文淵鑒既成命臣編注別為三集上之

御製序文冠諸篇首範圍羣籍彌綸道要煥乎之章蔑以加矣今年春臣乾學以蒙恩賜假奉辭便殿

皇上面諭臣譔為後序以進祇命屏營退自循省臣本下里末儒學術淺狹遭逢際會備員禁林得縱觀四庫六閣之秘恢廓聞見猶恐無當聖心隕越

成命而猥以爝火之光仰附星日涓滴之流助潤江河臣雖愚昧猶自知其不可也然臣觀自古之有選本始於西晉摯虞文章流別一集自後作者繼軌於今所傳若蕭統姚鉉呂祖謙諸家而外孔逭為文苑之選謝沈有名文之集唐志楚辭別集總集著録者八百一十八家莫不上稟朝命彙成鉅典至考其刪緝之旨其出於

聖鑒之裁定足為後法故也臣以微末獲操鉛槧以從事斯局者六年於茲敢敬述所自竊附於見知之末云

進易論序

李光地

臣惟易之為書也大而言之則六經之原天地鬼神之奥也切而言之則動息語默酬物應事修之吉而悖之凶蓋有不可斯須去者然其為書始於卜筮之教而根於陰陽之道故玩辭必本於觀象而不為苟言占事必由於極數而不為苟用非徒以象數為先也象數而理義在焉於戲易豈易學也哉欽惟

皇上講學勤政孳孳不息則應乾之行厚德深仁視民如傷則配坤之道進君子退小人則察乎否泰之幾憂盛危明則協乎日中之戒

皇上之體易者可謂至矣神武不殺固已見諸施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已受其顯報

皇上之用易者可謂神矣乃者

特命儒臣以此經逐日進講仰見聖智之默運上符三古之心傳歷數近代以來未有留心於性命之原研慮於天人之際如我

皇上者也臣學易將二十年幽居潛玩之餘不無一得然生質愚蔽不足以窺絶學之全間或劄記所知繫之每卦每爻以為異日精思明辨之地中遭寇亂未究厥業僅有易論數篇大抵皆理義象數之淵源易之所由作者也恭逢

聖世不敢自匿譬則螢燭之微照太陽雖不為之增光然而積草加膏之勤亦將以之炯炯自秘此臣今日獻

書之喻也伏惟

皇上裁其可否而進退之臣又觀夫序卦雜卦皆以未濟終篇非欲其終於未濟也謂夫雖當已濟之時而常存未濟之心此則所謂懼以終始易之道也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言以蔽之終日乾乾是也伏惟

皇上垂意焉

進讀書筆錄及論說序記雜文序　李光地

康熙十有九年閏八月之五日

皇上退朝

御乾清門顧問臣光地家居所作文字若干臣不勝惶懼歸而收拾舊業大抵皆經生家言不足以塵

乙夜之覽又不敢以虛

清問謹以讀書筆錄數十條及論說序記之關於學者十篇繕寫為一卷進呈而恭為之序曰臣惟學之於天下大矣自古未有言學者言之自殷高宗與傅說始彼其所謂多聞學古時敏遜志與夫數學之相半終始之克念又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此皆自後世聰明才智之士所不屑留意於其間者而彼以天縱之君帝賚之佐孳孳相勉若將不及是以君則繼成湯嘉靖於殷國臣則與阿衡媲美于有商學之闕于治道有如此蓋古今之言學者莫不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臣以為不然夫溺於技藝滯於章句以華藻自娛以涉獵相高豈獨

帝王哉雖儒生非所尚也若夫窮性命之源研精微之歸究六經之指周當世之務則豈特儒者之所用心帝王之學何以加此蓋高宗所謂恭默以思者性命之源精微之歸也其所謂學而有獲者經訓之旨也其所謂監而罔愆者當世之務也此古今言學之宗亦古今為學之準也肆我

皇上天挺其姿神授之識生知乃復好古將聖而又多能然皆習焉而不留過焉而遂化詩文字畫歷算工巧莫不精其道焉而無所滯於心其所以潛思實體朝講夕誦積年累月而不懈寒暑風雨而不休則非堯舜之道不使陳於前也非天人性命之書不以遊於意也臣愚無知竊謂

皇上非漢唐以下之學唐虞三代之學也臣窮海末儒敝於聰明之不足局於聞見之孤陋四十無聞歿身為恥今太陽之下燭火益微抱卷趦趄隕越無地然臣之學則仰體

皇上之學也近不敢背于程朱遠不敢違於孔孟誦師說而守章句佩服儒者屏棄異端則一卷之中或可以見區區之志焉臣又觀道統之與治統古者出於一後世出於二孟子序堯舜以來至於文王率五百年而統一續此道與治之出於一者也自孔子後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貞觀貞觀五百年而至南渡夫東漢風俗一變至道貞觀治效幾於成康然律以純王不能無愧孔子之生東遷朱子之在南渡天蓋付以斯道而時不逢此道與治之出於二者也自朱子而來至我

皇上又五百歲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將復啟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復合乎伏惟

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統以升于大猷臣雖無知或者猶得依附末光而聞大道之要臣不勝拳拳

進大司樂釋義及樂律論辨序　李光地

臣惟古之王者治定功成則必有作蓋非苟為彌文以飾觀聽而已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亦不可以一日不行於天下是故尊卑上下截然有制民志定而遜讓之風行者禮之實也君臣父子謑然相親人心和而敦厚之俗成者樂之意也篤其實而舉其文厚其意而修其節則禮樂之用所以著因其節文而求其實意則禮樂之道所以存自漢以來禮樂崩壞不合于三代之意者二千餘年而樂為尤甚蓋自諸經所載節奏篇章器數律呂之昭然者而紛紛之說終不能以相一又況乎精微之旨所謂與天地同其和者哉臣逃亂空山之中僅以十三經自隨間以暇日參取經文之及於樂者會萃成編深思極索追求古人作樂之本與夫羣言旨趣之同蓋有互相發明者自大舜后夔以至武王周公若合一契信乎大樂之必易而今之樂由古之樂者斯言不我欺也居嘗別為樂理樂節樂章樂舞樂器樂律六篇以

諸經之文為主以史記漢書淮南以下諸說為輔將以
下成一家之言上備有司之采條貫已具潤色未完其
已脫稾者則周官大司樂釋義及論說數篇竊不自量
繕寫為一卷進呈伏惟
皇上純誠至孝舜之所以感神也於鑠王師武之所以
求定也文德武功巍然煥然今四方粗靖稽古禮文之
事勢當相沿而起昔魯兩生謂禮樂百年乃可興也臣
竊疑之蓋兩生知高祖之輕儒術故為是言以避召命

耳若夫禮樂則豈可一日不行於天下而必待百年不
可知之化哉今四海靡靡風聲頹敝等威無辨而奢僭
不可止聨屬無法而鬬爭不可禁奢僭者犯上之階也
鬬爭者作亂之本也由此言之辨上下以定其志教親
愛以導其和此誠禮樂之實之意其講之豈可一日緩
哉記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神而明之者本也舉而措
之者文也為宜搜召名儒以至淹洽古今之士上監於
夏商近稽自漢唐以降考定斟酌成一代之大典以淑
天下而範萬世臣雖區區末學猶將執持所見與諸儒
上下其議論焉至於建中和之極者一人之事專其業
精其藝者世官之守非微臣所能知也

詩所序

李光地

古者學校四術及孔門之教皆以詩首為其近在性情察於倫理而及其至也光四海通神明率由是也言志之義始於虞典夏商之間詩不槩見豈其代遠篇殘抑忠質之世發於文者希與周自文王有作周公繼之郁郁乎文哉於斯為盛矣令攷三百之篇出自文武成康者百二南風之自也小雅治之經也大雅德之本命之符周頌功之成教之至也其篇皆以文王冠惟周公之詩自為國風篤世業勤王家蓋周室之所以安危上配文王者也邶鄘以下之為風六月民勞以下之為雅王德降焉政俗哀焉然下則有撫已言傷之音上則有憂國陳善之作蓋性情之不可遏文武之教在乎人心故皆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而其究歸於思無邪者此也朱子鄭衛之說諸儒以為不然今獨信之者謂非是不足以見亂之所生為二南之左契抑雖其流至此猶有秉禮知義無文王而興者夫然後可以極無邪之變矣惟節南山以下為東遷楚茨以下為幽雅載芟以下為幽頌乃前儒所未定而今創說者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雅頌各得其所令觀大雅時世明矣小雅之亂而無緒殆不可詰如毛氏傳三百年間為篇纔七十餘而出於幽者將三之二是豈足信乎孟子言頌其詩者必論其世令失其世則又賴有詩存而可以推而知旁引而得也既知得所之義然後章求其次句逆其情稱名蹟而不可厭也疊文複而不可亂也始於夫婦之細而察乎天地之高深發于人情之恒而極乎天載之微妙夫如是則三百之繁言四始之宏綱小大兼舉矣夫子教人學詩近則在於牆面遠則使於四方要其指則曰可以興責其效則曰可以言嗚呼反之於身而可哉

孝經天子五章衍義序

韓　菼

臣按孝經古無章第篇名自皇侃標天子已下五孝之目而五等之序截然以明蓋孝為王道之本萬化之原故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然而無所不包者其體施之有方達之有漸能足乎其量而無以加者其用其體則足乎赤子之心無憾於匹夫之賤蔬粟飲水與尊養四海其致一也其用則各有其地之所得為與其分之所不可過諸侯不敢擬於卿大夫其勢然也夫惟天子之尊足以立乎其量推一念之愛達之於無不愛無不愛斯能愛其親推一念之敬達之於無不敬無不敬斯能敬其親斯須之不愛為刻薄斯須之不敬為傲慢為逸樂為侈靡無度忍為法令繁密為賦斂無藝將不勝兵刑之禍而天下有重足之憂斯須之不敬為僭上則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敢擬於天子之尊足以立乎其體而稱乎其量推一念之愛達於諸侯士庶人不敢擬於卿大夫其勢然也夫惟人倫廢壞即勤於為治之主不過以政教刑罰整齊天下而內治缺然蓋教化之意微矣夫子舉先王之至德要道切著之為經而三復其文於天子之孝本之以愛敬二人而推之通神明光四海興禮樂移風俗納諫諍美政教其於事親之儀節蓋畧焉而至於諸侯以降則第勉以奉宗廟承祭祀為言行無過服勞奉養而已矣蓋其所施固有廣狹大小之殊而丁寧之意亦少殺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夫天子盡孝於上則諸侯卿

大夫士庶人莫不盡孝於下而治化成矣此自然之序也雖然由天子而諸侯而卿大夫而士庶人此治之有其序也由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此序之又有其序也而或者驚於汎愛博施之說托於一視同仁之大則與異端之所謂無差等無人我者意豈異哉夫子固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且夫不愛其親者亦必不能愛人不敬其親者亦必不能敬人譬諸水然溝澮者可立涸也如草木然根撥則枝葉必害也人君誠鑒乎此而專以孝親為心久之仁心漸熟義理精明不敢惡人不敢慢人之一念油然自生發之不禦而充之不窮於天下也何有不然千尋之木旦夕而長有是理哉若夫諸儒所定十八篇前後次第多異同臣按開元問題章名及正義所云皆以三才章以下為廣叙前六七章之意則朱子刊誤定為經文者為不易臣今一以是為宗衍經不衍傳者傳從經也不衍傳故傳之章第但各存之不復論而傳文之義固已悉具云

平定三逆方畧序

韓　菼

皇帝御極以來政教覃敷恩澤翔洽薄海内外罔不率俾方偃戈衅甲以文德懷柔四方煦嫗生息休養萬姓兼容并覆銷弭孽芽時二三藩臣久分閫於外便蓄錫予異數有加慮或怙寵而驕盈深欲保全其終始因其乞骸之陳請爰有勞還之簡書處其田廬豐其廩餼道里匄秣之費悉戒於有司俾歸故鄉長享弗祿生民無餽餉之艱士卒無遠戍之苦如天之德甚深甚厚乃滇逆吳三桂背恩反叛閩逆耿精忠粵逆尚之信相繼煽亂生民荼毒奄及八年當是時兇渠陸梁鴟張豕突醜類蔓延蜂結蟻聚仰荷

天威赫濯六師四征戰守機宜悉從指授三方竊踞次第削平三桂窮蹙首伏冥誅精忠之信既降復謀叛先後皆伏誅獨三桂孽孫世璠猶困守一隅逋誅逆命至康熙二十年冬十月大兵平雲南世璠授首十一月露布至京師

上命宣捷午門擇日告

郊

廟

社稷復

躬謁

列祖山陵念中外軍民勞苦德音誕敷洪恩湛被諸王貝勒大臣暨外藩王等咸謂功德隆盛恭請上

尊號

上謙讓至於再三未之聽許御史臣戴王縉因疏言

聖武布昭削平禍亂宵旰經營永清大定耿光盛烈曠古罕有請彙纂成書昭示無極疏上下内閣翰林院集議以聞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覺羅勒德洪等謹議臣聞歷代紀載功烈俱有成書迄今可考者唐興元間有紀功述元和間有平蔡録平淮記會昌間有伐叛記宋建隆間有龍飛日歷天禧間有聖政記熙寧間有經武要畧明洪武間彙征伐次第為日歷藏之金匱彼

或借箸臣下不皆獨斷之功亦或蠢茲小醜有如摧枯之易猶揭之簡策炳耀可觀豈若我
皇上神機獨運掃除大憝迪屢弗靖多方之衆降滅無遺尊告厥成功八載之間纖毫無遺箕師不宿老方內乂安至仁大勇巍巍超越前代文之一怒武之七德罔不攸兼於茲茲事體大顧闕而不書雖
聖德高深不自居而覬揚於奕禩者或無以得其詳且何以使夫萬世之為亂臣賊子者懼御史言良是臣等
昧死以請
制曰可於是宣付史館歷次用兵以來平定方畧自庚熙癸丑十二年三月始訖於辛酉二十年

校 總
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楊 金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皇清文頴卷十六

序

焦山古鼎圖詩序 汪琬

古之祀典有奠器奠之為言常也順者為鐘卬者為鼎鐘鼎固奠器之大者也左氏傳曰諸侯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則撫之以奠器此天子所以錫有功也然則焦山之所蓄與二王子之所咏殆即其類與予嘗論之古器之與法書名畫竝重也自宋代始蓋當累世承平之後朝廷無事士大夫讀書好古如歐陽永叔劉原父者爭以博雅相高沿及政和宣和之間天子更飾禮樂亦寖慕三代之法物搜奇索幽取而貯諸殿閣者不可以數計於是李伯時黃長睿薛尚功趙德甫之屬復相次而起莫不規摹其款識研窮其字畫而諷味其文章繪之有圖述之有譜夫然後鐘鼎之器益見尚於世今二王子從登眺之暇摩挲鑑賞作為詩歌以傳道之不啻

數百言迹其風流好事其何減於前宋諸君子哉抑予有感也昔春秋桓公二年書取郜大鼎于宋說者曰取者不當取也又曰得非其有之稱也夫魯桓宋莊其人皆孔子之所深惡然則一賂一取其辱此鼎也多矣此可謂鼎之不幸也至於焦山所蓄者雖嘗見汚嚴氏父子然猶幸而得反其故深自藏匿於窮巖絶壑浮屠氏之精舍固不可以郜鼎者相提而語辟諸山林隱遯之士遭罹患難而卒能潔身以自全豈不尤為可尚也哉

予故竝論之若二王子之詩雄偉奇麗儼然子美退之復出則有程通判雷山人之評隲在

瀛臺

賜宴序　　潘耒

臣聞地天垂象泰交之道以成木火繫爻鼎養之義斯著樂有徵招角招之奏禮存三爵二爵之文彤弓湛露播在風詩酆水鈞臺標于傳記自昔哲王有饗有宴將以訓恭儉而示慈惠昭文章而辨等威非直黼黻升猷潤色鴻業而已也至如漢宮長樂依綿蕞以為儀晉代華林緣祓除而成俗栢梁興枚馬之辭曲水盛顏謝之

制昆明池上筆墨橫飛華萼亭中觥籌交錯流湎之塗寖開莊敬之風邈矣然猶形諸聲詩被之金石鏗鏘炳煥千載可觀我

皇上亶聰濬哲允武允文法夏后之卑宮師姬文之昃食歲下蠲租之令朝頒省罰之科轉圜從諫鞀鐸遍于宮廷側席求賢弓旌周于巖壑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用能綏奠寰區削平僭逆一苞三蘖之寇駢首檻車射天逐日之渠傳膏齊斧跨滄溟而斮鰐掩碧落以弋狼治

定功成仁漸義洽于是推恩臣下加賚具僚及萬幾之
餘閒施三接之隆禮歲在作噩月惟孟秋有
詔廷臣特垂曲宴惟瀛臺者天府之奥區宮城之陸海
疏玉泉而作沼象蓬島以為臺洪波浩瀚浸其隈茂樹
葱蘢蔭其曲紅渠緑荑吐納烟霄繡栱璇題蔽虧日月
天子恒以炎蒸之節清暑于兹羽衛森嚴周廬交屬攀
躋所莫逮簪裾所莫經幸沐
恩榮來遊來矚于是泛蘭橈浮桂檝彷徉乎靈渚瀏覽

乎芳林溯灝氣之空明凌神飈而輕度升降脩阪徙倚
平臯臨清漣以振纓藉細旃而凝睇俄而珥貂宣
詔寵錫自天出内府之織文爛天孫之雲錦題名署氏
望之有輝疊雪披霞服之無斁爾乃間花張幕倚樹開
筵授几以班設俎有序甕人執饌膳夫進羞鱠鮮鯉于
蓬池菹芳蓮于玉井胹熊臛豹之味充衍方圓調蘭醞
露之珍厭沃薌澤然後流金尊騰羽爵雲漿百斛瓊液
千鍾降天語之溫淳臨重臣以敦勸在公載燕不醉無

歸然而肅雝在庭儼恪在序舍爵有油油之色遷坐無
躚躚之容迨乎日晷西靡樹陰東徙相與整冠約帶鵠
立鳧趨瞻拜
闕廷雍容成禮以退斯可謂和樂而不濫恭敬而溫文
者歟微臣幸生昇平之代為侍從之臣屬在末班預逢
曠典豈可使
湛恩沛澤鬱而不宣雖戴高履厚
帝力難名而叩缶擊轅微忱少展云爾

甲子科湖廣鄉試録序　毛奇齡

皇上御極之二十三年值元會初開干支初闢之始禮臣以賓興大典恪遵成例開列諸臣應任選者仰荷睿鑑命臣偕臣某典試三楚伏念天下當蕩平之際東漸西被海波不揚而三楚介在南服自荆門以南遠至五嶺中間數千餘里前代崔苻跆藉不遺尺寸賴世祖皇帝方行克詰耆定武功江漢之間幸有寧宇而潢池盜兵又適當黔巫之衝浸搖衡嶽凡鋪敦師旅悉集之襄樊穀鄧以下與湖湘為控馭卒之六師張皇皆藉我皇上聖文神武裒荆棨入持玉斧而勞之瀾滄之外洞庭上下重見天日迄于今文德振興賢書進獻者又三年矣古者生聚教訓必須時日而皇上以存神過化與斯民更始如風之刁嘹而萬竅齊發不數年間巖居谷處悉受披拂臣雖駑劣亦何敢以文命覃敷不加宣布獨是三物六行互相比較惟恐以浮文虛夸致妨德藝是必于程殊較墨之間使言行相副始不負我

皇上求賢至意用是惴惴惟謹乃暑雨宵晨既底其地即與二三臣工載厲厥事惟時監臨巡撫中外劼毖綱紀肅然而提調則布政參政經理精詳監試則參議僉事所防衛周悉爰集同考試官決題發策進提學僉事所取士而三試之垂簾于堂合衆視而通以一心一若心入重淵而目營四海積若干日得若干人以覃恩廣額增若干人并取乙卷貢成均者附若干人而録文若干首以獻臣謹拜手稽首颺言簡端臣惟國家致治莫先用人用人之要在乎言行故三代立賢必以言揚行舉為旁求之則而成周三載選士必大比其德行考詢其話言而後升諸宅俊以貯為世用此無他言者行之表德者言之本也自西京取士有舉有試而分德與言為二然且試士之目猶尚躬行如所稱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者簡拔之中仍不失砥礪之旨故兩漢得

人較後為盛暨隋唐以還廣立科目但以天子親試者謂之制科而別立秀才進士明經諸科為有司所試舍此以外別無他途為進身之地而于是以行求言而言見以言求行而行不可必見夫立言者既欲借言以表其所得而求言者亦即欲因言以定其生平則疏其辭矣必瞷其情也瞷其情矣必覈其義也覈其義矣必覘其情之何以通與義之何以立也夫如是而衡文之難也甚矣曩者漢庭制策首重儒術然鼂錯內習申韓外應文學雖孝文之明猶不能辨其醇雜宋代啓高文闢詭習顧劉暉私製新體而應試則謬為方正之語以嘗有司則雖歐陽之聰亦且為其所蒙昧而絕不之覺況今人之文不逮鼂錯有司之識遠遜歐陽而欲以尺幅之間燭照數計坐見其敗也乃者兢兢業業殫精敝思自謂可以告鬼神而終不能少釋于寤寐者以為因言以求人仍不若因言以求言蓋言有偉肆而非夸者終不若醇謹而不流于固言有綺麗而非靡者終不若清真而不憐于薄言有勃窣而非僻者終不若簡易而不淪于一望而易盡則文字雖微亦即為維持氣運變易風俗之大道而況高文華國正

聖世廸文教所有事哉夫文體不同要歸一致前代取士多途總皆以登選之一意行之雖明經明法不一其科三年二年不一其候兩省禮部不一其地帖括經義不一其業然其為求賢之旨則一也況今者家共一書人共一藝工以是求而下以是應閉門造車出戶而合轍而其後三楚人物漢唐輩出諸如黃香孟宗以孝行著易雄李芾以忠義見黃瓊郭翻之方正胥偃鄭獬之氣節龐德公劉凝之之高尚孟浩然皮日休之曠達以致斡辦如龐統向寵品量如孟嘉羅友力學如車胤潘京該博如黃琬李善詞翰如李邕歐陽詢文章如羅含習鑿齒王延壽杜審言輩何一非生其後者所當法式而其合不一以歸于至一有如是也然則言行雖殊求

之惟一而至于文體之變猶次焉者矣臣之所自勉以勉多士者如此若夫有事茲役有吏臣若若例得並書

歷代名儒傳序

朱軾

盡天下之人別其業而命之士農工賈四者而已而士獨以儒稱重之也亦責之也戰國異端蜂起其最甚者為楊墨挾其為我兼愛之說以誣民而與儒抗顧其為術淺陋入人不深孟子辭而闢之二家之患亡矣漢初學者惑于黃老之術儒道大衰迨後佛教興其所論著較老氏之恍惚杳冥為尤甚而信從者益衆韓子曰古之民四今之民六古之教一今之教三吾謂天下之人不歸老即歸釋二氏之學徧天下而儒教幾乎息是教二而民五農也工商也緇流衲子也無所謂士然非佛老之過儒者之過也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超軼漢唐嘗謂朕所重者大儒真儒覺世牖民之盛心至矣盡矣孔子訓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即此意也彼佛老方張大其說以為彌天蓋地而莫能外又竭力殫心以工其術而儒者以其

小且僞者當之有不退然沮喪者乎吾思大儒真儒一也而小與僞有別焉聖人與天地相侶惟其公而已彼小忠小信小廉小謹煦煦孑孑之仁孑孑之義皆挾私用智之為害也然小也非僞也一涉于僞則無所不至矣是故有儒而阿諛取容者公孫宏張禹是也有儒而依權附勢者馬融王肅也有儒而毀禮滅義者王弼何晏也若夫不逞之徒以邀名市利之心假託仁義道德之說以惑人聽聞久之而一倡百和別戶分門同者黨之異者伐之甚而恣其橫議變亂黑白犬吠梟鳴無所不至猶自號于人曰吾儒也何怪乎學者以儒為汙而相率入于二氏乎漳浦蔡聞之先生嘗與余言儒之雜揉謬亂痛心切齒余曰堯舜在上黜邪崇正千載一時顧欲盡去雜揉謬亂之穢習莫若表彰先賢使學者知儒術之有真而浮僞者不得而託庶少贊一道同風之聖化于萬一於是倣大全編次諸儒之例錄漢至元儒者凡若干各訂其本傳彙為一編曰名儒傳書成有難者曰何休之黜周王魯王文中子之僭經惡乎取之曰過不掩功也小戴以貪去官劉向以獻書進不錄可也曰聖之去官忤何武也或曰九江太守德也非聖也向父得鴻寶祕書於淮南向欲不獻而不敢非以干進也始于漢而終于元者何漢儒拾殘經于灰燼之餘有功于道術不小晉唐如范寧孔頴達之徒類能發明經義以輔翼聖教至宋而濂洛關閩諸儒直接鄒魯之傳前乎此者開其先後乎此者皆紹其緒者也明儒未有史傳故弗錄也傳以名儒稱何也猶言純儒真儒君子儒也學術邪正之分途名與實而已無所為而為者為君子有所為而為者小人也學者誠能體察于身心之間存理遏欲進進不已則聖人可學而至何有于名儒乎所貴乎儒者為其學而至于聖人也明乎此而章甫縫掖之士能不顧名思義乎

歷代名臣傳序　朱軾

名臣傳始漢留侯迄元董摶霄凡二百有奇或曰人才莫盛於虞周五臣十亂盡之矣夏禹啓間類皆先代之臣殷伊尹仲虺伊陟臣扈巫咸甘盤傅說外他無聞焉今編名臣若干毋乃濫乎曰必如臯夔伊傅周召而後謂之名臣則得與斯選者幾何且取法乎上僅得乎中集中所載皆工法古人而卓自樹立者也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有大人者有天民者如汲長孺魏文貞者非其品在天民大人之間歟或謂武侯宣公韓范司馬之所謂社稷臣乎漢之武侯唐之宣公宋之韓范司馬第天下未有功名不本於道德亦未有道德而不發為功名者不幸而著書育才以守先待後非得已也程朱之不為名臣有以夫是故有堯舜而後有五臣有文王武王而後有十亂漢唐以下遭際不同聲績亦異總其要歸多由元首我

皇上嘗訓廷臣謂非臯夔稷契成堯舜堯舜實成臯夔稷契吾君臣其交勉之恭繹

聖言夙夜警惕自念遭遇

聖明不能感發砥勵附日月之末光垂榮施於無窮可謂上負吾

君下負所學矣爰錄名臣都為一編審其所值之時所行之事所守之節所建之業或俊偉光明直行己志或委婉曲折務達其心之所誠然而後已雖不能與臯夔伊傅周召等量而齊觀要從此日以尚友千載高山景行其長人神識志氣者豈少哉夫求珠者必于淵求玉者必于山適伯樂之廐者纖離綠騏惟駕所適願覽斯集者各取法于上而設身處地參觀效法以自奮于堯舜之世書曰汝翼汝為汝明汝聽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行將旦暮遇之矣

歷代循吏傳序

朱軾

傳曰循吏仍史目也吏者涖也為天子涖此民也自牧伯監尹下逮一州一邑之長統謂之吏吏得其人則民安民安而天下治矣顧必如何而後為得人曰廉曰才曰慈惠曰強幹四者盡之矣而史傳不以四者名吏而標其目曰循循之為言良也舍四者無所謂良而卒不得謂之廉吏才吏慈惠強幹吏者然則所云循良者可會而知矣論語記仲弓子夏諸賢之為宰嘗問政於孔子而其為政無可考子賤子游以鳴琴弦歌傳其他亦未有聞焉漢史稱龔黃卓魯之治郡多異績吾不知其為政於聖門諸賢何如也宋張觀自謂守官以來惟持勤謹和緩四字又云世間何事不從忙後錯過蓋為其事而輒計其效則進銳者退必速即幸而有成而急遽苟且終遺後日之悔彼悃愊無華之吏循守繩墨而程能效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況煦育涵濡以養以教事不煩而民享和平之福此王道之所以悠而久也循良之目其謂是歟顧吾猶有慮焉庸庸者自託於簡易鎮靜以文其迂拙固畏畏不足道其或慕古人之雅化而優遊無為即使子賤鳴琴而理而怨咨愁苦之聲不息雖日奏南風之曲能使阜財解慍乎有恒產而後有恒心假而終歲不飽而欲使家弦戶誦吾知子游有所不能也我

皇上念切民依勤求吏治嘗謂司民牧者存一沽名市譽之念將有廉而矯激寬而姑息者矣朕非教人以不廉廉且不可而況於不廉乎非教人以不寬寬且不可而況於嚴乎惟中道而行實心上為國而下為民莫善於是大哉聖謨無以復加矣蓋中者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傳心施之於政事即洪範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蕩蕩商頌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之謂也由乎此則處為顏孟周程出為皋夔稷契悖乎此雖一郡一邑可得而治乎今傳循吏若干其所為治雖未必盡有合於

聖訓而優游無為與矯激姑息以立異者懍不録焉讀者循覽體察庶於吏治或有少補歟

樂善堂全集序

雍正元年我

皇上紹登大寶

特命朱軾侍

皇子讀書時

皇四子

皇五子年甫十三歲已熟讀詩書四子背誦不遺一字已乃精研易春秋戴氏禮宋儒性理諸書旁及通鑑綱目史漢八家之文莫不窮其旨趣探其精蘊由是發為文章實大聲宏彬彬乎登作者之堂矣雍正八年

皇四子自訂其所作詩文為一集名曰樂善堂文鈔命軾為之序固陋如軾何足以知

皇子之文伏念

皇子以樂善顏其堂又以名其集讀者徒以文視文雖揚扢諷詠咨嗟嘆賞烏足測斯編之涯涘乎凡人為一事而或作或輟者所樂不存焉耳

朱軾

皇子之於文窮年累月抽思探賾傥焉日有孜孜誠有味乎其言之矣然

皇子之所樂者善也非文也如以文而已矣雖如宜僚之弄九龎丁之解牛得心應手亦徒虛車之飾耳於善乎何與哉樂善之說見於孟子所謂善者仁義忠信而已專言仁則為心之全德而義在其中兼體用而言則仁為體而義為用對忘信而言則仁義又為用而以忠信為之體苟存諸中者有一毫不忠不信求幾於仁義於

聖德聖訓者固已日新月盛莫知其然而然矣從此敬

皇子天稟純粹志氣清明晨夕侍奉之下其薰陶涵育

聖祖仁皇帝德合乾坤功參化育我

皇上欽明緝熙聖以繼聖本精一執中之心法發而為

蕩平正直之

皇猷萬方臣庶是訓是行矧

承無斁優游厭飫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既接進德修業之功孰得而窺其所至哉載嘗聞

皇子之自言其文也曰詩歌賦古三百篇之流吾將以為山水以為樂音以養吾心焉耳音哉斯言凡知者之樂水仁者之樂山以及先儒樂觀天地生物氣象無往非善即無往非樂無往非樂即無往非養也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夫無所得於中而強而行之則不勝其勞苟從事於窮理盡性而渙然有得亹亹不倦夫何難

之有

皇子勉之哉謹序

樂善堂全集序

雍正元年

皇上紹登大寶

命廷玉隨侍

皇四子

皇五子講讀經書蚤夜趨承仰見我

聖祖仁皇帝垂光錫祚爲奕綿洪我

皇上敬承

聖學相傳緝熙光大

庭訓以裕後昆

皇四子粹質天稟明敏博達而功力縝密朝有課夕有程寒暑靡間有非專攻文學之儒所能希其萬一者自經史百家以及性理之闡奥詩賦之源流靡不博覽精擇講明而切究之每發一問立一義輒超出於思議之表而皆前人所未發覃心實學者之所宜辨析也含咀釀郁蘊蓄富有時發抒其胸中所見著爲論說詩賦諸

體之作常不假思索一揮數千言立就清詞邃旨首尾
爛然數年來俱不下千餘篇
皇子自加選擇得如干首彙為一集以示廷玉廷玉受
而循繹焉大抵意義淵深文采博贍而筆力之雄俊健
捷邁越等倫所闡明者聖賢之精蘊宇宙之名理而所
吐露者經籍之膏腴藝林之芳潤自昔以文章名家者
莫能逮焉

皇子之於文可謂才超而學邃矣抑尤願
皇子之不以此自多也聞之文所以載道古聖賢修己
治人明體達用之大要胥於是乎在匪直工其文詞以
為美觀也故曰非言之艱行之惟艱

皇子以天授之才博通古今之學循循乎祗遹
聖訓敬勤無斁誠於載籍之指要平日口誦心惟者既
能言之又允蹈之自此進德修業日新崴益廷玉所樂
得而揚其美盛者詎有涯哉

御製樂善堂全集序

臣張廷玉

臣聞文以載道而道本于身故必實能明道而文始可
貴必實能身體而道始能明我
皇上躬濬哲之姿夙承
庭訓緝熙光明聖學淵茂臣自雍正元年蒙
世宗憲皇帝恩命得侍
左右于今十有餘年伏睹我
皇上稽古遜修研精經術于六經四子之書儒先之緒
論諸史之成蹟博觀約取剖晰精微舉天人性命之理
政治之所從出皆得其大本大源之所在寒暑晨夕矻
矻孜孜融洽貫穿與道大適故發之于文日新富有麟
炳黼皇充溢緗帙曩者
親定樂善堂文鈔十有四卷臣既承
命而敬序之矣
御極以來勅幾清宴乃合前後所著選定編次為
樂善堂全集臣受而讀之其義蘊之宏深則經緯天地

無乎不包具辭藻之贍博則鎔鑄古今無乎不備仰泰岱而知衆山之卑觀河海而知行潦之細誦聖言而知百家衆說之凡淺巍巍乎煌煌乎洵宇宙之鉅觀也臣仰惟

皇上聖學高深固非擬議所及而竊謂其所以發而為至文者由道之蘊積者深也夫道豈獨為文而已聖賢本是道而垂彝訓帝王體是道而成治功

皇上本皇極之敷言既已見諸行事中外欣欣文德誕被矣而猶夙夜孜孜因言考行所謂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者誠在今日而是編也天德王道合為一焉乾坤之容日月之光與詩書相表裏而世為天下則又何疑哉臣校録之次伏讀

御製序文竊有以知

聖心之所存茲奉

命綴言簡末仰至文之炳蔚而拭目以觀至治之日升海内臣民涵泳

聖澤偕登大道區區蠡測所及蓋不能自已云

皇清文頴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萬九千四百十八

皇清文頴卷十七

序

明史地理志序

張廷玉

自黃帝畫野置監唐虞分州建牧沿及三代下逮宋元廢興因革前史備矣明太祖奮起淮右首定金陵西克湖湘東兼吳會然後遣將北伐并山東收河南進取幽燕分軍四出芟除秦晉訖於嶺表最後削平巴蜀收復滇南禹跡所奄盡入版圖近古以來所未有也洪武初建都江表革元中書省以京畿應天諸府直隸京師後乃盡革行中書省置十三布政使司分領天下府州縣及羈縻諸司又置十五都指揮使司以領衛所番漢諸軍其邊境海疆則增置行都指揮使司而於京師建五軍都督府俾外都指揮使司各以其方附焉成祖定都北京北倚羣山東臨滄海南面而臨天下乃以北平為直隸又增設貴州交趾二布政使司仁宣之際南交屢叛旋復棄之外徼終明之世為直隸者二曰京師曰南京為布政使司者十三曰山東曰山西曰河南曰陝西曰四川曰湖廣曰浙江曰江西曰福建曰廣東曰廣西曰雲南曰貴州其分統之府百有四十州百九十有三縣千一百三十有八羈縻之府十有九州四十有七縣六編里六萬九千五百五十有六而兩京都督府分統都指揮使司十有六行都指揮使司五曰北平曰山西曰陝西曰四川曰福建留守司二所屬衛四百九十有三所二千五百九十有三守禦千戶所三百一十有五又土官宣慰司十有一宣撫司十安撫司二十有二招討司一長官司一百六十有九蠻夷長官司五其邊陲要地稱重鎮者凡九曰遼東曰薊州曰宣府曰大同曰榆林曰寧夏曰甘肅曰太原曰固原皆分統衛所關堡環列兵戍綱維布置可謂深且固矣計明初封畧東起朝鮮西據土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磧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萬零九百四里自成祖棄大寧徙東

勝宣宗遷開平於獨石世宗時復棄哈密河套則東起遼海西至嘉峪南至瓊崖北抵雲朔東西萬餘里南北萬里其聲教所訖歲時納贄而非命吏置籍候尉羈屬者不在此數嗚呼盛矣論者謂交趾之棄未為失圖而開平近遷則守衛益薄雖置萬全都指揮使司不足以鎮服山後諸部故再傳而有土木之變洎睿皇自以失律蒙塵非由經制未備景帝任賢才修守禦國步未移乘輿旋復由是觀之三衛者一隅之隘而無關大計也審矣至其季世流寇首禍於西陲浸尋蔓延中原為之糜爛金湯之固不足以制土崩瓦解宇之廣不足以成掎角疆圉不慮於曩時形勝無虧於初盛而強弱懸殊興亡異數者天降喪亂昏椓內訌人事之乖而非地利之失也語曰在德不在險詎不信夫今考其升降之差沿革之故具著於篇作地理志

甲辰科會試録序

張廷玉

欽惟我

皇上亶聰作后至治誠民運際中天文明炳蔚旁求俊乂惟日孜孜

御極初元特設鄉會恩科以廣樂育仍

命癸卯甲辰正科於次年舉行甚盛典也越雍正二年秋八月會試禮部貢士臣

奉

命偕臣軾暨臣敏臣貽直同主試事伏念臣世受

帝明王曠世難遘彼唐虞之際百僚師濟野無遺賢成
周盛時菁莪棫樸之化行而卷阿鳴鳳之音繼作讀其
書者未嘗不流連感慕思一置身於其間逮數百千年
以來未有能躋登茲者豈非時之難得也歟
皇上以神靈首出之資當重熙累洽之運繼
聖祖仁皇帝壽考作人之盛恢道德之鴻規蓋唐虞三
代之治於今再見矣而多士得以其修之家者進而為
國家用千載一時其慶幸為何如也抑臣於多士更有

進者臣自元年與南宮之役至今僅十閱月耳今之取
者其什之六七皆向所遺也諸生之文豈盡此妍而彼
媸此工而彼拙臣之鑒又豈闇於前而明於後然而取
舍殊而得失異者蓋有數焉不可強也夫知得失之懸
於數則今之得固可忻而向之失可無憾即今之未得
者亦可以自安矣多士登朝服官異日顯晦升沈淹速
遠近之致萬有不齊得失之數無以異於今日惟恪修
厥職而安於義命庶不流於苟且不肖之歸而進之即
可為皋夔周召之佐臣亦藉以報稱萬一有餘榮焉
聖明在御如日中天弊賾肅清士習端謹多士既不敢
以不正倖進而臣猶諄諄以守職安命相戒者感
聖主之遭逢以今日之時之難得而深望多士之始終
一轍自勉而勿怠也

樂善堂全集序　鄂爾泰

善者一心之主宰萬化之根源事理會歸之極則也然非實有所樂乎此則見之不真信之不篤而其發為文章著為事業者終不能篤實輝光可傳於後世

皇四子寶親王性資純粹自幼為

聖祖仁皇帝所篤愛

特召育於宮中薰陶

德教

皇上切義方之訓廣延師保諮經稽史惟日孜孜所以培養德性恢閎學識者既厚且深矣　爾泰　以封疆之臣

恩命獲侍

講筵竊見

皇子動容出辭溫肅之氣具備偶聆議論則窮本探原有經有緯未嘗不私慶

皇子秉元善之德而誠心體道不獨文學迥出乎尋常也間出樂善堂文鈔若干卷以示開章二篇則曰立身以至誠為本讀書以明理為先此我

皇上御書以訓勉

皇子者而即首以命題所為念茲在茲以迪元德而會衆善者莫不基於此矣至於推闡經義尚論古人窮極事理辨析羣言實有特出之見超乎前賢思議之外其或敷揚功德吟咏性情可歌可誦使讀者忠孝悱惻之情油然而生蓋

皇子樂善之誠充積於中而英華外發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昌黎韓愈所謂原於仁義而其言藹如者於是集見之矣竊考六籍所載言善者甚詳而樂善一語獨發之孟子與道性善稱堯舜之旨更相表裏

皇子誠由斯集而充之明善以誠身本之心而驗之事則精一危微之訓上接列聖之心傳者莫不於此會其極而世際昇平太和翔洽嘒嘒喤喤各相感於至善之中而可以被之賡歌垂之簡冊者其善為何如其樂又何

如也謹序

壬戌會試録序

鄂爾泰

皇上御極之七年臣鄂爾泰恭承
玉命再主春官之試於時羣士之集都下者五千九百
九十三人三場畢糊名易書以達内簾者五千七十三
卷臣敬偕副考同考諸臣殫心甄别録定正榜三百一
十九名明通榜六百九十名榜既揭例取義法尤合者
鋟板以呈
御覽臣竊惟科舉之設蓋倣有虞氏敷奏以言及周官
以三物賓興兼用六藝之遺意然后夔典樂必以直温

寬栗為先鄉大夫興賢必以六德六行為本故後世設
科取士詩賦論策皆不若制藝為得其宗蓋使蒙士束
髮受書即日誦五經四子之言則忠孝仁義之大原可
以粗知其意至為文以代古聖賢人之語則其理之出
入離合學之純駁淺深分寸毫釐不能自掩自揣摩之
説起而實學衰凡鄉會試命題所不及者雖本經四書
之傳注多置而不講其他經史子集蓋有終其身而未

嘗一見者矣

世宗憲皇帝憫俗學之卑靡特頒

聖訓制義必以清真古雅為宗我

皇上引而伸之諄諭文以載道與政治相通宜務質實

而言有物

聖謨洋洋豈惟於制義之根源闡括無遺即古帝王典

學興賢之本意可以一貫之矣蓋必研極經書潛心傳

注明於理而後文能清真必博觀載籍挹取羣言優於

學而後文能古雅至於質實而言有物則必性質高明

學有根柢濟於實用然後可庶幾焉故曰即末以探其

本可八九得也臣別擇闈藝實持此以為繩墨權衡其

盡合者雖不可多覯然必偏得其一端始收而録之蓋

嘗鑒觀前代科舉所得之人才其能以清謹奉職者其

文多修潔而安詳其能以猷畧濟時者其文多沉雄而

閎達其能以忠貞抗節者其文多卓烈而光明所謂文

以載道與政治相通者於斯可畧見矣臣之所未能自

慊者邇歲精力漸衰雖矻矻披覽而此心怦怦未免有

屈抑英才之懼耳故因進試録推原古今教學之源流

明彰兩朝

聖主陶冶羣材之德意庶幾士之已進者爭自濯磨未

遇者識所祈嚮而凡有職於文教者皆可以自審焉

學規類編序

蔡世遠

中丞儀封張先生以伊洛之傳開閩中正學仰體
皇上崇儒重道訓飭士子之意特設正誼堂於三山會城手訂學規類編一書示學者以從入之方用功之要書成命世遠序之因述先生之意而竊有言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大明孔子之道至孟子幾息而復明孔子孟子之道至周程張朱久息而復益明凡其循循啓迪皆使人復其性而已其要有三曰主敬曰窮理曰力行不主敬則無私之體何以澄之不窮理則天下古今當然之則何以考之不力行則所謂道聽塗說而已何由有以復其性之本然哉明儒有言道學不明士子或趨於勢利或溺於詞章或流而入於禪學世遠竊以今世之病大半在於勢利詞章其後焉者也禪學又其後焉者也士子束髮受書凡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教其弟者不過拾科第取利祿為急務身心性命有如外物甚或攀緣趨附以為進身之階幸而得志則以持祿固位肥身保家為長策其有能卓然自立成一家之言足以垂不朽者有幾人哉宋之眉山明之北地詞章之雄者也雖其於道未能有聞然素所樹立類皆高自位置有所不為豈肯與夫已氏者決榮辱得失於夫夫之口哉今之以詞章自名而不雜於勢利者實未數數見故曰今世之病詞章其後焉者也宋朝當理學昌明之會周程張朱數君子比肩而起德性問學之功昭昭若揭於天壤學者有厭苦於格物窮理之煩者倡為心學之說恃其超悟凌躐等級一以致虛立本為宗其弊不為佛氏明心見性之學不止是以有心斯道者起而攻之然其為人大都義利辨取與嚴出處正特以學術之差有以誤天下後世不能不急為辨耳今之人方且營營逐逐於外而無所止尚慮其流入為明心見性之學哉故曰禪學又其後焉者此先生以一代醇儒當倡明絕學之任欲返禪學於道樂詞章以正而力起夫勢利者隱微深錮之病首刻是書尤為深切著

明學者苟能純主敬之功窮理力行以復其性之本然將歷聖相傳之道萬古猶一日也洛閩之學其復興乎

古文雅正序

蔡世遠

康熙乙未歲余自京師回閩家居數載評選歷代古文自漢至元約二百三十首子弟及門私自抄誦未敢以問世也雍正元年

持召入京與同志李君立侯張君季長叅論考訂又是正之高安朱可亭先生迨季長作令長洲取以授梓余因而序之曰是選也採之各家文集者若干卷採之二十一史者若干篇若漢魏之叢書文選文粹文苑文類以及名臣奏議偶有所喜則登之文雖佳非有關於修身經世之大者不録也言雖切而體裁不美備則賢哲格言不能盡載也其事則可法可傳其文則可歌可誦然後録之不及三傳檀弓者檀弓經也三傳雖傳經也不及戰國策者多機知害道之言也荀韓莊列不載者斥異學也嗚呼虛車之飾與犬羊之鞹交譏也不加體察躬行之功徒誇閎博雕鏤之用先儒之所羞稱也言不能以足志文不能以行遠亦大雅之所弗尚也措之

為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發之有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之美言為心聲辭尚體要斯集之所由選乎凡余所評論自寫心得不倫不次貽笑大方弗恤也名之曰雅正者其詞雅其理正也

皇五子奉

命祭告

闕里文廟序

蔡世遠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集其成漢唐以來尊崇效法各致其隆至我皇上而立其準心源契道法昭封五代以報功詣太學而親享巍乎煥乎古未有也雍正八年九月重建闕里文廟告成黃厓畫棟悉倣

宮殿制度搏拊干戚罇俎豆籩之器頒自上方

皇上御書碑文勒石垂之永久禮部奏請遣官祭告

上特重其典

詔皇五子承命以行世遠與

皇子晨夕相講論者八年於此矣可無一言以敬獻乎夫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希賢聖而則古先

皇子平日之澡浴者然也茲奉

君父之命以往未事之先蠲潔其心志儼恪其身容齊
肅有加焉入
聖人之里遊
聖人之門仰瞻大成殿大成門
皇上之御筆也門曰聖時曰弘道
皇上之所手定也瞻
聖人之像貌盥薦奠羣明禋拜稽如睹其温良恭儉讓
之休也如聆其金聲玉振之範也如親其博文約禮之
教也共祀一堂及兩廡者為四配為十一哲為七十二
子為漢唐以來諸儒示我周行如臨師保顏子之克已
子路之喜聞過孟子之集義皆可師也漢儒之傳經宋
儒之體道皆可誦而可法也先哲後賢内聖外王其揆
一也
皇子念之哉禮畢謁
孔林如泰安州祀事泰山之巔必由泰山之麓精義
入神必始於敦倫體信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
於四海無所不通孝弟其至近而可循者乎曾子傳一
貫之旨以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其至
切而有要者乎此與登山之說何異
皇子念之哉肅將
君命祇謁
聖居近取諸身心道行於家庭對越昭事罔有斁焉此
之謂有恪此之謂受福此之謂敬
親此之謂法
聖

廣西通志序

李紱

地必有志所以大一統徵文獻備王會之盛而尊朝廷也其事甚難僻遠則尤難廣西在嶺以南禹跡所不至然南交之宅首見於虞書堯山舜祠在馬通冠裳不可謂不久陳祭酒父子起蒼梧治春秋請立左氏學文章爛然江以南著述未有先於廣西者也顧其地雜猺獞狯狼土府州縣崗砦與流官相半號為難治自秦史祿鑿靈渠導湘瀉二水始開其地戍卒旋殲漢罷朱厓至馬新息而後安唐啓南服設總管頗鎮定至宋儂氏之亂邕管以北守土率棄城走有明藤峽之役韓襄毅稱偉績田州岑猛衆至十萬合楚粵師數歲莫定起王文成於家始撫定其衆併破八排磨崖紀勳伐其難治若此故唐虞以來三四千年而文物未能擬於上國山川磅礴鬱積之氣固必待至盛之時而後開也我

聖祖皇帝深仁厚澤六十餘年朔南暨訖三代以來所未有今

皇上聖明繼述道一風同自

國初至今垂百年廣西無桅鼓之警寅卯之亂吳耿逆命蔓延南土廣西處其中傅將軍弘烈以戍卒一呼九郡響應較滇閩首先反正則其沐浴於

聖化也深矣雍正二年余奉

簡命撫茲土宣揚

帝德與民人更始闢書院訓課諸生多士彬彬幾與鄒魯等念山川風氣應

昌明之運光天之下蠻煙瘴雨氛消沴息今之廣西非昔之廣西也考文徵獻以備

王會一統之盛典時乎其不在茲乎廣西有志始於吾鄉先達周督學孟中繼之者南海黃公佐其書並亡今存者前巡撫定州郝公浴所修兵燹之餘祖具崖畧而已因走仟載家所藏書三千餘部延友蒐纂以諸史為

宗政事之餘親加商榷別立凡例山川風土沿革建置刊正譌誤數百條鄉賢增十之五名宦增十之七藝文增十之九蒙方脫旋奉總督直隸之命乃以校刊屬按察使甘君君以名進士起家樂觀厥成明年有詔命君撫廣西君為之益力比秋來告曰書成矣願序其端因書其緣起以見山川風氣之盛待聖明之時而後大顯蓋誠有時焉而非偶然也

壬戌會試錄後序　汪由敦

聖天子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興賢育才聲教四訖籲俊賓興之典以時舉行乾隆七年歲在壬戌貢士之集禮部者五千餘人

皇上特命大學士伯臣鄂爾泰尚書臣劉吳龍主試事臣由敦偕副都御史臣仲永檀副焉既竣事得士如

欽定之額循例錄文二十二篇恭進

御覽臣竊惟

國家旁招俊乂布列庶位進士實為高選是故甄於庠序貢於鄉會於春官程之以三試嚴之以糊名易書與臨軒而親策之最其甲乙而授之職凡為是委曲繁重以肅登進之途者非故為難也重其選則取之不得不嚴取之嚴則辨之不得不審夫將起草茅而榮以爵祿政事之是圖民生休戚是寄安得而不難諸安得而不慎諸承是役者上以念

聖朝作人之德化如是其厚也求才如是其誠也異日之任用如是其優也下以念多士之踴躍功名思挾所有以自效又如是其迫也斤斤於去取之際毫釐之未慊則仰無以副簡任而俯無以對多士且臣聞之文章關乎氣運持風會於全盛之日視起衰為尤難光嶽氣完人才輩出智能瓌異之士百出其心思才力以角一日之長而或橫溢而不衷於度或尋虛逐微而不當於理其新可喜其怪可愕為所眩而不之察慕效者以是為詭遇之捷徑旁騖而不可止僞體流傳經術之蠹也風會所趨歸其責於衡鑒之不審其奚所辭咎我

列祖教澤涵濡重熙累洽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慶霄在上萬物五色郁郁乎文明全盛之會俾彼雲漢昭回於天周文公所為歌棫樸也鶴鶴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召康公所為頌卷阿也求賢用吉士用勱相我國家其道在慎持之而已臣幸從二三臣後黽勉將事於所謂難之難慎之慎者竊斤斤焉録成敬以綴於簡末

明史功臣表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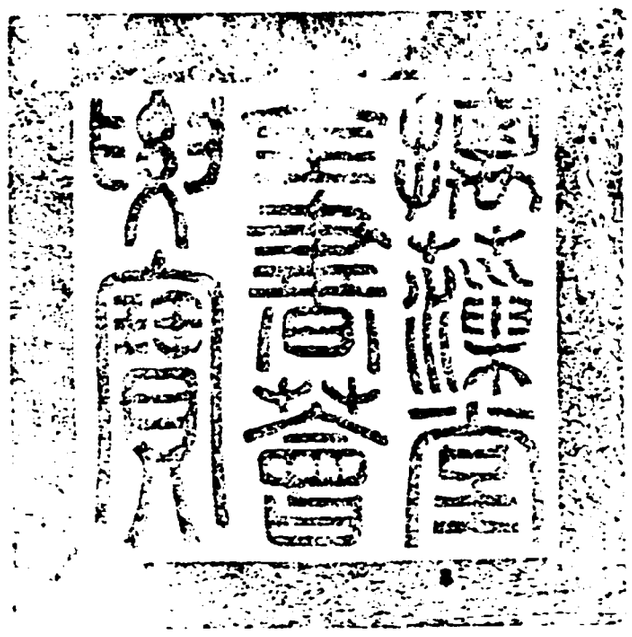
汪由敦

自昔帝王受命驅策羣力以有天下迨區宇既寧疇庸論功列爵崇報一時攀鱗附翼之士奮起兜牟之中剖符析珪爰及苗裔德意厚矣唐宋以來稍異曩制房喬遠勢首讓世封是以英衛子孫齒於甿隸而宋代勳階祇崇虛號祖孫父子各擬名邦初無世及之文非復承家之舊至明祖開基乃曠然復古凡熊羆之宿將帷幄之謀臣生著號而殁襲封茅土之頒殆逾百數馴及季年黨獄蔓延刻削芟殊存者不及三四然觀鐵榜所列訓誡之辭則河山之誓白馬之盟初意固不其然高危滿溢亦其自取焉耳若文皇差靖難之勞英宗懋奪門之賞跡參佐命籍次元功以視開國諸臣亦曷可同年而語乎世宗中葉開冊府之舊藏修繼絶之墜典於是鄂曹衛信之裔復列徹侯延其世緒天下翕然歸厚雖宋賴韓淇終於勦絶而自餘推誠宣力名載丹書者奕葉貂蟬保守禄位典宿衛領京營鎮陪京督漕運寄

明史儒林傳序

汪由敦

粤自司馬遷班固創述儒林著漢興諸儒修明經義之由朝廷廣厲學官之路與一代政治相表裏後史沿其體製士之抱遺經以相授受者雖無他事業率類次為編宋史判道學儒林為二以明伊雒淵源上承洙泗儒宗統緒莫正於是所闕於世道人心者甚鉅是以載籍雖繁莫可廢也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當干戈搶攘之時所至徵召耆儒講論道德修明治術興起教化煥乎成一代之宏規雖天亶英姿而諸儒之功不為無助也制科取士一以經義為先網羅碩學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學登用者林立朝右而英宗之世河東薛瑄以醇儒預機政雖弗究於用其清修篤學海內宗焉吳與弼以名儒被薦天子修幣聘之殊禮前席延見想望風采而譽隆於實詬誶叢滋自是積重甲科儒風少替白沙而後曠典缺如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監生臣牛繼祖